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五册目次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

補遺四卷（四）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刻本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姚宗典文初　參閱

鄭給諫奏疏

疏　鄭自壁

懲欺罔以杜後漸疏　錦衣官校

竊惟詔令者出之　朝廷以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人心去留之所關宗社安危之攸繫也詔令所出則賞

罰寓焉故賞而信則人樂趨而善者勸罰而信則人知懼而惡者沮古先哲王之所以風天下圖化理者此而已詔令一布而中少變更則人遂玩之以爲無據而況詐令無徵則凡在賞罰之下孰不滋僥倖之（世廟登極令革錦衣衛冒濫報升又從今將本占選其冗濫）念哉正德年間群姦用事內官西廠朝人而幕獲功張銳錢寧辰賜而西陞職故擎乎人爲捕獲劇盜擬拾俾語爲緝訪妖言身不違几席而遐徼奏功目不識鋒鏑而流賊剿殺班行濫及輿皂卒紫賤若土苴名器之壞至此極矣幸遇　皇上登極一詔盡行查革數十年之宿弊頓清千萬人之歡心大慰不意又有寘瑣不省前如王邦奇等無厭奏擾原荷　聖恩曲垂寬宥禁以本等冠帶免其追贓倖擢實出望外然狐鼠之黠不忘城社之憑而狼虎之貪尚意豚羔之飫今有如季全元鏻與王邦奇等輪流首倡朝夕會盟以鑽刺爲多能以抗詔爲有力以夤緣詔旨爲多飾以打點成事爲得計出入內府三五成群此等蹤跡不惟臣等知之而市井衆知之不惟外臣知之而近侍　陛下者亦或知之知而不從固有老成解

事者矣但恐其間亦有爲彼所惑過聽甘言貪罔賄賂而反陰於　陛下之側爲之所者不然　陛下不度幾宜不惜反汗即奏施行此臣等所不能不駭愕也況先次綸音屢降一則曰原革有未盡的會同查勘明白來說一則曰還有查未盡的着再查明白來說則是淵衷所切正欲查勘存留之人恐有一二漏綱不足以緘侫口而厭衆心今日之旨欲將累次勘明裁革季全元鏻等備查奏請衛意當時彼差官員與該衞人等素無德怨應留應革止憑該衞文冊全

憑本人親供研審再三駁查數次況明詔條格昭如
日星猶持規矩以揄方員合則留不合則棄殆有不
容易者今季全等文冊親供固在縱使復查後先磨
對徒招翻閱之勞反覆奏擾祗見宸聰之瀆而彼職
役緣由一一明白如故正合明詔所載應革款內誰
敢少變前說以來欺罔之罪哉

重爵賞以彌釁端疏 傅陞丁匠

近該御用監太監張忠等將官匠工作人等援內官
監蓋造宮殿事例乞恩陞授職級并牙牌懸帶其間

以百戶乞錦衣衛千戶者一小旗乞百戶者一冠帶
人匠乞錦衣衛所鎮撫者四十四書篆官乞序班者
七匠役乞冠帶者十四工拙附辯踰分希恩貴賤不
（此等本朝斬以陳乞得之）（亦時見者乎）
分率汚奏對許得六十八人蓋事之創見者也節奉
欽依綸命既渙錯愕相應者不當臣等而已臣等竊
惟 朝廷之所以奔走群動者莫先於名器一事名
器之所以致人榮重者莫越於文武二途故武非軍
功不授而千戶等官與有長人之責必勳多績茂而
後遷文非科貢不銓而序班亦係儀禮之司必資及

試優而後授職有外此而得非恩出奮發則制臨戚
曉然亦固可指屈未有多至六七十人如今云者請
以近事言之甘肅之役坐食微恩以事避戎未嘗寸
級頃者撫臣之代奏可憫也科名制額賚授迪違白
首青衿動嗟遲暮頃今銓曹之需闕可驗也夫骨朽
而功未甄貌鍾而志猶鬱以此而論之前項入役張
順耗廩徒手攫官者難易果何如耶 陛下試請少
注睿思其輕重可否必當自悟否則臣等不敢知也
且內官監以蓋造乞陞惟內臣弟姪有方鑽刺如籍

錦衣其諸匠作則皆衛之文思院官僅入流而已然
其褻濫名器破列舊規之失科部祭行無慮數四尚
意天啓 聖衷行即放罷顧可指爲明例耶其若該
監匠作得官錦衣者臣等聞之故老惟有番銀李甲
匠王爾兒王等數家然亦多歷年所事出特恩然不
多見胡得以瑣屑之勞唐突之驟使小夫細伎例獲
優崇繪役墨工咸通宦籍其爲資緣之計固不踈矣
所惜禮義清地可厠工師近侍衙門淪爲匠窟將來
緣公影射之輩藉口技藝之微旒瑚璉然有乘覬

列之想矣謂不起於是與乎又況此冗虛名徒掛賞
用全無程職業賜專務逞巧以為智能課事工明玩
愒日特以為勞績避差役則假威內府以復身家尚
奔競則轉相效尤以階章服干求之迹人所共知似
倪之容彼亦自媿若固有所圖也 朝廷安所利而
容之正德數年足可懲戒者頼 陛下登極一詔痛
行裁抑宿弊盡釐以故祭政體則先時綱而新政始
嚴兩名器則先時輕而新政始重卑度崩則先時裔
賤而新政稍充計裕藏則先時殫虛而新政浚裕夫

統御一道修隆異遇賦入無增豈歎殊帨撙斂所原
豈不以 朝廷之聽有偏與不偏冗贅之員有進與
不進也臣等實不忍曲為將順致 陛下復將故轍
以叢天下後世之議故敢昧妄上塵伏乞亟賜收回
成命將官匠趙奎等照舊供職着役果有年深服事
之人量官一二人於文思院則情似可通法不盡廢

斬濫予以重武階疏 內官弟侄

近該御用監太監黃錦等題稱司禮監太監黃英病
故蒙遣臣發送事畢乞將伊弟侄黃寓等普賜恩典
節奉欽依黃英歷事年久老成勤慎伊弟侄黃富與
做錦衣衛指揮僉事着在南鎮撫司見任管事黃喜
正千戶黃鉉副千戶黃銳黃鐃黃綬百戶陳昊所鎮
撫俱見任管事又該酒醋局副使宋用題稱司設監
太監賈安病故乞將姪男陞授錦衣欽依賈通與做
錦衣衛正千戶衛閱崇朝暨此綸命臣等疑懼交集
以為 陛下聰明睿智仁孝恭儉一日萬幾鮮有愆
度誠不世出之主何獨於爵賞一事重違倖請臣等
屢疏之而 陛下屢咈之略不一轉移也竊惟 祖

宗之於軍職非有突鋒拼難之功雖寸級不得輕授
列聖繼承書一相守開有一二造膝之人雖破常格
然且上虞國典下恤公議或令行而終止或恩濫而
中止遂及 武廟之世法弛於時竊弊滋於奸要紛
紜雜沓斜封累敕之章歲無虛日 皇上纘緒
微然恚發一洗而新之見諸明詔以為戡亂宿功汗
馬實績斷自某歲以上與非此二途而戚畹世勳者
俱仍舊否者黜蠢去者七留者三天下欣欣望治之
心溢諸眉睫矣既而左右侍御之臣繫身家而速功

利朝為一辭焉移　陛下葬為一辭焉移　陛下昔
則有若楊總有若丘清有若郭巽有若潘傑范志以
身沒而官其後者幾人蓋進者半郄者半未已也然
而倖竇汶而開矣至於年來　陛下求治之心愈切
而在初之政益乖諸臣受君之意漸微而故智之施
不易二遡可借名色當局者互為蹯梅轉相藤葛輒
瞞彊聒如成憲然少長不倫群而官之親疎不分既
而榮之我　皇上中興美政其僅存者蓋無幾矣據
今言之縱使黃英之於　陛下勤心納忠多歷年所

即其寶鏹修塋旌功賜額賁幽之典遍特一時則英
之百年之痕能無報乎九原之魄能無慰乎是又不
在乎後裔之官與否也又查得近年司禮監太監張
維秦文炳病故其弟侄原以指揮乞見任者各一人
惟戴義乞千戶者亦止二人惟扶安病故陳乞故多
彼時科部論列之詞未嘗朧目今以英一人其弟侄
得為指揮者一為正千戶者一為副千戶者二為百
戶者三為鎮撫者一八人之中尚有異姓如陳吳者
亦獲厠名襲蔭盈艘未必至此臣等仰窺　陛下豈
不以福威在上而叙在側錫而厚焉夫誰不可推哉
知　朝廷之恩節則上優則濫平則重溢則輕重則
授之而下足榮輕則予之而人不德無益有損豈止
於斯且以八人計之歲縻常祿奚啻百餘石月費倖
錢奚啻百餘兩影占軍役奚啻百餘人車從塡里
閈誅畏兄耀多矣但其徒擁虛銜無所於事名器之
褻祇見其褻耳夫名器者　祖宗賴之以磨鈍勵世
者也　陛下首芥至此謂之纈武可乎伏乞　陛下
為　祖宗守法為天下惜財裁厥賞而抑其所僅存

逐厥初而剷其所厚投官不以私眤而及匪人賞不
以徇情而褻常調追銷二項成命將黃富賈通等梁
免襲錄則要孜昭公論慰賞大中至正之道若　聖
裏或有未慊則將黃富照依張淮等事例授之南鎮
撫以示優渥雖於事情非宜然亦毋寧過厚之意也
信明詔以杜弊源疏　　遂取監局工匠
近該御用監太監黃錦題稱該監匠作不敷要將本
監長隨過人役並軍民等匠選取照舊食糧應用該
[illegible]
兵部覆題奉欽依造人匠作係弘治年以前額設的

准選收藝業精通五百名應用，不許各項影射役占，臣等聞先朝權姦柄事，政出多門，各衙門假公營私，收集無藝無數，京營數萬告空賴。　陛下登極，改紘易轍，詔令一布，如日中天，其剗刷宿弊，扶植綱紀，條約甲令，而裁革冗食一節，是又元氣賴以綿延，國是因以少定，而大慊人心者，奈何痼瘡未幾，旋自踵效，隨革隨覆，不恤反汰，此臣等所以駭也。且　陛下臨御以來，宵旰孜孜，圖維化理，形諸綸音，一則曰弼成嘉靖之治，二則曰共成嘉靖之治，注切嚮慕，焦勞

聖慮，卒使嘉靖之治，渾融完確，如金甌拱璧，上欣祖宗在天之靈，下慰赤子雲霓之望，而　陛下之心始釋然矣。今日之舉，無乃營者報完者缺，欣者變而望者觖乎？此臣等之所以惜也。年來各省不登，民戶逃亡過半，加以邊務孔殷，未及一歲，發去各邊銀兩不減百萬，京通二倉僅有二年之積，乘之以此，各監局衙倒效尤，難以阻遏，將來忘實循名，按圖索驗，持籌而往，不識司國計者，有何擘畫也。且　孝廟之時，倉廩充實，故雖有正德數年之耗，然所耗者耗　孝廟之實也，猶可支也。若正德則困已耗者也，以今日之耗，耗正德之耗，不可支矣。脫或各省不登，復如往歲，此天時人事之或然者，其何以善後哉？此臣等之所以懼也。連日京師聞有此旨，閭巷紛紛，彼曰仍以某項下進，且曰今不得於此衙門，彼必有得於彼衙門，一時遊手之人，競出安身之術，傍觀側聽，是豈好消息耶？況該監人匠見有二千餘名，若能日省月試，事亦不廢，今此請乞，意將何為？且今四方饑饉荐臻，妖祥疊見，　陛下正當修德飭行，百凡供御，宜自減

損，以答天戒，豈可更啓此端，以興讟邇咨怨，重傷天地和氣也哉。

斬濫恩以重名器疏　奏帶人員陞級

該兵部題為捷音事，節奉欽依：是，回達犯邊，各官奉命征討，遠涉道途，風聲所及，將士用命，致有克捷，勞績可嘉。張忠廕弟姪一人，做正千戶，金獻民、杭雄，各一子百戶，俱錦衣衛世襲。各官奏帶隨事人員，該陞賞的，便查例來看。兵部題奉欽依：各官奏帶參隨人員，各准陞一級，其餘官軍與重賞，你部裏還開姓名

者，君臣惟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而不僭不濫，又古人之所以封建厥福，而致孚與之道者也。甘肅之役，迎虜掃國而來也，各官奉命出師，鞠躬盡瘁，指揮之下，使賊付幟鄉遁而去。陛下嘉其勞勣，恩雖有差，報功之典，良亦不薄。其若參隨人等，均陞一級，今得沾恩累無等，濫得毋傷於濫乎？查得尚書金獻民、總兵杭雄，俱照欽依額數各二十員名，太監張忠則九十三員名，總計三臣參隨則百有二十三員名矣。陛下減以此輩均効勞役，亦當甄

皇明經世編　卷　鄭端簡奏議　卷之　陞級十　平露堂

別重輕，以寓激勸，而況其間若輩豈無詐捏任事，豈無繁簡，行役豈無安危，勞而錄之，希澆奏牘，則三臣之下，從役官軍，無慮千百，莫不曰如某者如某者，名雖參帶，所事者侍晨昏，傾觴之功耳，俱已錄用，視吾輩觸風寒，負戈殳，以臨不測者，勞戚十倍，吾儕蒙賞何厚薄不均如此？彼處邊軍無慮數萬，又豈不曰如某者如某者，名雖參帶，環營而列，無廣也，俱已錄用，存者突鋒鎮，捍患難以忘軀命，雖能復功，難奪古之勢，迎遜所歸者，勘之擻往，迄今歲陞賞恩齊，茫如捕風，一字鑿牙前功，盡棄何難？易不均如此。切惟朝廷之所以奔走群動者，名與利而已，故曰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又曰行罰自近，行賞自遠。今陛下輕名而賤利，急近而緩遠，權度之間倒施其法，冠裳濫及輿臺，名器賤同尾蝶，臣恐既得者不肯以倖致自名，而未得者又皆以徼功為恨，此風著聞，人懷惰志，脫或外難復作，誰肯樂於用命哉。此臣等所以懼也。

慎賞罰以戒不職疏　大同鎮巡歷麼

皇明經世編　卷之　鄭給事疏　大同鎮巡歷麼　平露堂

近該鎮守大同地方太監武忠以老疾具疏乞休，奉欽依武忠與總兵巡撫等官同心協力，擒捕盜黨，盡絕以致邊方寧靖，勞績可嘉，不准辭，著照舊用心鎮守，還陞他弟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朱振陞實授都督僉事，蔡天祐陞右副都御史，俱照舊管事，臣等仰測聖意，以武職非軍功不授，忠等之功，軍功也，陞忠所以報功，勵邊臣也，各邊之臣，素號明察者，傳之未真，亦皆曰忠謀勇人也，此功以謀勇集，朝廷今日之命，將以愚吾輩之驕怯者也，二說皆是，殊不

知忠之飾詐，能求溫厚之貞，而不能逃輿論之公，能蔽冕旒之明，而不能掩天下之目，能欺各邊之明，且察而不能罔大同一鎮之愚，且昧者誠如是，何以當爲夫自大同告變，赤子成仇，秉節鉞者徒擁重兵，寄心腹者坐觀成敗，大臣嬉河上之師，王師辱摧轂之命，宗藩逆難，骨肉睽違，闔鎮生靈，幾爲魚肉，迄今思之，猶且哽咽，幸仗宗社威靈，廟堂謨筭，佳勇奮激，忠義倡率於先，朱振思報感恩，收功於後，其先後曠職廢事，鎮巡等官悉蒙原宥，此曠蕩之恩，出人望外者

也，彼時臣等尤欲責以大義，合辭糾舉，然又諒身勢之孤危，體朝廷之德意，疏上而中止者三，終使人心未平，國法太縱，此臣等之罪也，忠之幸也，今據忠奏內，其曰不習才上，老病益篤，未審此病何不作於叛軍熾惡匆卒惶懼之時，乃增劇於地方底定安恬暇豫之日，其曰協謀鎮巡擒斬首惡，不知某起首惡出忠方畧，率至授首，某起劫惡遣忠部下，率至成擒，博訪廣詢，漫無一實，而乃假病乞休，備陳歷履，謂忠無要挾之意乎，陛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不探

其心而誤中其計，援他鎮以及忠，因忠以及振祐，臣恐祐思今職之有忝，振幸前辜之僅贖，不惟忠不敢偃然，二臣者亦不敢強顏受也，不然何以自解於天下後世之公論哉，此臣等所以萬爲不可者也，

遵詔旨減革備官官疏　湖廣鎮守

近該鎮守湖廣等處地方御馬監太監潘真奏帶參隨家人，續又奏討書筭人役，俱奉欽依，各處分守鎮守太監，合用應付書辦、跟隨官舍等項，取用着照成化弘治年間事例行，撫按官勿得搜索阻滯，還通行

與他每知道，臣聞正德年間，權奸用事，各省鎮守內臣，科擾地方，殘害百姓，廢法逞私，無所不至，未必皆出自本人，正出參隨書筭人等，獻諂貢諛，出奇用智。一以乞主者之憐，一以爲肥家之計，以致民不聊生。盜賊蜂起，幸賴陛下登極一詔，如日中天，天下臣民，方得更甦，而今乃蹈故轍，爲諸藩首倡，陛下畧不加察，特賜俯容，誠臣等之所未喻也，仰惟陛下登極之初，欺公玩法者，悉聽糾參，竊國殃民者，置之重典，豪橫屏跡，奸宄縮頸，雖未極散之後，是誠雍熙

太和之幾也夫何年來漸渝 聖旨凡貞守分守等
官或恐狀著明或賍私敗露或非分請求撫按交章
彈劾科道屢疏執奏批答之下不日着安靜行事則
曰不許生事害人辭尚從容法流寬縱然詳味綸音
猶禁其欲而不得甚懼貽後患必知所畏而不敢為
雖儉小貪縱偶蒙庇覆然而 陛下勤恤民隱之心
猶未嘗損也不意近來復有此等小人此等請乞以
致 陛下有此等批答滋亂長奸誘頑縱惡 朝廷
多反汗之失閭閻衰樂生之心大戾初政將來不知

何所底極也臣等竊責之意自以為權有法司勢雄
一省非復向之一 太和比矣欲事誅求未得其察故
必此輩以贊相之然後可從而羅織也 陛下不惟
不禁而又使人不得禁雖曰縱一人而實乃以導衆
人在其雖得私恩小惠其如設湖藩之晉痒何況鎮
守之罷所以鎮靜地方用防意外撫按之可所以除
姦革弊鋤梗剔强 祖宗良法美意凡以為民也今
勢應鎮靜者假借以爪牙理宜振作者消阻其風采
倒行逆施不可明甚 陛下何所見而復為之哉

裁濫役以節京儲疏 內監工匠

近該司禮監太監張佐等題將裁革過工作人等役
收應役奉欽依是既作工浩繁鉅人月役遣人匠七
百七十名都着補額食糧兵部知道臣等參詳累日
遂欲執言然前疏盡矣而 陛下不納今復何言終
為循默然物議沸騰痛惜新政將來 聖心悔悟復
罪臣等以不言臣等瘝官之咎無所於逭雖追悔無
及矣是以欲罷而不能默也且此等人數雖不齊
或市井遊食之輩或丁多有力之家以甲姓而影射

乙名以途人而詭充子姪或一家三四人或一人三
四籍躲避差徭貪圖糧賞憑藉內府驕炫鄉隣身不
閑藝業而謂之高手上工按月辦色苴而謂之應役
不缺弊端百出難以悉陳遂致司農之計而倉庾告
空有識寒心而 朝廷不覺速 陛下登極之初盡
行裁汰節仰 聖德中外翕然是蓋天祚我國家而
有意斯民也然弊革而不能久與不革同法善而不
能終與不善等頌興而中止必可頌者鮮終方快而
轍變必可快者止始是豈臣等敢望於 陛下者哉

今該監人匠之多寡工作之煩簡臣等不敢預知但
司禮衙門、君近而地親則形跡疏遠者恒多觀望、
幸其啓發而可援知禮而守法則踰閑干紀者多是
比方公然效尤而無忌 臣下雖嚴賜約束不得向
風然既設衙門必有職掌既有職掌必任興作既任
興作必皆以浩繁爲辭以缺人藉口便益所在誰肯
不趨南北兩京監局森列臣等恐 陛下之側自此
請乞無虛日矣至於糧儲艱苦該監亦知故奏內有
自來旱災傷食糧不充足見審時體國之意但稱洪
武年間舊額似欲盡數收補臣等竊謂過矣何則法
立於前者其善而末流之弊雖保其不無典貽於後
者當遵而變之趨不拘其能守大抵事若可行不必
皆有故事苟於時勢不合怨怨不息縱有經傳明文
何補於治即今御用監先已收五百名矣近又乞書
篆人張明師等六名食粮矣弊源既開焉有紀極不
識以知禮守法衙門何苦而爲人作俑以叢天下後
世之責哉其必此等輩退之人百方鑽刺以動該監
致該監不察而遽爾妄聽 陛下不審而誤賜俞旨

也伏乞憫東南之重困而難繼微求思供欲之既豐
而漸減需索勿食德音而沮群望勿徇近習而貽後
憂亟寢成命勅該監將見在人匠嚴程併力以應一
時鑄造而項人匠不必濫收以招物議庶 朝廷之
新政不虧而該監之愆尤可終免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九十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何剛愨人 選輯

夏允彝瑗公 參閱

張淨峯文集

疏 張岳

諫南巡疏 南巡

奏為乞留 聖駕事。臣竊惟璣衡旋運，而北辰常居其所；濱渤靜深，而衆水必朝其宗。是以在昔聖王，範圍天地，而一念不踰肺腑；經緯萬方，而半武不出戶。凡以此耳。肆我 祖宗稽古為治，每歲惟南郊一行，實近在京畿之內；雖間值邊鄙之警，亦不過命將而征，誠知朝廷乃四方之極，而大君實萬物之宗也。用臻太平，至有五十餘載。仰惟 陛下當鼎盛之年，撫盈成之運，稽古繇章，已逾一紀；頃以西北少靖，親御六飛，汛掃奴氛，間關半載。維時小大臣工，愧無卽時諫止之力；幸而奏凱南旋，臣等竊謂自今伊始，當享伴奐之休，而無復省方之舉矣。夫何西征之役方已，南

巡之命又下，臣等驚悸，罔知攸措。竊以巡狩之典，雖古帝王之制，然古之制有不可行於今，猶今之制有不可行於古也。蓋古之封建，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而慶讓之典，勢難已於巡狩；今之郡縣，屬於藩臬，統於撫按，而政令之行，又皆出於朝廷，是不必泥古之迹，自足以成今日之治也。矧先王之巡狩，省耕省斂，有及民之實惠，一游一豫，非無事之空行。 陛下之為是舉也，切慮道途推輓之勞，皆出於民力；有司供億之費，皆出於民財。祇恐未有以補之，先有以傷之；未有以助之，先有以害之。何必侈巡狩之名，而為是紛紛者乎？臣等謹以此行之甚不可者，為 陛下一一陳之。人情莫不惡勞而欲逸也。櫛風沐雨，孰與於龍樓羅帳之嚴；涉水登山，孰與於桂掖椒房之邃。乃舍其逸而從其勞，是其不可者一也。裏河一帶，漕舟之往來必繇，而國用之所繇繫之。今茲南巡，舳艫蔽江，雖聖諭昭彰，使通往來，而一溝之水，勢難兩便，是其不可者二也。近聞淮安等處荒澇異常，父食其子，母食其女，此在今日，正宜寒心，奈何滿目瘡痍，未獲少

蹇而鑾輿又幸其地，臣恐遭霜之葉不可復風，大憊之民豈宜再汗，是其不可者三也。且龍舟所經，必渡淮北、泝江南，而黃河沃險，閘者心驚；長江天塹，見者毛悚。陛下以不貲之軀而甘蹈不測之險，是其不可者四也。夫一日二日萬幾叢委，今匹馬遙遙駕言行邁將來，國家之重務何由面陳其可否，而內批之裁請待復動經乎歲月，廢時失事，莫此爲甚，是其不可者五也。況天下大器也，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是以止則深宮閉門，動則出警入蹕，鄭重如此，而意外之患時或有之。今也白龍魚服，肆無戒備，則豫且之變，臣有不忍言者矣，是其不可者六也。臣聞之，天子者，天地之子也；天子弗克肖乎天地，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不修德以回其怒，行且亡之矣。今也內流相仍，盜賊充斥，地震於下，龍鬬於上，其所以儆戒陛下者至矣。陛下及今正宜如成湯之六事自責，武丁之恭默思道，奈何恬不自省，方事逸遊，臣恐亡予之天不忍言也，是其不可者七也。古之人君雖甚不得已，如會盟之舉、親征之行，亦必有太子

親王以監國，然皆非盛世之事。今前星未耀，儲位尚虛，衆建諸王各就藩府，大本未定，俯無以聯屬乎人心；七鬯之主，仰無以祀事乎宗廟，是其不可者八也。夫憂勤惕厲，固古帝王之所不廢者，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尚書誦之；隱公觀魚于棠，春秋譏之。陛下修德講學，親賢遠奸，昧爽臨朝，日昃忘食，猶恐憂勤不逮古人，而貽付託不效之憂也；況又以逸樂促之哉，是其不可者九也。夫帝王舉動當順乎天意，觀天意者驗之人心而已。是舉也，孤卿論列不已，史臣繼之，部寺諸屬又繼之，雖以臣等疎逖之微，亦極知其不可也。陛下何苦違衆志以拂天意乎，是其不可者十也。伏望皇上廣包荒之量，奮獨斷之剛，不聽左右從臾之言，俯從孤卿群臣之請，急收成命，寢此南行，使朝野臣民樂英主無難于改過，而垂之後世，知聖德不果於遂非，臣等不勝僭越待罪之至。

論征安南疏 征安南

臣竊聞安南自正德十一年內國王黎瀠爲逆臣陳暠與其子陳昇所弑，國人立瀠弟黎譓王國事，以兵

逐陳暠父子、弃據其國諒山府、黎穗立七年、又為權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立穗幼弟黎懬、相之、既又弑懬而自立。國內分裂、門爭干戈、無暇請貢、此皆往歲傳聞、及其國諒山長慶等府牒報之言、其間曲折、及近日事情、雖不能詳知、然其久爽貢期、大抵由此、非真負封豕之勢。敢於阻兵拒險、以抗上國之命而不貢者也。自古夷狄、惟猾夏則誅。逆命則誅、若其國不能通貢、似不足以勞敝中國。今用兵之聲。先以傳布。使者行勘未復、誠恐生事樂禍之臣

不能仰窺　陛下所以遣使行勘之本意、迎合附會。謀動兵戈、臣不暇遠引、請以目前義理事勢反覆詰之、夫欲興兵、必以黎氏為辭、為之討其亂賊也、為夷狄勞師萬里之外。討其賊而定之位。非中國長策、其不可一也、不定黎氏而因以取之、是乘人危難而利其所有、五霸稍知義者不屑為也、而謂聖明為之乎、其不可二也、萬一勝不可必、夷人操長技毒弩、乘高截險以邀我師。如古所謂廝輿之卒、一有不備而歸者。於此禍敗。孰當之乎、其不可三也。今兩廣困敝猺

獞狑款所在屯結。官軍僅足備守。所恃以調發者狼兵、然論州土官、及湖廣何刀手、連年疲於征調、內懷讐怨、若復驅以遠征、深入數千里之險。進有難必之敵、退無旋反之期、狼顧兩端、莫堅鬬志、南方者濕易生疾疫、萬一師老財匱、猺獞狑款乘虛而起、安南事未可必、兩廣破敗可以立覩、其不可四也、近日為大工役、府州縣但係官無礙及軍需吏農等項銀兩、盡起發赴部。梧州軍餉亦因鹽法壅滯、課額虧損、每年數給諸軍。剩積無多。兵興十萬。日費千金。永樂中用

八十萬人人交、今就折半言之、亦當有四十萬人屯食兩廣、飛芻輓粟、約以二石致一石、何處措備、其不可五也、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粱子弟、少經行陣、而縉紳之言譚兵者、類皆趙括房琯之流、下居為大言爾、蓋深於兵者必不譚兵、其掇拾古人糟粕以譚者多妄也、欲舉大事而使賓客主兵躁妄之士、得成其謀、不待兩兵相交、而不勝之機先見矣、其不可六也、此六不可者、臣特粗舉其端爾、至于天下大勢、其財用日虛、兵馬頻弱、民情休戚、

蕃有非臣職事所及而不敢究言者臣愚以爲安南縱有可誅之罪猶當重爲民命愛惜若酌輕重於當用兵之中求所可不必用者以全民生以養元氣今其久不入貢之情只是如此以義理事勢反覆推之用兵一事臣愚切以爲不可伏惟　陛下聖學精深洞見千古制作盛備遠暨殊俗舞干羽以格苗修文德而來遠稍遲俟頃理宜嚮應況　皇子誕生神人懽悅大慶之恩將使天下含生之類無不得所若軍旅一興必有無辜之民殞於鋒鏑者恐非　陛下肆

赦初心也臣邊吏也遇此大征義當擐甲執戈躬率先所部以死效命乃其職分顧不度分量輕肆瞽言干撓廷議避事偷安罪當萬死然臣非敢愛死也恐死而無益是以敢冒爲　陛下陳之伏與　陛下哀矜曲垂裁察非特臣一身一郡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論湖貴苗情幷征勦事宜疏　湖貴苗情

爲照各賊恃險負固頻年猖獗流毒三省邊方累經奏請征勦未能得獲旋撫旋叛乘利出沒臣欽奉勅諭初到地方以苗亦人類未忍用兵布信曉諭與其悔悟各苗初頗畏懼不出總一兩月伏肆行劫初間只是一二十名或四五十名所擄人口（者被苗擄訖保是頭馬等也）尚未敢殺害勦求取贖追捕稍急輒稱願撫近則敢於聚衆至千百人徑入村落攻劫司治放火殺人無論非不諄切各賊奸猾反因招撫之意以逞其兇又探知該省兵力素弱錢糧艱缺倉卒出沒力不能制公肆欺侮以示無忌防守之兵數至五千餘名月支行糧費用不貲聚之則地方廣闊照管不周分散則勢分力弱常（地方守禦之難多由于此）

被衝壞又兼湖苗雖已聽撫夷情多變不無覬望之心若貴苗就誅則湖苗之撫可固苟姑息貴苗則湖苗無所畏憚久必相效爲非利害較然臣晝夜反覆思維若非會兵勦殺傾其巢穴剪其醜類則地方不得寧息臣謹遵照勅諭事理預行三省整搠人馬會計糧餉選委將領及行貴州巡撫總兵官將賊巢險易道路遠近賊徒多寡哨道分合備細畫圖貼說以憑會行分派軍馬尅期進勦另具題奏外照得舊時各省會兵以一省爲主事體不一嫌怨易生又軍需

錢糧往往責望地主不能及時應付互相責望所以
鮮有成功伏惟聖明洞見此弊總督之任猥及微臣
無非欲奉揚天威申明法令使事體歸一人情協同
除積年根深之禍為永遠安寧之計臣又思方今苗
患貴州最急湖川二省未及切身恐利害緩急既殊
人情不無向背萬一臨時各守所見進退從違微有
彼此則為上辜嚴命下携群情其弊又將使議論相
持曠月玩愒師老財匱如向日之誤事而後已此臣
所為大懼也謹將欽奉敕諭同心協力會同剿殺一

應兵糧隨宜酌處事理備列條件干瀆天聽乞敕該
部參酌若於事理無礙等行與臣通行三省大小衙
門官員并各土官遵照施法一令信人知趨避而賊
可不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計開

一舊規各處用兵以副參遊擊都司等官一員領哨
布按二司官一員監之布政司官一員專督軍前糧
餉俱推選平日素有才望諳曉夷情地利者其分領
小哨分管糧餉等項府衛以下官俱布按二司掌印
官會推詳定呈用今三省會兵地方廣遠除貴州外
湖川二省各從於附近貴州道分推該道缺人方
委別道其領兵官先儘該省如該省缺人即推委隣
省務要熟知夷情地利者軍前糧餉軍需器械之類
該省各支錢糧隨軍措辦自供其軍俱限八月終齊
備湖廣於辰州府四川於彭水縣貴州於偏橋等處
等候赴期若故意延緩失誤軍機聽臣參究處治則
事預易立不致臨期各推矣

一湖貴節年用兵俱調土兵各該土官挾賊為利邀

索無厭曲意從之愈加放肆且如軍兵行糧每月例
只四斗五升而廣土兵只支三斗惟湖廣土兵於四
斗五升之外又多索一倍每斗折銀五分該銀二錢
五分若兵一萬每月該銀二千五百兩湖廣上年調
土兵三萬六千名每月該銀九千兩自進山至散兵
共十箇月共該銀二十二萬五千兩賞犒在
各四斗五升之外又無故多費此一十一萬五千兩
以與土官也湖廣如此推之川貴可知土官高坐營
中計日得銀只願賊在豈肯滅賊臣到地方即追究

其所以冒破錢糧，縱賊不殺之故，示以國法，亦頗悚
懼。合無今後行糧照例只與四斗五升，其加敢一倍
者，通行革去。候獲功日，以爲賞賚之資，功多從厚，則（更得撫綏之宜）
土官利在殺賊，不敢不用命矣
一節年調土兵以勦賊，而土官即私募苗賊以充兵
數，所支行糧分給各賊，且如賊首龍老課，原係奏內
有名惡賊，上年平茶長官司楊和招其黨五十名以
爲兵，（官之招募苗賊其中大有賊在與此事正同）以龍老課而征龍老課，欺弊至此。近聞臣至乃
縱回，又夥合別賊爲惡，若復調兵則又招去抵數，如

此賊豈有可盡之期，土官之中，亦有素修行止者，如
永順宣慰彭明輔之類，其餘多頑懊無能，其狡猾者
不過一二人，若楊和其最也。合無容臣將善者量行
奬勸，若平時跋扈有名，通賊貽患，舉其尤甚者處治
一二，則土官知畏，令行於土官，而賊不平者，未之有（此平賊之本論）
也
一會兵之要，所據者哨道，所信者赴期，哨道既分，約
會有期，若一哨愆期不至，則全軍爲之撓敗，今三省
之兵，各從其邊界入哨，赴期于千里之外，欲如期而
至，其責全在領軍與監軍等官，合無指揮以下違期
者，聽臣遵照勅諭事理，以軍法處治，三司等官三日
不至，行令聽叅，依律問罪，別委官代之，使逗遛之弊
革，而軍政可肅也
一節年各處用兵，紀驗功次，多係巡按御史帶管，今
兵端雖爲貴州而動，三省會合各效其功，若只行一
省巡按紀功，存削之際，稍有輕重，必致煩言，合無各
省所獲功次，除報臣軍門給賞外，一面類報該省撫
按官，巡按御史駐劄於附近去處，紀驗功次，稽察軍

前姦弊，事完將功次各自覈實奏報，其軍前費用過
錢糧，管糧官亦造報該省撫按官委官查刷，庶姦弊
無所容，而人知警矣

極陳地方苗患弁論征勦撫守利害疏　苗患

題爲地方苗情事，照得貴州數年以來，財力困竭，盜
賊縱橫，人情畏怯，上下相蒙，以賊爲諱，其初出劫，勢（此地方官隱諱積習事如此）
不甚大，則以爲常事，而不必報，至殺虜已多，勢不可
掩，則預憂叅究，而不敢盡報，及賊滿其所欲，係纍蔵（但苗賊出入）
道，時有漏脫，尾獲而歸，則以截殺奪回聳報，地方積

弊其來已久。臣入境之初，據各衙門呈報文書，皆以盜賊斂戢，地方無事為言。惟雲貴各處公差人員經臣衙門往往稟求護送，再四采訪，乃知前賊原未戢斂，不但銅平一處為然，處處聞風肆出，雲貴官道幾不敢行，事勢已極。理宜處置，已將猖獗緣由，及用兵條款，開具奏請，仍行該省守巡撫苗等官，查勘節次劫掠事情，據各陸續稟報前來，中間尚有匿而不報，報而不實，及去年攻打省溪長官司衙門，衝陷營堡，虜去指揮張韶等，已經參奏追取，未肯釋放，法度日

弛，民生可哀。任事之臣，豈能無責。參照鎮守貴州總兵官白汝、分守撫苗右參議楊儒、分巡僉事范愛、守備以都指揮體統行事胡寧，俱有地方之責，難逃玩寇之罪，相應處治，以警偷惰。但念其兵糧困乏，力有所制，況目下添兵稍多，糧運不乏，地方防備，急在用人。其白汝、楊儒、范愛係原奉欽依帶罪殺賊人數，其守備指揮胡寧，庸陋貪汙，見以贓敗，雖非失事，亦該罷黜。庶軍政少申，偷惰知警。臣又照得前賊驕恣不恭不征。臣前次所奏大略已具。但恐議者猶以山箐

深險，賊勢勁悍，難於收功為疑。其稱為制馭良策者，不過曰撫，曰守，及割地以與土官，使自為守三策而已。此皆似是而實未中事機，何也。嘉靖二十四年春，賊勢猖獗，左布政使石簡親詣銅仁招撫，既給以魚鹽，又犒以花紅牛酒，又以防守地方為名，計口而給糧，臣盤龍許保給以官帶，又選幼苗一名充生員，賊（此亦與）所需索，無不應付。如奉驕子，懼失其意，可謂委曲之極。而糧纔入手，復出劫虜，未及一年，勢愈驕蹇。至於今日動言得糧而後聽招，此以姑息為撫，無益而反

釀患之明驗也。嘉靖二十七年，幫兵之後，調漢土軍兵五千五百九十名以守銅仁府城。又調酉陽宣撫司土兵一千名防守地名小橋，平茶長官司土兵一千名防守地名毛口。皆賊出沒要路。又招凱里司土兵等龍必昇兵一千名住耕防守地架地方，皆賊出入要路，而經一月，小橋、毛口孤陷賊巢，道路險遠，糧運不給，土兵擅自挈散；龍必昇兵亦為賊所衝潰，歸府城；府城軍兵日久乏食，逃亡數多，并龍必昇兵僅存四千五百四十員名。夫兵多則苦於乏糧，兵少又

不足分布控扼賊路則賊所必攻聚於府城則緩急難虞此以支吾爲守無益而徒耗費之明驗也至於給地土官使自爲守之說爲不可者蓋湖貴苗蠻與兩廣猺獞不同兩廣如古田府江羅旁諸賊皆散漫無統故或欲立土官以管攝之臣往提督兩廣親詢各土官無敢應承者以其難也若夫湖廣諸苗見有該管土官寨落分明當其糾合爲惡若不知有該管土官及或勢窘就招非用該管土官招之不信蓋其招撫服數百十年雖禽獸暴戾其本原之念亦有不

盡泯者若舍其舊管而使之服屬他人非惟各苗未肯甘心亦恐原管土官陰相煽動激成禍變今鎮筸就撫諸苗已服其土官管束惟貴州銅平尚爾驕恣而二司之苗名數不多若分兵深入傾其巢穴誅其魁渠其餘黨必震慄願招迫其求招然後分遣原管土官就往撫之使之謝恩其土民原不從賊而爲賊所攻流散他處俱招回復業蠲逋負省苛征使依土官居住以厚其勢循習既久則諸苗皆可化爲良也傾處之何如爾故臣愚見以爲決須用兵征勦然後撫可定守可固分背經理方得就緒故敢拳拳以用兵爲言若畏避勞煩隨衆苟安給食以撫添兵以守豈無歲月之安終非長久之計於臣私計便矣其如地方生靈何哉臣所不敢而亦有所不忍也伏惟特賜允行三省地方不勝幸甚

乞立存活被虜人口賞格疏　苗患

題爲援例乞恩救活被苗虜挑人口以廣德意事臣到湖廣地方節據貴州布按二司守巡新鎮思仁二道撫苗兵備參議等官楊儒等呈報各苗寨節經奏

內有名賊首龍許保吳黑苗等潛伏林箐伺人不意出沒劫掠軍民財畜殺人放火虜去男婦非止一次等因到臣又據該道呈稱人口歸寨勒要老銀取贖及將虜去男婦割髮賣與各該土官去訖臣訪得苗賊節年爲害虜去人口在寨不止數百勒銀取贖因而賣與各土官輕價收買羈留各寨候調征之時割取首級輳作功次查從來用兵惟計首功其被虜人口送官者量行給賞不如首功之厚故各土官利在要功覓賞使被虜殘命於劫掠焚蕩之餘復遭屠戮

與苗蠻枯骨。同一醃焙梟挂慘虜之恨。感傷和氣。誠
聖治之所不忍也。臣節行曉諭禁約。及將奪回被虜
人口。分別男婦老幼等第。立為賞格。比首級略加優（招撫內地流民亦當用此法）
厚。其土官亦許有能送出人口。令活數多者。具奏陞
賞。欲使知其所利重於首級。則不必於斬取以邀功
誠使殘民垂死之命。得以生全。男女長幼相折補。每
口用銀大約三兩。則銀一千兩。可活三百餘口。所費
者少。所活者多。但軍功論首級。其來已久。一旦欲以
所令人口計功論賞。恐各土官驟聞。未敢以為必行

之令。或疑不信。乞勅兵部再議。明立賞格。示之大信
將舊例土官部下獲功一百顆。該陞散官一級。二百
顆陞二級。三百顆陞三級。其不及前數而能送出被
虜人口數多。男子十六歲以上至六十歲。二口准一
功。老弱婦女三口准一功。容臣覈實具奏與首級一
體通筭。並加陞賞。如此則各土官知聖明有此殊典。
無不樂從。不但目下被虜人口蒙生全之福。累年為
賊所擄拘留在巢。虐使者亦將送出以為功所全活
將不可勝計。除患恤民。莫此為切。

終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何剛慤人
宋存標子建參閱

張淨峯文集

書 張岳

與福建按院何古林 閩寇

漳寇久知其必有此寇舍聚族海濱力不能遷因循以待禍此幾事不敏之過也然聞此寇自五月即徘

徊於潮惠之間若水寨把截嚴謹地方候望分明軍衛有司略出百十人耀虛聲爲居人倚重其禍尚可不至此且閩寇非有部伍行隊也三三五五星散搶擄舍舟楫之長技登陸走數十里無敢禦者蓋承平久矣然蠢極必傲豈可謂其飄忽往來付之無可奈何遂已愚意謂此寇肆於劫掠之味未必肯散且入多跡露勢亦未能遽散蹤跡可尋大約惟嚴號令信賞罰總水寨舟師依舊法會哨截捕此外調福清四澳南嶠吉了釣船晉江石湖漳州玄鐘船數百艘給之糧餉重其賞格分布哨道與舟師相幇蓋此輩海上累與寇角寇頗畏之又海濱之人慣水儘有精壯（八閩可用者惟泉州人水師耳然少當豢養能若布此[illegible]）可用者恨寇入骨欲致死於寇亦樂爲用但平居患無舟楫又患官府不爲作主而不敢動若募其願行者授以糧食器械分配各船或就用其地方本船使與調用船相幇其器械短海上兵勢不相及火器最急弓弩次之石子又次之如鐵蒺藜泥鑵之類皆不可少凡此皆官爲處給但統領之人頗難見在管事未必盡可用可於緣事指揮千百戶中平時素有才

略者許以功贖罪若家資素厚罪犯頗深不至死者許其出私財募人報效要擒人船若干方與申明保奏此蓋數年前亦有用之得效者惟恐奸巧之徒欲緣此爲脫罪計則又未必有益徒增一番人情而分使紀綱廢壞爲不可爾分布既定刻以日期令其出海又遣精當有司佐貳督遣民兵與沿海衛所守城巡捕聯哨等軍兵相兼截把澳口斷其薪水之路且稽察各船會哨先後緩急令五日一報賊在海既逼於舟師欲登岸又阻於各澳劫掠無得薪水路窮勢

自衰散可擒，往者既不可追矣，將來之患尚未知所屆，切望留念。

與督府錢桐江議勘交朝使進止　安南

安南之事，嗣聞朝使至梧州，成命成算，非遠方下吏所敢輕議。近傳聞黎氏差人赴京告難，且求討賊，朝議以奏辭不類外國文字，暫止其使。若果有此事，其勢又必行勘。其愚以為朝使可留梧州，或止南寧，且毋前進，以須後命。蓋向之遣使止為不知黎氏的實根因，故欲勘其所以不貢之故。今黎氏既來告難，則遺裔尚存，特阻於逆臣，遠竄海外，道梗不通，其不貢之故不勘自明。若使者往彼，必自憑祥縣入，至丘溫縣、諒山府，皆莫登庸地也，安肯以黎氏要領告我？既不得其要領，萬里遣使，徒受莫登庸欺誑之詞以歸，猶之不遣也。若不受欺，必別尋事端以根究黎氏所在，往復酬答，中間必有齟齬難處者。是二者皆不可。其當反覆思之。使者此行，其關係國體甚大。此事情狀既明，傾吾何如，爾吾力能處則處之，一時未能處，則且置之，於吾體面初亦無損，固不在使者之勘不勘也。其愚以為可暫留使者，且毋前進，欲望軍門會兩省巡按具奏，乞下兵部，將黎氏齎本陪臣差的當人員護押來兩廣，選委曉事官員，并訪各邊熟知彼國事情之人，就近體勘真偽。如果黎氏所遣，要見其國王見係何人，在何處，見管若干地方，并將莫登庸陳昇僭叛緣由，併勘明白，另行奏聞區處。若別無負固方命，只是逼於內難，不能入貢，宜諭以討賊興復之義，勉令自強，待事寧來貢。其前項遣使成命，所當收回，使者似不必往。事理甚明。地方重事，寧遲毋速。其待罪邊郡，寢食不寧，惓惓之意，無非欲持重審慮，俾出萬全，為地方莫大之幸，伏惟詳處。

答林次厓欽州　安南

差人至黃邦相等事，深領指教，幸甚幸甚。此事自嘉靖三四年以來，聞彼國君臣乖亂，其故王支屬有遁居近我龍州境界者，因以虛利誘我邊民，愚民嗜利喜亂，易欺以動，翕然赴之，竟不能入其尺寸，而欽忠上思三州之人，累成蒙騷擾之害。前年章緣廣從欽州那蘇隘入交，交人扼追直至隘外，居民死其鋒刃

者三四十人有王七者一家四口俱死其餘爲交人所覆敗而死者不可勝計夫　國家所以威馭四夷與吾島所以保境息民者自有常道二者既皆失之乃曲徇愚民草竊寇攘之智而欲籠絡左右以與他日萬一之徼幸則嚮之諸公固有誤爲此說於前矣其流禍至今未已使今日又安可不深懲痛絕而必效之且彼固吾冠帶之國也內有乖亂不奔控請命於我而出於盜賊之計欲誘我邊民而用之吾邊民不遵官府約束爲夷人所誘而欲爲之用此於法皆

必誅無赦其署置劫掠之罪且不論也永樂間以文祖之神武太師定興王之勇略交人再叛再克而卒不能定至宣德初又叛則師老財匱極矣文敏諸老追惟　仁廟遺意以不治之法治之然後湖湘江廣之民始得免於傀儴披執之苦其休養生息以至今日皆數公之力也安可以失策追咎之某始至欽見戶口消耗田野荒蕪財賦虧折如久病之人生氣僅屬益休養之久事力猶未完復如此不能不爲之凜然惕心而欽州又爲此輩無故開此釁端貽患永

衆新立數鄉之民騷動失業者三四年矣若不爲盜則流竄與爲盜招以擾我爾夫坐視吾民之必爲盜與流竄與爲盜招而曲徇愚民草竊寇攘之智籠絡左右以冀徼幸於他日某之力不能辦此而於心亦有所不忍也是故盡吾所以保境息民者而已抑又聞之天下之事蓋有是非明白而中間利害復參半者達識之士亦有權利害輕重而爲之以濟一時然儒者不譚也若此事之必不可爲與爲之必有害而無利較然甚明正當痛懲深絕使山峒愚民皆知假

託徼幸之必誅帖然相安田畝以聽官府之約束是則所謂以生道殺之而非得已也吾兄曰且必無誅以維姦雄之心而俟機會此是非利害兩可之言願兄無易其出愚民傳聞恐將有借復交之名以飾其草竊寇攘之姦肆然又號於衆曰某衙門許我矣此州瘠民生計如斷梗浮萍寧堪幾番騷動邪設使交人果有可乘之釁正名興師而有豪傑之材爲之任事亦何患于無兵似不假此草竊寇攘爲之羽翼也馬伏波狄武襄之事可見矣今事未有形兆而坐設

虛譚疑人聽聞不但非和衆安民之道所先亦恐有誤人之心而使人疑之占之略曉兵事者其策亦不若是左也

論征交利害與廟堂諸公　安南

安南之事始獲邸報遠近驚駭恐不免於用兵及越撫衙門行下勸付備見首尾則彼中事情廟堂皆已盡知其所遺行勘乃是持重未遽用兵而示以開誠撫納之意廟謨成算有非遠方下吏所能測識者據邊氏傳報正德八年黎賙襲封四年無子以兄子譓爲子正德十一年四月初六日逆臣陳暠及其子

昇作亂黎賙遇害陳暠篡立十三日國人擁譓立之陳暠奔據其國諒山府譓立七年爲逆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又立譓幼弟懬而相之卒又弑懬自立分爲三黎氏在南莫氏居中陳氏在西北然查訪陳氏已無消息其諒山府亦爲登庸所有黎氏所居即古日南地在交阯極南與占城爲界隔限大海登庸不能踰海而南黎氏亦不能逾海以北故能相持兩存數年前登庸又以交州付其子莫福

海而自營海東府地名齋都居之凡當兩軍爭戰皆登庸自領衆以行蓋安南諸府惟海東一府負海地勢最大即通典所謂玉山郡也此賊負篡逆之罪常練兵習戰以謀黎氏而陰備我亦令人揚言於邊欲求入貢邊人以非故王也弗敢以聞若興師致討則登庸當爲誅首然萬里興師爲遠夷討賊古無此法不誅其篡逆而以職貢不入責之則欲貢乃其本心也無待於兵故某愚見以爲彼内自乖亂未嘗有所侵犯於我可且置之待其亂定乃貢於事體亦未有損若必用兵其勝敗利鈍非某所敢知也宣德初之

事可鑒矣非但宣德初也馬伏波以戰士二萬餘人平定交阯比振旅經瘴疫死者十四然伏波乃不得已之師其時交阯刺史及諸州太守尚有能嬰守者故伏波因得以撲滅之易非若今時貿然久爲外域也自古兵强莫過於元世祖時四路進兵以取安南一由邕州一由雲南一由古城又以舟師載糧餉由海道皇子鎮南王脫懽親監督之雖嘗再入僞都卒不能守其猛將如李恒唆都皆戰死脫歡幾不能免

考於史可見也其切謂莫賊起自刎校能纂其王而有之舉國上下莫敢喘息必其天資凶譎號令嚴明有足讋服人者非出萬全豈可輕動（未可輕也）近欽州知州林（烈林欽州亦）希元在彼專講取交之策又且言之於朝而身任之其蔽於功名而不達事機如此恐其掇拾故事裝綴成章讀者或信其文辭而未深考其實至誤 國家大計故敢纖瑣上瀆聖聽而私布如右伏冀裁處

與巡按兩司論交事 安南

議者謂賊中乖亂國土三分乘其亂而取之可不勞

力而定此則甚謬嘉靖初黎賙被弒賊以兵破逐陳暠父子擁立譓已而君臣漸不相能黎譓出奔又假立黎應而相之當其時國人未附若以吾中國之威命猛將提兵數萬臨賊疆以有內自送款者用兵或不甚勞今則陳氏咸黎應弒黎寧以亡國遊魂假息海裔賊父子相繼竊有其國不啻子之七八地廣兵衆舉下用命又梟健多智數有子十六七人以交州居長子而自營都齊居之繕治兵甲以伺四方之變餘子勝冠以上者各令將一軍分據要郡男子婚嫁皆與其豪酋相結去冬頗聞吾消息購鐵物於皆險塞爲重柵而守之又教練水戰造巨艦募人鑄佛郎機銃海汊通舟處皆樹木樁水中令舟不得入賊之防慮其預且密如此而吾乂聲其篡弒之罪討之非至勢窮力屈安肯束手以受誅夷去冬以來吾之聚議於 廟堂之上者幾旬月矣至今日而調兵給食尚未定畫永樂中王師九月至龍州其年四月巳遣（兵事不可緩則大概此乃嘉靖用兵與永樂不同也）大理陳卿至廣西計處兵食皆以九月集于南寧將帥至即統以行其調集士兵不過三萬將帥非侯伯

則都督勢重謀預又經靖難百戰之餘以馭素教之兵猶用八十萬也將八十萬如將一人安得不克非見兵部所下劄其調兵皆待總制參贊至日處置今總制參贊尚遠就使盡此八月至兩廣發符調兵福建湖廣往還之間非三四月不集又十月方臨賊疆則冬春之交矣春雨將降霧潦浮漲以數十萬衆凌險阻渡溪谷衝犯瘴毒與負險必死之寇爭勝負或者有能巧妙則非其所知但以書生識量窺之誠不可不過爲之慮其又竊伏思念 國家以高爵厚祿

養士大夫將士。一旦有大征役。主上憂勤宵旰不寧。羣公環尹無肯踔步出國門以副當宁之憂。所命督餉副將監軍。皆起於閑廢而用之。是在廷無一人可使也。人生惟命不可期。萬一所命數公或有疾病他過。必再求其人以代之。倉卒豈能及事。以此觀之吾人情可知矣。夫將提數十萬之兵。深入人境。以謀人之國。誠非計慮終始。為萬全可久之策。不可輕動今賊已先事有備。而吾庶務未集。事若可已則及今已之。尚不為遲。如其不然。待大將參贊至日。博盡羣

言。以圖進取方略。數道分攻。水陸並進。老生常言。要亦無以逾此。然以永樂事勢較論今日。其難易利鈍亦非某所能逆覩也。謹將賊中地勢。參詢人言。畫成圖子一幅。中開傳聞。料想未能盡合。然大略亦麄可覩。伏乞炤亮施行。

上秦督府論防備交夷　交阯

某於初八日至欽州。據峒長黃浩報莫賊先接廉州衛公文。復接欽州公文。今回衛文書先至永安州。以回州文書未到。故在彼候齎。此賊狡猾百出。防我之計慮極密。常遣小船在外海。以捕魚為名。打探海中船隻。今次雖來投文。聞得亦有許多船隻。其實防我又博說莫賊密地自來策應。其調船發軍防禦之事。正與茂貞商量。我有事未集。只宜震之以聲而不示之以形。如操練儲積調發等事。俱先以大聲勢揚出使賊聞吾用兵。而莫測所以用兵。多方為備。而莫知所以備吾。乃得以靜制動之道。而賊疲於奔命矣。若於沿海等處。示以實形。兵船之數不多。形露情得。反使莫賊得窺見吾虛實。萬一兩下以形勢相恐喝。或

至交手。後當如何。此間山川形勢險要利害。某俱親身歷過。非徒憑紙上陳言及聽人傳說。如調者戰船只當灣大洸港。此港深澳。可以藏舟。其外即烏雷山直亘海中。安南人素聞其名。前代但以未軍入交者皆由此發船。欽州戰船。舊規停泊在此。登山一望。西至永安州地方。東至合浦縣冠頭嶺。皆可見。若天氣清朗。則海東府山形亦隱隱可辨。而欽州海汊若鳳凰方家烟通等處。反在裏港。蓋烏雷山直亘海中。如人伸臂。用拳廉欽諸海汊皆在肘腋之下。今指揮范

鎧巳領軍七十五名在烏雷山背五里劄營。日論二十五名在山頂瞭望廣雷二處。戰船灣在大洗港者。日輪快馬船海中往來巡綽。若望見一船數十里外遠遠而來則山上響砲張旗諸舟聯引而出賊敢忘外慮而入裏港哉。決不然也。茂貞欲調東莞船數隻在防城往來防守。某與商量以為不可。蓋防城水發源欽州永樂諸鄉。流至石龜頭入海。石龜頭之南為永樂州。白虎尾諸山。兩山之間為海口。凡防城等處水自北而南。永安萬松嶺等處水。自西而東者。皆會

此入海自海口乘潮入防城一日程。而永安州印在海口略靠裏其地名赤沙尾者。乃海濱夷船往來處。若引舟由石龜頭入防城。必經過赤沙尾。萬一夷船疑我為有事永安。或來衝突。豈不至于費手。茂貞頗以為然。防城且命營軍看守。若大舉事成別處亦無難也。高參將宜駐廉州。且借其名號。養其威重。以懼敵其他曲折。正惟其處之爾。交人文書到日另稟伏乞裁照。

上蔡督府議處安南納款　安南納款

安南表本。昨在孫僉事處。見陸布政議稿甚詳悉。愚見頗有不同者。并以呈請裁示。蓋莫賊弒君篡國。有覆載不容之罪。此非辨說之所能釋。　上聰明神武、方敘彝倫以懼亂賊。案與圖以臨萬國。若言黎氏耆無下落。暫與莫氏管束。及言炎瘴難居。不可為郡縣等語。恐皆不足以上煩聖聽。而紓南顧之懷也。洪武中朝鮮李仁桂連弒王氏三王。叩邊求貢。　高皇帝始惡其篡弒絕之。後天因邊臣以請。　高皇帝曰。彼夷狄也。姑令自為聲教。下詔許之。而李氏世効職貢

以至今日。李仁桂亂賊也。朝鮮箕子之所封也。若牽於文儒之義則當正九伐之法。以復秦漢之故疆矣。然　高皇帝只斷以一言曰。聽其自為聲教。吾特取其效職貢不敢侵叛而已。可謂破拘滯之見獨觀昭（推引聖祖故事可以）曠之原。（出服人心）一言而天下定者也。夫欲勞十萬之師甘心快意於無用之地。攻之未必可得。得之未必可守。守之未必可久。而以黎氏為辭。則是勞民動眾。深入夷地。以援立莫知所在。難必真偽之要兒。古無是理也而議者猶復疑黎正莫逆云云。胡不引　高皇帝聖

語以斷之也。愚以莫賊信有不宜誅之罪矣。今朝議既重爲生靈愛惜，寬而未誅，此賊處溢兵戍，即關待罪可因請罪之誠，聽其自爲羈縻，以管束所有之土地人民，如洪武中之待朝鮮李氏，且許之暫管，而不與以真封，如宣德初之待黎氏。其黎寧之強弱存亡不必深究也。蓋所以待之甚輕，所以責之者不求備，是謂以夷狄待夷狄，而中國禮義綱常之訓固昭如也。唐太宗之時，蓋蘇文弒君，太宗爲之興遼左之師，其後師久無功。天下後世不病太宗之失賊，而譏其爲黷武，則今安南事之是非利害，蓋於太宗可見矣。似此頗爲直截脫灑，無許多委曲遷就難行之意。不知可用此意，轉聞於 上否。

與唐漁石本兵 東粵賊情

封川地方賊情，向因其奏已附報大略。夏熱當耕作之時，土兵徵召在數千里之外，近方畢集，而賊中圍困日久，饑乏之內，相抱怨首惡六人，已有擒其五，餘黨雖猶拒險，推以上兵，想無不靡也。近廣右有言古田當首誅者，其說亦是。但其地方廣闊，醜類衆多，且先據險要，非合全廣之力不足以克之。愚忝兵以往，萬一別處復有嘯聚，如近日封川賀縣者，約三二千徒，本地哨兵不足防禦，必須於大哨中分兵策應，兵分則勢弱，不惟進不能得志於古田，退亦恐損威於策應之賊也。故不肯思策先將各處嘯聚爲害尤急者治之，因以威其餘，當招則招，當守則守，無掣肘之變，然後合兵以攻古田，方專勢重，庶幾可以成功。目下封川與馬平五都先後進兵，僥了封川，又撫其精銳，益以新調，以勦賀縣、若仗廟堂成算，此二處趂今

年內得以就緒，付地方守巡官收拾結裹。明年力或可爲古田，亦不可緩。諸葛孔明誠劉蘇土郎。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孫策坐人并有江東。今廣西地方，大半爲盜區，此亦不肯并日而馳之時也。但一歲而三處用兵，恐騷擾不能無惑，故敢陳其所以。馬平五都趂期不日，當奏請教，伏冀俯賜裁炤。

與夏桂洲 東粵賊情

某守土無狀，致動兵革。去冬具柳州馬平用兵事緣，煩瀆鈞聽。近者恭承廟算，各險寨悉摧破，其勞其費，

皆有不容已者。蓋此賊盤據柳慶之交，極其水陸二路。自國初以來，凡四用兵，沿江一帶雖曾掃除，而險巢未破。至壬寅夏殺官軍之後，勢遂桀張，慶遠一郡幾爲絕域。前提督恭尚書題奉欽依剿捕，近巡按御史復有言。而二郡有司百姓，日以劫害事情來告。欲止不能，其幸而克之者，亦無他術。前此賊所以得延殘喘者，由我進兵太遲，散兵太疾，又徵兵太雜且遠。蓋以十月後進兵，賊以收穫上寨，不久涉春，雨水淋漓，而遠調之兵思歸農種，無復鬬志，兵倦糧竭，勢不

得不解散也。其向備數廣西，提學深知其弊，故去歲以九月進兵，收其禾稼以充軍食，又以魚窠等險寨責之南丹、東蘭、那地三洲兵精路近，得以更番圍困。故自去秋九月至今春四月，我兵尚有餘食，賊勢日蹙，而更番之力亦有餘，倘值機會而遂克之爾。賊所據地，編且自十甲，與柳城、融縣各巢相倚爲惡，又擇其惡之尤者分兵追剿，所謂上油峒，則柳城縣也。所謂古龍、古鄭、嶺頭、三峒，則融縣治也。誅此數惡魁，因以震懾其餘，廣右猺獞不可勝誅，終歸於撫，然必威

震而後惠流，而撫可固。其大槩如此，本不足深言。以用兵大事，亦欲公察其不容已者，而非佳兵也。其踈拙無能，但得地方略靖，上以仰稱任使，而不負此行之意，於平生不啻幸足，豈敢復有希冀。此某區區本心，亦望公俯察及此爾。

答湖廣巡按王思質 撫剿機宜

使至，承翰教，貺賜深感存念。所論湖貴事情，俱得肯綮。其中有不同者，蓋湖廣往年用兵，雖未得利，苗頗有所折傷，亦願休息。而湖廣新舊戍兵多有萬二千

人，分布防守，每歲支費幾及五萬，兵多食足，又乘苗折傷之餘，故撫之易也。然鄙意尚以爲非可久之法。貴州自用兵五六年以來，只有敗衂，賊氣愈驕，萬治齊去後，彼中擾患不已。一方面官親往撫出六百餘人，計口而給之糧，又以冠帶寵其渠魁，所謂俯順者可謂至矣，而猶不可繼，則又反以至今日挾撫以邀糧。貴州去年罷兵，議戍兵萬餘，後以糧不足，減至五千，近存者三千四百，挈衿肘見，兼又乏糧以供軍，而況可以供賊乎？若又添兵防守，數必多於湖廣，計兩

年之費足以用兵事勢至此皆爲有害而無利不得已擇其利多害小者爲之猶勝於玩愒不爲也賊自去臈以來至今年四月初間出劫四十餘次彼中供隱諱不以相告只欲因循招撫挨過日子畢竟難挨遂至攻打衙門劫擄印信勢必威之以兵非區區姑息之術所能縻也數年來或撫或勦求一日之安尚不可得苟得數載亦何嫌一時之名而不任此只恐未能爾

答前吏部李鷁野　苗患

人至承教諭委曲諄至信所謂憂深而言切慮遠而說詳者入楚以來談苗事多矣未有能爲是言者不肯開豁多矣此數殘苗勞費疲弊六七年無如之何非苗難也人自難之耳地方不甚廣人數不甚多羣聚出劫如犬豕爭食非有材勇計謀之可防而謂之難只言其竹箐深密爾其言淺陋殊不足信而或有言其說者大抵所見不同私意又從而激之不爲生靈計而爲賊謀眞所謂衣冠之苗也昨初二日兵已出山鬪賊遁入老山立寨拒守山林之賊惟患散逸不患固守蓋幸其保守以待我又田脅叔姪皆鷙師行無肘腋之慮永保無內顧之憂一意深入求賊所在計不至疎脫也貴州安氏兵亦至安萬銓親領志欲雪恥其兵數比征調外加多氣勢甚可觀將來可望成功前年地方官浪奏湖廣聽撫恃爲一時免責爾不劫湖廣而劫貴州非叛而何蜡爾山下數村乘此時亦爲斷決之大抵好逸惡勞人之常情不肯行年六十衰病日侵豈不知養交隨時可以取悅上下顧以職事所在義無所避區區此心惟上不負君上下無靦顏於士民而已他所不暇顧也

答楊僉憲　苗情

承示苗情深得肯綮近親至此乃知向所聞者多非事實貴州苗地縱橫不過百五十里苗不及一千而敢旅拒官軍荼毒齊民數年無如之何者所謂奸民投任土官交通盡之矣有奸民爲之耳目故出則必有所獲又有土官爲之窠窟故敗則必有所歸又屢年土官讐殺陰借其力凡平昔土官所以制苗之伎彼皆有之而以反制土官故其氣益健而吾以三省

不齊之人心。持數年不決之議論。或守或撫。糜費無涯。賊未破而當事者先告疲矣。此所以難也。今幸賴朝廷威福。諸部用命深入林箐。昔日兵所不到之處。搜扒皆及。貴州幾於空巢。目下所要者在善後。要。無以過於禁奸民。責土官之兩言者。昨行去招撫殘黨文書。亦即此意也。惟湖廣蜡爾山下數村。原擬必誅。以方有事貴州。力未之及。昨又來衝貴州二小營。呼云吾來求撫。非敢害官軍也。已令湖川會兵剿之。春深非用兵之時。大率歸於撫耳。人還謹此奉復。

贈守朴趙公巡撫延綏序　延綏巡撫

嘉靖己亥夏五月。巡撫延綏都御史缺。上命廷推中外臣工。有文武材畧。堪膺是選者。疏名上請。僉謂莫宜吾浙江按察使守朴趙公。乃以名聞。上報可。璽書即浙江命公。公為諸生時。即有經畧四方之志。既登進士第。踐歷兩京郎署。其為郎中於職方最久。於邊徼走集阨塞將帥材不材。兵戍強弱餽饟近遠邇之。如身出入其地。目視手畫。聽其議論。於利害較然不爽也。古人有言。大丈夫不爲宰相。坐廟堂。佐天子進退百官。則當爲將帥。擁兵萬里之外。壯哉公茲行也。公嘗爲余言。國家因秦漢故塞。並河山起立亭障。通斥堠。延亙萬餘里。尤擇最要害者。設鎮開闢。營精兵良甲以實之。所以折伏控禦之策甚備。異時河西山後遼左諸鎮兵。皆其利害。不啻毫髮。小然輒相挺以變。惟茲延綏。孤軍亦立。無崇山複谷爲之藩蔽。虜至輒收保堅壁以守。乘便利出戰。戰此有功。飛輓歲屢不繼。弁日以食而終無怨言。蓋以天性嚮義。習尚專一。與他鎮不同。故百十年。無燬軍亡將之禍。夫力能爲不靜者。力至莫可若何。乃姑與之俱安矣。幸其未至於是者。又不求所以靳而振之。此邊境安危倚伏之變。未能豫知其所終也。余亦謂方今以四方全盛之勢。而臨制邊陲。兵不患不精。將不患不勇。所患者制帥未必得人。則統馭之宜。或有未盡焉。備兵之命在食。其節度在紀綱。其趨向在賞罰。三者（此數言深得馭帥之要）一有不至。饑則怨。飽則驕。甚焉則比周締交。以反持其上。上下乖隔。而精兵勇將適以資亂人。而爲厲階。其所由來漸矣。故制帥在得人也。公有文武材畧。練

曉邊事而延綏一軍又素嚮義易使如良子弟得賢父兄幹蠱禦侮寧足云云余又聞延綏治榆林番古榆關北距大河不遠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在大河之外或曰即東勝洲故址也唐倚河為關而築城以固河故虜人不敢飲馬焉今夫河與虜共之秋高冰合引弓長驅不數晷即至近郊而邊方為之騷矣公治戎之暇試跡其興廢而考求之亦備邊一策也公將行浙藩臬諸公命贈言於余故述其所嘗請於公者以求益焉爾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十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尙木　吳培昌坦公
　　　　　　　　　郎墨黃　基叅閱

張水南集

疏

張　袞

題爲酌處時宜以期修馬政疏　馬政

水南以庶常授御史旋改編修此爲御史時所上

臣聞馬者兵之資也。兵者民之衛也。周官月令之法。脩人在駉之篇。我祖宗設立種馬之深意。其繫于

備用者。豈細故哉。卽今民困于馬。非馬之能困人也。患在害馬者之弗蠲也。孳牧之壞。其有由矣。臣實凡愚。謬膺勅命。晨夜殫思。上爲國計。下憫民窮。凡所弛張。未能補救。蓄害馬去而後利可言。典考牧蕃而後國能爲富。謹條五事。伏望勅下兵部詳議可否。采賜施行。

計開

一曰興孳牧。始國家設立種馬孳牧民間。免其丁地糧差。欲其生駒備用。近年以來。廢弛日甚。民困于馬。莫知所逃。生駒則求爲倒死。無駒則欣以相慶。此其故何也。積有生駒。則芻牧重大。差點頻繁。寧復出銀備用。不願養馬。民實見害而不見利也。臣查得先年御史王濟奏准事例。每年每馬一群。朋合買俵大馬。有駒無駒。聽其自便。此誠不得已而救時之良法。臣愚以爲法可因也。政不可不修也。修其政。不變其法。而中寓之以利。則民不知而趨之矣。爲今之計。合無

如使生駒之家稍得纖利則民爭牧馬蕃殖矣

驗其生駒多少。以爲勸懲。如人戶原養騍馬一匹。三年之內。生有一駒者。聽其馬戶變賣。所得價銀。以十

分爲率。二分給賞馬頭。八分與一馬人戶。仍同馬頭照地照丁均分。生有二駒者。聽其變賣所得價銀。亦以十分爲率。三分給賞馬頭。七分與一馬人戶。仍同馬頭照地照丁均分。生有三駒者。一駒全用給賞馬頭。而餘法並如前例。如三年之內。全不生駒者。于馬頭名下罰銀二兩貯庫。臨期幇買備用。至于兒馬。亦以一群之內有無生駒。量爲賞罰。如此則勸懲旣明。民知養馬。積之以歲。生息漸繁。備用可望。雖不必盡用于官。而實藏富于民矣。是法之行等。而上之則自

州縣管馬官員始亦必照其原額馬數以十分爲率內有五分生駒者定爲上等量加奬勵三分以上者定爲中等免其責罰不及前數者定爲下等問罪發落管馬通判則總計所屬州縣駒數多少以爲之殿最歲終本府類開略節情由揭帖申呈撫按衙門著實舉行尤必旌其一二人之超卓者以爲之勸則管馬官員明知有功而賞無功而罰爭相砥礪而不敢後矣臣愚以爲法行于下不行于上則不能以兼濟也孳牧之興其在此矣

二曰禁差民之所以疲于奔命者實以此弊未之盡除也差迎送差巡捕無不種馬蓋差一馬則復以一人隨之費芻豢糧經旬不還生埋亦因之以廢其苦有不勝言者臣查得太僕寺卿劉麟題奉欽依比照私借官畜產條例舉行明禁雖嚴吏犯猶數自臣覩之以爲法輕而吏易犯私荅有司擅用視爲常事御史三年一差所警動者一時耳不若法在而吏自知畏之爲愈也合無累犯如故情重可惡者查照問刑條例內一款在京坐營管操內外官併把總以下官若將馬匹私占騎坐及撥與人騎坐者五匹以下降一級以上降二級其民自作踐私用耕馱騎坐者查照舊例施行臣又謂各州縣掌印正官實政事之綱比之佐貳勢位不同志趨亦異其上者留心馬政其下者但知差遣不復提調雖以寺丞出巡諉爲非已之責若不相涉臣願旣嚴之以差遣矣復重之以提調令于三年考滿中呈上司開稱有無種馬拖欠方（官權輕孳牧之政亦自此弛）許給由而寺丞亦得以除執殿最之柄敢有朦朧一時待印烙之年查出倒失數多臨時比併重傷民力

係其官任內年分者雖係遷秩亦必參奏問擬則欺慢不容而人心愈知警矣

三曰立群醫群長之設爲其提調群戶也醫獸之設爲其攻治醫藥也皆以爲馬也臣點視各州縣種馬見在群長不識醫獸醫獸不識馬戶推原其故一月之內唯縣庭點卯數刻而已實未嘗在鄉各修本業由是人皆空名而馬政無復實効矣況臣按屬保定等十三府事例亦有不同有三月一換者有半年一換者間有群長一年一換而醫獸候其告代者合無

立爲定例群長三年一換而瘠獸非至衰病群內子弟習學既成不許輒替仍各免其本身徭役以示優恤則業有所專而効可責矣

四曰均俵夫馬以備用爲名實以備邊疆之用臣查得馬政條例原額歲取備用二萬匹弘治三年爲因修省用廷臣會議奏准歲取一萬民力大寬後至正德十年復奏准派二萬五千匹比之原額則已加多五千矣臣愚以爲馬之登耗兵勢强弱係焉民之安危國脉休戚係焉過多傷民也不及弱兵也即今

陛下修省之日宜効弘治故事正當與民寬大之時度時與勢邊方多故儉于一萬勢有不能查復原額永爲定規上下俱利其本折色多寡兵部臨期斟酌尤宜以多派折色爲主若本色過多交兌不及未免寄養于畿輔之民新舊相繼芻牧轉難坐見防邊之材日斃于窮黎之手雖以嚴刑無能追補始剝于民膏者何難而委之道傍若是之不惜也主客交病腹心受傷莫此爲甚不若積銀爲利一或有急朝懸于市而暮集矣馬因無急也然臣之所謂均者又非止于畫一之謂政若低昂而意未嘗不平乃可以言均臣見山東兗州一府若沂州單縣滕縣魚臺嶧縣費縣等處連歲內荒百姓愁痛積衰之極如人重病非大節勞難有生氣每歲坐派折色宜令偏僻前項州縣待至三年五年生理漸復然後與各州縣一體均派則惠先獨敝而政平于調劑矣

五曰嚴稽考臣查得舊有循環二簿實以裁革季報造冊吏緣爲奸科取紙張小民受害但革弊之初制猶未備也臣嘗推廣其意而爲之立格眼文冊每一

板一面豎爲五行横爲六行第一行以兒馬提頭而隨之以騍馬四匹是爲一群某甲某民領養其馬各于格眼內開註備細其後地去丁乏種馬猶存令將買地人戶有力人丁即與更替第二第三行分爲春秋月分繫之以考驗之法馬之臕損駒之有無寺丞得以註于是府通判得以註于是下而縣丞主簿得以註于是而賞罰行焉第四行復以兒馬提頭而餘法並如之春秋爲循夏冬爲環一留本府一留該縣循環吊查互相覺察仍其舊也馬有倒失可以及時

追補丁有消長，可以及時更替，官有情勢，可以因覩槩見，用臣意也。又朋戶養馬，往往輪日，另牧人不齊心，以致倒死數多，尤必擇一人之有力者，專令養馬，而餘戶計日幇貼草料，若非真病倒死，不得連累各戶均賠，則責有所歸，人知愛惜，但後差官員意見不同，倘此法之行，不甚相左，仍留叅照，則民有定守，而耳目不至于易搖矣。

題為獻末議靖醜夷疏　禦倭

臣江陰人，籍江海之濱，沐浴　聖化，煦嫗𡡾遊，素不

經兵革危事，比者守衛不謹，致彼倭奴突入中壤，前年犯東浙，比年犯蘇松，犯常之無錫、江陰、靖江三縣，殺人如麻，流血積骸，動若川阜，焚劫室廬，半為懸磬焦土，仰惟　皇上軫念黎元，不遑旰昃，每勤詔書，大勵將士，豈不欲得授鉞之貞臣、死綏之猛士，為國家戮力討賊，以靖東南之患，而安　聖慮也哉。連三四年，而大禍未解，窮數十州縣，而內地將墟，豈臨事者未明後先之着，而戰守之異議也。臣聞禦寇之道，貴識動靜之機，動為用兵，靜為持重，應動而靜，則養寇以滋禍，應靜而動，則失時而閉功，故動靜中節，緩急應機，斯可以執俘馘而奏成功。稽彌于而寧德兆也，典籍所載，自漢以來，衛侯、馮奉世、大將軍趙充國、酒泉大守段彭等擊莎車，擊先零，擊車師，莫不傳首長安，降衆至萬。是後將軍衛溫浮海伐夷洲，獲其衆三千，虎賁郎將陳稜又嘗浮海伐琉球，拔其城數十，當是時皆身蹈大洋，版風鼓濤，洶湧指顧，士抱强弩而前，莫不誓死卒能誅其國而虜其人。我國初江陰侯吳良鎮江陰，猝聞倭寇至江上，即躍馬出城，大斬首而

還，其後聞風不敢近。永樂間，都督劉江鎮遼東，有倭賊數十艘直通望海堝，江令伏兵山下，陰率壯士潛燒賊舡，截其歸路，俟舉砲發伏，大擊，賊死者不可勝數，其幸脫者，奔竄桃園空堡，一時沿海千有餘里，民獲又安。此皆往事之可考也。臣不敢謂以遠討為功也，賊在內地，廢戰而言，則又非也。臣姑以江陰危難身所經者言之，自甲寅乙卯纔兩歲耳，賊凡三至，村鎮有名之家，無不發其蓋藏，男女死者無算，小民瓶罍之儲，茅茨之蓋，鮮一存者，危堞孤懸，兀然江滸，處

處州生夜光盡赤皆爲賊火守城之吏哀痛而計無所施竟以身死請兵求援文移往來又多緩不及事臣愚謂自大勢而言其爲賊巢在蘇松之界曰拓林曰七團八團曰三丈浦盤據既久連以成蛇非合兵大擊之多方設伏圖之不可也是故戰者必然之勢也當戎事者苟懼大軍之費而過爲身謀自謂持重不肯輕戰是因噎而廢食也民生安危係于呼吸戰可已乎自流劫而言其爲賊夥在沿江小邑多者千餘人少者四五百人屯聚一處曉起四散抄掠又于

數十人之中分爲四五路賊少而易圖的然可見者（賊既分散有智略之將阻要衝擊可以掩賊定也）也拒之以鄉邑之兵足矣但人心畏賊聞其鋩鋒淬鍔雙舞而至則縮頸而股栗是不能拒賊者失之于畏而非其鄉邑之兵之力有不足也是故預養而素習者守之道也况殘未殄不可以忘戰禍患既平討安壤堵斯可以言守刑政之不修戎兵之不詰臣工之不夙夜而欲求方隅之無虞得乎仰惟 皇上神聖功化遠符堯舜而勇智天錫邁跡商王惟明惟畏日月在天雷霆在震何有于模棱之小醜哉臣激切危忙瀝列五事上塵 聖覽

一曰選將帥兵法有曰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而敵情之不審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要于用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因考宋太宗時其選將備契丹備河東備西羌不過李漢超郭進等十四人而備邊之兵亦不過萬人而止其爲將者率皆竭盡謀慮購死力之士深入賊中刺其陰計動靜作息莫不畢曉賊一至即先周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設伏掩襲兵力常勝賊至舉皆無得

而有喪今東南沿海之邊邑將官擁衆而至旌旄揭揭豈不謂多但不知所以爲計賊聚則畏其勢大而難圖及兵大集而賊又四出是賊能持我之短長而我不能致也况各該將官兵既分隸而事權不專勇怯雜用而貪功忌能空言寡實之人互懷其私不肯合膽併力苟一失利則謂賊多兵少凡前世用兵以少爲多今時用兵至于以多爲少得失相懸奚啻萬里宋人王禹偁亦曰兵威不振其由史在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恩威決令未有

以駕馭之也臣故謂兵不在多惟在得一良將擇將者司馬之事而賞罰者人君之大柄用間設伏修古人之成法中時事之机宜則又將官之事也嚴核功罪大勵人心則自賞罰始

二曰修團結按宋兵制選于戶籍出于應募團結訓練謂之鄉兵臣姑自江陰一縣言之三百七十里之中量地廣狹分爲二十七團每團選其丁夫壯健者四百五十人或八九十人通計之可得三四千人糾之以長統之以官將其訓練暇則歸之于農有事則

召集營堡籍其名不終身用以爲兵給其戶食使各同團空間稍有力人戶量爲津貼拒賊之日備糧兵械有功賞賜官府厚爲之處人既知戰見賊不畏親上死長之心孰不愛其父母妻子愛其田疇廬舍出死力與鄉土相哉近日犂鋤小民遇零賊在野奮力與敵併殺賊數人際可見也使各郡邑盡爲團結不務虛名務求實用何至賊勢滋大倉皇告急徵七省之兵重歷三吳坐食縣官大費公帑若是不貲之可慮哉先民有言鄉各爲兵人自爲戰可以省召募之

若欲團練鄉兵須有可繫已奉

公將官吏役不得借役民間發則轉智易而民

○可明十一指示發

錢可以省客兵之費可以垂永久之利臣愚故謂團結鄉兵便也自一方而他方可知也急則大爲聲詠厚集諸路勁兵權宜之術也

三曰審形勢按海防舊制嘉興鎮海等處官兵貼守金山地方遍觀今日賊來之路犯嘉湖杭蘇四府其登岸皆自青村南匯一帶其出海皆由嘉興松江則知西自乍浦東至吳淞江三百里内爲浙江南直隸諸府之門戶較然明甚今南直隸有備倭都司浙江有叅將聽父老之言官府之議宜令備倭駐札南滙

兼管乍浦叅將住札乍浦兼管金山聲勢之相聯絡策應之能犄角其形相制而其勢便也又各要害府分固嚴封守勿以賊一過境視爲他人之事便分彼此致有疎虞統兵官員遇賊一至夾攻交擊竝脣齒之相救緩而賊在套中腹背之皆受敵豈復昔日術從如入無人之境哉此防禦大較也賊舍舊路或來自外洋其在常熟則福山港爲要賊至必由而以三丈浦爲窩其在江陰則斜橋爲要賊至必由而以蔡港爲窩地皆空虛無兵常守况大縣窵遠約束不

前事有當因當革官有宜設宜添又在當事之臣酌量周至次第奏聞可不出形勢而略覩其一二矣

四曰明官守漢史稱守令者吏民之本興利除害唯所行之宋臣范仲淹奏天章之對亦曰利而不興則國虛害而不除則民怨生民愁苦群盜漸起皆由官失其方而致之然也今之爲郡守爲縣令其居上等者見事聰明撿身潔白豈不嶭然稱賢獨其心不肯近事益近事則自城郭以下有廢墜之當修有豫備之當計謂其擾民而生事畜疑而召謗一切置之不

問徒以齪齪細文坐儀高譽不知利在于民經營制置始若爲煩實所以安而利之也因循不舉自愛之私不肯自撤賊至而無寸鐵之利民飢而無粒粟之儲一旦告急何以待之平居無事則得賢名而去不幸多事則敗壞四出極力支持而難收此勢之所必至也卽今百姓流離半死于盜賊撫其瘡痍修其刑政則凡積穀以待凶荒飭備以謹不虞皆守令事也勢異往日政宜更新豈得復循故轍乎

五曰防隱憂按宋臣蘇轍有曰有外憂亦有內憂蓋言外憂既形而易辨內憂隱伏宜有以預料之也近日小民在野避賊無路臨之以一刃脇其擔負刼貨謂之挑包數十成群絡繹在道夜留賊營或經旬有餘日而始放還辭勞有衣物一二件不當意者卽時殺死竊恐無知小民見慣情熟久之不知其爲賊飢寒困苦苟利其飲食須臾之養半折而從盜其勢亦易也有司供軍不給百計誅求又于輸將均徭十年之定額中抽一二年徵銀二三萬兩民出無辜而官府以爲便法則是民當十年一輪之數而今已期迫

至七年矣小大之民當此兵荒之際生理日蹙閭里蕭條周禮所謂野荒人散良可慮也有司職在牧民奉宣德意寧可不厚爲之輯乎臣愚故曰隱憂之當防也

記

楊舍城記 築城

東夷滑夏三吳之地環州縣而城者以百計楊舍一隅在縣治東東際大海至狼山水勢漸分而爲江楊舍枕江之上界連姑蘇諸港溜消會江爲險左襟谷

濆僅五里許。其爲屏捍。君子卒喜而大書之。與郡邑之城。相雄長焉。其故何也。圖楊舍所以固江陰也。由江陰而上毘陵之有孟瀆河。河復城之。賊來寇路犄角之勢成。其所防者遠矣。我 太祖高皇帝嘗命信國公湯和。往備倭寇。詔諭惓惓。惟以築立城堡相地宜爲事。廟謨睿筭。用之迄有成功。嘉靖丁巳監察御史羅山尚君維持。來按南服。痛我民生。憔悴日甚。剛爪及膚。救恤不暇。乃于誅罪黜貪之餘。巡行陵陸。周覽曲衍之中。得楊舍之爲要害。決意城守。適邑人薛

憲副甲泉上其議。公以爲是。得邑人之情矣。洽之益力。乃布條約。乃召傭徒。乃營原野。引繩立表。夷險塞窪。各各以意運之。受事者莫不如指。城凡三里。週遭五百二十丈。有奇高丈有八尺。趾闊丈若干尺。下累堅礎。上傅以磚。崇墉屹屹。列雉翬翬。屹然巨鎮。藏民萬戶。賢于戰兵百倍矣。城之費丈計帑金二十二兩。出臺中之贖者三。不以煩于有司。借民之力不過十之二三。兵居其半。而公復戒之以勿亟。愼之以勿傷。此作城之善事也。城之內有參府。有把總司。有巡檢司。有軍營。有廩庾。四向爲門。東曰某。西曰某。南曰某。北曰某。皆公所自署。門爲水閘者一。引流來注。此城之飾曰也。工始于戊午某月。告成于是年之某月。薛憲副復爲文記之。杜令君退而告于衆曰。華也守工于茲。得吾賢監察作予之勑。而訖事。吾子可無一言。爲予爲百姓德之。予謝不能。既乃言曰。大有山川。斯有險阻。有險阻。斯有政事。是故王公設險以守國。其來尚矣。湯信國之受命 聖祖。尚監察之祇承 皇上。德意篤厚元元。豈非貞于謀國乎。始楊舍之未有

城也。諸派出沒。風濤之險。兵仗自隨。有迫之斂起。而爲他盜。莊戶夜驚。今仰無虞。其利一也。民既有城以居。農得修其畎畝。商得通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父子嘻嘻。樂生興事。保有室家。無復曩時。獸奔鳥駭。無所逃匿。皇皇之命。寄于賊刃。其利二也。地遠于邑。民鮮知法。官署既飭。令君得以數至其地。聽斷爲公暇則與參戎上下其議。鞭撻戎虜之謀。哀矜淑問之事。皆于是乎出焉。其利三也。有此三利。法不當大書已乎。

書

與撫按請兵書　禦倭

伏惟明公受命南巡爲國討賊三吳億萬生靈盡在
公之掌握邇羅巷閭莫不謂今之風牧方召有石屋
公觀所公佐貳公以亦子行事者兵備任大參也僕
以江陰危急之際存亡係于呼吸請竟言于左右而
無諱可乎江陰去江三里邊邑也自一方觀之彈丸
之地也自大勢觀之其爲襟喉其爲門戶載于地圖
炳于指鑒豈俟指數也去年五月倭賊犯我江陰殺
傷二千餘人焚燒房屋及千餘所村鎮有名大家發
其蓄藏幾半是時幸有存者謂害不及已苟以偷安
今歲四月二十一日賊由東路經顧山經華墅經行
塘直搗青陽之大鎮蹣裁揚帆而去近五月二十日
突至本縣東門攻圍累日焚其關廂五日不解幸其
兇醜二千餘人屯結秦涇閘南去城十里四通八達
之衢旬日分枝四出大肆劫掠山坳水滸無所不到
小民瓶罍之儲茅茨之蓄鮮一存者處處煙生夜光
盡赤皆爲賊火其爲狂殘殺萬人竊料江陰三百七

十里既里里皆空存一孤城僅七里耳周禮所謂野
荒人散正在今日譬之人身手足俱斷而存一胸臆
謂之獨存可乎城外之民既入保而息啇聚屯積疫
氣易生戶食且不暇論賊疑城中有入有貨他日不
煩野掠猝然直至城下合力攻圍人不暇謀兵或解
守所幸獨存者又不保矣有司之政所以固循至今
日者有漸也司牧黔首務絜高名以明節惠一切防
禦之計謂爲擾民毫髮不肯輕動賊至而百無一備
備亡而民死者衆也團結鄉兵備有名號團長保長
聞風先遁莫知其蹤持鏢帶劍之士坐食縣官未見
其露刃迎敵比得倭首幾二十顆乃挈鋤之民挺身
與死而勝不出于兵也其爲兵者戮一二人以爲功
取其首而還旁人私驗之乃鄉人也其姓名可知也
凡戡禍弭亂莫貴乎兵保邦定民莫先乎立計使在
平時循團結之名而深討其實家自爲兵人自爲戰
率之以長明之以官法無處不然賊豈能越防而至
坦然如歸其室廬如自取其食貨傲然肆志而無疑
也曲溪狹徑皆其縱橫熟路矣近日蘇皮橋居民李

鰲以一富人之力倡率農丁拒賊賊三至而不能攻其家推之于縣于郡亦可知也本邑針橋包巷沿江等處者民素稱勇驁謂其能習水戰今皆用之于江患在于陸而役之于江非緩急之道也使陸有所攻而水有所拒則誠得矣陸既無策以乘之惟拱手待賊出江謂爲畢事是防江者送賊而不知防爲何故也賊久不去劫殺三十餘日閤城皇皇如在焦釜急則請兵乃邦人愛死之情而審勢裁賊實明公持危之大能又有小民在野逃避無路見賊白刃驅之挑包數十成群久之不知爲賊如庸人之受役官府子弟之受役父兄是則隱憂者。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九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選輯
王元玄嘿公　叅閱

張襄敏奏疏

疏　張珩

上邊防事宜疏　邊防

一本鎮逼隣胡虜時當隄備矧今河套得雨草茂馬肥尤不可測臣特編定長哨人役分列臨口出境哨

探若遇虜大入聽臣刻期征調固原土馬即固原有警得發本鎮應之一花馬池至安定諸堡長亘二百餘里當虜之衝乃全陝要地請於原舊墩鋪空內添築敵臺二百六十三座幇築四百一十七座計其所費可三萬六千一百四十餘兩乞賜給發鎮遠關黒山營乃寧夏門戶近為犬羊牧地當議復之安邊等堡行伍不充撥陝西班軍四百人戍之至於各沿邊城堡多無室家視如傳舍議改為守禦千戶所令有定居聽墾近邊地土為屯種計一本鎮各衛所城堡食糧官軍類多冒竊臣等逐月點驗如於月糧則照籍稽查於行糧則掛號銷繳其稱按伏者以無事差撥至為糜費則悉為禁革夜不收哨賊者人數太多宜退一千五十九名使補軍伍一操練將士臣等畫定陣圖嚴明紀律務使部伍整肅開闔如法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凡演畢營陣各歸司隊操演武藝給以尺籍記其優劣以為賞罰又將師律提綱頒示將士使曉然知訓練之法

奏土魯番疏　土魯番情形

土魯番父子世濟兇惡往年戕殺哈密國王侵害赤斤等衛故西域諸夷惟土魯番為黠自速壇滿剌兒病故長子沙速壇襲主本國次子為黒麻速壇乃復陰據哈密近年兄弟爭忿仇殺今為黒麻速壇結婚瓦剌以為援潛種沙州田以為資意在西抗彼兄東侵我土幸而神發其姦馬黒麻失等逃來告變乃率衆叩關納款求貢復遞番文求討地方據其迹似有歸順之情原其心實皆展轉之計且彼占據哈密恭亦有年復欲求討住坐地方正欲為窺伺甘凉之謀

（叙土魯番侵掠始末惟此疏最詳）

決無容彼耕牧之理。今雖聽撫還回與見同住祇恐
暹勝叩關。再求避難。或照牙木蘭事例安插。此徒戎
內地方。終遺養虎之患。宜設官軍整理糧餉。以備復
至。或陰懷異謀鞠兒犯順則殺伐之威斷乎難免。宜
行督撫等官。再加譯審。果出輸誠納欵給帖省諭使
知華夷自有界限。不得侵越。毋再妄求地方毋再盜
種沙田。毋殘害吟寄。毋苟取貢夷。如或仍前執迷陽
順陰逆。則調兵征討閉關絕貢。

條陳邊事疏　邊防

一延綏西路把都寧塞靖邊鎮青龍州五堡實延鄜
之通途套虜之捷徑近徵其兵西戍定邊非計。各宜
留防本堡。而特增募步卒五百。以為定邊守禦之助。
仍將延安諸衛清出見軍。蒐簡精銳千人定委一謀
勇把總領之分布西路與同參將防守安塞等處。隨
宜策應。一延安兵備副使每遇防秋之時。宜移駐府
城經理軍餉城堡仍與新設參將會同操練以防虜
患。其陝西撫按官。毋得以他事委用使得專意邊防
一沿邊各縣僉選民兵查令目保障地方急務宜令

大縣選五百人中縣三百人小縣二百人擇委佐
貳一員時加訓練有警即令統領防護本處城池不
必調遣截殺

延綏邊務疏　邊務

臣昕向為總督時曾請增修延安慶陽二府城堡山
寨窯洞墩臺八千餘處編訓居民預除戎器有警即
堅壁收保著有成績。今歲久頹墮圮塞丁壯逃亡。臣
擬令巡河西道副使朱用管屯僉事陳其學力能辦
此。乞並陞用為參政其學為參議令因舊修復以重

保障臣復閱全陝地形保安縣西河川有石門鎮。石
門子甘泉縣北有野豬峽延川縣南有禪梯嶺。俱係
虜深入之路比他鎮為獨重宜各築一城可容兵
三千。至防秋月。調遊兵一枝再整步卒三千分發石
門鎮石門子以待寧塞靖邊入寇之虜若虜由鎮靖
威武清平入寇則石門二處所伏兵止六十里。可馳
至野豬峽禪梯嶺以擊之。又鄜州南下省城諸路要
衝中有金鎖關亦宜相形築城每秋防命一都指揮
提步卒千人守其石門四處即令朱用陳其學隨分

地以六月迄工修築。全鎮關道遼遠。別令兩司官督修而按臣覈其勤惰。

楊中丞奏疏

楊選

條上地方極弊十五事疏　薊鎮積弊

一本鎮軍士防守修工。糧餉獨薄。加以撫夷之扣除。倉廒之不繼。是致逃亡提解。老弱行乞。此主兵不振之弊也一邊兵入衛。爲其諳曉虜情。熟嫻戰陣。足爲防禦用也。今陝西三鎮。共率之而來者。羸馬殘械。空

拳裸體。殆居其半。此邊兵不振之弊也一寧山德州天津河間通左等衛。每年有春秋兩班軍士。涿鹿興州中等四衛。有下三千之軍。分地擺守。此輩浮脆不武。即使營伍充足。尚不堪用。矧又逃者數多。在者無食。此班軍不振之弊也一本鎮舊募軍有昌平密雲遵化永平四枝。新募軍有山海關曹家寨二枝。各軍應募。不過利安家銀兩及月糧行糧而已。今糧多欠缺。安家無銀。司兵者每煦煦慰撫。恐其逃散。而又何敢申法令以教演哉。此募兵不振之弊也一主兵糧大半出於民運。客兵糧全數出於內帑。每年終會計（此各邊之通弊不止薊爲然）上疏。多爲戶部題削。加以轉發過期。商價拖欠。民運不來。災沴荐有。處處受敵。處處缺備。此糧餉不振之弊也一薊鎮月糧給本色者尚可保一家。給折色者不能贍一家。乃又在東數區常至四五閏月而不給。在西數區常二三閏月而不給。此月糧不敷之弊也一山西入衛兵馬。七月初已上關。隘糧給以一升五合之行糧。加以糠秕沙土之摻和。此輩去家千百里爲國家終歲勤瘁。乃其日給之糧。不獲一飽。乃又有

關支折色。又或十餘日無支者。如之何不典賣衣甲凍餒而逃也。此行糧不敷之弊也一近年議討撫夷之資。戶部給銀七千兩。兵部給銀三千兩。止充三分之一之用。賞薄不饜夷欲。則戕害墩軍。隱藏虜訊。邊將爲所要挾。無以應之。乃至迫軍採柴。科斂軍需以充其費。此撫夷不束之弊也一凡訓練軍士。必其衣食足。器械備。勤有賞。惰有罰。然後士藝可精。今也平居缺糧。工役無休。枵腹裸體。手持敝器。名曰大操。宛同兒戲。此其迄事有罰無賞。此訓練不行之弊也一

官大陝西將領所畜家丁平居則出邊趕馬以圖印賞有警則按伏斬獲以圖陞賞故壯士樂爲之今薊鎮既無趕馬斬獲之利而月糧行糧折支關支悉與他軍士同尖哨雖月糧二石亦常數月不給故皆不得其用此家丁尖哨不力之弊也一薊鎮邊防固不容一虜之入然果修築城堡使處處可以防護居民按伏兵馬不惟坐制零寇亦且預伐虜謀今乃泥於不容虜入之說堂室之謀遂棄而不講此城堡不修之弊也一今之將領平居犯罪惟恭臨陣逗遛不斬

間有提問仍復賁緣地近京都輒下中貴一或抗忤執法立見群謗沸騰此展布不舒之弊也一本鎮馬匹近年以邊鄙多虞夏秋軍士不暇下場採草其春冬料豆又每過期不支支又折色每料九斗折銀不滿三錢夫以半年無料一年無草而折料復不能辦本色之半此馬匹不壯之弊也一邊鎮一切錢糧收支悉戶部郎中所司督撫無與比及會計郎中呈稟用之數督撫會題部輒裁減督撫慮不給用輒意佈縮不肯臣兵總主邊者無督帥留本城又過冬同報督發近者猶或可及遠者多不能赴此形跡懸隔之弊也一陝西入衛之兵初年止是秋初調到秋畢放還後因狡虜專襲撤兵之虛遂議每秋留延綏兵一枝再防一年間原寧夏各兵一枝所備冬春至次年四五月換班以致各兵在家日少行路與戍守日多且賞費漸薄盤費不充馬死不償負累更苦此久戍疲勞之弊也臣抱遺含憂已非一日今所陳止於薊州一鎮而邊保可知諸邊又可知然臣祗言其弊而不爲之畫者良以諸臣建白非不善督臣奉行非

不至而其機有不緊於軍門者徒議而無益也莫若廟堂省署定議而下之臣臣遵議而見之事於勢爲便

卷終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宋家穎善先參閱

潘簡肅公文集

疏　潘潢

郊祀對　郊祀

臣聞周禮春官掌治天神人鬼地祇之凡以贊其長（世宗制禮作樂之時此議不爲迎合動據經傳誠足重也）佐王和邦國者臣職是也雖微明命猶將寅清夙夜

觀會通之嘉以行典禮臣實承詔敢不奉職正對臣聞禮者體也昔者聖人作易說卦觀象以乾爲天爲君爲父以坤爲地爲母爲妻爲臣而係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禮所由生也是故因天事天祭帝于郊因地事地祭社于國燔柴泰壇崇效天地瘞埋于泰折其樂殊日不與帝同牢以卑法地明王者父乾母坤禮至而辨示民嚴上焉故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禘嘗郊社尊無二上知其說者之于天下也其如視諸斯乎蓋慎之也以此坊民後世乃猶有合享分郊如祈莽匡衡之云者其于上也不亦二乎臣愚竊謂禮有貴多亦有尚寡文質無常惟稱之適闇丘不屋致誠之極也明堂大享宜非所施是故掃地之典義不可曠奕奕郊廟　列聖作之踐位行禮于今百祀神靈之所依　祖宗精神之所聚律之以春秋譏毀泉臺之法而揆之以詩人勿翦勿拜之意有其舉之孰敢廢乎是故大祀之殿義不可墮按尚書孝經春秋凡言郊不卜郊郊祀用牲于郊皆斷名之曰郊不別云某郊凡言郊以明

天道郊則天神格祭天于郊皆直繫之天更不並云天地是知祭天之外無郊郊祭之中無地易明也匡衡徒見夫子有兆于南郊之語妄意祭地當于北郊其言本孝經委于經無據且北既陰方地象母位則郊配亦當以其類矣嚴毋莫大于配地古有之乎是故北郊之謬義不可襲王者受命有天下謂之有土是故古者天子大社丘方五丈封上五色祭后土焉凡封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之土苴以白茅而錫之使各立社祭于其國亦曰胙土是天子大社五土王

社自祭畿內分土諸侯獨得祭其方土而已故曰王者有分土祭天地諸侯方祭祭土而尚書周官禮記皆謂祭地曰社或曰后土曰冢土示曰大示亦曰地示又曰土示丘方曰方丘坼曰泰坼天下之社莫大焉曰大社社所以明地道列地利命降乎社之謂殽地社之爲大示昭昭矣自鄭玄諸儒牽附讖緯謬分泰坼爲祭崑崙方丘爲祭神州（汝坼旣典如汾陰泉皆非古義）于是大社自爲五土之祇而夏至祭地別在北郊夫五土之神非地而何祇五帝獨非祭天耶周禮宗伯師甸用牲于社大祝

大師大會同宜于社小祝寇戎之事保郊祀于社大司馬蒐田獻禽祭示大合軍以先愷樂獻功于社大司寇軍旅之事莅戮于社類皆言社而不及稷臣謂此天子大社也張載曰大社王爲群姓所立必在國外王社王所自立必在城內夫大社旣在國外則小宗伯建國之神位所謂右社稷左宗廟者因王自立（即今大門西之社也）之社而大社無稷矣漢儒乃謂大社有稷王社無稷是無怪其以社爲地別體而雜求諸泰坼方丘卒啓後來紛紛之議非胡宏王炎諸臣相繼講正流惑可

勝慨乎是故大社之祭義不可廢春秋大役古然勞民動衆雖義且時必書重民力也今兵燹相仍所在虛耗大役煩興民厭于食雖勉力綴征猶懼弗贍而去古逾遠時異俗殊禮樂器度類不應典一變至道卒難爲力此周公所以仰思其不合孔子所爲博學而從今也聖人通變務與民宜大易之義中重于正陛下誠欲舉先王之成法明當今之可行則所謂包荒之量馮河之勇不遐遺之明朋亡之公不可不先加之意矣趨向旣定修和有常道洽政乂時然後動

斯順天理當人心損益之善者若徒以其事不跡古理須改易不勝欲速之志取　祖宗成憲一朝遽紛更之正使盡如往制未必克當天心殆非所以興聽于民而行思其反者也是故時措之宜義不可忽易曰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臣前之說明禮審是求文明之正也後之說擇善用中冀巳日之孚也兼斯二者乃當革義合乎天德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惟陛下留神省覽庶言愼與大臣計慮毋悶求體以幸天下

郊祀疏　郊祀

臣聞生人之道，禮爲大，禮祭爲大，祭大郊爲大。大郊也者，原本反初，奉天地以子道，示民嚴上也。自二帝三王以及我朝　列聖，所以祇荅神休，萃聚天下，未有外此義也。今祀事未恤，一歲不郊，臣愚以爲此非聖明所以率先天下後世，以崇重本始之道。請得據所見聞，乞　陛下試垂聽焉。謹按禮大喪惟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傳曰不敢以卑廢尊也。葢君雖尊，不尊于天，國喪雖重，不重于郊祀。故聞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矣。不聞有喪哭者不郊也。古者天子亮陰，冢宰攝位，有代之言乃不言，有代之祭乃不祭。故越紼之禮，先儒有謂使大臣越紼而攝祭者。後世懼獨任成害，南面聽治，既不得不出于權制，所謂郊祀，不宜獨責諸代矣。若能行古亮陰三年之典，則主以天子之名，祭用冢相，或如周禮大宗伯有故攝行祭事，無不可也。宋英宗或問程頤郊祀當否，頤曰，今人君喪，百事皆如常，獨于祭祀廢之，不若無廢。人君無一歲不祭天，人子無一日不見父母。必曰不敢以非

禮見，豈不能因人通定省之問乎。故苟事事如禮，雖不與祭可也，無祭不可也。伏覩大明會典，天地諸神，皆天子親祀，有故則遣官祭告。又曰郊祀國之大事，雖有三年之喪，亦不敢廢。又曰每歲正月，擇日行禮。此洪武九年所定也 是每歲必郊，遣官攝郊，喪不廢郊，皆祖宗定制也。今習見每歲用正月郊，遂以郊并正月爲不可執一，失三，非繼述之善者也。春秋成公十七年書九月辛丑用郊，胡安國曰郊之不時，未有甚于此也。此譏郊遲爲不時，郊甚遲爲不時，非謂自孟春後皆非郊時，而九月爲特甚也。譏其前此無故失時不郊，因循至是。則不可復郊也。春秋之法，爲旱而雩，雖遲時猶且許之。苟魯之郊禘以禮，且或有故未郊，則聖人必恕之曰，有故後郊，其猶愈于巳也。若曰苟遲時矣，不如無郊，則春秋數書過時不郊矣，果予其不郊乎。左氏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既耕而郊，宜其不從也。此魯之郊，非周天子之郊也。且舜八月西巡狩，柴望如初，是春秋皆得郊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是冬得郊也。今既失孟春之

郊矣又不得以時酌古通今圖所以修歲郊之法則春郊不可復行亦將如漢宋三歲三歲一郊而已然則倘或三年之內設又有他故焉則如夏商叔季罔事上天地祇而後可邪且　祖宗之時前用分郊後合郊前建圜丘方丘後用大祀殿前配　仁祖後配
太祖　太宗前親祀後或攝祀前攝以　皇太子後或遣官聖人之治因時制宜無所不可然則前以春後以秋冬豈不可也臣愚以爲失今之時而能從古之道縱有過時之嫌猶免亡本之誚況前日之過

未爲失時今者復郊愈見祇肅其于變通之宜不遠之復益兼得之又何疑哉傳曰郊祀天地所以修歲事也今或以爲既以秋冬郊又以明年春郊是瀆祀也宜待嘉靖改元新正朔易服色乃昭告于　皇天后土不當以先帝之遺年復舉大郊上古之禮不知一歲不郊即不成歲古者啓蟄長至之典與時偕行未聞以爲瀆也先帝所欲行而未成者　陛下所宜朝訪夕思以代有終若處之以優游行之以猶豫凡所宜行俟日以待來年則自今數月之間天下事孰肯任其責耶昔魯與齊戰莊公謀于曹劌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劌猶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今國家之于神祇可謂大不信矣自四年二月郊十五年十二月郊十六年春有司定日凡三竟不得郊是神非人實親惟誠是依不信者二神誰與我若又復益之豈惟神聽疑惑民不用情四夷君長聞之皆且曰中國今廢郊矣殆非所以尊國體之極而耀德于四遠（是時礼科邢寰等亦有上）況今日精門災陰雨連月雨暘失職諸穀爛浥天之譴告明矣安得不起敬起孝爲民求福乃猶迂

徐怠緩固自執異豈不重拂天怒哉臣愚以爲今
陛下繼統　先帝嗣大歷服承　天地　宗廟社稷之祀以爲天下神人主義不得忽　高皇帝之命祀宜略倣古圜丘報本之制近守　祖宗一歲一郊之法以今冬十一月郊其親祀攝祀則視　陛下處今（上文定故也）（大礼）日服制何如非臣所得與也　陛下不以臣卑鄙庸妄所行臣言則禮達誠通幽明協順令闢遐福與天無極臣死且不悔

慎守令疏　慎守令

臣聞天子所與綏和子惠建國家有道之長者郡守縣令而已今天下設府一百三十五設縣一千一百一十八知府取年深給事中御史郎中寺正同知等官其途博其選嚴欲求得人容能爲力惟知縣以進士舉人歲貢進士科三百人除令常不滿百舉人歲貢自歷滿假之後往往年邁志衰不適于用緣是旅進旅黜只令考察應退不下三百員任滿丁憂事故等項又當二百員此外有等廉而無能者有志堅力弱者詞藻可觀政事非長者棄之則可惜存之則未

宜不免循例量改閒散衙門職事又當數百員以此員缺極多之際若徒照常挨次銓補將來庸謬雜進苟取充位 陛下所爲寄生民休戚者將安所賴之臣聞古者郎官出宰百里繁難大邑有保明舉受之令要在爲官得人不爲人擇官欲乞今來進士 特賜寬取除量留館職諸藩出使長民其會試畢日本部仍將上選舉人（其四甲和而嚴謹之可爲省用者主要）不分年月久近精揀年力强壯才識通敏者三百人與進上相兼除授則雖偏方下邑皆可以得真才實用天下有司煥然一新 陛下又

降之 勑諭令以勸農桑興孝悌敦本善俗爲務選任監司旌別淑慝時取其治狀最著者寵錫而超遷之明薦賢之賞顯蔽善之戮行連坐之法嚴承奉之戒將天下高才良吏莫不精白敬應德降民懷而仁恩昭灼于上下矣臣又聞今進士制額如舊而用多弗効者守選需次失之太滯昔周公營洛都惟以見在百官往新邑漢唐舊京皆止設京兆留守無有南北兩道並建補官者（設者舊京兆字欠）今本部有文選司南京吏部亦有文選司而終歲不選一官本部有驗封司南京吏

部亦有驗封司而終歲不封一爵夫設官分職冗濫如此乃動以舊制爲辭豈知遷都之初所謂行在府部者神謨廟算固有攸待而後來沿襲不改殆非祖宗之舊乎今若略加省併進士可不加多而官使咸足且戶部省經費工部省修繕節財裕民又益之大者也國初舉人歲貢坐監歷事即得取選其後或三二年而止自納粟納馬等例一開太學生徒日積月壅于是監生從注進以至授官多者二三十年少者十餘年歲月既久齒髮盡衰在得之戒人情不免

望其有所建立。何可得乎。今若明著爲令，自今雖有邊儲急乏，不得鬻爵取盈，違者罪之。數年之後，仕途稍清，揀選可不必行，而常次自足精敏堪用之人。且進之正，授之嚴，任之專，俾受敷施，豈無古循吏出乎其間。奚必進士得人爲盛哉。然此等事皆正風俗，得賢才，通變宜民，實光明俊偉大業。世變既下，學術不明，畏難苟安，人求自便，非大聖人精義熟仁，力行不惑，鮮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牽滯者。惟 陛下存心天下，加志元元，乎勑部院大臣會奏舉行，則知人之

哲，安民之惠，端與堯舜並盛，匪直建一事用一人小小補塞而已。臣不勝惓惓。

申明守令條格疏 守令條格

文選司案呈，該司禮監太監常霦傳奉 聖旨：朕惟民生休戚，係于守令，而知縣于民最親，所係尤重。近日議者又多取進士補知縣之缺，但爲途亦狹，豈能使天下之人皆被其澤。且今之用人，偏重甲科，撫按旌薦，吏部取用，多係進士一途，舉人監生，雖有才能，難與旌擢之列。夫人才相去不遠，進士作官，雖多廉能，而貪婪縱肆者不無。舉人貢士中，豈皆庸常苟且之流。惟待之既輕，取之不廣，中人多收節自限，無怪其然也。計今天下縣分一千一百有餘，若必以進士補之，方爲得人，然不及十之一二，其餘縣分，豈不擇其官而輕視其民哉。今朝覲考察之後，知縣缺多，吏部便查照 祖宗朝故事，除進士銓補外，將聽選舉人監生相兼考選，隨才選用，通行各處撫按二司等官，凡知縣不拘何項出身，俱要禮待，不要輕意摧辱，舉人監生有治行得民心的，一體旌薦，吏部查訪是

實，舉人與進士一體行取選授科道部屬等官，監生與舉人一體推陞府佐州正員缺，果有政績卓異的，也許推任京官，如此補偏救弊，各盡所長，人知有向進之階，自然樂于修職，官之得人者多，而民自安矣。卿其體朕意行之，欽此。又該司禮監黃偉傳奉 聖旨：仰承 天命，君長斯民，夙夜孜孜，欲求安民之道，大守令安民之官，守令得人，則政著而民自安，否則朝廷雖有良法美意，惠澤不宜于下，民不可得而安矣。今當朝覲述職之則，各處知州知縣，吏部已會官

考察，縣幽陟明，俱有常典。朕博考載籍，古者守相稱職，入爲三公、郎官；有聲，超居禁近。我
祖宗朝知府有陞侍郎、僉都御史、少卿、府丞；知縣有陞知府、僉事者。今惟循資待次，恐終無以歆動人心。今後守令除照常推陞行取外，其歷任五六年已上治行卓異者，知府許陞僉都御史、按察使；知州陞參議；知府、知縣陞知府、僉事等官。若知府有歷任八九年始終一節者，許超陞侍郎、副都御史等官。夫資格以待常才，不次以拔英傑，此帝王鼓舞英才之道也。都察院仍嚴

戒巡按御史公與舉劾，精于激揚。按歷以稽其職之修否，不許任意作威，折挫凌辱。知府相見，不許行跪禮。每遇三年述職之期，吏部將賢能官員分別等第開奏，乘閒優等官員查照舊例，奏請賜宴、賞賚，給與誥勅，以寵異之。但要簡拔精當，則人心自服。如此行之，庶幾人人有所奮勵，各修職業，守令自重，民生自安矣。部院大臣其體朕此意，推廣而行，毋得徒應故事。欽此。欽遵，傳奉案呈到部，除已補本覆奏外，臣等仰惟
皇上存心天下，加志窮民，思得循吏與興化

理，爰舉曠典，誕敷德音。臣待罪宰司，銓綜是職，覩茲盛美，敢不敬承。切見方今守令選畀，正坐選任太輕，選序太數，旌舉太濫，體貌太卑，職務太弛。必須深探弊本，嚴申禁制，使內外上下一歸至正，庶幾
主恩可以下流，奉行不爲故事。臣等查據
祖宗成憲，仰惟
聖諭，參酌時宜，逐欵申明，條爲五事，伏乞
聖明採擇施行。

計開

一、精選任。照得郡守縣令，即古侯伯子男之職。漢明

亮采，厥任惟艱。是以兩漢選諸刺史高第，選諸相職尚書令僕射，選諸孝廉賢良方正茂才，選諸能治劇，選諸郡吏積功。其致慎如是。今自知府而下，率按簿依次，苟取充位，一不應格，即雖有高才良吏，不敢越資超授。取之既狹，擇之甚疎，欲求得人，不亦難乎。查得宣德七年，知府有缺，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量授以職；犯贓，併坐。正統元年，知縣有缺，令在京四品（此令歷朝有之，近者不過修舉舊章，而廷臣共指爲異典，甚矣其不學也）及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官，各部郎中、員外郎，掌科給事中，掌道御史，各舉一員。但犯貪淫暴刻及罷軟不

勝任，併坐舉者。正統十四年，方面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任用。又查得嘉靖五年八月，該御史朱豹奏本部覆題節奉　聖旨：在京在外有堪任知府的，著兩京文職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疏名上薦。欽此。但節經欽遵轉行去訖，雖其間濫保之弊，不可謂無，而衆允所會，終為有據。合無今後知府、知州、知縣有缺，除本部照常銓補，更加詳慎外，乞敕兩京文職四品、翰林院五品、在外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不拘進士、舉人、監生、吏員出身，並備開實行奏下本部，籍

記查訪相同，遇闕請　旨，量除實授，或試職，職事日後舉能其官，或舉非其人，及不舉者，俱賞罰如後開旌舉令。但查比者嘉靖五年本部雖屢奉　明旨，定限薦舉，而遠近觀望，迄鮮有應詔者，是雖各官其難其慎之意，然天下之人，未嘗乏才，薦賢為國，豈宜自避。且以不德疑人，又以不知誣己，律以三代之法，均得蔽賢之誅，伏望　聖明嚴加戒諭，

一重遷轉，照得長吏數易，人懷苟簡，今昔同患，而久任之法，仰該言官及本部尚書廖紀等屢次建明，竟無畫一之規者，是雖人情厭故喜新，利于速化，亦緣自來官級太繁，上下聯絡，循序漸進，義同貫魚，勢自不能獨止，而外任前後俸歷，又加不準，通理常致速者愈速，遲者愈遲。以此勞逸不均，有礙經久。向使皆如翰林等官，編修、檢討九載序遷學士、諭德，徑陞卿佐，初雖小滯，終得超資，則何久任之不可行哉。今奉明旨，既許知府推僉都御史、按察使，知州陞參議、知府，知縣陞知府、僉事等官，知府歷任八九年，始終一節者，超陞侍郎、副都御史等官。況查有宣德九年等

知府張順陞侍郎，翁世資陞左布政使等例，又考得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遷為郡守，高第入為九卿，從九卿即遷亞相、相國，是自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三四轉耳。久在其任，所以為宜。正與欽定條格先後一揆，合無明著為令。自今知府高等三年以上加俸，六年以上推陞按察使、僉都御史，八九年以上推陞布政使、侍郎、副都御史；知州高等三年以上加俸，六年以上陞參議、知府。九年以上陞參政、副使，大約與二甲出身主事相等。

知縣高等三年以上加俸。六年以上陞員外郎寺正僉事。九年以上陞郎中知府參議。大約與三甲出身行人博士評事相等。若知府陞少卿府丞。知州陞員外郎郎中。知縣陞給事中御史者。許通理外俸序遷若同官到任在先。通筭歷俸日淺者。資次仍序各官之後。庶幾為守令者皆思為百姓建久長之策。施必世之仁。一切懷私內顧。苟欲求全。見利欲速。重內輕外之習。可以漸除。不止省送故迎新之費。絕吏掾為奸而已。

一嚴旌舉。竊照旌異之典。不惟賢才進退所關。亦以立為善者風聲。為天下吏大勸。其機甚微。其用甚大。而近年以來。可否依違。是非大謬。至有薦剡未下。（今有薦疏方新）贓（而彈章已露者九皆核實）賂已章者。是雖人心難知。然既親按其行事。為之表章。不明之誤。豈應至此。昔漢宣帝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徒以一不察膠東相之偽。是後俗吏竟為虛名。今偽增授賞。不止膠東。綜核之政。猶未信必。將來薦法大壞。豈啻虛名為害而已哉。查得弘治十三年。本部奏准今後各處賢能官員歷任三年之上。方許撫按官旌舉。以後有犯貪淫事發。聽各問刑衙門。照出某人任內。曾該某人薦舉。徑自奏參。該中呈者備抄招由轉達部院參奏。坐以風憲失職。降調外任。其有隱匿不報。吏部查出作缺。緣由卽將原問官吏參問。治以重罪。弘治十四年。又該本部會官議准今後撫按官舉保官員。俱以旌舉日月為主。（此法宜十要撫守擬）若所舉之官。後有微疵小過。有礙公議者。本部自行黜陟。舉主勿論。若犯該貪淫革職重罪。仍查所犯在旌舉日月以前。而發在後者。不拘陞遷改調別任。仍改外任。犯在旌舉

後者。俱不連坐。其有徇私作弊受囑等項。故違妄舉者。事發從重治罪。又查得嘉靖五年七月該給事中林士元。奏本部議得今後撫按官舉保官員。職務不修及贓私敗露者。聽本部及科道查參舉主。職務不修者。量為罰俸。贓私敗露者。量為降級。因此推避。不行薦舉者。以故違憲綱論罪。題奉

聖旨。是。欽此。俱節行欽遵。著為定例。緣未著實舉行。光奉旨薦舉連坐事例。前後不一。以此人不知戒。合無申勑天下自今在京在外官。奉

旨薦舉所知。于曾經一任以上

巡撫巡按官旌舉所屬于歷俸二年　上各不拘何項出身備開實行奏下本部籍記月後犯該貪淫革職重罪查係保舉日月以前者聽問刑衙門查出恭奏或申呈部院轉參俱降調京官外任外官別任隱匿不報者本部查參問罪若犯在舉後亦從問刑衙門舉後職業不修及奉　旨違限不舉從本部撫按官任內旌舉不及數從都察院俱查叅請　旨切責止于罰俸罰及三次者能職不叙其徇私受囑妄舉者事發從重問罪應查參而不查參聽科道官劾奏

罪坐所由若舉能其官顯有卓異政績者三年朝覲後本部一次類查奏請　特旨褒諭或增秩賜金以寵之如此則自公卿以至百執事人人勞心求賢見善惟恐不舉舉惟恐不先而所謂倖官冒妾不知名之人與夫無書抵致厖皆將起而服在大僚一切奔競請決之風不禁而自息矣

一隆禮貌切聞守令者天子所以託專郡之守寄百里之命爵明而治有長道焉是故古者天子重之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詔書勞下二千石不爲縱誠以國家有急取辦長吏長吏銜重臨危乃能使下故尊禮重祿不責以備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今自監司以上率喜持聲勢虐下吏文告之詞陽戚遜承風旨之峻動欲迎合下（承合之虐郎邑大可見也）至吏卒參隨亦得依憑需索非禮折辱狎侮如此安能盡其心哉查得憲綱內一欵知府知州問荅之際不許行跪禮又一欵凡風憲糾舉明著年月指陳實迹不許虛文泛言若挾私搜求細事及糾言不實者抵罪欽此又查得弘治八年該郎中輸宗府奏要各處撫按二司令後接待守令正官

各務大體照依京堂大臣之待所屬勿輕受跪設有小過不得加辱挫其剛介之心本部覆議合准所言題奉　孝宗皇帝聖旨是欽此弘治十六年該按察司僉事任漢奏本部覆題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府州縣官卑諂逢迎上司官非禮凌虐有壞士風今後一體治罪不饒欽此正德七年本部題准各該撫按所屬府州縣官不許作威凌辱鎮守等官嚴禁下人毋得需索科擾搆陷賢良如違許撫按及科道官指實劾奏欽此又查得嘉靖元年該給　中解一貫等

奏本部議行各撫按二司，今後知州知縣等官犯罪依罪參提，其餘無故不許輒加凌辱，若各官自處卑汚，專事逢迎，趨承踰禮，稱呼過當，痛加戒飭，若再不悛，行提問罪，或訪賢否揭帖以憑退黜，其上司官員好人承奉，甚乃因其禮貌不至，輒爲沮抑薦舉考語致枉公道者，在外聽撫按官，在内聽科道官舉劾，或本部訪察得出，參奏處治，題奉　聖旨是，欽此。又查得永樂二十一年，本部題准各處上司并差出京官有將掌印正官一槩差占，及掌印官見事繁冗，因而

阿附投托上司差遣者，聽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合奏拏問，若按察司坐視不舉，縱容差占，從都察院劾問欽此。正德七年，本部題准，今後公差官員奉有　成命應接委官者，但出本府州縣境内，及百里之外，耽延月日，不許將州縣正官一槩濫差，違者聽撫按參奏，順承差委官員，應提問者提問，應參奏者參奏，若重大事情，非正官不能辯理，亦要會同撫按擇委無碍地方正官，欽此。又查得嘉靖七年八月該尚書王瓊奏本部議行各處不得差委州縣正官，致悞本等

職務，如違指實參奏，奉　聖旨是，欽此，俱節經欽遵通行禁革，至今條風未殄，合無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各撫按二司等官，查照前項憲綱及節年題准事例，今後接待守令，照依京堂待所屬官禮，知府知縣人之問答之際，仍不許跪，但奉公私等罪，依律參提，其有（不案就刄雖賢者不免爭爲此等所以也）別因小故，輒加凌辱沮抑，薦舉考語不公，搜求細事，劾論失實，非有重大事情，一槩差占正官出百里之外，及聽令越境迎送參見，有妨職務，若勘事理詞，好人迎合已見，致有寃枉，并縱官吏皂門隷鎮守參隨

需索搆陷，及府州縣官自處卑汚，專事逢迎，或避難營差者，在外聽巡撫巡按，在内聽都察院科道官糾，或本部訪察得出，參處奏治。夫上能以禮自處，則體統益尊，臧否自正，守令之賢者，固得安行其志，其不賢者，亦有所嚴憚，不敢不勉修其職業，報禮之重，有必然者矣。

一明職務。照得郡守縣令，所以作民父母師帥，長養教訓，是其職務，若簿書期會，乃所以行之者耳。今郡邑日夜從事，唯急催科，歲勾攝徵夫馬，驛傳，鈎隱

銜奇納交要譽以爲首務至于王政之本若閭里休戚風俗厚薄一切視爲細故略不經意且如追徵租稅慢令致期專以督逋及限爲能剖决詞訟則文致人罪以苛刻取名不知權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而風紀之司舉刺得失亦常以此爲次求才于事蹟多少之中考成于法度難爲之外所爲風教紀綱曾未識爲何物由此觀之今之爲有司者未嘗有意爲民今之司風紀者未嘗有意督察守令均是謂不知務幸有奉法循理中能自立者出于其間則又不勝勸

介無名之需非時之擾雖有仁心仁聞百姓不被其澤無怪夫民之未安也考得洪武間生員葉升上書言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風俗正風俗莫先于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于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于 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流俗先世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天下未有不治其言最爲切當伏望 皇上申詔天下守令及撫按二司等官諭以朝廷設官分職凡以爲民之意仍勑部院衙門自今銓選錢糧禮樂車馬獄訟力役舉劾出納等項皆應一意體國爲民以爲有司率先 陛下又恭已于上以照臨之則所謂監司守令之綱 朝廷監司之本者莫不一出于正而親民之官固當知所務矣周有仁人漢多循吏用此道也

覆積穀疏　積穀

前件查得先該戶部奏行天下府州縣官各照里社積穀備荒立格勸懲不爲不密但如每一小縣十里之地三年之間不問貧富豐凶槩令積穀萬五千石

限數既多責効太速以致中才剝削取盈貪夫因緣爲利往往歲未及飢民已坐弊及遇凶荒公私俱竭爲困愈甚臣聞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與其聚民膏以實倉儲孰與盡力溝洫以興水利昔宋儒朱子賑濟浙東所至原野極目蕭條惟見有陂塘處田苗蔚茂無以異于豐歲于是益歎水利不可不修謂使逐村逐保各治陂塘民間可以永無流離餓莩之患國家可以永無蠲減糶濟之費此則救荒不如講水利明効大驗之可見者今無

本部備行都察院轉行各處御史申明憲綱嚴督所屬凡境內應有圩岸壩堰堋缺陂塘溝渠壅塞務要趁時修築堅完疏濬流通以備旱澇毋致失時有傷禾稼及因而擾害于民每季終預將疏築完壞備細緣由開報御史及總督水利官員不時巡歷勘驗如有申報不實及壞久不修修不完固或因而害民者並爲不職從實按劾施行遇該考滿務查水利無壞方許起送有能爲民興利如白起溉鄭國開渠之利者具奏不次擢用該管官員亦照所轄完壞多寡

分數定註賢否一體旌別其八分紙價贖罪贓罰銀（今以供椄枯補上司贓罰尚且不及而借及正賦）錢香錢引契魚鹽茶酒等稅不係解部者悉如御史（安能辦此）王重賢等所言盡數糴穀入倉備賑不許分外分毫科罰侵尅廢幾藏富于民因地之利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管子所謂積于不涸之倉藏于不竭之府者用此道矣

議京營馬匹草料疏 京營馬匹

准兵部咨兵科抄出成國公朱希忠奏節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看得營馬草料本折兼支月費一萬五千餘金比之舊例已爲極厚而成國公朱希忠猶稱折色銀數止值草料三分之二餧食不敷二十餘日欲馬強壯必不可得雖意在求牧與芻顧自來蓄牧皆以馳逐水草騰駒游牝爲得馬性易致蕃滋而縶之維之飼以枯藁坐成尫隤雖多無益所以（近京牧地多爲貴戚內寺所占放青之善徒具文耳）永樂宣德年間馬皆夏秋下場牧牧兼令採青禦冬及春原無支草之例雖正統十四年北虜內侵亦止暫給馬草兩月而豆料猶有不支價亦隨時高下當時國馬止有一十二萬四千餘匹之盛已是舊規自

給事中夏言倡爲不必下場之議武定侯郭勛繼以草料全支之說于是每年動支太倉銀兩常至一十（營馬之耗今在軍士私賣騎領芻豆以自利）八萬虛藏爲之一虛而營馬乃日消耗仰視舊額十（而喫馬者糠也）損六七是以得失信亦不在芻豆之豐約矣況京折牧放草場凡朱欽係踏勘所據草束料價似難更議加給其稱邇年以來關領動逾經月草秤亦不及數料豆或有浥爛不堪則各倉場出納之弊誠不能無相應依擬禁革合候 命下本部一面移咨順天等（放青之例）處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御史作急

踏勘牧放草場事宜，奏報本部，仍劄付各管理倉場 [illegible]
主事，今後召買秋草豆等項，務要及數足色，不許 [illegible]
濫收低惡之物，及安頓無法，以致浥爛不堪。兼行應
支草料該管衙門，限每月終造冊，同該府照會，一齊
送部查算明白，轉發各倉場委官，依期放支，每月毋
許過初五日，違者通行參究，罪坐所由。既受上物，又
不愆期，軍人苟無侵漁其間，營馬亦自膘壯足用。伏
乞聖裁。

議勘宣府新軍疏 宣府新軍

查得宣撫鎮原額官軍一十二萬六千三百九十五 [illegible]
員名，今存籍止有九萬五百四名。嘉靖二十四年，給 [illegible]
事中李文進等查盤冊開實在官軍七萬七千八百 [illegible]
四十八員名。嘉靖二十一等年召募新軍八千五百 [illegible]
九十九名，通共八萬四千四百四十七員名，加以河 [illegible]
南操備官軍，并本鎮軍站及擺邊守墩燒荒按伏等 [illegible]
項留用，月俸糧賞，共該銀九十萬六千六百一十四 [illegible]
兩三錢八分有奇。原額馬騾四萬四千四百四十四頭 [illegible]
節年倒死二萬二千六百二十五匹頭，見在馬騾

二萬四千四百一十五匹頭，該料草銀一十三萬六
千五百六十六兩四錢二分。通計本鎮歲用該銀一
百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兩八錢。及據宣府郎中張習
呈繳二十八年冬季邊儲簿內實在官軍八萬二十
九百七十四員名，比前查盤冊少軍一千四百七十
三名，而實在馬騾二萬八千六百九十三匹頭，比
前冊內多四千二百七十八匹頭，通融除補，大約歲
用相同。又查得本鎮歲額錢糧，河南布政司銀一十
四萬六千七百二十六兩四錢，山東布政司二十四

萬四千二百一十一兩，山西布政司八萬七千一百
五十五兩，真定府二萬四千四百七十兩，保定府二
萬五千五百五十兩，大名府六萬七千四百六十二
兩，河間府一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兩，順德府一萬八
千九百四十兩，廣平府二萬九千九百五十兩，順天
府三千五百兩，本部年例銀八萬兩，河東運司鹽價
銀八萬兩，鹽引銀一十一萬五千六百四十五兩，共
該銀九十三萬八千五百八十四兩四錢，加以本鎮
屯田糧六萬二千三百二石，草一十六萬七百三十

二束五分地畝原額并新增起科細量七萬二千七百九十八石三斗六升七合五勺七抄七撮六圭五粒草一十萬二千二百九束七分五毫、剛種糧九萬五千六百九十三石九斗六升、草四萬三千五百五十六包六分七釐、新增團種糧二萬一百九十二石二斗、草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三束、公務田糧一萬二千七百四十九石五斗五勺、草四千二百八十二束、新增稻田糧一千一百七十八石九升二合、驛傳田糧一千五百八十四石、草六百六十二束、牧馬草場

子粒四千七百八十三石五斗三升七合七勺、歲共該糧二十七萬一千二百八十一石六斗五升七合七勺七抄七撮六圭五粒、每石以七錢折筭、該銀一十八萬九千八百九十七兩一錢六分六厘四絲四忽二微五纖五抄、草三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五束八分七厘五毫、每束以三分折筭、該銀九千八百七十四兩三錢六分六厘二毫五絲、通共歲入該銀一百一十三萬八千三百五十五兩九錢三分六厘六毫九絲四忽三微五纖五抄、較其出數、尚多銀九萬五千一百七十五兩一錢三分六厘六毫五絲四忽三微五纖五抄、今奏稱召募新軍六千名、分撥永寧四海冶滴水巖等處防守、及本鎮城操備、視舊額籍未及數、而歲計糧賞、查得奏內開稱永寧每石折銀六錢、歲該銀三千六百兩、四海冶滴水巖二處、與宣府操備新軍、每石折銀七錢、歲該銀二萬一千兩、本色糧銀二萬六千兩、賞賜冬衣布花銀七千六百五十兩、馬匹料草銀二萬五千九百二十兩、共銀九萬四千一百七十兩、今計本鎮歲入多銀九萬五千一

百七十五兩一錢三分六厘六毫九絲四忽三微五纖五抄、相應撥補新軍糧賞馬匹料草支用、此外尚餘銀一千五兩一錢三分六厘六毫九絲四忽三微五纖五抄、又近該宣府管糧郎中張習呈報山東二十八年分銀二十四萬四千兩有零、並無分文解到、及查嘉靖二十四年科道等官李文進等查盤冊開、山東河南等布政司大名保定順德順天等府、拖欠宣府鎮歲額銀五十六萬六千二百兩、逐旋催解、儘足接濟、案呈到部、看得都御史李○等奏募新軍六

千名已經分發永寧四海冶滴水巖等處城操防守所有月糧冬衣布花及見計馬匹料草皆應隨數支給但查該鎮原額官軍一十二萬六千三百九十五員名見在開報止有八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名原額馬驢騾四萬四千七十四頭見在止有二萬八千六百九十三匹頭據今召募六千之數既在額內則當就以原額逃亡軍馬空下糧賞草料給之况本鎮歲入該銀一百一十三萬八千三百五十五兩除歲支外餘銀九萬五千一百七十五兩以給新添軍馬尙

該剩銀一千五兩而本鎮纔遇募補便請每歲加銀一十萬兩若非過爲備豫必是近來在官田地正辨虧數不行清理各省邊糧起運違限不行催徵以致年用不足輒有此請通應查處合候 命下本部備行總理糧儲郎中張習查將近日運發年例銀兩買完糧料草束覆取新補軍馬實數按月支給一面咨都完轉行巡按御史胡宗憲吊取歷年軍馬錢糧文卷冊籍并各該倉場庫藏出納廒納號簿躬督清幹官員參伍磨勘務見該鎮原額兵糧田地各該若干

緣何先年軍馬額足用常有餘見今缺額數多反稱不足及查各軍馬匹是否精壯足數別無影射并近年屯田地畝圍種草場各省起運歲開鹽引有無支納稅糧子粒一一明足應有侵占埋沒作何究正侵欺拖欠作何追徵方足徵費連外開載事件逐起查明會同彼處撫鎮郎中等官計議將所新增出士馬或照常召買隨缺抵補芻糧或申明舊章分派屯牧自給仍準弘治正德歲額料餉務不貴多或兼采園原山西督撫建明損騎而益步俱區畫至當查明酌

處奏下本部議請施行其山東河南順天保定派有起運該鎮錢糧去處行各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嚴督司府州縣掌印管糧等官查催節年拖欠已徵者截數起解未完者嚴限追納或有侵欺花費即將領解人員監併追完照例問發故違各官查照節年題准事例提問參究要在舊額錢糧得清將來兵食各足伏乞 聖裁

議延綏新軍疏 延綏新軍

查得延綏鎮原額馬步騎操官軍五萬八千六十七

員名，弘治八年二萬五千四百二十三員名，正德十
三年二萬四千五百八十九員名，嘉靖十八年以後，
節次召募，見今春季邊儲簿開實在官軍四萬四千
三十六員名，除舊額稅糧馬草鹽斤外，近年加添募
軍銀一十一萬六千四百二十八兩六錢五分，歲用
不敷，鹽銀四萬八千八百二十三兩五錢，靈州鹽課
司大小二池，每年引鹽銀大約五千兩，嘉靖二十六
等年，開納山東陝西河南三省事例銀，每年大約四
五萬兩，又為乞敕廷臣會議錢糧急濟邊務以防虜

患事，該本部等衙門會題，今後修邊募軍，先儘本處
該衙門堪動錢糧具奏支給，如其不敷，方許請給內
帑接濟，若有故違，聽總督撫按官指實參奏施行，題
奉欽依，各邊撫按司府衙門，原有贓贖及均徭等項
銀兩，先年俱用修邊，近日未見存積支用，動輒請給
內帑，顯是侵費，着各該巡按御史從實查明回奏，不
許延捱，欽此，通行欽遵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
看得巡撫延綏都御史楊守謙等題稱東中西三路
召募堡軍一千一百六十一名，自嘉靖二十九年二

月為始，無閏月年，該銀一萬七百九十七兩三錢，有
閏月年，該銀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兩，續召軍五百五
十四名，自本年四月起，無閏月年，該銀五千一百五
十二兩二錢，有閏月年，該銀五千五百四十兩，各照
數給發一節，軍既募完，糧應撥給，但查該鎮春季冊
開實在官軍四萬四千三十六員名，比之弘治正德
年間軍數已多一倍，似不必更加兵，若以原額五萬
為率，任今所募，猶在額內，自應就以原遺缺額月糧
畀之，不當復請加糧，況查本鎮主兵，先年京運止年

例銀三萬，今并各項增有二十餘萬，果若不敷，亦應
照例先儘本處堪動錢糧具奏支給，乃一切仰給太
倉，每歲乞加銀一萬五千九百餘兩，係千年例，既不
可減，京儲又據難擅加起運，縱使權宜奏補，終非經
久之計，相應勘處，合候　命下，本部備行本部管糧
官郎中王太平，一面動計主兵錢糧覈勘新募各軍
實數，按月暫行支給，一面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
史吊取節年軍馬錢糧文奏冊籍，并各倉場出納厥
經號簿，躬督清幹官員參伍磨勘，務見該鎮原額兵

馬錢糧田土各該若干，緣何先年軍馬額足用有餘，見今缺額，反稱不足，逐起查明，若年來稅糧子粒引鹽等項，埋沒侵欺，拖欠過多，致此虧乏，作速追完徵納，或各衛逃亡缺伍，亦查遺下糧賞，隨數補支，如果原派續添不敷歲用，查照近例，先儘本處堪動錢糧具奏給發，及遵依 祖宗舊制，簡退老弱，止存精壯，徑自分派屯種自給，毋取充數，徒耗軍資，各條畫明白，會同彼處撫鎮郎中等官，計議停當，具奏施行，再照國儲邊餉，起存本折，各有定額，先年太倉銀庫，歲

入一百四十九萬，十常存三，以爲蓄積，成就兵荒，猶出中帑，卽有徵發，役不逾期，今一歲所入，僅支一歲經費，已無贏餘，而各邊主客兵馬年例等項，額外奏發，乃至二百八十餘萬，並出正派之外，頻年不足，則請開例納粟接濟，又不足則遣部使分道誅求，及籍寺租香錢，搜取司府庫藏，蒐括天下財力，盡以供邊兵日益多，民日益損，獫狁未襄，而海內已虛耗矣，于是太倉外庫，久無兼久之儲，而所在督府，猶請增兵增餉，交奏不已，修邊擺撥，十年不輟，豈但師老財匱而已，日朘月削，皮盡骨見，腹心之危，殆有不勝慮者。此天下大計，凡分職爲民者所宜究心，願詔廷臣各輸忠悃，量入以爲出，約己而致人，使綱紀常明，公是常定，兵不久暴，糧不再籍，邊餉不待求常賦之外而足，務爲國家建長久不拔之策，奏下臣等會官議擬上請，定奪，庶幾戍有勞還之期，民獲息肩之所，一切暴征橫斂，可以次第蠲除，臣等亦逭課曠之誅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九十八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華亭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選輯
宋家楨善先參閱

潘簡肅公奏疏

疏　潘潢

定議軍行給賞疏　軍行給賞

看得保定河間漢達官軍張福榮等，於今年九月十三等日，方纔調發浮圖峪白羊口等處防禦，爲日甚淺。旣于嘉靖二十七年七月內，先調涿州，繼調居庸，又調喜峰口等處，勞佚少異，雖赴關隘，効力不多。又比嘉靖二十三年各該官軍倉卒拒敵，奮勇當先，累有功勳不同。合咨兵部將各調發浮圖峪白羊口，見在漢達官軍職名，備造文冊，差官送部，查照先年防禦事例，于折粮折草銀內動支，不分漢達官軍，各量賞銀五錢，通計漢達官軍六千二員名，共該銀三千零一兩，依數支領前去，當官唱名給散，事完，統領將官將賞過官軍姓名銀數造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

奏　聖旨是欽此欽遵，又經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百戶廉彪操餘張臣等節次奏要加給賞賜，但查本部先准兵部咨，已經題給行粮艸料，後准兵部，又經題奉欽依賞賜銀一千餘兩，就事酬勞，已踰常分，而廉彪等猶嫌數少，動引京營七枝爲詞，亦見人心初無止足，而法制不可不明矣。伏覩大明會典賞賜一項，在本部止有歲給軍士冬衣布花，在兵部止有功次給賞加賞量賞，此外賞軍，初無定例。先年雖因征進川廣雲貴等處殊遠地方，將領陳請，間嘗議給，皆出自特恩，准關內庫金帛，計數不多，且又或因歲歉罷給，或因人衆停給，或因防守無例，奸衛無例，從宜減給，至謂待有功日，量加陞賞，尤得詩彤弓書青衣裳在笥微意，蓋養兵以備不測，而懸賞以待有功，故有不賞而自勞，亦或賞而有借（賞行于臨敵之日則上。）（使賞將下出軍之時則下賞及邊上）近年以來，每一調兵，輒題賞賜，每一擬賞，輒累萬金。甚至往返纔十餘日，歲中連賞數次，而麾下悍卒，挾馬久逋，猶不在所者，方今邊徼多事，水旱相仍，本等月粮猶患缺額，此類不已，坐費軍資，未能外攘而先

自困。非所以容民而畜衆也。欲候命下，本部申明舊制，及永樂宣德以來節年事例，備咨兵部及總督撫鎮各該官員，今後非有重大征進，例應紀功，軍前邀賞者，勿得沿襲流弊，輒干賞典，果有急功，奏下本部聽臣等查照遠年近日賞例，參以事情緩急。道里遠近，歲月久遠，營伍內外，量爲度數。大約以五千里一年以上爲一處。三千里外八箇月以上爲一等。一千里外半年以上爲一等。五百里外三箇月以上。若達官達軍無糧操餘爲一等。多者每員給銀五兩三兩

二兩，少則每名止給七錢五錢三錢，俱照期疏請取自
上裁。永爲則例之式。其本鎮之內四百里以下各操遊防守等項，居常既有俸月糧賞，臨發又支艸被行糧并地除勞，是其職分。毋容一槩冒妄陳擾。及廣彪洪臣等題奉欽依。所爲恩澤，義難再三賞請加益，徒長恢利之風，其不候勑兵離次邀賞，仍查在彼行糧艸料曾否截日住支，呈覆參究，以懲不恪，通乞
聖裁。

論首功疏

臣聞古者命將討不庭，師還奏凱，馘其鯨鯢而獻之，以爲大戮而已。自秦衞鞅說孝公變法，斬一首賜爵一級，歷代相承，上功張虜獲以爲故事，而民始有效于非命者。我
祖宗酌中古制，惟北虜及倭寇南蠻，得論首級，後雖閒用之內地反賊，功重賞輕，猶每加慎焉。近者正德年間，流賊東起，一時算首虜爲殿最激昂將卒，惟是殘忍貪冒之徒，乘間屠無辜老弱，倖功譏賞，民騈首就戮，無所逃命。轉相爲戮，惧不能免。叛且益堅，遠近兵連，遂爲定例。人至于今病之。臣聞

兵以止殺，非以殺人爲事也。周書稱武王伐商，前徒倒戈，血流漂杵，言紂衆自相攻耳。孟子尤以爲不可盡信，故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而文王不忍露枯骨，明恥教戰，取殘而已矣。兵有不殺而威，上兵伐謀，善戰不如命是也。有殺之而威，有加折首獲匪其醜，無咎是也。有多殺而不威，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是也。故曰君子之將不以戰臨人，兵爲心。小人之將以殺人爲嗜。今之法，因先斬首幾賞幾陞幾。是君子之將皆非所用，而所用乃殺人以逞者也。且

匹夫奮呼徒手而斃數十人者往往而是若以顆級爲拘一人不執戟左提敵首不過一代再代三代而

（小注：[illegible]）

止耳强者奪功富者買級雖小人安能盡其力哉臣

（小注：[illegible]）

願陛下原武之意責仁之術明詔本兵革一切之

（小注：[illegible]）

法率由 祖宗成憲除蠻夷内侵古者獻功親勞之

（小注：[illegible]者豫楚之史可爲長嘆）

禮遵類既別首級爲難不必更張其餘内地征討流賊以破陣逐北爲次功推營拔寨爲上功悉平賊衆爲元功仍其中先鋒受上賞中軍次殿又次斬獲多寡在所勿論罷紀功之官專閫帥之任仍勅諸將自

今本辭致討有克敵而還不戮一人者論功行賞待以不殺克敵役人不濫者賞如令殺人濫者罰之則雖未敢遽語仁義之兵而老成持重先計後戰如古趙充國曹彬其人者不可謂無所以宣恩威倡勇敢愛赤黎元寬長厲脈消反側之心係天心之和誠非小補惟 陛下裁聽

取解軍器疏　取解南京盔甲

（小注：此係南京軍器數目[illegible]取用今則自[illegible]）

謹題准工部咨該本部題奉欽依行查南京戊字等

（小注：[illegible]）

庫兵仗局收有盔甲共計若干副挑選堪用者七八萬副責差部官管領行移南京兵部摘馬快船裝載星夜兼程前進的限明年二月中旬到京以備支給不許托故推誤其餘并損壞者聽其措辦修理留備本處操守等因備咨差武功中衛千戶杜勳守催到部行據本部營繕清吏司主事莊朝賓呈稱會同巡視九庫南京工科給事中林懋舉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李尚智等查得南京戊字庫舊有直箐等鐵盔六萬六千一百一十七頂皮盔六萬一千五百九十頂鐵葉甲八萬八千八十六領通行盤出挑選得

堪用鐵盔一千四百一十六頂鐵葉甲二萬五千領量加修理堪以奏用鐵盔二萬三千五百八十四頂共堆積已久繡壞居多相應添料募工修整留備本處操守支用直箐等鐵盔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三頂皮甲二萬五千八百九十四領鐵葉甲二萬八千七百八十六領又嘉靖八年該南京戶部題准會官揀下破損不堪照舊收貯鐵盔九千七百七十四頂皮盔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六頂鐵葉甲二萬六千三百領又據本部屯田清吏司主事李檀呈稱會同南京

兵仗局內官監右少監高佐等、查得南京兵仗局歷年收貯直簷等盔三萬九千九百三十三頂、鐵葉甲五萬五千二十二領、皮盔四萬二千六百七十三頂、皮甲五千三百七十九領、鎖子甲二百六十七領、銅甲一百二十二領、通行盤出、內挑選得堪用硃紅油貼金勇字直簷鐵盔一千頂、鐵葉甲一萬四百二十領、量加修理、硃紅油貼金勇字直簷鐵盔九千四百二十頂、其餘直簷鐵皮等盔七萬二千一百八十六頂、銅鐵葉鎖子等甲五萬三百七十領、俱係正統成

化以前年分成造、堆積陳久、中間數多鐵繡線綻、硃漆脫落、縱加修整、不耐馳驟、必多添料、攙新改造、方可留本處操守支用等因、各呈前來、欲便查照原取數目、通修完足、一併起運、緣水磨油漆襯布貼金、必覓何匠漆乾、纔就方可搬動、而目下春水正淺、農務正興、據今選解已數萬副、亦恐一日併發、不無欲速不達之慮、合照本照近年起取硫黃及年例器皿事例、添委官員分運起解、連齎腳價、先赴工部、轉發通州修倉主事、顧車裝進、但查南京兵仗局前廠季造盔甲、遞年俱係該局、并南京各衛所軍器會官成造驗進南京戊字庫交割、原無收有分毫裝運水腳、比與各該司府年例胖襖等項不同、所據今次修整裝成盔甲車價、本司別無區處、合于本部節慎庫暫支官銀給領、以修完接續取用、仍從該庫局官照常徑自解納、通查案呈到部、看得戎器貴精、兵事欲速、前項挑選過盔甲三萬五千四百二十副領、該箱一千五百一十五扛、裝船九十九隻、夫數多、費用不貲、所據該司呈、要分遣官員、多作運數、水陸兼程、陸續解

進、俱由龍江關水路至通州起車、各分投齎領、星夜解進到部、車價先解工部、照例轉發修倉主事、顧車裝運、類收掣取批單銷照、完日速應修裝起淺盤剝等項支費、備細造冊、但有餘剩、解回貯庫、作正支銷、不足于各運內通融處補、各另呈部覆查明白、通類奏報、在庫堪修盔甲、亦依原擬措辦修理、留備本處操守支用、及兵仗局遠年堆積陳器、一體料揀攙修、聽候斟酌掇取選解補數、謹具題知、

覆帥場失火疏 查軍草場積弊

護題刑科抄出戶科給事中王德等題節奉聖旨事宜戶部查議處來說欽此抄出到部看得巡青給事中王德御史李逢晹會本論奏反覆千言大槩惟明烈火之所自生與流弊之所必至明罰飭法盡制曲防無非爲國節財求牧與務之意但失火放火折賠均賠虛出通關求索所部載在律例各有正條而先期查點照派開收截出单應時給價官攢申報錢粮數目前奏已明無容改議惟是每年坐派全數各場多收堆頭委的濫費錢粮恣生奸弊相應量爲裁

省申明酌議合候命下本部備行巡青給事中御史監收主事會同該監官遵照原奉欽依每年于會派料艸之中先將各處倉場馬匹牛羊從公查點見數分別該用該減草料數目造報本部以憑斟量會派取勾一年支用仍趁秋冬收買截給閉单結限完報毋許營求坐數過多致得拖延占推影射虛出作弊腐爛虧數其有新收飼秋頭匹即報巡青監收官驗實方准芻料除各場堆頭亦行巡視科道會同主事查照倉場該收草料多寡見編在官庫稱脚夫等項

正差有無多餘不足應否添設顧役通融計筭裁定名數革去濫收游手棍徒量存良實開報着令相当供役不許容留積年害人亦不必加派有司編僉靠損百姓革起冒名頂替用强包攬之弊遇該出納倉場官攢每五日一次申報巡青衙門但有內外勢要官攢吏書跟官伴當人等需索所部分例措勒打攪等項奸弊並聽糾察究叅問發監收主事仍不時躬親閱視督令各該官攢就近看守從宜小作堆垛厚加苫蓋但見火起併力救護不得輒離所守若奸徒

放火故燒捕獲有顯跡証驗明白及主守安置不如法致有損壞并監臨主守將侵欺借貸挪移之數乘火虛捏文案扣換交单申報瞞官者依律問罪折賠均賠各盡本法庶輕重各得其情而大小皆足以戒防予其防有備或無患矣

請復軍屯疏 復軍屯

戶部會同兵部尚書彭澤等議得近年以來各該將領遇小警輒便動調兵馬按伏及至賊人入境却乃束手無措攻堅殺人莫敢誰何糧餉虛糜兵威不

振，況所費糧草俱係每年額外之數，若賊大舉，將何
以支。臣等議得地方一應地土徵收，此天地無窮之
利，邊疆不貲之惠也。際此窘迫匱乏之秋，正宜多方
區畫，共濟艱難，而鎮巡等官漫不加省，是徒知奏討
有限之國儲為便，而不以計處無窮之地利為先。題
奉
聖旨：是。邊方供給糧草，都是小民膏脂，寬一分
民受一分之賜，積一分，官有一分之用。各巡邊鎮等
官徒知奏討為便，不以計處為先，似非體國之義。今
後都着撙節愛惜，酌量時歲豐凶，折放招買，務處置

得宜，不許浪費。境內有堪種地土，上緊遵照原擬，盡
數查出，召人佃種。但有便利事宜，奏來取置。欽此。已
經通行欽遵訖。今戶部奏發內帑歲已八倍于前，而
各邊請給猶無虛月。蓋由近年召募太多，食之者衆。
留屯太少，生之者寡。按伏太早，用之者疾；奏擊太遲，
為之者舒。以此年年奏討，在在稱乏，此不知計處為
先，不念百姓艱難之明驗也。合候命下，戶部合揚
聖訓申諭各邊總督撫鎮等官，各務盡誠體國，撙節
愛養，隨機勸諭，酌時招買，如法屯種，及期採青，簡練
卒徒，愉恤貧弱，謹節制度，想通有無。境內但有便利
事宜，奏聞處置。如此計處，事必精明，邊儲既充，奏討
自少，士氣軍威亦各丕振，而日大有功矣。
一查邊屯子粒。伏覩洪武二十六年節該戶部奏奉
太祖皇帝聖旨：是那北邊衛分，都一般教他屯種，守
城軍的月糧就屯種子粒內支。欽此。永樂三年節奉
成祖皇帝勑諭：當想着 太祖皇帝時軍士都着他
耕種，又積攢起餘糧，防備水旱，百姓免得轉輸，軍士
並無飢窘，這箇甚是兩便。若只教那窮乏的百姓供

給安生的軍士，百姓轉見艱難，軍士轉見驕惰了。倘
或百姓供給不全，軍士也只得坐受飢餓，兩下都不
便當。因此上着你每官軍依着定的分數下屯，專委
官管領，定立賞罰則例，年終赴京比較。欽此。顧承平
寖久，屯政頓廢，子粒所收，十常去七。雖稱邊事日棘，
究其弊源，大率各該勢豪侵占，剝削使無立錐，以致
於此。查得問刑條例內一款：凡在邊占種屯田者，問
罪，官調邊衛，帶俸差操，旗軍軍丁人等，發邊衛充軍，
民發口外為民，管屯等官不行用心清查者，糾奏治

罪又一款屯軍人等將屯田轉賣與典主買主俱照所強例問罪調發管屯指揮等官知情不舉或受賄容隱一體參問成化十六年又該戶部題准屯田子粒年終不完者都司管屯各衛所掌印管屯并管屯種官員之家俱各住俸若一年不完都司掌印衛所僉書及首領官并按察司管屯官一體住俸弘治十年又該巡撫山西戶部左侍郎劉大夏奏戶部題准屯糧不完二年三年以上衛所管屯官不必參奏聽管屯僉事提問住俸比較若有侵欺情弊比照私役

軍人事例每糧一分準軍一名五名以下降一級以上二級嘉靖七年又該戶部尚書胡世寧奏行部題准本管官員如有指以公用差使爲由科取錢財逼令逃竄以致屯田荒蕪事發聽撫按等官奏拏究治今照前例相應申明合候命下戶部行移撫按官員嚴督各管屯官剋期清理屯種敢有用強霸占典賣及知情不舉違限不完侵欺科逼逃竄等項各參問住俸調發降級糾奏施行額外空閑地土仍聽士客官舍軍餘儘力開墾永不起科但使自種自給必能足食足兵矣既復　祖宗久大之規尤得天地自然之利伏乞　聖裁

會議第一疏　理財十議

查得戶部先年歲入太倉銀庫折色夏稅銀一十五萬五百兩秋糧八十七萬四千八百兩馬艸二十三萬七千兩鹽課二十萬兩雲南閘辦三萬兩通計一百四十九萬兩十分存三所以老庫常有四百萬兩之積隨後邊方多事前項歲糧陸續改派宣大等倉上納雲南閘辦亦久停閣至今嘉靖二十八年歲入

止有夏稅銀一十二萬一千兩秋糧三十三萬九千六百兩馬艸連各馬房五十四萬九千五百兩鹽鈔四萬五千兩鹽課折布等項五萬一千兩以上正入共銀一百一十萬六千一百兩以給本年正支文武官員折俸折絹銀一十一萬五千五百三十八兩官軍雜役銀四萬三千三百四十五兩冬衣布花一十三萬九千四百一十八兩馬房料艸芻豬三十八萬二千二百八十五兩各庫局豆稭艸稭皮九千五百八十八兩各邊年例四十三萬兩尚不勾數加以各

還新增年例銀四十一萬二千四百四十七兩，補歲用不數一十萬九千五百五十八兩，賑濟六萬五千兩，賞補一十萬兩，賞賜七萬二千五百二十兩，修邊四十萬八千四百四十六兩，募軍銀二十三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兩，防秋九十六萬四千八十四兩，營衛馬匹粮艸折色二十一萬三千八百九十兩，進用七萬兩，召買蒲杖香蠟珊瑚等項二十五萬六百二十四兩，紫艸銀硃染絹三萬二千八百七十八兩，做工官軍盐折一千七百二十九兩，竹園修船四千三十七兩，錢鈔八千五百兩，又通用銀二百九十五萬八千一百三十一兩，除支兩淮餘盐銀六十萬兩，兩浙六萬四千九百兩，長蘆八萬五千三百兩，富戶四千五百三十四兩，篦措一千九十兩，扣省內關等項五萬八千五百兩，歲有常數外，其餘俱是多方捜括，亦止得開例納銀四十六萬二千兩，河道六萬九千七百九十八兩，司府贓罰香錢等項五萬三千四百兩，南京戶部二十萬兩，草場子粒四千二百一十四兩，商稅一十五萬四千四百六十兩，係定臨淸德州等倉，折

粮二十七萬兩，差官徵催節年拖欠稅粮等項八十一萬八千四百四十八兩，仍缺一十一萬餘兩，那前贊後，漸次支給，至今邊商掛欠尚多，況開納例限且完，鈔關見收本色，催粮官員久已取回，南京戶部及各司府倉庫折銀贓罰香錢等項，並已報竭，而宣府延綏，又奏添募軍馬，河南山陝皆缺宗室祿粮，兼以東南水災，西北亢旱，秪爲見在窘乏，莫克通其有無，則亦何以度支爲哉，伏奉　明旨，特勅臣等會官詳議經久節省之計，臣等茂對昌期，秪奉明詔，謹仝僉謀，參以時義，別爲十目，伏乞　聖明留神省覽，俯垂採納，特賜施行。

計開　修屯政

一修屯政，照得軍馬各有定額，總其盈縮，大略相當。近年各邊募軍，既係額內，却又額外槩請加給太倉見在銀兩，伏奉　明旨，中外曉然，固已洞識，今日京庫缺乏之所從來矣，臣等司計，責亦奚辭，但查各邊錢粮，原止二項，民粮出自各省起運，此固萬民惟正之供，而屯種出自衛軍，國初三分守城，四分屯種，歲入

之厚利尤無窮至如馬匹亦止取給採青牧放所以其時隨在各足邊粮常匀防秋數年支用直至正德末年通計各邊年例亦止銀四十三萬兩內宣府十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十五萬延綏三萬兩寧夏四萬兩甘肅六萬兩今戶部歲派山西等布政司直隸河間等府起運宣府粮料五十四萬七千五百二十五石布一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八疋綿花絨三萬七千五百斤馬草七十萬束大同粮料三十八萬七千四百五石布一十八萬二千五百疋綿花絨八萬

斤馬草一百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二分八釐山西寧武關料九萬七千石馬草一百一十萬束遼東麥米折布三十二萬疋綿花絨鈔一百九十三萬二千三百四十五斤錠馬草三十二萬三千五百六十三束銀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三兩四錢二分一釐固原粮料二十二萬五千四百四十九石九斗馬草二十八萬三千一百三十六束延綏粮料三十二萬一千二百八十五石九斗九升馬草五十五萬二千八十六束布四萬疋寧夏粮料一十四萬三千八百

五十四斗馬草一十六萬一千二百四十束甘肅粮料三十一萬七千八百八十一石四斗薊州粮料三萬五千一百八十石麥折布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一疋馬草一百萬束昌平粮料布花准米麥一十三萬一千五百七十五石二斗馬草八十五萬六千一百束密雲粮料一十三萬八千六百二十石易州粮料三十萬六千三百八十八石綿布五萬一千六百八十八　花絨二萬四千九百七十斤八兩馬草一十一萬七百束雖有積欠每年猶止十之二三而屯田

原額宣府屯軍八千六百七名屯地四千三百三頃五十畝各色子粒二十五萬四千三百四十四石四斗一升大同屯軍一萬六千七百名屯地一萬五千八百三十頃各色子粒五十一萬三千九百四石五斗山西屯軍九千四百九十名屯地六千一百一十二頃一十畝各色子粒二十五萬七千七百四十六石五斗六升遼東屯軍四萬五千四百五名屯地二萬五千三百七十八頃二十八畝額粮七十一萬六千一百七十石以後歲派四十五萬四千石固原延

綏二鎮屯軍舍人二萬六千七百三十八名，屯地二萬六千一百一十八頃二十一畝，各色子粒三十六萬五千二百四十石五斗四升六合，寧夏屯軍一萬一千一名，屯地五千五百二十七頃九十二畝五分，各色子粒三十二萬二千七百二十二石二斗七升九合四勺，甘肅屯軍二萬三千三百八十三名，屯地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一頃五十畝，各色子粒六十萬三千一百八十八石四斗二升五合，薊州屯軍五千八百七十五名，屯地三千八百二十八頃五十一畝，

細粮六萬八千五百六十七石五斗九升，則十數年並無一處通關奏繳，宣大延綏屯廢尤甚，以致邊儲急缺。只今嘉靖二十八年一年，延綏一鎮，已發銀至二十九萬五千四百七十七兩，加以宣府銀八萬兩，大同二十二萬四千二百五十三兩，山西廣武等站一十六萬八千九百七十四兩，遼東一十五萬兩，薊州三萬兩，固原五萬八千八百二十兩，寧夏四萬兩，甘肅六萬兩，謂之年例。宣府一十一萬五千六百四十四兩，大同五萬四千五百兩，山西五萬八千七百四十三兩，遼東四萬一千一百五十四兩，固原三萬兩，寧夏八萬七千九百九十兩，甘肅一十萬三千一百五十兩，謂之補不敷。大同六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兩，遼東三萬一千二百兩，甘肅二萬兩，謂之募兵粮。宣府四萬兩，大同七萬兩，謂之預備。宣府三十四萬四千五百八十四兩，大同二十六萬兩，山西七萬兩，密雲易州昌平一十八萬四千兩，寧夏二萬兩，謂之防秋。宣大四十萬八千四百四十六兩，謂之修邊。京營宣大等處七萬二千五百二十一兩，謂之賞賜。通

前三百二十萬三千三百二十五兩。比之正德年間，實多八倍。蓋盡長蘆山東兩淮兩浙常股存積鹽引，太倉年來括取官人之財，司府之積，皆已竭發，猶請不已。則亦不可不亟反其本矣。千里餽粮，士有飢色，因粮于敵，兵法所善。況軍屯畝角見存，祖宗良法故在，而又奉勅有官，新增有備，如此而猶不稼不穡，徒然坐待太倉。太倉不足，取之州縣；州縣不足，取之百姓；百姓不足，將焉取之？合從給事中葉鏜等議，候命下日，戶部移咨督撫都御史及都察院轉行巡按

御史先查該鎮先年起運錢粮掛欠之數分別州縣
參奏追徵仍嚴查都司按察司各管屯官屯田子粒
一年之上不完者照例通行停俸清理屯田屯田既
明又清屯軍必若缺人許照大明會典洪武三十年
事例及正統年間侍郎葉盛宣府團種舊規將各衛
軍內存精壯城操摘撥老弱屯種仍加撫恤買給種
牛嚴謹烽堠使得肆力農畝鼓舞盡利其原額軍馬
錢粮務查當初實見着伍作數其徵有支若干見在
差操正餘馬駒驢騾月支一石二石三十五斗本色

折色若干先年何以足用近年緣何請給過多今應
作何計處方得上下各足可以盡復　祖宗之舊將
存撥過屯卒補過名粮討處過事宜及各京運年例
募軍不敷等銀應存應減應革之類以今十一月內
奏下戶部會官覈議猶有不明不盡再請差科道覈
勘的確圖惟經久請自　上裁以後會計歲用先儘
民屯二粮開中塩引運各雜稅課等項通融計筭損
多益寡取相足給或有非常觸減方許具實奏發內
帑湊支每月終巡按御史行令奉勅理屯官員備開

屯軍田畝子粒實數造冊奏繳青冊送部一次比較
則兵既食其力而農亦足以兵所謂內有無費之利
外有守禦之備者庶皆得之而冗粮人騎各有歸着
不失舊額奏討之煩非所慮矣

一謹歲派照得用人理財國家彝典今錢穀一司掌
印管粮經督儲餉非不備官違限侍頑侵欺非不立
法但係降級取問比較戶部又有節次題准事例而
給事中何光裕猶以侵尅影射冒破隱匿逋負那移
裁減賄賂打點詐欺爲言難乎謂有人矣合無今後

一應錢粮存外責成各布政司督粮參政參議在內
責成各邊腹管粮郎中主事恭候命下戶部移各該
巡撫都御史無巡撫處聽巡按御史照例每年十月
各具先一年派徵錢粮司府州縣掌印管粮官員起
運京邊完欠分數例應住俸取問降級等第舉劾以
聞各司府州仍將歲派邊關并徐淮臨德天津昌平
密雲易州等倉稅粮分別州縣摘造小冊徑送各郎
中主事及早催徵乘時召買亦將未完開報該鎮巡
撫衙門一體查參但有怠玩姑息戶部該科各運原

青參奏定奪，郎中主事差滿回部考察，亦查糧數，以歲內新舊共完十分以上為合格，八分以下以推奸避事論，其蘇松常鎮等府，名為財賦淵藪，節該言官建議添官清理，緣錢糧浩大，恃頑大戶，侵欺罔解，弊端尤多，部屬監司，勢難鎮壓，而蘇松等府巡按御史，政務雖多，地面不廣，禁革錢糧奸弊，又其職務，合從戶部請勅一道，行令清理，差完，一併具奏復命，天下歲報錢糧文冊，近年止具司府大總，所屬州縣，並不開明，戶部每遇給內等官赴部查糧，只憑自齎來文

虛應故事，完欠虛實，無從查考，亦行各該撫按查將司府州縣原額戶口人丁田土夏稅秋糧鹽鈔馬草厨料凡應徵收作數錢糧，分豁存留起運，倉口明白，依限造冊繳部，遇該起送給內應朝，行取官員，亦對額數開注，造報，其違限恃頑，侵盜打點，虛報聲息，冒支軍糧等項，不分邊腹，俱從巡按御史着實查訪問罪，追贓發遣，降黜，各盡本法，若有巨貪積蠹，仍聽各言官指實參奏，發落，庶幾人法並行，情偽莫掩，人心邊計或各有少裨矣。

一清牧地，伏覩大明會典，戶部徵收芻草，自洪武永樂以來，凡光祿寺犧牲所、御馬監并象馬牛羊房等草，俱于民間照田糧科徵，為置場牧放，其官軍馬草給以牧地，係兵部掌行，每歲春末夏初，兵部推舉坐營官一員，請勑管領下場牧放，至九月中回營，又一款各衛草場已墾成田者，照畝收銀解送兵部，轉發太僕寺收候買馬，又一款錦衣衛草場租銀收貯，貼補馬草，則是前項馬匹，同一牧放，同給草料，所不同者，寺監象馬牛羊，出自戶部民間田糧科徵，營衛馬

草，出自兵部，夏秋下場牧放，係分類列，職掌森嚴，縱有缺乏，象馬牛羊，不可取給于太僕，猶之營衛馬匹，不可取必于太倉也，今營衛牧放，仍隸兵部馬政項下，草場子粒，亦歸兵部買馬，貼備馬草，而管領下場自武定侯郭勛提督團營，作俑停廢，至今夏秋，猶在太倉支給草料，通計一十四年，費銀已過一百二十五萬，雖屢題勘，查無回報，然則帑藏如之何不虛哉，況錢入軍手，雖富人不免侵尅，水草非時，雖良馬亦成槁骨，只今初夏，一月已報倒死五百匹，此其利害

又不但在太倉而已合候命下兵部會同戶部申明
正統九年厲禁題請差科道官清理前項牧地艸塲
明白每歲春末夏初除例該存留聽用馬匹戶部支
給料豆外其餘兵部推舉在營官一員請勅領下塲
牧放其有警息緊急就支原收子粒銀兩貼補餧養
職掌既明得節省易將來水艸豐利蓄牧蕃滋國初
一十二萬四千之盛可以馴致而飼秣買補諸費一
旦皆頓省矣
一明鈔法照得在外衙門官員通同勢要賣納課鈔

克宦降級例有明條而戶部河西務臨清等關商稅
近雖題奉欽依閏歲收鈔往來客商多是行使銀錢
州縣官員又各拘忌前例以此收買不前解納遲滯
勢要乘時邀索厚利益無忌憚況查內帑天財庫每
歲給事中御史主事等官會奏關領給賞各該衙門
官吏監生進貢夷人并錦衣等七十八衛所旗軍冬
衣布花折鈔不滿二百萬錠內帑給賜亦略相當今
若將各鈔關門稅一槩交收本色不無積弊過多軟
爛可惜合依給事中任有齡所奏恭候命下通行巡
視科道等官會同提督該庫官員約計每年合用給
賞鈔錠實該若干見在若干該添若干開報戶部照
數收買陸續奏進取足　上用其各關商稅仍聽折
銀解部類邊庶幾鈔法商課上下並行賞與邊防內
外交足而法立人守亦易避而難犯矣
一振搭餘照得煑海餉邊此天地自然之利而前代
課入之多至六百餘萬緡今淮南北浙東西長蘆山
東等處起存止餘總百五十餘萬而已其廣東嶺外
南雄江西嶺北南贛福建黃崎鎮南臺三關等處課

稅頗多汨沒有司不達戶部知數而陝西雲州雲南
五井遼東金復海蓋雖該都御史楊一清劉獻御史
沈敎先後奏行亦未開據徵解支銷邊計不足有由
然矣合候命下戶部咨都察院通行各該御史弔取
緊關人卷研勘前項課稅既收在官逓年作何支銷
有無侵欺花費及商人陳濬道公養等奏稱見今生
尙目繁塩食日廣要添引塩一體開邊是否相應遼
東延綏清出的數依舊存留專給彼處不敷軍餉嶺
南北部建稅銀除南贛軍門量存三分之一餘各起

解太倉貯庫類邊雲南五井，仍催節年拖欠，刻限解
足，并此外或有通商惠民良法，並聽區畫停當，開奏
施行，亦取于民，不如取于商之一道也。
一預備蓄。照得今制，州縣各設有預備倉，是固有備
無患之意。而漢臣謂積貯者，天下大命，其所關係，信
亦非細故矣。但查弘治年間，照里積糧，限數雖多，課
功不亟，所以其時糧多報足，至有三五萬之積者。見
今則糧例已減半，而每年但少六分以上，遽議罷黜，
以致有司少能及等，撫按官員類多過期不報，則亦

徒嚴而無益耳。今欲事在必行，伏乞裁爲中制，糧從
嘉靖二十四年定數，其知州知縣考滿糧不及例，以
十分爲率，欠三五分罰俸，六分以上九年通考，起送
吏部降用；僻小罷敝縣分，果別無設法者，並免住俸
參究，俱照弘治三年十年題准事例。其在外巡撫都
御史及清軍等項中差御史，并守城參政副使等官，
每年各另差官員查盤倉庫錢糧，紛紜省來，下手九
牧，深文曲法，耗財虐民，弊誠有如都給事中葉鏜等
所言者，合從戶部申明嘉靖九年題准事例，通行各
該巡撫都御史，今後交代，不必各另查盤，但置循環
文簿，按季倒換稽考，通該三年，會委廉正官員一次
查盤，造冊奏繳，青冊送部，仍存一本，隨卷交代，如有
未完，接管追問，照依勘合，一體完報。其驛遞錢糧，一
年一查，不在此例。
一節召買。照得各邊供億，先年原無年例，其後雖間
清發，亦多給引中鹽。正統八年令廣東福建折糧解
發各邊糴備者，在大明會典。我 皇上肇登大寶，詔
內承運庫先後發銀六十萬兩，接濟陝西三邊，又准

免派甲字等庫銅錫等料一年，減派二硃等料二年，
御馬等倉草料數十百萬，聖德所被，天地同大，非止
如宋臣韓琦等條頌支撥內帑紬絹二百萬疋，助三
司以爲異政而已。今四方水旱相仍，九邊請發不絕，
太倉外庫，又解贏餘，損上益下，正惟其日，而內府監
局比來收買，乃數倍于前時。且如金冊，先年皆內承
運庫支價兩進，年例金成造。近來宗支日蕃，費用頗
廣，嘉靖元年猶止依舊，嘉靖三年買金二千七百兩，
近來加至八千四百五十兩，通支過太倉庫銀四十

二萬四千三百三十二兩珍珠先年止用廣東解進
嘉靖二十四年開買珍珠一百五萬二千七百五十
四顆遞年增減不一支過銀十萬二百六十四兩寶
石珊瑚嘉靖元等年不買嘉靖六年止買三十一兩
近年加至四千兩通支銀一十五萬二千七百二十
兩黃蠟成化初年派二萬斤隨後派至八萬五千斤
嘉靖元年依舊派不買嘉靖三年買二萬斤以後加
派至一十五萬五千斤又買十萬斤支通銀一十九
萬九千八百一十一兩白蠟嘉靖元年止派四千斤

嘉靖三年買二千斤以後加派六萬斤又買八萬斤
支過銀三十五萬一百六十兩蕭枝嘉靖三年買二
千斤以後加至四萬斤支過銀二萬二千二百八十
九兩香品先年俱于南京庫內取用弘治七年該庫
缺乏節行廣東買辦四萬五千斤順天府買三千斤
嘉靖三年買速等香三千斤今加至二十五萬五千
三百斤又御用監一萬五千斤通支過銀六十萬七
千三百五十七兩軍官俸賜先年俱于內庫支給正
統八年廣東福建折粮亦發各邊備糴著在大明會

典今軍官折俸已奉欽依季進支發其餘那移并賞
賜等項共支通太倉銀一百二十五萬五千三百兩
白綿原無召買嘉靖十年始買二千二百斤二十五
年加至一萬五千斤又支過銀二萬五千五十兩此
則支辦之費溢于舊額 之外者御馬倉紅花子嘉
靖四年坐派三石今加至一萬一千三百二石艸嘉
靖元年派四十一萬一千四百三十四束今加至一
百六十八萬一千二百七十二束菉荳嘉靖十二年
派七百五十石今加至一萬五千石惜薪司白熟粳

米嘉靖十二年派一十五石今加至一百六十五石
內象房大麥嘉靖五年派一百石今加至八百六石
甲丁二庫顏料弘治十年會派四十四萬二千八百
二十斤張副今加至二百一十萬六百七十斤張副
又添買鉛硃等料九十萬或四十九萬八千斤共支
過五十三萬八千五十六兩光祿寺果品嘉靖元年
奏派八十一萬二千四十斤今加至一百七萬八千
四十斤又借支過太倉銀六萬兩此則會派之數溢
于舊額之外者而給事中謝登之等又稱光祿寺日

辦十倍于前、廚役不下數千。匠作已浮十萬、由此觀之。不惟太倉屢乏、內藏亦已不充、國計若斯。臣等安得不任其咎。顧天地生財有限。而國家經費無窮、爲今之計、亦惟節之又節。推廣　皇上盛德大業、日新月盛。悠久無疆而已。天地節而四時成、　聖人節而萬民化、伏望　皇上嚴勅該庫、并各監局、仰體　聖心、愼惜將凡金珠寶石等項、加以撙節、一以嘉靖初年爲準、有餘收貯、奏下戶部、減派百姓、以昭儉德、以固邦本、以成嘉靖中興之治、爲子孫萬代法、仍聽戶

部遵照大明會典、正統八年事、廣東福建二布政司將折銀兩、依舊解京、轉發各邊折糴備用、禮部亦查光祿寺日辦酒飯錢糧廚役數目、一一明白備開、應支應減應革并應關防節要、工部査各匠作、請自上裁若爲定例、則育之以仁、節之以禮、二帝三王之道、　皇上已不遠于　聖躬得之、而上給下足、內安外攘、唐虞三代之治、復見于今日矣、

一定顏料、惟我朝稽古建官、各有分職、錢糧掌于戶部、顏料掌于工部、此係舊制、載在諸司職掌、已有明

徵、所以永樂宣德年來、凡遇內庫顏料有缺、俱行工部派買、正統十一年間、京師營造浩繁、各省倉糧匀用。　朝廷令用顏料、遂令于存留糧內折徵、自此戶部接續承行。蓋以錢糧掌于戶部故也。其後各處糧米不敷支用、一遇災傷、該徵糧則、無從撥補、戶部又盤庫內顏料數多積腐、節奉成化二十三年弘治四年詔、各處已徵顏料、俱送工部交納、不于糧米內折買、又該戶部尚書周經等照諸司職掌、請自弘治十三年爲始、行移工部派納、節奉　孝宗皇帝旨、你所

言有理、都准行、欽此欽遵訖、至正德二年、又該甲字庫右監丞孫鎧丁字庫少監楊恩、經自奏准、仍行戶部坐派、一向未改、緣前項顏料、各省久已不于存留糧內折買、而凡造作工程顏料、有無緩急、亦惟工部職掌其事、備嘗知悉。凡有坐派、必當其用。今與戶部泛然代徵者不同。況一顏料。工部既派。戶部又派。事涉重複、緣于舊制、似難遽以該庫一時陳乞中變、合自嘉靖二十九年爲始、除內府供用庫物料、并光祿寺廚役戶部照舊僉派外、其原係工部職掌顏料、俱

復舊制，仍行工部派納，庶幾中縮合宜，亦于體制不紊。（此復舊官以養兵也共給補正）

一、舍關征。切惟國家用財，當節則節，當予則予，各視義之所在，初非一定。關市之征，專待贍服，而漢宋以備邊臣養兵士。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所備寡，而兵力不分，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厚之是也。漢初襲秦入粟拜爵，猶止虛名，未嘗真以臨民。其後開鄉補官，綱紀蕩然。孝宗皇帝罷之，深得大易理財正辭禁民為非之義，罷之是也。今邊師久暴，國用屢詘，而徵調分布，動連三時，無所不窮，皆不知敵情之故。比至空乏，又請開例納粟補官，既褻名器，尤厲民命，非所宜于堯舜之世。而文思院原額官六員，今支絹俸官七百七十五員；戎作局原額三員，今支絹俸二百四十一員；鴻臚寺鳴贊等官，原額四十六員，今支絹俸一百十五員。舉此一項，其他可知。臣等竊為省之便。伏乞聖明特罷開納之令，永崇省約之風。勅下五府六部百司庶府，各闔節用愛人，取凡分職所及，冗食濫費，但傷財害民者，逐起查明，區畫條奏裁革減省，一準嘉靖初政，以漸盡復祖宗之舊。而途中見有互市八里鋪等稅，係定行紫荊關等稅，薊州見有開山海關等稅，并各商稅，未經開報戶部知數。去處通行巡按御史勘明，奏下戶部，斟酌中數，請給各該將撫等官，另項收貯，專事間諜，為必得賊情之計。如或各鎮關市征入無幾，戶部仍查壽州正陽、荊州沙市等稅，解發湊給。賊情既得，兵機自豫，邊計日省，物力漸寬，兵食各足，而民亦信之矣。

一、懷永圖。切惟我朝沿邊列鎮屯兵禦戎，自來非不戰守，并無請發，而太倉詘之，未有至于此極者。衆議雖謂近年召募太多，食之者衆；留屯太少，生之者寡；按伏太早，用之者疾；奏擊太遲，為之者舒，以此致之。理固有之，但兵以衛民，非以病民，使能一勞永逸，宜無不可者。頃今邊八九鎮，歷十餘年之久，歲歲奏討，在在移徐，而又皆生手耗，亦謂軍人師債家貲，皆出根料，則亦不能不益愈增而愈詘耳。昔漢趙充國討先零羌，宋范仲淹討趙元昊，皆以期月三歲，必殄滅虜為期。當時尤或難之，至下詔書責問數肆，而師久

暴則國用不足。尤兵法所深忌。今各督撫大將、奉特簡鎮臣、邊方夏擾戎營奇有日、豈其視物力殫竭若此恝焉曾不思為之所乎、 皇上幸加恩垂聽臣等申勅邊臣、各務體國如家、撫卒如子、畢奮智勇、以時禁暴、朱熹所謂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于恤民、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者。此其義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宋家禎善先參閱

潘簡肅公集

疏　潘潢

查核邊鎮主兵錢糧實數疏　主兵錢糧

計開　宣府議第二疏也

一宣府主兵錢糧，查得先於嘉靖十年，該巡撫宣府都御史劉源清奏，該戶部會官，查得本鎮各項支用該銀九十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兩八錢零，除支給外少銀八萬九千四十五兩五錢零，已經題派存積鹽一十四萬一千九百六十七引八十六斤，并銀三萬六千八百九十三兩補足訖，嘉靖十一年，戶部又議通加額鹽七萬引，該銀二萬六千六百兩，今查本鎮歲入本折稅糧河南布政司該銀一十四萬六千七百二十六兩四錢，山東布政司該銀二十四萬四千二百一十一兩，山西布政司該銀八萬七千一百五十五兩，真定府二萬四千四百七十兩，保定府二萬五千五百五十兩，大名府六萬七十四百六十二兩，河間府一萬五千九百七十五兩，順德府一萬八千九百四十兩，廣平府二萬八千九百五十兩，順天府三千五百兩，戶部年例銀八萬兩，河東運司鹽價銀八萬兩，歲該鹽引斤補不敷銀共一十一萬五千六百四十五兩，共該銀九十三萬八千五百八十四兩四錢，加以本鎮屯田糧六萬二千三百二石，草一十六萬七百三十二束五分，地畝原額并新增起科細糧七萬二千七百九十八石三斗六升七合五勺七抄七撮六圭五粒，草一十萬二千二百九束七分五毫，團種糧九萬五千六百九十三石九斗六升，草四萬三千五百五十六束六分七厘，新增團種糧二萬一百九十二石二斗，草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三束，田條田糧一萬二千七百四十九石五斗五勺，草四千二百八十二束，新增稻田糧一千一百七十八石九升二合，驛傳田糧一千五百八十四石，草六百二十二束，牧馬草場子粒四千七百八十三石五斗三升

七合七勺，其該糧二十七萬一千二百八十一石六斗五升七合七勺七抄七撮六圭五粒，每石以七錢折算，該銀一十八萬九千八百九十七兩一錢六分四毫零，草三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五束八分七釐，每束以三分折算，該銀九千八百七十四兩三錢七分六厘二毫，通共歲入該銀一百一十三萬八千三百五十五兩九錢三分六厘六毫九絲零，據嘉靖二十八年邊儲簿，實在官軍八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員名，馬驘騾二萬八千六百九十三匹頭，依嘉靖十年

歲用，加以查盤給事中李文進奏內二十一等年募補新軍，共該本折糧折草束銀一百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八兩八錢，較其實數，該剩銀九萬五千一百七十五兩九錢三分六厘零。又查兵部咨送總兵官奏開實在官軍五萬六千三百員名，巡撫官奏開見在堪中馬三萬四百匹頭，比邊儲簿少軍二萬六千六百七十四員名，多馬一千七百七匹，照依本鎮折放則例，每軍月糧一石，折銀七錢，每馬日支料三升，春冬六箇月，該料五石四斗，每石折銀六錢，所少軍該扣糧銀二十二萬四千六十一兩六錢，所多馬該給料銀五千五百三十兩六錢八分，前項歲用之數，扣糧扣料，該銀八十二萬四千六百四十九兩八錢，該剩銀二十一萬八千五百三十兩九錢，通前該剩之數，歲入共多銀三十一萬三千七百六兩零，但據本鎮巡撫李良又奏新募軍六千名，馬六千匹，又該糧料銀九萬四千七百七十七兩，戶部已經題行管糧郎中一面支給巡按御史查勘未報，今既查有前項剩銀，就准除作數歲入，止該多銀一十一萬八千九

百三十六兩五分零，又查宣府前等衛所原額屯地子粒二十五萬四千三百四十石四斗，今止有屯糧六萬三千三百石，先年歲有備冬草四十三萬九千五百二十束，秋青草九萬六千五百五十束，今皆缺數，相應查理。

一大同主兵錢糧，查得先於嘉靖十年，該巡撫大同都御史蔡天祐奏開本鎮官軍五萬五千八十餘員名，冬操夏種主兵合除三千五百四十餘名，馬驘騾二萬一千八百八十餘匹頭，共該歲用銀九十九萬

二千四百六十餘兩尚不發支該戶部會官查得本
鎮歲入通共銀七十七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七錢
除支用過銀七十三萬三千五百九十八兩外尚餘
銀四萬一千五百九十兩五錢不須補給茲嘉靖十
一年又該戶部通派鹽額七萬引嘉靖十七年又補
本鎮不敷鹽四萬三千三百七十九引嘉靖十七年
又准兵部咨名募軍二千名加銀四萬兩嘉靖十八
年又准兵部咨召募新軍二千六百一十七名加銀
一萬二千三百五兩嘉靖二十四年又該查盤給事

中李文進等奏開本鎮官軍六萬五千三百四十七
員名嘉靖二十一等年召募撥補新軍二萬九百七
十二名共該八萬六千三百一十九名見在馬二萬
九千一百六十九匹比嘉靖十年會議之後多軍二
萬七千一百九十九名多馬七千二百八十九匹戶
部議加年例銀一十五萬四千二百五十三兩于內
失抑本鎮原議剩銀四萬一千五百九十兩五錢又
十七年十八年募軍糧銀五萬三千三百五十兩實
多給銀九萬九千八百九十五兩五錢二十五年又

該總督翁萬達召募軍一千五百名戶部議加銀九
千九百六十四兩五錢又補不敷鹽銀一萬一千三
百一十兩五錢今查本鎮嘉靖十年原有官軍士兵
舍餘人等共五萬九千二十名馬驢騾二萬一千八
百八十餘匹頭先該本部會議算該歲用銀七十三
萬三千五百九十八兩二錢零尚剩銀四萬一千五
百九十兩五錢已自足用外加門十七等年召募并
查盤官內多出軍馬又該歲用銀一十六萬四千二
百一十七兩五錢通前共該歲用銀八十九萬七千

八百一十五兩一錢及查本鎮歲入山西布政司起
運本鎮夏秋稅糧料豆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七十五
石每石折銀一兩夏稅秋糧折布一十八萬二千五
百五十疋每疋折銀三錢綿花絨八萬斤每斤折銀
八分馬草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每束折
銀八分河南布政司夏稅小麥九萬六十石每石折
銀四錢本鎮屯糧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一石零
大約每石折銀八錢屯草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
一束伏青草三十七萬二百一十束大約每束折銀

三分各折不等共銀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四錢三分京運年例銀兩額派并補不敷鹽一十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九引該銀四萬四千一百八十五兩五錢募軍糧銀二十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兩又補不敷銀一萬一千三百一十兩五錢通共歲入該銀一百四萬三千九百五十三兩四錢三分除新舊軍馬歲用算該用銀八十九萬七千八百一十五兩二錢尚多銀一十四萬六千一百三十八兩二錢三分今據二十八年邊儲簿開實在官軍八萬一千五百

二十九員名馬騾二一五千六百四十七匹比前查盤及節年召募少軍六千三名多馬一千二百三十二匹依本鎮折放則例每軍月糧一石折銀七錢每馬日支料三升春夏六箇月該料五石四斗每料一石折銀六錢所少軍該扣糧銀五萬二千八百三十六兩所多馬該扣銀三千九百一兩六錢八分二厘通前歲用該銀八十四萬八千九百七十兩八錢八分計該扣糧銀通前歲多銀一十四萬六千一百三十八兩二錢三分共該剩銀一十九萬四千九百八十二兩五錢五分又查兵部咨送大同總兵官奏開實在馬步官軍人等七萬八千八百九十九員名巡撫官奏開見在原額新增助馬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二匹比查盤并二十五年召募之數實在少軍八千九百二十名多馬四千五十七匹所少軍該扣糧七萬四千九百二十八兩所多馬該扣銀一萬三千一百四千四兩六錢八分歲用共該銀八十三萬六千三十一兩八錢八分比歲入該剩銀二十萬七千九百二十一兩五錢五分又查得本鎮原額屯種各

色子粒五十一萬三千九百四石五斗五升零今止有屯糧一十二萬七千餘石至于秋青草束嘉靖十年尚有三十三萬九千五百餘束今該鎮止派一十七萬四百一十束應漸查復原額（世廟[illegible]）

一遼東主兵錢糧查得先于嘉靖十年該巡撫都御史潘珍奏開本鎮官軍人等七萬四百五十一員名（[illegible]）馬騾四萬九千九百六十一匹頭總計歲糧料賞賜俸鈔通該銀三十九萬四千八百七十餘兩歲入不敷歲用該戶部會官查得本鎮歲入共銀三十五萬

五千九百六十五兩秋青草三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六十束除支用外尚餘草一百五十六萬二千三百二十八束歲支少銀二萬四千一百三十九兩已經奏派淮浙引鹽補足訖嘉靖十一年又該戶部開派領鹽七萬引嘉靖二十二年又該巡撫遼東都御史孫禬奏開添河東遊兵三千名馬三千匹戶部題發太倉銀一萬四千九百四十兩嘉靖二十四年又該巡撫遼東都御史董珊奏新派軍五百名馬二百匹戶部題發太倉銀二千一百六十六兩嘉靖二十

五年又該戶部題加歲用不敷鹽銀一萬一百一十兩五錢嘉靖二十六年又該巡撫遼東都御史於敖奏召募軍二百五十名馬二百匹戶部議於山東常運銀內支給該銀一千二百四十五兩嘉靖二十八年五月內又該巡撫都御史蔣應奎奏新添軍三千二十九名馬三千三十八匹戶部題發太倉銀一萬五千九十四兩一錢四分又該巡按山東御史徐洛奏新添墩軍二百八十七名戶部議於山東常運銀內支給該銀二千一百二十五兩三錢嘉靖二十九年又該都御史蔣應奎奏新添馬八百匹戶部議于山東常運銀內支給該銀八百六十四兩又該御史徐洛奏新添墩臺軍三十五名戶部議于山東常運銀內支給該銀一百一十四兩四錢以上節年召募新軍七千一百一名馬七千二百三十八匹連嘉靖十年奏數共該官軍七萬七千五百五十二員名馬騾五萬七千一百九十九匹頭該歲用銀四十三萬四百一十八兩八錢四分今查本鎮歲入山東布政司布花麥鈔草價銀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九十二兩

二錢山東運司鹽折布并民佃灶地銀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兩三錢二分直隸永平府戶口食鹽折鈔銀一千一十三兩一錢地畝花絨折銀二十三兩三錢本折屯田折紬一十六萬六千九百八十七石五斗照依折放則例每糧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共該銀四萬一千七百四十六兩八錢七分屯田豆一十一萬八百一石四斗五升八合照依本鎮折放則例每豆一石折銀二錢共該銀二萬二千一百六十兩二錢九分草價銀五千四百六十二兩四錢豆價銀四千

七百三十四兩魚課銀八百五十八兩七錢五分鹽
課銀三百三十九兩一錢葦炭銀原額三百兩課程
銀三千七百八十七兩三錢三分鹽糧柴蓆銀八百
七十五兩六錢八分均徭役修邊夫銀三萬四千四
百三兩一錢六分屯草五百九十四萬六百三十束
秋青草四百八十七萬束戶部每年運送年例銀一
十五萬兩募軍糧銀三萬二千二百兩一錢開派引
鹽一十一萬二千五十七引該銀四萬一千一百五
十二兩五錢補不敷銀一萬一百一十兩五錢通共

歲入該銀四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四兩七錢本色
草一千八十一萬六百三十束除新舊官軍歲用該
銀四十三萬四百一十八兩八錢草三百八十七萬
三千一百四十六束尚剩銀六萬八千五百二十五
兩八錢九分草六百九十三萬七千四百八十四束
又據邊儲簿開官軍八萬一千四百四十三員名馬
騾六萬一百二十八匹頭比嘉靖十年及節年募數
共多軍三千八百九十一員名馬騾多二千九百二
十九匹頭即以前項支剩銀兩給之照依本鎮折放

則例每糧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料一石折銀二錢賞
賜布每疋折銀二錢花每斤折銀五分共該糧銀一
萬一千六百七十三兩料銀三千一百六十三兩三
錢布花銀一千八百九十七兩二錢共該銀一萬六
千七百三十三兩五錢二分通前歲用四十三萬四
百一十八兩八錢共該銀四十四萬七千一百五十
二兩三錢六分尚剩銀五萬一千七百九十二兩三
錢又查兵部咨送遼東總兵官奏開實在官軍七萬
二千七百四十員名行太僕寺奏開實在馬六萬一

千八百四十六匹比之前數少軍四千八百一十二
員名馬多四千六百四十七匹所少軍該扣糧銀一
萬四千四百三十六兩布花銀二千三百四十五兩
八錢五分所多馬該扣料銀五千一十八兩七錢通
前歲用扣糧加糧其該歲用銀四十一萬八千六百
五十五兩二錢五分歲入尚剩銀八萬二百八十八
兩九錢八分又查得本鎮原額屯糧子粒七十一萬
六千一百七石六斗三升四合二勺相應查復
一延綏主兵錢糧查得先於嘉靖十年該巡撫都御

史蕭奏准，開本鎮官軍，并各屬官吏陰醫墩軍夜不收入等，共四萬一千四百五十一員名，騎操馬匹，并走遞騾頭一萬七千四百二十六匹頭，歲派不足，該戶部會官查得本鎮歲入，通計民屯本色糧料一十四萬五千四百四十石一斗六升，草一百萬二千七百五十七束，折色并年例銀共二十四萬七千六百五十八兩二錢三分，除各項支給外，歲支尚少糧料草銀三萬三千八百八十九兩零，已經題派存積引鹽八萬七千二百七十八斤，補足訖。嘉靖十一年，又

該戶部通開額鹽七萬引，該銀二萬八千三百五十兩。嘉靖十八年，該陝西巡撫都御史任洛，奏募軍三千名，馬三千匹，戶部議發銀二萬兩，又開派存積鹽引二萬七千五百二十兩。嘉靖二十二年，又該延綏都御史張瓚奏募軍三千名，馬三千匹，戶部議發銀二萬兩，又開派鹽引銀二萬七千五百二十兩，二十三年，又該張瓚奏募軍三千名，馬三千匹，戶部議發銀二萬兩，又該派鹽引銀二萬七千五百二十兩，二十五年，又該戶部題補不敷鹽銀四萬八千八百二十三兩五錢，二十六年，又該延綏巡撫楊守謙奏募軍五百八十八名，戶部議發銀五千四百六十八兩四錢，二十七年，又該楊守謙奏募軍五百名，戶部議發銀四千六百五十兩，又該楊守謙奏募軍九百名，戶部議發銀八千三百七十兩，二十八年，又該楊守謙奏募軍八百名，馬七百匹，戶部議發銀三萬七千一百九十兩二錢二分，以上新增募軍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八名，馬九千七百匹，該歲用本折糧料銀一十九萬八千二百三十八兩，通前嘉靖十年會議之

數，共該官軍八等五萬三千二百三十九名，馬騾二萬七千一百二十六匹頭，嘉靖十年，歲用本色糧料一十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石三斗，折色糧料銀二十七萬四千八百三十五兩三錢九分，本色草一百五萬五千三十二束，今加新募軍糧料等銀一十九萬八千二百三十八兩六錢二分，通共歲用該銀四十七萬三千七十四兩一分，本色糧料一十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石三斗，草一百五萬五千三十二束，及查本鎮歲入，陝西布政司本色稻粟米豆，共六

萬九千二十一石九斗料一萬二百八十三石六升折色粟米小麥一十九萬一千四百五十七石二斗九升料二萬五百二十三石七斗四升各折不等共折銀一十八萬四千六百五十八兩二錢三分本色馬草五十五萬二千八十六束河南布政司起運本鎮夏稅布四萬疋每疋折銀三錢料三萬石每石折銀七錢共折銀三萬三千兩本鎮屯糧六萬六千一百三十五石一斗八升九合二勺屯草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一束秋青草三十七萬七千四百六十束戶

部歲運年例銀三十萬兩新增募軍糧銀一十一萬九千二百七十八兩六錢五分額派并補不敷存積鹽引二十二萬六千四百八十二引該銀九萬七千三百七十五兩五錢又補不敷鹽銀四萬八千八百二十三兩五錢通共歲入本色糧料一十四萬五千四百四十石一斗六升九合二勺本色馬草一百萬二千七百五十七束折色糧料布銀二十一萬七千六百五十八兩二錢三分京運年例募軍鹽引補不敷銀二十九萬五千四百七十七兩六錢五分共該銀

五十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五兩八錢八分內除歲用本色不記外于各鹽引銀內扣銀三萬三千八百八十九兩補足嘉靖十年會議原少歲用之數連新增募軍糧料銀兩新增官軍歲用約折該色糧料銀四十七萬三千七十四兩一分尚剩銀六千一百二十二兩八錢七分及據邊儲簿官軍四萬四千三十六員名馬驢二萬五百五十七匹頭比嘉靖十年會數及節年召募新軍小軍九千二百三名少馬六千五百六十九匹頭及照本鎮節年募軍每軍三千名馬

三千匹奏加糧料草銀四萬七千五百二十兩今少軍九千二百三員名馬六千五百六十九匹頭照前例則大約扣該銀一十二萬三千七百八十八兩七錢六分歲用止該銀三十四萬三百九十七兩九錢九分連前剩銀六千一百二十二兩八錢七分并該扣銀歲入共該剩銀一十二萬九千九百六十一兩六錢三分又查兵部咨送延綏撫鎮官奏開實在官軍四萬二千九百九十七員名見在馬二萬二千八百一十四匹比嘉靖十年及新募軍之數少軍一萬

二百四十二員名少馬四千三百十二匹每軍月糧一石每馬日支料三升春冬六箇月該料五石四斗照依本鎮折放則例每糧一石折銀七錢每料一石折銀六錢該扣糧料銀十萬三兩六錢八分歲用又止該折色銀三十七萬三千七十兩三錢三分共剩銀一十萬六千一百七十六兩五錢五分但據巡撫楊守謙二次又奏募軍一千七百一十五名每年該銀一萬五千九百四十九兩五錢戶部已經題行管糧郎中一面支給巡按御史查勘奏報今既查有前

項剩銀就應准除作數歲入止該多銀九萬一百七十二兩八錢七分又查近該山東等道御史曾佩等題開延綏額徵撥銀一十五萬兩陝西河南額解折銀二十三萬兩比對本鎮前項派數共多銀一十六萬三千三百四十一兩八錢七分相應徵催奏報

一寧夏主兵錢糧查得先於嘉靖十年該巡撫寧夏都御史翟鵬奏稱本鎮官吏旗軍出哨夜不收守墩備禦官軍通共四萬一千六百一十四員名騎操走遞馬匹共二萬一千八百八十七匹頭歲用該支糧料五十一萬四千四百八十五石五斗草三百九十三萬九千六百六十束該戶部會官查得本鎮各項支用除本色糧草并支過折色銀外尚餘草二萬九千六十五束少銀二萬四千一百五兩零糧料一十三萬四百五十八石大約每石折銀六錢該銀七萬八千二百七十四兩除餘草折銀抵補外通共少銀一十萬一千五百八兩已經題派淮浙等鹽二十四萬二千一十六引補足訖嘉靖十一年又該戶部議通派鹽七萬引今查本鎮歲入陝西布政司夏稅小

麥五萬六千九百三石秋糧米六萬一千八百一十二石稻米一千九十石四斗黑豆一萬三千六百石以上各折不等共折銀十二萬九百五兩五分夏稅折布小麥四千二百石秋糧折布黑豆六千二百石每五斗折小綿布一疋共折布二萬八百疋每疋折銀三錢共折銀六千二百四十兩馬草一十六萬一千二百四十束每束折銀三分共折銀四千八百三十七兩二錢本鎮屯糧一十七萬五千九百四十六石屯草二十三萬二百束秋青草二百六十三萬八

十束每糧一石折銀六錢草每束三分共折銀一十九萬二千三百七十六兩戶部年例銀四萬兩補歲用不敷鹽銀四萬二千五百一十八兩開派引鹽銀八萬七千九百九十兩歲入本折通共銀四十九萬三千八百六十六兩二錢五分除鹽引并補不敷銀內扣銀一十萬一千五百八兩補足嘉靖十年該欠之數尚剩銀二萬九千兩及據邊儲簿開實在官軍三萬一千八百九十員名馬驢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三匹頭比嘉靖十年會數少軍九千七百二十四名

少馬八千五百四十四匹每軍月糧一石每馬日支料三升春冬二季共料五石四斗照依本處折放則例糧每石折銀六錢料每石五錢共該折糧料銀三十七萬一千七百八十四兩六錢五分通前該剩銀一十二萬二十八十一兩六錢又查兵部咨送寧夏撫鎮官奏開本鎮馬步城操舍餘土兵及備禦官軍二萬九千二十九員名見在馬一萬一千九百四十九匹比邊儲簿多軍七千一百四十九名加糧銀五萬一千四百七十二兩八錢少馬一千三百九十四

匹該扣料銀三千七百六十三兩八錢連前邊儲簿等共多銀七萬四千三百七十二兩六錢歲用該本折銀四十一萬九千四百九十六兩六錢五分又查得本鎮所屬寧夏等六衛屯田子粒二十二萬二千七百二十二石二斗七升九合四勺今本鎮屯糧止開一十七萬五千九百四十六石應漸處補

一甘肅土兵錢糧查得先于嘉靖十年該巡撫甘肅都御史唐澤奏本鎮官軍并冬操人等四萬二百四十五員名騎操并走遞馬驢騾二萬四千九百一十

九匹頭歲入不勾歲用該戶部會官查得本鎮歲用糧一十四萬九千一百四十九石四斗料七萬九千八百四十一石五斗草三百五十一萬二百二十束折色銀三十八萬九千八百二十一兩五錢除支給外尚餘草五十五萬一千九百四十束少銀四萬九千九百三十二兩已經題派存積鹽一十二萬五千七百二十引補給訖嘉靖十一年又該戶部添開額鹽一十五萬引嘉靖二十四年又該巡撫都御史趙錦等奏募軍二千四十七名戶部該發銀二萬兩開

中淮浙鹽銀三萬二千六百八十一兩一錢，又補不敷鹽銀三萬四千四百六十三兩二錢四分，今查本鎮新募官軍二千四十七名，連前嘉靖十年奏數四萬二百四十五員名，共四萬二千二百九十二員名，舊有馬驢二萬四千九百一十九匹頭，除歲用本色糧料草外，該折色銀三十八萬九千八百三十一兩五錢，加新增募軍銀五萬二千六百八十一兩二錢四分，通共四十四萬二千五百二兩七錢四分，及查本鎮歲入陝西布政司夏秋本色小麥粟米共五千

二千四百石，黑豆二百五十七石九斗，折色小麥粟米二十六萬三千六百八十七石，黑豆一萬二千八百九十八石，以上各折不等，共銀二十六萬四千四百一十九兩二錢，折布梭糧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二石，黑豆三千四百三十石四斗，二項每五斗折小絹布一疋，共布七萬二千五疋一丈，折銀一萬八千一兩二錢五分，本鎮銀一萬七千五百兩，本鎮屯糧二十一萬一千二百八十石，屯草四百六萬二千一百六十束，秋青草二百一十八萬七千五百四十束，京運

年例銀六萬兩，新募軍銀二萬兩，開派引鹽銀一十萬三千五百兩，補不敷鹽引三萬四千四百六十三兩二錢四分，以上通共本色民屯糧料二十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三石七斗，本色草六百二十四萬九千七百束，折色銀五十一萬七千八百八十三兩六錢九分，除新舊官軍馬匹歲用本色糧一十四萬九千一百四十九石四斗，料七萬九千八百四十一石五斗，算該剩銀六萬九千二百六十四石六斗，少料七萬九千五百八十一石八斗，抑糧補料價尚有餘折

色銀四十四萬二千五百二兩七錢四分，該剩銀七萬五千三百八十兩九錢五分，及據嘉靖二十八年邊儲簿開，官軍三萬九千八百八十二員名，馬驢牛一萬八千二百六匹頭隻，比之嘉靖十年并二十四年召募新軍之數，少軍二千四百七十員名，少馬六千七百一十三匹，每軍月糧一石，每馬日支料三升，春冬二季共料五石四斗，照依本鎮折放則例，糧每石折銀七錢，共銀二萬七百四十八兩，料每石折銀六錢，共銀二萬一千七百五十一兩一錢二分，折少軍

馬名數、共該扣銀四萬四千四百九十八兩一錢二分、通前剩銀七萬五千三百八十兩九錢五分、共多銀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七十九兩七分、糧九千一十八石七斗、又查兵部咨送甘肅撫鎮等官奏開本鎮實在官軍三萬九千六百七十六員名、實在馬一萬六千一百五十四匹、比邊儲簿內少軍一百四十六名、少馬二千五十二匹、共該扣糧料銀七千八百七十四兩八錢八分、歲用止該折色銀三十一萬六千七百四十八兩七錢九分、歲入共多銀一十二萬五千八百五十三兩九錢五分、又查得甘州等衛所額該屯地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一頃五十畝、各色子粒六十萬三千一百八十八石四斗二升五合、今屯糧止有二十一萬三千三百八十石、舊辦秋青草九百萬束、今止有二百六十三萬八千束、相應催辦、

一山西主兵錢糧、查得先于嘉靖千年、該巡撫山西都御史劉大謨奏開本省歲用王府祿糧官吏師生俸廩軍士孤老月糧、又有上功官軍民壯行糧、及調客兵糧餉、大約每歲共用一百五十四萬七千一百

一十九石七斗八升六合、歲徵比歲用實少一十五萬一千八百八千七石五斗九升二合、該戶部會官查得山西布政司歲額稅糧一百六十萬五千七百四十六石零、銀九萬一百六十八兩零、本鎮官吏旗軍人等支用該糧四十三萬六千三百一十四石、連王府祿糧支用共一百二千九萬三千一百六十萬零、尚餘糧三十一萬二千五百八十六石零、銀九萬一百六十八兩零、又祿糧徵收本色每石以五錢六錢放支、共該扣積銀一十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五兩零、通共餘銀二十萬四千四百一十二兩零、糧三十一萬二千五百八十一石零、難議補給、訖嘉靖二十年該巡撫山西都御史陳講等奏、新募軍五千名、馬二千匹、戶部議派兩淮等鹽一十四萬三千五百五十引、該銀五萬八千七百一十兩、嘉靖二十一年、該巡撫山西都御史劉臬、奏稱掣回大同班操官軍七千二百五十二員名、并神池等墩召募新軍二千二百名、補足各官營騎操馬五萬七百六十匹、戶部議開鹽一十萬五千七百一十一引、該銀四萬八千九

百九十八兩八錢五分。嘉靖二十二年，准兵部咨大原等處募軍一萬二千名，馬五千五百匹，戶部議加銀九萬九百二十四兩。嘉靖二十三年，該山西巡撫都御史李珏奏募軍三千三百名，馬二千三百匹，戶部議加銀三萬兩。嘉靖二十五年，該巡撫山西都御史曾銑奏祈募游兵三千名，馬三千匹，戶部議加銀四千八百五十兩一錢三分六厘。二十五年，又加補不敷鹽銀四萬八千九百六十五兩三錢五分六厘。今查得本鎮節年召募并挈回官軍共二萬二千七

百五十二員名，馬一萬八千五百六十匹，共該用銀二十七萬六千六百八十二兩九錢八分六厘。連前項嘉靖十年會議本鎮各項歲支該本色糧四十三萬六千三百一十四石零，照今邊開本折支放則例，每石七錢，該銀三十萬五千四百一十九兩八錢，共該歲用本折銀五十八萬二千一百二兩七錢八分六厘。本鎮歲入本省丁糧內除起運大同并王府及腹裡倉糧外，起運代州、偏頭、寧武、雁門等各城堡倉場，夏稅本色麥五萬一千六百八十石七斗，照依

該鎮派冊則例，每石一兩，算該銀五萬一千八百六十兩七錢；存留本色麥豆共一萬八千八百二十九石二斗，每石八錢，算該銀一萬五千六十兩三錢六分；起運秋糧本色米一十六萬五千五十三石二斗，每石一兩，算該銀一十六萬五千五十三兩二分；存留本色米四萬七千六百五十三石四斗，每石八錢，算該銀三萬八千一百二十一兩九錢二分；起運折色布四萬二千三百二十六疋，准米四萬二千三百二十六石，每疋折銀三錢，算該銀一萬二千六百九

十七兩八錢；花一萬九千二百三十六斤，准米一千九百二十三石六斗，每石折銀八錢，算該銀一千五百三十八兩八錢八分；起運草一百三十六萬四千二百七十六束九分八厘，每束八分，算該銀一十萬九千一百四十二兩一錢六分；本鎮屯糧一十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四石八斗，每石照存留民糧八錢，算該銀八萬八千五百七兩八錢四分；新增折色銀三百四十五兩八錢；民佃屯糧三千九百四十三石六斗零，每石八錢，算該銀三千一百五十四兩八錢八

分半、共銀四百七十二兩三錢、河東運司止除鹽價銀七萬五千二百八十三兩二錢、戶部年例並募軍銀共一十六萬八千九百七十四兩一錢三分六厘、開派引鹽一十四萬八千一百八十一引三十三斤九兩一錢八分、該銀五萬八千七百四十三兩四錢九分六厘、補不敷鹽銀四萬八千九百六十五兩三錢五分四厘、通共該歲入銀八十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五兩二分六厘、本鎮歲出、除將嘉靖十年會議數內王府祿糧不計外、新舊官軍人等歲用本折銀五

十八萬二千一百二十兩七錢八分六厘、尚該剩銀二十五萬六千二百二十二兩二錢四分、但查兵部咨送山西總兵官奏開代州鴈門等處操瞭操冬操夏種禦冬官軍舍餘、實在三萬九千七百九十八員名、太僕寺奏開實在馬騾一萬四千四十三匹頭、及查邊儲簿開、實在官軍三萬七千八百一十八員名、馬騾一萬一千七百一十四匹頭、比兵部數內少軍一千九百八十名、少馬二千三百二十九匹、照今本鎮折放則例、每糧一石、折銀七錢、該銀一萬六千六百

三十二兩、每料一石、折銀六錢、該銀七千五百四十五兩九錢六分、共該扣糧料銀二萬四千一百七十七兩九錢六分、歲用止該五十五萬七千九百二十四兩八錢三分六厘、共該剩歲入銀二十八萬四百兩二錢六分、又查山西都司所屬衛所屯種地一千一百二頃一十畝、各色子粒二十五萬七千七百四十六石五斗六升、秋青草束先年四十二萬四千六百六十六束、今屯種止有一十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四石八斗、秋青草束尤不及數、相應查理、

一薊州主兵錢糧、查得先于嘉靖十年、該巡撫薊州都御史汪玉、奏本鎮官軍四萬二千九百員名、馬一萬五千匹、每年尚少月糧二萬石、折絹布銀五千餘兩、合添年例銀二萬兩、該戶部會官、查得本鎮各項支用、除本色鈔貫外、支過本色糧料二十萬一千六百七十四石二斗、草二十五萬四千三百一十二束折色銀二十萬一千四百三十八兩八錢六分、尚餘本色米四萬七千五百二十五石八斗、銀一萬五千九百二十一兩一錢四分、本色絹二千一百三十九

疋一丈二尺歲派錢糧既有盈餘雖議加補嘉靖二
十七年亦據戶部管糧郎中袁欸呈稱見收貯在庫
銀兩尚多年例乞且停解今查本鎮歲入兌軍併運
本色米六萬石民兌軍屯本色米豆一十四萬九千
二百餘石草九萬七千六百四束漕運折色米一十
八萬石該銀一十四萬兩山東等處起運山海倉小
麥一千二百七十五石每石折銀八錢共銀一千二
十兩德州常盈倉庫收撥薊州庫夏稅綿布一千六
百疋每疋折銀三錢共銀四百八十兩人丁絲絹四

千八百一十七疋一丈二尺三寸每疋折銀七錢共
銀三千三百七十一兩三錢五分山海倉粟米二萬
二千四百九十三石每石折銀八錢共銀一萬七千
九百九十四兩四錢喜峰口倉粟米八千九百二十
石每石折銀九錢共銀八千二十八兩黑豆二千五
百石每石折銀八錢共銀二千兩薊州庫秋糧綿布
一萬疋每疋折銀三錢共銀三千兩綿花絨二萬五
千三百斤每斤折銀六分共銀八百一十八兩德州
常盈倉收撥薊州庫綿布一十二萬疋每疋折銀三

錢共銀三萬六千兩綿花絨九萬六千五百斤每斤
折銀六分共銀五千七百九十兩順天府存留薊州
草一百一十四萬八千四百四十二束永平府存留
薊州草三十萬二千七百四十二束每束折銀二分
五厘共折銀三萬六千三百一十七兩一錢薊州等
衛所新增地畝銀一萬五千五百六兩九錢三分秋
青草折銀二千二百四十兩二錢興州左等九衛所
秋青草折銀九百四十九兩地畝銀三千三百一十
兩該課銀二百六十五兩二錢五分戶部年例銀三

萬兩通共歲入本色米豆二十萬九千二百石草九
萬七千六百八十四束折色銀三十萬七千八十一
兩二錢三分及據邊備簿開官軍四萬七千八百五
十三員名馬一萬一千七百二十六匹比之嘉靖十
年會議之數多軍四千九百五十三員名照依本鎮
則例每石折銀五錢四分共該加糧銀二萬六千七
百四十六兩二錢步馬三千二百七十四匹每石折
銀二錢五分該加料銀四千四百一十九兩九錢比
之嘉靖十年會數每歲合用本色糧料二十萬一千

六百四十四石二斗、今除歲入本色米豆支用外、尚剩本色糧料七千五百五十五石八斗、合用本色艸二十五萬四千三百一十三束、除有支九萬七千六百八十四束、尚少本色草一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九束、于民納折草銀內、支給三千九百一十五兩七錢二分五厘補足、并邊儲簿內所多軍、該給糧銀二萬六千六百四十六兩二錢少馬扣料銀四千四百一十九兩九錢通共歲用本色糧料二十萬一千六百四十四石二斗、本色草九萬七千六百八十四束

折色銀二十二萬七千六百八十兩八錢八分五厘該剩歲入本色糧料七千五百五十五石八斗、折色銀七萬九千四百兩三錢四分七厘、又查兵部咨送薊州鎮實在官軍舍餘民人、共五萬四百三十七員名、見在馬二萬二千四百五十二匹、比邊儲又多軍二千八百五十四名、多馬一萬七百二十六匹、照依本處預撥則例、該給糧料銀二萬八千四百三十三兩七錢、除前支銀數內撥補、尚剩銀五萬九百六十六兩六錢四分七厘、本色糧料七千五百五十八斗、

一固原士兵錢糧、查得先于嘉靖十年、該巡撫陝西都御史劉天和奏用固原洮岷環慶兵備等道及防守西安驛傳兵、該管吏旗軍人等七萬六千九十三員名馬三萬二千九百一匹、通共歲用糧料草束、逐腹三十二衛所軍士應賞布花、比歲派少銀三十七萬九千餘兩、該戶部會官查得陝西布政司歲派固靖洮岷環慶等處倉場兵、該本色糧料三十萬八千一百八十八石零、草一百五十萬九千七百一十六束、折色銀一十三萬二千七百二十一兩六錢八分

零、除前歲入草束外、將前歲入折色銀一十三萬二千三百二十一兩六錢八分零、每石以六錢放支、該得糧二十二萬一千一百二石八斗零、通連本色并折色、共該糧草束應賞布花共銀一十八萬三千六百四十三兩七錢四分零、皆因先年減去額糧三十三萬一千餘石、馬草三十二萬六千九百餘束、以此邊儲未充、今照該省錢糧歲用不敷之數、已有前項堪種拋荒屯土糧草、應復原額、似難別議、茲嘉靖二十三年、該總督侍郎張珩奏于固原鎮戎等衛所辦

選餘丁、召募軍士共二千名、據戶部撥銀八千八百二十兩、二十五年、又該戶部議補不敷鹽價一萬二千五百六十一兩、今查本鎮歲派民屯內、除折布米麥、該本色糧料二十六萬八千五百五十石五斗六升、民屯秋青草共一百五十萬九千七百一十六束、折色布花銀二萬九千五百五十五兩四錢二分五釐、折色糧料銀一十三萬二千七百二十一兩六錢八分、又昔荒今熟地畝銀七萬四千六百四十四兩、戶部年例銀五萬兩、加添募軍銀八千八百二十兩、

補不敷鹽銀一萬二千五百六十一兩、開派鹽引三萬七千一百七十八引、折銀一萬七千四百三十九兩、比之嘉靖十年會數、共加增銀一十六萬三千四百六十四兩、尚欠歲用銀一萬九千七百七十九兩七錢四分、但查嘉靖十年會奏舊有官軍并二十三年新召之數、共該官軍七萬八千九十三員名、馬三萬二千九百一匹、今據邊儲簿開止有實在官軍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五員名、馬驢八千六百四十四匹、歲用本色糧料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九石二斗四升

本色草六十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三束、折色銀一十四萬八千一百四兩八分六釐、前項歲入該剩本色糧料二十二萬五千四百二十一石三斗二升、本色草八十九萬六千九百五十三束、折色銀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四十一兩一分九釐、又查兵部咨送固原鎮實在官軍二萬四千四百二十七員名、實在馬一萬五千五百一十六匹、比邊儲簿開多軍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二名、多馬六千八百七十二匹、每軍月糧一石、布二疋、花一斤八兩、每馬月支料三升、草一束、

春冬二季共料五石四斗、草一百八十束、通算本色該糧料一十八萬九千一百七十二石八斗、布二萬五千三百四十四疋、花一萬九千八斤、照依民運則例折放、布每疋折銀二錢五分、花每斤折銀五分、共銀七千二百八十六兩四錢、草一百二十三萬六千九百六十束、每束折銀三分、共銀三萬七千一百八十兩八錢、連邊儲算止該歲用本色糧料二十三萬二千三百二石四升、折色銀一十三萬三千二百四十五兩八錢一分九釐、本色糧三萬六千二百四十八

石五斗二升，木色草八十九萬六千九百五十三束，又查陝西都司所屬西安左等衛所屯田子粒三十六萬五千二百四十石五斗六升四合，今本鎮屯糧止有一十五萬五千四百五十九石，拋荒地土亦未勘復，相應查理，

賊情疏　賊情

據滁州申稱據亳州民壯馬見龕報拏獲強賊王大壬、張琪供稱賊首師尚照二王、王千斤，差各頭目共統一萬騎要向鳳陽府劫掠高墻眾一內王，前搶南

京等語，見今大賊在于馬承錦，離亳州二十里等因，又據滁州申稱吏李文高報有殯賊一千餘人，自百善驛來到本州西關放火燒燬房屋，東關居民盡行棄家入城到部，送司案呈到部，除行該巡撫左侍郎吳鵬咨巡按御史金瀾于本，各據鳳陽府申報賊師尚照等賊勢猖獗，咨調池河守禦官軍策援，臣等看賊勢縱橫，已行各該營衛官兵利銓器械操練人馬，相機剿捕，及行池河等指揮張摘隊屯操軍餘，遇警前來鳳陽策應，會本具題外，今報賊掠宿州逼近

離江不遠，南京根本重地，相應亟為防截，臣即於九月初一日會同南京內外守備五府六部九卿科道等官計議，行移新江口坐營臨淮侯李廷竹，把總指揮王銳領軍常川防守新江口地方，把總指揮劉簡領水軍一千名，戰船四十隻，把總指揮凌芝領陸軍五百名，把守尚和港，把總指揮王領軍一千名，戰船四十隻，把守觀音港，把總指揮陳勳領陸軍五百名哨，總指揮劉貴領水軍五百名，戰船二十隻，把守上新河，神機營坐營指揮程鵬，領陸軍一千名，把守龍

江關，大教場小教場坐營指揮蔣欽，領陸軍一千名，防守內營，把總指揮卞貴領陸軍五百名，防守觀音門，仍移各院寺等衙門各堂上官右侍郎歐陽鏊等各分督正陽等十三門，又添撥軍上選委才幹軍職協守外城江東等十八門，又咨巡撫應天都御史彭黯，巡撫鳳陽都御史吳鵬，各查所屬對江一帶險要六合縣瓜埠，江浦縣毛塘，上元縣秣陵關，溧陽，溧水句容各對江河口，太平府采石鎮江府京口閘，安慶府城滁州烏流關，來安縣和州昭關，烏江橋，揚州府

瓜州儀真韶州、仍河、泗州盱眙大長各嚴督所屬分布官兵民壯、分定信地、設法防守、又咨南京都察院轉行巡屯御史照前原題於南京廣武飛熊英武龍江左大象錦衣等衛屯營防守附近州縣險隘去處又行南京太僕寺就查撥各苑寄養馬匹湊給見調河口新營官兵其軍行給應行糧草料咨南京戶部軍器鍋鑊櫓槳各蓋各門當備竹木咨南京工部各照例處備關給奏報、再照沿江津渡猥多、南京官軍有數難儘各營軍馬猶慮分布不敷而即目盜賊蜂

起據稱要毀高橋前搶南京事已十分危急以是臣等深念賊池為重、不聽輕調一兵過江、是固事守之常顧事體有緩急著數有先後大凡人家御寇必先謹持門戶始能保室家所以常有守江不如守淮之說況鳳陽已在淮南相距長江不遠若不于此致力有待寇至江濱方為之計亦恐無及于事、殆并天險與人共之、故知出險方能守險而協守江北所以守南京也欲行南京內外守備官員一面選調各營把總指揮張奇勳宋□表勛各領京軍前江以北滁河

儀真等州縣要害去處用心設法把截審行之始甚加獎賞以壯士心仍乞聖明軫念根本重地、勅下該部從長計議查照先年征勦劉六七等事例奏請簡命文武威望重臣、准給旗牌、統領精兵前來南京鳳陽等處嚴督所在官兵、隨賊向往、并力勦平、以安地方、而時下兵荒相仍、定盜賊所由起、合聽所司動支糧銀、多方賑救、死中求生、仍照例給票招撫、明懸賞格、聽相擒斬以離其黨、又申勅巡撫湖廣江西等都御史、先事設備、免致賊出不意、順流而下、乘虛

為患、惟復別有定奪、伏乞聖裁、

留務疏 留都

謹題臣等看得薊松倭寇甫寧、道泰仍稱猖獗、而泰安峄德等處警報又且一日總至、加之河北水患未息、江東旱魃方殷、將來所在窮發尤恐出于意外者急則治標舍兵與將奚以哉謹按法兵無選鋒曰北而罔官四時教戰謂之軍禮、所以成化弘治正德年間京營每大閱兵、輒申戒各該坐營等官不許占怯、暨近年抗以為定例今南京兵務已甚乞勅兵部查

果簡衆練卒是為今日機務之急申明舊規奏命南京內外守備并臣等科道官將各營衛軍公同逐一揀選分別頭撥次撥三撥明白行各隊伍自下而上從少至多分投練銳務體人情日止一教及格即已使得以其餘力治生樂學自然漸至一教成十十教成百百教成千千教成萬臣等又隨時習隊技閱分別勸懲以審異而致同照例就動支本部地租草場銀兩激賞成就仍乞量給欽限貢馬價銀備有次第臣等品定各官勤惰連已教習過技藝精粗支過

用銀兩數目通行造冊奏繳則不出年餘精兵長技脫穎而出向來驕惰之習或當一變臣故一曰練兵學在兵卒亦在將故有勝將必無弱兵知訓兵而不知擇將是猶務學不務求師也今營中將略無幾而南京五軍都督府僉書類多員缺一遇調發倉皇失措合從兵部博選兼資謀勇曾經戰陣人員查將前缺以次推補使以時即所部振作撫摩講熟韜略其操備漕牧之任酌取宋慶曆間西鄙故事非精神可折衝者不在茲選則雖未必算計見效而猛虎在山

藜藿為之不採若聲所被淮南亦將寢謀比之往者臨危借才乎異省姑試於庸流右堅馬逐在今猶刺目當有間臣故曰選將兵要在先附民而容民所以畜衆是故仁人之兵與民同欲令東南民力已竭所在猶竭澤漁失今不為獸窮且攫有如晉之孫恩唐之裘甫宋之方臘等豈必賊至而後能為患哉謂宜申飭有司明戒掊克一意在民以為深根固本之計而又設險阻斂積聚聯保伍時賑䘏嚴禁通番肅清鹽徒開釋無罪攻可變代凡可以捍民患而延續其

生者無所不用其極戶工等部又省額外之徵停不急之役一切朝四暮三使用陰受加賦之苦而知者亟從罷免其自來薄斂有如稅契之類明截留一二項即已申解亦乞准令抵納後數以應目前版築教練召募除品之急而經賊殘破州縣亦量照勘災體例給復數年通其有無則豈惟上下并力外侮有不足禦而不逞之徒亦將有以逆折其心而不敢萌此固本寧邦之要道也臣故又曰恤民善戰者譬如蛇然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相

應今長江上下九江安慶京口太倉徐頴淮陽等皆在郊畿之內邦域之中遠近聯屬术爲一體昔人嘗以況諸人尺之軀必無尺寸之膚不愛亦無尺寸之膚不養風寒濕燥乃無自投其隙而南方風氣柔武備久廢不講每遇警急輒請邊兵乞長鎗手雖間嘗調發如激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魚大抵無及于事而部內士馬乃或終歲不過而一問焉非所以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乎合無申明近年都御史楊行中御史錢學孔等節次題准事例各操巡都

御史御史等官就便分駐其一鎮江其一儀眞其一安慶各嚴督所屬官軍另兵民壯一體簡選分撥教練刻期奏報而江北諸郡近雖疲弊其士旣廣人猶驍健無吳兒驕輭之習若從官司給種授器聽各監司分布開荒儘力佃作且耕且戍自課自給因其族勒以軍法不煩官餉皆爲精兵覘項者奪熟戶之田以招流移仰飛輓之餘以膳城卒猶爲有常可以經久而太倉徐頴等處副使僉事俱照依九江兵備體例行事移文計議而行遇警卽相援時策應無分彼此互相推托坐失事會則聲勢聯絡營衛周流如同舟遇風雖吳越猶且一心共濟而所以搤其吭拊其背者幾皆在我而無難矣臣故又曰聯屬兵貴先機雖敵有所欲擊與其所欲攻與其所欲破賢將必先知之曾謂寇至而猶不知乎此春秋所以譏戎而（遲緩書于遠報以疲兵引地患于近報而覆賊）大明律例尤嚴飛報失悞之禁罪或至斬凡以圖難于易爲大于細也今各州縣盜發類多過期不報及該本部查理又爲虛文塞責往往聞事不實實事不聞似玆法度夷陵緩急寧保無悞查得先年劉七藍鄢

齊彥名等初至不過百人止因地方奏報遲誤以致兵連禍結不已節該兵部查照律例奏准通行今後但有草賊生發該管有司即便火速申奏敢有違延隱匿上司即便參問罷職充軍雖不係聚但係名頭强盜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一面差人申報合干上司并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隱匿事發參問四次以上照例降級已經撫按官員刊置板榜禁約緣今法久易湮合再遵明申守而湖廣江西地面皆在長江上流隨風順下一日千里雖非所屬前事不

遠亦合撿照律文一體奏請調發策應有備無患臣故又曰審機臣切惟南京連營羅守凡以供衛陵寢宮闕立億萬世不拔之基而時久承平如人怯病儀觀雖盛脉理已虛氣尸狃於因循精神疲于牽制自來良臣猛將非不究心講求迄未聞有眞能爲之求三年之艾者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是以臣請畜之伏惟 聖明裁許幸甚

弘遠慮責實効以濟宮疆疏　會計歲用

先該刑科右給事中張秉壺題內一欵約財用以裕

邊費該本部議得國家財賦國計總于戶部營繕總于工部大僕光祿各有司存謹于每歲終會計成錄進覽一曰歲徵一曰歲收一曰歲支一曰歲儲總數會其略散數詳其大率一年以歲徵爲定額如歲收少于歲徵則趂欠可查歲支多于歲徵則樽節可討歲收比歲徵加多則查交納某年某項錢糧歲支比歲徵較少則計本年餘剩若干收支既明歲儲虛實自見即爲次年歲派實徵通融節縮之計由是財用可節邊費自紓誠我 皇上中興太平之一助也

本部尚書夏 等具題奉 聖旨准議欽此今照嘉靖二十八年錢糧出入已有成數擬合會議進呈案呈到部臣等謹按嘉靖二十八年錢糧出入之數大約太倉歲徵該銀二百一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五兩及查本年歲入實收銀二百九十五萬七千一百一十六兩雖稍多于歲徵緣係節年解欠及括取開納事例等銀原非歲額經常之數及查本年歲支通銀四百一十二萬二千七百二十七兩乃比歲徵數加一倍蓋因連年虜邊募軍防秋折放馬料商價諸

費不次增添若非加意裒益將來年分或不可支又如京通倉糧歲運三百七十萬石先年常有八年之蓄本年官軍工匠月糧歲支二百八十餘萬京通積蓄僅于五年其餘雜料糧草等項用多不節亦可類考臣等聞昔周官歲獻民數穀數說者以爲此周文武成康致太平之要務而歲抄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蘇軾亦謂此萬世之計蓋有餘則蠲逋貸除租稅不足則裁浮費去冗食自朝著以及百司庶府莫不以節用愛人爲心而其足用善物與凡失物辟名者

各有誅賞大宰職之是以上下各足本固邦寧今在
官在民止有此數而遠近紛然求討不已此由不知
一時出納之計登耗之原故不能相與量入以爲出
也臣等遵奉欽依查照原擬謹錄會計進呈備行在
京各衙門并各督撫巡按等官將今嘉靖二十九年
一應財用通融均節去煩就約準昔善今庶幾漸復
國初十分餘三之舊以仰合古三十年之通制若內
承運等各該庫監所領有來不入會計令合內外庫
藏倉場會計繕寫裝潢成冊隨疏上進伏望 聖明

萬幾之暇俯賜留神國家幸甚臣等幸甚
議處全陝屯田以足兵食事　全屯田
臣昔任陝西糧儲副使暇司錢穀講求屯田頗得梗
概及任提學副使巡歷　鄜三邊周爰咨詢爭取屯
田地畝實徵諸冊磨算會計者爲屯田議亦嘗呼召
諸軍面與商確又得其兵食之實數年以來頗得
其情諸守亦日夜引領與此法之行適來虜賊屢行
入寇人心思奮爵賞之行必先兵食而內帑所積連
年爲宣大山西請發已多恐難支給惟有興舉屯田
乃當今急務矧全陝地方袤廣田多膏沃昔人所謂
沃野千里者正今屯田之區而漢河金完諸處尤爲
腴厚若委任得人查照興舉使屯田之利皆歸于軍
一舉而兵食足矣臣嘗稽屯田紅牌事例因竊我
祖宗法意大都各衛軍人七分屯種三分城操屯種
者除月糧十二石外餘米上倉以及城操者是十人
之田養十五人也其後邊事漸興軍多備邊屯種遂
廢乃因地徵糧有畝及給于軍則人十二石是二十
人之田始養十人也于是田始不足乃借支民糧又

不足也乃爲折色名雖折支實乾沒之耳故折色行
而軍始貧糧借而民始困　祖宗屯田之法至此弊
矣夫　國初餘米上倉倉在各屯名曰屯頭倉屯軍
收穫輸納無搬運守候之費操軍支糧亦近便簡易
無有侵牟欺隱之弊及徵糧于官倉乃在府州會城
人屯遂遠有至數百里者又立催糧旗甲知數人役
軍人赴倉支糧往返窬遠于是搬運守候之費侵牟
欺隱之弊百出歸二十人之田不能養六七人乃始
內帑再留頃者邊事愈多而各項仍難內帑亦不能

給則其弊極矣今臣所議屯田法因軍人以支納為害卽其有畝之業立為簡易之條軍既不納糧于官官亦不給糧于軍可復 祖宗屯種之制合唐府兵之法而在官之省什三在軍之利十七雖不能十人之田養十五人亦庶幾十人之田養十人矣比今二十人之田養六七人者其利蓋倍蓰也臣嘗呼老稚面察其疾苦咨其衣食皆曰軍之納糧于官大率十五六斗始納一石其支糧于官則一石止得二三斗今得此百畝之田無追呼逼勒之擾稱貸附益之費

自種一二十畝可得花利六七石除八十餘畝佃人分糧可得二十餘石少亦不下十七八石是常有二十餘石之利衣食有賴俯仰無慮矣故曰在軍之利十七又嘗取支糧支圖計之八斗者歲支九石六斗六斗者歲支七石二斗今歲一軍止免納糧六石今八斗六斗計之二軍共省四石八斗二萬軍可省四萬八千石故曰在官之省十三此皆于支納之間節其搬運守候之費革其侵欺隱之弊奪諸豪猾奸宄之手而歸之官與軍者也議自西安左等四衛始

計四衛見在屯田二萬七千餘頃見在軍一萬八千餘名每人該田一頃常餘田九千餘頃除指揮千百戶及儀衛司旗校無地軍人幷馬料支給外尚可剩田五千餘頃以陝西見行地圖頃畝法算之可得軍五千餘人計全陝屯田不下百萬餘石以此法推之再因地制宜可增軍數萬多不下二萬此皆不煩帑資不借民糧而得之者然軍役家給人足可使之樂于趨避而無逃亡之患故曰一舉而兵食可足也臣竊見屯田僉事職銜曰提督屯種又伏覩屯田敕旨

日督率官軍餘丁及時耕種勿令遊惰致有荒蕪是此官之設原以耕種為職不以催科為急今乃追併逋負敲朴益施害及妻子窮蹙如徵租稅然不知撫將以養軍先以病軍使之騷然失樂生之心亦將安用屯田哉故臣所議之法除去其害而其詳開具如左然此因陝西邊方素寬故為此規至于山西腹裏衛所[illegible]田不過數百頃而[illegible]存者半通計一衛之田不[illegible]百頃[illegible]而有[illegible]此處者若大[illegible]人之運用千人[illegible]蕪則宜用[illegible]法[illegible]已于偏頭老營之

間得荒田東西百里，南北二十五里，除山石外，大抵可得田五六千頃。已經案行鴈門、岢嵐兵備副使劉璽、張鎬會同議勘；及委保德、河曲知州、知縣等官王朝珍、齊恩等丈量撥給，候丈撥完日，另行議給牛具種子，給與偏頭、老營二所官軍耕種，并另立營田議外。伏望 皇上軫念全陝地方，重遭虜患，急缺兵糧，臣愚請求此法，先後七年于茲，勑下戶部再加查議，如果可行，乞行陝西總督巡撫官勘酌舉行，庶兵食可足，邊圉可固。

雲間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選輯
　　　　　　　　　唐昌世興公　參閱

馮侍御芻蕘錄

疏　　　　馮恩

防秋弭患疏　邊防

臣聞中國之治安。係四夷之帖服。四夷之帖服。由內治之預修。內治不修。則夷虜得以窺其隙。邊疆欲靖弗可得也。邊疆弗靖。則兵農恒以困於師。中國欲安弗可得也。故曰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奮起南甸。以定中原。掃除腥穢。內夏外夷。會朝請歸。上以洗帝王千百年之恥。下以開聖子神孫億萬載之基。惟其身親經歷。故深達邊務。觀其諭將臣湯和等曰。自古重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安。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境。虜人聚散不常。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常敕邊將嚴備之。斯言也。乃帝王萬世安邊之上策

也。是以當時有治法。有治人。中國奠安。邊陲晏然。邇年以來。任者非其人。得人而任不久。將士不知兵。馬肉食不爲國謀。中原之近。盜賊縱橫。邊陲之遠。夷狄竊發。以至甘肅。內有亦不剌。幹爾禿斯爲腹心之蠹。外有速壇滿剌。尼牙木蘭爲肘腋之患。包藏禍心。待時而發。而又加之以河套之桀黠。花馬池之衝突。深爲可慮。遼東鐵山女直諸夷。則猶金人之裔。混同江兀者諸夷。則猶遼人之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又繼之海西之侵擾。兒孫之覬覦。豈能一日忘我中國哉。今之宣府大同。法令阻隔。軍士弗靖。有如唐之李克用者。起於雲中。則西北近輔。安保其不如晉之十六州望風克斥者乎。今之延綏寧夏。糧草缺乏。軍士餓叛。一有如宋之趙元昊者。起於延夏。安保其不如宋之三邊諸鎮。羽檄旁午者乎。邇聞邊事告急。日有警報。三邊虜賊。非徒出沒我疆場也。且巢穴而安處矣。非徒巢穴而安處也。且樵採而牧放矣。使不早爲之處。秋高馬肥。安知其不有舉國而來者乎。是則可爲寒心也。爲今之計。必戰而已矣。必戰之計。內修而

已矣內修之急兵食而已矣昔者先王之於夷狄不待侵犯而后備之也。為之備以預待之也。不以其不內侵而弛其備也。為之備以俟其發也。我備矣彼來焉則逐之去則不窮追焉。此先王之所以制馭遠人而保安中國也。今日之急則非預備之可以坐策者。焦手爛額且不暇理。備之人身未病可以服調攝之劑已病而調攝之則病且[illegible]而調攝之則必死。今之延夏諸邊軍且餓死兵食弗足矣兵食弗足以中國攻中國然且弗勝況夷狄之強勇乎。虜賊之性饑渴馭驅且走且射中國之人弗與敵況我以饑渴而捍持乎[illegible]甲鎧鋒上有饑色況我以為甲而轉輸乎不待智者可較其勝負矣。臣愚以為拯溺而救焚不如懷薪之可以息火。為今之策不若急出太倉銀兩每邊特差戶部能幹正官一員會同鎮守都御史就於三邊近處任其便宜糴買糧草以實倉儲再差兵部才力正官一員會同都御史查飭器械務在精備仍勑各邊都御史督同將官會同各大帥二界精選驍入門六千[illegible]之李靖者用之

為謀將有善布陣隨機不滯諳通兵法出奇多方迴翔如飛鳥搏殺如猛獸如[illegible]之為戰將有見利不趨知彼知己見害不避[illegible]取凝立如[illegible]出流動如活水如晉之謝玄[illegible]為攻將有慮勝而後[illegible]敵而進退而不貪正而難犯如漢之周亞夫趙充國者則用之為守將而又使人時出墩堡緊急烽火一遇邊方有警星馳四報會合齊心驅之出境退則安集士衆恤其饑寒同其甘苦以圖萬全待安靖後當一勸 聖慮將各邊鎮守都御史不克任者易置之如 孝宗朝大學士丘濬邊防之略歲遣通知邊事大臣一員東自遼東開元城西至甘肅瓜沙往來巡視訪察將官之賢否而警其怠惰偵探虜情之近遠而防其入寇檢點兵事之多少而區為整理查覈糧餉之費耗而預為區處閱歷墩堡之修廢而課其章程周知地理之險易而據其要害內以為經畧華夷之規外以為捍禦蠻[illegible]之備而又安不忘危益修文德而後左右開拓正人不撓群議俯納群策則中國尊安守在四夷而　[illegible]

縣之億萬年而無休矣。

書

役萃序兵書　倭奴

禦寇守城之法，士大夫各出群策矣。則府亦虛心延訪，宜無遺筭矣。大要不出區區向陳數條，一運倉糧以實內餉，使公儲無告焚之患，城中無食盡之憂。一廣募水兵，精選義勇，以併群力。一速查舊用西北二鄉督灘快船，以便水戰。此非區區老往之迂策，今之議守城者，實未策耳。孫子曰，善戰然後可守。今城外

之民十之八九，城內之民十之一二，若棄城外之民之居以資寇，則寇坐得民居民食，剽掠遠近，任其殺害，且攻猝突彼逸我勞，坐困城中，縱保全之，所傷必多。城外獨非赤子乎。故愚欲合內外以攻賊，則勢張。其策在專督戰艦，布列黃浦、進路鹽鐵塘、花涇塘、龍華港二三處水口，及賊未登岸，率水兵善水戰者，為先鋒，義勇民快次其後，民兵小船又次其後，一遇賊至，併攻衝殺，此保萬全取勝。若與平敵，亦可先挫其鋒。若待登岸臨城，禦之守之，彼已視城外為囊中物。視城中人為退縮懦弱，若虎視牢中之犬羊，猶視囮中之雞鼠，勢在彼而不在我矣。如不省迂拙之說，公乃獨不觀之太倉乎。太倉形勢之地，內設兩衛，講武耀兵，史年不替，擒賊剿寇，殆無虛日。今又臨以操江都御史，手握重兵，佐以欽勑兵憲，整備戎務，地利之險，兵革之利，權柄之專，困守孤城，一籌難效，豈非以弱自畫，大勢在賊，而不在我哉。況水寇登陸，已失其險，近聞鄉村之人，手執農器，亦能殺截賊船，男婦上屋，徒手擲瓦，亦能驅走強寇。此無他，齊心併力，勢在

我而不在賊。若以一郡之人，上得其勢，下併其心，賊何有於難討，城何有於困守乎。

上少湖大學士書　倭奴

吾松倭奴大舉入寇，亮前後疏劄飛報，公已稔知。但其中或多諱言其慘，亦有虛張其勢，恐未有實錄。此寇本從馬積山追剿下來，沿海劫掠，野行草伏，數不滿千，多不過五六百，少不上四五十人。但窮寇亡命力戰，我兵頗募貪小，報以押將無權，援兵烏合，是以衆以敵寡，每至退衂，仍劫上海。止二十七人，刼新場

劫下沙劫周浦烏泥涇俱三十七寇各殺傷止數人至攻中後南滙二所則有八十餘寇殺傷男婦五六十餘人攻太倉初二百寇逼蔡操江出巡初到親率州衛擊殺八十餘人寇因不得利復至境外殺傷城外三百餘人遂散去後攻上海二百餘寇殺死武指揮何縣丞燒縣治倉厫及民房千餘間向來被禍慘烈上海爲甚官軍前後擒殺併溺下水及千餘寇但內有脅從亦所不免近得蔡可泉操江公各處請兵四集昨又乞借坑兵嚴令督剿連報捷殺賊人潰散

大勢即日可平但此賊負海爲固出沒不時今雖倖免明年糾衆復發決無可支今巡海無兼理軍務之責操江無旗牌討虜之權備倭無豢將兵符之寄而芻粟無別項可那之財近日不過有司便宜苑取民官軍無曾經戰鬬之卒民兵無平日訓練之人軍需間義勇水兵之差城夫船夫之擾軍餉衣甲器械之費無家不到無室不空今又上海築城松江修城估用銀二十八萬兩議欲半出民間此後驗撥未有期也況今歲田稻上海無收華亭半荒役占不耕秋來

會計起運之數又不知在何處取盈也近訪崑山築城時未齋公在相位四府協派吾松亦有遲磚運土舊卷公於當道及之仁人之言其利溥矣松人方於此惓惓其他設官命將兼勅撫操亦須蚤定廟謨以立吾民之命也向日孫東谷司馬被人訛傳寇至江口蔡操江以職守京畿爲重即欲回京從查無實跡爲我士夫挽留今任劄吾松會兵四出搜絕散寇草亭公亦臨人心稍安只是上海十分狼狽華亭十分騷擾譬之大病之後費力調理方可全愈

上閣部諸公書 倭奴

夏間以鄉邦之禍諸不揣同修短札干冒台嚴辱公不棄山林廢猥曲成副師之留此誠披髮纓冠以救同室之難殘喘有托就不銘心第四千里遠顏而言者相蔽是非頓異僕輩親罹焚溺復懼後禍之深不得不爲相公直言其事相公司百揆之寄雖軫念東南塊切而此間綱維鼓運亦必得非常之人然後可俯四月之寇逼困浦中而不及城郭者以有蔡都憲爲之重也此公自三月抵太倉虎狼勍寇風連突至

時兵食未備兵忘又出外巡可泉便以奇禍任爲巳責身先州衛親冒矢石力驅疲弁克守孤城且開誠布公招賢下士日夕究講饑渴不顧聯倡人外道訪其可用亦必以禮迎之而十四府二州智勇之士招集略盡故太倉有解守備寶山等處水戰之勝僧兵義勇有白沙入圍等處陸戰之勝嘉定有董六合會首之勝前後斬獲首級千餘焚舟溺水者不記故（皆收延納夷種之力安得）今年得保蘇松無虞者斯須皆公之力也乃者虛懷（不敢有秘下彼只見雜人即當事者無所用力矣）懇下延攬之中倜雜以遊食之士固已獲其報効之

力今私隙之家遂指爲關漏翻夫玄白酋至風聞言路論蹝罷官是何使姬公處流言之誘而了抱不忠之疑天下至冤極矣公謂今之握兵都御史冠裳帶中矢瘢者幾人背與士卒同臥城竇半月餘者幾人此公既去不知當世能認真任事不以庸文誤國者復有幾人杞人之憂誠爲將惜也且文臣制將祖宗之法巡撫歸兼海事江南巡撫糧儲重大不比北邊賊輕機決可理此處不免顧此失彼今湯公已領旗牌矣若專責之而湯重徐邳之變而春海上有警使南北奔命而無應援之策矣伏乞通計莫若計其克捷功次湔洗其過保爲江海制將給以旗牌爲湯公領袖仍以解守備專領太倉上海水兵則南北二千里之間各自有備而文武二大臣鈐轄其間始可望淮海底寧復見河清之日也

啓軍門東　倭奴

公爲勞奴鞠躬盡瘁費盡心力士民感刻柰此窮寇自增矯悍擴命十倍北虜客兵鄉家日久原無鬪志鄉兵暫集游民素無訓練兼之彼集我分人力不齊

河之港多地利失險且權移多門則千者惑志術士頻進則議論紛紜此事功所以難集皆由戰守未得其策未得其人也今聞賊勢勝而西其志必驕何其深入無援進無可據退無可策移檄諸路會將集兵絕其歸路此可乘之機也公未行時生欲進言暫留苗兵乘其寇西會各兵先剿湯林林重兵守之然後會兵移討西寇彼歸無所息必漸竄散此幾可決者曾托說所大臣議之想計出多竟成漫說也沙圍之寇進報進泊海洋將去柘林近捨粮多未出亡與群

公云努力防禦夜分猶坐西窗下候報至公十
分勞瘁夜分不寢日中不餐此非自愛之道東南大
事在公一人豈宜若此

記

九勳殊寵碑記　平倭

新安梅林胡公平海寇功成海清河晏東南旂盛勳
業赫赫震暴當世　皇帝重嘉公之忠勞不伐下公
卿議懋賞以酬殊勳群工亦重公積有賢勞非不測
之賞無以勵許寄關於外者今年春三月詔加太子

皇明經世編　胡侍御奏疏　卷二　平倭　十一　平露堂

太保進右都御史兼大司馬給一子仍開府如故爵
錫東南以答民望公辭不允浙直士民忻躍不已請
伐石良翰史吾部伯鶴峯史公素涵洪庇時念齋宗
觸史徐以安侯行志者實稱公安援之力孤跡未釋
是用自效鹽私先爲朱太史立言以揄揚盛美矣茲
後僕九叙殊寵題命屬侍史馮恩續紀以揚休芳
剛恐負偕孤篡慚茲多日公於恩有陰德焉不敢以
下文委乃纂諸所階見者以爲之記曰人臣能建天
下之奇功而可以受不世之殊寵人臣能乳不測
之殊寵而後能成人臣不世之奇功二者相須而實
相成也然先存不測之殊寵非大有爲之君知人善
任者不能能立不世之奇功非天下之大豪傑文武
忠智者不可是以君臣相遇自古爲難也梅林胡公
蚤起世宦舉進士令嚴邑以最徵拜御史始按巴北
繼按南楚凡二十餘疏其論凡邊儀南三萬剿撫至
明且悉於時　聖天子已亮公之忠直才勇過人遠
矣甲寅以來倭奴構亂入寇浙直巨艦飛艦蔽洋而
下泊登陸燒聚屠邑焚劉文武俘馘男婦東南騷

皇明經世編　胡侍御奏疏　卷之一　平倭　五　平露堂

然公時按兩浙有監臨紀事之責乃上章極言寇勢
日熾兒斥諸路所遇殘滅莫之敢攖凡諸臣失事督
撫玩寇及攻守事宜命將經畧饑荒民疫一一奏聞
是以　皇上幾微纖杪罔不周知命擢公南贛卿意
乙卯公巡抵嘉會柘林寇越吳江黄浦有發意
向嘉杭公率衆兵邀擊於王江涇寇大敗斬首數百
級奪忽全勝公之威聲遠彼賊屏息事聞　上嘉
卿公有文武全材可屬大事竭誠盡以還夫甫仍
御進公爲僉都御史尋陞副都御史內外

於道徐首詞鼓此因公之出奇也然遠近洶洶疑公交通將不利於王師遠而京師亦或訛傳公計不踰一不為動又以海瑞非所以居徐移館於清水營沈莊里清水營斷虹截渡申滴弗通若驅牛羊而入笠矣人方以引寇入門庭為詞公不為意此又公之一出奇也八月初一日與趙巡按會同於察院召徐海入院讀法受降徐選倭二百人承泡場外以從人人為危之公曰魚入釜而掉尾易易也讀罪頒賞有差遣還沈莊公非不欲疾殄厥惱也王在猶海寓方

款招來之方且其子毛海峯同二譯士與致款徙請斬還行乃自投海賊以統市倭如邊方之酋長至即借從所來尚縛請罪於堂下公即解其縛諭以題請散遣於當升此又驅虎兕而入柙公之奇脫穎矣王既遂乃九月十二日旁我師旅先之士根縱火燔莊大兵隨之遂見賊衆登樓哭聲震天沈莊一炬而盡木凡矣于時海澄波息會朝清明群疑冰釋公之精忠明貫日月幽格鬼神非文武忠智天下豪傑安能成此奇功哉雖然公當蒞蘇未撤下而未滅徐海木

濃人情洶洶使　上無知人之明惑於人言而中止不測之禍公無揮霍之才懾於人言而自沮事幾之會亦何能立奇功昭宇宙而有今日哉周公東征三叔流言雖賢嗣君亦不能以無疑而碩膚之孫處之安閑則非有定力者不能夫以大聖人當大事成大工盡善盡美而猶多軒輊若此況公當危疑奮不顧身安能已於人言耶歐文忠公曰臨大事決大議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彭　賓燕又　選輯
宋存標子建參閱

鄒襄惠公俟知堂集

議　鄒守愚

安南議　征安南

謹以安南事機可言者、條為五事、伏惟採訪施行、一曰振揚國威、竊料逆庸乘釁奪國、父子繼立、非有數十年之久、人心未必盡忘故主、終為積威所劫、且如阮元良阮純樸鄭峣鄭㟍皆黎氏守臣、分據數州、又在高平諒山之間、密邇我界。猶以無事、至聞黎氏子孫隱伏民伍、如黎寧裔者尚多也、為今之計、莫如明示朝廷討賊之義、歷數逆庸篡逆僭擬罪惡、揚聲言將分道南征、遣人榜示所在府州縣、并以大義責其臣民、不能匡君反正、甘事讐虜、以警動恐喝之、如有仗義之士脅從之臣、能自擒斬莫登庸父子來獻軍門、即以其地裂土分封、隆以爵賞之典、比於黎氏、

如或黨惡頑梗、據險負固、阻遏天兵、則怙終不悛、盡行誅滅、以內離其心、以外散其黨、風動響應、人起為敵、而吾以勁兵臨之、如此則勢孤易破也、此聲實之說也、夫相機應變。制勝在我、使功順乘便、如摧枯拉朽、則納國立主、惟所欲為、設或機變異宜、勢難猝致、或因其懼罪祈哀、不敢抗阻、即以國人之請而許之、分裂其地、降削其號、彼必稽首聽命、則國威大振、而名義自正矣、二曰申嚴賞罰、夫將、民之司命、國之安危係焉、故曰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又曰、賞者士之所死、夫提十萬勁悍之卒、深入敵境、若非重賞厚犒、則士氣不鼓、嚴法申令。則軍威不立、進無策勳之望、退無紀亂之誅、此危道也、況望其成功乎、為今之計。合無備選兩省文武才望大小官員、仍行奏請各省、俱一體聽令軍門諮取委用。則才望並集、策力畢獻、下至卒伍、無一不選汰勵、以討賊大義、務使協力用命。伸縮如志、功無微而不賞、罪雖愛而必行、庶幾人心服、乘軍勢自振、其士官衙門堅授官帶、及原議吏兵空頭劄付、乞先酌量奏發濟勸之一道也、三曰進

兵險易竊聞往時進兵分爲三道雲南之兵由蒙自
進廣東之兵由欽州進廣西之兵由龍州憑祥進雖
有歸順蓋多曲徑然蒙自則山路崎嶇欽廉則水港
阻隔唯憑祥州則覘二道爲稍易大隘口鷄翎片站
雖稱鬼門然相去不遠守卒不多隘口一破則鷄翎
片站望風瓦解今阮元良阮純僕等尚據高崖州鄭
崍焯嗎等尚據石林州與隘口相近若先遣人密約
阮元良鄭嗎等以爲內應我攻其前彼躡其後隘口
之賊聞之破膽矣安敢與我戰乎一或不守則士卒

所向皆爲平地如入無人之境直擣富良更無險扼
欽州自昔本非進兵之路支港深泥潮日再至浮橋
不通柵木錯立進退受病徒爲老師聞亦有由欽州
入者其實皆用海舟乘風順流不數日可至然風波
險惡不常且廣東西上兵不能乘船則召募漳潮東
莞新會雖有勁卒恐難制勝又訪得欽州去都齋最
近道需先於白藤禁二處海口併力固守若諸道未
發未可輕動候大兵夾進之日徐用萬卒南踰海東
入白藤以脅安越則彼必東救不暇併力於西互相

犄角可以得志然在今日最急者若龍州憑祥本皆
土兵人自爲守唯欽州一路城守單弱尤宜早計合
無先令召募土狼一二千人分守二城操練屯糧以
爲乘機進取之計庶幾遠近人心恃以無恐而歸附
之衆必且傾心效用不致猶豫四曰整頓軍實夫師
行糧從兵之先事也故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況崎
嶇山谷遠入夷土蓋亦難矣常訪交人雖有郡邑原
無升斗之儲直以子午卯酉爲限其守郡者方以
部內粮餉督解都城上納非有如我內地歲積之法

也惟九際之除霜降瘴衰稻田正熟若大軍之入必
因其未穫而奪之乃合古人因糧於敵之意設或不
然則收穫已定人自斂藏堅壁清野何以久持進有
勝負難料之憂退有饋運不繼之慮是之謂自困故
諸宋時郭逵伐安南用民兵八十七萬金穀亦如其
數迄無成功烏得不早爲之計方可議師也五曰道
路遠近審據鄭惟僚禀稱廣西道到龍州宜分爲二
道左道從憑祥州過南郊關進文淵州下伴到脫朗
州上伴對諒山衛正邊江半日程乃分爲二道一道

從祿平州、進到安博州、半日程、過車里江、過陸岸縣到保祿縣、平地夾鳳眼縣右邊、二日半程、一道。過江到諒山衛、從溫州上伴、過鬼門關、即隘留關、半日程、過溫州下伴、過鷄翎關、半日程、到保祿縣三十里、二道相會暫住作浮橋於昌江口、過諒江鳳眼縣左邊沿江而下、進到萬劫祉、三十里、仍作浮橋于萬劫渡、對過安越縣下伴、右道從龍州、過七源隘進七源州二十里、到文蘭州、平茄祉、一日半程、又分爲二道。一道。從文蘭州過右隴縣上伴、一百里、出鬼門關下四

十里、又行一十里程、過昌江上源、二日程、過右隴縣下伴、沿江南邊而下、到安世縣平地、一日程、進到安越縣市橋江北邊、半日程一道。從文蘭州過武崖州、四十里過司農縣、八十里巴至平地、進到安越縣上伴市橋江北邊、八十里、三日程、俱在安越縣駐劄廣東水軍、一道。從大洋海過海東府、進到白藤海口、以風順爲便、不過三四日、過水棠縣、過天遼巡檢司、三十里、過橄欖三岐江、前陳國峻作石堤過元朝兵。十里過東潮縣前三岐江、一日程過官橋渡、二十里過雲三岐江、二十里、過至靈縣平渡、二十里、過平灘三岐江、進至靈城處、至安越縣下伴、石橋江口三十里、駐劄、自安越縣上伴中伴下伴、沿江一帶、下營以相連鳳眼縣左邊之兵。候三道兵齊進至順安府八十里、過富良江、至安南國城四十里、又逐至海陽下伴安陽安老宜陽新明等縣、四日程、師即都齋地莫登。庸巢穴也。又一道自安越縣下伴、過武寧縣、至桂陽縣下伴六十里、作浮橋於市橋江口、下過鳳眼縣、至靈城縣、夾界地方、會駐印半灘三岐江也、江雖大、而

中江有洲、名爲雞洲、造浮橋、從右邊江到洲、又造從洲到左邊江則前至靈城地、沿江而下、過至靈城北邊進到東潮縣前八十里、作浮橋過江、亦東潮縣地方、到美蓄渡、作浮橋、過峽江縣、六十里、到安陽縣七十里、北邊膠市渡作浮橋過安陽縣南邊進到宜陽縣北邊大伽龍渡作浮橋過宜陽縣五十里、又一道亦過橋江口、浮橋從前至靈城、沿江而下、過至靈城縣北邊、到東潮縣、上伴官橋渡、作浮橋過江、亦東潮縣地方、又逆過小江、到金城縣上伴四十里、作浮橋。

於虎茫江過金城縣下伴四十里到館壯渡作浮橋過安老縣進至宜陽縣八十里又一道從桂陽縣下伴作浮橋於都嚕渡對過加定縣下伴又作浮橋於屠虜渡過青林縣上伴三十里進到浮橋過江亦青林縣地方進過小江到平河縣上伴八十里過扶港到平河縣下伴多崑渡四十里又船渡江過安老縣進至宜陽縣八十里又一道從桂陽縣中伴作浮橋於東究渡過加定縣上伴進到良才縣七十里過萊溪橋到錦雲縣六十里過綿帶橋對過茄福縣上伴

過幢幡橋茄福縣下伴洪市七十里沿江而下過小江到永賴縣九十里又過洪江下流到四岐縣麻渡八十里與三岐江會用舟過新明縣沿江而下到多魚海口一百五十里正對都齋社也又一道從仙遊縣作浮橋于東湖廣渡過超類縣進到唐豪縣汪江橋九十里到唐安縣過洪市橋四十里與各道兵相會沛進若水軍則順流而下到雲三岐江過金城縣四十里過平河縣到多崑渡三岐江七十里會步兵仍過安老新明縣兩邊相夾直進多魚海口又一道用清華水軍從天長府過平呂府到太平府瑞英縣出太平海口直進圖山又一道用清華水軍從神符海口浮海而進宜到圖山皆可以邀截莫登庸逃走出海之道此兵大畧也夫前項道路分合遠近似亦詳悉但用兵之道奇間百出務在以全取勝合無行令本職會同翁副使密行歸附嚮化之人逐一詳審畫圖貼說務使遠近險易如在指掌上呈採擇庶不誤事

道路之險遠若此所恃以渡者守橋之功爲多

御虜議　守邊

或問御虜戰守孰先曰斯二者皆帝王禦戎之經要惡可偏也夫虜本天驕威侮二陲時緩則守先時急則戰先間暇無以爲守則勢懈而可乘獊猝無以爲戰則勢潰而莫支是故緩思以守扼要可恃虜未易入也急思以戰梢歸可擊虜未易去也或問守邊與守京孰要曰斯二者皆均也然而守邊急矣何也夫守邊者所以守京城也邊可守而虜不得入則京城勢尊是故禦戎無上策以守爲上守邊則京城可安列又陵寢鞏固生靈綏寧乎故曰守邊者所以守京

城也竊嘗私權之邊兵以守而待戰易內兵以戰而爲守難守京城易而守陵寢生靈難或問何謂守京城易守陵寢生靈難曰虜專事剽掠乘利避害勢雖猖獗度難持久以今邊境諸郡支邑即云高城深池不異於常猶非虜所能攻也若京城者亦足謂之金湯矣四面上城建築環護況天威所臨自足爲固猛將勁卒朝令夕集不踰旬日奔逐靡暇故曰守京城易。祖宗陵寢獨處空山徑路並通鮮可據扼醜類無知萬一不畏天道聯營則我兵稀寡突至則倉皇

難制故曰守陵寢難纖甸村落累朝生聚蜂屯蟻集民罕知兵平原曠野杳無拘礙虜儻一入來去飄忽收斂豈知故曰守生靈難或問何謂邊兵以守而待戰易內兵以戰而爲守難曰邊兵生長塞下熟諳地利歲與虜遇曉習邊情幸今限以高牆護以深壕隔以品窖虜欲入塡窖而後及壕塡壕而後及牆毀牆而後能踰此其爲力已不易矣使我謀諜情得悟覺機先乘塞登埤故堅執銳星聯魚貫奇正迭用矢石雨注炮火雷擊此其仰攻又甚難矣如是則我可以動在萬全夠又乘高擊下用少制衆穴鼠相鬭將勇者勝蓋界限既峻則衝突難以猝施屏蔽有倚則遏截易以展力上兵伐謀此之謂也夫虜之能入也非牆之罪也無人於牆之罪也不罪牆之不知守而罪牆之不可以禦何以異於因噎而廢食也然雖噎而食卒不可廢徃者虜少即能入虜入且數出沒無常民俯門而恐子女帛蓄半入于虜今虜衆不聚不能入矣徃者虜入宣大山西諸邊民虔劉至慘今虜雖聚衆而入不能徑踰吾牆即踰不能速進而羣擁

我若早知悉力堵截不能入矣自昔以來燕代晉秦皆與虜鄰矣而卒能力守其地所恃以伏險者城耳故曰邊兵以守而爲戰易若夫用兵之常寡則衆者勝弱則強者勝拙則巧者勝徐則疾者勝勞則逸者勝饑則飽者勝善兵者能以寡爲衆以弱爲強以拙爲巧以徐爲疾以勞爲逸以饑爲飽則寡者弱者拙者徐者勞者饑者亦勝此其故何也其機異也虜衆而入必乳動稱數萬營塵百里我散而守其多不過倬以千計衆寡異也虜無論少長衣毛飲酪耐勞苦

而習驁悍我囿中而脆畏法而勦殲狝異也虜以擊搏爲生精於騎射何啻田夫執耒漁人操笱我必待簡而習待訓而練巧拙異也虜獸聚而鳥散聲東擊西形右斷左我遇警則倉卒而徵應援則星夜而馳勞逸異也虜人挾數騎迭乘而倍趨倏忽百里此諸飄風疾雨雖云我有騎兵然而我兵之騎一夫備物則載重趨遠則力竭日夜長驅勢不能逐疾徐異也虜一入我地橫行抄掠是口因糧不裹而足我兵紀律嚴明絲髮無犯千里齎糧餉道阻艱勺水粒米或

不及齎饑飽異也夫四者既異矣故我苟遇虜猝難與戰必擇地而據下騎而步鑿溝而防植矛而待如延緩大同慣戰之兵（所以養步勢以運騎也）務在陣堅而不可動斯爲全勝況內地之兵耶故曰內兵以戰而爲守難然則如之何曰昔我先臣商文毅有言方今急務守邊爲上守關次之若祇守京城此名下策哉于肅愍疏議可攻也蓋今日之病方寡於兵分備疎于地遠虜常以其十之二三遇而相持則我不敢動以其十之八七散而抄掠則我不能救此其勢易於牽制若曰吾舉天下之全力而制之何憂不勝乎夫我兵集而虜不至則我罷擾而內虛我兵不集而虜又至則我驚駭而失措我兵集而虜至則我幸決于一勝可少創懲一或不利則虜心益輕虜氣益驕非國家之福也是故深識遠猷之士蓄之如蚊蝱饑獨曰此不足以煩吾斧鑕也惟謹桑土之憂建于城之策明間諜之賞募敢死之士而布之于控扼要害倚烽以策其來乘塞以遏其入則虜志將自阻滅使廟堂之上以無警爲殊勛以失險爲上罰以奏職爲時賞以附上爲必誅

不奪於浮言異議俾制閫猛將得行其志搜蠱蒐奇扼喉撫背坐畫機權無以遥制其間未有不可守者也。

邊儲議　召商買粟

竊思記權制變之道寧先去兵史條安邊之宜要在積穀軍志曰雖有石城千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況居庸在邊鎮尤爲阨要據衝之地我蓄銳養威先機揆變不以臨時徼倖濟不以暫安廢遠謀故用兵之道屯食最爲急今隆慶諸倉貯米不過七千餘

石，而隆慶衛所官軍月糧口糧，歲該米八萬七千餘石，況兼閏月之餘，而山東解戶，運納本色折色，歲供米四萬六百石，僅供半年之用，夫召募之兵，有增而無減，歲額之派。緣舊以加新，募失衰多，入非量出，積月移文，張顒待哺，又恐倚烽有旦夕之恐，倉卒有主客之供，其將何以待之，故幸而無事，則居安而積玩，萬一有事，則臨機而始謀，高價以招人，殫力以轉餽，其為時亦晚，而其計亦疎矣，且收成之際，多在於七八月，米價之賤，多止於五六錢，解戶之至，又多在今年之冬，明年之春，道里有遠近，天時有寒煖，價直有盈縮，宜糴之時，則限於登輸之未至，欲糴之日，則病於時估之湧騰，名曰八錢，實過一兩，解戶困於幇貼，商人苦於搬輸，平準之法雖行，貿遷之道未盡，夫與其食不足而財有餘，不若財不足而食有餘，須措置之宜，廣儲蓄之計，或歲先請發太倉銀兩，權視豐耗，極力收積，以專主客兵之用，事至則日取之而有餘，事去則歲增之而不動，施之有恒，積之既厚，非但九年之蓄，可謂萬世之計也，其或不然，古今所懼者，惟

防秋為急，況今倉庾往往告乏，設或小警，罔知攸措，歲正當稔，而頻糴，民樂與官而為市，或先請太倉銀兩，即乘時召商糴買，每石減一錢，則百可省十，千可省百，萬可省千，加以幇貼之完，又當幾何，可於常數之外，坐收枉費之利，俟大戶解至之日，照數還官寄庫，其多餘銀兩，或募粟，或解部，另行請呈定奪，至下年收成之後，即先自召商上納，以坐積明年之儲，則伸縮由己，歛導因時，商賈樂貿易之便，解戶寬幇貼之困，邊倉有常積之粟，息費從省，一舉兼得，雖有倉卒之變，亦不為患矣。

記

連州平寇記　平寇

連去廣城千里，道永賀桂為隣，扼險猶悍，嘗為禍仇，然猶廣屬也，順流而下，聲援易通，不數時寘諸斧鉞，民是以有寧宇，嘉靖己丑，州民黎元莫廷樂欲作亂，召黠惡少數十人謀曰，汝不聞往時事乎，我求事以豪客為名，上必哀吾憒所起，不吾治也，皆曰諾，乃挾嘗受客負者，操兵殺西江客二人，聚田心為變，遂搜

客牧殺七十餘，爲號河南道，蟻聚蜂屯，多至百六十人，州以警聞。往成化間陽山縣河南村人嘗苦西江客横索負情殺客，恐不能解，乃聚稱變以搖惑於上，參政某至撫散之，故賊以此爲名也。時制臣失策，以撫諭爲便，且曰奸商也，勿治，官遂蔽其惡，更云貧難，窮遽以撫報，以故賊益横，廼又謀曰官無爲也，貧難示弱不詣，適致之擒，易稱平南道，以張吾氣，且吾群而食，非計也。洞猺曹通地極險，舊所獲墾田，又無賦，通與吾姓同者，彊畝相接，吾往以復業爲名，據險且得田，官必吾勘也。衆曰善，於是聚二千餘人僞稱總兵都府，殺猺族幾盡，柵分十六營，已而官果勘，是時州無守臣，代者率乾沒，惟通判劉光請討，不報，豺虎鯨鯢小大蕃決，虐燄彌張，所掠殺以千計，曠誅六稔，罪惡盈貫。癸巳吳公玭以兵憲至，詗之曰賊也，吾民何罪。是歲冬余以戶部郎中守廣州，入見公，奮曰，老賊首當誅，毋容苦茲一方人爲也。是時撫勘議又下，公不敢異，督防禦益急。甲午予修　覲如京師，余君勉學以御史謫州判官，公所人語曰賊也，微子誰與

謀，然吾左右皆賊也，其慎諸。余判官請曰，得兵二千人，約連山猺爲援，可擒也。公許之。余判官以兵進搗，不果至，兵失利，賊益縱擊村寨，咆哮叫嘵，所不忍聞，公於是悔曰，咎實在予，當益發兵，剿誅此賊爾，不且禍孽滋蔓不可制，乃具以狀白提督軍務兵部侍郎兼都御史陶公，巡按御史戴公，議合疏賊罪狀，乞誅。　上特可其奏，乃公懼賊必夙出下計，於是視臨鎮，破其機牙，擒縱防伏，勝算迭出，州人賴以無恐。乙未陶公下肇慶，視督大兵，乃召左參將鑾曰，予汝卒萬二千，攻其右，汝其克恭命。參議畀曰，汝其餉。僉事大珊曰，汝視功罪必核。玭曰，汝往監茲，其察機變。當是時，材勇畢獻，無敢不虔。判官勉學曰，汝中襄。三月兵大集，至破石岡，賊出其精銳迎戰，奮擊之，斬首百級，賊大敗，遂圍東坪、東門、大帽、傷旗、太歲、太平、揚柳，連破之，前後七十餘日，斬首九百餘級，降者八百餘人，四月振旅而還，以捷聞。於是余自京師旋，歡睹其事，喜曰，是役也，威仁彰信，邇遐奠安，嶺外之功，於是爲偉。然其經畫終始，忠貞一節，卒底一成，吳公力也

向井司馬之謨猷，侍御之明斷，以決之於上。藩臬之協恭，戎閫之武勇，以成之於下。則掃蕩亡期，倒懸靡解，生靈荼毒之憤，何所紓快，國家鈇鑕之典，不明昭於天下，而嗜禍滅德，滔天之宄，非獨亡以創懼，且接踵而環視也。是烏可不伐石紀成，以告來者。

皇明經世文編　終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勤卣
張安苞子固參閱

夏文愍公文集

疏　夏言

查革正德中濫授武職疏（查革濫授武職）

仰惟我　祖宗開國以來，立爲武爵，專以待有功之臣，延及子孫，俾世其職，報功之典，可謂重矣。然品秩

之尊，莫有過於公侯伯者，自非定難拓土之功，不以輕授，故以我　太祖高皇帝開天啟運，不階尺土，奄有區夏，而一時翊運元臣，佐命宿將，驅除蕩滅，懋建膚功，然在當時封公者六人，封侯者二十有八人，至我　太宗文皇帝，奉天征討，克靖大難，其所封拜，亦不過十餘人，　列聖相承，益加慎重，中間累常殲夷大憝，蕩平草盜，戡伐戎虜，立功之臣，後先相望，蓋不爲少，然未有中官弟姪，封拜之濫，爵賞之極，如先朝者也。臣等參照寧夏之役，雖曰寘鐇背逆天道，實繇逆瑾結憤人心，彼時賴都指揮仇鉞之兵，一舉平定。而太監張永聞風趨赴，攘爲己功，幸而禍亂克平，實仗宗社之慶，後逆瑾伏誅。（論張永功罪悉得其實）永與有力，僅可以贖黨惡之罪，豈應據爲討賊之功，既而太監谷大用、馬永成、陸誾、魏彬等結爲朋黨，專權出政，乃以運籌帷幄，並受褒崇，於是以永兄張富封泰安伯，弟張容封安定伯，谷大寬封高平伯，谷大亮封永清伯，馬山封平涼伯，陸永封鎮平伯，魏英封鎮安伯，其它俱以功廕加陞都督都指揮者，又不下數十人，貂蟬玉帶，勢轢班

行，鐵券金書，光動閭里，身不出國門之外，足未履戰陣之地，曾無旦夕尺寸之勞，而一槩大拜封爵，坐獲殊寵。此士大夫之所以痛心，而將臣之所以解體也。今仰遵詔旨，俱已查革，候命下之日，合行該部追奪誥券，削爲編氓，庶足以光昭　祖宗之法，而一洗名器之汙也。再照正德年間，各處軍功之濫，其弊有三，奏帶之數太多，紀驗之次失實，武選之法盡壞，如鎮守官奏帶例該五名，分守等官奏帶例該三名，今則七八十名者有之，五六十名者有之，其領兵奏帶至

三四百名者有之。如錦衣衛官校旗舍，俱係侍衛直
駕人員，與大京營採備官旗例無奏帶之例。今則公
然違例奏帶，而前項人員獨多。蓋以各處鎮守太監，
類皆出自權門援引，是以彼此互相結納，遇有地方（奏帶之人盛行如此）
用兵，則以所帶之人，盡隷報功之籍，往往安居京師
寄名遙方，故有一人而數處奏帶，一時而數處獲功
其不在斬馘之例，又復巧立別名，或曰運送神鎗，或
曰齋執旗牌，或曰衝鋒破敵，或曰三次當先。如寧夏
之訪尋金礦，河南之軍前效勞，皆是也。紀驗之地，旣

無審覈之公，銓選之司又無駁勘之實。當給賞者，每
破例而皆同陞官；應查議者，輒陞除而許令自首。其
改正重陞併功加授之類，私謀巧術，弊出百端，難以
枚舉。臣等查得寧夏陝西甘涼雲南貴州江西湖廣
等處中賊功次，中間俱有冒濫，未能盡合條格。獨貴
州香爐山之役，錦衣衛報功陞授者，尤爲冒濫。山東
河南征剿流賊，其功雖有可稱，而太監谷大用、張忠
陞門戶生等各人奏帶，巧立名色，陞授職級者，幾六
百員名，其間濫抑又甚矣。今仰遵明旨，將例外奏帶

之人，通行查革。其各處歷年紀功官員，審覈不公，雷
同爲詐者，乞通行罷黜，以警將來。再照各處討賊陞
平內外中官大臣，類授武職功廕，尤非　祖宗之法
竊謂各該領兵官員奉命出師，致有成功，乃其職分
廟堂籌畫，理亦宜然。且克捷之日，旣身加官爵之崇
又家受金帛之賚，莫非優典，已足酬功。奈何重以武
職廕及子孫，寵報逾涯，實難負荷。但近年文職功廕（濫叙者多矣敢備辭）
多因中官妄希恩數，一例普及。心知非義，辭拒不能（以服邊將之忌也）
今仰遵明詔，一體查革。臣等伏乞自今以後，內外文

臣果能身兼將相，功業顯著者，　朝廷欲加殊恩，豈
無別項褒典，不必假以武廕，以干清議，實足以勵士
夫廉靖之節，足以服邊庭將士之心。再照正德元年
以來，各衛門緝獲妖言強盜，并不係臨陣對敵，一應
陞授職役者，已經遵照詔旨盡行查革。臣等訪得天
順成化及弘治初年，指揮門達、袁彬、朱驥等提督緝
捕，每至十年，或十一二年，方纔一次類奏。其間委係
積有年勞，獲有奇功者，該部查勘是實，分別等第奏
擬陞賞。然陞者不過五七人，多至十人而止。其賞者

或以布絹或以鈔錠其無功者尚或責打黜退當差自後因其拿獲妖言陞襲一輩之例於是人競貪功大肆羅織所獲妖言强盜多是冤枉故弘治十八年之詔痛欲禁革此弊當時已有濫觴之漸及正德元年錦衣衛指揮趙鑑葉廣東廠太監王岳鄭旺各官一時更代數月之內將緝事官校四次奏陞正德二年又復類奏當時已經該部參論駁至近年以來姦倖用事廠衛專權無賴之徒鱗集蟻附創設西廠復立內廠辦事之員日增獲功之奏漸數始則三年一

奏或二年一奏後至一年一奏或一年兩奏遂有年終類奏之名往往以妖言爲首張皇賊狀罔非掎摭之詞連署姓名不辨獲功之數含糊奏請朦朧擬陞奏一人則陞一人奏百人則陞百人以致市井庸流不崇朝而立升朝籍權門所役不數歲而驟至顯融且其假權妖書陰爲羅織買囑番手誣執平民加以酷法慘刑鍛煉成獄凡經廠衛奏送法司莫敢平反冤魂塞路上干天和凡有人心言之憤結且弘治元年奉有　孝宗皇帝聖旨以後拿獲妖言的不陞止照成化十四年例給賞綸音具在所當萬世遵行不知該部何所稽憑類將妖言陞職方今　聖明在上妖孽自不能興況亦律有明條不須另開賞格但輦轂之下畿甸之廣盜賊竊發難保必無以後合無每年年終類奏止將獲過强盜起數題送兵部附卷定爲三年或五年之制待年滿方將各人各年之內獲過强盜多少分爲等第查奏陞賞然每陞不過十人給賞不限名數已陞者仍依舊例不得再陞其類奏獲過盜賊起數不許仍前混開務要某人拿獲某

賊或某人爲首某人爲從明白開具日月地方其有賊勢衆兇登時拿獲功出尋常者兵部即時奏請定奪類奏之時仍須開報如此則人人思建實功官無濫授獄無冤民而盜賊亦不至猖獗矣再照五府錦衣衛之立一則管轄兵馬一則專掌宿衛掌務之職或以流官或係推舉蓋用其能而不用其世所以待武臣之大有勛勞超出羣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胄而它途不得與焉其選可謂重且嚴矣近年以來乃有不係武胄雜然並進大抵非嬖倖冒功之徒即投

警希恩之屬。遂使國家以賞功之典。爲施恩之具。不惟加諸其身。而又使之世襲。使邊庭効命之士扼腕不平。祖宗法度之所以漸更、朝廷紀綱之所以大壞。府庫之所以耗斁。倉廩之所以空虛。生民之所以困苦。盜賊之所以繁興。災異之所以疊見。未必不盡繇於此也、

勘報皇莊疏　皇莊

臣等伏聞周官太宰。以九職授萬民。而首曰三農。大司徒頒職事於邦國都鄙。以登萬民。而一曰稼穡。自

古帝王之治天下。蓋莫不以土地農人爲重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撿覈天下官民田土。徵收糧稅。其有定額。乃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地。任民盡力開墾。永不起科。至我
宣宗皇帝。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
聖祖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荒田。從輕起科。實於
祖宗之法。略有背戾。至
景皇帝亦追復洪武舊例。再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至今所當遵行。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

間大半爲鹵瘠薄之地。葭葦沮洳之場。且地形卑多洼下。一遇數日之雨。即成淹沒。不必霖潦之久。輒有害稼之苦。祖宗列聖蓋有見於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有不許額外丈量之禁。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開墾以幫助糧差。不致坐窘衣食。夫何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不知民間疾苦。不知祖宗制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爲無糧地土。一槩奪爲己有。繇是公私莊田。踰鄉跨邑。小民恒產。歲朘月

削。至于本等原額徵糧養馬產鹽入跕之地。一例混奪。權勢橫行。何所控訴。產業既失。糧稅猶存。徭役苦於併充。糧草困于重出。飢寒愁苦。日益無聊。展轉流亡。靡所底止。以致强梁者起而爲盜賊。柔善者轉死於溝壑。其巧黠者則或投充勢家莊頭家人名目。資其勢以轉爲良善之害。或匿入海戶陵戶勇士校尉等籍。脫免徭役。以重困敦本之人。凡所以蹙民命脈。竭民膏血者。百孔千瘡。不能枚舉。臣等查得各官莊田。祖宗以來未之有也。惟天順八年。以順義縣安

樂里板橋村太監吉祥抄沒地一處，撥爲宮中莊田，其地原額一十頃一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民地二十四頃八十七畝，共三十五頃立莊，今次查勘又占過民地四十頃，見在共七十五頃，此則宮闈莊田之始，而數十年間侵占之數過於原額已十倍矣。舉此一處，其他可知。至成化間惟增寶坻縣王甫營莊田一處，原係會州衛草場，弘治間止增豐潤、新城、雄縣莊田三處。至弘治十八年十月，乃 孝廟升遐之後、先帝踐祚之初，一月之間，建立皇莊七處，曰大興縣十里鋪皇莊，曰大王莊皇莊，曰深溝兒皇莊，曰高密店皇莊，曰石婆婆營皇莊，曰六里屯皇莊，曰土城庄皇莊，自此之後設立漸多，而皇莊之名始著。其在昌平州，則有蘇家口皇莊，在三河縣，則有白塔皇莊，在眞定府寧晉縣，則有鋪頭村皇莊、大劉村皇莊，在隆平縣，則有大灰窰皇莊，在新河縣，則有仙汪莊皇莊，在南宮縣，則有南莊村皇莊，此皆正德元年之所設也。又東安縣則有南葛里皇莊，寶坻縣則有李子沽皇莊，通州則有神樹皇莊，武淸縣則有灰蝸口皇莊、

王慶陀皇莊，靜海縣則有四當口皇莊，此皆正德二年之所設也。至正德四年，則立大興縣三里河皇莊二處，正德五年，則立六里屯皇莊一處，正德七年，立武淸縣尹兒灣大直沽皇莊二處，正德八年，則立昌平州樓子村皇莊、靜海縣衛河兩岸皇莊、靑縣孫兒莊皇莊、保定府安州騶馬廟皇莊、淸苑縣閻莊社皇莊，正德九年，則又立安肅縣龍花社皇莊，數年之間設立皇莊如此之夥，共計占地三萬七千五百九十五頃四十六畝。然皇莊既立，則有管理之太監，有奏帶之旗校，有跟隨之名下，每處動至三四十人。其初管莊人員出入，及裝運租稅，俱是自備車輛夫馬，不干有司。正德元年以來，權奸用事，朝政大壞，於是有符驗之請，關文之給，經過州縣有廩餼之供，有車輛之取，有夫馬之索，其分外生事，巧取財物，又有語言不能盡者。及抵所轄莊田處所，則不免擅作威福，肆行武斷。其甚不靖者，則起蓋房屋，則駕搭橋梁，則擅立關隘，則出給票帖，則私刻關防。凡民間撐駕舟車、牧放牛馬、採捕魚蝦螺蚌莞蒲之利，靡不括取，而鄰

近地土，則展轉移築封堆，包打界至，見畝徵銀，本土豪猾之民，投爲莊頭，撥置生事，幫助爲虐，多方掊尅，獲利不貲。輸之宮闈者曾無什之一二，而私入囊橐者蓋不啻什八九矣。是以小民脂膏，吮剝無餘，踪是人民逃竄，而戶口消耗，里分減併，而糧差愈難，卒致輦轂之下，生理寡遂，閭閻之間，貧苦到骨。向使此弊不革，將見數十年後，人民離散，土地日蹙，盜賊蠭起，奸雄藉口，不知　朝廷何以爲國。此可爲太息流涕者也。茲者幸遇　皇上天縱仁智，入繼大統，躬在潛

邸，已知其弊，即位之初，首下明詔，將管莊人員盡數革回，乃者復采大臣之議，委臣等以查勘前項地土，草莽之下，始得脫水火而就衽席矣。但伏讀　勅書，猶有曰係皇莊者解部類進，臣等竊有疑焉。然未經查勘之前，臣等雖知其害，而不知創設之繇，爲害之實，不敢自爲　陛下言之。今以臣等前所披瀝，實出見聞之眞，　陛下固當惻然於中，亟圖所以處之矣，而況　陛下聰明廣覽，蓋已先得於龍潛之日。又有不待臣等諄諄者乎。孟子曰，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又何者而非所以奉重闈慈闈四宮者乎。　祖宗以來，宮闈一切供用，自有成規，況九重之內，錦衣玉食，何欲不遂，顧可屈萬乘之尊，下同匹夫，以侵畝畝之業，辱宮壼之貴，雜於閭閻，以爭升斗之利，其何以示天下，訓後世也哉。且自古人君未嘗有此，漢宣帝嘗以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漢元帝嘗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未聞占民地土，以爲皇莊也。且皇之一字，加於帝后之上，爲至尊莫大之稱，今奸侫之徒假之以侵奪民田，則名其莊曰皇莊，假之以罔求市

利，則名其店曰皇店，又其甚者，假以阻壞鹽法，則以所販之鹽名爲皇鹽，即此三言，足以傳笑天下，貽譏後世，甚非臣等所望於　陛下者也。

查勘功臣田土疏　　功臣田土

查得洪武初年，凡公侯駙馬伯祿米，皆給官田，令量其原定官糧私租之數，依主佃分數收取，至洪武二十五年，令公侯伯皆給祿米，論功定數，舊賜田還官。竊謂洪武初年方　聖祖制定天下，干戈百戰之後，海內人民喪亡，累盡土地有餘，彼時封爲公侯伯者

又當一時翊運佐命元臣。比與今之戚畹恩澤封拜者萬萬不同。況以有餘之地賜有功之臣。其在　聖祖。岂乎大析土壤以施恩賚。亦無不給。胡乃給祿之後。而原賜田土。亟令還官。誠以土地乃農業所資。實爲國家之大本。而人君所賴以爲國者也。蓋古之有田祿者各食其田之所出以爲世祿。今既官給之祿奈何又與之田。是重出而過制矣。此　聖祖之意也。（國朝功臣世祿其數至少不得不給庄田以爲贍）然功臣之中。勳勞者則至今仍有莊田。不過數家。臣（其亦事勢然也）等查得晉業已定。侵占亦少。惟是近年以來皇親侯

伯。憑藉寵暱。奏討無厭。而　朝廷眷顧優隆。賜予無節。其所賜地土。多是受人投獻。將民間產業奪而有之。如慶陽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五千四百餘項。如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奏討景州東光等縣地一千九百餘項。如指揮僉事沈傳吳讓受奸民馬仲名等投獻。奏討滄州靜海縣地六千五百餘項。以致被害之民。構訟經年。流離失所。甚傷國體。大失羣心。今臣等仰遵　勅旨。既已退給明白。伏望　陛下特敕該部。除功臣家外。將累朝皇親侯伯受賜莊田。據臣等勘報文冊。通融數目多寡。定爲中制。量給養贍。其過多者。一切裁損以（此謀得情法之中）還之官。要使恩澤適均。將來可繼。不然。國家萬萬年無疆之緒。皇親駙馬。日見增加。彼此援例爭相希恩。必欲各滿其願。雖盡割畿甸之田。有所不給。是豈可不爲國家久遠慮哉。

請處置青羊山脅從居民疏　區處亂民

自古盜賊稱亂。常恃地險。以爲巢穴。譬之山居豺扁。澤萃蛇龍。理之常也。惟是官府得人。制御有道。小有

萌動。即禁捕之。不使蔓延。庶免大患。今青羊山賊首惡兇黨既已成擒。必須械送京師。獻俘闕下。明正典刑。以昭國家大法。但招收脅從男婦。約計不下二千餘人。勢難羈縻。速安區處。爲今之計。欲遷置平地。則（寇盜既多易于剿治難于安插）慮無養贍之資。而官給之糧。殊非久長之策。欲處之故地。則仍有險阻可恃。而根株不拔。難免將來之虞。臣愚欲望特降綸音。令差去給事中會同新任巡撫都御史王應鵬親歷該山。遍覽形勢。凡舊日盜賊盤結巖谷嶄巖去處。可以刊木通道。削險爲夷。即便選

委強幹官員起集丁夫緒山斬木務使道路縱橫人
馬可以通逹則將投降之人仍令依山便業居住編
爲甲伍照舊納糧當差庶幾易於安定斯爲得策若
果山險難闢前項脅從黨與不可復令入山恐貽它
日之患則當審量地方廣狹踏勘田畝多寡相擇高
平原阜建置官府以爲防禦大則設一千戶所小則
立二三巡檢司控扼要害長年戍守以爲百年無事
之計若可設千戶所則將山間徵糧田地計畝從寬
起科給與該所官軍依山屯種却將附近衞所屯田

抵兌酌量數目略如井田之制分授投降人戶每人
田若干隨處安插耕種俾爲永遠世業官司仍量行
賑貸以爲廬舍牛種之資若立巡檢司則將附近州
縣民間拋業地土分給耕種不許徵糧起科若一處
不給則散置各縣地方造冊編管仍以山間田地召
募有力無田之人僉充該司弓兵兩項區處似有可
行然因時制宜可否裁度又在救使撫臣從長擘畫
爲國善計非臣之愚所能懸斷也

請復舊規令兵部季報方面武臣揭帖進呈疏　選任武臣

節該查得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二日欽奉　孝宗皇
帝聖旨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衞分堂上管事并在
外鎮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兵部按
季開寫進來以便觀覽欽此及查得正德十年春季
揭帖尚存本科以後不知廢自何人迄今不復舉行
臣等竊照選將用人軍國之重事進賢黜否人主之
大權於此不加之意則公論無所於歸而其爲患蓋
有不可勝言者矣正德年間權倖用事執政大臣陰

拱聽命凡推舉京營邊鎮一應大小將官無不資賄
以成四方金帛塡委京師權臣之門交手爲市　朝
廷爲其蒙蔽所司惟務順從遂有負缺故爲停閣直
待關節既通方行具奏銓補錢神橫流於禁闥債帥
接迹於邊庭是則剝削軍士而困苦不得聊生使盜
錢糧而虛耗至今難復至於無功冒賞有罪逋誅蔑
棄憲章汙濫名器凡以此耳　陛下登極之初一切
積弊釐革殆盡百度維新八九年間聖心天縱聖學
日新萬世太平之基端在今日臣等叨塵諫垣忝預

戎政竊見　皇上屢降勑旨振飭中外臣工慎重守令良法美意屢見疊出所以爲宗社深長計者無不用其極矣惟是選任武臣一事臣等尚願　陛下少垂意焉況近歲舉用内外一二武臣亦有未能盡協公議則夤緣之門似未盡塞而僥倖之風漸不可長蓋　陛下於簡用之際不過止憑該部註擬而其歷履之詳無所參攷以稽其實也所據該部進呈　御覽揭帖係是先朝令典不容輒廢乞勑兵部查照先年欽奉事理將兩京五府各營及親軍衛分堂上管

事并在外鎮守分守守備方面武職官員姓名履歷仍增入貫址年歲及曾經大臣撫按官薦舉糾劾摘取緊要賢否考語備細開坐類造揭帖一樣二本一以進呈　御覽一留本科收貯每季於孟月初一日差官送科次日早朝本科掌印官赴　御前與六科吉意題本一同奏進伏乞留置法宮遇有各項員缺推補輒賜一覽則其人品優劣歷任淺深可按而知實足以仰助　聖明於萬一也

議處下場馬匹疏　馬政

夫國之大事在戎戎之大用在馬古今牧馬之政班班簡冊凡幾變矣我朝永樂以後錦衣旗手等三十衛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置草場於順天保定等府宛平大興等縣牧放騎操馬匹每歲春末夏初各營馬匹除例該存留聽用外其餘本部推舉坐營官一員請勑管領下場牧放至九月終回營又奏差科道官點閘凡馬匹倒死官軍逃亡領勑官按月造報如有納賄買閘不行提督致馬瘦損者點閘官指實參奏其立法未爲不盡善矣奈何各該草場地土附近

京師累朝以來節被内外權勢乘時妄指奏討奸人捏故投獻大率開墾耕種侵牟占奪十亡八九　朝廷累有禁例然弊成因襲終難釐正弘治年間乃令給事中御史并戶兵二部委官清查各衛草場有草未墾去處仍舊牧放已墾成田者照畝收銀解送兵部轉發太僕寺寄庫聽候買馬則是草場之墾而成田其原額之失所規之廢朝廷固知之矣雖下場之令每歲舉行夷考牧馬之實不過存羊之名而已況古人養馬必適飢渴之安必順勞逸之節必辨寒溫

之昔在牧則有庠在廄則有閑所以國馬蕃盛而雲
錦成羣也今各該草場除耕墾之外可爲牧地者無
幾其低窪之處則又積爲湖淀漫生萑葦人馬皆不
可近而又無廬次可以棲止無廄庠可以蔽蓋馬不
免置草以喂人不免裹糧相從當年下場之馬不過
三五千匹而一進一返倒死必多軍士貧難逃亡相
繼遇點則旹一聚集點罷則隨復散歸雖有下場之
名殊無牧放之實法至於弊勢所難驅此臣之所以
夙夜疚心愧未能有遠大經久之謀可以仰裨國家

監牧之政者也然又豈敢飾辭隱實以欺 陛下哉
竊見襄城伯李全禮奉 勅管領下場馬計二千餘
匹其牧放之苦已不能免於如前所言今又以聽征
馬六千匹益之則人馬動以萬計殆恐管領之官難
於調度軍士之苦益有不堪況近日大雨時行暑氣
方濃泥潦遍野鬱蒸中人羣處則有疫厲之虞露宿
則有蚊蚋之害加以飲食不繼寢息無所人困而蹄
馬疲而病將見數月之內士馬物故不可勝算則又
徒御節省之名坐受虧損之實得不償失利不補傷

況緣此足以重失軍士之心又何有於戰鬬之氣且
防虜防寇俱屬高秋正宜存留以俟調發萬一畿甸
有桴鼓之警邊關有烽火之報雖曰朝呼而夕可至
未必馬騰而士盡飽也乞 勅兵部從長計議合無
將聽征馬六千匹責令軍人自領聽其就近隨便牧
放不必拘之下場仍月給料草一半嚴限每十日赴
營操點一次不許私自逃回所驅馬匹不得瘦損遇
警調用尤爲易集待九月天氣涼冷照例回營操練
如此則公私兩便人馬俱利矣

論救都御史歐陽重御史劉臬疏 滇南兵變

謹按雲南之事秪緣都御史歐陽重清查異姓冒頂
投充軍役都司官稽於查理完報以致格眼文冊難
明因而軍糧未曾支放六衛軍士以缺糧兩月聚衆
千人邀道告言情非難達擊門吶喊志欲何爲鎮總
官并三省諭固已畏其猖狂卽時放糧又各從其願
欲所據前項擾亂雖有飢乏不得已之情然中間多
係應革之人倡爲不靖之舉事非難見可想而知巡
按御史劉臬所奏詞甚明白情亦切實其詬拿首惡

法已從寬，參劾諸臣，事非過當。且歐陽重清查二事，原係遵奉欽依勘合事理，無非欲革除宿蠹，以省虛耗之弊，固非無故生事，以拂人情。至于操切太過，舉措乖方，難保無有，以此爲罪，固亦無辭。但臣等竊有一說焉。陛下欽差大都御史者，陛下所倚任大臣也；御史者，陛下所親遣之近臣也。今卿命於萬里之外，託身於士民之上，令行禁止，操縱舒慘，而人莫敢違之者，所以尊　朝廷而重名分也。今以軍士一譁，而撫按俱罷，則紀綱法度，人將謂何？況奉法清查，原非虐民之政，因事論劾，亦無過當之言。鎮守總兵，均有地方安危之責，並握統制兵馬之權，鎮定蕭牆，禁戢悖亂，固其職分。況鎮總巡撫，體勢惟均，榮辱所關，難分彼此。苟今日處置失宜，則將來事有可慮。竊慮冠屨倒置，首尾衡決，實生尾大不掉之憂，唐人藩鎮跋扈之患，大抵繇漸。況近年以來，兵驕卒悍，傚效成風，類以月糧借口，如陝西之甘肅，山西之大同，福建之福州、延平，直隸之保定，近日浙江之溫州，內地邊方，事變數見。失今不振起頹綱，以爲消弭之計，

將使他日有事地方之臣，以此爲戒，爲韙務爲姑息容養，一切偷安之計，孰肯爲　陛下建事立功，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哉？此臣等所以聞命惶懼，不敢不冒死爲　陛下言也。

請舉親蠶典禮疏　親蠶

謹按祭統，天子親耕于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親蠶於北郊，以供純服。夫以天子之尊，非莫爲之耕也，而必躬耕以供郊廟之粢盛；后妃之貴，非莫爲之蠶也，而必躬蠶以爲祭祀之服飾。所以然者，一以致其誠信，

可以交於神明；一以勸天下之農夫蠶婦，非身帥先之，弗可也。先儒張栻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務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務。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曰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相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臣竊是考之於漢，則皇后蠶于東郊；後漢皇后帥公卿列侯夫人蠶，歷魏晉宋北齊後周，以及於隋，亦復依倣舊典，未之或廢。唐立先蠶壇，在長安北苑中，太宗

貞觀九年三月、文德皇后帥內外命婦有事于先蠶、歷高宗永徽顯慶以還、皆開歲皇后親享先蠶、或在宗景德三年、詔禮先蠶、神宗元豐四年、又詳定享先蠶之儀、宣和元年、皇后親蠶於延福宮、高宗紹興七年、猶復舉行、至十五年、太常丞王湛言請按政和禮建親蠶殿蠶室繭館、請皇后就禁中行親蠶之禮、朝旨送禮部下太常寺討論、尋不果行、則是親蠶之禮殆廢於此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開天建極、統一萬國、制禮作樂、卓越百王、躬耕籍田、既稽古攸行矣

顧獨於親蠶闕焉、當時議禮儒臣、亦竟未有及之者、豈非本朝之缺典歟。　列聖相承。繼文孫舊、謙讓未遑、禮官廷臣、蔑聞建白、是固有待於　陛下也、夫農桑之業、衣食萬人、不宜獨缺耕蠶之禮、垂法萬世、不宜偏廢、先儒謂禮樂必百年可興、又曰、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此臣惓惓之愚、所以不能已於今日發也、伏望　陛下留神垂覽、倘蒙采納、乞勅禮戶工三部會集議、以聞、然後謀之儒臣、參酌考訂、慨然施行、則天下萬世永有瞻仰、　皇天后土永錫祚胤、　陛下敬天勸民之心、上可以慰　皇祖列聖之靈、下可以垂　聖子神孫無疆之休矣、

得旨下部議行

請敕廷臣會議郊祀典禮疏 分祭天地

臣聞之國家之事、莫大於祀、帝王之祀、莫重於郊、謂之郊者、以祭天地所在而言也、斯禮也載在禮經、炳然可述、考諸前史、班乎具存、是故欲求徵信、則有古先哲王之舊章、務取折衷、則有歷代儒臣之正論、臣學慚稽古、才乏通經、未之有聞、何足與議、顧親逢聖

人之在位、竊幸禮樂之可興、昨者伏覩　陛下特降勅旨、更正社稷配祀之非、歸　太祖　太宗之主於廟、而以句龍氏配社、后稷氏配稷、誠可謂視高千古、智出百王矣、既足以安　祖宗之靈、又足以章神明之德、光復　聖祖之舊、永垂來世之規、是豈俗儒淺陋所能窺其際哉、臣用是有感而興、觸類而長、竊謂明主欲舉三代之治、必觀萬化之原、尊奉神靈、孰與天地、孔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伏見我國家以天地合祀於南郊、又為大祀

殿而屋之設主其中是制也殊戾古典弗慮經義矣

非所謂事天明事地察也臣敢昧死為　陛下獻焉

謹按禮書古者祀天於圜丘圜丘者南郊地上之丘也丘圜而高以象天也祭地於方丘方丘者北郊澤中之丘也丘方而下以象地也南郊之壇曰太壇以之燔柴也北郊之坎曰大折以之瘞埋也此古之制也是故兆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于北郊即陰之象也此分祭天地各止其所亦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之位也況壇於南郊雖以就陽亦因高之象也坎於

北郊雖以就陰亦因下之義也即圜丘以祭天者貴乎高敞上覆所以昭天明也即方丘以祭地者貴乎卑順在下所以承天統也豈有崇樹棟宇擬之人道哉古之王者敬天有加豈昧營構凡以義不當為耳至于一祖一宗之配享諸壇之從祀舉行不於二至之日而於孟春稽之古禮俱當有辨茲未暇陳也

臣承乏諫議職在論思仍際昌辰獲事　明主不敢隱其一得之愚以盡萬死之分仰惟　陛下為天地神人之主操制禮作樂之權聖本生知才不世出誠宜俯定大禮丕揚鴻烈上對高穹下理萬物立萬世太平之基臣又聞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言蓋國之大事決之於衆自上世而已然矣伏乞　陛下特發涣汗下臣此章令文武勳戚大臣九卿百執事俱得上議務使各盡心極慮稽訂三代已行之盛典不得襲漢唐宋沿襲之弊事破除元始永明間姦邪黷亂不經繆戾無當之言以仰承　陛下大有為之志以復我　太祖高皇帝分祭之舊制考詩書禮記所載郊社及尊祖配天之文及漢儒匡衡等宋儒劉安世

朱熹等南北郊之定論假以旬月次第上陳俟衆謀僉同羣心協一然後付之禮官責之輔臣仍會同九卿科道等官考訂折衷務求精核斟酌定擬必極情文然後　陛下躬率羣臣請于皇天后地告于　宗廟修掃地之儀建配天之祀以成一代之典以答上帝之心以光祖考之業將見皇天眷佑百神具依綿福祚於萬年貽子孫於千億中興太平之盛德大業當與天無極矣

中議郊祀辨駁霍韜分祭疏　分祭天地

臣於前月初十日伏承　聖制。問及南北郊大祀。并
朝日夕月之禮。臣即時欲遵所問以對。乃以臣前上
疏已略開陳。奉有俞旨。今方虞詢廷臣以長公是臣
固可以無言。月夕覬望公卿大夫。於有稽古議禮之
學。必能悉心殫慮。較陳先王之典。以仰稱休命者。不
意旬日以來。側聞議論分操。人懷異見。昨見詹事霍
韜之奏。則又大可駭懼。臣心亦不能無疑矣。夙夜再
三思惟。求其說之不得。於是考先王之遺訓。稽國朝
之典章。殊未見其不可。然後知韜之言過矣。臣茲不
容於不言也。請先以郊祀之禮為對。而後辨韜之失。
言臣聞之中庸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又曰。郊社
之禮。所以事上帝也。蓋天之祚君。實為神主。君之受
命惟典神天。武王伐商以其不祀上帝。周公稱繼志
述事。惟以致孝鬼神。　陛下聖諭謙及於此。蓋敬天
之誠。禮神之至。實為天地神人之慶也。竊聞周禮一
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於天神人
鬼地祇之三禮。此即有虞秩宗典朕三禮之意。是故
以祀天神則有禋祀實柴槱燎之禮。以祀地祇則有

血祭貍沈疈辜之禮。以享人鬼。則有獻祼饋食祠禴
蒸嘗之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
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則曰禮地祇。圜丘禮天。方
丘禮地。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宋儒引昊天有成命
為郊祀天地之詩。則曰郊祀無天地之分。劉安世以
豐年潛有多魚二詩證之。以為郊祀天地皆歌此詩。
何嘗言其合祭。朱熹則斷以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
祀成王之詩。以今觀之。蓋終篇無一語涉天地。此朱
熹之言的然可據。而小序不足準也。況周禮掌次王
大旅上帝。則設氈案。設皇邸。司裘為大裘以共王祀
天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
黃琮禮地。是天地之禮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圭祀
天。兩圭祀地。是天地之祀玉不同也。祀天於冬至。以
陽氣來復于上天之始。祭地於夏至。以陰氣潛萌於
下地之始。時不同也。用圜鍾于震之宮。取其乾出乎
震之義。用函鍾於未之地。取其坤居於未之義。是樂
不同也。小宗伯言五帝。旦兆於四郊。而不言與昊天
上帝同郊祀。況可與后土地祇合祭乎。則天地不合

祀從來亦久矣是故宋儒襲時之言曰郊丘分合之說當以周禮爲定今之議者以社爲祭地而不知天子之社有三曰大社曰王社曰亳社大社爲百姓而立王社爲籍田而立亳社則遷國之社也而祭地不與焉朱子釋中庸曰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耳蓋祭地之名亦曰社也祭地之社總大地言之與天對者也大社乃自王畿千里之地言故諸侯國社以至庶民鄉社皆社其所主之土也故社字从示从土義有在矣且議者既以大社爲祭地矣則南郊自不當

祭皇地祇何又以分祭爲不可乎議者又疑古無北郊然郊特牲曰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則南郊固見于經矣夫天而兆於南郊以就陽位則祭地而兆於北郊以就陰位曷見其不可也程子曰北郊不可廢況陳氏禮書亦曰祭地於北郊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則古人固嘗行之矣議者又謂莫大於天地實天中之一物耳不必別祭則以天爲尊以地爲卑不得與天抗似也然天地合祀則同尊並大是崇地以抗天與天爲敵矣乃不以爲非何也程子曰郊天地與共祭父母不同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又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卜朱子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又曰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其一是天地不當合祭于南郊夫程朱三代而下大名儒也然則其言皆不足據乎秦去古未遠則祀天不於圜丘而於山下祭地不於方丘而於澤中漢之制祀天於甘泉祀地於汾陰則秦漢天地之祭猶分也至元始之制則天地同牢于南郊此則莽賊陰媚

元后之計欲以妣並祖故不得不以地並天也合祭之說實自王莽始矣自漢而唐而宋皆合祭而地之特祭少矣漢之前皆主分祭而漢之後亦間有之如魏文帝之泰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分祭也開元制禮則專主合祭矣元豐一議元祐再議紹聖三議皆主合祭而卒不可移者以宋人有郊賚之費故三年一郊至傾府藏之財而不足以從事所以必於合者從省約安簡便也亦未嘗以分祭爲非禮也蘇軾言祖宗幾年合祭一旦分

之恐致禍朱子謂其說甚無道理然兩郊之說在宋
似爲難行與今日之事異矣本朝丘濬之言以類于
上帝類字强訓爲合此蓋臆說又以元始禮天地同
牢不可以莾廢又謂夏至祭地則地先天食其辭多
歸美本朝之制蓋從周之意而不知其言之悖於義
也今之議者大率主濬之言而逞逞以 太祖之制
爲嫌爲懼然知合祭乃 太祖之制爲不可改而不
知分祭固 太祖之初制爲可復也知大祀文乃
太祖之明訓爲不可背而不知存心錄固 太祖之

著與爲可尊也且皆 太祖之制也從其禮之是者
而已矣矧敬天法祖無二道也 陛下固已灼見禮
之實矣嘗告學士解縉周官諸復掃地之儀矣使
太祖尚在知禮之臣亦當請而改之況 陛下以聖
子神孫有聖人之德而在天子之位顧不得損制作
之權以隆繼述之孝乎且 陛下今日之舉欲復古
禮以大報天也欲遵祖初制以求盡善也欲遠跡三
代之隆而正千古之謬建一代中興之業而陋漢唐
宋於下風也所謂功光 祖宗業垂後裔之事未有
大於此者是故文武之制未備周公作禮樂以成之
未聞周公發文武之舊也況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
興今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我 太祖天造草昧規模
（此條下無附合）
宏遠詒獻謨範可守可則者多矣乃若禮樂之興恐
亦有不能不待於後世者至于振起而拓充之雖我
聖祖之心豈無所望於後世之 聖子神孫者乎豈
有況於 祖宗已然之迹遂一成而不可變也
申議郊祀不當以 二祖並配疏 郊祀分配
欽覩 聖制南郊祀天北郊祀地以二至日行事臣

無任慶幸以爲天地合祀南郊自東漢以來歷代循
襲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而 陛下今日
獨破千古之謬一旦舉行誠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
者也天伏覩 聖制南北二郊但以我 皇祖高皇
帝奉配仍於歲首祀上帝於大祀殿以我 皇祖文
皇帝奉配臣無任慶幸以爲虞夏殷周四代之郊惟
配一祖後儒穿鑿分郊丘爲二祭又誤解大易配考
孝經嚴父之義以至唐宋變古乃有二祖並侑三帝
並配之事宗周典禮隳棄蕩然而 陛下今日獨覩

萬化之原，一旦更定，誠可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夫天地合祀之非，與祖宗並配之失，一也。漢唐而下，天地之祭或分而復合，合而復分，祖宗之配或正而復失，失而復止。中間大儒名賢之論，未嘗不確有定見，而時君世主狃於淺陋，徒於信從，使郊祀大禮卒不得以大明於世，此聖人之所以難遇，而大道之所以日隱也。恭惟我 皇上以天縱之聖，挺生千載之後，而一旦爲此度越百王之舉，誠可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奈何今日禮官廷

臣乃猶或依違疑沮於其間，臣誠不知其何也。昨於十日禮部會官於東閣集議，尚書李時首言天地分祀南北郊， 聖諭已定，無容議矣，惟 太祖 太宗功德並隆，並祀天地已久，今亦仍舊大祀殿及圜丘方丘俱當以 二聖並配。於時臣應之曰： 聖諭以 太祖配天， 太宗配上帝，正是各全其尊，天與上帝也，因是功德並隆，故皆得配天，并有差等。大祀殿並配，則兩失其尊矣。臣不敢擅議妄從， 聖制一遵就，猶爲非禮。若圜丘方丘俱配 二祖，則是今日之失，況是我 皇上肇建大禮，豈可重貽後人之議。臣不敢從。於是尚書方獻夫贊之曰：言之言亦是。兩郊之配，今日新禮也，當求至當。李承勛亦從之曰：是宜以兩請議上，以俟 宸斷。羣臣次第書題，臣亦書題而退。自是不知禮官議奏云何，然疏上今九日矣，不奉明旨。連日外間傳聞少傅璁、大學士鑾聯翩上奏，必欲 二祖並配。臣不勝疑駭。初意 聖制已明示在廷，得體之正，無容喙矣。及久候明旨不下，竊恐 聖心亦不免於疑，疑則不免於改制矣。萬一有是，則

違經叛禮，貽議萬世，非細故也。臣敢不昧死爲 陛下陳之。臣謹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天地之祭，必有所配者，皆備神作主之意也。且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禮專一配，所以奉天帝之尊，明不敢瀆耳。稽諸神理，其不可並配一也。且三代兩漢之盛，莫之敢易。西漢以高祖配天，東漢以光武配上帝，義亦正矣。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中禮官希旨，郊丘諸祠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年，明皇親饗圜丘，禮

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宋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圜丘以太祖太宗並配至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按典禮辨崇配之序仍以太祖定配嘉祐六年諫官楊畋論水災繇郊廟未順禮院亦言二祖同配非禮翰林學士王珪等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之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非所以寧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配司馬光曰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

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光之言可爲萬世訓矣此漢唐宋之故事如此考諸往牒其不可並配二也禮曰父坐子立孔子曰事死如事生又曰祭之以禮今 太祖父也 太宗子也然則 太祖在御之日我 太宗敢與並坐否乎以分則父以功德則肇造受命之祖我 太宗建北都以垂子孫萬世久安長治之業功則盛矣然克平僭亂混一區宇掃蕩天之腥以復我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下而付於 聖子神孫者則 太祖之功德又振古帝王之所無也今以父子之間運祔並廟尊卑不協於序幽明不通於理豈所以安我太宗之心乎豈所以安我 太祖之心乎豈所以安我 皇上之心乎揆之倫理其不可並配三也且聖諭曰朕原因缺祀天報本之典故所爲間嘗遵復皇祖之始制露祭于壇方合古先聖王之意以盡事天之本又曰人君祭天乃報本之祀大哉王言眞洞達禮樂之本矣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是故人本一

祖也萬物本一氣也寧有二本乎哉若以 二祖並配則失一本之義矣先儒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有大享之禮焉此周家明堂之祭所繇起也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故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欲

尋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此周事然也。今
陛下覽觀古昔。更定大禮。正允合於宗周之典。是故
奉我　太祖配天於圜丘。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
也。所以尊　太祖也。奉我　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
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所以尊　太宗也。二
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豈有抑揚輕重於其間哉
故並配則各失其尊。分配則各全其尊矣。臣不知議
者又何所疑也。以臣觀之。所謂聖人復起。不可易者
也。仰惟　陛下。天資英邁。聖學淵微。志崇業廣。才大

有爲。臨御十年于茲。敬天法祖。敏學懋政。二帝三王
之美。萃于一身。臣下仰承休德之不暇。蓋所謂無間
然矣。乃者降詔大議郊祀。始而外廷之臣。因一二臣
之言。以分祀爲不可。則譁然而爭之。今則咸以爲是
矣。　二祖分配之禮。　陛下既勑下禮官。外廷之臣
聞者歎服。無不以爲是也。乃內閣輔臣則又疑以爲
非而爭之。幸使　陛下不得以宣昭誕布。雷震而風
行之。此臣之所以獨抱惶惑而莫知所措也。

得旨禮部會同原議官申議來說

請舉雩壇祀典疏　大雩

臣昨者伏覩　勑諭。以太廟享祀[illegible]文。未稱孝敬之
情。伏惟　太祖高皇帝。聖德豐隆。[illegible][illegible]偉盛。願不得
南面居尊。乃尊奉　聖祖爲始祖。居　始祖之位。每
歲孟春行特享之禮。自　太宗而下。並各居一幄而
同日行禮。其夏秋冬三享。仍於　太祖之室相向行
時祫禮。仍於季冬行大祫禮。以　德祖居尊。及　懿
熙仁三祖合享於　太廟。親王功臣俱配食於兩廡。
歲暮節祭。歸之奉先殿行禮。　世廟止行四時之享。

歲暮之祭。亦歸之崇先殿。聖謨丕顯。卓越古今。祀事
孔明。茂延基祚。甚盛舉也。竊惟前代表列　祖宗功
烈。稱秩廟祀。多出儒臣建議。禮官詳定。幾於聚訟。猶
或過差。未有如我　皇上仁孝克積。一旦發自天衷。
親摛聖藻。百年之大典遂定。　七廟之神靈以安。但
昨該尚書李時會臣。以　聖諭欲於奉天殿行秋報
禮。於丹陛上行大雩禮。臣竊伏惟念二禮之行於殿
陛。或非其地。竊窺　陛下聖意。必以爲秋報類於大
享。又明堂乃　天子布政之宮。故以奉天殿擬之。但

古之明堂制度其說非一有謂去國之南三里之外
七里之內要非王者常居故朝諸侯出政令則居焉
而亦可以祀天地交神明於此哉 聖祖於圜丘未
成之時周嘗即奉天殿以祀天矣蓋一時權宜原非
作則古人禮制要難盡同今奉天殿乃 陛下紫宸
正衙萬國朝會嚮明出治之所而一旦以之行奠獻
報祀之事臣竊以為未安若 陛下聖意以出郊大
數則安以山川一祀特遣大臣代行而秋報仍行於
大祀殿庶亦得以伸配帝之敬於我 太宗而於

陛下分配 祖宗兼舉祈報之義蓋今且盡矣至于
大雩之禮臣按春秋左氏傳龍見而雩蓋於建巳之
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為百穀祈膏雨也又
月令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祀百辟卿士有益
於民者以祈穀實通典曰建巳之月雩五方上帝其
壇名曰雩禜於南郊之傍命樂工習盛樂舞皇舞宋
朝大學士丘濬亦謂天子於郊大之外別為壇以祈
雨者也三代盛時當龍見之月則有大雩之祭但後
世此禮不傳而在位者遇有旱暵之災遑遑假異端
之人為祈禱之事不務以誠意感格而只法術劫制
上帝之靈誣亦甚矣濬意欲請於郊兆之傍擇地以
為雩壇命禮官參酌古今雩祭之禮每歲孟夏以後
舉行庶幾上感天心以致雨暘之時若其說似亦可
從臣愚以為 陛下於孟春上辛既祈穀於上帝矣
祈穀云者固所以祈雨暘時若以大我穀黍也苟自
二月以至四月以後時雨而雨時暘而暘則大雩之
祭 陛下可以免於親行而遣官以代之惟其雨澤
愆期則 陛下躬即其地以行禱祝其作樂陳舞亦

須少倣古昔之儀庶足以稱 陛下為民切遠之心
而於古人之禮為不失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瑗公 選輯
張安苞子固參閱

夏文愍公文集

疏

夏言

論禘宓虛位疏 禘祭

項者臣不揣淺陋輒獻末議以爲自漢以下封建法
廢譜牒不明世系難考欲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
禘帝嚳已不能盡合故禘之廢者幾二千餘年茲者
仰承 皇上德音因推明古典采酌先儒精微之論
奏請宓爲虛位以祀庶此禮復行於世奉 聖旨禘
義深奧爾所議已得其見誠意朕亦以所自出之祖
本是厥初第一之祖宓虛位而祀惟求在我之誠耳
朕已具悉禮部知道欽此續因中允廖道南獻議以
爲皇姓乃帝顓頊之後宜禘顓頊奉 聖旨這所奏
禮部便會官同夏言奏議一併參考詳議來說欽此
昨該禮部會同內閣九卿詹事府翰林院國子監堂

上官少傅臣張璁等於東閣集議璁首言曰言虛位
者求之於虛則失之無言顓頊者求之於遠則失之
誣惟禘 德祖爲當兵部尚書李承勛曰禘 德祖
是羣臣次第曰是於是無有異議者矣臣愚終未敢
以爲是蓋此事於聖賢道理窮究甚微於國家典禮
關係甚重若但直任己意而不求人心天理之公還
就一時而不顧天下後世之議徒事彌文而不能體
聖人仁孝誠敬報本追遠之實心臣恐無以服萬世
又弗若弗舉之爲愈也臣愚於禘 德祖之議可疑
而未敢以爲是者有四不敢不終獻焉夫禘者王者
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
而以始祖配之所謂王者自有天下者而言也我
太祖是也既立始祖之廟我 太祖追尊 德祖是
也 太祖當時之心亦 陛下今日之心也豈不欲
推其所自出徒以世系難考亦講求未及耳故禘禮
莫之能行今日 陛下慨然欲行之者仁人孝子追
遠之心有所未盡故也亦所以推 太祖未盡之心
也若但以所自出之帝加於 德祖而祭之遂謂之

禘則我　德祖自開國以來享始祖之祭備矣今又以爲所自出之帝是不過强易置其名耳恐非　陛下今日思念本源之心與古人制禘之本意此其可疑者一也議者曰今既以　太祖爲始祖矣則以　德祖爲所自出之帝又何疑焉殊不知　太祖之爲始祖者　太廟中之始祖也蓋創業之祖也非王者既立始祖之廟之始祖也今以　陛下之身尊　太祖爲始祖而以　德祖爲所自出則其跡甚似矣然不知在　太祖時欲舉禘祭又將何人爲所自出之

帝乎且先王禘祭之義乃王者有天下之初即制此禮也非謂直待後世七廟之數備而可以遞推遷也今則誤認創業之始祖爲上世之始祖矣則是知有　太祖之所自出而不知無　德祖之所自出矣毋乃失之近乎此其所可疑者二也且歲一大祫既尊　德祖統羣廟之主而合食矣則是　德祖歲歲享祭也何以定將來禘祭之年數乎夫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先儒固未嘗以爲是矣然大抵禘大於祫其舉必疎今禘祫並祭一人則不惟二祭之義紊而無

別而舉祭疏數之際恐靡於分借曰三年五年一禘則歲周一祭矣何得謂之三年五年耶况而難行於禮無常此其可疑者三也謹按文公曰近者太祫圖乃皇上權爲之耳與時止當以　太祖七大祫統　太祖以下羣廟之主于禘　德祖則惟以　太祖配之而不兼羣廟臣則曰祫之爲義合羣廟及遷毀之主皆升祔合食故謂之祫又謂之朝享禘則不兼羣廟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褻也以其有審諦之義故謂之禘又謂之追享今若禘以　德祖祫以　大廟則

懿熙仁三祖既不得相從　德祖於禘又不得降從　太祖於祫則是廢三祖之祭而終無可享祀之時矣朱子曰禘祭是王者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今　陛下之心正欲求　德祖而上豈無積德基命之祖尚欲舉禘祭以追享之今乃并　懿熙仁三祖爲大親之至近者而廢其祀恐非　陛下之所安也此其可疑者四也臣前虛位之議自愧發揮義理未甚透徹然不敢重有所請者以　聖明既已洞然於斯矣而復喋喋言之嫌於務已說之勝也區區

之愚惟　聖明昭鑒

會議九廟規制疏　九廟規制

竊聞古者天子宗廟之制唐虞五廟夏后氏因之殷周之制大抵皆七廟而祭法王制所論與劉歆宗無數之說又各不同宋儒朱熹論古今廟制引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廟有寢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者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

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既而曰三代之制其詳不可得聞然其大畧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明帝遵儉自抑不復別爲寢廟而子孫遂爲同堂異室之制嗣是更歷魏晉下及隋唐皆不能有所裁正至論宋事亦以不爲太祖特立廟爲憾此朱子之言後學相守以爲確論者也恭惟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以有天下初爲四親各別立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廟皆南向東西兩夾室兩廡三門門設二十四戟外爲都宮正門之南別爲齋次其西爲饌次門東爲神廚其一時制度儀合古禮嗣後改建與前之制始終不同者太廟始一遵同堂異室之制夫旣遵古制以各立廟其始行古其後合今也矣一旦襲用漢唐故事是盖神謨英斷必有所以然議禮者終以爲非古之制也恭遇　皇上俊德憲天聖學稽古天地百神之祀典皆已釐正制度儀文昭然可述矣獨于宗廟之制未之修復所以形於　御札宣於召問謀之輔部大臣者屢矣臣等恭聞　聖

諭仰見大聖人制禮作樂之志奉先思孝之誠盖欲追復三代之禮以成一王之制將以垂諸萬世而不刋者也臣等躬逢斯盛仰奉明旨敢不思所以對揚休命乎但臣等廣集衆思愚有一得不敢不爲　陛下陳之臣等嘗聞廟者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者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忍遠其親也位之左不敢死其親也是其營搆之制奠兆之所各有定則不可以意爲者卽今　太廟南邉宮墻東邇世廟西阻前朝地勢有限輔臣禮官已奉　聖諭太

廟三殿俱不動，則是　太廟周垣之外，左右隙地不盈數十丈耳。若依古制，三昭三穆之廟在　太廟之前，以次而南，則今　太廟都宮之南，至承天門墻不甚遼遠，即使盡闢其地，以建羣廟，亦恐勢不能容。若欲小其規模，不必別爲門垣寢廡，則又不合古禮。況古人七廟九廟，制度皆同。　太廟營構已極弘壯，而羣廟隤然卑隘，恐非所以稱生前九重之居也。議者欲除　太廟兩廡，則非特不中典禮，而裁損廟制，事體尤重。且諸王功臣之祀，又將置之何所，非臣等所敢聞也。且臣等聞之，廟者貌也，所以形貌祖考而禮之明者也。寢者寢也，所以寢息祖考而妥之幽者也。有廟無寢，則神將安棲。議者欲藏其主于夾室之中。夫夾室者，側室也，所以藏祧廟之主也。以親廟未毀之主，而藏之夾室，恐非禮矣。至謂周人廟制約儉，宜摹倣而爲之，是又徒拾襲陳言，而未嘗精於心計者也。夫周廟門容大扃七箇，闈門容小扃三箇，則大門實容二丈一尺，小門實容六尺，其制度之弘，且過於今，烏在其爲儉約也。（計○斷○精○確○）況臣等恭覩　世廟之制，蓋損

於　太廟之數多矣。今欲建立羣廟，其規制高廣，又豈可損於　世廟乎。且　太宗功業之盛，比隆　太祖，而　睿宗又我　獻皇帝父也。二廟規制，視　世廟尤不當有一毫降損而後可。不然，則　聖心於此又有所大不安也。今　太廟之主，自我　太宗而下，凡七聖，茲欲爲立廟，將依古制爲三昭三穆而止，立六廟乎，將依商周之制，以　太宗爲百世不遷之宗，而加立七廟乎。夫規制既不可降損，而欲擬諸　世廟，森然並建七廟於　九廟之南，豈惟地小不足以容，殆恐宸居左偏，宮室太盛，以陰陽家說，未免有偏缺壓制之嫌。此就地勢規制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臣等竊謂即使各廟既成，　陛下以一人之身，冠冕佩玉，執圭服袞，循紆曲之途，而欲於一日之間，徧歷羣廟，爲之興俯拜起，升降奠獻，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且將薾然疲亂，非獨筋力有所不逮，而日力亦有所不給矣。議者乃引周禮宗伯代后獻之文，謂羣廟之中，可以遣官攝祭，是又未嘗深惟禮意者，蓋古者宗廟之祭，君后迭獻，是以后不與祭，則宗

伯可以代獻謂同在一廟之中而代后之亞獻者言也未聞人臣可以代天子行事而遂巳一廟之祭也且古者諸侯助祭多同姓之臣以之代攝猶之爲可何也同一祖宗之子孫也今之陪祀執事者可以擬古諸侯之助祭者乎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是有故不得與祭而其心猶以爲如不祭也況 陛下之仁孝誠敬可以終歲舉祭止對越 太祖之廟而不一至群廟乎且規制必備而成廟門垣堂廡寢室是也儀文必備而成禮陪位樂舞之數是也今欲立爲

七廟或八廟之制則每廟之中致祭之時皆當有樂舞之數陪祀之位而後可若曰降從簡易而垣寢不備樂舞不陳于祭不親則是本欲尊之而反卑本欲親之而反疏秪見貶損而未見所以爲隆重矣先年大學士丘濬謂安間一日祭一廟歷十四日而徧七廟此蓋無所處而強爲之說不自知其言之涉於迂闊此就禮節儀文而言臣等所未敢輕議者也臣等竊聞先儒馬端臨曰後世之失禮者豈獨廟制一事而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

能復古制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必欲如古制立廟必繼世而有天下者皆父子相繼而後可若兄弟世及則其序紊矣周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庵廟圖置王之世則以穆繼夷爲昭共孝厲爲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爲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懿王爲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爲昭是也孝王爲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爲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至夷王爲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爲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

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于易位於是晦菴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爲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況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爲六代則所祀今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廁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爲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此者爲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

丁子也。姑以祖丁爲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
子屬。俱當爲穆。是一昭五穆。而祖丁所祀上不及曾
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爲唐。唐懿宗之
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
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
之子。姑以憲宗爲昭言之則穆宣爲穆。敬文武爲昭
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
者三世矣。蓋至此而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
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

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
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爲弟爲子而創立
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
如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若必欲昭穆不
紊則古廟之制必須觴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
觴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乃爲合宜。而預立六（孔穎謂殷或六廟其制如此）
廟定乎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倘反不
如東都以來同堂異室共爲一廟之渾成也。此則往
哲之論。足證今事。就昭穆祧遷而言。臣等所未敢輕

議者也。臣等仰惟　陛下孝思純至　天鑒高明制
禮作樂。卓越前聖。方且過託謙冲。下咨臣議。俾臣等
愚昧。非不知古禮當復。而事理有所難行。惟是　聖
諭以爲　皇考獻皇帝有　世廟以享之而我　文
祖太宗以宗列聖乃不得專有一廟以全其尊。斯言（宗字作校訛）
也　皇天列聖實鑒臨之。天下後世可以仰見　陛
下純孝至誠大公至正之心矣。但臣等愚見。則以爲
列聖同享　太廟已極尊崇。而　皇考專居　世廟
猶爲遐遜。若廟制大小不倫。行祀親攝或異。則尊卑

厚薄之分。反不足以稱　陛下孝敬之誠。恐又未免
有遺憾矣。臣等竊見今歲孟春　陛下更定特享之
儀。正　太祖南面之位。以爲太廟之始祖。又爲　列
聖各設帷幄。祭供南面。各自奠獻讀祝。臣等仰服
陛下酌古準今因宮制宜。假予各廟專祀之義。雖古
人制禮精微之意亦不過如是而已。況向來襲開
陛下有答輔臣御札云。祀典宜正。廟制難更。大哉皇
言。實萬世之寶訓也。今臣等從議得　太廟九間同
爲一堂。雖有帷幄而無所間隔。嫌於混同。未稱專尊

之徼。請以木爲黃屋。儼如廟庭之制。每廟設一於殿之一間。又設龍牌於其中。太祖居中南嚮。太宗而下。列聖依昭穆之序以次稍南。位置如古建廟之制。斯太祖列聖。各得以專其尊。足以申陛下尊尊親親之情。而於古禮亦庶幾矣

請勅戒飭土魯番天方國夷酋疏 戒飭西戎

主客清吏司案呈。嘉靖十一年十一月。該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同知徐威等。起送土魯番并天方國等地面速壇滿速兒王等。差來夷使馬黑麻虎力奶翁等。

赴京進貢。該本部將各夷使進到方物驗收。及將各番王求討事情。俱經具題給賞外。即今差官督發各夷起程。查得今次土魯番入關進貢。共二百九十名天方國一百三十七名。緣舊例各夷入貢十人內准與起送一人。其土魯番等處來貢。止許與哈密依時同來。亦不許過十人。後爲寬禁例以舒夷情事。又准每十人起送二人。其土魯番天方國兩處先年赴京人數多不過二十餘人。惟是今次到京人數倍多。且開列地面王號動致數百。以致求討之文。不勝其繁。

不惟違越舊規。抑亦非以小事大之體。若不及今區處將來踵襲故常。於賞賜則難於應付。於體統則難以制馭。恐非善後永久之圖。等因案呈到部。看得西域諸國載在會典。惟是土魯番天方國撒馬兒罕等乃其國號。其稱王者亦止是一人。前此求討番文。除國王外。多者不過十餘紙。大抵皆稱王母王弟王子頭目。其餘部落地面類稱頭目名色。惟是今次土魯番開稱王號者七十五人。天方國稱王號者二十七人。不別孰爲國主。孰爲部酋。今次勅書回賜之間

若一槩其答。如其所稱。則是所開地面皆係入貢之國。而彼國亦無復君臣之辯矣。此等事體。大有關係廟堂之上。宜有處分。一以尊中國之體。一以折外夷之奸。（多稱十號者以復給賞發故耶）況其稱號名目既多。則貢物雖微。自當加例給賞。求討相同。自當逐項回答。且一次准許。日後遂爲成例。將來不副其無厭之求。則執詞啓釁。未必不繇於此。宋人歲幣之事。蓋可鑒已。所以富弼當國家事勢逼迫之者。猶力爭獻納二字。古人愼重事體如此夷狄豈得不畏我。朝以堂堂一統。國勢尊強。非前

代比況　列聖相承神威聖武四夷震疊泰山之勢何所不壓而蕞爾小夷乃或肆其狡詐槩稱王號僭竊　天朝撓諸國無二主之義責之以小事大之道彼將何詞爲此臣等議得今次回賜　勑書除各國國王一人外從本等稱號其餘恐未可類以王號回答合無請自　聖裁勑下內閣輔臣從長議處撰勑一道發明華夷君臣大義備述　祖宗相待外夷恩威並用舊規丁寧　天語示以畫一之令責付進貢夷使齎還本國宣示國王俾知遵守庶懷柔之道制

馭之方各得其宜斯爲　聖王禦戎之上策也

議處降答各夷勑書稱謂疏　降答西域勑書

臣等議得土魯番天方國自弘治正德及嘉靖八年以前入貢屢次　赴京使臣求討物件稱呼名號並未有如今次之多是以本部欲乞　聖裁勑下內閣輔臣從長議處誠欲尊崇國勢節省國儲將以少効芹曝之愚也今內閣輔臣題稱前因復蒙　陛下勑令禮兵二部從長議處是臣等初意欲伸中國之威而借夫體輔臣之意恐召外夷之怨而啓乎釁皆以納忠於　陛下非爲身謀也但看得西域諸國之稱王號者惟土魯番天方國撒馬兒罕三國節年入貢其餘如日落等國國名尚多來朝絕少自與土魯番等國不相統屬查得土魯番自弘治正德以來入貢十三次天方國自正德以來入貢四次每次稱王號者多止一人或二人三人其餘多稱頭目親屬嘉靖二年八年天方國稱王號者始多至六七人土魯番稱王號者始多至十一二人而二年內撒馬兒罕始稱王至二十七人內閣題稱先年亦曾有稱王至三

四十人者蓋即嘉靖二年併三國而數之有此數也若今次土魯番則七十五王天方國則二十七王而近日續到撒馬兒罕則五十三王幷而數之則爲百五六十王矣是前此來朝稱王並未有如今次之甚其所稱王號查與舊文並無相同即有同者地面又復不同及査　先朝回賜勑書弘治以來或止回本國國王一人其餘頭目親屬即該載一敕之中或一地面幾處內一地面頭目幾名不拘多少賜勑一道或各照親屬名色如嘉靖八年每人賜勑一道今開

列地面既多，稱呼王號者尤多。揆諸舊例，殊為參差不一。必欲依文回答，如逆年撒馬兒罕例，但恐彼旹亦出於一旹不審不及致詳之過，因未可遂以為例襲而行之也。況撒馬兒罕止因嘉靖二年添稱王號二十七人，此其肇端，今次遂致倍蹤其數，豈不可為緊哉。查得成化元年，該禮部議稱土魯番等國今後來朝，經繇哈密地方者，就彼聽候同來，並不許過十人，及不得假作別番名目，濫放入關。此係著例可考者也。弘治元年，該甘肅鎮巡等官奏稱哈密地面同

撒馬兒罕天方國等處使臣六百一名，土魯番三起男婦四百十四名口，俱來進貢。本部為照差人過多，目賞太濫，議擬合於六百一名口內，量准二百名，其天方國果係原來夷人，量准十數人起送來京，其額外多餘，并土魯番等三起，令俱以禮阻回，及請勅勅切責鎮巡官員，今後務要照例驗放起送，其守關原報官員，行巡按御史查提問罪。此係禁例之嚴，近在孝宗之朝，非遠也。則是前此國家之處三項夷人，固嘗禁其不得假濫名目，亦嘗節其起送人數。至於土魯番三起男婦四百餘人，又嘗盡數以禮阻回，既而於鎮巡驗放官員，則加切責，於守關原報人員，則行提問。是皆老成謀國之臣，其重體惜費，伸威振法，處置曲盡，固未嘗慮其有他患也。臣等竊謂自古中國之於裔夷，當其來朝入貢，雖嘉其納款之誠，未嘗直與拒絕，至于貢期方物，未嘗不有體例為之節制。其或名號僭差，言詞侮嫚，未嘗不正以大義，責其無禮。必如此而後有內夏外夷之辯，天冠地履之分，庶幾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中國不失為中國矣。今土魯

番天方國稱王太多，事關國家大體。若謂其本國封授，則前此舊文所無；若謂其部落相呼，則不當聞於闕下。若止依來文回答，則土魯番天方國皆一國也，恐自此而為數十國矣。若類以王號答稱，人與 勅書一道，竊恐自今以後各項地面各執所得 勅書，率其部落任意加增，將來無時入貢，勢難阻絕，貢使日增，則道路有司，供費日甚，賞賜回答，無有紀極。以府庫有常之財，似不足以充谿壑無涯之欲。況臣等昨來親赴左順門，有給回賜土魯番天方國所費禮

物不背其織金蟒龍各樣鳥獸段疋俱係永樂年間織造之物顏色鮮明金縷緻密非近年織造者可及詢之管庫人員亦云見今積貯空虛後將難繼且夷人所貢鐵鉎等件俱無用之物而竭我帑藏以應彼求討是斂中國而事外夷恐非計之得者也

得旨作勑書每國止許一人稱王

議鳳陽府不當築城疏　鳳陽築城

南京禮部等部右侍郎黃綰等題該欽差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節題

開地方應議事宜內一件建城垣據直隸鳳陽府申前事行南京禮工二部各委堂上官一員并欽天監熟知地理風水官員親詣鳳陽府精加相度如果便利請得相應建築甎城就行定擬闊狹遠近奏請裁奪等因該戶部等衙門會議照奉　欽依咨行工部看得所題建築甎城事宜相應勘處備咨到部轉委臣等親詣鳳陽府查照都御史劉節所議前項事宜隨該臣等行委南京欽天監冬官正許濟等各親詣相度隨據委官冬官正許濟等呈稱相看得鳳陽府治原無城垣止存土埂五十餘里中有皇城內包萬歲山東西山勢相連皆拱對皇陵其萬歲山正當前案自建皇陵到今土脉靈氣秘結年久誠恐建築城垣不免開壕動土關係匪輕臣等又經親詣陵寢及府治處所逐一相度切照鳳陽府治所關固宜有城池以為保障都御史劉節之奏誠為地方急務但仰惟皇陵乃宗社萬年基本而鳳陽府治正在皇陵前面護砂明堂之中凡附近四圍山塲地土累朝以來側有重禁不許軍民砍伐樹株掘取土石開鑿窯井

及皇城內外不許耕種近陵處所不許置設油榨恐有震驚況今欲築繫城池大興工役山川風氣焉保無傷且皇城所包萬歲山即皇陵案山所以　聖祖當背建立皇城形如半月抱向皇陵其東西鐘鼓二樓并各城門臺基亦皆拱向又看得周圍城基止有萬歲山後北門一段見存甎城數丈其餘俱是土墻亦無開鑿壕河及查中都誌書亦云土墻無壕竊想聖祖建極開基三十餘年九州四海周思曲慮無有不至高城深池隨處創建未嘗患財力之不足豈有

龍飛故鄉之地。慮猶未及，而惜此數十里城池之費哉。蓋有深意存乎其間，而非今日所敢輕測也。若欲於此建築城池，決當審避。以故前此累經相勘人員不敢明言，姑以年向不利、地方荒歉為辭。臣等親詣相度，實見陵寢所關如此，焉敢苟徇一方私見，依違兩可，不為 陛下明言，致萬一之誤哉。奉 旨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鳳陽府治皇陵所在，乃 聖朝祖宗根本之地，山川靈秀，王氣所鍾，不宜震驚騰洩。誠如各官所議，依擬。合候命下，行移各該衙門，一體遵守，不須築城，則皇陵永固，而長保億萬年無疆之休矣。

奉敕詳議南京太廟不當重建疏（南京太廟）

議得唯天子議禮，唯聖人達孝。近日南京 太廟既燬于火，該南京禮臣奏請欲將南京 太廟原日朝夕香火，暫併于南京奉先殿，其重建廟制，補造神主，干係 宗廟大禮，取自上裁，欽蒙 敕下該部看詳。臣下雖欲據經守禮，甚懸殊未敢專擅，欽蒙 皇上頒物下議，臣等伏讀仰思，備見 皇上至德達孝，綸言精確，貽謀高遠，不獨有以正一代宗廟之禮，且足以定萬世帝王之業，誠非臣下所及。乃復不自滿假，務集眾思，尤見虛中愛禮甚盛心也。竊惟古者國無二廟，廟無二主，故虞祭用桑主，練祭用栗主，栗主既立，乃毀桑主。君去其國，則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明天無二日，尊無二上，國無二廟，神無二主也。後世此義不明，漢有原廟，齊有偽主，褻瀆誣妄，事神則難。乃若有周三都三廟，則又禮以義起，事有攸宜。岐周則太王諸侯之廟，鎬京則武王定都所建，洛邑則周公定鼎所建。然鎬京廟成，則岐周之主已從；洛邑雖廟，成王未嘗都洛，則鎬京之主自在。周公雖以至親留後，然諸侯不得祭天子，支子不得祭太宗，文王武王之禮，蓋非正祭。故國有二廟，自漢惠始也；神有二主，自齊桓始也。周之三都三廟，乃遷國立廟，去國載主，非二廟二主也。我 太祖肇都南京，即周公都洛； 太宗定都北京，即武王都鎬。知武王周公之志未嘗不同，則知 太祖太宗之心未始異矣。況 太祖末年嘗有改都之議，則知一嘗定鼎金陵，未稱貽謀之遠。

迨　太宗定都燕京內制六合外控諸邊形勢遠過
關中固萬世帝王之業哉　太祖在天之靈豈不居
歆況　聖子神孫既親奉祀事于此則　祖宗神靈
自當陟降于此斯固人情亦乃神道古人立主依神
立廟依主而子孫之身又祖宗所依今日正當定尊
如此使宗廟社稷尊主于此本支百世根本于此所
天永命保民出治爾不于此茲實億萬載無疆之休
此臣等所謂不徒定一代宗廟之禮而且以定萬世
帝王之業者也臣等雖愚且賤心知其是確乎不可

易矣然仰惟　聖衷謙虛猶若有所未安者臣等請
得而贊之惟　聖明斷為今日南京　太廟之議大
略有二或謂可弗建者以國無二廟神無二主也或
謂當重建者以南京根本重地祖廟神靈久依有
其舉之莫敢廢也弗建也者守禮也重建也者以義
起也雖見有不同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
仁愚且賤焉弗敢專也弗敢遂也今伏讀　聖諭所
謂既以北京立萬世之業當為萬世之圖使其定專
于此庶幾　太祖永歆必不以作廟為歆云者則弗

建之議可以的然而決矣　聖諭所謂南京孤存百
官有司不巡幸不舉時祀　祖宗唯子孫是依是憑
云者則復建之議可以渙然而釋矣此所謂衆言淆
亂折諸聖也至曰一　太宗定北都傳已大宗能為
太祖太宗守洪業無南北之分又曰一天下作二主
二廟恐弗合禮與義大哉王言一哉王心聖學孝道
蔑以加矣至謂承天府尚有　獻考廟今弗重建南
京　太廟為豐祀于昵此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
百姓不知者耳況事體大異比擬不倫　聖諭固已

折之當矣且南京　太廟今日之災非出于人而
祖宗廟享固在于此匪曰疏之實以親之匪曰薄之
實以尊之以善繼善述之心為不愆不忘之孝守
文祖遷都之慮保　高皇創業之謨則不當復建廟
于南京者誠萬世不易之定論也況南京皇城宮殿
傾圮者多累朝以來不許修飾而近日諫臣造選
奏欲修理此皆不知　祖宗深意殊非所以守成法
而定民志也且北京　宗廟行將復古定制久注淵
衷而南京　太廟修飾方新遽罹回祿則皇天眷德

之意　聖祖啓後之靈恐不可不默會於昭昭之表
者也臣等學不足以洞達天人才不足以彌綸治道
然仰奉聖謨僉謂茲稟可以質鬼神而無疑俟百世
而不惑矣但南京原有奉先殿在其朝夕香火自當
并令供奉如常仍乞俯從禮官所請欽製祝文遣官
祭告其　太廟遺址似當倣古壇墠遺意仍高築垣
墻謹司啓閉不致有所踐踏以致尊嚴之意則禮成
義盡而國是定矣

覆議大臣有期功喪廟祭當迴避疏（期功喪避陪祀）

查得大明律內一款凡祭祀緦麻以上喪皆不與及
查得本部凡遇郊廟一應祭祀其陪祀官員除年老
殘疾瘡疥體氣刑餘喪過之人不與先期出給告示
于東西長安二門張掛曉諭行准吏部驗封清吏司
付詹事府主簿廳手本查得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
事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妻病故於四月初二日聞
喪係期年服扣至嘉靖十四年四月初二日服闋吏
部右侍郎霍韜出嫁堂妹病故於四月二十八日聞
喪係小功服扣至本年九月二十八日服闋又堂弟
病故七月十八日聞喪係大功服扣至嘉靖十四年
四月十八日服闋等因通回報到司案呈到部看得
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學士顧鼎臣吏
部左侍郎霍韜奏稱本年孟冬祫享　太廟時享
世廟伏蒙欽遣臣等捧主奏乞講明禮制應否迴避
乞賜裁定永爲遵式一節大意曲引古禮以其所居
之職擬于古之諸侯自絕期喪不遵律例迴避欲要（霍文敏屢辭遷擢之命三四疏入何恩典而建此議也要欲提其密勿耳文愍引經折之特爲嚴峻）
入廟捧主而已臣等看議得國之大事惟祭大情之
實惟喪故喪祭二者吉凶大禮帝王所重者也誠不

可不講明焉我朝稽古定禮首嚴祀祭尤重喪服謹
按大明律祭享條下凡大祀廟享所司知有緦麻以
上喪或曾經杖罪遣充執事及令陪祀者罪同罰俸
錢一月若有喪有過不自言者罪亦如之此我　太
祖高皇帝欽定之律凡五品以上官得與祭者自緦
麻以上喪皆聽迴避制也禮也今侍郎顧鼎臣霍韜
具奏引古禮期服諸侯絕大夫降之文而以今之居
公卿位者擬於古之諸侯又以古之諸侯猶今之守
令則似大不倫矣夫封建法廢而罷侯置守則世無

諸侯久矣歷代官制沿革不同我朝稽古建官雖倣周禮而九品之制亦無所謂公卿之秩古之諸侯建邦啟土世有其國於分君也其伯叔父兄弟皆臣也故期服可絕不知今之所謂公卿者果能假然以君道自處而可以臣其伯叔父兄弟否乎且古有列國諸侯亦有王朝公卿即王朝公卿亦無亞諸侯一等即古之公卿亦不敢擬於列國諸侯况在千載之下事體有大不同者乎又曰在位則爲公卿釋位乃有族屬凡臣僚五品以上皆無迴避期服之禮是何言也且既以侍郎爲公卿擬諸侯矣而又令五品官皆不避期喪是今之五品官皆公卿也既以古之諸侯猶今之守令矣是今之爲公卿者亦猶守令也此惡可同也夫喪服之制人情之所由生也豈以在位釋位爲有無隆殺哉信如所言則是知貴貴而不知親親有爵位而不復有恩義矣是何其教民以薄也又謂凡言喪者謂其身涖之者也身涖之者以其賤也而又因聞訃爲位及同居遭喪致愴慽爲迴避吉禮可也若踰旬月皆無容於避矣此皆任情杜撰之言。

於禮無考也於典無據也夫喪服者因人情之哀而制之者也哀有淺深故服有輕重是故爲之三年期年爲之九月五月三月此定則矣故定之三月哀不能忘于三月也定之期年哀不能忘於期年也是故祭祀吉禮也所以致誠於神明也若有喪者情未忘於哀則不能致其誠於祭而曰以其不身涖其喪與夫時之過皆可無避斯言也臣等實未之前聞也卒言彼執律例而不通其義者又將議其爲戾則又大非矣誠大戾矣哉　太祖御製大明律序曰朕有天下倣古爲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則律令之作固出於禮義之精微也朱子謂律是從古來底蓋不但秦漢而下三代之法固寓於中矣且律文簡奧非曲學俗儒所能領會宋呂公曰律應從而違堪俱而缺此六經之亞文也今日二臣有是之請蓋未達律文從違之義矣曾謂律例豈或有不相同者哉爲人臣者誰敢棄律令而不守哉臣等仰惟　陛下以其言爲亦當者若曰重　宗廟之事而不復顧其私云爾然實則以私而妨公矣人輕重之分矣臣等恭列

禮官。二臣之言棄禮為甚。不敢不按據古禮為　陛下詳言之。夫禮曰。喪多而服五。是五等之服。皆喪服也。故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酒醴。是哀之發於飲食者也。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是哀之發於容體者也。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是哀之發於衣服者也。夫大功小功緦麻服漸輕矣。而皆不

能無哀焉。況期年之喪乎。今內臣期喪也。翁大功之喪也。而乃欲忘哀以從事於　宗廟。是與古人制禮之意大相遠矣。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不奪人之喪者。謂不奪廢他人居喪之情也。不可奪喪者。謂已居喪之情不可為它事所奪廢也。要使各得盡其禮耳。我　太祖欽定律令。凡緦麻以上喪不令陪祀者。迴避者。是以　太子之尊不肯奪廢人居喪之情也。而二臣乃自忘居喪之情而自奪廢其禮。不亦異乎君子乎。禮曰。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後歸。蓋既宿者謂祭前三日。將祭之時。既受宿戒。若遭喪。則亦須畢公家之事。而後釋服以歸。可也。今二臣之喪。則前於祭矣。乃欲棄喪以與祀事。則斯禮也。亦臣等未之前聞也。況禮曰。小功緦麻。執事不與禮。執事者謂擯相也。禮謂饋奠也。夫小功緦麻。但可執事。至于饋奠之禮重則不敢與也。今二臣所服之喪。非小功緦麻。皆服之重者也。　太廟祫享。實兼饋奠禮之重者也。以服之重者。而與夫禮之重者。是得謂之知禮乎。禮又

有曰。期之喪。卒哭而從政。從政者。謂庶人供力役之征也。夫庶人有期之喪。尚須卒哭而後供役。今為士大夫。乃目期喪大功。而與於禮。是今之士大夫守禮不若古之庶人矣。臣等竊謂禮義中正之極。載在禮經。　朝廷法禁之嚴。具存國律。矧我　皇上崇古尚禮。度越百王。方稽經定制。以垂萬世綱常之則。而臣等職司典禮。敢不據經守正。以嚴僭踰之防。若依阿承順。以苟從二臣之請。則紊亂　太祖成憲。滅棄先王彝訓。實自臣等始矣。况二臣之服制。歲月有期。

宗廟有事之榮。尚可與於它日。而禮失不可復追。法亂難以定守。所據將臣韜服制未滿。相應准其迴避伏乞別遣大臣二員。代其捧上。則倫理厚而禮教明憲典遵而法守定矣。

奉旨擬定七廟名額疏　七廟名額

竊惟古者天子宗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其有功德者。則立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是故太廟合享。則太祖東向。羣昭列於北牖而南。義取向明。故稱昭。羣穆列於南牖而北。義取深遠。故稱穆。是昭穆之名。但有取於南北以叙世。無取于尊崇

以觀德。況古人廟制以東向爲尊。與今宮室之制不同。茲欲定建名額。恐不當遂以昭穆爲廟名也。按祭法有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然名稱雖實。而尊表無文。殆第可施於嗣王。而不可施于臣下。故祭法則有而王制則無。似亦未見其爲不易之定名也。臣謹竊取周制以義起之。惟　聖明裁焉。夫周制曰太廟者。太祖廟也。文世室。文王廟也。武世室。武王廟也。太者。太始之義。所以尊創業之祖也。文武之稱。則其謚也。古者葬則有謚。謚以尊名。亦以誄行。子之於親。臣之于君。得通稱也。此周人以謚名廟之義。見於經可考者也。自漢氏而下。更數千餘年。襲爲同堂異室之制。而先王宗廟之制。竟不可復。故昭穆之稱無聞。歷代既無專廟。故其所稱廟號亦虛名耳。我　皇上今日復古廟制。既正　太祖高皇帝南向之位。則　太廟之名。實符周典。又以　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特爲之建百世不遷之廟。茲欲立廟定名。臣請以　太宗廟。宜曰　文祖世室。在左

三昭之上。　仁宗皇帝爲昭第一廟。宜曰仁廟。　宣宗皇帝爲穆第一廟。宜曰宣廟。　英宗皇帝爲昭第二廟。宜曰英廟。　憲宗皇帝爲穆第二廟。宜曰憲廟孝宗皇帝爲昭第三廟。宜曰孝廟。　武宗皇帝爲穆第三廟。宜曰武廟。庶幾功德昭顯。而稱號章明。足以爲萬世不刊之定制矣。

得旨依擬行

奉旨議孟夏薦麥及賜百官麥餅疏　薦麥

該本部尚書夏言欽奉　宸翰。賜諭內殿禮儀。四月

八日、俗事宜革去、但有賜百官不落夾之例、此當議
改日行、欽此、復於三月二十日、節奉 聖諭、禮記月
令篇、謂是月麥先熟、以薦寢廟、今可取此義、歲以孟
夏之五日、薦內殿、賜百官、仍具米食造如舊、名曰麥
餅、卿可與二輔擬來、欽此、臣言謹欽遵會同內閣大
學士張孚敬李時、議得四月八日、例賜百官不落夾
者、相沿釋氏之說、於禮無據、誠如 聖諭、所宜革去
及禮經考之月令篇、是月麥先熟、以薦寢廟、蓋麥為
五穀之先、詩曰、貽我來牟、帝命率育、此古人所以重

麥以薦新也、 聖諭歲以孟夏之五日、薦內殿、賜百
官、改名曰麥餅、仰見 聖明據經析禮、不因故襲俗
得先王之遺意、而可垂法於後世矣、合候命下、著為
常典、每歲於四月初五日、薦新麥於內殿、是日賜百
官麥餅、仍行內外先期題請供辦施行、

請定宗廟雅樂疏 重撰宗廟雅樂

祠祭清吏司案呈、國之大事在祀、祀以禮樂為先、宗
廟之禮既備、宗廟之樂所當講也、我 朝宗廟雅樂
升歌舞籥制云備矣、但今廟既特建、則樂亦當特設
至于升歌之頌、又以形容功德告于神明、若特享祫
享大祫、宜各有頌、以格 祖考、庶幾禮樂明備、等因
臣等竊惟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其功大者其樂備、其
治辯者其禮具、然樂之為道、事與功偕、考之樂書所
論、詩頌所述、季札所稱、其來尚矣、我 朝宗廟雅樂
升歌舞籥聲容盛美、惟是原為同堂之制、統在 太
廟、今各廟既已特建、則樂亦誠宜特設、若夫原日樂
章、乃 國初所作、其所稱揚止及 德懿熙仁四祖
如云慶源發祥、世德惟崇是已、今 四祖久祧舊章

弗協、我 太祖創業、 太宗定鼎、 列聖守成、神功
聖德、與天無極、當有頌聲、以對越在天、是誠有待于
今日者也、 皇上以神聖之資、建中和之極、操三重
制作之權、適百年禮樂之會、仰知久注淵衷、行當裁
定、所據各廟特享、 太廟祫享大祫、一應樂章、合候
命下、行移翰林院、預先撰述、取自上裁、及有一應樂
器樂舞等項、本部移咨工部、轉行內外經該衙門遵
照 太廟原定式樣、逐一如法成造、選自題請施行

覆議給事中陳侃等進呈使琉球錄疏 使琉球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吏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陳侃等題切念臣等奉命往琉球國封王行禮既畢因待風坐三閱月而後行無所事事因得訪其山川風俗人物起居之詳杜撰數言遂成一錄錄之意大略有二臣等初被命時禮部查封琉球國舊案因曾遭回祿之變燒燬無存其頒賜儀物等項請查於內府各監局而後明福建布政司亦以年久卷案爲風雨毀傷其造船并過海事宜皆訪於耆民之家得之至于交際禮儀無從詢問特令人至

前使臣家詢其所以亦各彫喪而不知後海道往來皆賴夷人爲之用其禮儀曲折臣等臨事斟酌斯於不辱而已因恐後之奉使者亦如今日故著爲此錄使之有徵又嘗念國家大一統之治必有信史以載內外之事如大明一統誌者中所載琉球之事所云落漈者水移下不回也舟漂落百無一回臣等嘗懼乎此逕過不遇是險自以爲大幸至其國而詢之皆不知有其水則是無落漈可知矣又云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爲佳臣等嘗疑乎此意其國王兇悍而不可與言也至王宮時遍觀壁下亦皆累石國王循循雅飭若儒生然在彼數月雖國人亦不見其相殺又何嘗以髑髏爲佳哉是誌之所載者皆訛也不待誌書爲然杜氏通典集事淵海嬴蟲錄星槎勝覽等書凡載琉球事者詢之百無一實若此者何也蓋琉球不習漢字原無誌書華人未嘗親至其地胡自而得其眞也以訛傳訛遂以爲誌何以信今而傳後故集群書而訂正之兼以夷語夷字并附于後實不足以上塵 睿覽但念海外之事知之者寡一得之愚

或可以備史館之採擇伏惟 陛下恕其狂僭下之禮部詳議施行等因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看得琉球國遠在海濱華人鮮至其地是故國俗土風知之者寡今按一統誌等書所記事本傳聞舛載未詳者據給事中陳侃等親歷其地目擊其事山川風俗之殊往來聞見悉出實錄因採輯事迹撰述成書既以正載籍之所未書且俾後之奉使者有所考究足見各官留心使職誠可嘉尚似應俯從所請合無候命下之日本部將所進使琉球錄付之史館以備他

議處講武堂事宜疏　　建講武堂

嘉靖十五年四月初四日該本部尚書夏言欽奉面
諭大興隆寺前諭輔臣要改做講武堂雖是兵事然（講武堂建于世廟而大閱之禮則行于穆廟前此未備也）
係典禮卿部裏可具奏來欽此臣等竊惟國家大事
在祀與戎　陛下臨御以來修明古禮追復郊廟一
切祀典悉從釐正近復恭謁諸陵舉行曠典遠近臣
民不勝歡戴邇者欲因大興隆寺廢址改為講武之
處特命臣等議擬仰見　聖上制禮作樂之餘不忘

武備真古帝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之意也臣等謹
按周禮大司馬每遇仲月因時教武惟冬農隙則大
閱之在漢有會都平樂觀之講唐有都外驪山之講
宋有近郊西郊之講歷代之典雖各不同然倣古周
制思患預防蓋未始有二也我　太祖高皇帝經理
淮甸親閱試將士　太宗文皇帝靖難之餘亦時加
簡練是以國初名將輩出類皆文武兼資韜略素習
是以威振沙漠策勳闕廷漢唐宋以來所未有也及
今百七十餘年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將驕卒惰幾不
知兵安有足厪　聖慮者講武事誠不可緩先該兵部
亦為前事題奉欽依依擬行未盡事你部裏還同禮
工二部逐一議處來說欽此其建設規畫與本部所
擬者大略相同但欲文職重臣督率于上增制屬官
分隸于下又同武職重臣分董其事而所講者不過
幼官武生之輩猶周武學故事視先王振旅大閱之
意稍有不侔臣等謹開前件謀擬上請伏乞　聖裁
勅下兵部一併遵照前旨會二部議奏舉行

議處土魯番等夷人入貢事宜疏　　西域入貢

看得我　祖宗天錫勇智滅胡戡亂百度維新四夷
來王惟朝鮮國朵顏福餘泰寧三衛每年正旦聖旦
兩次進賀朝鮮止三十人三衛足三百人其它諸夷
幷西番各土官衙門及迤北西虜海南列國或一年
三年五年十年許貢一次進貢各有常期夷使各有
定數載在會典與今該司所查各有事例明白不敢
踰越今土魯番各因差來夷使謝恩進貢投遞番文
幾二百紙起送人數倍違舊例況每紙番文俱以取
討牙木蘭為詞如出一口中間來索賞賜金銀綵段

器皿數且不貲難以應塞竊思前項番夷驕獷狡黠今次入貢分明挾勢要求假托窺伺以覘 朝廷處分而邊臣不循往例一槩起送前來似乖事體若不申明舊例將來歲復一歲增而又增彼欲進貢則容其進貢彼求賞賜則與之賞賜是敝中國以事外夷而我威侵弱彼志益驕何以救藥於將來也至于哈密貢期正與朶顏三衛相同蓋三衛爲京畿東北藩籬所以 祖宗定制俱許其一年二貢每貢不過三百人三衛都許來京哈密每十人起送二人存留八

名今西域諸夷遠在萬里之外本非素附之國難比朶顏三衛貢期況據通事王㬚查稱領即能哈辛係韃靼回夷素未入貢今亦差來使臣五十八名想是土魯番部落假稱國王名色月貢圖賞設謀詭秘抑未可知合候命下本部移咨兵部賚文與都御史趙載將今次各國夷使作急查照舊規及近年題准事例奉行

會議遷奉慈徽 二后神主於陵殿疏 奉安生母神主

臣等竊惟禮嚴尊祖祀重廟享自古天子惟一帝一后配享于廟所生之母別薦于寢身沒而已斯禮之正是故禮有享先妣之文周之閟宮宋之別殿皆此義也 國朝廟制稽古惟一后配帝禮莫嚴焉 孝宗皇帝乃於奉先殿側特建奉慈殿別祭 孝穆皇太后後祔 孝肅太皇太后近復祔 孝惠皇太后于內是蓋子祀生母以盡終身之孝焉爾然禮於妾母不世祭疏曰不世祭者謂子祭之于孫則止蓋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明其宗

耳蓋繼祖重故不復顧其私祖母也今日 陛下于孝肅太皇太后曾孫也于 孝穆皇太后孫屬也于孝惠皇太后孫也禮不世祭義當擬祧若崇先殿之建則 陛下以子事考廟當世享故 世廟配太廟而作崇先殿配奉先殿而作也義不侔矣 聖諭又以 三太后梓宮既配葬于 帝主不祔廟世不來祭議欲遷主陵殿使獲所安是誠仁至義盡情中禮得足定天下之大典也臣等復考得宋熙寧罷奉慈廟故事與今日事體略同但祧義惟遷主爲是若當

昔察土陵、則襲古人桑主既立乃埋桑主之說、而
誤用之非禮也、今日　聖諭遷土陵殿歲時祔享陵
祀如故、尤爲曲盡非前代所及、合候命下本部、另請
詳具其儀施行、庶廟享之義正、而尊祖之道嚴矣

皇明經世文[illegible]之終

郡人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許逵獻子洽　參閱

何翰林集

書

何良俊

與王槐野先生書

良俊嘗論當世之事後聞寧藩首難陰遣人邀致陽明先生先生脫身走于縣徵兵討賊不踰月而元兇

就擒江漢底定　武皇帝南巡駐蹕白巖先生分守留都　武皇帝有隨駕總兵江彬陰欲圖逆方貴幸用事變在肘腋先生隨時折之中其隱曲故姦宄寢謀又思一見其人未見白巖先生轉北太宰去廼挾策渡浙江欲走見陽明先生值陽明方有廣東之命已就道又不克見乃探禹穴覽會稽之勝以歸時乙酉之冬良俊年二十矣于王霸之餘各倚伏之要皆亦已畧得其概矣良俊憶自頃歲嘗謁西玄馬先生先生亟稱曰今海內善爲古人文者惟我關中槐野王先生及受官來拜先生于庭見先生言辭爽朗儀狀軒舉及先生進良俊于坐則聞先生之論其言西北與東南事甚悉蓋西北自青神余公鈞陽馬公遂菴楊公晉溪王公以來其經畧之迹凡邊城要害與道里近遠以至言動食息雖細小猶能記憶之若陽明南昌之捷白巖留都之事雖南人有不能盡知者先生蓋屈指計之若道前日事則良俊昔以不及見四公常悵悵不能去心者今幸取償于一日矣其爲慶幸當何如哉自先生行後南中之事漸不可問夫

去年之夏寇之在柘林者纔八十人耳不以此時剿滅縱敵養寇以至今日者將孰任其咎耶今賊人恣肆又年半餘矣諸公尚未聞有廟勝之筭而事體乖違有不可以枚舉者矣夫統三軍援桴鼓使士卒樂死者將帥也今將帥領士卒臨陣而斗米尺帛皆取給于有司有司每每節縮財費不稱功賞夫李廣之爲帥朝廷賜予悉陳之廡下使士卒裁取爲用以李廣名將其待士如此尚不能以得志今將帥欲用士卒之命而有司每失士卒之心雖使李廣復生欲其

制勝得乎夫古之善將者必欲得素撫循之士用之何也蓋素出撫循則恩既素結信亦素孚威又素足相務服如手足腹心有不待告諭而自相捍衛若出一體故廉頗在燕思用趙卒者是也今敵人壓境始差某將官提某處兵若干赴敵將與士卒不但素不識面亦且不知姓名若此雖使廉頗復生欲其制勝得乎夫桓文之器蓋不世出然其所以勤王定霸者猶賴節制之兵今之坐而談兵者每言陣法夫南中溝港鱗次屋廬櫛比陣法固不可用然獨可無紀律

乎夫古之用兵名目有曰正曰奇曰角曰形格曰勢禁曰三疊曰魚麗曰長蛇曰九宮八卦蓋變幻莫測而終不失正故穰苴孫武韓信李靖之所以取勝者此也今合數萬之衆總爲一隊驅之赴敵一人失利萬人奔潰則雖穰苴孫武韓信李靖復生欲其制勝得乎夫敵人爲鬼爲蜮詭譎萬端前有賊從嚴浙由歙州歷寧國太平抵南京止五十七人耳已至安德門外而探細者猶言五百人或言千人蓋緣賊人六七爲群宜伏草莽一去一來一起一伏如循環然貫瀾

其端此正所謂以寡爲衆以弱爲強蓋得兵法之秘矣校之我軍或千人或萬人總爲大隊一敗則不可（今之兵多以此致敗）復之者相去何如哉古之用兵言天時言地利言人和夫天時彼與我共之者也然察其性辨其俗因是以爭之者其變不可勝窮也若以地利言之則彼已久處內地出入慣習且裸形踈理不畏暴露去來剽疾有若飄風而我一時調至之兵茫無所知且進退持重難與爭鋒則地利之不如彼也明矣若以人和言之則彼犯波濤越瀛海出萬死一生之中以處我

土此正所謂同舟以濟雖吳越可使相救者是也若我軍之爭功競利雖當事諸公猶不能不爲異同今以無知之將卒但營目前者若羊之在群可望其無相抵觸乎則人和之不如彼也明矣今之主征剿者（此數言）則訕招撫主招撫者則訕征剿欲用鄉兵者則以調兵爲無策欲調客兵者則以鄉兵爲失計皆非也蓋征剿者剿海外之寇招撫者招中土脅從之人也陛祠荅嘗言未有不知虜情而可以會戰未有不搖敵心而可以取勝者此二言最爲切要今當大張曉諭

明著賞格。有能斬敵人酋首來降者。爵以幾品厚賞。斬賊衆一人首級來降者。賞以幾十金。縱不能致其必來。但此諭一布。敵人攜貳必。不深信。內地之人。而內地之人。心一動。搖亦必。不為敵人盡用。乘時征進或可為勦滅之一機會也。況敵中總統者何人。其分領頭目有幾人。今皆不能詳知。夫群犬分布于庭。方戢戢而臥。投之以骨。則衆起而爭之。自相搏噬。此勢所必至者也。或更募萬金死士。得數人者。投入賊中。就中取事。又一機會也。今不知出此。而但欲與之角。

力。良俊恐賊人佻。役剽悍此亦難以得志矣。今之所以欲召募客兵者。正欲為訓練鄉兵之地耳。蓋三吳之人。素不知兵。今賊已壓境。則猝難應敵。故暫借客兵禦之于外。而內修戎政。此正其時。不然則遠募之兵。豈有經年累歲。久客而不去者。今客兵屢至。而鄉兵未聞訓練。不知客兵一去。竟作何計也。南都諸公嘗問良俊曰。三吳之兵。果足用乎。良俊應之曰。夫吳越所用。固三吳之人也。項籍起兵吳會。率三千子弟兵渡江而西。卒之滅秦。與漢角立。其所用固三吳之人也。晉謝玄以五千人。破苻堅三十萬之衆者。其所用亦江東之人也。豈其時嘗借兵于他國哉。但史稱吳之人越。用教士七千。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夫所謂教之云者。當徒木懸賞。以明其信。涕泣誓告。以作其義。投醪砥礪。以結其心。耀兵揭威。以鼓其氣。斬駙自刑。以申其罰。仆表立約。以致其決。至于坐作擊刺。射遠中微之事。則又其末務。而日夕所當究習者也。不然則募客兵而徒費餽餉。養鄉兵而坐糜廩餼。終何益于成敗之數哉。今當事諸公。不知出此

而日以募兵請糧為言。夫山東之兵。已一敗矣。狼兵土兵已再敗矣。今苗兵已集。而成敗尚不可預料。倘不得志。不知更何以為善後之計也。竊計從去歲以至今年。各府調至錢糧。無下數十萬。各府之錢糧有限。而軍門之費用無窮。若兵連禍結。更一二年。又不知將何以處之也。良俊嘗竊計之。當今為理財之計者。惟錢法開礦二者可講耳。夫天子所以開利源而不竭者。惟錢耳。何也。蓋財之所出。不過天之所生。地之所長。皆有限極。惟錢之用不窮者。以能權其輕重

而伸縮之數在我制之耳今之司國計者將以為錢之用不償鑄錢之費故不敢倡為此議嘗考宋之鑄錢有二十四監今該于兩京十三省及六鹽運司其冊二十一處開局鼓鑄兩京以一戶部副郎主之各省以一參議主之各鹽運司以一運司判或運副主之而巡按御史每加覺察又先著為令禁民間不得以銅為器皿市中工匠不得打造銅器限三月之內赴官告入官給其直按宋真宗咸平四年之令舊制犯銅禁七斤以上並奏裁處死詔自今滿十五斤

以上取裁餘第減之則知宋之銅禁蓋嚴矣又按周顯德二年以縣官久不鑄錢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故錢益少乃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聽輸官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論罪則知五代之銅禁亦嚴矣蓋必嚴立銅禁然後各處之銅盡歸錢局且良俊又考之古今之錢唯五銖輕重最為適中古以二十四銖為一兩今以古今度量較之今之一兩比古之八

錢有奇則每錢重一錢四分計實直計每銅一斤除鎔銷磨洗之外當得錢一百九十有奇大約一局每日有銅二百斤當得三萬有奇矣又當著為令甲大凡拘刷銅器皆責之府縣明造冊籍送局管鑄官不得擅自拘刷以致紛擾其軍民有罪者府縣許酌量贖銅送局吏或不足然後有司以無礙錢糧買充其合用工役人等除番沙掌鈴高手出直僱役其餘燒炭鎔銅磨洗之類有司每以有罪人充則于鼓鑄之費不亦少省耶近聞有人建議于雲南鑄錢錢成則

運至湖廣由湖廣運至南京南京轉解京師可謂失策之甚即部嚇之費已不可紀極矣夫郵驛支應皆百姓之脂血國家之命脈也夫已知鼓鑄之無利況可又增不經之費以益之耶大凡事貴于因能知因之為利則事省而功倍今二十一局所鑄之錢但當督令有司立法就于所在行使所易之銀著令進表官順帶進京此所謂因之為利者非耶或又以盜鑄為言者是不足深慮大所鑄之錢必令盡數管解所在巡按御史給與鋪戶給散之日須令當堂揀選如

有攙和鉛錫或輕薄濫惡者管鑄官許令參奏送京處以重罪其錢務要肉好周正輪郭分明則工費已不貲矣夫官府所用者官銅所役者公徒猶惜其重費爾民間亦何利而爲之耶蓋不待禁而自息矣良俊管窺計之二局每日鑄錢二萬易銀可得伍十兩則終歲可得銀一萬八千兩總計二十一局每歲幾有五十餘萬矣若銅少有贏工役少勘歲或加羨則于國計不無少裨耶若門攤一節則　祖宗已有成所使其法而密役足以少有補矣而有歸之朝廷者法至今行之但其法未密利不歸于　朝廷耳　祖

宗之法止稅店面今當併及房室每房一間二年止可稅銀一分然此法之行必自貴近始譬如勳舊大臣之家有房千間每年止該出銀十兩夫勳舊大臣久享朝廷尊爵厚祿每年出銀十兩以裨國計以爲齊民倡豈非其所踴躍而樂輸者耶至于民間大率以中戶論之有房二十間歲輸銀二錢耳亦不爲病但恐有司不體上心不知民隱差委在官貪殘之徒查勘房屋攤有隱匿再三覈實而無賴小人乘機漁獵必有數次叫號搜突擾害于里巷之間閭閻紛然

民必大駭此則深爲可慮者耳良俊再三思之以爲行之有法蓋不煩官府而自定者也當稍倣古保甲之法里巷之中每十家編作一甲其中推一富足之家定爲甲長房屋之數即令甲長勘定報官如有隱漏十家之內互相查覈若吏不實房產入官十家一體治罪亦不必官府造冊但須立定冊式編定字號著令甲長領出十張將十家之房從實填註。一併送如是而小民亦不苦矣官填造其有拆毀倒塌或有添造亦要甲長率領原戶到官加改冊籍其徵收稅銀亦不必差公人下鄉

但與定立期限甲長預先收足送官交納如此則百姓免虛費而朝廷收實利良俊嘗私計之每一歲之中蓋有萬有贏矣是何可以不講哉然此本非　聖世之所宜言但良俊以朝廷經國大計大半取之東南今東南被寇已三年矣賴朝廷曠蕩之恩已蠲・年之稅然兵連禍結恐猝未得解縱倭寇即解而焚掠之餘尚須數十年休養不知朝廷大計將安取給哉故早暮思之以爲惟此二者可行耳然良俊小臣也處疏遠之地不得言而受先生之知遇最深偶有

所見。不以告于先生。則所以事先生者不盡也。先生處清切之地。亦漸有天下之責。知有益于國計。而不以告于朝廷。則所以事　聖明者不盡也。良俊事先生者半年。餘見先生所論皆國家大事。不從俗爲里巷委瑣之言。敢冒昧陳之。

與塗任齋驗封書　倭寇

良俊不敢遽以海圖塵覽。以邇來賊人已入内地。則沿海未可經畧。今賊人既去。則當事諸公。當親至海上。相度險要。講求規畫以爲善後之計。正在今日。良

俊請爲先生籌之。沿海一帶。衛所聯絡。墩臺棊置。祖宗已有成畫。今苟一一議復。功已過半。至于柘林一處。賊人所以據爲巢穴。久處而不去者。正以此地去海斥近。既便泊舟。且陸路往北至閔行渡浦直抵松江。水路從上横涇而西。既之州縣。亦無聚落。去來無禁。直抵嘉興。則南可達湖州杭州。北可達蘇常鎮江。直抵南京。則是柘林雖小。實爲七郡之門戶。南都之喉舌也。今可不特加之意哉。先生即與總制諸公詳議。當于柘林地方。特設一衛。或添置一所。一面營建。一面奏聞。仍令海防僉事。併令附近各村訓練鄉兵。每月至木城校閱一次。而沿海一帶。分復舊規。增築墩臺。日夕瞭望。添設游騎。往來巡邏。則海上有長蛇之勢。氣自百倍。縱虜人侂役。亦不敢揚帆西向。而東南可保無虞矣。

與都憲趙循齋書　柘林城

柘林築城一節。起大事。動大衆。苟非詢謀僉同。安可輕有舉動。且此城議築。原發于某。昔日塗任齋在史部時。某數與論事。任齋頗采納其言。後任齋貧書栽

庵幕中。某作書與之。以爲柘林雖一小鎮。然瀕近而易于泊舟。路逕而通無阻。絕實蘇松之門戶。嘉湖之喉舌也。不築一城以扼之。則是開門延賊。非長策便計也。任齋即持書入白栽庵公。栽庵公亦以其言爲可采。遂命任齋草疏上之。即蒙廟議允行。後有司以財力困匱。役尋廢格。近人巡尚先生深體國憂。近詢民瘼。欲舉　朝廷既寢之令。爲東南數百年久遠之圖。甚盛德也。然有司仍蹈故轍。且欲苟塞上官督責之命。爲一切目前苟且之規。將原議城基。減去大半。

殊不知凡舉大事必當深思遠慮計出萬全爲得策

然後悔何及某請籌之夫城之必欲展之使大者狹也蓋欲城不破必須軍民協守大軍之所居者營房也所食者月糧也既不土著亦無積聚欲望其寇至而不去得乎且如柘林若某、城則西去金山城五十里東去青村城三十六里其間皆無堅城可恃四散之民必集于城中則城中皆土著之民有妻子有積聚夫人孰不欲顧其私蓋好義奮勇之人千百人纔一二人耳則人人之所以守死而不去者豈必盡忠

身耶夫亦顧其私也苟獨使孤軍守之既無私可戀爲一夜至彼城而走則雖有堅城何所用之徒爲賊作巢穴某謂不可不慎之于始者此也若夫城基之必起于某處必止于某處者則非某之所敢議也何也今太祖創業之初命信國公定建天下城邑蓋信國公既明將略兼曉地理夫不明將略則不知形勢之險要不曉地理則不知水泉之向背險要既失則不足以扼賊之衝向背若差或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是何可以不慎耶

與張西谷書

僕五十始受一官南北驅馳已經三載目中所見皆狂醉人也前日寇至常州逼近京邑僕以爲守禦當在境外應選有材幹部屬往彼相度險隘以重兵扼之丹陽句容之人與蘇松不同其人頗有膂力可用當急行各標江巡撫各村團結義勇人自爲守隨路截殺比其至京亦必重傷矣乃漫不加省逐日惟滿城鳴金徙脊甓堆上城今瓦礫山積不知竟作何用也累無謀書囑張太其十三門即梁恢其三其餘亦

夜開中閉抑遏貨物不通往來雖樵採亦不得進城時陛五臺守水西門弟即往見之語之曰君賢者其所措置當使十二門妨法夫京城之柴皆仰給城外君當大開城門催督運柴入城後縱有警人心亦安兵部即點兵民上城雖單丁亦所不免弟作書與屠浙江云若督發單丁守城但恐外寇未至而內變先作此不可不深慮也幸而數日即解嚴不然人心動搖其禍變當更甚于蘇松矣

送大司徒孫東穀考滿北上序 大司徒

東穀孫先生爲南京大司空滿三年所將報政 天
子天子曰是能爲朕節縮財貨以贊朕之經費朕嘉
廼勳是宜爲大司徒則以先生爲南京大司徒先生
曰臣應奉服茲寵休述舊職稟新命何敢辭行有
日時上海張鶚翼爲南京道政乃言于先生曰 朝
廷所任公者重矣公得無概于中乎夫 國家歲有
建置之政令若諸 陵廟不飭 上供之册輦器服
刓弊步仗河渠關邏弓矢諸兵仗歲久弛蝕百司廨

宇及倉庫傾圯不稱有司上其事事下大司空計其
工之大小當其費毋俾有羸不足使事集此大司空
主之然此直節其流耳若財貨之源蓋出大司徒夫
盡版籍之內尺土一民即尺土之毛一民之賦其歲
所入皆領于大司徒大司徒會其計以供百凡之經
費此非源謂何余嘗計大司空之費歲不能什一其
他若 大祀 大禮諸宗藩吉凶禮數之繁縟百官
奉入各衛兵將之餽饟遠夷朝貢其燕賜之物歲常
什九至于建大工修戶典軍興之需水旱凶荒之賑
貸又不領于一歲之經費是皆大司徒之所共任
可不謂重且難哉且予嘗聞之善言事者常即小以
喻大今譬之一家有田十頃歲收五百石方其拮据
經紀之初止于立室廬備衣食謹蓋藏歲歷歷若此
足矣迨夫家漸侈大僮奴日夥講婚葬賓祭之禮每
事準先王典教漸與貴勢人通問遺必欲與等且加
腆田廬漸廣與里巷爭嫿畔日有闕入於費且十倍于
前歲入不加羨又無他端其勢將困今天下極治
上方欲用財公亦有他端出之否耶昔管仲以鹽鐵

富強齊國漢興孔僅大修其議桓次公著論非之又
桑弘羊作平準法盡籠天下之利而卜式以爲弘羊
可殺夫桑孔雖言利然未嘗取之民猶不失先王重
田農厚本業之意尚爲君子所不道況今分毫盡出
田畝本業漸失故昔人喻之繭絲夫繭者蠶以說其
身言絲盡則無繭也又云反裘而負薪蓄懼其皮之
盡也嗚呼今行且盡矣公得無深念乎時鶚翼新有
貴陽之命先生曰予治其內敢忘充廢子理其外慎
無傷其病鶚翼曰敬聞公命願公亦無忽鄙言先生

因請先生遂行

送大司成尹洞山赴召北上序　司成

吉安之永新，蓋有兩先生在。英廟時有劉文安先生，今有洞山尹先生。夫永新雖非邑，然官在禁近者亦寥寥不時有，有一人即能跨儕輩溢其所望，必殊絕眾，所謂千萬人亦見者。尹先生以文章侍從二十年，蓄淵然凝重人也。方其備顧問、參密謀，徐出一論即中機宜，眾雖盈庭，畢不能加先生，故一時推可以定國是名，必曰尹先生。尹先生云：迺甲寅歲之五月，

擢先生為南太學祭酒。先生奉命而南，到官甫七日，繼有新命，則又以先生為北太學祭酒。時留都士人以為南北太學官等耳，其所養士多寡與職業繁簡皆適等，不應數易地。夫以天子國學之師，乘傳而出，縣官除道，郵驛具供帳，不勝南北既等，又何必往來促數，費劇若此哉？予曰是不然矣。聖天子重得士，故撤先生以教國子，然自先生之來，或者南堂執諷議之臣，一日國家有大計，天子下其事宰相，宰相方欲集眾思，命百執事議可否，執事人持其說不能下，或不能盡當宰相意，宰相曰：使尹先生在，何不當折其角耶？為我促駕召尹先生。夫南北太學教士之功等，獨在北更得諷議之助，則召先生唯恐不速耳。予迺以道里供頓為念，噫何陋哉！予之見也。然予竊有以告先生：予讀劉文安呆齋集，至登極建言其所陳十事，如戰陣守禦諸策，皆斤斤詳實可施用，未復歸之議政德學，則又敦本重內，有大舜修干兩階之風。今東南西北用兵，西北近邊營較，勿廢講武，有庶幾可守。獨東南久無寇，祖宗之制廢壞且盡。向南

虜犯我寧，忠蘇松焚殺之慘，先生嘗一二聞矣。今當事者曰惟請兵聚糧，略不講求備禦之策，蓋不能拒之海上，縱其一入內地，則守虛擣比溝港隣矣，彼皆藏形匿跡，設伏用計，雖有強兵十萬，竟何所施？古稱中國匈奴各有長技，苟乘其長，難以制勝。大調邊之兵，地利不習，此所謂乘其長者耶？且我之虛實，彼皆詳知，我兵既集，彼必遁去，一年之後，遂兵既久勞，必思歸，養兵不用，我亦坐困，不免各散遣之，而虜船復集海上矣。東南之民素不知兵，正如七年之病求

三年之艾今被寇已二年餘畧不聞[illegible]一策籌侍客兵無乃亦太過計矣夫君相側席待先生先生至必首問國家大計國家大計莫先于此尚庶幾設一奇畫以副朝野之望余于先生同郡人也習先生知變最深凡此皆先生之緒餘而予猶言之不置者蓋以贊先生之決欲先生不以觀望自沮耳先生幸深念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彭賓燕又　參閱

曾孫朱　賈　重較

朱中丞甓餘集　　朱紈

疏

請明職掌以便遵行事

臣欽奉敕命，一則曰凡應與巡按御史計議者，須同議處而行，一則曰敕內該載不盡者，悉聽爾從宜處置奏來定奪。切照各省俱有撫臣，事體已定，無容講求。惟浙江福建素無撫臣，止是巡按御史專制，茲遇

聖明首建此官，不以臣為不可任而任之，臣甘膺簡命，亦不敢以重大且艱而逃避。若體統事權，自今日始將分御史之責任矣，其能不氣協力者鮮矣，此勢也，亦情也。臣今日所處，將貪贓隱忍，委曲苟容，則辱陛下之命，無用臣為。將振作一二，舍舊圖新，則不便者得以相聞，不平者得以相攻，臣咎無容，是之地，後來繼今者益難乎其為力矣。臣謹將數條陳乞敕都察院看詳，集浙江等道公議上請，明斷永為遵守，則臣動止皆有法守，所司亦易奉行，彼此相維，且相安于無事矣。

一伏睹敕命臣在杭州省城住劄，居常嚴率所屬官員，整理兵者錢糧，操練兵馬，修理城池，撫安軍民，禁革奸弊，凡是五者，乃撫臣當職也。但今日之錢糧不清，兵馬不練，城郭不完，軍民不安，皆以奸弊之不除也。奸弊之不除，非病于因循，則奪于勢利。間有興革一得之愚，與御史同任一城，臣必不敢自用，然或出

巡相遠，機會當乘，亦有不及計議者，臣則專之，仍行所司申呈照驗。若查勘事難行，意見不合，御史當以告導臣，使自酌損益，勿徑施文移，以妨大體。若因循所貽，勢利所在，而臣以身任之，臣亦危矣。使臣已見諸行，而御史躁遽偏離，徑行中制，則臣何以一朝居也。

一伏睹敕命遇有用兵，各該司守巡兵備等官，才堪委用者，聽臣隨宜調委，其職五品以下，武職四品以下，如不用命，應拿問者，徑自拿問，應參究者參究，事關軍機重大者，許以軍法從事。蒸提督軍

務與巡撫不同，軍機貴密，大事宜斷，道旁作舍，徒成掣肘，且一時利鈍，古人不能逆覩，他日利害，御史亦不能共分，顧事機緩急，或奸謀寡謀，任事不任事耳。今既付臣以軍務，許臣以關軍機重大者以軍法從事，則甲兵錢穀操練、（此數者皆軍機之實也）調度墩臺堡寨廢置增損衙門官員更移去取，貨物貿遷有無化居，皆軍務也。警報之遲速，防守之勤惰，刻期之先後，臨陣之勇怯，禁示之從違，皆軍機也。梟首以至於杖，皆軍法也。乞照兩廣并南贛等處軍門事體，不必御史干預

一伏覩　勑命，福建漳泉等處海寇出沒，地方有事爾須往來督視，設法剪除，蓋謂之設法，則使貪使詐，以功贖罪，先擒後縱，陽與陰奪，或拔其本根，或離其黨，使或舍其既往，制其將來，皆法也。大抵治海中之寇不惟而難於治窩引接濟之寇，治窩引接濟之寇（今從章被）不難（此難[illegible][illegible]著[illegible][illegible]也）而難于治豪俠把持之寇。蓋此地事未舉而謗先行，劾未見而財先掣，蓋山海淵藪，視爲表裏，衣冠劍戟，相爲主賓，利于此必不利于彼，善于始必不善于終。此海道歷年養亂所以至于此極也。至于守備人員雖未盡賢，亦未必盡皆不肖，但奉公法，必見怒于私黨，犯私怒，必難逃于公案。故總督備倭官黎秀等，有誣詞謗書之慮，把總指揮王麟等有言出[illegible]隨之恐，且各寨查盤點閘，未以防姦，然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吹毛求罪以獻功能，終至假肺作威以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已久月益甚焉，把總等官，一聞委官到寨，神氣皆喪。披甲跪拜不暇，委官不過推官知縣，安然受之不疑。少有失禮，則煆煉羅織之獄已呈，充軍降級之禍立至，把總如此，尚望其任事任怨，折衝禦侮耶。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利

而無害，犯法亦害遠而利近。蓋所謂衣冠劍戟，上下可投，故山海淵藪，盤結不解，此各寨歷年養亂，所以至于此極也。今沿海地方責成于臣，今日不言，將來亦疑懼顧忌之不暇矣。亦乞照前事體，不必御史干預。若預臣事，則罪譴所在，當與臣分，是亦無用臣爲也。使臣專提其綱，海道副使分理其目，臣住杭州，副使住漳州，皆不時往來巡視，御史從而監察之，有見有聞，即付海道，舉疑滿腹，姑覲其後，芻書盈篋，姑俟其成，[illegible][illegible]黠開，姑勿委官吹毛之風息，則顧忌之心

輕各寨不職責在海道。海道不職責在臣身。如是而海防不舉海寇不靖臣甘伏欺罔之誅也浙江海道亦然

閱視海防事　革渡船嚴保甲

臣自贛州交代行據福建都按二司署都指揮僉事等官路正等僉議呈稱今日通番接濟之姦家在溫州尚少在漳泉為多漳泉之姦豪絕則番夷不來而溫寧一帶亦可少息等因到臣因思海濱遐遠難以遙制乃入漳州一面候勅一面閱視海防則人烟極

弊可驗可憂臣今日不為　陛下明言之則臣今日所行皆非方違眾之責市虎傳信蒐攻損與臣將來之罪亦自不知所終矣益福建多賢之鄉廷論素所倚重而濱海不坪之口流言亦能動人故官斯土者率以因循遷就為自全計雖有巡按御史除姦革弊然巡歷不過一年。交代則成故紙蓋威福之柄移于鄉官是非之公亂于野史久矣如軍國之需重務也徵收之天下所同也福建則今年秋成始徵去年額派迤負杌纖侵欺莫稽即此一事有司之職守可知也如總督備倭官黎秀奉有專勅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海防其職守也臣相見之初問軍數不知問船數不知及令開報則五水寨把總官五員尚若職名二員餘照舊冊而已稍加較對通不相合總督如此其他可知又如漳州衛與漳州府同城官軍月糧少派三個月至于銅山等所缺支二十個月泉州高浦等所缺支一十箇月其餘多寡不等無一衛一所開稱不缺者又如戰哨等船銅山寨二十隻見在止有一隻玄鍾澳二十隻見在止有四隻浯嶼寨四十隻見

在止有十三隻見在者俱稱損壞未修其餘則稱未造又如巡簡司在漳州沿海者九龍鎮等處共一十三司弓兵九百五十名見在止有三百七十六名在泉州沿海者苧溪等處共一十七司弓兵一千五百六十名見在止有六百七十三名夫所恃海防者兵也食也船也居止瞭望也今皆無所恃矣賊船番船則兵利甲堅乘虛馭風如擁鐵船而來土著之民公然放船出海名為接濟內外合為一家其不攻劫水寨衛所巡司者亦幸矣官軍寡首不暇姦狡者因而

交通媒利，亦勢也。如今年正月內，賊虜潯洲良家之女，聲言成親，就于十里外高搭戲臺，公然宴樂。又八月內佛狼機夷通伴深入發貨，將船二隻起水于斷嶼洲，公然修理。此賊此夷，目中豈復知有官府耶？夷賊不足怪也。又如同安縣養親進士許福先，被海賊虜去一妹，因與聯姻，往來家遂大富。又如考（林文屢有高才□又偶□爲便□自）察閑住僉事林希元，負才放誕，見事風生，每遇上官行部，則將平素所撰詆毀前官傳記等文一二冊寄覽，自謂獨持清論，實則明示挾制，守土之官畏而惡

之，無如之何，以此樹威，門揭林府二字，或擅受民詞私行拷訊，或擅出告示，侵奪有司，專造違式大船，假以渡船爲名，專運賊贓，并違禁貨物。夫所謂鄉官者，一鄉之望也，乃今肆志狼籍如此，目中亦豈知有官府耶？蓋漳泉地方本盜賊之淵藪，而鄉官渡船又盜賊之羽翼，臣反覆思惟，不禁鄉官之渡船，則海道不可清也，故不恤怨謗，行令禁革，以清弊源。聖諭所謂漳泉等府豪民，通番入海，因而劫掠沿海軍民，肆行殘害，甚則潛從外夷，敢行作叛，臣伏讀感發，仰知

天高聽卑，明見萬里之外矣。臣思所以處之，行據福建按察司僉事項喬等建議，請重保甲之令，謂倭寇番夷佛狼機等賊，倚海爲窟，出沒不時，誠難底詰，然此等非藉漳泉之民，雖不禁之，而亦不來也。漳泉之民，非能家于海也，孰無父母兄弟，孰無妻子，要必有出門之期，還家之日也。其造通番大船，豈能運之以鬼神，成之于旦夕乎？豈能不依山而立，傍海而往乎？然則豈無一鄰里鄉黨知而見之者耶？顧下之人畏（以有鄉官爲之主首，故民不敢言，官府不故議）惹禍而甘爲隱瞞，上之人貴安靜而不責伺察焉耳。

止使責其伺察，亦不過排家立扁，虛應故事而已，則誰肯以迂緩之令，而犯切近之災耶？不然，此法行之於閩久矣，何浙人歲多漳泉之盜也？又據月港士民嚴世顯等條陳海道，謂保甲之法，甚切濱海之俗，舊嘗行之，而鮮有效者，以阻于强梁，弊于里老，且無官府以督成之，宜乎效之不終也。又曰泉州之安海，漳州之月港，乃閩南之大鎮，人貨萃聚，出入難辯，且有强宗世獲窩家之利，凡一鄉防禦之法，皆不得施，今一方士民徒爲此等所累，莫不怨之入髓，每聞上司

之至皆以爲大有所更化苟有以慰其望自姦必詎
歌于道路敢從之以作亂也哉臣以官其地者之言
如是居其地者之言如是而海防大壞又如此曰兵
曰食曰船曰衛門墩臺等項計非歲時所能整頓而
夷船賊船乘風往來瞬息千里又非倉卒所能捍禦
臣反覆思惟不嚴海濱之保甲則海防不可復也遂
自十月二十八等日督率有司行之蓋仰古人比閭
族黨之制孟子鄉田同井之教特後世行之不善故
見其擾而不見其成耳反覆可喩示以臣先任已行

之効指以今日行之以不擾守之以不縱不苛之法
申之以操縱在有司不可在臣室之戒盡削去繁密
利條宣揚 聖明德意徧給告示先之以不追既往
繼之以賞罰利害旬月之間雖月港雲霄詔安梅嶺
等處素稱難制俱就約束府縣各官吏民稱便雖知
縣林松先慢其令亦稱今日易行大有所得泉州府
同知稱亦係甲牌格簡易明白永可遵守蓋通沿海
地方可以識察奸弊雖深山窮谷之中互相保護則
盜賊不生風俗可厚焉有如近日之倡亂者哉乞勅

兵部會同吏部都察院再加公議如許臣革鄉官之
渡船嚴地方之保甲以救倉卒不能捍禦之患題請
明旨永爲遵守仍乞 天恩肆赦凡在約束中者即
爲良民舊犯過惡一切不問許其自新庶竭駑駘次
第修舉廢墜以復海防以清海道如臣所陳乖方違
衆有損無益亦就參究罷黜別推賢能另立善法以
救大壞極弊以圖久安長治臣不勝恐懼待罪激切
煩瀆之至

議處夷賊以明典刑以消禍患事 誅獲海寇

竊照攘外斯可安內治近斯可服遠古稱夷狄不可
以中國之治治之入貢則懷之以恩入寇則震之以
威謂之化外至于中華之人動以禮法繩束固不以
夷狄之治治之矣我朝立法垂訓尤嚴戎夏之防至
今海濱父老相傳國初寸板不許下海歷代承平蓋
有由也伏覩大明律內一欵凡謀叛但共謀者不分
首從皆斬妻妾子女給付功臣之家爲奴財產並入
官父母祖孫兄弟不限籍之同異皆流二千里安置
知情故縱隱藏者絞知而不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若謀而未行，爲首者絞，爲從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
知而不首者杖一百徒三年，又一款若將人口軍器
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而走泄事情者斬，通同故縱者
與犯人同罪，又見行事例一條，官民人等擅造二桅
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
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爲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處
以極刑，全家發邊衛充軍，通行遵守，今照各犯潛從
他國朝見國王，皆犯謀叛之律，潛通海賊嚮導劫掠，
皆違下海之例，使臣向日繫事稍有不察，都指揮盧

鏜用兵稍有不慎，則未貢諸夷在外洋交通諸夷有
賊中東南生靈懸于一綫，臣自不知所終矣，仰仗
天威，擒斬各賊皆在海島之外，戰陣之中，其交通諸
姦，副使魏一恭亦稱遇賊當時口報，次日報者一切
不准，至于所獲黑番，其面如漆，見者爲之驚怖，往往
能爲中國人語，而失恃之徒，背公私黨，藉口脅從被
虜之說，問官執持不堅，泛引强盜罪人之律，不究謀
叛嚮導之由，衆論無詞者則從比附以爲他日之地，
稍能展轉者則擬徒杖，供明徑欲釋放，恭詳脅從被

虜，皆指良民，今禁海界限分明，不知何由被虜，何由
脅從，若謂登岸脅虜，不知何人知證，何人保勘，若以
入番導寇爲强盜，海洋對敵爲拒捕，不知强盜者何
失主，拒捕者何罪人，皆臣之所未解也，且臨陣之際，
生死呼吸，非彼即此，陣獲之賊，輕縱陣亡之兵，何辜
連年殺戮之慘，何以懲創，况此海戰非比陸戰，可以
貪功妄報，當時一一斬首而獻馘，誰復議之，臣非
計功陞級之官，惟此議一搖，乃泰阿倒持之漸，餘燼
復燃，誰任其咎，故臣愚以治近斯可服遠，而倭賊亦

有天在頭上之詞，朝鮮國先有沿海亦將有事之奏，
是可察也，蓋中國無叛人，則外夷無寇患，本地無窩
主，則客賊無來踪，今入貢者既稱使臣，不知入寇者
又稱哄騙貨本，臣愚以爲遠夷畏服在此一舉，召釁
速禍，亦在此一舉，臣既欽奉提督軍務之命，乞勑兵
部議照臣先任南贛軍門事體，候駁行三司，從公會
問，將衆證顯著林爛四許陳四倪良貴奚通世顧
良玉劉奇十四等，容臣于軍門梟首，小衆餘賊監候
轉詳處決，其周良等乞勑禮部議照臣先奏貢宜仍

容入貢。一面移文日本。詰問前賊入寇。國王有無知情。稽天等係何族屬。凡中國人到彼哄騙誘引者。俱係叛賊。徑許彼國一一行誅。具名奏聞。欲貿中國貨物。亦許入貢之期。報官交易。稽天等姑容緩死。以俟日本回奏。如此。則國家恩威並著。稽天等苟存一日。是為奇貨一日。而通番之賊。賊耐之徒。亦漸消沮。久弛法紀。久廢海防。亦漸修舉矣。

海洋賊船出沒事　禁船出洋

惟照前項海船。大小俱二桅以上。草撇（草撇亦海舟之）則使槳如飛。

攻劫亂利。此皆內地叛賊。常年于南風迅發時月。糾引日本諸島佛郎機彭亨暹羅諸夷。前來寧波雙嶼港內停泊。內地姦人交通接濟。習以為常。因而四散流劫。年甚一年。日甚一日。沿海荼毒。不可勝言。臣仰承　聖諭成算。克破雙嶼。分兵固守。外海尚未傳聞。突如其來。已失巢穴。故各船飄泊外洋。往來行使。乘空則劫。警報紛午。自臣抑剿之初。凡遇臣者。率多裁抑侮弄。甘于有避中求無避。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耶。臣誠寢食不遑。莫觸炎海瘴毒。外切憂危。內負痛楚。旦夕不知死所。別無謀畫可陳。惟沿海官兵保甲。嚴加防範。使賊船不得近港灣泊。小船不得出港接濟。賊船在海。久當自困。相機追擊。乃勝算耳。但以海為家之徒。安居城郭。既無剝牀之災。棹出海洋。且有同舟之濟。三尺童子。亦視海賊如衣食父母。視軍門如世代仇讎。往往倡為樵采漁獵之說。動稱小民失利。或虞激變。鼓惑群聽。加以浮誕之詞。雖賢者深信不疑矣。夫談虎色變。衆坐一人。秦越相逢。不驚肥瘠。今海洋日報有如此之船隻。則連年劫虜人家。豈

止此數而已哉。自臣觀之。海濱之利何限。小民之計自有近處捕取魚蝦。采打柴木。明例人情。原自相體。但如臣近奏犯人魏盛之詞。不以見獲雙桅旗號為彼之非。乃以黃魚自古無禁為臣之罪。此可具之狀詞。就不可勝言之日說耶。大雙桅旗號。利不在于小民。連年劫虜。實流于此。序出明巡撫一人。則陸寇海寇。皆責在臣。未敢因噎廢食也。惟此出洋不禁。是止沸而不去薪。澄流而不清源。臣與海道等官。雖接踵受罪。均無濟矣。近准兵部咨開巡按浙江御史裴紳

條陳海防六事，內一事所謂小民雖失山澤之利，地方實免殺戮之苦。此議在臣未曾入浙之先，彼老成練達之臣，豈漫言者哉。蓋除惡務本之論，不得不然也。臣不暇旁求，自福建漳泉以至山東登萊，皆有備倭海道等官，沿海衛所星羅棊布，國初之制，非徒設也。今山東海防已廢，海警絕聞，空負無捕取魚蝦采打柴木者哉。山東無內叛通番之人耳，使有此輩播弄其間，其為雙嶼為石澳等洋者，又不知幾何矣。伏惟 陛下明見萬里，垂念連艘之可畏，漸危之宜戒，

察臣累奏情詞，乞敕兵部覆議，惟以除惡務本之義主斷于上，更不為他說所搖，使臣別無顧忌，所司別無觀望，同心所在，良圖自出，海道或有清寧之時，不然小民未見有利，臣且不日有禍，臣不足惜， 陛下東南之顧未已也，臣不勝激切恐懼之至。

哨報夷船事　安揷百夷

該臣看得海寇久肆猖獗，見調兵船會勦雙嶼賊巢，似此求貢夷船，不可再令久泊，遵奉 勅命，從宜處置，一面宣諭 朝廷威德，取具後不擾，例等詞，收入寧波府城賓館安插聽候 明旨入貢，一面于嘉靖二十七年四月初六日具本題請外，續為捷報擒斬元兇蕩平巢穴，以靖海道事，將勦除雙嶼賊巢緣由，又為議處夷賊以明典刑以消禍患事，將審過賓館夷使周良等執稱占據雙港，使臣非所敢知，見獲夷賊稽天等執稱叛賊朝見國王，哄騙貲本，遠夷畏服，在此一衆，召釁速禍，亦在此一衆，合行議處緣由，又為不職官員背公私黨廢壞紀綱事，將寧波奸人投書夷館，扇惑夷心，教誘為亂，已經省諭安息，合行跟究

緣由，俱于本年五月二十五等日具本題請外，續准禮部咨開覆議臣四月初六日具題前事內稱本夷自嘉靖十九年，本部申明約束，移咨國王知會去後，及今始一再來，而周良先期求入，人至六百有餘，船復加以副軍名色，是彼於我明例未嘗一一遵行，况彼東夷素稱狡獪，又安知其不故為是以覘我中國守法之疏密，以為彼之敬忽耶。其嘉靖十八年入貢夷使數逾百人，原非曲縱，緣念該國自新之初，姑崇寬大以示招懷，今則事體已定，約束已明，此宜盡一

守之不可少有踰越以啓其驕縱之習苟今復事姑容不行裁沮則不惟廩錫有糜費之煩地方罹騷擾之患亦恐夷使將來指爲口實後之驗放難以持循是中國一定之法不信於異域矣所據本夷進多人船實與明例有違難以別議合無行彼處巡撫將本夷方物船隻人數查照節年題准舊制分別去留停當然後容其進港起送五十人到京餘者存留聽賞其過多人船省令回國仍量加犒賞以慰其心務使懷柔有制馴擾不苛則上不違 朝廷之法守下不

失遠人之懽心邊釁永消而海防有賴矣等因題奉聖旨轉咨到臣備行該司會議去後今據前因爲照海寇勾引各夷占據雙嶼相傳二十餘年劫擄人財無慮數千百家臣衆事之初求貢夷人數盈千百外洎經年城府群奸聲勢相倚軍機所係間不容髮地方安危國體輕重俱在一時臣期劉軍門責任至重業已遵奉專敕從宜處置之命宣諭安插矣勦除賊巢之後夷館私通出入又嚴爲禁制矣是臣之宣諭即 朝廷之大信也臣之勦除禁制即中國之大法也奸人之扇惑教誘臣之不敢姑容也彼之狡獪所以覘我守法之疎密者正在於此彼之驕縱所以雖有扇惑教誘之奸而不能終違面審親筆之信者亦在于此彼之遵守約束安心在館不敢如往年沿途驚擾出外交通者亦在於此向使機事不審處置失宜雙嶼之巢難傾而衆夷之亂先作於時師老無功官民荼毒不知糜費何極騷擾何狀也今撫慰既定乃欲執詞發回則衆夷必以臣爲不足信其後不援例之詞亦將反覆而奸人扇惑之計遂行教誘之言

遂動臣且不免誤事之罪雖有畫一之法亦無所施矣何也六百人之衆命易制百餘年之夷釁難開耳臣奉命勦除海寇禁制夷館而群奸衆囂百計構陷臣累經奏聞在今不知忌憚禮部駁回之意若稽嘉靖十九年中明知會之咨察其今日後不爲例之約是正所謂懷柔有制馴擾不苛之道爲一搖奪于衆囂構陷之日邊釁決不可消海防決不可賴且安插已久無港可進無從本行臣節該今奉勅命地方未盡事宜亦聽爾便宜處置欽此欽遵今據三司各道

衛府提舉司、令辭交稱發回夷件不便、臣謹以便宜處置、一面催督委官管送夷使周良等五十員名起程、一面依擬容留賓館暫住、候風便諭遣歸國。

雙嶼填港工完事　填塞雙港

案照先為捷報擒斬元兇蕩平巢穴以靖海道事、該臣題開本年四月初七日、先將容計、動調官兵、勦捕雙嶼賊巢緣由、一面具本題知、一面行福建都指揮盧鏜、會同魏一恭相機進勦、就於雙嶼分兵屯據、為立營戍守之規、共圖一勞永逸之計、及申明賊據雙

嶼、則賊處其逸、我據雙嶼、則賊當其勞之說、未據回報、一聞九山之捷、平時以海為家之徒、邪議蠭起、搖惑人心、沮喪士氣、催據魏一恭回稱、福兵俱不願留雙嶼四面大洋、勢甚孤危、難以立營戍守、只塞港口為當、臣亦扶病至定海縣督察軍中事情、慰勞將卒、衆復感奮、願留報效、五月十六日、臣自霩衢所親渡大海、入雙嶼港、登陸洪山、督同魏一恭等、遠觀形勢、就留福建指揮張漢、千戶劉定、夏綱、百戶張鏵、原領兵船在彼、分定中軍并南北上哨、各添官兵相兼防

守、惟立寨之說、衆以為非、因念濟大事以人心為本、論地利以人和為先、姑從衆議、行令動支錢糧、聚椿採石填塞雙港等因、於五月二十五日具題外、本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裴紳題、為條陳海防事宜、以備採擇以安地方事、內一件、防賊巢、言得賊首許二等糾集黨類甚衆、連年盤據雙嶼、以為巢穴、每歲秋高風老之時、南來之寇、悉皆解散、惟此中賊黨不散、用哨馬為遊兵、脅居民為嚮導、體知某處單弱、其家殷富、或冒夜竊發、或乘間突至、肆行劫虜、略無忌憚、

彼進有必獲之利、退有可依之險、止門庭之寇也、此賊不去、則寧波一帶永無安枕之期、但前項地方、縣居海洋之中、去定海縣不六十餘里、雖係國家驅遣棄地、久無人烟住集、然訪其形勢、東西兩山對峙、南北俱有水口相通、亦有小山如門障蔽、中間空闊約二十餘里、藏風聚氣、巢穴頗寬、各水口賊人晝夜把守、我兵單弱、莫敢窺覘、臣以為必須合閩浙二省之兵、協力夾攻、待時而動、然後可以驅逐之去、水絕禍本、賊除之後、仰將此地立為水寨、屯軍聚守、勿令空

閉復爲賊人所據，海外足以拒賊，內足以藩屏，題奉
欽依備咨到臣，今據前因，爲照浙江定海雙嶼港，乃海洋天險，叛賊糾引外夷深結巢穴，名則市販，實則劫虜，有等嗜利無恥之徒，交通接濟，有力者自出貲本，無力者轉展稱貸，有謀者誆領官銀，無謀者質當人口，有勢者揚旗出入，無勢者投託假借，雙桅三桅連檣往來，愚下之民，一葉之艇，送一瓜，運一罇，率得厚利，馴致三尺童子，亦知雙嶼之爲衣食父母，遠近同風，不復知華俗之變于夷矣，雖有沿海官兵之設

如臣先奏所謂奉公法必見怒于私黨，犯私怒必難逃于公案，隨俗則有利而無害，犯法亦遠害而近刑，非浸言也，不然，何近日雙嶼一傾，怨讟四起，防閑夷館之禁少嚴，謀殺撫臣之書遂出，此中華何等地耶，人心內險，雙嶼外險，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先該前巡按御史裴紳議合閩浙二省之兵，協力夾攻，待時驅逐，立寨戍守，該兵部覆議行臣，會同南贛都御史龔輝計議，此誠兵機重務，地方至計也，本年四月初七日，雙嶼既破，臣五月十七日渡海達觀入港，登山，凡踰三嶺，直見東洋中有寬平古路，四十餘日，寸艸不生，賊徒占據之久，人貨往來之多，不言可見，官兵屯守既嚴，五月十一日，浙海瞭報，賊船外洋往來一千二百九十餘艘，已經奏報，其流入南直隸地方，僅三四艘，便成震動，是雙嶼之爲要害甚大，而浮言之爲讒間甚明矣，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堯舜之世，在所不免，茲蓋伏遇　聖明在上，海岳效靈，不煩會兵待時立寨戍守之勞，而埽穴塞源，沿海安堵，往年塗炭之民，頗有壺漿迎師者老垂涕之風，特窮廬荒遠，無勢無力，有情不能上達耳，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上木　彭　賓燕又
曾孫朱　質野臣較

朱中丞甓餘集

公移　朱紈

閱視海防事　沒官海船

公自序公移同史事落月今川所謂史事也乃或見乃不符可以入史者此我事所以月編上下

據福建按察司巡視海道副使柯喬呈嘉靖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二等日陸續據烽火浯嶼等寨并漳州等府向多事井各造報原額及承買犂獲沒官船數到道卷查本年正月十七日辰時奉本院案驗備仰本道即查知縣謝明德封收在官海船若干隻某船長廣高深丈尺若干某船裝載貨物違禁或係盜贓仰便報數連船入官人犯問報某船裝載食米不係盜贓接濟等贓亦不係假借鄉官名目既係違式雙桅以上自難枉法輕縱但事干人衆法禁久弛亦難一槩施行姑免問罪量其船隻高下估價官買給與官銀分給急缺戰哨官船寨澳巡司編號公用先具起數回報其福州等處原編民間賣穀船隻一面行查奉何事例一面行各寨澳巡司定以三百石爲率長不過四丈濶不過一丈二尺深不過六尺者許其自便惟不許假借鄉官名目亦不許官與編號如丈尺過此式者俱限文到半月內報官一體免罪估價官買充戰哨公用俱要編立字號大書深刻桅下橫木以防那換以備點驗等因依奉備行各府轉行寨澳巡司各遵照奉行續據漳州府呈報玄鍾徐渡仙塘等澳船隻數目到道議將各澳船隻量給官銀盡與承買編號在官聽其自行領駕看守平時則分班防守有警則俱聽調用等因具由于五月二十五日呈詳外七月十九日未時又奉本院批據漳州府呈買玄鍾等澳船戶吳加盛林國備吳國忠許仁柯孔恩任居道韓厚明陳子愛林良材莊宗顯等大船十隻緣由奉批仰福建巡海道查明行令依擬動支給領其餘駕脫十五隻於常江周應晨吳大器名下追問賣放情弊招詳本院節行分撥各寨船數未據開報近孫拔又以無船爲辭漳州又以船多爲慮併議回繳依奉

備行該府查驗前船堅固可用即支官銀承買刻號分撥領駕原脫各船查照追問賣放情弊招詳節次擒獲分撥過船隻屢催查編字號丈量尺寸又查原奉批發南日山水寨開報冊內後山等澳船戶陳貴憲等大船行令興化府估價承買俱未回報又據泉州府造繳所屬晉江等縣石菌等澳各船戶王復洪尚寶黃初黃新五洪長遜陳仲賢洪宗王瑞嗣等大船亦照前議承買編號在官責令自行領駕有警聽用其內于七月十六日呈詳外八月初九日酉時又

奉本院案驗據本道前議漳州玄鍾等澳船隻緣由備仰本道查照節行事理即將修理過官船并沒入過私船不拘大小盡數查明要見編過某字幾號若干某字幾號丈尺若干分給某寨若干某澳若干某巡司若干某處過多某處尚少逐一開報以憑推調影制之日以備調遣策應之用各寨各澳各巡司如果足數應否可令浙寨估買有餘方如所擬分班約束中間若有不遵約束如今假商旅之名見在浙海上下搶掠作何擒盡惟燒燬之說絕不可形諸紙筆徒開奸人驅局而已作急查議回報施行係奉因查數目不對又經通行各屬查報去後本月三十日辰時又奉本院批據本道前呈泉州石菌等澳船隻緣由奉批本院案定船式亦集衆議而後行行後復申明尖平底裁縫尺之說今必欲本院更改失信則勢豪之謗遂行而軍門一切禁約皆廢矣一日未去且守此信一日節行已明茲不再瀆若欲隨方逐圓以避執拗之譏明者知其不可具由回繳又于本年九月初二日辰時奉本院批據南日山水寨把總指揮

唐濟澄呈為戰船損壞事奉批漳州府縱船數多各寨往往乏船如此仰巡海道查照節行事理遂一開報繳呈依奉通行與泉二府將各澳大船用裁縫尺丈量濶一丈二尺以上俱與估價承買入官給發充用戰船損壞查照原估作速修理去後俱未回報今據漳州府開報查得原買分發過吳伸盛等船十隻又玄鍾船戶洪君相等陸續駕到船一十五隻係指揮張文昊于戶常江等統領前去福寧捕獲夷賊解報今俱估價編號呈詳見在承買又續查出陳榮一

隻及銅山把總侯熈原獲陸蓁澳丈量估價未買林三仔等船一十五隻見今都司盧鏜各調用通判陸體仁查過海滄等澳船戶嚴伯等船九隻知縣林松查過月港張任船一隻未經估價又發過鎮海衛并海門等巡司各衙門沒官船堪駕九隻及稱千戶常汀等見在攻捕夷船候事寧之日開報又據伴劄安邊館通判翁燦開報沒官船見堪駕一十七隻缺少桅柁見充火船一隻堪修二隻泉州府開報船見修發陳坑高浦二巡司料羅澳共三隻銅山水寨把總

侯熈開報船見堪駕十隻玄鍾澳守備指揮張文昊開報船見堪駕五隻見修三隻浯嶼水寨把總李希賢開報船見駕一十五隻見修九隻南日山水寨把總指揮唐濟澄開報船見駕四隻見修七隻小埕水寨把總指揮郭杰開報船見駕六隻續發一隻見堪修二隻烽火門水寨把總指揮張棟開報船見駕十隻已修完給發未到三隻見修四隻儘其修完亦足駕捕類報間十月二十五日酉時又奉本院批據漳州府呈詳分撥過前買吳迦盛等十船充哨并估過續到船戶洪君相羅勿卿黃敦才許正濟情陳惟孝六船銀兩數目緣由奉批仰巡海道令照先案事理一併問報夷船久泊奸人接濟無忌此或不禁海船之驗也及今整頓尚可補塞緣申本此查得玄鍾澳原駕船戶吳宗繼林邦任蔡汝學楊朝才楊積成曾惟新李繼祖柯孔俊鄭邇齊等船九隻俱已駕到丈量估價明白內除楊積成陳惟孝二隻損壞不堪駕用退還其洪君相吳繼宗等船一十三隻俱行令該府照估給銀承買分撥缺船寨澳巡司充哨漳州海

滄烏嶼等澳未到船戶嚴伯等泉州石潯等澳船戶王復等興化後山等澳船戶陳貴寧等各違式船隻嚴催估價與都司盧鏜見調陸蓁澳林三仔等船候夷船寧日各承買另報外為照原設各寨皆有原額戰船歷歲漸久朽壞殆盡其間雖有修者造者大抵亦紙冊之虛名耳而其弊豈一二十年之故哉近該本職接管并遇本院撫臨在上各處拿獲沒官船隻因而修改發哨數亦頗多今據各屬回報除損甚不堪拆卸不計外安邊館實有船一十七隻浯嶼一十

五隻銅山一十隻玄鍾澳五隻古月山四隻小埕澳
六隻烽火門一十隻加以修理未完者日逐完報則
其足用亦明矣而把總等官一遇行營輒以無船爲
辭不知其船何在乎抑縱與之極大之船而能駕捕
衝敵否乎故寨澳之軍不可用而必募鄉兵者以其
孱弱也寨澳之船亦不可用而必募民船者以其多
有損也新造新買之船何至于壞然何用之間非其
遂壞之破則必絕稍之缺一有不具不可出洋而況
人與船又非其所素操者乎故雖有官船不若民船

之完也雖造船買船不若民船之可久也查嘉靖
二十三年嘗議打造戰船矣銅山玄鍾發銀一千二
百餘兩至今銀船皆無下落浯嶼用銀九百兩造快
船二隻哨船三隻未一二年而船已壞南日亦用銀
八百餘兩造大官船二隻快船三隻而檣椇亦不堪
用大費非不多也侵欺者未能造完造完者輒又損
壞是其可見者乎昨因修完沒官船與買玄鍾船十
隻發之浯寨不肯領發之巡司巡司亦不肯領備
問其故蓋添大船一隻必得四五十人看守船身稍

損雖今必得時加灰艌撿拾然在官之物孰肯視爲
己物而愛護之乎且又有蠹蝕之侵有燒洗之功有
畚責抵換如戴道張性聰者欲其速壞而假兌颶風
破如孫拔者且夫有寨則有軍有軍則有船寨得十
船可以足用矣稍有贏餘海濱僻遠官府不到其弊
必至于此是又其可見者乎然而本院深思遐計加
惠地方見湖明德呈報封鎖在澳船七十隻道行該
府估價尤不責其違禁而令其估買不以入官而與
之價值是其所憂者何深而所患者何溥也本職當

即行府逐一估買徐思可查者玄鍾等澳一百餘船
也然各澳之船豈止一百餘隻而已乎估買者二十
三船也而其當買者豈止于二十三隻而已乎夫官
府之價三四十兩民間之造必費八九十兩見在者
買不在者罷故買之爲行法置之則幸脫隱蓋其數
而買之似爲無用買一而罷十或又爲不均故職推
廣本院之意以爲通買商船二十三隻約該用銀數
百兩今以數百兩之銀通前在澳道式之船大者五
六兩中者三四兩皆盡買而編之號與泉福清亦皆

如此各令輪班在官聽用人得雇募工食船得僱募船價彼亦樂聽無詞故今本調往浙江者福清大船也都指揮盧鏜調往溫州者陸鰲大船也張文昊調往福寧州成功者即令續到估買玄鍾洪君相等船

用官船不如用民船之[illegible]定用官兵[illegible]

也夫軍不可用故取之鄉夫官船不可用故取之民

兵不如用民兵[illegible]使之便而且亦[illegible]但其意

船無事一班聽用二三班許附近生理二一班聽用一

欲與軍民爭利不肯輕於[illegible]故令門設其疏

三班許附近生理遇有警急各班俱在聽用在船驍勇之人即我之兵各人堅緻之船即我之船官費銀數百兩可以盡繫澳港之船而有所稽考各船得銀

數兩可以盡報於官而不敢妄自非爲況自挾其違禁之罪而知在官者以是究處之亦將自樂于聯束而勇于赴公之不暇又無撥人看守之勞無灰艌拾之費無虫蠹燒洗之憂無盜賣抵換之患而又無假稱衝礁風破之虞其不聽丈量編號船隻嚴行府縣拏獲沒官入犯究治夫盡數承買之間而示寓兵於農之意先經具由呈請已蒙本院駁批到道隨即遵依通行各府一體估買未報惟據漳州府估買二十三隻今蒙批到各縣前案事理一一併開報夫以本院之憂地方者如此其深其督海本道者如此其至自夷船初入海門節次嚴行各屬外船一隻不許其進內船一隻不許其出而敢姑息容隱聽其來而不之禁哉而職復言此者亦以備采擇云爾不敢自以爲是也又蒙案開各寨澳巡司如果是數應否可令浙寨估買夫戰船利于衝突民船利于行使其爲用不同見在之船外若可觀而中實不堪其爲用要亦易壞在閩如此度之在浙亦如此也查得廣東東莞有烏尾船者其打造以鉄梨木其板厚七寸其長十丈其橫闊三丈有奇其硬如鉄觸之無不碎衝之無

不破遠可支六七十年近亦可耐五十年是佛郎機所望而畏焉者也如蒙本院查處差官移咨廣東軍門轉行東莞縣將民間烏尾大船加價收買或費七八百兩可得一隻如福建浯嶼得二隻銅山烽火各一隻浙江亦量買二三隻就雇驍勇兵夫撑駕無事之時許附近一二日內程途生理在船什物先以官給後責令自備自修繫名水寨不時查考如此庶幾木堅可以經久廣大可以壯威衝擊可以必勝又此

船海上所無，可以免意外之患，閩浙之所當買。夫有
切於此者，亦以備采擇云耳，亦不敢以為是也。合就
呈前施行等因到院，批：本院前言已盡，該道復申是
說，蓋惜本院之不悟耳。海船橫肆極矣，本院之意，買
船如買馬，買欲使猝清默奪，此盛彼衰。其事難，其費
博。該道之意，帶牛佩犢，化奸險于大順，取之左右逢
其原。其事易，其費約，非不悟也。夫保甲之法，不行於
士著之民，輪班之法欲行于航海之衆。本院在南贛
時已有此論矣。所病者，該道相持經歲，故所在尼而

不行。至今尚稱未報，且各寨借口無船。查船之數，今
日始得，尚多欺隱。該道亦稱數目不對。入官編號者，
該道也；按察各寨者，該道也。在官者今日乃問其船
何在，在民者安能使之大順，使之逐原，使欺影射者
未能御之以法，不聽丈量編號者，安能嚴行府縣拿
獲究治。但以有數聽調為詞，不以丁數哨聚為對，但
知近寨聽調之便，不知遠寨應變之難；但知聽調者
之為功，不知竄脫者之為罪；但知羈縻之得策，不知
漸厄之非計。此本院所以終於不悟耳。如本院初意，
凡違禁者皆入官，入官者皆編號，則聽調者自有收
羈區處之術，哨聚者竄脫者自有公私順逆之分。操
之既嚴，利之乃惠。泰阿之柄在我，虎豹之威在山，原
與該道之意不背馳，特先後着之間耳。向使同心力
行，經歲節制有司，誰敢不報，誰敢藉口，海防亦畧有
緒矣乎。本院初命，乃永為定規；今命乃事窮回奏，在
該道度之而已。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富文忠
有追思范六丈之時，本院亦未敢執以為是也。具由
回繳

計處海防竈船事　海防竈船

溫州府申詳鹽法，察院明文許單桅船載土煎鹽，本
府巡捕官編號定界，緣由批：海邊棠澳原無禁約，但
恐以海為家之徒，借此為名，出洋通賊耳。編號定界，
有地方之責者，好為之，不必請詳繳申。又據總督都
院情揮制思呈稟前因，批：鹽課海禁，皆　聖祖之制，原
不相妨。海利廣而鹽利微，　聖祖所以嚴於海禁，而
專于鹽課者，至深至遠之慮也。鹽課勤則鹽利廣，海
禁嚴則海賊遠，而鹽利與鹽法乘。自夫陰晴之圖廢

而鹽課灘蕩攙害之例行。而海禁漸弛馴致竈戶舍
其本業競趨海利名曰取柴滷日補鹽課實則與賊
爲市。利歸勢豪。害叢官民。而鹽法亦廢。二十六年、長
亭鹽場之禍、兵燹一空、可鑒矣、若外海大洋。非砍柴
取滷之地軍門禁捕。非沿海近處之船。海禁鹽法。固
並行不悖也惟一等人鼓倖奪鹽法職掌之說以濟
其出海之私且海洋交鋒止論強弱官兵獻俘執分
民竈必擇竈戶而縱之則將來勢豪之家皆投爲竈
丘矣設有緊岸劫虜、復如長亭、其咎誰歸、仰巡海道

通行沿海衛門知會、或有相妨、不嫌申處、其行過緣
由繳報

議處海防事 添設兵寨

據福建福寧州知州孫勳烽火門水寨把總指揮使
張棟會呈嘉靖二十八年三月初五日辰時、奉本院
批據福建分守建寧道左參政汪大受呈稱添兒船
隻僱募水兵、再批海道議報緣由奉批、近棟把總官
張棟呈募外塘沙洽兵即行依擬、惟調用嵛嶼等澳
兵船、計或有碍、行會該州從長議處、或將福寧南哨、
分作一總、添官分領、以備顧此失彼之虞、未據回報
今如該道所呈、再批海道會議益慎矣、仰州將掌印
官孫勳之議依擬施行、一面會同張棟將先批事理
作速議報、不盡事宜、不嫌兩盡、此繳、依奉案查、先准
把總指揮使張棟牒、奉本院批、據本寨呈前事、奉批
外塘沙洽兵依期加募、不必再議、秦嶼等澳兵船應
否更番調用、即會福寧州從長議處、或將福寧南哨、
分作一總、添官分領、未知孰便、作速會同呈申定奪
備牒議報、准此查議間、本月初六日、奉本院親發圖

志面諭、隨該知州孫勳、查得舊烽火門水寨原在本
州五六都三沙海邊、後以風濤不便泊船、徙一都地
名松山、爲今烽火門、南跨官井洋一百二十里、北距
沙埕澳一百六十里、節因倭夷寇擾、議抽福州左中
衛并福寧衛大金所官軍添守、分撥沙埕澳爲北哨、
官井洋爲南哨、本寨實居中兼制之、後以會哨不常、
兵船遂廢、以致沙埕失守、海寇內侵、流江等都致被
兵燹、愁苦莫甚、嘉靖二十七年二月內、幸蒙軍門遠
見、特將該寨移置流江、控制咽喉腹裏地方、始得安

桃。但流江山勢峻削，地逼嚴疆，只遲兵燹之餘，城當創立之始，或者私議以為難守，然而制勝以險，任事在人。流江原撥官軍已有三百員名，又蒙議准捕盜鄭明等哨船四隻，兵夫一百四十名存留專一防守風迅時月，又准仍覓外塘船兵六十餘名，是我兵不為寡弱，外侮亦難乘虛矣。惟流江以南，自沙堤而外如黃崎、水澳、嵊嶼、三沙，迄于松山各處地方，居民徑與大海外洋相連，草撇乘便風潮，頃刻呲嚙可至。小則男婦為其鹵掠，甚則房屋被其焚燒，倉卒支吾，實

難為力。若嵊嶼居民頗眾，尚能抗禦，其餘各都人烟既少，勢已不敵，足持自己門戶幸矣，安有餘力可以資人？若將各澳冉撥流江更番，是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所以為流江則善矣，如門庭之患何？以故本州近來勘議小春事情，略將地方緩急大緊議于水澳、烽火，各添覓兵船二隻，互相哨守，以為流江應援之助，已蒙詳允。流江似亦可以無慮矣。為把總計，正宜急烽火、嚴斥堠、謹瞭望，使警報得以相聞，呼吸可以立至，而又率領兵船教演水戰，不時出駕水澳等處，互相會哨，使兵勢常合，不至渙散，舟師常練，不至生疎，則勝算有餘，而操縱在我，臨事不撓，而地方可安矣。不然，今日覓兵船，明日調兵船，徒為區區保守一隅之計，沿海姑置度外，則亦將焉用彼寨守為哉？至于南哨官軍專為防守官井洋而設，蓋以其地海中伏出，漳泉賊船之來往往經此，潛泊汲取，因而劫掠，為害。先年官軍在於菩崎古鎮門地方住劄，去官井洋不遠，賊猶不敢深入，後以因循日久，官軍退卽黃崎鎮下，賊遂得以內侵，乃今又住在塩田渡頭，是我兵

愈退愈近，而賊船漸進漸深矣。事勢若此，何補地方？查得烽火門南四十里至高羅巡司，又二十里至大金千戶所，又十里至羅浮澳，又十里至延亭巡司。延亭又十里為本州五十三都地名大筶頭，此內不十餘里卽官井洋。淡水之處，本地與羅源縣鑑江澳對港，名為門夾，乃官井洋喉舌之衝，內包沙洽、竹嶼、文崎、武崎、漁洋、武曲等處，一港通福安白石巡司，一港通寧德縣雲淡門各地方，艸撇賊船常由此處進入劫鹵，官軍又遠在黃崎鎮澳，隔越三百餘里，一時

有警策應豈能及前窩以大勢觀之大箬頭實與流江相似亦一方要害之區愚計以爲南哨宜遷置此使與流江犄角中分烽火爲界南屬官井北屬流江彼此交持首尾相制則大金沿海一路外地既有援應官井洋腹裏一帶內地亦有藩維矣第計南哨官軍數少止百名大箬頭居民又少止蓬茅數屋而已一旦驅之住守必須添撥官軍創造營宇然後人心始安查得大金所軍十四百八十名除老弱并出海等差外見在二百七十名原撥烽火門出海餘丁二

百二十五名除該寨存留六十名外更一百六十五名奉革空閑定海千戶所去此只隔一潮亦不甚遠况又原隸福寧衛屬本所官軍六百八十餘名餘丁亦應稱是若將二所各撥軍士六十名餘丁各六十名各委千百戶各一員管領比照出海事例屬大金者行大金僉屬定海者行連江縣各就近支給行糧湊南哨原額官軍共三百四十員名定委寨官一員爲官井洋水寨總領專在大箬頭信地哨守仍照流江事例添覓外塘大船四隻水兵一百二十名捕盜

二名領之專一巡哨本轄地方如此則海賊南自福州小埕而來者見有官兵既不敢進泊于官井洋而得以制其水火之路北自浙江鎮下門而下者聞有援應亦不敢深入于流江澳而可以絕其糧食之資似此亦於地方頗得兩全而亦庶乎可免顧此失彼之虞矣嵛嶼等澳兵船免其更翻調用留預于本處地方并將南哨官軍遷置大箬頭地名行撥大金定海二所官軍照數僉覓外塘兵船委官總領專一防守以免流江顧此失彼之慮其軍兵口糧工食等用

軍餉不足聽于本州糧剩銀內動支惟復別有定奪伏乞照詳奉批仰州掌印官會同把總官親詣地方相勘歸一區畫停當會呈繳報依奉除添覓船隻僉募兵夫已奉批允及將嵛嶼等澳兵船更翻調用有礙施行難以再議外隨該知州孫勳會同指揮張棟即于本月十三日由本州沙洽澳乘船歷覽官井洋并寧德縣界溪福安縣古鎮門羅源縣鑑江澳濂澳門等處大勢行至地名韓庄日暮就彼經宿次早循韓山踰北碎山二十里爲東沖五十三都地方又二

里許即為大箬頭隨登本山至頂屏空地環顧左右惟左邊海澳一處面臨濂澳背倚東峯左抱尾崎右襟大箬外控大海洋次內制五港咽喉一水灣廻四面環合風潮不露氣脈亦完且前係沙泥既可以容泊船隻後連峻嶺又不至有背受侵誠要害會一方之總區形勝曠百年而有待者也乃由本山降觀其地委果風氣完聚實非一時偶然隨丈量得本地海沙長計七十丈堪以築砌城牆東峰山下有田一片濶計九丈三尺稅計四畝三分係本都里長鄭惟

清戶田時價值銀每畝四兩堪以官買起蓋寨宇又有荒埔一所長計四十丈濶計一十七丈堪以起造軍營并演武較場左右澳尾二山上有頂屏各堪監立望臺撥軍瞭望有警張旗放銃立刻即知聲息可以先事預防且兵船不必迎敵但鳴鑼為號各船齊執鋒利器械出列本澳門前賊亦自將畏忌不敢輕犯我鋒而入萬一不測分布步軍兩山排伏一時臨警矢石交攻賊處其下我臨其上彼將何技可以敵當似此新寨一舉五港可以高枕無虞縱有小寇聘發自能尋踪追捕可以立獲何者外無從入之寇則內無乘寇之端也然則分設新寨豈唯可防外洋之盜抑亦潛消內寇之機乎僉謀既同乃由故道回至東冲鄭家又訪得本處先于嘉靖二十四年曾被海賊登岸攻劫彼因衆禦不下賊乃潛從東冲前澳進入放火燒焚乃又親行到彼有得面有海沙空地儘亦平濶上有荒枯田地一帶亦甚夷坦似可建立巡司遂由此處轉歷官赤二崎長沙下埔等閱視外海形勢經延亭舊巡司廢城甚為荊蓁所蔓乃令弓兵

砍闢一路實見基址尚存但本地多山民居隔遠止有澳民鄭瀚等一二人告願置復本司緣看大遏海濱勢實孤懸難以獨立乃又乘舟由海洋至羅浮澳即南畔中哨之地烽火門原撥官軍四十員名延亭高羅二巡司近撥弓兵各十五名在彼守把不十里即為閭峽澳聞各官軍往多還即此澳住坐不在羅浮以致去年黃祿等家遂為夷船抵岸海牆亦被攻破今亦應于羅浮澳內分撥哨船二隻以為信地使彼各有栖止不得擅離而後可以責其專守耳本澳

又十里至大金千戶所，又二十里踰積石，即為高羅巡檢司，原有舊城，視延亭尤頗完固，附近亦有人家，以上二司，近議遷改延亭於北港，高羅於閭峽，各地方皆立，俱各見在興工，然北港則僻在裏洋，閭峽則人烟稠密，且習與海賊角敵，人各知兵，官軍置此，實為虛冗，延亭似應於東冲前澳設立，以與官井洋水寨互相為依，高羅似當修復舊城，以衛該都百姓，已令一面搬運見買木植等料，於見擬地方興作，俟詳允日，望蓋完功，外踰此又歷虎嶼古縣黃沙等處四

十里，即為本州并烽火門，切看地形，譬則一人之身。舊寨處于腹脅之中，流江正當左臂，官井洋乃其右臂也。臂能運動，始可自衛，若一受敵，豈能制人，流江今有水寨，左臂既無患矣，官井洋不為偏處，則流江遙隔三百餘里之外，風潮不便，動經數日之程，若臍為人所據，則肩之勢，豈不殆哉。此福寧南哨另分一總，愚竊以為此又軍門明見遠慮，高出尋常萬萬者也，况烽火門之至流江，與黃崎鎮之至烽火，道里正適相等，官井洋立寨，與流江南北角峙，則東連鎮下。

南接小埕，會哨可以及期，應援又為甚便，握要勝勢孰善于此。但寨守新立，人心尚懷危懼，必須多撥官軍防守，以先創始，然後可以圖惟厥終，隨查得流江官軍，見在住劄一百九十名，分撥哨守一百四十名，俱福州左中二衛并大金所軍，數已有限，難以改撥，惟存留守禦舊寨福寧衛軍二百一十三名，各軍去寨不遠，內多潛回住坐，并查原撥官井洋南哨軍五十名，係福州左中二衛官軍，今已分設寨官，亦難復令在彼，應在存留福寧衛軍內，照數撥抵，事體得相

安，中哨南畔官軍，亦應割附官井洋寨，添撥軍士十名，湊原擬四十，共五十員名，照舊守把，及查大金所見在操軍二百零四名，原選出海，今革閑住餘丁一百七十餘名，定海所在操軍士共三百一十五名，餘丁一百九十名，俱堪量行於內派撥，大金所軍士五十名，餘丁五十名，定海所軍一百名，餘丁一百名，湊福寧衛，今擬抵南中二哨軍各五十名，共四百名，專在官井洋新寨哨守，仍俱准照出海事例，福寧衛并大金所於本州，定海所于連江縣，各倉庫按月關給

行糧四斗，以慰其勞，更照流江近議聽其請給軍餉
亦于外塘沙淤僱募大船四隻，水兵各六十名，該地
土官各一人帶領以協守之，并於烽火修完哨船十
四隻內分撥六隻，添克官軍出哨之用，管領軍職，合
用千百戶官各三員，衛總指揮官二員，應于該衛所
官內差委，其把總官推選腹別衛分賢能指揮一員
定委責其總領，庶幾付托得人，而又定畫二寨界限
分，烽火門以北自一都至十二都沙埕等澳為流江
管轄，自烽火門以南黃沙古縣至福安黃崎鎮等澳

為官井洋新寨所轄地方，流江仍分水澳為北哨，自
南鎮而外至十都崍嶼而止，烽火門為南哨，自一都
以迄于七都一帶地方，官井洋寨則改羅浮中哨為
東哨，分管舊延亭以東，至附州黃沙等處地方，改黃
崎鎮南哨于古鎮門為西哨，分管寧德縣青山澳以
西迄于福安官外南三塘等處，各港門四哨官軍各
分領哨船二隻，務照今定信地，專一在彼巡哨，不得
潛住人家，以生侵擾，二寨把總，居中兼制，仍責流江
常于沙埕南鎮海口，官井洋常于官赤二崎，各處不時

督駕兵船往來巡哨，因以習演水戰之法，但遇一方
有警，即行飛報來攻，敢有逗遛不前，致失機事，逐程
跟究罪坐所由，如此則沿海常有兵船，舟師操駕，可
得習熟，官軍不為虛設，遇警防禦，乃為無虞，再照福
安長崎地方，原設鹽運分司在彼掣課，鹽引鹽船俱
由本地興販往來，船隻必經新寨之前，若與本寨置
一驗引官司，委官坐掣鹽船文引，務由此處投驗，不
係詐冒掛給號記，方許進港，則新寨又得商船為伴，
官軍聲勢因而可張。且私鹽亦因可革，似此亦係一

策其新寨軍器，一時遽難修置，合于流江量分一半
充用，候事定之日，另行措處，總添，并照二寨官軍出
方衛民，固當體念其苦，然百凡供億，皆出小民膏血，
亦應常加點閱，使兵皆強壯，毋致閒曠，庶幾地方有
賴，不至浪費錢糧，若非委官時加稽考，未免人心懈
弛，易於怠忽，會呈到院批，議處周悉，一方之民自是
帖席矣。

朱中丞集卷之二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七

華亭 宋徵璧上木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李雯舒章 選輯
[illegible]方燦星若參閱

許黃門集

疏 許相卿

論內侍納銀贖死 內侍贖死

臣聞令出惟行弗惟反又聞曰有功不賞有罪不刑（[illegible]玩數上語論[illegible]不敢[illegible]不可也）堯舜不能以為治信然哉則臣於今日斷獄不能無

惑焉而職司獻納是謂得言遭逢　聖明是謂可言於此嘿嘿無所逃罪故敢陳其愚忠幸　陛下裁納竊照犯人張銳張忠于經王欽等罪惡臣不能徧以疏舉其屢訊而具服者載於刑書渙於綸音炳如也有一於此罪不容誅衆惡畢彰百死莫贖又何議乎方其憑寵靈擅威柄毒流怨積以致神器幾危逆藩乘隙　先帝憂勞崩逝厲階禍本實自群兇臣意孝廟神靈之震怒兩宮慈愛之痛忿天下臣子之悼恨而舉欲甘心焉者殆皆欝積磅礴無所於逞臣又意與獻帝之在潛藩憂本根之將顛思休戚之與共（入此一[illegible]易于[illegible]納）切齒憤懣何以為情　陛下旦夕視膳蓋嘗經於睹記矣廼者登極首逮兇邪列聖格歆薄海悅服蓋始于此而數月以來天誅尚逋明旨中輟元姦巨憝許之贖死贖金斯言一傳群望大駭詔意正始渙號遽已棄信失刑神怒紛而再鬱人怨解而復結不知　陛下何以對越孝廟何以承顏慈壽何以上慰　興獻帝之靈何以布大信于天下臣民是以前日人心旣幾　孝皇太平之望比來識者慮有正德紛紜之漸（此二語太爲切直）

矣先帝已誤　陛下豈容再誤耶且昔者不察而墮姦法固在也今也獄威而聽贖弃與法而亡之矣祖宗勞神遠慮立法為千萬世之防　陛下秖恃數十萬金以縻之豈不甚可惜哉或以賄成法由近格臣恐自今人皆不復畏法惟務積金有金而罪無不免以必免之計肆無涯之心臣又恐將來禍亂不但頃歲之幾危而已然群兇得肆於昔所謂非一朝一夕之故猶可說也彼於　陛下無糞除之勤無阿保之舊而亦欲僥倖以釋愆戾以贖要領果何術也倖

左右者先爲之容也左右之爲此度已異日之將出於此故力爲之地所以自爲地也臣以爲若人亦可誅也不獨若人也刑部尚書張子麟都察院右都御史張綸操三尺法司天下命古皋陶之任也干紀群兇不能亟議早决故爾遷延曲爲比附雖然衆犯概以大辟原其意非欲援輕以入重逈欲推重以附輕俾得徐肆貪緣巧惑聰聽矧大獄未竟堅疏乞歸不圖始終不聞執奏避事保身殊非大臣守職任怨之義臣聞春秋治惡必先黨與子麟等尤可罪也乞勅

法司將銳等首惡悉照原擬明正典刑其餘某等施竄放逐并左右先容者連坐黨惡以謝天下仍黜子麟等以爲舞法利姦之戒

論內侍義男𢈪官疏　內侍𢈪官

臣聞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衆則論公公則民服故刑賞者人主所得專而不得私也頃者欽準𢈪授太監張欽義男李賢錦衣衛世襲指（武宗朝內官以罪）揮同知（初昌縣官封弟姪分爲嘉靖初政尚有存廢故極論之）一時騰物議乖舊章累新政有必不可者兵部尚書彭澤肇言之兵科給事中許復禮等又言之工科左給事中安磐又言之人三爲衆人不啻三論亦公矣而　陛下初諭曰已有成命了再諭日已有旨了三諭日該衙門知道是必欲私之也夫朝廷之政公則一致私則萬殊恐中外貪競小人自此乘隙躡蹤有非分無厭之求許之名器濫何以成朝廷不許則是業已啓之而何以阻之臣聞故兵部尚書于謙再造社稷官其子冕爲錦衣千戶今兵部尚書（見將文成伯爵尚未敢封故耳）王守仁克平汀贛官其子正憲爲錦衣百戶賢非欽之子欽之隷耳欽非二臣比而賢官崇於冕與正憲

是忠勳大臣之子曾不若近倖中人之奴天下徇國死事之臣其誰不解體然則欽爲亂國經澤等爲失官守臣等爲負言責　陛下守祖宗之法亦似少失初意矣　陛下念欽使令之適服役之久寵以賜金優以加俸識者猶曰非德賞也而濫恩如此人言如此　陛下尚吝而持之豈欽甘言媚詞有蠱奪寵靈之巧而衆方蛇盤蚓結陰伺曲犢又將指爲他日之地者乎　陛下重違內豎而輕拒上大夫也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嘉靖建元以來冬無積

雪、春多霾、風意者刑獄賞濫、號令失常之應、　陛下
亦嘗槩於中而求其端矣乎、臣爲是懼、伏望寢前命、
褫賢官、以重爵賞、以回天意、亦以塞小人非望之圖、
成清朝無私之政、臣不勝惓惓

論政權疏　政權

題爲體剛德、操政權、以折姦防亂事、臣惟天下政權、
必出於一、一則治、二三則亂、上操則治、下擅則亂、賢
公卿大夫士衛翼奉行之則治、匪人借干之則亂、臣
嘗稽往迹、參近事、以此推之、百不失一、故於今日誦

詔令竊政權、切慮深疑、殷憂大懼、繼之涕泣、不能自
已、凡在有位、義當亟聞、臣待罪言官、若更隱忍、死不
償責、是以冒昧言之、伏惟仁聖、察愚忠而裁其罪、竊
覩　陛下入繼大統、御席未寧、登用耆德、嘉納忠讜、
申勅法守、裁抑僥倖、竄殛兇邪、不旬月間、盡復　祖
宗之舊、可謂明也已矣、可謂剛也已矣、海內欣欣引
領屈指、以期治平、曾未再期、偏聽私撓、秕政乖令、日
以益甚、始　陛下明少蔽乎、剛少撓乎、操權未得其
術、而陰伺巧移、以謀矯竊者、居中似有人乎、臣恐自
令漸實生習、習實生常、他日矯以疎大臣、矯以逐諫
士、矯以徵玩好、矯以興土木、矯以事邊功、矯以私刑
賞、將來之禍、不可勝諱、雖有智者、亦無以善其後矣、
臣爲是懼、請得舍其細、論其大者、崔文左道罔上、輔
臣懇懇爲言、漫以知道荅之、言官交章勿論也、羅洪
載守職遠繫秘獄、大小臣工、疏十七上、而說不行、近
又庇崔文之奴、奪法司之守、并林俊以違旨怒言官
之奏援矣、其他事涉中人、曲降溫旨、於法有礙、則曰
免提問、於罪難贖、則曰送司禮監、奏請發洛、無功乞

廕、則曰與做錦衣衛百戶、然則昔登用者今擯棄、昔
喜納者今拂逆、昔申勅者今沮撓、昔裁抑者今批復、
此與正德之初、同異而明哲剛廉之士、雖欲盡節竭
忠、勢可得乎、臣聞俊將爲去計矣、俊士望也、俊去而
俊之類、臣知其不能留矣、中間或有懷祿強顏依阿
隱忍、與近習私人相表裏、以偷歲月之安、幸禍之萬
分一、於不吾逮者、其猷爲識趣、臣以爲並非俊之
伍、是亦私人近習而已矣、然則　陛下將與近習私
人共理天下乎。天下且帖然乎、臣又知其必不能一

日安也夫今日之天下寧堪此革再敗壞耶昔之人
身在昔病已阽危傷生縱欲有旦夕不救之虞然元
氣猶壯一劑適中可以立起 武宗承孝廟之澤是
已於今病雖稍蘇元氣憊甚不必酒色七情百毒之
攻之也温涼試節食飲不時遂至長已 陛下承武
宗之禍是已故勵精圖治含已從人庶幾可以已亂
而况群小竊權紊政以邇之哉伏願 陛下憬然覺
悟收還威柄法大舜勿疑之勇奮齊威烹阿之斷取
弄權干政尤無良如崔文者勑送法司處之重典以

塞人心以警其類然後務學親政遠色去讒綏留故
老延訪忠言詳察民隱宫府一體上下一心則德可
堯舜治可商周功可 祖宗 陛下享無疆之祚群
臣與爾諧之榮近習私人亦得以同樂和平矣否則
人心將去天命難諶實 陛下之憂亦群臣之羞而
近習私人因小便身之圖也臣實畏之

論罰言者疏　罰言者

題爲貸敢言罰失職以昭懲勸事臣抱疾私居伏讀
邸報吏科都給事中李學曾論比來賞罰命令不當
者數事禮科給事中章僑劾東廠太監芮景賢罪狀
有六戶部主事林應驄認罪回話遂及優禮大臣俱
奉欽依各罰俸有差臣不覺歎息自恨奉職無狀愧
服三臣之忠鯁深惜 陛下氣驕志怠逈異初心甘
蹈過舉也書曰從諫則聖詩曰詢于芻蕘夫聞諫而
從不待諫而詢惟哲虚心舍已以求合乎天下之公
毎如此今 陛下不惟不詢且不能從又加罰焉恐
非所謂與治同道者也夫使三臣者言或未當尚冀
優容以勸來者况頃來戚宦私人破格之恩權豪近

幸骫法之宥言官章疏咈違之批答謂學曾言之不
當恐不可也郭九皐四品守臣爲一郡父母師帥景
賢據其部民一面之詞奏行逮捕千里之外傳所謂
父子皆獄是無上下也不然脩何親於九皐何仇於
景賢特爲朝廷惜此事體耳謂僑言之不當可不可
也 陛下初政延用故老論綸畀數鄭重優隆蓄將
賴以其安社稷凡所建白未能盡見施行遞復詰責
其字畫差謬若祇使之奉行文書然者諸臣何以安
其位而行其志應驄之言似尤不宜謂之不可也然

則三臣者　陛下果何意而罰之僇臣未遑援引舊聞姑請以覲記聖政質之嘉靖改元以來　陛下批荅言者始曰這所言有理蓋深嘉之繼曰知道了尚漫應之又曰已有旨了似已厭之又曰如何這等來說則怒之矣今者直罰之耳又曰本當查究然則又將有甚於此者矣　陛下一人之身再朞之間從違如此夫豈群臣遽皆變移狂惑莫能將順德美抑或陛下深居高拱親宦官宮妾之時多接賢士大夫之時少樂諂媚之言恃盈成之業遂欲日勝驕怠漸生

也晉武帝以平吳息隋文帝以平陳驕信史記之至今陋之　陛下聰質聖志天下想望上希堯舜三王而顧乃下同二君豈不大失中外之望也哉況今東夷蠢動北虜很顧潢池弄兵之赤子所在蠭起官軍俸粮缺支動十數月計數動十百萬邊倉儲蓄不給周歲南都旱疫方數千里近者厥茂又以地震告矣人心皇皇正仁聖惕懼延訪咨圖所以消弭拯綏之時匹夫有言宜若重於泰山而三臣相繼因言得罪始　陛下未嘗少加聖心乎風旨所佈孟水隨形臣

恐自今大小臣工以言為諱朝政闕遺生民困阨中外姦欺莫得上聞　陛下孤立蔽欺之中顧倚邇習私人共圖社稷至計岌岌乎危哉臣誠懼大患義愧致言懷不容已非敢黨三臣以自為地也若臣者少嘗有志長不如人　陛下擢司言責已再閱歲曾無忠言嘉謨上悟聖心少裨時政方恥素餐而學曾等乃以言罰僇比肩同列臣實厚顏如蒙收回學曾等三臣罰俸前旨仍罰臣俸以懲失職更乞以學曾等建白一一勅付各該衙門議擬施行庶有得於不遠

復之義而　陛下無損納諫之明臣亦少免尸祿之愧且俾失職如臣者戒敢言如三臣者厲賞罰當懲力昭闕庭無壅禍亂可防治平易致矣臣不勝惓惓

書

與錢海石第二書　星變

伏奉高論星變仰觀傳古之學憂時之誠傾歎無已僕嘗聞之師中土文明火地每值歲之丙午則火盛極而變往往多事皇初載籍未備傳聞多訛無庸強說越稽春秋以來凡當是歲鮮不禍應惟漢武帝世

祖唐文皇宋眞宗四朝獲免。而武帝征伐黷刑燹紋
古泰，世廟承王莽更始之亂，因天悔禍之初，文皇亦
以末年征遼大役，武氏僭亂，古將及矣，眞宗差爲太
平，而契丹敗盟，天書誕妄，東封西祀，虛耗海內，未爲
全盛也。入我　天朝，初丙午爲元古再丙午爲　宣
皇之元，三丙午丁未爲憲廟之末。今值厄運，而聖德
消弭，卒無其應，天下蒼生之福也。然比日雷電虹霓
非時大變，頗駭群心，說者疑以海船應之，夫海賈擾
攘，自是付託非人，變通無術，張皇迫逐致然。所謂庸

然後倭寇爲亂者數歲

人擾之者也。愚策特費一提舉司官吏監督互市。自
可一疏而辨。所謂化盜賊使爲良民，妄見殊不以是
爲意也。

與胡梅林中丞　倭奴

海寇弄兵，首尾三年，躪蹂八郡，相卿至愚無識，非敢
自以其言爲重也。竊謂大溆浦一城，懸絕海岸，隔離
衛所縣邑，遠者七八十里，近者猶四五十里，孤特獨
立，四無人煙，如傾巢之繫危枝，有兵猶假自依，人少
特一卒戍耳。去歲五月，海寇數百自書狎來攻城，時
有統兵徐指揮，公差李典史，協督乘城，興石滾木，弓
油藥箭交墜如雨，賊衆赦死扶傷，亟遁，自是以來，賊
凡五六過城下，聞鼓疾走，不復敢近，蓋懲前失利也。
識者以爲賊所必由熟路，不可一日無備，而又以兵
少粮不繼爲憂，近乃掣去統兵，并湖處兵往守海衛，
留老弱數百，城守無不自危。昔者卿民日有千百扶
攜入城，冀免死亡。今城中日有十數，商議出城別尋
活路，使賊陸行，猶倚衛兵先捍，使其舟至城邊，俯泊
不下三四處，維杙到城，直三四百步，競進疾攻，欲禦

無人，求援無路，賊將爲刀俎，人盡爲魚肉，就事雖甚
憂，而欲救之，其將能乎。徐行徑者不知其素，然統兵
於溆二年，却能守法，亦知持廉，士心頗皆畏服，故今
急乞鈞裁，復調徐統原兵，更益兵千數，守溆則地利
素諳，兵將相習，不特溆爲可保，且聲勢連絡，海寧亦
自增氣，執事可無南顧之憂矣。若只空城俟寇，或入
據之，則列屯喪氣，省城亦且寒心，禍患未知所弭。相
卿室燬肢殘，然亦有水部僻境，緩急倚爲三窟，實非
全恃溆城爲全身保家室謀，而爲此嘵嘵也。　卷終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待問存我
張 萁紱垂 參閱

鄭黃門奏議

奏疏

鄭一鵬

卻貢獻以光聖德疏 卻番王貢獻

近該甘肅地方都御史陳九疇奏稱魯迷地方番臣差人進貢獅子西牛西狗西馬阿骨剌馬駝珊瑚珠玉等物該部題覆奉 聖旨是這遠夷既非常貢地面應否起送你部裏還同兵部議了來說欽此臣聞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太保召公奭作書戒于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武王遂卻而不受成王時越裳重九譯來獻白雉周公亦以德不及爲辭下逮漢唐賢君猶有卻千里馬如文帝不受林邑火珠如太宗者書之史冊足爲美談（世廟初政大）仰惟 陛下賦性高明秉心沖澹即位之初珍禽奇獸一切縱放（此正德末年之弊政此時欲卻異物之由）而淫巧異玩罔干睿好古帝王莫能遠尚矣今魯迷遠夷所貢獅子西牛等物固 陛下所必屏而不溺焉者顧肯輕受其獻爲 聖德累耶臣又聞洪武初內使奏增飼虎肉 上曰養象以備用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爲而費肉以飼之命以虎送光祿寺他禽獸悉縱今 乾明門等處禽鳥蟲蟻尚多存留近易州民人有進鷹二十餘連者皆仰給大官日費豬羊米穀黑綠豆菊秫之類以歲給之亦且不貲臣往嘗具題欲望 聖慈通行釋放未蒙 允行今魯迷復有此獻且獅牛等獸即非土性所宜必須夷人餵養受之徒糜 國用卻之有光 聖猷其餘珊瑚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焉用之矣臣聞議者謂一卻其獻恐沮夷心臣竊以爲不然周穆王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周武王成王漢文帝唐太宗皆以卻遠物而獲遠來邇安之效此前事明驗也今不以四君爲法迺欲踵周穆遺跡臣不知何說也臣訪得各處遠夷朝貢經歷地方輒肆騷擾或抑買市井之物或淩轢伴送之使或折辱

厨傳之吏其貢獻珍玩無益經費而倍億賞齎之什
倍蓰爰循漢典亦有閉玉門關謝西域故事且專
朝貢未足為 朝廷重輕兼以夾帶夷人貨物數多
若盡行起送不惟後路滋擾且重困地方乞 勅
該部轉行後選鎮巡等官或就彼量行賞賚遣回或
起送頭目數人赴京其餘件一切珍玩之物通行遣
退庶幾夷知 朝廷有不貴遠物之盛德不惟潛杜
其窺伺之心益以彰中國清明正大之體周武王成
王漢文帝唐太宗貽專美於前哉其 乾明門等處

畜鳥蟲蟻乞通行縱放該寺供應特 賜停止仍乞
明示中外無得復以禽鳥為獻則 皇猷益光 聖
德益隆臣不勝傾瑤之至

止傳乞抑奔競疏 彈劾廢書

近該吏部題為纂修事奉 聖旨孫元席春劉夔陞
授按察司僉事又該禮部尚書席書題為乞 恩比照
席書該選館職事奉 聖旨席春准陞翰林院脩撰
同纂修欽此 成命一下朝野驚愕不圖今日清
明之 朝有此傳乞異事也夫爵賞者人主之利器
也威福者人主之大權也命令者人主之大信也利
器不可以假人大權不可以下移大信不可以反汗
茲三者失一不可以為政臣謹按 會典內一款凡
內外大小衙門官員有不由吏部銓選推舉徑自朦
朧奏請乞恩傳旨陞除等項本部參問施行欽此又
謹按弘治年間該科道建言該部議得今後各衙門
大小官員有不由本部銓選推舉擬奏定奪徑自
朦朧奏請希求進用夤緣奔競乞恩傳奉等項阻壞
選法本部參送法司重罪黜退爲民等因奉 聖旨

准擬欽此臣惟爵以命德非人主之私與也賞出於
公則爵重而賞競勸是以我 列聖愛之重之布在
令甲為子孫法我 皇上登極明詔凡傳陞乞陞者
首賜裁革咸以嚴 祖宗愛爵重賞之意所以塞邪
徑清仕路也不意今日首開此途又創出於文臣之
中在席書一家之感恩得矣其如 聖明之累何哉
人主初年開傳乞之端多類出於武職雖亦有文臣清
汰無有也復開 祖宗之成憲縉紳之清議爲之沮
喪者猶有所憚而不敢為者今席春乞陞則社

時權奸所不敢爲而書敢冒爲之是其罪反浮於寧
彬輩矣 陛下爲何如主哉夫人臣任職僅其稱而
已僉事爲天子巡守重臣不爲不尊矣書正宜責其
弟脩職圖報奚内外之擇耶且 先朝子弟爲臺諫
者多改授行人司職銜此舊例也其有一二改入翰
林院俱負緣得之當時已騰物議其後旋即外補當
春之改官也孚敬不引前此之改授行人司爲例今
日之纂脩顧引以爲例可乎夫楊士奇等以文行優
異選充纂脩席春等以父兄貴勢改入翰林事體既

殊人品大異安得比而同之乎參照席書本以憸邪
小人壟斷鄙夫負議禮偶合 聖意恣行胸臆凌
轢縉紳初因其弟改官未厭大懷怨望合璁萼以誣
搆大臣既見其疏留中未出復捧哀憐爲其弟以改
求館職向使席春不外補書萼璁之疏必不上矣書
（因中有及張桂二公不）
挾私誣搆專恣欺罔璁萼甘爲鷹犬無復忌憚乎生
（但以切遷序論其非）
奸僞洞見真情書輩將誰欺乎身爲大臣而爲子弟
乞官上瀆 祖宗成憲下汚縉紳清議有臣如此
陛下將焉用之伏望 皇上大奮乾斷收回 成命
將席書亟賜罷斥爲大臣專恣無恥之戒其席春等
亦乞查照節年題奉 欽依事例拿送法司問罪黜
退爲民其書及璁萼挾奏事情亦乞明下 廷議別
白是非取自 上裁明誣善肆讒之奸不得以汙
治朝貪緣奔競之徒不得以玷清班庶公論不昧而
仕路永清矣

乞遵成憲保全諫官疏 乞宥諫官

臣聞古今稱人君納諫爲盛德爲難事非諫之難從
也自古諫有言不切直則不能動人主切直之言常

至若口逆耳而心實忠愛此聖主所樂聞君子小人
所恃以進退天下所倚以安危治亂之機也夫舜大
（此語小伸處遇水投直處第一其兄）
聖人也成王大賢也丹朱商受大惡也禹戒舜以無
若丹朱傲好慢遊作傲虐周公戒成王無若商王受
沉湎酗于酒德有常情觀之侍慢孰甚焉而舜成王
樂受之不以爲嫌唐虞成周之治萬代莫及豈非納
諫之美哉至於周昌以桀紂比漢高帝賈生以亡秦
喻漢文帝汲黯諫武帝內多慾外施仁義羣臣皆爲
黯懼武帝稱其爲社稷之臣此三君者不惟不罪諫

臣且曲加獎勵不如是不足以來天下之直言也洪
惟我　祖宗以納諫爲家法　太祖親御朝攬召六科
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務或有失中若爾
等宜直言無隱又顧翰林學士曰敢言之臣難得所
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忤天下何
憂不治是我　祖宗固以言責諫官也　仁宗諭楊
士奇曰近日覺羣臣之意甚好事或未當輒封章進
來朕每閱羣臣言未嘗不反覆思之或吾言有過未
嘗不悔則當時諫官之言皆蒙容納也他如給事中

柯暹御史何忠言事訐直尚書李慶請罪之　太宗
曰敬天故求直言朕正欲聞過爾請罪之是欲朕爲
何如主大理寺少卿弋謙言事煩瑣免其朝參自是
言事者少　仁宗召楊士奇曰朕非怒謙言事但其
言有過實者爾可諭衆人以朕之實心遂　命士奇
書　勅引過命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無以謙爲
戒則當時諫官言事雖訐直煩瑣者不加罪也凡
朝政有缺大臣有不公不法者科道于奏事時當
陛下劾土木之難給事中王竑面劾羣奸至手擊錦

衣衛指揮使馬順以死則當時諫官皆得面劾也故
當時　朝廷無缺失之政臣下多謇諤之風以開億
萬年之業端在于此洪惟　陛下臨御以來兢業思
治寤寐求言臺諫章疏一一採納士無賢不肖咸思
竭忠悃以爲千萬載一時也比來勵精之勤頗衰于
往昔聽納之美少渝于初志近給事中鄭繼曾以言
事忤慢致蒙　皇上赫然震怒下之詔獄繼復調外
任夫繼曾信有罪矣不過欲　陛下慎重　綸音以
示天下以傳來裔以觀四夷使天下後世四夷稱爲

堯舜主斯我　祖宗所樂聞在　陛下新政之初樂
受而舉行之者也奈何反怒而罪之耶夫忠義正氣
之氣數百餘年培之而不足一旦壞之而有餘在
先朝逆瑾寧彬用事內外蔽惑諫官言事一切搆以
奇禍遂使諫諍路阻姦佞秉權天下幾乎大敗而不
可爲仰賴　陛下改絃更化表忠納諫士君子之氣
爲之一振夫何不一二年而復蹈之耶且繼曾所以
感觸諱忌者以　聖德容納所致耳若加之以罪其
誰不愛身重祿縱有大奸大惡如逆瑾寧彬輩誰敢

爲　陛下盡言以身試不測之禍哉縱言之彼將恣肆無忌。朝廷設諫諍耳目之臣顧如此。國家何賴焉且今士大夫苟有一善可稱皆思自愛惜保全恐虧令聞以　陛下之孜孜求諫固可以蹐舜禹配祖宗天下四夷稱頌未已乃今以言語之失罪諫諍之臣無乃爲　聖德累耶今天下郡國災傷者十居八九江淮之民父子兄弟相食採櫌鋤棘挺而起者州邑相望桃李冬華氷霜夏殞山谷崩墜天鼓鳴震白氣晝見雷電失時地震于元旦之日南直隷以達

於河南浙江陝西等處不期同日臣歷觀史傳未有災異若此而天下無變者也。陛下於此之時正宜下　詔求言上下交修猶恐天未悔禍而大臣以讒間逐小臣以言語罪以此銷天變而召和氣臣未之聞也且近來臺諫言事比嘉靖初年十少七八矣陛下當此初未嘗以言罪之也特以聽納少倦或避忌而不敢盡今縱曾若復補外誠恐羣臣以爲　陛下真有厭棄言官之意將相率緘默則言路從此沮塞姦諛從此競進天下之理亂安危未可知也伏願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民窮之可惜思忠義正直之氣養之難而傾之易將縱曾收回　成命俾照舊供職以爲進言者勸仍願自今以往不復以言罪諫官許直者容之狂妄者恕之以作其剛毅果敢之氣默銷其懦弱不振之風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自可以合德　祖宗齊美虞周實　社稷無疆之休臣不勝惓惓之至

重經筵以養　聖德疏　重經筵

臣聞自古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

王所以作聖者亦惟輔養之有道焉耳是故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則承弼之有人也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傳以傳之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則輔導之有方也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積累之有漸也故成王用能嗣守文武大訓以篤周祜其輔養君德有此具也恭惟　皇帝陛下春秋鼎盛睿知夙成日　御經筵緝熙典學此大有爲之基也曾子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所謂

加意者無他惟在以周成王爲法而已臣待罪講帷
思效涓埃莫補高深夙夜思惟謹以切于經筵者三
事條陳于左伏惟　聖明裁察幸甚　一講讀之官
莫難于得賢古之人君急於得賢也咨詢岳牧明揚
側陋乃至役夢卜以求之矧近者乎竊見南京吏部
尚書今起復羅欽順國子監祭酒今養病魯鐸翰林
院修撰今謫官呂柟道德深純經學蘊藉皆負海內
重望或累薦而未起或遷謫而未還士類莫不惜之
乞　勅吏部亟加起用俾以舊銜日侍　經幃使得

盡其論思啓沃之忠其有巧言令色便僻側媚者願
陛下速斥而遠之無使爲善類之蠹則左右前後莫
非正人耳所謂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旦夕承弼厥
辟此之謂也　學問之功莫先於論辯臣聞　太
祖時宋濂等侍講經義從容賜坐咨及時事　太宗時
楊士奇等日造　殿前承　顧問漏下十數刻始退
孝宗御　經筵每有疑難輒加延訪吏部尚書王恕
等以　舉錯過當爲言今　經筵講官數行儼然而
退情意略不相接而望輔養之益不亦難哉乞於進
講之際　聖心有所疑者無靳下問或　宮中所看
書史　聖意有未透徹處即　賜延訪夫治亂存亡
備在史書爲萬世人君鑒戒今講官講治不講亂講
存不講亡人主何所儆省乞　命講官臨文講誦無
有隱諱如漢文帝以恭儉守法聽言寬征而治成哀
帝以荒酒色棄忠賢近便佞任外戚而亡光武以崇
儒納諫而興桓靈以錮善類親小人而衰隋煬帝以
任刑罰拒忠諫興土木窮征伐而滅唐太宗以任德
敎納忠諫息營建寬征役而盛玄宗初年任姚崇宋

璟張九齡韓休則治末年任李林甫楊國忠則亂大
要於一代之中某君如何而治某君如何而亂一君
之中某事如何致治某事如何致亂下至閭閻艱難
生民疾苦務令詳究敷陳使治亂存亡之迹常觸于
目儆于心自然知所警戒中庸所謂好問好察執其
兩端用其中於民者此之謂也　一學問之功莫貴
于有恒切見　孝宗皇帝御　經筵至十二月方纔
傳免近年以十月傳免夫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日
與聖賢相對則道心常存而警戒企慕之念自生日

與賢士相親則敬心常存而規誨弼直之語時聞。即此心而克之則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合德 祖宗矣。今天時尚未甚寒。伏願不必傳免。或別於 便殿溫和去處令講官日逐進講。既得以調攝 聖躬。又得以輔養 聖德。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好學樂善崇儒重道之意。出於天性。非徒循故事崇虛文而已。大學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之謂也。

韋大理奏議

奏疏　　韋商臣

應　詔陳言平大獄疏　陳言平獄

臣惟古司刑官有士師。即今之大理是也。夫理也者。理其情之是非。罪之輕重而已矣。有廷尉平。即今之評事是也。夫評也者。評其是非之當。輕重之宜而已矣。古廷尉平專掌平決詔獄。故銓曹參注。必以才望清高標格孤秀者。署之臣之庸腐。愧非其人。而誤蒙陛下之欽除者。則其職也。職在與聞刑獄。請得以獄之大者一一為 陛下評之。臣自授官以來。竊見以大禮事。羣臣伏 闕號泣以諍。觸犯 聖怒。大臣調任者。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一人。其餘以為首克軍者學士豐熙等凡八人。決杖病創死者。編修汪思等凡十七人。以送迎忤使臣而拏問者。副使劉秉監 知府羅玉等凡幾人。以織造抗使臣而拏問者。布政馬卿知府查仲道等凡幾人。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前後凡五人。以京堂官為所屬訐奏下獄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凡二人。此皆 國家大獄。上干天象。下駭民俗。關係甚鉅者也。臣不敢愛死。妄議以為伏 闕諸臣。狂直之罪。信有之矣。然其當宥者猶

有三焉。蓋雖已往情猶可推。其初不過欲 陛下持重 大宗。崇奉正統。為 宗廟社稷計至深且遠。若諸為首者。又特以職銜在先。故名次亦先之耳。如本寺奏疏。雖左寺正毋德純為之首。然臣在病中猶署名焉。實繳忠所不容已也。彼豈能迫之使從耶。觀此則其他可知矣。此當宥者一也。古昔聖王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今 陛下行孝。似先失廷臣之懽心。臣夙聞 獻皇帝寬明仁聖。使其有靈。恐不能安其祭也。此當宥者二也。 先帝朝罪譴者。 陛下悉

起而用之天下至今以爲美談今日賢黜者安知後日無優恤之者乎是 陛下自安其過而遜其美以遺後人也惟自今失之自今復之則天下萬世皆謂陛下前日之赫然怒者猶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者也今日之釋然悟者猶日月之更人皆仰之者也豈非聖明之盛事耶此當宥者三也臣願 陛下大奮明斷凡去位遠戍悉復其官不幸死者悉錄其子孫廕幾猶不失欽恤之意爾以送迎及織造逮繫諸臣其疏慢之罪容有之矣然其當宥者猶有四焉蓋太監賴義以奉迎 神主經過順德地方副使劉秉監等送迎館穀禮也顧因驛遞之傳報失悞倉卒不及候迎因院宇之規模相似因循不及更易其迹誠若可惡然皆一時小過所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者也且不免竄辱于當時斧問于今日亦足以贖其罪矣此當宥者一也布政馬卿等受藩宣之寄爲 陛下保障一方者太監吳勳奉織造之 勅或失安靜之旨故卿等亦爲鉗制以安其民是知有 陛下之民而不知有使臣也命使且然則其他豪强不得以擾民可知矣爲 陛下守土者皆若人也天下何患其不治耶此當宥者二也劉秉監馬卿等及賴義吳勳等雖遠近不同均之臣子也勳等一言遂不辨其是非曲直而欽等遽有拏問之辱臣恐宣力四方者莫不聞而解體也此當宥者三也 先帝朝內使四出掌閫有此今 陛下在上顧反有之者必當時畏權奸之故今日恃 陛下爲甚厚而敬 陛下爲甚大也此當宥者四也臣願 陛下廣昭仁恕釋其囚盡復其官庶幾猶不失明允之意爾諸臣以失儀下獄者罪固不可追矣然臣愚以爲臣子之微或失儀於君父之前斷非敬之不至乃其敬之過甚所致耳是過也非故也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且 陛下往歲亦嘗行之矣何獨至今日而異之或曰失儀者拏問亦 祖宗之法也臣竊謂 祖宗良法美意尤有大於此者誠能衆其大不拘其小得其意不盡其法則所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矣臣願自茲以後侍臣於失儀者必從而糾之所以盡其職 陛下於既糾者或從而宥之所以廣其量上下交盡夫

誹謗之不可耶以京堂意擬爲所屬小民許奏下獄者罪固有所歸矣然臣愚以爲諸臣不足惜所惜者朝廷之大體爾夫天子所以爲至尊而天下之人仰之如天敬之如神明者特以等級明白截然不可踰體統森嚴凜然不可犯爾故曰廉遠地則堂高又曰體統正而朝廷尊今所屬得以奏去其堂官小民得以奏去其方面是等級可踰體統可犯也是豈 陛下之福耶凡陳彥章所奏憲臣方四首垢面係累於法司而彥章何人頗偃然得寧家以去樂護等刑部

鞫之於前大理許之於後法律具在誰敢容私于其問而 內批降級調任亦莫知所由臣聞之道路此此皆非 陛下本意或有左右其問爾臣謂此 先帝朝權姦播弄威福之所爲而謂 聖明之世亦有之乎倘有之則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彼獨不見前日播弄威福者之禍耶況西虜跳梁正日夜占驗天象之時而必知天文者使之不在左右恐亦非計之得若北邊軍士反側議者猶欲添注官司以備之易州兵備豈可遽議裁革故當時其部之執奏科道之交章殆有見矣 陛下嘗得一一省覽否乎臣願復諸臣之官正妄奏者之罪以存大體或有擬除令吏部考其賢否而爲之黜陟焉庶乎用刑用人各得其當也臣與前項諸臣三四人鮮有桑梓之好並仕之雅亦察平生之交但念臣前疾雖已漸平弱質終難久待苟不及時少盡微忠萬或塡委溝壑則負 陛下擢用之績則負臣父訓育之恩則負師友化誨之功臣安敢避嫌遠罪而不一盡其愚耶昔有虞皐陶爲大理天下無虐刑其稱舜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罪

疑惟輕功疑惟重唐戴胄至大理犯顏據正務處法然有罪當流者太宗欲置之死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旣知不可而置諸此恐小忿存大信也太宗從其言夫虞舜皐陶二聖交孚太宗戴胄兩賢相得惠澤流於當時聲譽垂於萬世凡有道之君有志之士莫不嗟嘆企服於無窮今臣位微力劣固不敢望戴胄之賢于萬一況皐陶之聖乎然 陛下寬仁之德則上追虞舜而下視唐宗者矣臣敢曰吾君不能從付諸太息

而已哉況邇者水旱為虐風雹星隕地震山崩泉

蝗蝻之災迭遍天下又西戎犯順說者謂應春首五

星聚於營室之變有識多為之寒心臣以為消弭備

禦之道固自有在然平反刑獄亦一事也蓋刑獄不

失其平然後下得人和以上致天和近得內寧以遠

消外侮儻其轉移斡運之機亦非此施所能盡者伏

乞 聖明揆狂夫之言舉蒙蔡之意下臣言法司議

果前項諸臣其情可原請從肆赦以昭 陛下之仁

如臣所言於律有礙借甘微錢以彰 陛下之義奉

承忠愍不勝待罪之至 疏上以沽名謫東府副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郁　汝　子衛　參閱

李司農集

疏

欽奉　勑旨陳言民情疏（蕃畜牧寬力役）　　李士翺

一曰致畜牧之盛。臣嘗經過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地方、廣見膏腴之田率多荒蕪、乃問百姓、何不耕種、皆曰、缺少牛力、繼言買牛者、陞戶當差、又見荒田之中

所牧有馬、問之百姓、民耶、官耶、皆曰、近來人家少得有馬、此多是官馬、我百姓苦受馬累、幸遇　聖明、常折解馬價、非此仁政、相繼逃亡矣、臣竊惟天下大事在於兵農、而利農之具莫先於牛。利兵之具、莫急於馬、往時牛馬有餘、民樂於耕而汙萊田少。兵勇於戰、而備用馬多、近年以來北地差役繁重、有司審編均徭、立例辨出以爲能、舊規侵失而不顧、如百姓之家有田數畝、買牛一隻者、里書報爲有力、隨量陞戶則、有家頗過、買馬一匹者、里書指爲殷實、隨超陞戶則、致使里有欲耕之民、野有可種之地、孝不勝其科役、乃不敢買牛以召差、田多荒蕪、糧多拖欠、無怪其然也、又民馬既畏私養之累、坰野豈有生息之蕃、故官馬倒損、既無從以買補、役解備用、始從宜而解價、亦其勢有不得不然者也、以臣之愚、私憂過計、以爲今值大造黃冊之年、（馬以料亦古也）圖惟寬恤培養之道、或可具其數於（問閭之富數）黃冊但驗　國家之富盛、不可登載於均徭、徙爲閭閻之騷擾、宜示禁例、凡牛馬之畜私養於百姓者、任

其多寡。均徭不以此陞戶則。編派不以此科差役、里書不許告訐以生騙、官府不許立例以沽名、至於私宰私販之例、又申明而必行之。如是數年之後、生養蕃息。牛足於耕、出作有其具。南畝無惰農矣、馬足於乘、緩急非所憂、北塞有精兵矣。

二曰寬力役之征、臣嘗延訪南北直隸以及各省地方均徭、其審編之法、有一年一編者、有二年一編名。有三年一編者、皆因時地之不同、繁減之不一、輕重之不等、固難執一隅而議擬也、其大約相似、有不均

者、曾得聞之於各地方、或十夫之論、或官職之談、或小民之口、皆曰均徭差役、在州縣者易當、在府運者難當、在三司者尤難當、蓋在下之差、居家應役、使用既少、且不妨耕、在上之差、使用浩大、既解正身、又要雇人、未經着役、勒出扛擱掛腳頂頭等項銀兩、既已滿役、扣除幇補公使、不得領給一半、與其人銀俱虧、不若解銀雇人、是一差費銀數十兩、重者累及二三年、又每見一衙門一官府、皂隸名數太多、其他如庫子門禁各項雜差、亦多冗濫、百姓受均徭之累、已重

併矣、夫民事緊要有四、錢糧里甲軍需均徭是也、錢糧有定數、里甲有定役矣、惟軍需均徭、在南方者、軍需自軍需、均徭自均徭、在北方者均徭有料價、即軍需之別名、是北方均徭、有庸有調、一事兩差、法行已久、間不容議、謹以民情不堪均徭、通天下者而推廣之、是欲其定官皂之數、革頂頭之銀、出雇直之價、皆有便於民而不便於官、皆以損乎上而以益乎下。臣嘗伏覩　大明會典所載正統年間定內外衙門皆如其數、夫何在外都布按三司　以及府運州縣、其公

使皂隸之數、不知幾倍於昔矣、就司中一官而論、有二十六人者、有二十四人者、有二十二人、二十人者（又有一名而四五人共之者、徒限名數無不須更定何者）之、雖少亦不減十八人十六人、夫掌印之官、居常在司、而巡守之職、又時歷地方、要之雖少亦足用矣、不知徒多抑何為也、此法久人玩、而事之在所更定者、且近年議減官以節財、所患有限、孰若通行各官崇儉不奪人、其患無窮、乞勅下戶工二部、從長公議、某衙門共該若干名、某官職合用若干名、皆當經畫一之規、立久大之法、其各該司府等處如庫子門禁等項

雜差、亦行撫按官公同會議、應該節省者量為裁減、仍將各處裁減過數目、其造綱目文冊送部查照、固不可使缺人以廢事、亦不可太濫以靡財、從為民病焉、至於頂頭掛腳等銀、尤為病民之甚者、蓋小民輸當均徭、舊者既滿、新者替至、乃勒出銀數十兩以為（此言北方之[illegible]）前項名色、是恐其逃走、以此為之防也、且民之先事而去者、既已無從科派、而盡併於見在人戶矣、今彼既已執役而一日之差未當、乃先辦空虛不用之銀、此苛事害民、而法之在所必革者、又百姓之積、隨其

差役願出雇值。大抵差役之重多是有田之家願秉（此方至今尚行。）
耒耜不願走卒寧甘雇替之倍價不甘咆哮之音聲。
其情如此。如差之在州縣者或雇人或自役聽從其
便。如差之在司府者推不欲之情。立適中之法。酌其（此公深曾役而于體事之甚力議達情之論）
役之重輕。定其價之多寡。各該州縣徵收在官。先事
之期差人類解或徑解各該衙門聽其處雇或解之
該省府分代為之雇。凡事干錢糧主守者仍用正身
非係緊要事務者俱從酌處。夫如是一則可不奪於
耕夫。一則可收養乎閭民。一則不勞州縣之勾擾。一

則不待三司之督催。是一舉而四美集焉。亦似乎其
可行也。臣嘗考之　大明會典所載弘治初令。凡兩
京公使并倉庫秤子等役不願應當者每名歲出工
食銀十兩。至今行之。百姓官府皆兩便焉。臣以為差
之在內者猶其在外也。在法亦不容以大異也。或曰
差用正身以防積年作弊者。噫使果用正身。固無容（此意因夫野人有議不應作府內外積猾利敝耳）
議矣。乃解正身為雇人之地。出頂頭之銀耳。其終亦
河所容乎。且慣熟之輩難防。而控制之法則有要。
歷來京中此輩亦多。又事弊叢生。各官皆能約束之。

隄防之。顧衙門之在外者關節界限。尤宜謹嚴。反不
能治之而以是為辭。使民肯然甘受重併之役哉。

預陳邊計以備虜患疏　（預防守足兵根）

竊念防邊之計。大要有二。其一封疆之臣彼此相防（數語中機所宜知）
不能自處者。必須　朝廷之上為之力主。其二地方
之事因革隨時。不可懸斷者。必須封疆之臣自行裁
酌。若事當由中處者不為之處則往返奏請。坐失事
機。不當由中制者強為之處則動難遵循。反成文具。
臣等待罪本兵。不敢繁文複辭。止以來歲緊關事宜。

條議上　聞。于該鎮應行者行令各鎮自行區處狀
乞　聖明省覽。勅下臣等欽遵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這預陳禦邊事宜具見用心。區處都依擬行。欽
此欽遵。備咨行臣議照寧夏即古之朔方。我　朝有
其地初立為府。尋罷置衛。謫戍築城。先年胡虜衰微。
邊隅靖謐。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盜。遺留種落。住牧
賀蘭山後。時出侵擾。而套中賊虜又秋則浮水。冬則
踏冰。往來為寇。寧夏受患。蓋非一日。及查本鎮地方
東自花馬池永安墩起。西至橫城堡黃河岸。大約二

百餘里止以邊墻為限中間沙磧低窪舖墩被埋常居其半。自橫城河岸馬頭墩迤北則有黃河為險沂流二百餘里至鎮遠關而墻之北河之東皆為胡虜之巢穴矣自鎮遠關河岸至賀蘭山脚僅有七八里以北為沙漠乃胡虜往來通衢先年據此崇岡峻嶺建置鎮遠一帶營盤墩臺森密防守得扼咽喉之地實助山河之險又北自賀蘭山寧朔墩起南至中衛各口墩止約有五百餘里但止段雖以山為險間阜脊薄而臨口且多南以又在黃河北岸邊墻坍壞而

與賊為鄰是三面受敵延袤千里以實在三萬有餘之兵拒猖獗出沒不次之虜臣等職守封疆憂惶莫措近准部咨條陳款目若地方事務因革隨時本鎮可以酌處者協和公議行之其間如火器馬匹有所不足糧鹽應該增脩邊關在所當復分布合衛俯之宜操練得攻守之利延皆重且大者逐一隨款詳議開立前件條陳上　請裁察

一千里微兵原非得已比因山西虜患異常選調延寧籌固人馬陸續俱於四月內到邊至今九月盡始議發回半年供費無慮數十餘萬太倉所積有限豈能常繼且兵馬一調在我則此實彼虛在虜則避實擊虛如近日延綏鄰寧而成功深可為鑒合無將來歲兵馬備行各該總督鎮巡官五月以後各差平覺人役出邊遠哨如果虜欲侵犯本鎮將該鎮人馬儘力設備仍查鄰境地方果無別警差人飛馳徵調應援如延綏應援山西宣府應援大同寧夏應援延綏固原應援寧夏之類大率往來止以五百里為期其鄰境官員一聞警報不必候其移文調取一面發兵

一面具啓行日期并軍馬數目火速奏知如敢自分彼此躭誤事機聽本部查參從重治罪

一切照本鎮三面鄰賊出沒不常而戰守異勢緩急異時夏秋為備稍易冬春為備實難蓋以鎮城跨河山之險上自廣武下至平虜中有漢唐二渠導引河水溉田東西南北三百餘里溝洫沮洳馳騁不便衆以閉隘講嚴胡騎難以偷逋州是冬令河凍及春秋花馬池一帶以至鎮遠關往往逆賊近邊隨犯若出兵遠襲雨勝絶漠之外非計之得也必以守備為本

不以攻戰為先故先年建議自六月以後主客兵馬約有三萬會集腹境分布防守然守之之道不過預備糧芻克足繕完墻堡堅固墩臺鋪舍鋒利火藥器械金鼓旗幟森列軍士川湧林立將令刑賞重而又上下親睦日相警戒賊勢大至則強弓勁弩以射之鎗銃郎機以擊之使在我無可乘之隙在彼有喪膽之懼旬日之間胡馬俱困自將奔突竄伏此以全取勝守策之要也又慮犬羊之衆動號數萬若如風雨飄忽併攻不備入我邊境斯時斯際以戰為

主要必先明斥候謹瞭烽火收斂人畜堅壁清野隨即分布選練士客各枝兵馬截其向往扼其險隘可列為伍大陣各大數里營壘相望刁斗相聞以為犄角之勢以觀鋭惰之氣賊若擁衆而來必分兵拒我彼賊既分其勢必寡我軍奮勇大擊彼必遭挫彼若併勢來攻我之別陣速來應援賊必不能相顧而敗走散兵肆掠我之分布軍馬又先於山谷村落中伏精鋭以待之其料散掠之賊倉皇無所顧慮寡弱必可征勦我之兵馬或夾攻以挫其鋒或出奇以邀其

後或隨機以乘其弊使散無所掠聚不能戰進無所攻退不能守旬日之間自速敗亡此則良將戰勝之大略也然邊鎮之道不外戰守而熟思過計可以安邊保民者有二道焉以今觀之沿邊墻內設有營堡俱委各衛所指揮千百戶前去管理或數月一換撥差各衛軍人及新募軍丁前去防守又名數不足况在堡之軍多無室家旋復逃亡孰有戀土之心管堡之官視如傳舍經年剝削皆無固邊之志為今之計若查其營堡大小軍數衆寡地方緩急遠近應改為

守禦千戶所者毋所足官軍若干員名必勾擺邊防守之數如近年改興武營為守禦千戶所比而行之將見數年之後生養蕃息官軍自為家室計而守邊無不固者此亦宋之范仲淹經畧西夏築一城堡設兩指揮防守以拒元昊之故智也又查得近邊營堡地土肥潤俱無税糧堪以墾闢耕種中間田坂溝渠河道又可疏濬積水以資灌溉今皆淤為茂草所以本鎮草束不難為備况近奉　勅諭軍民人等但有各邊拋荒堪種地土自來無人開墾者聽其儘力開

墾定爲已業。永不起科。但在邊官軍人等，未見樂於趨事，蓋困極之餘，各堡官軍，緣無定居所，以招之不至。設若官軍各有職業，在邊住守，官爲之分撥田室。又代之出辦牛具種子，夏秋勤爲勸課，使之自食其力。是供一宗俯仰之用。凡冬衣布花毛襖之類，必先自守邊官軍給散之。將見官軍無不足之家，邊境無不周之處，而腹裏亦得以安枕矣。此亦漢之趙充國鎮守金城，充拓營田以實塞丁邊坻坐困先零之舊計也。

一兵糧二事，論者甚多，要之國初俱有定額，延至今日，兵不足，則糧應有餘。糧不足，則兵應有餘。乃今二者俱乏，當求其故。兵之不足，不過逃絕。糧之不足，或由虛費放糧之時，止據舊冊，平時未曾清查，按伏之（上。無糧引武年何以爲自開之計欲清而以審審爲大）時，止論一枝，臨行未及查點，軍有虛數，故糧有虛費。加以災傷拖欠，糧米增添，益見其不足矣。合無通行所各衛官軍，逐一清查。凡係食糧人人可以赴敵。凡托糧之事，如效支按伏之類，通行禁革。

及時修武撫夷安夏疏　寧夏營堡

看得築塞牆以拒守，疊敵臺以便攻，開暗門以利軍官往來哨探，出奇設伏，皆禦虜之長策也。但查寧夏河東沿邊營堡九處，延袤二百餘里，止花馬池、安定、興武、清水四處暗門，各相距六七十里。且又直衝虜套，在彼易肆窺隙。在此未見勝算。而高平、永清、毛卜剌、紅山、橫城五處，俱未開有暗門。宜當添置。及詢訪先年賊虜攻牆，鐵鍬數少。不過一二百賊，奔來掏挖，其餘千百爲群，在舊溝壕塹之外，用箭射退擺牆之軍。蓋由知暗門闊遠，又無按伏精兵出而掩擊，所以

毋得憑陵之志。今則墻垣既固，敵臺既築，而於暗門（暗門之設即兩鎮大賊皆由多置出奇制勝之策也）之爲用，必明迂直之計，必設奇伏之兵，庶於伐謀伐交之策，斯得其萬全矣。爲今之計，合待防秋大兵雲集屯邊，胡虜星散遠去，防備既固，經營可施，或於高平、永清、毛卜剌、紅山、橫城五堡，牌近邊牆高阜去處，比照花馬池等營堡，各開暗門一座，仍各加鐵葉闇板一面，防護門牆，其上用划車秤架，以時啓閉，再於各暗門之外，增築月城，如花馬池可屯兵一千，其餘可屯兵四五百，就於月城東向相對敵臺處所，重開

暗門一座而門之內兩頭各置鐵裹閘板一扇亦皆
划車秤放如無事之時責之參協撫守等官執掌偵
鑰嚴明門閘重關之禁稽查哨探投降之人倘或賊
虜近邊瞭望得實一面分布在墻在臺軍士齊執火
器弓弩以伺攻打騎射之賊一面揀選精兵在月城
內按伏俟其步賊過壕空墻度其可勝官軍奮臂疾
驅賊勢倉皇必就擒斬則是衛墻拒守者既獲其力
而從傍橫擊者克致其捷矣然或衆寡不敵必在於
牢而所守之中又當寓戰之機也先將舊墻暗門閘

板閉放完固次將鐵蒺藜佈月城地下卻將新閘
暗門大開而內外閘板亦俱秤起高懸仍號令擺牆
敵臺軍士各持火器弓弩等件相機齊發賊見暗門（有暗門而開聚散有出有入）
既開必不攻墻爭馳而進待賊進十數騎官軍即將
划車懸起閘板一齊放下但見未進之賊被墻上攻
打必退伏奔走而既進之賊人馬爲蒺藜刺傷在墻
官軍又環圍投落矢石飛炮則賊如在釜中必速滅
亡是門墻用地利之險而攻守有合一之等矣其添
築暗門月城計算夫工糧犒物料等項大約用銀二
千餘兩本鎮查有在庫無礙贓罰堪以動用若能併
工一月之間迄成不世之防自絕胡虜窺伺之心矣
臣等又看得邊墻之外先年根脚固實壕塹深廣堪
以阻禦延今年久淤漫將平利於馳突亦無防秋之
日隨宜相度脩濬及看得壕塹之外地勢那漥若遇
大虜臨邊官軍不料遠近每將火器矢弩妄發亦宜（此法宜行並可疑賊）
酌量每於相對敵臺墻外約有二百步之上豎立六
七尺土堆一箇如賊至此堆則用攻打極遠神砲無
敵銃手把砲頭朗機等器以齊擊之又約有一百五

十步之上又立五六尺土堆一箇如賊至此堆則用
攻打次遠神鎗神銃二朗機七眼鎗等器以齊擊之
再約有一百步內再立四五尺土堆一箇如賊至此
堆則用射遠神臂強弩弓矢火箭及三眼鎗佛朗機
等器一齊而併擊之則射打無不中之器無不傷之
虜將見胡賊自奔突竄伏而不敢窺伺我之邊疆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選輯

董雲申士開參閱

方侍御奏疏

疏 方日乾

撫恤屯田官軍疏 南畿屯政

一曰召佃 看得各衛屯種軍餘近年以來苦于賠補相繼逃亡抛下田畝荒蕪間有暫荒之田易于開

（太祖時衛所軍田以急）

墾非無人領佃也但以我 朝屯法每軍一名給田

（千派數肥瘠寬狹不得其正者有之不特圩圖錯落也以故軍士賠累不堪而有逃亡者矣）

五十畝其田四散一軍之名或跨數圩一圩之田又分數處屯官旗甲不知事體或有鋤種一二畝者便率全糧彼欲兼領又患窮遠就貪一二畝之便而任數十畝之勞圖數畝之地而賠五十畝之稅哉人視荒田畏如蛇蝎以致荒者日荒賠者愈賠患不得息自非 朝廷寬恩停稅設法召佃則此荒田亦無可耕之期矣今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開耕具告本衛門計畝定稅給帖承耕免其二年租稅不許屯田官分外科擾候三年成熟方許徵納深為有見蒙本院備劄到職切惟前項荒田零坼隔遠則不便於全領荒蕪則不望其收成非聽令擇便則人苦於四散而不肯佃非量停租稅則人憚於賠攢而不敢佃即今勘得南京和陽鎮南等衛近年拋荒田畝共計三百三十頃九十七畝盡堪耕闢乞聽本衛門多方招人佃種不拘全分隨其所便開坐畝段告領戶由開墾耕種佃五畝者納五畝之稅十畝者納十畝之稅非見佃之田一毫不許妄徵

量寬二年稅糧以為牛犋種子之費候三年成效一體徵納成熟之後若有新軍補役逃戶復業亦不許告爭待十年之後另為區處如無補役復業之軍則永為己業如是則承佃之人既不苦于全領又不患于賠糧雖一二年間未必有收亦肯恰力向前以圖長遠之利近荒之田剋期可熟稅額不患于虧欠矣

一曰蠲逋 查得南京和陽等衛拖欠嘉靖四年分屯糧共一萬五百石各衛掌印官并管屯官員俱各住俸至今參照前項屯糧不係災傷應免之數各官

徵收不完、合應住俸、但見今勘得各衛拋荒田地、動經數百餘項、訪得前項無徵糧稅。每年俱係各戶包補。如豐成之際、猶隱忍代賠。至薄收之年、僅可自完本戶錢糧、誰肯鬻妻典子爲人賠納。此蓋拖欠之由也。今各官俸糧住支已久、彼拖欠數少者、猶望豐成處置賠足、如南京和陽一衛、欠下五千餘石、縱得豐年、亦無賠納之計、若各官俸糧。再無關支之望矣。今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要將各官住過俸糧、通行扣算。抵補嘉靖六年以前拖欠屯糧

之數。其有未足。待二年之後、財力稍舒補完、蒙本院備劄到職、竊惟各官所住之俸、已係在官、今復以之准抵逋糧、揆諸事體、恐亦未安、合無照各年分勘災停事例、查各衛見今勘實堀荒田地若干。所欠屯糧悉爲蠲免、此外若有未完。的係拖欠。俱照原欠多寡數目。分作三分。嚴立程限。先完一分。暫准關俸。其餘二分續徵。取通關繳報。如二年之後不完。仍舊住俸。庶幾人心有所趨衛。漸次補完否則各官之俸可住。所欠之糧終不得完。且俸只養廉士人尚資于此。軍職之中。求其甘貧守職者。不多得也。今俸糧久住。日用無措。未免侵尅屯軍。屯軍既窮。未免復欠子粒。計所虧損仍在正額。不若寬以處之之爲愈也。如蒙乞賜施行、非惟屯官有資生之慶、而屯軍亦無侵擾之虞矣、

一曰薄徵　照得屯田之則有三、曰比較、曰改科、曰新增、比較之田、每畝納糧一斗二升。改科則減其半。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新增每畝納銀一分六厘。蓋又輕矣。看得比較之田、屯軍一名、佃五十畝、每歲納糧

一十八石、內准十二石准作月糧、實納糧六石、豈得爲重、但　先朝末年、頻歲凶歉、嘉靖三年加以時疫流行、人死過半、以致前項屯田。無人耕種、如南京鎮南等衛、坐落江浦等屯。行數十里、俱是曠地蓑莽極目。不勝凄凉此項無徵糧稅。所司因循不與區豁、逐年俱係衆戶賠補賠補愈重。逃亡愈多、逃亡賠補。反覆相因勢不能已。屯政之弊。至今極矣。今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欲將三則之內。一項停免、候年豐人衆、方議並復、又欲通查三項田地、見

種若干項畝、照常輸納、見荒田項畝若干、姑且停免
以待召佃成效、一體徵收、無非憫時救弊之意也。業
本院備劄到職、看得田有常額、額有常稅、前三項屯
田、俱係在冊正額、遽欲除額一項、恐亦有礙、如云將
見荒田畝姑且停徵、待召佃成效、一體徵收、切恐法
亦未備。蓋停徵而不召佃、則徵之停者何時可復。召
佃而不設法、則召之佃者何人敢承。查得嘉靖六等
年、曾經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杭淮、巡視屯田
監察御史唐勳、王世爵等、累次題請、欲通查各衛堋

荒田若干項畝、堋江者悉與除豁、拋荒者俱作改科
所缺額糧、將各衛新增田內、每畝加銀分釐、通融處
補、以足原額虧欠之數。酌量事體、似為永久可行之
規、詢訪輿情、俱各稱便。令大約計算、勘實各衛堋江
田地四十五項二十一畝一分、委實崩堋、合應除豁。
拋荒比較田地四百七十畝、的係久荒、難于開墾、若
非薄稅改科、必無願佃之人矣。合無照依都御史杭
淮等官所議、將前項堋江田畝、悉為除豁、比較荒田
俱減作改科、計缺額糧共三千五百餘石、通衛新增

田地三千四十八項、每畝加銀五釐、共加出一千五
百二十四兩、每糧一石、折銀五錢、准備欠額米三
千四十石、又查三則之外、有三升二合等項之田、此
項田地、俱係成熟年久、俱當陞作五升三合五勺、共
陞出糧四百七十五石、足以抵補原額、而無虧欠、然
後出給曉諭、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擇便開墾畝
段、俱赴本衙門告領戶由、開墾耕種、永為已業、量寬
二年租稅、待三年之後、田已成熟、一體徵收、如此則
有力之家貪圖輕稅、庶幾出力承佃矣、再照中間有

等田地、坐落和州等屯、荒廢久遠、措力極難、則雖薄
徵改科、人未必願、佃者又不可不預為之計、查得紅
牌事例、承佃故軍田地戶由、每戶不過二分、近年以
來、各衛故軍好田、槩被軍官戶內舍餘侵領、每戶領
戶由十紙二十紙者有之、磽瘠不堪之田、俱著貧軍
領佃賠補稅糧、最為作弊、合無通查衛所戶由、每戶
多領二紙以上、每三紙者、撥領久荒田一分、務要立
限開完回報、如不願開者、即將戶由退出、另召有力
之人承佃、每三分戶由、帶領荒田一分、將見得三分

然田而領一分荒田去有不願承佃者矣如此則前項久荒之田俱可耕闢待十年之後成熟已久仍當復作比較國稅可增人心亦願如蒙採擇施行則屯無曠土軍有餘糧屯奠庶幾可清矣

興利救弊以裨屯政疏　南畿屯政

欽命巡按南京應天鳳陽滁和等府州縣清理錦衣等四十二衛屯田照依清軍事例三年滿日差官更替自揣微才莫勝重寄奉命以來已經三年計日雖多全無寸補用心徒切寔有餘慚但巡歷久而風土

淩達咨詢遍而利病頗知得于目擊耳聞未敢條分縷析姑以至切要者言之夫興利莫先于賑濟補弊莫急于坍江賑濟預則饑年不至于逃竄坍江補則窮軍不苦于包賠屯務最切要者宜無有過于此也並以便宜二事具本奏陳如蒙采納實軍民之福也

一曰備賑濟　臣惟南京各衛操備駕船運糧各項軍役固皆貧苦然未有如屯軍貧苦爲最甚者蓋各項軍役俱有月糧可資屯軍則自食其力輸糧于公牛具種子備不及時設或缺乏借債足爲納糧贍家之用一遭荒歉輒至流移宣德成化年間屯所饑荒陸續借過應天府常平倉糧四萬餘石賑濟軍士賴以存活自此以後歷弘治正德至今五十餘年饑荒累見不復聞有賑恤之舉蓋由本衙門自無蓄積饑荒之際欲賴借貸勢固難爲奉職之臣坐視軍士離散再無別處至于弘治年間巡屯御史亦曾建議欲于各屯設立倉厫將本衙門一應問過詞訟贓罰紙價銀兩買穀上倉以備賑濟亦一策也但各衛三十六屯地方四散若蓋草厫約有數十餘所上木工力先

難措辦且無均徭斗級看守人役議疏潤事寢不行臣看得各衛屯所俱難處應天等府州縣地面臣未命以來問過贓罰紙未贖罪等項價銀紙價以十分爲率八分除解南京都察院作正支銷二分本衙門公用外查得罰銀尚有一千七百餘兩贖罪稻穀三千二百餘石見貯各府州縣倉庫趁今豐成之際動支前項銀兩差委廉能官員照依時價收買好穀折原贖罪穀石俱仍貯各倉自此以後但問過贓罰紙價逐年查考收買穀石貯積各收倉厫若遇有大

荒之年寄質極貧軍餘各就該地方倉廒支領造册奏繳庶倉廒無劄支之煩閒支有附近之便深爲便益再照南京總督衙門總理屯務各年批發各司詞狀贓罰紙劄贖罪穀石數多亦俱貯各府州縣庫倉如蒙一并存留以備屯田賑濟如此則稍穀益多賑貸有賴屯軍不致失所矣

一曰處坍江　臣惟南京各衞所屯田大半附江原無高堤捍禦江流只靠沿堤栽插柳樹潮水一漲漫不可支年復一年江形漸移附近田土漸次坍沒其

未沒者江潮往來亦成廢地近年子粒俱係各軍包賠甚可憐憫臣于嘉靖八年已經遵命處補坍江田三十九頃餘畝內是以來又經三年近歲江湖尤爲橫暴濱江處所復多坍沒本年正月內據和陽等衞陸續呈報坍江田畝數目并各軍賠糧情狀到臣最爲困苦者臣先年處補荒田剩有餘糧七百一十餘石及呼升過管屯等地餘糧約有二百餘石皆係額外䇿補坍江之數今據該衞早報前情除一一面委官踏勘外竊惟田去糧存實係弊政屯種貧軍艱以包賠極貧之戶木免賣房鬻子償納前銀若不處爲分豁誠恐賠納税糧不堪逃亡相繼成熟田土亦轉拋荒如蒙乞敕戶部轉行南京戶部委官一員會同踏勘果係坍沒甚與分豁額糧虧缺即將前項積留餘糧補足原數如此則國課不缺窮軍亦裕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一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顧開雍偉南
宋存標端木 參閱

呂司馬奏疏

疏 呂光洵

修水利以保財賦重地疏 江南水利

今天下大計。在西北莫重於軍旅。在東南莫重於財賦。而蘇松等府地方。不過數百里。歲計其財賦所入。

乃略當天下三分之一。內其地阻江湖民得擅水之利而修耕稼之業故也。近歲水路漸湮。有司者既不以時奏 聞。而民間又不肯自出其力。隨處修治。遂至於大壞而瀦泄之法。皆失其常。自嘉靖十八年以來頻遭水患而去年尤劇。今年又值旱災。其始高阜槁枯。至七八月間河浦絕流。雖素稱沃壤之田。皆荒落不治。而耕稼之民。困餓流離。無以為命。伏蒙 皇上憐其疾苦。 詔蠲常稅數十萬石。又令郡縣發廩以賑之。恩澤甚厚。田野父老。莫不感激泣下。然困者未甦。饑者未飽。而公私儲蓄。已告空竭矣。萬一歲而歉。少愆其候。民復告饑。又將何以繼之。此臣之所以私憂而過計也。臣聞善治病者。必攻其本。善救患者。必捍其源。水利之興廢。乃吳民利病之源也。蠲賑優矣。而水利不修。是猶治病者專療其標而不攻其本。未有能生者也。臣愚以為莫若兩利而並舉之。此標本兼治之方也。臣嘗遍歷各該地方。相視高下。詢問父老。頗得其說。輒敢條為五事。仰候 聖明裁擇。一曰廣疏濬以備瀦洩。二曰修圩岸以固橫流。三曰

復板閘以防淤澱。四曰量緩急以處工費。五曰專委任以責成功。 何謂廣疏濬以備瀦洩。蓋三吳之地。古稱澤國。其西南翁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大抵高者其田常苦旱。卑者其田常苦澇。昔人治之。高下曲盡其制。既於下流之地。疏為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畎引江潮。流行於岡隴之外。是以瀦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為患。近年以來。縱浦橫塘。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二曰劉家河。然

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之而岡隴支
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瀉注於是上下俱病而歲常告
災臣據各府所報河浦湮塞之處在下流者以百計
而其大者十餘所在上流者亦以百計而其大者六七
餘所治之法當自要害者始宜先治澱山等處一
帶茭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
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
于海濬白茆港并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于
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于江又導田
皇明經世文編
間之水悉入于小浦小浦之水悉入于大浦使流者
皆有所歸而瀦者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
憂矣乃濬臧村等港以泄金壇濾瀆港等河以瀉武
進濬艾祁通波以泄青浦濬顧浦吳塘以瀉嘉定濬
大瓦等浦以泄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泄常熟之
北凡岡隴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
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
綱也　何謂修圩岸以固橫流蘇湖府最居東南下
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其水易瀦而難洩雖導河
濬浦引注于江海而每遇秋霖泛漲風濤相薄則河
浦之水逆行田間衝齧爲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嘗令
蘇湖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郟亶亦云治
河以治田爲本其說多可採行臣嘗詢問故老以爲
二三十年以前民間足食無事歲時得因其餘力營
治圩岸而田益完美近年空乏之勤苦救死不暇
修繕故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是吳下之田以圩岸
爲存亡也失今不治則坍沒日甚而農業日蹙矣宜
令民間如往年故事每歲農隙各出其力以治圩岸
皇明經世文編
圩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澇不能爲害且足以制諸
湖之水不得漫行而咸歸於河浦則河浦之水自高
於江江之水亦自高於海不待決洩自然湍流而岡隴
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得畝引以資灌溉蓋不但利
於低田而已　何謂復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
自平原流入江海水慢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
不數年即淤塞故修之則不勝民費昔人權其
要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爲閘平時隨
潮啓閉以禦[illegible]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澇

則啓而不閉以宣其流志稱置閘有三利蓋謂此也而宋臣郟僑亦云錢氏循漢唐遺事自松江而東至于海又遵海而北至于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蓋與僑之言頗合然多湮廢惟常熟縣福山閘尚存正德間巡按御史謝琛議復吳塘等閘而不果即今金壇縣議復莊家閘江陰縣議復桃花閘嘉定縣議於橫瀝練塘等處各置閘如舊臣訪諸故老皆以爲便以是推之凡河浦入海之地皆宜置閘然後可以

久而不壅蓋不獨數處爲然也 何謂量緩急以處工費夫經畧得宜則事易集施爲有漸則民不煩往歲凡有興作皆併役於一時是以功未成而財食告匱爲今之計宜令所在有司檢勘某水利害大某水利害小某水最急某水差緩其最大而急者則今歲修之次者明年修之次者又明年修之則興作有序民不知勞而其工費之資亦可以先時而集矣但方今歲時荒歉公私俱絀既不可加斂於民而 內帑又不敢望乞將見查節年未完錢糧併糧解大戶侵欺者坐令有司設法清追自嘉靖二十四年以後者照舊起解二十三年以前者量支數十餘萬兩存留在官畧做宋臣范仲淹以官粮募饑民修水利之法行令有司查審應賑人數將其老病無力者爲一等壯健有力者爲一等無力者日給米一升聽其自便有力者日給米三升就令開濬通將前項官銀及賑濟錢粮一體通融給散各另造冊查考則官不徒費民不徒勞所謂一舉而兩利者也以後年分每於冬月募民興作至次年二月而罷其費用皆取於侵欺

不足則繼之以贓贖大約三四年而止通計所費不過三四萬而水利大治矣夫計利害者必權輕重四府所入歲不下數百萬而今年一遇災傷放免者卽三四十萬他日荒年逋負不能追徵者又不知幾十萬以疏濬之費較其因荒隂耗之實其孰得孰失孰多孰寡不待較而知也 何謂專委任以責成功夫論事非難而建事爲難建事非難而成事爲難臣嘗仰稽 先朝大臣奉 命經理吳中者凡數十餘人其有功於水者殆不過數人惟正統間巡撫侍郎周

恍功効於若吳民至今思之夫恍之才固有過人者蓋亦 先朝委任特專而歷年又久故恍得以盡行其志近來江南數被水患常遣大臣巡治多欲以歲月成功故雖賢者亦不暇爲 固達應此臣所謂成事之難也臣願申明 先朝委任周忱事例特勅撫臣務爲長久之計凡一應錢糧夫役與夫疏治經畧之宜工成緩急之序聽其以便宜從事而責成功焉其府州縣有司官員凡遇陞遷行取給由者皆必考其水利有効方許離任其遷延玩愒及處置乖方費

財而僨事仍聽臣等隨事糾治以懲不恪如是則事有定規人有定志而成功可期矣此五者治水之要也臣嘗會集蘇州府知府范慶松江府知府何繼之常州府知府符驗鎮江府知府林華嘉定縣知縣張重崑山縣知縣宋伊吳縣知縣張思誠青浦縣知縣楊存丹徒縣知縣李坤金壇縣知縣黃緒等詳議可否皆以爲便臣又精思累月乃敢昧死 上聞然臣猶有三慮也臣聞舉事雖易浮言易興是以事每阻於旁撓功多毀於垂成臣竊見上流吸咽之地諸澇

豐行多爲民間所排一旦欲取而盡之是必游揚其說以爲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一也工役之費皆於役賦而善使者頗多豪猾憑藉根連堅不可破臣嘗廉治二十餘人而有司皆畏其口語莫敢窮竟今欲悉其類而清之亦必游揚其說以爲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二也郡縣有司被受約束而責以成功其志在於生民者固皆欣然樂於從事矣而其因循觀望隨俗俯仰以規速化者亦必游揚其說以爲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三也臣愚以爲此三者而後

五事之功可成也伏乞 皇上仁明獨斷勅下該部詳議施行民生幸甚

曾 集

說 蝶 揮

採運箚說 蜀 採木

謹按全蜀古梁益之地險阨四塞獨冠天下唐杜李二子賦詩詠歎至稱太以擬之固以見井人世所宜有也乃若昔賢所由特其內壤人跡不到嗚呼豈之區其山則有若青岡黑灣白崖磨角偏脚以頂諸

刀斧不得入翻腸掛胆薈齒嶁虎陷鬼蛇退馬散之
猿其水則有若龍吼魚　羊角猫肝鰻虎咀蛾落石
結髮雷鳴混陣霹靂柄剪刀鬭工老虎帶節鬼門以至
狼號穿錢修名鬼錯灘成八害岬目萬人之類頗名
思義險實與俱第不幸而不遇二千寂寞無聞其亦
幸而未經品題不拒人於千里自分終棄之材猶得
以登廟堂之用也作山川險惡寒巖氷壑崎嶇萬狀
攀木緣崖索綯傴僂升之則躋於九天之上降之則
入於九地之下怵目駭心神竄飛越作跋跋艱危嘗

聞蟒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禽獸偪人自古為然而
況深山窮谷老箐荒林固其所窟穴哉作蛇虎縱橫
道里之遠程以十計夫役之衆日以百計供頓之繁
歲以萬計櫛風沐雨水陸疲勞雖犬亦有不寧者
作採運困頓斷岸千尺下臨無際結搆重疊綿亘數
里作飛橋度險梁棟美材天地固秘藏之重以頻年
採取之故所遺無幾崇岡疊巘限隔高下其為力且
百倍分羸敗作懸木吊崖人日食米一升一夫負米
凡十往返之期有七日自給之外僅足以給二人為

一變生不測趨赴少後緩急將何所濟作饑餓流離
輕生嗜利夷虜之常以逸待勞以衆暴寡昏夜來聞
將何所不至哉作焚掠暴殘天災流行世所必有加
以鬱烟瘴雨之所侵凌饑渴勞瘁之所摧奪鮮不及
矣作疫癘時行至若灘高水落為力尤難築堤壅泉
架木飛輓若轆轤之汲井然游移前却日不能以一
里作天車越澗波濤泛漲衝激四出挽留無計仰天
太息要之水旱俱病惟川蜀為然作巨浸飄流上自
藩臬以至若府州縣轉相督責撫字之心誠勞而職

業固然不敢怠廢剝無知犯法小民之恒性哉作追
呼逮治山林材木初不必其皆良採之天時人事參
錯不齊外直而中空者十之八毀折而遺棄者什之
九僥倖苟且自纔一二宿負未償新逋是急稱貸不
足繼以田宅田宅不敷繼以子女子女不給隨以妻
妾夫人孰不欲有宮室之奉夫妻子母之屬哉自全
之道固如是也作鬻賣償官驗收登記比次成筏連
筋拔頂偵募器用之類種種各備每筏為木凡六百
有四為竹凡四千四百有五為銀以兩計者凡百四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二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夏允彝瑗公
楊李沈闇選仁泉參閱

歐陽南野文集

疏 歐陽鐸

二王禁中成婚疏 論二王婚禮

查得大明會典、親王婚禮、洪武年間成婚在
皇城內、妃家於親迎前擇日將房奩牀帳等物、至

王府鋪房、禮部預先奏 知、至日 妃家備鼓樂迎
引從午門東角門入、鼓樂止於 闕內。妃母或親
戚入內陳設弘治年間諸王先期移出 皇城外府
第、妃家鋪房各於其府前項禮制先後不一、臣等
看得 二王婚禮、關係大典、而先後異同如此者、蓋
緣我 太祖高皇帝、以父皇婚子、是以就 禁中成
禮、將之國而後出就外府、我 孝宗敬皇帝、以先皇
婚弟是以移出外府、既成婚而後之國。仰惟 皇上
德配 皇祖、天錫純佑、二王睿質夙成、選婚恊
吉、皇上以父皇爲子納 妃、蓋自 太祖 成祖
之後百八十餘年、所僅見者、比之 宣德以至弘治年
間、皆以兄皇爲弟納妃、事體既殊、禮制自異、臣等竊
惟今日 二王婚禮、似當從 皇祖之制、鋪房合巹
皆就禁中、成禮臨當之國、乃出外府、伏乞 聖明裁
定、庶臣等開擬儀注、不至錯誤、嘉靖三十一年十一
月初四日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着於各府行禮、

江西王府分管府事疏 江西王府分管府事

竊惟名正而後言順、言順而後事成、今日江西宗室
之爭、大要始於名分不正、若復處失其當、將來爭競
大起、禍變無已、貽 朝廷處分、臣等有不得辭其
罪者、故敢冒昧爲 皇上陳之、照得管理府事之名、
蓋郡王故絕、而其府各枝宗室、不得獨以其官稱、如
將軍則必曰某郡王府鎮輔奉國將軍、如中尉則必
曰某郡王府鎮輔奉國中尉、其府之名不可革、其府
之印不可廢、乃於將軍中尉一人、授以管理府事名
目、一切名封等項、得行使該府印信、啓請 親王轉

參其署銜則稱某郡王府管理府事鎮國將軍某。此臣等所謂名正而言順，於事理宜然者也。且各枝宗室悉受 親王約束，而管理者止是承行啓奏，其分不失，其防微慮遠之意甚深，故得以息其覬覦之釁，久而愈定。若親王府，則事體與郡王萬萬相懸。而江西之事則又有大不同者。緣宸濠既以謀反伏誅，其國應除，其實已毀，其爵永不應襲，其府名已不復存。一時宗室郡王，據其各相攻訐，雖與反者干涉各有淺深，而皆不能無染，荷蒙 皇上赦除其罪，復其爵

（宗室舉所爲者朝廷曲赦已明聽恩不當復）

祿，各得掌其印信，以其爵自達於 朝，非若將軍中尉之官必係郡王府名而不得獨以其官稱者。當時本部以兵部題行撫按勘議，遂定管理府事名目，而不敢徑冠某府二字於上，亦以爲得權宜之道矣。但既云管理府事，則所管理者爲何府之事？是顯除其國而陰存其名也。至於防微慮遠，倉卒之際，未及詳議，遂使管理者以郡王鈐束郡王，事體幾與 親王無異，是不與其名而顯與其實也。此臣等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事理未宜者也。夫陰存其名，焉知不有衒名以責實者？驟與其實，焉知不有據實以求名者？今紛一易，世遂奔走由其離以管理爲號，恐意不徒在於管理，非分之望或根於心矣。故彼則恐此之久據而多方以搖之，此則恐彼之傾危而多方以持之。此臣等所謂將來爭競大起，禍變無端，重貽 朝廷處分者也。夫始議成於倉卒，其失猶有可諉。今事勢已定，事机又可測知。且 郡王既得以其爵自達於朝，而爵同者，欲其承受鈐束，勢必難久。又事理之顯然者，臣等不言，則始一誤而今再誤，罪誠有不得

辭矣。伏望 皇上俯采愚慮，及撫按二司等官翁溥、薦端蒙等勘報之議，革去管理府事名目，比照石城、奠垣、瑞昌等府事例，將建安、樂安、弋陽三府有郡王者，宗儀人等各聽該府管束，及奏請名封等項，其宜春石城王未奉 明旨復爵，難遽比照 郡王行事，當與 瑞昌等四府一體照支，屬遠近分附三府。今據其宗派則 鍾陵與建安爲近，臨川、宜春、瑞昌、石城四府與樂安、弋陽爲近，合無將 鍾陵一府分附 建安，石城、瑞昌二府分

附 樂安。 臨川 宜春二府分附 弋陽。一應該
奏請事務附府轉奏。拜進 表箋慶 賀救護隨府
行禮。其三府迎接 詔敕則輪遞從尊。庶覬覦之漸
可杜。大競之端可息矣。及照 獻惠二王大宗廟祀
本非小宗支子所得專。王今無毋一易世。請奏 欽
定一王。奉祀 宗廟。禮以義起而制命自君。既不得
專管。亦不許專擅輪遞。庶於事體為順。再照各該府
析分附府分各 宗室儀賓。仍乞降 勅一道俱照
嘉靖十五年題 准事例。朔望赴各府畫押。聽各

郡王鈐束關防。其 樂安 建安二府止照原降印
信行事。 弋陽王府管理府事印信。行令繳 進另
行具奏鑄造。 弋陽王印候 冊封之日再行頒給
中間尚有未盡事宜。仍令撫按官逐一議處停當。作
速回奏。以憑題 請施行。臣等再三參詳。各官陳奏
之詞。似謂彼中人情事勢。無以易此。但事 宗室
干奇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嘉靖
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具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
是這事情。你每既議擬停當。着各府分管。不許再來
擾奏。

中尉女授宗女宗壻名號疏　宗女

切惟 國家大政 祖宗之制。所當申明。時勢之窮
所當變通。二者議政之大經也。照得 郡王孫男。
祖訓有六世以下。世授奉國中尉之文。孫女則縣君
鄉君之號。止於曾玄。而五世不復及焉。夫 祖訓於
起居飲食之宜。宮室器用之制。纖悉曲盡。皆獨缺略
於此。蓋孫女至於五世。親屬疎遠。若一槩授以封號
給以祿秩。非惟勢有所不能及。而恩亦有所不能溥

者。此 祖訓之所以不載也。今觀郡王之女。其祿米
比曾孫孫女祿米。僅比六世孫。 聖祖深遠之慮。可
推而知矣。況女既有嫁。則其夫家生業。足以自贍。
朝廷稍加光寵。即足為恩。固不必强勞之所不能。而
盡授以封號祿秩。此則 祖宗之制。所當申明者也。
若以時勢論之。洪武間初封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
位。女纔九位。至永樂間增封親郡王將軍四十一位。
女一十八位。通計百二十七位。未為多也。而當時祿
米已不能全給。潞府總本色六千石。秦府魯府唐府

各五千石代府三千石遼府韓府伊府各二千石岷府一千五百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七千五百石而郡王又皆於數內分撥俱不滿萬石之數蓋天派日衍耗費日滋宗藩預計其必然而遠爲之慮者如此今各處郡王將軍中尉計九千八百二十八位女封九千七百八十三位通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一位其位數多國初一百五十倍其來者尚無紀極而親王之已祿米又無不給萬石者計天下歲供京師米四百萬石而各處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視輸京

師之數不啻倍之蓋國初所未會計者且民間稅糧有減無增豈惟將來異日所處即今在在已無措矣即如山西一省存留米麥一百五十二萬石而宗室祿米該三百一十二萬石河南一省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室祿米一百九十二萬石是二省之糧即無水旱蠲免升合俱完猶不足以供祿米之半況官吏俸廩軍士月糧皆取給其中如之何其能供前既[illegible]宗王台瀚奏要限定郡王將軍中尉子女其限外之數止給冠帶口糧夫台瀚亦郡王也豈其獨不

欲皆自愛此言甚然今宗室祿糧雖有定額而有司不能全供必數皆缺其有可缺之未能辦給而宗室勞欲全得必數受侵傷政令因之阻格困苦無聊充足不若使各受冠帶月糧從其自便各治生業爲兩利也夫 祖訓所載者祖宗時亦不盡足其數而豐恃王所以分甚限況中尉之女在 祖訓所不載乃當時本無措之日而欲於 祖制之外盡授封號俯給府臣等實未見其可此則時勢之窮所當變通者也又查得靖江王府鎮國等中尉之女俱遵奉

祖訓例不授封今秦晉等府其初則與靖江府親疎少異降至中尉則其女同爲 皇家袒免以下親之女矣伏乞 皇上推廣聖祖之意裁成昭代之制凡各王府中尉女及選配子弟合無聽本部題請照恩授以宗女宗婿名色仍給與冠服婚資其冠服宗婿視文職宗女視命婦出鎮國位下者冠服七品并婚資其給銀百兩豬羊各十隻出輔國位下者冠服八品并婚資其給銀九十兩豬羊各八隻出奉國位下者冠服九品并婚資其給銀八十兩豬羊各六

隻俱行各該布政司關領其宗婿就各該　王府冠
帶謝　恩不必赴京仍聽其自便不必在府隨衆朝
參有司以禮相待照品官例免其雜泛差役如有志
科舉者聽提學官比照教官科舉例考選進場。益
郡王子孫　祖訓猶許其出仕。則宗婿可以類推矣。
擴　祖宗有限之制而溥　皇上無窮之恩酌時勢
之宜而盡變通之道臣等愚昧不勝拳拳其　奏府
奏　請鎮國等中尉秉㮾等各女婚選如蒙　皇上
允臣前議裁爲定制容臣欽遵題　請施行嘉靖三

十二　十一月初四日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准議
行

覆朝鮮王請收買律管疏　關國樂器

准朝鮮國王李峘咨稱議政府狀啓該禮曹呈備奉
常寺申本寺厚府律管俱各損舊致使編鍾等器不
相和應又兼本寺該用各樂原習於　中國近來訛
謬者多無從校定查得洪武三年二月內該高麗恭
愍王移咨都省乞於中國樂工內擇取精通衆音者
二人發送傳習當准回咨許將合用樂章令習學人
親齎赴京習學永樂三年四月內又該本國爲因宗
廟社稷樂器損舊咨請禮部齎價當蒙本部奏奉
太宗皇帝聖旨樂器與他欽此將樂器給賜外竊蒙
屢朝　皇恩實出尋常即今原用律管歲月既多所
差益甚兼該寺訛傳已久漸失其真合無差委樂官
前赴京師校定等因爲此今差樂官一員樂師三名
齎帶價布跟隨賀至陪臣前赴京師煩爲轉達特許
收買及行太常寺選樂工校　以同　聖朝律度量
衡之制等因備咨到部看得朝鮮國王李峘咨稱律

管損舊音樂訛謬乞要收買及校習各一節爲照朝
鮮之事　朝廷職貢甚謹　朝廷之待朝鮮恩禮素
優其所稱洪武永樂年間事例蓋備述我　太祖
成廟恩遇之隆以深致其慶望之意故有今日且正
朔所及量衡必同而況管籥音律爲禮樂之大者豈
敢不請　聖朝寬自制作其所據陳請似應　俯從
合無恭候　命下本部行移太常寺選取精通音律
樂舞生二名與差來樂官樂師逐一校正其律管合
無　俯從收買惟役　特恩頒賜以示優禮嘉靖三

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具題奉　聖旨禮部看詳賜
覽、

題請勑諭倭夷疏　勑諭倭夷

臣等看議得帝王馭夷、因時制使、各有攸宜、日本於
國家雖昔請封受冊、然屑朝正之國、然自永樂
以來、許令十年一次入貢、在則豐其賞賚、通其互市、
蒙　恩甚厚、乃今納我逋逃王五峯、潛藏彼國、糾引
夷賊、入犯浙海州縣、大肆焚掠、所據巡視浙江右僉
都御史王忬、南京吏科給事中張承憲、各奏請　勑

諭日本國王、則欲因其懷恩、曉以大義、使縛送叛黨之
賊、一則欲絕其貢、震以　天威、使殄殲黨之夷、
蓋日觀事勢急迫、多方消弭、足見諸臣悉心籌慮、但
要責付朝鮮琉球傳諭、須待二國使臣、令通事譯審
來貢日本、原無倭隙、僭通往來、然後請給、庶幾付而
必受、受而必達、爰令　列宗朝未有　勅付諸國宣
諭之事、蕩彼遠遠、稍有乖違、又日本素稱全狡智為
首、　先朝數因事詔降　勅旨曉諭、俱未見詔誡
悔悟之心、至嘉靖初年、貢使宗設構亂、擄我職官宋
埴等以去、　聖怒赫然、阻絕其貢、既而鎮巡官為之
懇請、荷蒙　天度優容、不追既往、而復王亦未守將
宗設等縛解宋埴等、從逆止據夷　呈稱諸人俱已
遭風亡沒、竟亦莫究的確蹤跡、其平素如此、恐未可徒
以言語化誨、而震懾之者也、揆之國體、似關、臣等
參詳各官所請、本欲紓急、目前令倭寇既退、似可且
停令倭　命下備行巡視都御史王忬、深察此夷、譎
詐反復、即令但申嚴　祖宗備倭之法、其　勅旨宣
諭一節、付與琉球朝鮮、既無舊例、合將日本貢使至

日附、量時勢緩急另行　奏請定奪、今令一義不
敢不明其愚、嘉靖三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是、

朝鮮擒獲倭犯疏

該朝鮮國王李峘奏本、　聖旨禮兵二部看了來說
欽此、臣等謹欽遵、查得嘉靖三十二年四月內、該
欽差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兼管福興泉漳地方右
僉都御史王忬題稱、倭寇流劫閩浙沿海地方、又該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馮奏報山東靖海衛地方倭

突犯岸放火殺人等因節該兵部題奉　欽依行令
沿海撫按衙門加隄備去後又查得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
內該朝鮮國王李懌奏稱倭奴劫掠　上國仰仗
皇威驅殺幾盡并擒賊倭二俘首級三十三顆差刑
曹參判成洗昌齎領前來等因奉　聖旨倭賊構亂
擅犯奔逸朝鮮國邊臣擒戮幾盡又搜獲被搶人口
國王李懌差官押解伴送前來具見忠順寫勅褒諭
奏內事情該部看了來說欽此該兵部議擬國王并
領兵官俱應賞賚其齎本押解官員人等宴賞之外

比照各邊報捷人員事例加賞等因節該題奉
聖旨是朝鮮國王李懌忠順可嘉照前旨寫勅賜銀
一百兩錦四段紵絲十二表裏差來陪臣成洗昌及
領兵官稱洗廉李繼長鄭永謙吳堡黃琛孫仲嶽各
賞銀二十兩紵絲四表裏就著成洗昌賞去其餘從
人押解等項人員著禮部查例照賞中抄等二名都
察院說兵部來說欽此又該禮部今無外國獻俘賞例
查合照本國進貢賞例議擬題奉　欽依各陪臣於
賞字　欽賞外刑曹參判賞織金紵絲衣一套綵段
四表裏折鈔絹五疋書狀通事并押解官俱每人賞
素紵絲衣一套綵段二表裏折鈔絹布各二疋從人
每人賞絹衣一套折鈔布各二疋俱與靴襪各一雙
令該館因行據禮部主客清吏司提督會同館主事
張東周呈稱譯審得朝鮮國差來陪臣二起內一起
刑曹參判李灝書狀官成義國通事安自命崔洗協
高彥名金希縉吳洗良軍官洪守讓呂門望唐彥弼
駱詩鄭壽聃李碬權士禮從人朴孝欽李福齡末享
石伊良同李漠伤孫李原宗共二十二員名係慶

賀冬至令節順押捉獲倭犯人員據此臣等會看得
倭奴無道寇我海濱朝鮮國王李懌一聞　賀節陪
臣傳說即令沿海地方整點嚴備預防奔逸既擒獲
倭犯及銅銃木牌等器即差賀至陪臣管押解　獻
仰候　朝廷處斷具見本王恪慎守藩忠誠效職伏
乞　皇上降勅褒諭仍特加賜賚用勸外藩之忠領
兵等官南致勤金中烈金景賜金鑽仝錡李善源金
仍慎之鮮或指授方畧或奮勇接戰俱各有功與管
押功曹參判李灝相應比照嘉靖二年例給賞銀兩

紵絲靴襪、書狀官成義國等通事安自命等軍官洪
守謙等從人朴孝欽等、俱各押解有勞、亦應比照前
例加賞段絹靴襪、合候　命下、禮部關出　內府該
衙門、出鈔段等項、先將李澤等奏官分賞、另前開
各給該賞、　欽賜國王、并　欽降勅書、俱付陪臣李
澤賚捧回國、啓王祇領、其賞賚領負官者、亦付李澤
順帶、啓王　頒給、仍備將會議緣繇、一咨法司、將望
古三大羅等犯、并銅銃木牌等器究問審驗明白、徑
自奏　請定奪、一咨都察院、轉行巡視海道部御史

皇明經世編　卷之

王、悉嚴緝民私通倭奴防禁。一咨行本王知會。一
體欽遵。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具題、十二日、
奉　聖旨、是、

覆交城王奏討樂戶疏　王府樂戶

看得　交城王、奏稱該府分封方城居住、獨無樂人
應用、又稱各樂俱解府應用、原非管束、以致隨奏隨
逃、要奏討管束一節、該司查據節年事例、慶成等二
十一府、俱另城居住、俱是遇有公務、暫撥樂人應用、
則不特　交城一府、獨無撥與樂人。又本府自正統
二年分封至今、一百一十餘年、未見缺少樂人、廢失
事體。又樂戶郭良等、素隸有司、管束、亦且不免逃亡。
設有王府管束、豈能使之不逃。及照各王府、設有樂
戶、大都往往致各　宗室縱恣淫慾、甚者花生子女。
瀆亂天潢、以至奏革名封。本部方欲題請議處、用圖
保全宗室、兼恐有等無籍樂人、利於投入王府、公行
影蔽他人、躲避有司繁雜差徭。又或各王府下人、借
此招致無籍遊棍、張勢生事、甚則窩隱盜竊賭
博之徒、有司不能禁捕、俱屬不便、以故本部每遇奏

皇明經世編　卷之　樂戶　平露堂

討樂戶、未敢輕易題覆。今本王又有此奏、必是府縣
有司、肆意慢忽、凡遇本府行禮之期、不以樂戶人等
依期撥送、以致奏討不已、抑恐或有前項躲差、及招
引等情弊、俱合咨查究、爲此合咨貴院、仰煩轉行山西
巡按御史、即查各樂人、如有營求投入影蔽避差情
弊、待日究治。或是本府丁人、意圖招引無賴、就行本
府教授啓　王、嚴加禁約。如是府縣有司、不行依期
撥送、亦要着落守巡該道督責、不許怠忽取罪。仍查
西河陽曲二府、與交城同分封平陽府地方、見今二

肯遼報　詔勅拜賀節令及冠婚喪祭等禮合用樂
人府縣作何應付應否與交城府事同一體希將查
過緣繇回報以憑施行

陝西番僧乞撥軍匠護勑寺疏　[illegible]

該陝西都司岷州衛大崇教寺番僧令古惡行奏先
於宣德二年奉　欽命差太監王錦羅玉仕馬拱等
赴闕陝西都布二司軍民人夫　勑建寺院一所給
與護　勑一道　賜額大崇教寺奉兵工二部勘合
本衛撥發軍匠劉友等五十名專一在寺看守後成

化三年有寺前中殿被火燒燬三十餘間後遣　鑾
駕等項般守二百餘間見在將軍匠劉友弟三十名
各調城操成化十三年七月內奉兵部職方清吏司
勘合本衛仍撥原額軍匠郭玉徐來保等二十名在
寺看守　鑾駕供器等項本衛亦不係調用人數但
皆木鐵等匠至今一百二十餘年見有勘合本衛印
信帖文有照近年以來被本衛千戶張德軍吏孫大
經手文冊官羅四張鈔二等不遵　朝廷勅諭　合
朦朧往往搜差等作列寺將原撥軍匠郭玉等二十
名內調去宋友亮楊保兒原保曾義姚李加狗等六
名俱發各項當差本寺止遺郭玉徐來保等一十四
名又不時差發占用令本寺年久坍塌數多缺乏人
匠無人修補盤守看壞　鑾駕等物是令古惡什等
眾僧倘蒙各邊調遣撫化番夷役遣　鑾駕勑書等
項無人看守係是邊境一時有失難辯　伏望　皇上
恩念　太祖舊制　鑾駕等項乞行禮部轉行該管
府巡按御史照舊免撥差役撥補二十名看守修理
勑建寺院臣等僧眾祝延　聖壽撫化番夷等因

看得大崇教寺遠在邊圉其僧素能撫化番夷宣德
成化年間　欽賜護勑併給軍匠者無非所以綏懷
柔服之意所據令古惡竹奏免軍匠差役一節又在
彼中本部無憑查處為此合咨貴院煩轉行彼處巡
按衛門即查該寺原撥軍匠若干是否專為看守其
千戶張德等應否差用如無他礙徑自酌處或照舊
額二十名追給補完或據見在十四名准免差撥期
在處置得宜不失軍衛之體而又有以服番僧之心　[illegible]
庶爭端可息而地方亦有攸賴矣仍將查處過緣繇

轉咨本部以憑查照施行

議

郊祀議　郊祀

嘉靖九年二月十一日欽奉　勑諭議　郊祀大禮
令臣等各陳所見者臣淺陋靡愚何以對揚竊惟二
儀定位天高而地下先王制禮尊天而親地故我
太祖皇帝兆圜丘於鍾山之陽兆方丘於鍾山之陰
用所禮也行之十年乃更為　大祀之殿定合祀之
儀又行之二十餘年矣　太宗皇帝承之百十年來

論者類疑其非古然以　太祖非無為而變　太宗
非無據而承況土木一興財費不貲事干　國典不
敢易言耳茲遇　皇上博稽古典臣工何容異議雖
然古不可廢亦不可泥稽之酌之與時宜之是在
陛下聖明而已是周禮固有不可知者臣請先舉其
畧而後效其愚謹按周禮冬至圜丘夏至方丘可以
見天地之分祀矣然未知其兆於南郊歟抑南北二
郊歟不可考也及考大宗伯掌建邦禮則禋祀祀天
血祭祭社而無祭地之禮小宗伯掌建神位則右社
稷左宗廟五帝四郊而無地祇之位司服則祀天大
裘祭社希冕而無祭地之服乃若大宗伯蒼璧禮天
黃琮禮地青璋琥璜禮四方則無禮社之玉典瑞四
圭祀天兩圭祀地璋邸射祀山川則無祀社之圭何
其關畧如此耶或謂天子之社非諸侯各祭一方者
比古無北郊社以祭地也故尊與郊等親與廟並故
武王伐商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成王遷洛用牲于
郊即社于新邑周禮蓋言地即不言社言社即不言
地耳信斯言也則所謂右社稷又曰澤中方丘何其

乖錯如此耶意者國門之內除地為澤而築丘祭社
如古者壇壝之制歟或社稷在國都之右因澤為丘
不必於門內歟是又未可考也臣故曰古不可悖亦
不可泥得其意不踐其迹時之為貴可也臣請備言
之臣按圜丘方丘周禮之文也南郊北郊則漢儒之
說也不屋而壇虞夏之禮也明堂祀帝則周人之制
也周人不能盡用夏殷之故漢儒不能盡明周禮之
義後世又安可盡以為據也哉臣惟地配天而無疆
者也上下陰陽之辨耳故與郊可也同郊亦可也天

之始郊日以至大周始用辛則古者各從其始不必皆用辛矣記又有卜郊卜龜之禮春秋有卜郊不從之文蓋周人始用辛而遇辛其後則用辛而卜吉然則繼周者卜日而代可也抑周之用辛也十一月為歲首也敬事也然則繼周者卜歲首之吉可也況今祭器祭服祭樂皆非周禮獨至日從周乎哉臣伏覩聖祖有云祭於歲首正三陽交泰之時大哉言也微臣竊 陛下法 聖祖通變從時之意垂百世可繼之緒耳議者又謂山川之有壇古也今改以祀地則

遂廢矣臣竊謂山川從祀於地有專壇焉惡得謂之廢日月山川一也我 聖祖初有朝日夕月之禮後以既從祀矣遂皆罷祭則亦謂之廢乎且山川之專祀臣固疑之矣疑古者祇以祭地也而在國內山川不得望也故別為壇也今既望矣而復專祀不已繁乎書曰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我 聖祖亦云自洪武十年更定社稷于闕右北面人之所以禮殊式異去繁就簡大哉言也微臣傾 陛下法 聖祖去繁就簡之意垂百世可繼之緒耳臣又聞時損則二簋可享時絀則舉贏非宜今 陛下視今為絀耶贏耶損耶益耶夫敬 天莫大於勤民崇禮莫要於修政仰惟吾 皇上究心民瘼惻然在身 皇天享德勿問可知惟願吾 皇上益修勤民之政上克當於 天心深致舉贏之戒下不傷於民財則成周之儀文不必備而三代之治功可復見矣臣愚不勝惓切恐懼之至

序

刻西關志序

西關志

山嶓擁京畿西北極東海之涯蓋天作險固以限隔夷虜而保英夫 皇極者也斷岡陂陀可以連車結騎則建置關戍截遏寇攘以裁成輔相天地之利王公設險守國蓋自昔慎之矣居庸關北枕 京師通西而南為紫荊為倒馬為故關關戍大者凡四與通東山海諸關並備要害歲分遣御史按行關城堡護斥候蒐卒伍簡軍實禁奸釐弊與滯舉廢 賜璽書重其權任而西關外連宣大二鎮密邇強胡內逼陵寢都城及畿甸諸郡南北喉吭之地所繫尤重關

若有圖按而索之於山川形似幾矣而圖所不載若
古小史外史所掌土訓誦訓所道皆經畧者所欲知
之有不可缺者邦史臣若甘趨始考史集舊案蒐葺
閩關之故著西[illegible]門關各爲卷而冠圖於卷首總
閩疆域形勢之首所宜備區分類從編成來徵予序
關之設以地制勢以勢制勝志所載於天星野於地
覆考形勝山川物產於政城池軍馬倉庫教場征徭
歲入兵食祠廟學校風俗之類以察禨祥之變以知
險夷遠近之途以定戰守援伏正奇犄角之機以考

容保綏懷調度銜轄之界而制勅章條之文以盡今
昔興革之宜其於天地人事之紀燦乎可觀矣王君
按西蒲城所罷行建置具有倫要而其深憂遠慮蓋
刻寄於所之思有視之無形而索之無常者志亦畧
見其設爲予既才王君又因以知其經世之猷嗟夫
經治不及亂備邦不及危君子其必有同君之憂而
慮之及早者

記

羊角水堡記 羊角水堡

江右列郡十三贛州邊東南當其上游外控汀漳潮
惠閩廣之裔壤地參錯盤山數斂時出沒剽刼而安
遠會昌間則羊角水爲之咽喉盜賊羊角水以西則
蹂長沙營掠雩都信豐贛諸縣爲擾以北則攻會昌
城西犯吉東侵撫建諸郡爲擾故羊角水置堡屯戍
卒隸會昌守禦千戶所與長沙營守備都指揮部兵
相爲聲援蓋古者遮要害遠斥堠之義而堡卒單弱
盜來不能偵至不能禦則閉門自保堡傍居民餘千
家數遭毒虐守備官兼長沙營領所部寓會昌城中

而堡益孤懸矣嘉靖癸卯大中丞東厓虞公撫臨玆
土旣擒捕諸縣逋寇乃今復長沙營使守備守部兵
還屯之次將議羊角水舍君氏羣聚來謁願自出力
築城爲衛而官董其成公移書兵備副使薛君甲薛
君按行還言堡以衛民而辟枕山隈與民居相去里
所緩急非盜警以民委盜而爲之資殺舍者也如
城居民移戍卒城中民倚城爲固蒔卒爲壯小警自
可支卒有大警益增兵戍上之相使搗其巢窟下之
奮武邀其奔突盜至無所掠欲深入又恐吾議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三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彭賓燕又
　　　宋存標子建　參閱

留省稿

疏　　　　康太和

擬應詔陳言以備安攘大計疏（倭患）

近因倭夷匪茹，侵犯內地，皇上軫念東南，優勤宵旰之憂，臣竊目時艱，幸逢明詔，謹用條陳一二，惟

聖明裁擇。一屯要害。倭夷繇海舟而來，舟小人多，破之不難。至登岸之後，則倚完為固，遂不可制。我師之所以禦之者，以不曾截之於海上，而但攻之於巢穴，此所以屢戰而不勝也。即今在新場鎮地方雖云尚多，而各處客兵四集，殄滅之期，庶幾可望。惟是舊賊未滅，新賊又來，則其禍蔓延未已也。聞倭奴居海島之東，與浙西之會稽臨海相望，大洋之中，有三山對峙，一名馬蹟，一名天衢，一名揚山。倭奴之來，必繇馬蹟，欲至寧波台溫，必繇天衢，欲至乍浦吳淞江口、劉家河，必繇揚山，而馬蹟尤為要衝，岸可列寨，水可泊船。合無擇武將諳曉水戰者二三人統之，一屯馬蹟，一屯天衢，一屯揚山，以福船為主，蒼山船佐之，鷹船為之哨望，策應分番迭出，遠哨近攻，來則迎擊之，去則要絕之。如不能迎戰，而縱賊內入，則照原分信地坐以重罪。然舟師水兵，必生長海島，識於風濤者，乃為可用。欲守天衢馬蹟，必定海下八山之人可募也。欲守揚山，必海鹽海寧鹽徒或沙上之人可募也。惟募之中，又必隆賞格以固其心，則人人自奮，海上

之倭可平，而境上之倭將以次就戮矣。前此督察軍務工部侍郎趙文華，曾建議海攻，亦已取勝，但奉行者未及要害處蹟，又日前將官習於水戰，莫過於俞大猷者，更望稍加寬假，責以成功，則庶乎可濟矣。一練兵。夫吳浙之民，皆曰客兵往來之擾害，供億之煩難，此民間受病之第一也。然非藉客兵則不能取勝，蓋繇鄉兵不曾訓練故耳。聞各縣所募鄉兵，縣官徒應故事，有以疲弱之人充數者，有一人而頂二名者，召募方集，即驅應敵，坐作進退之節，茫然不知。是

縣則驅群羊以格猛虎欲不敗難矣近時如平湖知縣劉存義武進知縣萬民英海鹽知縣鄭茂皆能訓練民兵以身督戰賊不敢犯今無責成守令今於挑選之時務得精壯勇悍之人多方召募縣官親自校閱擇其尤者加以月糧使之以一教十以十教百或習長鎗或習弓弩或用火攻什伍成列左右分哨各有成法有違之者守治以罪以後吏部於近海州縣遇有陞授必擇矯勇之才撫按官以鄉兵之練定其課最行之既久則人皆用命家自為兵分番召用而

客兵之調可以暫省矣或曰今賊在境上攻擊不暇何暇練兵不知三年之艾自今畜之猶或可及不然各處客兵在久師老財費力且不支恐中國先自困矣

一固防守設險守國古之明訓故凡邊方之地縣必有城鄉必有堡斥堠聯絡烽燧相望至防秋之時則又收斂人畜堅壁清野使虜入無所得誠有見於城郭溝池民之所恃以為固也今江南財賦淵藪民多散居田里如江之羅店閔行浙之塘西硤石等處屋宅連雲可當近邊二三縣緣無藩垣屏翰之備以故賊一突至長驅深入如蹈無人之境今近海無城縣治已行繕築惟立堡一節尚未能行而鄉居富室亦不以為意蓋惡勞惜費僥倖於賊之不來倉卒變生悔之無及今當督行有司申諭鄉民以禍福利害之大鳩財鳩工依險立堡自為防守之計如力有餘能為北方看家樓者許依式起造以便瞭望其應用弓弩火器鎗銃之類並令預備所占堡基糧稅官為處免俟雉堞既完團聚既集則保甲之法亦便舉行比閭族黨互相守護關隘譏察難于隱藏而有備

在我自不得以乘吾之虛矣

一寬委任夫古人之任將也推轂分閫凡以重其事權專其信任寬其文法乃能成功故李牧在雁門趙充國之困先零皆以持重經久乃克有濟今之總督巡撫權非不重也然勝敗兵家之常雖古名將不能免要在究竟成功如有少挫尤當養成持重以圖後效不宜遽以文法繩之者一年數易則倉卒周章人懷疑懼欲展布難矣今宜假以歲月寬其文法責以成效小小利鈍姑置勿論積久無功乃治以罪則庶乎人得展布而功

可成至於職掌所在則戰陣之責又在總兵參將諸臣此輩世受　國恩養當效死但當精選曾經戰陣之人分爲以兵假以事權使於休暇之時朝夕訓練務期兵識將意將識士心威信素孚則臨陣之間乃可得其死力若今日授兵明日接戰所謂驅市人以戰有不走耶若軍中機宜出奇設伏用間用諜則兵無常形機無定在要在當事者酌而行之未可以預擬也

書

與巡撫王方湖公書　閩省防倭

福興之間倭夷尚爾出掠人跡弗通謂公當命將出師爲驅逐之計生則知下車未幾兵威未振非可嘗試而爲之養威蓄銳伺機而動在公一酌量之間爾大抵閩中八郡依山負海惟下四府海患從今日多各府之兵俱稱單弱而莆城之弱爲尤甚試舉一郡而他郡可推也益民以耕讀爲業承平日久不試兵革雖有團練民壯等兵數亦不多在仙遊者有警亦日爲援且於操練之時亦槩舉故事未嘗如古之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之意欲望此輩摧鋒破陣如驅羊敵虎不待明矣今雖僉議增募而里甲窮困嗷嗷怨咨此亦小民難與慮始之意若使募之而不訓練與不募同必留意訓練或可爲將來之計未可以濟目前之急也議者謂客兵騷擾地方決不可召此亦人所共知然須量賊勢之多寡緩急而爲之計若大敵緊急不借客兵之勁悍者爲助是猶懼針灸之痛而甘於大命之不保者也今宜專責所司召募教師銃手教以攻殺擊刺之方及鳥銃

佛郎機等技時時演習使兵識將意將識士心將來家自爲兵戶可以戰則客兵之召可省而民困可以少紓矣至於城守之策尤當預爲之防莆城之設已舊而苦不甚高西北一帶沿山尤爲低薄且有縫隙若小民逃城如履平地恐未可恃以爲守也今有司於空隙之處聚用灰修補更宜增高數尺別作女墻依墻內地增築高平使巡視者易行守城者不得便遁而走大約用銀二三千可以集事聞舊大巡吉公亦曾估計竟以用銀數多乃爾中止今須用官帑之

銀有不足。則鄉士夫分地助之。庶可完固。然後於城上多備滚木鳥銃火器鎗鐵等物。以張聲勢。城外之濠浚之使深。依山乾濟掘之爲坎。城門外石橋撤之以木。有警則去之。如此則有險可據。方可以言守也。前四月廿三廿四等日。倭夷二千突至城下。賴守巡二公繼至。城守益嚴。分巡道帶有廣兵數百。有頭目二人。賴退齋林公以重利誘之。以大義激之。乃肯絕城衝陣。銃殺數人。賊氣稍沮。漸漸南去。不然是夜危如累卵矣。此豈可恃以爲常哉。議者謂當委分守道

駐劄莆郡。蓋省城重地不必言。泉有分巡道。漳有兵備道。而莆獨無故爾。或請添設一兵備。常川駐劄。以所募之兵。一意訓練。庶幾可濟。不然莆城必有不守之日矣。今鄉下士民子女衣物盡携入城。恐虜無所得。必生覬覦城中之計。今被虜人回。明言七八月要攻莆城。雖未必然。不可不預爲之計也。又宜令鄉下居民但有積穀。俱當搬入城中。只留日食些子。此亦清野范狼使之不能久駐之計也。

與劉帶川中丞書　罷遣客兵

詢諸南來者。謂自車駕蒞閩之餘。能遣客兵。尤爲卓見。大抵此輩應募而來。勢皆烏合。非有訓練之素。而統之者。又不能鈐制。故不惟不得效力。而剽掠之慘。（能訓練鄉兵客兵耶何亦不敢横其勢足以相制也）與倭等爾。故遣之誠是也。然所在鄉兵。又當着實訓練。乃可以爲攻守之資。聞公亦留意於斯。未知收實效否。

新建維揚營房記　江北督撫營房

淮揚舊無督府。以總督漕運都御史領其事。而督府之設。則自大中丞豐城李公始也。惟倭夷作孽。侵犯

通泰淮揚之間。且數載。我兵戰輒失利。間有小捷。亦殺傷相當。未有能大挫之者。夷患日棘。　天子憂焉。乃用廷議。設總督軍務都御史一員。兼撫鳳陽等處。於是乎始有專責矣。始廷臣交薦李公可大用。　上亦雅知其才。乃起公巖穴而用之。賜勅授鉞。恩至渥也。往公以都御史罷歸。人之望之。固如湛盧在匣。精光炯炯然射于牛斗之間。至是留之盤錯。無不稱當者。公自受　命以來。殫謀集慮。誓不與賊俱生。常以身置軍旅之中。而與之共患難。其用兵也。能以少擊

衆嘗口兵務精不務多貴於練爾往者兵無常所傲
於民居民甚苦之且紀律弗嚴如飢鳥難馴悍馬難
馭也公乃設列屯于閱武之場建營房馬肆凡若干
間立什五之法以六百二十五人為哨五哨為軍區
分廬列擇衛帥參遊之能者分統之凡竈釜井臼寢
食之具無不畢備晝則練操夜則止息而又申嚴號
令明正賞罰震之以威結之以恩一將軍士如挾纊
投醪無不用命者是歲倭夷萬衆分道並進公前後
凡八戰俱捷而白蒲姚蕩之績為尤偉至仲開劉莊

之戰則賊就蕩平無一脫者斬獲首級其幾千幾百
餘焚溺無算蓋公隨機應變料敵如神方賊始至為
能挫其方張之銳而氣已奪及賊東奔則出其不意
攻追奔逐北使靡有孑遺是皆以素練之兵結營決
勝非若往時擊其惰歸徼幸小獲而已也故議者謂
自倭夷入中國來數十年間無此大捷上功闕庭
天子嘉悅而敘勳錄廕寵賚駢蕃矣余頃役鳳陽道
經廣陵周覽營房如星列鱗次作而嘆曰是李公破
敵之筌蹄樹功之標幟乎昔司馬懿神於用兵一見
諸葛亮之營壘即有天下奇才之歎李靖與唐太宗
論兵備陳方畧而六花之陣人謂古韓白衛霍何以
加但運移漢祚亮卒無成而衛公佐唐凌煙勳名乾
然稱首遇則異也公本儒生而臨事果斷忠勇謀畧
不忝前人又逢 今上聖武雄威知人任使用樹干
城之績而嗣隴西之勳非偶獲也今分握留京少司
馬出入均勞固所以養其用爾異時宅揆秉樞出將
入相勒勳鼎彝詎不在衛公下謂維揚之烈足以盡

公已耶時運長王公遵郡守任公希祖以余職紀述
徵文為記余與公伯兄少宰公為同館士且夙辱公
知弗獲辭乃紀其事以告後之人公名遂字邦良別
號充齋丙戌進士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終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彭　賓燕又

曾孫錢泮維倫較

承啟堂集

疏　錢薇

論急遣撫臣安邊靖虜疏

國家承平既久、邊鎮紀綱漸弛、故將臣在下將。若文法束縛以逢迎取悅爲能、而無慷慨特立之志、暨其臨敵希　國典寬大、以退縮苟免爲幸。而無激昂奮發之忠。臣願　陛下勅本兵及撫臣、以作養將才爲急、以策勵士氣爲務、不以一已好惡、亂臧否之實、不以一人毀譽、枉用舍之公、凡將校有邊功者、方得錄用。如無戰績、不許冒遷。臣又聞將官樹奇勳、多藉家畜之兵、畜家兵必由私殖之厚。故正統間都御史羅亨信督屯大同等處、將校皆得自耕于邊無事率家丁以耕、而兵即農也。有警驅家丁以戰、而農即兵也。蓋將官自耕、其利有四。官耕則民藉其捍衛之力、亦將安心于耕、一利也。既耕則官可自足、不復侵漁於軍、二利也。官之利在邊、則奮勇遏敵、敵不得入境、三利也。耕必三時在外、而邊地之險阨、周知可以援伏禦敵、四利也。自兵部侍郎于謙巡大同、奏革鎮將耕種、而邊土盡入于屯籍、俾民自爲耕。夫謙之奏革、以鎮將役軍多、而役利博也。豈知其弊遂至官民並廢耕耘、而棄地壞爲虜駐牧之所哉。臣謂歸田於民、民廢耕而適以資虜。孰若使官耕于外、民耕於內、表裏依輔、足食養兵、兩利兩害、成迹較然。臣願　陛下復將臣自耕之舊。仍重邊功之賞、無功者雖年資深薦劑多、弗錄也。有功雖有媒孽之者、非顯過弗棄也。陛下意向所在、如風鼓動天下、莫不靡從、而人人自奮矣。臣又考見　宣宗皇帝遣兵部尚書王驥視師甘肅、許以便宜從事。驥集將校問曰、往歲出兵遇虜于魚兒海、有先退縮者誰也。衆曰都指揮安敬。即命左右引出斬之、三軍股慄、遂成犁庭掃穴之功。又英宗皇帝時、甘肅參贊都督王喜、玩寇失機、都御史馬昂首論其罪、謫戍遼東、旋見奏凱。臣願　陛下上

師　列聖下軫各邊鎮總督總兵之權俾軍門軍法之令退縮如安敬失机如王喜者大則斬徇小則戍徼蓋　國家高官厚祿世世以待將臣爲能克敵也有克敵之功旋加重賞有縱敵之辜胡可薄治臣見賞罰明則紀綱振人心于是乎丕勸即繫單于之頸笞中行之背以佐　陛下除兇雪耻者至矣

論軍政廢弛疏

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恭惟　陛下制作禮樂肆建　郊廟加輝百王乘憲千代備乎盛矣但今之戎

事未爲整肅臣所目擊不能無言敢一爲陳列臣於七月奉　旨給散在京七十七衛花布鈔錠查得現在該賞軍士一十六萬九千八十四名臣聞初設軍（京師所倚以爲重敵輕者在于人兵今）衛每衛以五千六百名爲率則總七十七衛蓋幾四（若兵尚日虛冒[illegible]則又安問戰事哉）十萬今給賞見在之數止此何啻減其半哉夫京師天下之會軍士京師之翼臣於斯實凜凜於心焉頃者　陛下奉慰　二后神主於陵臣承　命點閘九門偷閱軍士老者不能披甲跳干少者不能彎弓發矢器械未盡精利號令不能嚴肅主將僅行乎鞭笞而大臣已形於論奏將士玩忽罔知法度臣於斯又凜凜於心焉今十二月十五日臣又奉　命巡視　皇城四門啟閉之軍俾備常數巡邏之卒蔑視成規故越燬者笑入午門盜竊者潛登端門雖經參劾已付法司而君門九重護衛疎闊臣於斯又益凜凜於心焉臣不敢遠引傳論敬以　先朝事變隱於不測者爲　陛下陳之臣觀楊士奇所記　宣廟嘗幸玉泉寺有盜藏弓矢伏道旁林莽中俟　駕過爲變將有捕盜校尉變服如盜入盜群中盜不疑其校尉也以

謀通之盜遂獲臣謂　宣廟時宿將強兵布滿畿甸而猶有玉泉之詐何奸民無知敢於倡亂如此也又李賢所記　英廟復辟之五年七月昭武伯曹欽媢所恩之韃官爲逆欲俟東長安門啟犯闕有吳琮者二鼓告變宮門戒嚴賊計遂窮然猶害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臣謂　英廟時干城武夫克盈內外而猶有曹欽之變何奸臣無知敢于肆逆如此也今　陛下盛德超今古至仁敷宇宙人心歆戴天命滋休但軍伍缺耗[illegible]雖萬萬無玉泉之盜曹欽

之之然臣恭閱 高皇帝祖訓有曰帝王居安常懷警備又曰日則觀人語動夜則巡警嚴密又曰凡夜當警省常聽城中動靜或出殿廷仰觀風雲星象何如不出則候市聲何如以此言之 陛下自今車駕臨幸可不慎哉昨 陛下語庭臣邊有犬羊醜虜而各鎮無貔貅戰士遂令胡騎易爲騷動故赫然震怒有巡邊之命而大小臣工咸仰 陛下欲巡邊者惡醜虜也備邊民也又 列祖曾行之也然不即於今而曰他日豈非亦慮及萬全計周防護且恐各鎮文

武之臣未盡孫吳之法制韓范之經畫有難輕動也哉誠 聖王掃顏之謀宏遠之見也然臣謂巡邊在

文皇 章皇之時則宜何也此時 國家肇造忠勇雲列兵既習戰威又素加今 陛下盛德大業追古軼今雖有先於 列聖而承平日久人心不無玩愒軍伍漸以因循誠能選用忠良廣求韜略列之諸鎮御以恩威自足效命而可強胡矣況人臣之義當受其勞 南面之尊而享其成故臣耿耿之愚竊獨有說焉夫軍伍之缺也欲勾補則恐擾解發之弊欲

召募則終非土著之士臣聞之丘濬云順天保定眞定河間永平五郡居 輦轂之下所轄十七州八十九縣若見丁盡以爲兵可得四五十萬臣謂五郡切近 京師百費從出疲難盡點莫若 勅下廷臣會議將此五府州縣寬其力征緩其歲課每一里立總小總立長統以州邑之吏操以府丞之官監以風憲之職無事則耕而習戰有事則率以征行即漢以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居以華州同州鳳翔爲三輔之遺意也況有數利焉因無哉乃養兵之耗兵有父子

更戰之強常操練則步武有方在 京華則耳目易及況聚此數十萬強壯於 京畿隱然金湯亦足以消奸雄于未萌也乃若備邊之道在擇將御將之道在賞罰臣嘗聞 英廟遣都御史韓雍巡撫宣大召

諭文華殿恩寵異常又遣兵部尚書王驥成功雲南親宴于 奉天門文武臣僚以次陪宴他如明鎧雖可排抱寶鈔騎番之錫不能勝紀大忠良之心固非待賞而始勸然上加恩下益鼓舞澤及一臣感均萬眾帝王磨礪之方殆不越此況有功者賞則有罪

者爲得不罰賞罰明而人心勸虜安足懼乎是　陛
下高拱九五而威行沙漠蓋聖神之鼓動猶　大哲
之照臨所存者神感之斯應也臣又聞正統成化間
文貫之議
邊隘多事兵部武選添一郎中使之巡邊查勘官軍
功罪職方添一郎中使之巡邊以知阨塞夷險及將
領之賢否軍情之利弊車駕添一郎中使之巡邊以
理馬政誠使酌往準今仰乞　陛下體撫臣而委遣
之復邸中以巡緝之則萬里之外如在一堂而諸邊
之情若觀諸掌　陛下雖不親巡而威德自洽於無

外古之禦外患者率用此道臣狂瞽獻言不勝戰慄

書

與當道處倭議　倭事

恭承尊教云　國初以來至今凡倭寇所以盛衰巡
視所以因革海道所以重輕市舶所以興廢及當今
事宜若何可以消變於既形而圖安於未事臺下惓
惓爲國盛心不遺芻菲如此顧鄙人前所陳復當創
二事曰海道曰市舶曰水軍者此當圖於未形之先
而已無及矣今勢既猖獗焚刼馳突未知所底是非
一大創之不可在臺下深計而潛圖焉謹條列救拯
款陳如左　一曰倭奴始末大略　倭即日本也古
稱倭奴其始有天材雲尊者都筑紫自號尊者尊者
之子曰奇瀲自筑紫入都大和州海中諸夷倭最大
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王世以王姓至漢桓靈間倭
始寇亂史紀倭奴自漢始矣又曰徐倭者徐市以童
男女入海托云求藥止王夷亶二州於是有徐倭之
稱其曰日本則自唐咸亨初入賀平高麗稍習華音
醜倭奴名更以日本蓋其國依東隅近出日取以爲

義也又考世紀自漢以來皆習佛如佛稱世尊其王
亦稱尊所謂彥瀲尊者是也至彥瀲之子更僭稱神
天王　二曰歷代通中國大略　漢武帝滅朝鮮倭
奴驛使始通光武中元二年奉貢朝賀自稱大夫賜
以印綬魏景初二年平公孫淵倭奴遣難升米等詣
闕朝獻乃賜金印紫綬封爲親魏倭王此中國封王
之始正始八年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相攻殺來
告帶遣掾史張政賫詔往諭之此中國通使之始唐
天寶中倭王孝明遣使入貢是時新羅爲高麗所暴

故貢使不敢由新羅入山東界，乃南由明越州，即今之寧波，此入明越州之始。宋雍熙元年，倭王守平遣僧大周然獻銅器，及日本國年代紀一卷。明年附臺州商船而歸。此浙人通船之始。　三曰，國朝入貢大略。　洪武四年，倭國王良懷遣僧祖朝貢。十年復貢，乃無表文，却之。十五年，遣僧歸廷用來貢，因其與胡惟庸爲奸，却其貢，發僧陝西四川各番寺安置，詔絕之，不與通。至三十五年，復貢。　勅令十年一貢，給與勘合百道爲驗，使人無過二百。永樂初，招徠四夷，

名其國之山曰壽安鎮國山，爲製文勒石。自是或二三年，五六年，貢無定期，所至守臣奏請，俯順夷情，輒報可。正德四年，倭之南海道細川高國，遣宋素卿貢，即嘉靖中兵科勘奏所謂宋素卿，本寧波人，背棄中國，勾引外夷。正德年間，闖貢爲奸，將負重典，賄緣逆瑾，幸逃天刑者是也。嘉靖二年，國王源義植，幼不能制國，於是西海道遣宗設謙導等，南海道遣人從宋素卿，各稱貢舟，泊寧波，互相詆毀，遂至弄兵相殺，貽地方大禍。　四曰，倭奴入寇大略。　洪武二年，寇

山東濱海郡縣，又寇淮安。五年，舡二百艘寇掠樂清縣。十六年，船十八艘寇金鄉平陽，殺官軍二十餘。二十七年，船九艘寇小尖亭。三十四年，船六艘寇蒲岐所。永樂二年，船十八艘寇穿山所，百戶馬飛與被殺。十年，船十一艘寇盤石衛。十五年，船二艘寇沙園所，千戶沈鍾被殺。十七年，寇馬雄島，都督劉榮大敗之。正統四年，寇大嵩所，入桃渚，焚刼殺戮爲甚。嘉靖二年，因宗設等兩道爭貢，宋素卿交搆讐殺，因殺總督都司劉錦、千戶胡源、百戶劉恩，指揮袁璡被擄去。此

雖始於貢，而終于殺掠。尤甚于入寇者也。　五曰，洪武禦倭方略。　聖祖御極之五年，初令浙福造海舟防倭。六年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徼。十七年，召信國公湯和，諭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卿雖老，強爲朕行，視地要害，築城增戍，以固守備。和沿海巡行，築登萊觀海等城五十有九，民四丁取其一，爲戍兵以守之。二十七年，遣都督劉德商暠巡視兩浙防倭。又勅魏國公輝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浙海上。由是觀之，聖武臣之選擢，出海之哨，築戍守之城，廣斥堠之備

以防于未然者洪武中之方略也　六曰永樂禦倭方略　永樂初以倭屢肆剽掠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日本還所掠海上人十七年都督劉榮守遼東行相地形請於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堝築立城堡煙墩一日聆言東南海島舉火翌日倭船三十餘艘直抵馬雄島相屬蟻登從奔堝下榮率精兵疾馳赴之設伏山下預遣徐將領馬隊要其歸路步隊與之逆戰舉炮發伏寇敗奔入櫻桃園空堡合軍圍之俟其飢疲開圍一角寇走追斬之無得脫者先是倭出入海

上自遼及閩浙無不被毒往往失機僨事及是捷寇害屏息夫始戒諭之不悛而後乃得一大懲創之用奇謀之臣控要害之區運出奇之書此永樂中之方略也　七曰正統禦倭方略　嘗閱楊文懿公與張主客書欲革其貢市以杜患端其云正統中倭奴入桃渚犯大嵩劫倉庫焚室廬驅掠蒸庶積骸如陵流血成谷嬰兒縛之于柱沃以沸湯視其啼號爲笑樂捕得孕婦與其儕忖度男女剖視之以中否爲勝負負者飲酒荒淫穢惡至不可言民之少壯與粟帛席

卷歸巢城野蕭條遁者隕溺於是　朝議下備倭之令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大修戰艦合浙東諸衛之軍屯駐海上分番防範兵威振於海表於是倭夷潜伏遁乃得安堵則夫任帥增戍講武修艦大震聲靈乃正統中之方略也　八曰嘉靖禦倭方略　在昔見兵科奏准內開巡按御史歐珠王化等屢有海寇殺官擄掠之奏是官勘報處寬又查照先年事例添設巡視浙江都御史假以督軍重權兼制隣境將各衛叛軍事情務要體訪明白其猖亂之人亟正憲典仍令設法勦除海寇一應地方興革重務悉付整理必爲將來無事之計夫浙之先不設巡撫蓋以備禦周密海防寧謐倭夷商販稍遵約束謂可

坐消氛祲耳今考歷年奏牘不勝搶攘雖欲循舊又烏能已故嘉靖八年已嘗得俞旨推選才望乃復中輟今值此紛擎之際能不議興乎所藉以節制藩服控攝蠻夷戢伏奸萌振蕩虎旅使東南一面海不揚波是誠當今之要務矣然則剔除叛亂振飭紀綱蓋重鎮於海埂揚軍聲于絕徼此嘉靖中之方略也

九日倭寇事體今昔不同。國初倭患雖遍于沿海一帶，然止倭耳。今也華人習知海外金寶之饒，竟亦知吾海畔之人奸闌出入易與爲市，況復雜以商舶。倭之來也，輒矯云求貢，苟或海防弛備，即肆切掠。且如閩廣群不逞之徒，明越流得利之家，奸交內訌，爲彼耳目，奸雄又多就中覬望，爲去就。是故處倭奴之策易，處奸黨之策難。今閩各處撥緝，固將防不測之變，偵探望之。然其間或有思啟土，願歸順者，一槩禁絕，非計之全，莫若給以曉諭，開自新之途。有歸順

者，或許發原籍，或軍前效用，如能潛報寇賊隱情者，賞。非爲縱也，（倭市舶與貢□月有別）與其并爲賊用，不如使歸籍而收爲民，似得招徠之方。且以散其黨而漸抗之也。此與國初招通海之徒爲水軍正相類，在揆策者審處而慎哉之耳。

十日在今制寇方略不同。海夷未變之初，要當潛杜其萌，使不復逞，則夫振海道之權以提其綱，復市舶之司以逼其情，備水軍之制以消其黨，三者備而制馭有機，夷心可弭，前已略言之矣。今被禍方烈，民之荼毒不小，倭之蹤蹟已深，賊既得志，未肯但已，群兇復企，暴願爲倖，若非痛加懲創，會將逞其方張之勢，縱彼悔禍欲去，而地方奸猾若從賊者，其心不安，必且鼓煽阻撓，而滋之肘矣。故曰：今方略必在揚我之武，而奪之氣也。聞之：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衄之餘，人沒世不復。方茲民氣破傷之後，而欲圖勝算，可坐致乎？必也請便宜之制，勵軍典之法，示賞罰之公，以奮士伍之精神，嚴訓齊之方，精簡明之典，蓄超距之力，以作三軍之果毅，而且閑陣法，一旗鼓，出奇設伏，神鬼不測，以誤狡夷之趨避。夫以

溟泛之夷，而遇城臺之陣，以裸袒之態，而當甲胄之師，以散亂之跳踉，而凌溝澮叢薄之險阻，在可折箠笞之耳。

十一日制勝之術，貴於選將。夫浙非乏兵，非缺將也，然謂之選則未也。彼衛所之衆，無非藉兵；紈袴之流，無非世將，然亦虛得名耳。有能使藝畢給以服衆乎？韜鈐素嫻以制敵乎？士卒撫練以同患乎？人徒知其冀有撫劍日將，是未爲知將耳。故能言如趙括，非可聽也；擇擧如馬謖，非可用也。必也精揀而專任乎其處，已貴深其沉，而藏機不露，其撫士有

威有惠而訓飭咸宜其見敵知已知彼而進退合法人且有慎重之心無倖功之念有一體之義無專利之私得若人而將之所謂可勝不可敗者即驅市人猶可用也況加以素練之卒乎由是而後行伍必備餉饋必豐器械必利進止必嚴斯可次第觀成矣

十二曰事後之圖所宜亟計　按倭奴之國孤懸海堧其地有五畿七道三島其山東等道田稍可耕或無藉于商賈南海等道網魚略海且以興販為業不得不鶩於市舶其乘風駕艑大性然也楊文懿公云

倭奴奸詭載其方物出沒海道而窺伺我得間則奮戎器肆剽掠不得間則陳方物稱朝貢是貢非其實心也假以為市也邊臣不察其計乃聽其貢雖不能如十年之期及先朝入貢所定人數而苟幸無事懨與奏報許可地方供應實為勞擾誠如文懿所謂朝廷未納其貢而吾已先受其害故　祖訓有云日本雖朝貢實暗通奸臣故絕之又給事中夏言奏倭夷變詐叵測不當與之通使是固然矣但夷物亦中國所需而苟隔閡華夷之情吾恐寇鈔之禍未已也莫若於選將勵兵、一鼓蕩平之後復立市舶以通沿海之商使海道憲臣監督之時當請貢憲臣達之巡臺奏其表文進其方物免其到京朝見則既足省數千里供應之煩又不使得覘中國虛實至於物貨之來或照廣東先朝傳規充抽十二餘者責令誠實通事許估通融貿易其或投倚豪家負利起禍則憲臣糾舉之罪坐不宥仍禁華人下海通番之弊如此則國典不隳夷情克慰而於我亦甚便何也得可貿之貨收微稅之利抑奸商之誘免焚劫之慘減成守之兵

故曰便也是在持衡者審計其宜庶異日有息肩之期耳

均賦書與郡伯

前蒙示諭該縣傳采均耗事宜仰見臺下萬物一體之心夙夜在公之氣將舉由來不均之弊而付之大道爲公之法甚盛惠也雖然均耗莫若均糧均糧莫若一則其也昔嘗舉以告東崇平川兩郡伯矣今願復申前議於臺下竊念均之爲說固以宜民而尤在相時非其時則不能成當其時則不能緩嘗觀國初

籍人戶矣，未有里甲，而奏置里甲，自開公審始。既有里甲是，未有輪役，而議編輪役，自崔莊敏公始。編則周望采聽民言，勸爲定制，皆因其時耳。均糧之議請自嘉下始，不可干。或曰周文襄公巡撫東南二十有餘年，規事纖悉，皆其經理，何嘗時不言均則有從也？時仍其舊之條，東南生齒未甚繁，田野未盡闢，當時水田雖可征租，而旱地猶未耕墾，是亦有不能爲均者。且文襄親履阡陌，標立步段，造爲魚鱗圖冊，則荒熟有辨，而官民麥地可稽，因而輕重消息之，奸弊

不得以窺隙，是又不待爲均者。文襄於蘇松嘉湖重額官田奏設金花一項，每金花銀一兩折米四石；又於蘇湖標虛官田奏徵布一疋折米一石。如是調停重額之田，是糧額雖未均，計其所稅則均也。而今不然矣，官民麥地之田，無畝不歲耕，無耕不歲熟，無熟不歲徵，獨其徵擧之則反有重有輕，是時之不可不均者也。文襄魚鱗圖冊，縣州頗失其稽，則官民麥地存者猶其亡名，無從查考。昔爲民田，今爲官田矣；昔爲官田，又或爲麥地矣，何因而區別之？況麥地者以其僅止藝麥也，今一覽皆爲水田，而猶止麥地之稅，是理之不可不均者也。文襄既置金花以寬重額之徵，是五升等田所輸與重額田相去已不甚遠，獨存三者之名，爲賣買存糧之弊，啟胥徒那移之奸，是孰又不可不均者也。何也？天下未嘗有不弊之法，法弊則宜求更弊之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在議時者通變以宜民耳。況聞湖州已屢變，而獨不行于嘉郡乎？但湖州亦有未盡善者，要不在變之不善，而在猶存二則也。則之有二，猶弊竇也。嘗考湖州自天順間郡

伯岳公璿奏每畝正糧不動外，其耗米不分等則，每畝通爲一斗，乃借此畀彼之法，此均耗不均糧也。正德間郡御史許公庭光、郡伯劉公天和奏將湖州田地四千四百四十七則均爲二則，凡官田爲一則，凡民田爲一則，是均糧而殊則也。今嘉靖二十一年，郡伯張公鐸又據糧里邵越等呈告，申請上司，均爲一則。蓋糧存二則，是民田輕，官田重，猶立等差也。嘗者不利官田之重，而倍價以要民田；貧者欲利民田之價，而改民以售官田。是故根與田左，而荒糧歲積，此

張公不得已而復建此議也臺下以剛明果斷之才爲民除不均之患宜取湖之能變爲是而以湖之存二爲非令吾鹽邑之議不欲以麥地均入官民田耳但麥地歲妝之利既無異於官民而麥地之糧大異於官民麥地既不起耗又無馬草則歲納不過三升或五升在自私者計之何樂均爲但本大公一體之心立經常無弊之法則不當以自私爲念而當以一則爲準矣或曰海濱之地高仰爲甚難冀常熟顧高仰者幾何哉邑城北境海壖地某家有焉毎歲地租

秋荳春麥各四斗或五斗邑城南境某則無之第聞之人以錢爲租春者毎歲錢八百尼書千其租及此恐皆足辦糧也萬一天時不可期歲當亢旱或至不收仍許其告官或傾訊踏勘派全花銀以輕之或通縣均攤界補在一通融聞耳無難事也但恐各邑事禮不同幸勿以吾鹽例各邑又勿容自私之言得阻壞一邑之便計則厚幸矣不勝區區

海上事宜議 日本貢市

昔浙初設巡撫或入聞因國家設官恒有定制何巡撫昔無而今有朝進議而夕命 昔耶海石子曰是議非始於今也嘉靖八年有奏楊千宜設總督武臣兩浙宜設巡撫文臣其時已得 旨推舉才望謀勇文武大臣矣後江淮開建督府而浙撫獨寢至今復舉行或問浙何爲而設巡撫也海石子曰爲海寇也先朝無論在嘉靖中御史王化等屢有海寇殺官之奏其爲患久矣海故有漳州賊崇明賊獨倭奴爲害最大倭奴自漢靈帝始通中華至唐咸亨賀平高麗稍習華音惡其名不善更號日本史載其日出處

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倨強如此或曰倭奴何以寇也嘗攷唐宋史倭奴雄據海島伏屬拘耶韓等國凡百餘尊倭爲大倭王其地無良田可耕漁海自給又求冊南北市糴其土墳壚有金玉而無陶冶屋覆不以瓦仰中國之潤上爲陶爲甖其嗜中國物猶西番之嗜茶也西番不得茶必寇掠倭奴亦假寇通商始得所欲否則沿海爲寇勢所必至也或曰吾嘗觀史唐宋以來但修貢而不聞寇抄中國亦加優䘏不爲防禦如漢賜以邪綬魏封親魏倭王晉使都督百濟

等六國唐賜燕麟德殿授使臣官左補闕或賜書籍佛經自宋雍熙至嘉定貢使不絕時或失風詔給常平米錢贍養何嘗爲寇而防之哉元初嘗入寇世祖諭之不從命范文虎等率舟師十萬討之盡沒五龍山下終元世爲寇横甚何也海石子曰是有說也唐宋以來倭奴利吾筆物故修貢也勤元爲海運倭奴劫掠糧舟已滿其欲奚藉貢市乎是宋以前我執其利柄而彼求之元之時彼乘其利便而舜爲我患故寇不在唐宋而在元也或曰國初以來百夷效順何

爲倭奴獨梗海石子曰洪武間亦海運以濟北伐之師永樂初海運凡十有三舉以給遼東惟我運於海故彼寇於海自變豪嘗言自宣德以來倭患已少惟運從內河而寇無所利此其所以少也或曰吾聞倭之寇浙屢矣故國初遣信國湯公築登萊至浙沿海著在十九城而寇掠不歇至後乃少何也海石子曰此不足驗籌海之故哉永樂已前屢寇不止宣德而後僅一遇可何後求貢不絕蓋非貢則不能得所用之懷其意誠不在貢而在商也或曰倭奴之貢在

洪武已遣僧奉表稱臣矣此言宣德者誤也海石子曰吾非謂貢始宣德以後也蓋永樂以前之貢假貢以覘虛實因爲寇也宣德以後之貢假貢以通商賈非爲寇也故洪武奉表之時貢方入已掠溫州其後或貢無表文安置其使于川陝番寺又嘗與胡惟庸交通謀不軌祖訓云日本雖朝貢暗通奸臣故絕之是永樂以前之貢意在寇也又侍郎楊守陳曰倭夷變詐兇虐時以刀扇小物𧰼賮　天朝覬牟大利不當與之通好是宣德以後之貢意在商也或人乃梧

倭本欲通貢非利寇署徐文定亦詳言之矣

日運於海倭假貢而爲寇罷海運倭緣貢以求商情較然矣商亦可通否乎海石子曰難言也謂可通則　祖訓嘗絕之矣謂不通則洪武末年許令十年一貢永樂初　賜日本王印誥許之通融或一二三年或五六年入貢矣且松江寧波先曾各設市舶市舶者與夷舶市也然則貢而商亦國制所許也或曰胡兩市舶今無一耶海石子曰史言松江宋建市舶司元有市舶務國朝爲市舶監在堮湖之北後以官多民擾罷之而併於四明市舶四明者寧波也嘉靖二年

市舶內官、陰爲瑞佐嚮道、是市舶首尾爲始禍、故四
明市舶廢、或曰市舶廢、是不許其貢而商矣、海石子
曰、嘉靖四年、 勅給事中勘報倭情、已奉 明命許
復洪武十年一貢之例矣。非終拒之也。且市舶之廢
非絕其來商、乃慮市舶之爲禍始、也使監舶得人、彼
貢而商焉、互市而兩利焉、游徼消而夷禍息、非地方
之福乎、況巡撫之設、誠非無意、將俾之仰遵 國典、
俯察時宜、杜其釁于無形耳、或曰、嘗覽海經、而自汀
漳、北抵登萊、沿海之區、皆可駐舶、何必寧波、海石子

曰、按之倭奴貢道、唐天寶以前。率由自濟新羅。入山
東境、自倭與新羅讐殺。乃不北而南。由明越州矣。又
山川略中。載永樂時、所封壽安鎮國山、與四明相佑。
春時東風便帆、直抵寧波境爲便、聞之海濱人云、江
淮未設總督。海商或由海門入建業、潛相貿易。今江
上有操江中丞巡江、有兩御史、海口有總督太倉有
兵憲、彼勢阻、故必之寧波、今浙復專設巡撫、防範
甚周、吾恐兩浙地、與區僻徑、可通舶賈者、能保其不
來我無備、而肆侵乎。番倭旣仰藉華物、必資商爲利

貢限十年彼不能待也。諺謂閏月風便舶至、非閏月
風便、三年一閏、彼適來、正其候耳、況華人亦利其貨
交相覬覦、而時禁特嚴、則旁蹊曲徑、潛相勾引、勢在
必然、奸人乃或從中梗之、官不達其利害、而撥治稍
急、彼欲脫身以解、必至弄兵沿海之憂、方大耳。往年
大同甘肅之變、皆措置失宜、以至潰決。正德中兩河
流賊、彼寧不畏死、而甘禍哉、幾事不察。釀成大患。或
曰、似此、將何道而可、海石子曰、在自治耳、必也申明
法紀、禁絕通番之人、杜塞勾引之路、若彼稱貢而來、

縱不合十年之期、挈重貲涉溟濤、無復回之理、況內
地所需、亦有必仰之物、昔韓昌黎送海州刺史、有曰
海外之國、馭得其道、處中其情、則夷賈之貨、皆可爲
中華用、而海上之患、亦可潛消、今日之計。在巡撫大
臣知我知彼、識其機宜。而善應之耳、況 國家如天
之覆、於外夷未嘗拒之、遼東朵顏諸衛、三年入貢、容
其貿易、而西番如吐魯番等、來朝、得于日平市於京
師、何獨東海之夷、必拒之耶、況 祖訓絕之、謂其
通奸臣、將圖不軌、今不設丞相、寧有惟庸之奸。如以

市舶既革爲疑則又非互市之故也考之正德中市舶內官暗通宋素卿等受寶賄以萬計且內通劉瑾欲勾外夷逞侮而嘉靖中復激忿宗設殺總督武臣皆閹人之階禍耳今　聖明當陽百僚奉法何虞一醜夷之交市爲戎口是固然矣慮貴十全今欲善圖其後使彼不攻逞而我無虞其害何道致之海石子曰有一說焉一論彼國不得各道爭貢一論海上近舶之家不得私利啟釁是也倭國有七道道各統郡數十倭王政令行則不敢擅求貢自原義植主國初

冲無道勢不能制遂令各道強請勘合爭先求貢及抵寧波互相詆毀求勝致殺戮釁開而兵戈貽害今當諭彼照先年各道輪貢不得交爭違者照洪武事例却其貢物安置其使於川陝則禍端可息矣若彼沿海之奸嗜利無耻必投勢豪之家以爲與上始則誘賒舶貨既而不償又冒托貴勢轉輾相蒙激其憤怒必也嚴憲典輒擅通番之禁督巡司下海捕緝之條方番舶之至必報官聞視方得議估既入其貨亦限以償凡勢要之家不得投托務選謹厚之人自顧家身者乃得與之交易則彼猾失勢當自歛戢且舶舡不許入港令彼不得覘我虛實市易之際差官檢押不得乘機虧負如此華夷各獲其利釁何自生或曰誠如所論則不惟杜禍萌且各受益何也限以十年之貢既不拒夷人嚮義之心而彼國亦不數數勞費一利也抑其爭貢之端既以禮義治彼又以尊嚴事我二利也做國初市舶之意而不絕其情在我則以通夷方之有貨在彼又以慰仰藉之貪心三利也於是海石子曰然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五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彭賓燕又 選輯

曾孫錢 泮雍誦較

承啟堂文集

議

錢薇

均糧議 均糧

或問古哲王經理天下，則壤成賦，九州析為九等，於是禹貢載上中下三壤，而區分之，是糧雖哲王莫能

議均，從古然矣。予曰：予何以天下例一鄉一邑也。夏書定賦九等，別九州也。今大江以南，合浙以東，皆屬揚州，揚之賦下上，蓋指通州，不聞更有九等也。我嘉一郡耳，襲以七邑，特揚一區之地，賦同下上，可知是糧之均，在古則然矣。或曰地力不齊，如山木數年而僅供杷薪，蕩葦百畝而收錙銖，高昂之阜，多雨乃收，霍澇之鄉，遇旱反獲，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必欲均之，無乃各天而責於予乎？予曰：是所謂因噎廢食者也。夫地寧不齊，如周官一易再易之田是也，今吾邑之田，高下肥瘠大略相當，無田不耕，無耕不稔，故豐則皆穰，歉則皆歉，其收有多寡，係農之勤惰，是不可以肥瘠論。吾邑可也，況不均之害，不在田，亦不在山與蕩，而在官民麥之三等，何也？官田之糧，一畝之輸，有至五斗者；民田則五升至八升而止；麥地則三升至五升而止。故買易之際，買者利糧之輕，寧多價以推糧貴者，利價之重，寧有糧以增價，於是改官為民，改民為麥，此積弊之漸所由起也。又區書乘機為奸，甲戶有荒糧，而乙丁或絕，據斯是視，將甲糧推于乙戶，甲戶

暗減，乙戶暗增，而荒糧愈夥，此積荒之糧之再變也。至於狡猾之徒，與吏為市，一遇官府與民濫派存糧，利民之賄，因認圖糧，故裝已戶，轉報告詰官府，一時難於辨究，鄉民愚訥，不能分訴，弱者含冤屈抑，巧者明認暗飛，此積荒之糧之三變也。夫糧三變而害乃滋甚矣。今欲去斯害，無他妙巧也，止宜於官民麥田三則而均之，何可援山蕩寡收之例，而混亂哉？然其間亦有攔稅名為山蕩，而業家實得水田者，乃區書先年之積弊，但此弊少，則此害輕，況太察者民無所

容非若官民麥地之三則蒙積隱害上脈有司五豈察下累貧户之倍輸也且官民麥田其耕同其獲同其凶豐又同則糧之所出亦奚可不同乃因爲是紛紛煩苛之弊哉或曰官民麥田非私名也乃國家等則有此昔已定制而今概更無乃不可乎予曰此正所以尊制也夫制貴非累創斟酌時宜而勒爲定典以便民乎洪武初令官田起科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畝三升三合五勺七年詔蘇松嘉湖等府田如舊畝起科七斗五升者減半十三年又令七斗五升至

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減十之三是洪武間已變通初年之制矣宣德間年詔各處官田每畝糧一斗至四斗者減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十之三此在宣德間又變通洪武之制矣正統元年令浙江等處官田每畝糧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此在正統又變通宣德之制矣由此觀之官田之糧當以後定爲準正統之詔今所宜遵是官田之糧多

不過二斗七升輕則止於一斗今吾邑官田高者四五斗者豈當時奉行諸臣不能體列聖減賦恤民之意行之吾邑耶又弘治二年令應天上元等縣官田糧每石減耗二斗五升民田每畝勸出米二升此在（官田報中民田報）弘治又變通正統以前之制矣夫減官田糧之多量（攤此洪武例畝所定均此中也又通之善者也）增民田糧之少得損益宜民之道即今日均糧意也獨惜當時掌計之臣不能將順德美遍行東南乃止行之一處耳今之議均正默體累朝減賦至意推廣吾皇哀多益寡之洪仁也故均糧正尊國制也或曰

田一也而分官民何居予曰嘗讀大誥以宋元入官叫戎朝籍沒之田爲官田宋元豐間畢仲游計處兩浙官田凡百六十四頃紹興十二年以户產有隱匿不上砧基簿者沒官淳熙三年劉邢倫等奏湖北荊南兵後地荒而請佃之田人官後李椿年陳奏論意以水鄉秋收後妄廢田宜修陂塘塍埂亦爲官田是皆言利之臣損下益上之爲也入國朝凡叛竊亂常（此弊我朝永久已今已平定田時矣）謂爲作逆者不以後盡沒其田此官田所從來也今當太平全盛之日中興純德之治豈肯存南宋利臣

宮國之計，況國初罪人壓年幾二百，子孫繹盡，寧無
一體休息之意哉。或曰：誠若所言，均糧是矣。說者謂
平湖之四則，不若湖州之一則，何如？予曰：是易見耳。
所謂四則者，僅補偏捄弊之方，然田雖存乎四則，糧
亦分為四等，富貧貿易之際，得藉手投隙，改重為輕，
致民苦之，是在弊仍在也。若湖之合官民麥地為一，
是奸役不得減多為少，愚家不致肖少為多，雖五尺
之童亦可掉臂之刪，而早土膏之利，誠蕭曹畫一
之政，號黃坐贓之資，而堯舜垂裳之理也。或曰：糧則

均矣，黃冊亦可均乎？予曰：惡，是何言哉。冊所以紀田
也，凡差徭輕重，因乎冊者也，則所以覈徵也。凡官民
麥地載之冊者也，今黃冊照則收田，某戶田若干，原
額無改，所以存制也；實徵照田派納，三則歸一，則不
分多寡，所以祛弊也。若併黃冊均之，亂之道也。十年
一大造，後冊承前冊而欲均之，是令亂之也。況黃冊
國制也，非啟奏不得輒更，是故事決於理，理因於時，
特協其宜，本可以萬殊，而殊途要於同歸，今也究
民俗之利病，痛宿蠹之奚窮，探撩剔之要源，塞奸宄
之深實遵　明聖之屢詔，決便計之成宜，則糧之固
不可不以時均，均之此其時矣

均糧續議　均糧

夫田者民之業也，國之本也，而糧則因田而取民，經
國者不可不有變通斡旋之術，長慮却顧之思。蓋
法立而弊生，弊積而民病。國何賴焉。譬之琴瑟然，其
不調也，必一更張之，而後可鼓。易曰：窮則變，變則通，
通則久，聖人明訓也。今之糧固不得不均矣，使徒見
於除害，而不知悉害之端，則害不必除，能祛害之大

而不精察隱伏之窮實，則除而不盡除，故前議容有
不暇晰者，復列為數端，以資芻蕘之採

計開

一、定則數。夫官民麥三等，當歸畫一，前已略備矣。以
吾鹽論之，三等之中，其多寡紛紜，又各分為數等。通
計之有四十餘則，而其總稱但曰官民麥三等也。民
之避多趨少，錙銖必較，故貧富貿易，因緣之際，收避
等則，人約以官為民，以民為麥，於官民之中，又必稍
避於少，故糧常存于下戶，利常入于富家，所以徭役

之時官府難於辯詰，爭訟無已。今以湖州之一則論之，利害較然矣。大順間，守湖郡者，岳公璘奏請均賦耗，每畝正賦外加耗一斗，部著為令，是猶均耗不均糧也。正德間，劉公天和因中丞許庭光奏請，額田四千日有四十七則，均官田為一則，民田為一則，以便徵輸，詔從其言，是均糧猶有二則也。及嘉靖二十年，張公鐸、姚遠諸論一則，弊生，改官為民，虛糧如故，據糧里齊越等呈告申請於上，始定為一則。夫自千則而歸於二，又必自二則而歸於一，則糧之必不可二而當準於一也明矣。

一清虛稅。夫由湖準嘉，則必當一矣，但今狡猾之徒通賄書算，丁夫造之際，詭洒其田，東飛西竄，隱匿不上黃冊，糧存各圖為荒糧，而田遂以無稅，此吾鹽大患也。今但若照冊田均糧，則此等無稅之田永為奸藪。若欲履畝丈量，是又開奸人一騙局，彼既能匿田于昔，獨不能隱丈於今哉？然則若何而可？吾意有田無糧之家，鄰甲未有不知者，誠得心計有司，嚴令積書於寬閒公署，禁絕外內傳遞交通，大示刑威利害，開以自首免罪，使各述本圖虛糧若干，係是某戶隱田若干，存糧若干，明白開舉，務盡荒糧而後已。仍示以免其本罪，則真情畢露，覆匿無所，而隱糧之家亦且恐懼而不敢終掩矣。先時董令君亦曾清查，當時首發隔有伍六千畝，近魏令君時亦有二三千畝，惜不能竟其事，但令有力者不得買通上下，則田自難隱，糧自可清。不然，深弊猶在，何貴於均，第為大奸匿笑耳。

一斷糧額。吾鹽有起耗田，官民田是也；有不起耗者，麥地及灘蕩是也。今果若均糧，必先算起耗田若干（鄉分上中下此等[illegible]），畝不起耗若干畝，明著于冊，每年會計到日，查算該（[illegible]）起若干石，分派各田均納。若今無定據而渾統均平立糧，他日見畝起耗，則不起耗者亦且渾入起耗矣，又一弊端也。況本縣耗田有定數，徵耗有定石，若渾而槩起耗，其多餘耗米，不過入書算之囊橐，分家何益，而反成厲民矣。

一辨馬艸。本縣官田馬艸，每畝該十二兩，准徵米八合二勺五抄；民田馬艸，每畝該二十四兩，准徵米一

升六合五勺。麥地則無馬艸。此定例也。今在均糧。正須逐件明晰。若不先算本縣官田若干畝。該馬艸米若干石。民田若干畝。該徵馬艸米若干石。明著于冊。以便稽考。但恐一槩通徵馬艸。則官田徵十二兩者或徵如民田二十四兩矣。麥田無徵者。或亦見畝起徵矣。是馬艸之暗弊。所當加防者也。

一議徭役。各年輸該均徭。聞蘇州盡派入秋糧中。徵收在官。待臨時官府顧募充役。此恐非經常之道也。其利一。而害三。何利也。均徭派徵于糧。則仕宦之家。（此謀本椿蔡毅公）

不得各年營免。杜僥倖之門。得公溥之誼。故曰利。何害也。均徭因乎黃冊。黃冊十年一更。自嘉靖二十年造冊。已踰六年。役過者多。未役者少。若一該派入秋糧。則前六年役而役役。後四年役分於衆。贏縮不齊。民未輸服。害一。每秋徵糧。必令併納。既收入官。須令寄庫。第恐收頭有覬覦之心。則侵欺難屏。官府有賢明之實。則給募乃公。萬一下之收頭非良。上之公廉實必將或有迫同為計。以勢拘民於役。而領虛於官欲未必責給矣。是民供輸於先。奔驅於後。乃重役也。害二。人情家重則身重。無家則身且不恤。而何後害之憂。窮惟應募雖無籍之人。事迫多脫逃之累。變管必煩矣。非然也。凡役非一類。有利者亦有害者。又有害之甚至破家積禍者。利者爭為之。應將求之不暇。而實多僥倖之思。害者必若推辭。且不肯效忠。至萌苟且之慮。害三。夫事必宜於人情。而酌于邦慮。語曰利不十不變法。故均徭派入秋糧。殆非經常之道也。

漕渠議　漕渠

嘉靖間。山東諸泉半涸。黃流耗減。漕途閼澁。顧泉源

總之徂徠等七十二派。麗鉅野陽穀諸邑。孜之永樂中。金純濬引濟漕。其經理甚悉。有安馬塲諸湖以聚（肅皇帝議新河——顯皇帝議泇）水。有石口通源諸閘以備水。有挂劒柳堤諸鋪以濬（今漕渠之勢又與永樂時大不同也）水。有師家野豬諸壩以止水。滂淺有夫。監泉有官。逆於今日久弊滋。民或壅以為利。綱弛法玩。官或狃以為常。遂令泉源或散為灌溉。或絕為魚梁。而僻為沼沚。夫漕河者。寧盡如昔耶。黃河分流之不至。蓋有繇矣。張仲義云。黃河一石水。五斗泥。其濁而易閼。性也。姑論國朝洪武。河決原武。正統決滎陽。天順決開封

弘治決張秋、正德決曹縣、又決孫家口、率數十年一變。蓋其泥濁易沉、泥沉易積、積則流益緩、緩則積愈多、故屢淤屢洩、其勢然耳。況兗豫土性墳壚、易為衝突。舍本流而趨異壑、夫何怪焉。今者徙舊黃河復故道、出泗州南趨於淮、由是言之。泉非竭也、民為之竭也。河非梗也、閘為之梗也。議者不察本末、務以奇論相高、近者謀開別河、遠者欲漕於海、非無見也。然海運之說、有不可者五。以元史攷之、歲運之舟至千艘、十七。則沒者十三矣。夫役卒豈非赤子、艘粟豈非民

以書海運本朝行之宜念之者

皆有形當其時則用之耳

膏、乃驅有生之民、投必死之地、取可用之材、填不測之區、寧無惻然於心乎。不可一。尚書宋禮疏云、海運必用千料船、駕者百人、運米千石、若計河漕、則海船一、可辦河船十、且運卒少、而無傾沒之患。以此相校、其不可二。元專海運、倭奴歲肆剽掠、必設瞭望之卒、備捍禦之兵、轄嚴隄防、猶不獲免。國初設備倭指揮、亦為海運。及改運會通、倭乃絕覬覦。此為永圖。其不可三。欲海運必濬利津膠萊河、為停泊之所。屯寶蓋黑龍諸山、為望燎之址。今久堙并修、興役無已、與其勞民而蹈危險。孰若修漕河、安故道之便。不可四。勝國倡亂、非士誠國珍等耶。皆潛托海運、貿販聚徒。為東南患、以海為憑。法不及禁、釀成禍亂。其不可五。夫海運詘、河運不得不通。河運專。泉源不可不滌。其為計奈何。曰、難言也。史言宋開寶間、河決澶淵、防河司封郎中姚恕瓶死、知州杜審肇坐免。失事之罰、其嚴如此。漢成帝時、王延世為河隄使、隄成、爵關內侯。建武中、樂浪王景治河、從事諸臣悉增秩加爵。職之賞其優如此。夫賞罰所以勵世磨鈍也。舍是、庸

虞不能治。今督理諸臣。自中丞曹郎而下、皆視為養望息勞之所、而不切軫時耗國之憂。去歲漕涸、較遣侍郎諸臣臨視、講求經畫、但聞所至搜索供億、民不能支。每一官過從千人、未及展一籌、夏水驟發、漕舟無阻。諸臣乃藉以為功。應泉源未必竭、而時有涸竭、水至自有時、而民怨無時。今欲上不煩官帑、中不失

又曰此漕舟皆為曹所經文定設以淮水來

漕、下不困閭閻、其要在得泉耳。欲泉之發、匪有他術。其弊在分泉耳。分有盡之源、供無窮之用、豪民擅其利、國計當其虛、第能覈而清之、則地中之蓄、滔

漕不匱漕渠漸盈國課日克必也復永樂之制乎積水減水之閘在支流不可不修挑淺撈淺之夫在占役不容不嚴非得實心爲國任怨之臣不可矣若濬河之術古來無慮千百其宜者有二焉宋李公義鐵龍爪揚泥車其一也河閘在泥以鐵爲爪繫舟尾而行急櫂乘流驟翻而下沙動水衝深可數尺此去閘上之法也管涇文雉皆人戶守堤其一也文矩請于夾河人戶免其糧役點充堤長秋水漲漲率人守之欲潰則築欲塞則疏各限區里官爲巡緝若工大則

並爲之助偷惰者罰此防河滲之法也又稽先正所建議矣夫順閘中丞賈銓濬黃沁二河都事金景輝奏安山北抵臨清二百五十餘里止一沁水雨少脈細遂致淺澁其東城北陳橋原有沁河故道長垣歷鉅野出會通河合汶以下臨清此道舟通往來止陳橋迤西二十里淺狹耳濬之深濶以入運河是沁水南出曹濮濟徐州以下又北出安山濟臨清以下非惟運船可由小濟橋以達陳橋且免濟寧一帶閘座稽留之驗又　高郵衛中兵梁霖疏徐中山開塌場口入於泗以通運道後因河口壅塞乃修師家莊諸閘以出濟寧夫開塌場口仰引沁水也然不用沁水而從濟寧何也蓋出濟寧逆徑也由陳橋達臨清道迂也然濟寧雖徑而中高天井諸閘一放水則立涸艘運爲艱陳橋雖迂徐行安達此實可行之令而甚利者且又國初之遺迹而裨濟之便計是鑒裁焉

論

邊論　九邊形勢

考職方氏京師之東古會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

衛東連遼陽西控宣府以爲外邊又起古北口至山海關關隘修葺封守櫛北以爲內邊外邊捍禦內邊拱護此遼陽宣府之勢合完重京師之深意也大同之東有天城陽和西有偏頭鴈門北有大邊內有二邊前山聚落等五堡分據其間以爲應援不示之隙是大同地雖散漫而防守之氣常合也榆林寧夏即古朔方地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于河外爲寶國初定制衛林兵出代東勝州之北寧夏兵聯出賀蘭山後是其勢合而不散也甘肅古河西四郡洪武間拓之

以斷匈奴右臂，國初嘗封元遺孽為忠順王，主哈密之地，先赤斤蒙古八衛，罷忠順之勢，右抗西番，前遏北狄，以奠枕甘肅，意在以夷狄夷，蕃西北一要區也。吁，邊陲之勢合則國強，國初之守與備，猶身分耳，東自遼陽數千里而西以至甘肅哈密，皆為內地，譬有如一家然，牆墉與閫，無偏重也，卽一身然，氣脈周貫，無痿痺也。今顧有可慨者，自兀良哈內附，割大寧營州全境與之，卽今朵顏三衛之地，而遼陽以東聲援阻矣。宣德中，退守獨石，而開平興和衛要之地棄為虜

巢，昔所置八驛，盡為風脫，而宣府以北聲援絕矣。大邊失守，二邊復棄，致五堡不築，宣寧不屯，因而兵驕殺將，紀律無嚴，大同聲援弛矣。又東勝撤而榆林邊墻迂遠，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綿亘一千二百餘里，連墩鉤堡，橫截河套之南，而榆林聲援散矣。且總兵杭雄失利，趙瑛再劾，虜遂出入河套，往來甘涼，每繞出賀蘭山前，無復遐忌，既而王瓊廢節遠圖，修下虜城，棄地八十餘里，舍寧夏之帶援，又甚矣。自忠順王罕也失析，其母妻帑下寄寓，縱橫搶掠，而哈密不守，安定等衛又破滅於海西，帑夷遺族皆逃避山谷，不能復振，甘肅之孤援又危矣。方國家盛時，要害全控於中華，封守夜嚴於法令，勢固兵雄，正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幕南無庭，夷虜安得插其間哉？及今四顧邊境，日久日削，要害之區，不能什伍，而廟堂碩畫，似又不暇遠計。夫肩背者，丘壤尚不云乎？夷處我之腹心，我處夷之支體，夫是以血脈不貫，而虜氣日驕，勢烏得合，而禦烏得堅乎？加以將非其人，備非其預，奇謀莫展，決勝靡由，吾恐吉囊雖斃，俺答復猖，犬

可高枕而臥也

鹽法論　鹽法

鹽曷為法也，藉足國也。鹽曷為足國也，國耗在邊，而邊之陸輓甚難，故假鹽之利以召商，藉商之力以備粟，積商之粟以實邊，邊可足也。然商猶昔也，鹽猶昔也，而邊每患不足者何？是法之弊也。（有言凡理鹽法者公亦以鹽以守之言自可變者如聖祖原定則例而後可）法曷弊也，其始也，起於司農之變法，其既也，壞於權貴之爭利，其卒也，加以餘鹽之大行。夫鹽之有法，國初所定，酌議既審，公私兩利，歷世遵之不改者也。故商戶賣粟赴各

邊餉納或自墾起課以積粟此鹽之爲利而邊所由無乏也弘治中有淮人長司農部者以其鄉人親故因奏更舊法第令輸銀於京分送各邊自糴折銀較舊爲省得引比粟甚易於是一遇凶歲邊粟如珠矣既而劉瑾擅權華送銀邊人更無糴本遂多餓死此商賈不通之始也正德時勳戚椒房之家倚勢擅利而商之無力者中納不行乃率閒勢家賣其引冒其名埶家分其利而商之得微矣閒有一二得中納者取鹽於各場埶家先取足而無力者坐視此商賈不通

之再也而操柄者又隨時規利恐商人夾帶羨鹽利歸其手建議公賣餘鹽徵其價值每引或至百餘斤餘鹽盛行而正鹽反壅此商賈不通之又再也況今各邊屯種之政廢而粟粒芻束之運艱度支空缺之用多而誅求取盈之令下勢家且爲斂迹而商賈益病矣爲今之計第使鹽引仍徵粟即商爲邊商鬻邊而用之墾闢必多使邊方各屯種則本色贏本色贏而商之中納亦便不待司農出銀以糴而邊自可饒且引勿増而餘鹽祗支正額則商之貿易利而正鹽自通又司農酌權宜變通之術令各場照民間田稅例便其生理恭民田或本色或折色第取其原定之額羨粟任其所用莫之禁也惟場竈既取歲徵之價又禁其通販故鹽之行愈難遂至千百爲徒駕船執械突行拒捕屢見告矣非惟不爲公家之利抑且貽地方之害釀爲禍萌莫甚於此今爲兩利計若使見丁徵銀隨地辦課照之民賦而羨鹽任其他貿則戶竈商俱得上不廢官之取下不奪民之資乃人情之至便而公法所宜寬也夫鹽一也中引不以粟以銀

則邊無藏粟而邊地病煎戶徵其課禁其貿則途有逞奸而內地亦病國家利藪化爲弊區其惟復收粟之故制則不勸之耕而以商積粟邊無虞匱矣通自貿之一途則各利其利公無之課竈無匿奸矣今也綱紀不張而法網太密以囊金易引何若遠耕且下戶有挑尚恐白欽此其利害繁若指掌故得縷指而籍較之

記

修捍海塘記

嘉靖庚戌春浙西海鹽捍海塘以颶風崩圮維時督水使者蜀胡公以職事來巡郡丞任君吾鹽令張君胥會相與咨嗟曰涓涓不塞將爲江河況海百川之匯滔天之洪濤者哉且茲塘高實與邑城等無塘是無邑自邑而往而嘉而蘇常皆汙下受浸塘不亟築患獨在鹽乎哉乃得請於先巡按王公今林公兩柱史皆急民之患率作惟殷而監視則郡倅鄧君節推殷君其百費於張令取辦焉外壘石塘以障怒濤之衝內塡土塘以防潮齒之齧由是鹵不及田田可望

稼矣或曰茲役蓋有五善焉先年聚役夫於塘率羣猾影射今分官視工所虧者少易察難匿祛弊也先一石擊六椿爲大疏今益其二椿以尺度之圍一丈八壯基也石犬牙相嵌跨縫乎鋒理密而堅潮不得滲固表也民每歲塘夫課銀儲之于庫鳩役聞左量數分給如顧募然受直停匀民相勸趨得人也每八月潮汛特盛怒濤兼天適茲興作潮縮而役得天也是皆胡公措置者當咸通者神而郡伯劉公暨張令君寔相之也嘗攷吾鹽自十八涵淪沒唐開元中始築塘捍潮宋嘉定中史言潮衝鹽官平野二十餘里元大德中潮嚙海鹽沙岸斂異人張與材投鐵符鎮治（此地方二十六沙陂塌易沒）入國朝洪武中海嘯淪田一千九百餘頃鹽民濟允濟走闕下請築始用石矣永樂三年通政趙居任築九年保定侯孟瑛築宣德四年侍郎周忱築皆救使也役民縣及蘇常等七郡正統以來或郡守或臬憲或藩參官無定員則守土臣也其役民亦祇用我嘉七邑之力正德中易以水部郎今　皇上乃專設僉憲職水利則勢親易運職專思確況銓部重東南

海患擇宿望如胡公而又率以廉勤佐以諸材請求令且議開裏河取土可以實塘因河可以運石又命石戶歲採而時輸之以備緩急皆利民防患嘉猷也嘗書之以爲後則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彭賓燕又
吳祖錫佩遠參閱

蘇司馬奏議

蘇佑

巡撫疏草

預處分布人馬以禦虜患疏 防守內三關

照得虜馬入寇，常在秋高討月之期，每數月則。今年閏月或以六月即為七月。二十一年六月入寇山西近者丙子叛逆，亦其時而。臣今閱視諸關，備采衆議，俯馬紫荊，最為緊要，蓋二關山勢雖稱險絕，中有河流山形糾亂，各該隘口，隨險分兵，勢分力弱，恐難持久。且外恃宣大犄角勢，又在人畜通京師，易為震動，此其緊要之大畧也。若夫龍泉之守，外有平刑故關之衛，必由雁塞距其地里，平刑至龍泉，不下三百餘里，山勢聯絡，中鮮民居，搶掠無以為藉食之資，險阻必困路恃長之騎，以此爭鋒，非計之得。兵有勝筭，必我之利也。山西三關萬一可入，澤潞汾沁，足以四馳，而出東犯，不行

之地，以當守險之兵勢，既糾同時應兆閣，虜人獲隘，志在搶掠，或不出此，又況山西連年修守，俱有次第，以可無虞乎。龍泉故關緊要次之，此其大畧也。查得先奉欽依修築墻塹，近該臣查勘完者已十之九，其不完者，計以六月之中，俱可報完。等有依憑，皆無人拒列金城湯池，有不可恃為固者，況臣區區守乎，故常守之外，酌量險易，加之防守之兵，若徒拘于守勢分力弱，有難可恃以久者，爰分撥將領，稍以地形責以應援之効，謀協衆議，亦已僉同，不敢自專以瀆任使臣之責也。查得本年三月十八日前巡撫都御史鄭重已咨行總督侍郎翁萬達于宣府鎮摘撥兵馬三千，在舊保安州岔道堡駐劄，專應援馬水口，再摘撥大同鎮人馬三千，在平刑關駐劄，專應援吳王口，仍摘發朔鎮人馬三千，在廣昌縣駐劄，專應援浮圖峪、插箭嶺等處。但臣查得舊保安州桃花堡北與岔道堡相去馬水口尤遠，相應改移駐劄應援。又查得白羊口與臣所屬地方相近，計去京師路實咫尺，勢尤緊要，亦須周防，亦當添兵以防意外之患。如蒙勅

下兵部再加查議上請更乞　天語丁寧宣大將臣
幷行總督撫各臣查准各議施行
審度兵勢虜情預擬督調戰守以成安攘疏 嘉靖
查得連年徵調延綏寧固遼東等處客兵嘉靖二十
一年共十枝以後俱六枝四枝應援宣大二十八年
延保二枝各營發一枝大同一枝二十九年延綏保
定遼東共四枝俱應援宣府蓋重宣府也重宣府者
重京師也近准兵部咨爲陳戰守除虜患以振國威
事該京營總兵官太子太保咸寧侯仇鸞題本部覆

議各兵應援當視虜情緩急以爲先後若京師有警
則宜大爲輕京師無警則宜大爲重延綏遊兵徵調
宜大應援係節年故事今使赴調京師路由宜大亦
不相左而況覘視宜大以聽京師調用實有兩便合
行宣大總督官預將此兵量存備東路永甯水岸以
便京師調用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前來周諒詳論因
已籌算無遺慮竊惟兵不預調無以應戰守探不真
實難以中機宜若使探報既真則後發先至有可以
堅虜之心彼此不失有可以投機之會是徵兵在先
西搶譚貴審則兵爲有用虜不足平矣查得虜患節
年侵犯如在山西則急山西在大同則急大同在宣
府則急宣府如今年在薊州則又當急薊州信矣然
俺答諸部落實在宣大之間套虜聯合而入亦不能
越度宣大倘有侵犯東行必先大同次宣府次薊州
探虜情之真者必先大同次宣府次薊州近御史胡
宗憲奏稱探報虜營大同得其情宣府得其形薊州
因魔問病不足憑矣固以虜巢在西北大同有大邊
宣府無大邊薊州借聽于屬夷自有不同該部覆奉

欽依如擬施行則是探報者固當責之各鎮務得真
情庶向往有期督發無悞東西成中犄角可憑實兵
家之首事也且諸鎮雖皆虜衝而宣府逼近京師實
爲緊要薊州正當畿甸尤切腹心審重度輕則防禦
之兵似當先薊州而後宣府然虜有所由入兵有所
由會審机度勢則防禦之兵又當先宣府而後薊州
何也薊州宣府雖俱京師後門宣府在西與虜隣近
其所由入可以探知督兵防禦其所由會亦屬指[illegible]
各路主客兵馬督調應援不俟哨探心志既一勞方

亦均備犯宣大，自可追逐，若犯薊州，一關之限，即為警疾馳，猶日計程，不失策應。臣愚謂備宣府可應薊州，備薊州則不能應宣府，此兵勢也。探報可憑，則防守不失。若止恐嚇勇奇張相誘，利在犒勞，妄報虜情，不審虛聞，即輒徵調，闔門而趨，虜遂乘虛，則宣府入寇之路有誰堵遏。不無顧此失彼，重致憑陵。臣愚謂探報防禦，必先宣大，而兼薊州，此兵機也。較之常歲，虜之侵犯多在秋高，其餘時月縱有警傳，亦止近塞。天寒地凍，已難馳騁，乃于深入，尤所未能。蓋虜之衝突

全賴馬力，草枯膘損，可以解嚴，方宜休養兵騎，以待征調。若不審時量地，聽憑虛喝，不惟調遣不時，致增外患，屯兵日久，亦將內疲，是亦兵之忌也。竊計虜賊狼貪，理當撲滅，似不可拘守，故常使機事或成牽制。臣愚謂宜行各邊，如賊無侵犯，不許貪圖小利以起釁端，但加防禦戒嚴，無懈賊計，如果不逞，侵犯地方犄角剿除，乃照西顧，仍行量擬精騎，以備搜搗，至如套虜過河，則全吠兵馬先得探報，大加搜搗，虜雖犬豕亦重室家，豈敢長驅，而無內顧。兵法曰攻其所必

救，此亦齊人救韓直走大梁之說，是亦兵之奇也。昔人謂醜虜雖衆，不當漢一大縣，今縱倍之，封疆萬里，豈遽稱難。近日捧讀　聖諭，加意戎師，兵充糧足，允服痛著，祇請三復，敢懷遠衷。臣愚又謂時當全勝，事貴早圖，欲張兵威，以奪虜氣，須大破常格，多發帑銀委任戶部重臣，添買芻粟，儀行九鎮，人飽精銳，聲言備敵，京師帑机，冬春開後，秋高馬肥，乘我有時，肆驕利食，彼豈無隙，然后用兵，貴精制勝，在謀將見幕南可空，各王可虜，雖所費不貲，然一勞永逸，將在此舉。昔

管仲霸齊，乃作內政，寄軍令，蓋亦機事貴密，兵道尚詭，斯尤臣愚惓惓之朴忠也。若使近年備虜，縱有斬獲，不過零騎，得不補亡，虜何搶劫，日復一日，未見所終。試以近事，一年所費總括其數，召大司農以所積貯徵解，亦總括其數，量入為出，將恐日益不足。臣之私憂，殊忘食寢，語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豈僕婢之智，固賢諸他人，亦惟專且習耳。臣待罪邊方，叨任總督，仍有一得，輒敢上陳，如蒙　皇上軫念虜患日深亦事當預，勅下戶兵二部，會集廷臣從長計議，速為

慰請宸斷施行邊疆幸甚臣愚幸甚

按報夷情疏 北虜開市

議照醜虜逆天犯順震驚畿輔今者復屢次求貢爲
詐職伏思之虜情叵測變態多端難以悉數據其踪
跡探其委曲約有數說蓋聞我 皇上赫然震怒爰
整六師行欲出塞問罪以洩神人之憤天威遠播遐
荒畏威此其一也比者歸正人來傳說醜虜自昨犯
順歸巢人畜多見死亡天心悔禍虜罪貫盈之象虜
雖犬羊亦有知覺能不惕然畏禍乎茲因悔罪又其

一也且我中國貨物虜所甘利搶掠則利散諸部落
求貢則利歸于酋首其貪利者又其一也虜中小王
子者俺荅之姪也俺荅桀驁鈐制漠北諸部落漸不
聽小王子約束然亦一部落之雄耳而猶有其姪壓
于其上乃陰慕東夷朶顏等衛歸順內附官爵之顯
榮衣服之華麗意望我 皇上比例加授於焉誇耀
于諸部落中而欲與小王子爭雄長此慕名者又其
一也夫職之愚見虜之求貢雖云有此四者職等復
恐虜情詭譎難以遽憑通事欺隱不可輕信敢[illegible]分

[illegible]審參伍以前後之人屢次背綵証驗其使此之詞
不敢以一次一人一時之言即爲憑據然參看張[illegible]
伯達等齋來番文與其所供大略相同雖似有欵誠
之意而往來順逆之言前後反覆不一蓋以虜犬羊
也性本驕狂嗜頑貪得其善言不足爲喜惡言不
足爲怒在虜則陰[illegible]詭譎在我則駕馭有定職以爲
求貢之初其詐[illegible]不必深究許貢之後其順與
逆亦難以逆[illegible]也蓋虜之求貢也其詞爲順而
朝廷之許其進貢于義則正況貢亦備不貢亦備者

乃中國思患預防之常未嘗因虜之情卑詞而廢
我戒備使其誠也既在我 皇上天覆地載之中如
其詐也亦不能出羅絡羈縻之內故曰誠懷詐不必
深究者此也既貢之後虜仰窺我 皇上威武不殺
威靈不振將必終始慕來王之義效款塞之誠矣但
其部落不一論許無常與日或排無厭之求發難從
之請以起釁端以開邊隙亦未可保者故曰嚮與逆
難以逆覩者此也蓋在我者必先自治而在虜者以
不治治之自古御夷狄之常道也職雖爲今日之計

當外示羈縻之術，內修戰守之務。若求貢之事，決不可輕信而遽許之，以遂彼之奸，亦不可逆詐而峻絕之，以激彼之怨。但虜復惓惓以宣大陝西各邊通行開立馬市，買賣馬騾牛羊爲言。伏望　皇上勅下兵部，查探遼東聲息，如果前賊三萬侵犯是實，是與其開市求貢之說事已相左。當俟廟筭計會，另行非職等所敢遽擬。如不曾侵犯遼東，仍乞勅下廷臣會同詳議，開市馬市有無利便，參酌歸一，請自　聖裁，遵奉施行。如蒙　皇上准令各邊通開馬市，一可分散後來

東方西丙，馬市既開，不比各邊皆市也

各部落之勢，一可誘結各部落之心。今春及秋或一二年間，虜賊不來侵犯，方可將進貢之事，另爲議處奏請。如此既足尊我中國正大之体，亦不孤外夷納款之心。或既開馬市之後，虜賊外示效順，內復懷奸，于春暖草青之時，秋高月明之候，仍來侵犯，則我邊兵粮，自爾照常提備，未嘗因開馬市遽敢玩弛，或戰或守，俱不相妨。于計亦未爲失也。

陳時弊度虜情宜大錢粮以保治安疏　宣大錢粮

看得宣大二鎮地方逼近沙漠，土瘠人貧，百無所產，較諸腹裏財力，大不相同。故二鎮一切公費，在宣府止有公務餘地新增驛傳租粮，在大同止有牛具實丁戶口鹽粮商稅煤課各銀兩。但每歲出數微完，尚不足供一歲之用。況災傷蠲免，虜患逃亡，常不及十分之六，以致宗室冠服、房墳祭價，并各公費等項，積欠數多，雖各該巡撫極力措處，供億浩繁，已難支持。今該部復將宣府公務餘地等銀，改爲官吏孤老驛站歲用之數，大同商稅鹽粮課程實丁銀兩，改爲代府官校并衛所官吏武舉等項俸粮，及驛站馬騾料

豆牛具銀，括入屯田項下改解銀億庫，軍儲支用。京多將以益寡，顧此不免失彼。且宣大軍站，雖比州縣民驛，民驛自有審編馬騾夫役協濟等項公用，軍站不過撥軍走遞，令爲廩粮馬騾料豆。比照土木榆林等軍站積於軍儲倉支給。宗室冠服房墳祭價，先年原係禮工二部關領，後因內帑詘乏，行大同府于山西行都司于鹽課等銀內支用。牛具銀先該兵部議覆題奉欽依，專備買馬。嘉靖二十四年該吏科給事中李文進等條奏節浮費以經財用，亦知牛具銀係

該鎮買馬必用之費。然內原未開載。及查宣府有買馬團種銀二萬兩。大同比宣府用馬尤多。止有前數不敷應用。公務餘地等項糧銀。係各鎮巡撫賞功給降恤亡犒賞與夫諸凡供億。皆此取給。尖丁銀係各衛所均徭出辦。自有各項支銷。若盡行搜括。纖毫不遺。在衛所官吏驛站。既以遵照戶部裁革。不敢關領軍儲及支前項銀兩。又以供億各有定項。一歲之所入。尚不敷一歲之所出。輒行告匱。卒使官吏困憊。馬騾倒損。驛站廢墜。機務停閣。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

矣。況巡撫大臣。撫治一鎮。使賞勞不行。其誰用命。優恤不給。其何示勸。馬匹不補。其誰敵愾。宗室房墳冠祭。例不可少。驛站供應走遞。勢不可無。供費既乏。展布殊難。不惟坐誤机事。亦恐有傷國体。伏望　皇上軫念宣大重鎮。自凡供億。俱在緊急。乞勅戶禮兵工四部。從長計議。將各鎮所請前項地租牛具商稅鹽糧課程等項銀兩。俱照舊存留該鎮公用。并買補馬匹騎操。其官吏[illegible]較。孤老俸糧。驛遞馬騾料草。俱仍查照舊例。于軍儲倉銀億庫闕支。如戶部必欲更革。乞勅禮兵工三部。另議請發銀兩。以給各鎮。買補操馬。并驛遞馬騾草糧草料。及各宗室冠服房墳祭[illegible]等項應用。庶公務不致偏廢。而邊臣亦得少盡職矣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彭 賓燕又
唐允諧尹季參閱

鄭端簡公文集 鄭 曉

疏

重大倭寇乞處錢糧疏 倭寇

照得倭寇連年侵犯 中國。蓋南自閩浙、北至登萊、皆被其害。而江南蘇松杭嘉等府。田賦甲於天下。江北揚州通泰等處。鹽課甲於天下。今皆屢經刼掠焚燒之禍。農人釋耒。鹽丁罷竈。阻誤漕運。虧損錢糧。若不聚兵調食。大爲經理。將來患害。何所底極。此非特東南數郡之憂。關係 國家大計。及今不將銀數十萬急爲整備。恐他日所失要不止于數百萬而已。此臣爲財賦而言。至于人民荼毒。閭井蕭條。就使生養休息。不十餘年。未得復舊。與言及此。實切憂懼。再照倭寇侵犯。其中類多福建浙江。并江南江北直隸之人。或姦豪射利之徒。或勇悍無聊之衆。齎糧嚮師。肆無忌憚。結黨效尤。苟活旦夕。若不早爲區處。日甚一日。其禍不啻烈於戎狄而已。伏望 皇上軫念地方重務。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大破常格。措發官銀數十萬兩。收貯內庫。聽候打造海船。脩築城堡。募兵買馬。積糧芻草。以備軍前緩急應用。其被害民竈。照例優恤。寬減糧差數年。以蘇困苦。再乞 勅該部將福建浙江并江南江北地方通番從賊者。作何處治。庶幾外有爪牙之衛。內無腹心之憂。田賦鹽課。要緊地方。得保無虞矣。

復設江南管河官及參究違誤運務官疏 漕運

議照今歲漕運糧斛。除江北河南山東起運外。查得江西湖廣等處先後相繼陸續過淮。惟浙江杭嘉湖三府。直隸蘇松常鎮四府。歲運漕儲并白糧糙粳米二百餘萬石。必繇奔牛呂城丹陽黃泥壩等處始達鎮江京口閘出江。先年遇有淺阻。或繇孟瀆河外江分進。每有風波之險。盜賊之虞。嘉靖十九年、寧波衛指揮王承恩被刼可鑒。近來倭奴未靖。孟瀆河江海之交。正賊寇出沒之處。尤宜預防。以此漕司具

奏擬行江南巡撫嚴督常鎮二府，并該縣守掌官河
水利等官，將所管河道不拘年限，但有淤淺處所，即便
起夫疏濬，封閘蓄水，以待糧運。每年終，將府縣管河
官職名疏濬過河道緣由，申報漕司查考，俱載入議
單，永為遵守等因，題奉 欽依，節行去後，案候通無
一字回報。又經五次移咨江南巡撫督催，節據把總
等官張建節等各呈稱，兌完糧米於三月初五等日
陸續押發開行，已過無錫地方，見阻丹陽丹徒七里
溝等處，守淺不得通行。即今三月過半，未見興工挑

浚，實為阻誤等因到部。及諮詢南來公差官員，各稱
載糧民船阻集數千隻，相沿數十餘里，不能前進。為
照漕運連年遲誤，蓋緣中失天時，復違地利所致。若
今春初夏，非水漸平，河道無阻，軍船過淮，數日可達。
兩洪今首先被阻江南，坐守餘月，及至河開，行來黃
河又漸泛溢，縱加催併，勢難取速，安得不誤運事。直
自四月初十日，鎮江府方報河開通船，已自遲誤。比
參將黃印駐劄瓜洲，差人看驗，鎮江一帶尚難行舟，
南北通津，人所共見，豈能隱飾。四月二十日，浙江兩

司官員，册過揚州府，亦言鎮江河道不能行舟，得運
軍二四百人撈挑，方得出閘。前運糧船，勢難前進，似
此怠誤，法當參究。緣查取職名未到，有礙施行。再照
前項河道，先年原設有水利工部郎中一員，專管浙
西直抵鎮江一帶河道，及修理海塘，自黃浦三江口
等處，如郎中林文沛在任之時，水利修舉，河流通
公私得便。後議裁革，決塞不時，旱澇無備，田禾失利，
漕渠遂湮，深為未便。況今倭寇生發，蘇松杭嘉節有
聲息，燒燬糧船，另行查報。萬一姦細嚮導，窺伺鎮江，

運河阻塞，為患不小。乞 勅戶工二部，再加詳議，合
無查照舊規，於前項地方復差工部郎中一員，往來
督理，庶免有濟。仍乞 勅下該部，通查該府縣各掌
印管河官員，不分在任離任，但係三十[illegible]年[illegible]月至
四月在府管事者，嚴行提問，庶儆將來。
得旨：河道郎中不必添設，各官不行問，[illegible][illegible]都着
查明拿問。

乞收武勇亟議招撫以消賊黨疏 收報

題為懇乞 天恩廣收武勇亟議招撫以消賊黨事。

臣原籍浙西，叨從江北，切見倭寇類多　中國之人，間有膂力膽氣謀畧可用者，往往爲賊䌖路踏白，設伏張疑，陸營水寨，據我險要，聲東擊西，知我虛實，以故數年之內，地方被其殘破，至今未得殄滅，緣此輩皆麤豪勇悍之徒，本無致身之階，又乏資身之策，苟無恒心，豈甘喙息，欲求快意，必至鴟張，是以忍棄故鄉，番從異類，倭奴藉華人爲耳目，華人藉倭奴爲爪牙，彼此依附，出沒海島，倏忽千里，莫可蹤跡，況華夷之貨，往來相易，其有無之間，貴賤頓異，行者逾旬，而

操倍蓰之贏，居者倚門，而獲牙行之利，今欲一切斷絕，竟致百計交通，利孔既塞，亂源遂開，驅扇誘引，徒衆日增，若不包荒含垢，早爲區處，竊恐腹心之憂，貽害不小，今之議者，一則曰復市舶便，一則曰嚴誅剿便，夫各持之堅，咸未振羣賊之懲創，未深而即復市舶，恐非　國家御夷之體，倭奴所殘，既皆我之良善，官兵所殺，又多我之赤子，而必嚴誅剿，亦非所以仰承　朝廷好生之德，臣愚無知，欲乞　聖明廣收武勇，咨令各處撫按於軍民白衣人中，每年查舉素有膂力膽畧知謀者十數人，授以義勇官名色，每月給食米一石，令其無事率人捕盜，有事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擬官職，奏　請陞授，若從文階，則授試廵簡，或從武階，則授試所鎮撫，衙官敘遷，定給俸糧，止許捕盜殺賊，不得經收錢糧，接理詞訟，仍照文武官員事例考察考選，有犯依律照例問罪，如此則片善寸長，皆需斗食，暴夫悍卒，漸受條籠，不惟　中國之人不爲盜用，數年之後，未必無將材出於其中也，其見今從賊者，亦乞　天恩浩蕩，特降黃榜招撫，赦

宥，許令歸降，送還鄉土，其間如有擒斬賊從者，照例給賞，其才力可用，情願報效者，亦就隨宜委用，隔別地方，立功贖罪，候有勞績，照前敘遷，不然恐數年之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蓋至滋蔓難撲滅矣，臣又聞洪武年間，倭奴數寇東南，傍海郡縣，其時浙江一省，既遣信國公湯和築城，又遣衛國公徐輝祖、江陰侯吳高練兵，又遣都督商暠、楊文、劉德出戰，又遣都督於顯出海剿倭，此皆上公元侯謀臣宿將，猶且遲之數年，未得寧息，復遣南雄侯趙庸招

撫沿海漁丁島人鹽徒蜑戶籍為水軍至數萬人又
遣萊州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郎呂淵　宣諭倭奴
迨至洪武二十五年以後而海上始得安靖則凡可
以解散賊黨者宜亟為議處也或謂臣職在用兵不
得言招撫事竊念臣待罪海防官以巡撫為名凡盜
賊應剿應撫自合條畫奏　聞恭候　聖裁臣愚無
知言似迂濶而頗關政體事若駭異而或近人情乞
勅該部詳議如果臣言可采再乞斟酌擬議　上
請定奪施行賊黨漸可解散東南財賦重地庶有

息有之日臣愚幸甚地方幸甚
部覆各該撫按官於白衣中每年查舉有膽力智
謀者十數人授以義勇名色每月給米一石令其
捕盜有功量擬官職從賊欲歸土及殺賊來降照
例給賞得旨俱依擬

添設官員疏　添設同知

題為比例添設官員以安地方事准提督操江兼管
巡江都御史史褒善會稿案查近據揚州府申報倭
寇千餘攻圍通州流刼如臯泰興地界及蘇州府申
報倭寇攻圍太倉崑山將至府城等因竊照揚州府
當南北水陸之衝建治於淮南江北之間其府故臣
益與江南蘇松等府可以比隆焉蘇松但設有同知
二員以一員分理郡事一員專管巡捕而揚州原未
議設是誠缺人處事不可不因事建官以資化理也
況該府所屬附郭江都縣瓜洲鎮坐枕大江北岸正
與鎮江府對峙其地之相去也離南京一百二十餘
里離揚州四十餘里且其人煙輻輳舟楫往來加以
盜賊無籍之徒隱伏於其間又無城郭以防衛之故

先年兵部題　准事例該府同知不妨原務駐劄瓜
州兼管沿江一帶巡捕時常操練壯快遇警緝捕盜
賊此固一時權宜借才求治之義也然而地當衝要
事務叢挫各衙門委勘甚多是以奔走往來自難停
駐若遇江上有警遂至整理無素追呼不前多至誤
事今照倭寇竊發極於蘇松連及通泰本處調兵防
禦歲無虛月而用人圖治尤當首事建議者也臣會
同提督操江都御史史褒善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
逢時竊欲比照蘇松二府除正官同知專一清軍捕

理府事外、添設同知一員、遵照原議、常川在於瓜州
舊有府館衙門駐劄、　今整飭該鎮兵夫、監造廵哨
船隻、會合該衞廵江官員、演習水戰、兼管所屬一帶
江面、上接儀真、下抵狼山、緝捕鹽盜、如有海寇入江
督兵追剿、以靖江洋、此誠分職供事之義、弭盜安民
之策、或不可緩也、
部覆添設同知一員、得旨依擬

定議江南江北兵糧疏　江南江北兵糧

臣會同廵按直隷監察御史李逢時議照江北四府

三州連年飢饉、雖蒙　聖恩蠲賑、及今臣等竭力撫
綏、未見寧輯、去歲逆賊師尚詔竊發、今年通州等處
倭寇焚劫、調遣徐邳宿等處官兵剿捕、各給召募
安家盤纏銀兩、隨途應付行糧草料、皆取給于四府
三州庫藏空虛、里甲困敝、已自不堪、近據廬鳳淮徐滁
和揚泗亳等府州縣節申、江南防禦倭寇、雖蒙上司
明文、責令挑選兵快、多寡不等、各要量給盤纏、差官
管領、赴江南等處聽候、遣用沿途有司、支給行糧等
因、到臣、臣因賊情緊急、即批行依文答應、所費錢
糧、難以悉數、只如無錫之富庶、奚啻百倍於沛縣、今
調沛人以守無錫、又令沛縣出辦安家銀一百二兩
自沛至瓜洲、經行江北一千五百餘里、所過又皆出
辦行糧、江北地方、豈堪此等勞費、臣嘗備咨總督衙
門定示規則、要令江南調江北之兵、自備錢糧給與
盤纏、并隨途糧草應用、其召募去處、并經過有司免
其責辦、臣又節查先年浙江江南廵撫等衙門差官
前來江北召募驍勇、俱係自備銀兩、前到所擬地方
領募合用盤纏行糧、俱帶領前來給散、惟近日調取

江北兵快、不下三千餘人、錢糧一切取辦於江北、通
計不下銀萬兩、夫既役江北之人、復竭江北之財、是
江北四府三州兼江南之徵賦矣、即今鳳淮等處修
理　皇陵、募造高牆、建閘濬河、搜括已盡、不惟有司
幹辦不前、民間亦甚騷擾、此江南江北錢糧議處者
也、再照倭寇之內、華人所居七八、類多奸狡、知我水
陸險易、地里遠近、將官強弱、軍兵多寡、聞蘇松在浙
西江北間、以故今春先犯蘇松、致使浙西參將盧鏜、
江北參將劉顯、則道各領兵來援、賊遂分投南北、登岸

搶劫遂至蘇松浙西江北南北千里處處失利蓋賊
船外洋乘風惟所向往頃刻可到我兵策應必踪服
裹道路迂遠非浹旬半月必不能至若江北兵赴江
南中隔大江卒遇風波又難預料今宜沿海地方各
有守兵各有援兵守兵駐劄保障賊至出戰援兵酌
量賊情審度地勢分布四五枝如北邊遊擊事例遇
有緊急往來策應庶保無虞據臣撫屬自海門以至
海州不啻千有餘里萬一海州鹽城有警通泰參將
勢希孔亦必不能舍通州而赴急況敢越江而赴江

南乎又如鳳陽泗州　陵寢高牆所在關係尤重通
州被圍之時鳳泗雖有一留守司十衛所官軍又蒙
皇上軫念根本重地發回京操官軍三千員名臣
並不曾敢調動一人一馬蓋事體有輕重自不敢顧
彼而失此也徐州雖有勁兵千餘亦緣彼處自古號
爲強悍必須兵力彈壓以此通州被圍之時臣不得
已調取徐兵六百名一戰勝賊即時發回誠恐山東
河南交界去處盜賊生發須兵堵絕一則近護運河
一則遙防高牆故也夫善守者必逸己而勞人善戰

者必安內而攘外今連年防倭南京浙江江南等處
調募江兵勇先後不啻五千餘人是防倭者不顧
鳳泗徐邳恐亦非長策倘一事出不測臣何所逃罪
此江南江北軍旅所宜議處者也臣本庸才當此多
事日夕憂惶豈敢偏執己見自分彼此竊念倭寇焚
劫之禍顯而易見閭閻窮苦之變隱而難知小民至
愚而神即使役其力用其財均平齊一彼亦無憾若
行以一切之法少壯者既令其奔走於鋒鏑之間老
弱者又令其供億於徵賦之外安能保其不有他變

乎況賊情難料而易發民心易動而難安良善爲之
驚疑姦雄因而扇動是海徼未寧而中原先敝矣伏
望　皇上軫念江北地方　陵寢所在乞　敕該部
從長計處以後江南調兵江北擬定規則令其自備
錢糧給與鹽鑼并隨途糧草應用其召選一處并征
過有司免其取辦供應前項用過江北錢糧亦不敢
望其解還補庫其調取江北官兵赴江南者通不得
踰二千員名原係守兵屯住信地者亦不得調取
泗徐邳亦止仍留官兵防守不得專意防倭而不慮

及　陵寢運道高牆及鄰境盜賊如此庶民財不致偏累事體不致偏重外患可憑而內憂可弭矣

乞預為防禦疏　防禦倭寇

再照江北江南相去不遠通州與常熟縣相對三十里海門縣與崇明縣相對十八里即今常熟節經寇難崇明已被殘破而倭寇見今糾聚吳淞江口及八團四團者不下數千皆陸地置造房屋千數間水中聯絡舟船千數隻是皆數年積集之寇難責一時平定之功若八團賊乘風至江北呂四場不過一日四

團賊不過半日而江北兵船久任江南地方空虛殊為可慮況使船難於使馬而舟師之練習甚艱至兵便於客兵而烏合之徒聚易散今賊徒水陸盤結有備而我兵南北調遣之人切恐姦謀叵測今冬未得解散明春益復猖獗豈惟通泰海門如皋四州縣危急萬一賊渡海而北則呂四等場皆有小徑可以越通泰而直趨揚州遡江而西則狼山等處皆是長江可以犯瓜儀而窺伺　留都如此則漕運阻絕江淮震動矣臣待罪海防兼理漕務日夕憂惶計無所出若專顧江南不顧江北即使江南安靖而江北騷擾憂方深也即今賊少船寡尚可支持倘船多賊衆何以待之乞　勅兵部再加詳議上　請行令總督軍務尚書兼右都御史張　將姜旦水軍即便發回江北休息一二月以待明春賊至遠行哨探防禦仍於明春正二月間再發健將精兵二千員名前來江北瓜儀駐劄以防備漕運拱護　南京庶保無虞地方幸甚臣不勝幸甚

瓜洲築城疏　瓜洲築城

題為懇乞　聖明築城瓜洲以保障地方事先准總督軍務尚書張　咨照得揚州府瓜洲地方切近長江又密邇海口人煙湊集舟車萃止運道經繇南北要地近年倭賊深擾若使繇海入江瓜洲首當其患且原無城郭可以衛民又無垣墻可以蓄衆萬一有警非惟商民被害抑於運道有妨相應及時議處庶可保障將來咨煩督同淮揚兵備道行委揚州府知府吳桂芳親詣瓜洲相度地利必須形勢高敞原隰寬廣於河道西岸築立營壘二處墻壁堅峻中可容

架數萬仍開四門并立營樓墩臺以便瞭望稍加城
式垛口戰格將本米糸俱各齊備平時議立參將或
守備官員專撥軍兵操練把守以揚軍威遇警拒戰
倉卒之間民皆奔走可以依歸似為要衝切務其在
此時尤當亟舉又准操江都御史史　咨稱瓜洲一
鎮切近　留都下接海口人煙數多中有五壩實南
北要害之地原無城郭以障衛之況今倭寇猖獗動
輒垂涎以為口實蓋緣該鎮商賈輻輳財貨堆集所
在繁華易以誨盜故也近雖調兵防守終非長策若

不及時設置險固以防侵掠其於保障地方甚有未
便已經揚州府查議相度該鎮應否修築城垣及動
用工價銀兩作何處辦查得北虜入寇近年非直隸
山東河南地方俱經撫按行文所屬在於城市鄉村
大鎮俱設城堡以固防守應合比照此例以建治之
但此地土埂一經風雨輒至圮壞須得甎石乃為經
久通行申呈務於地方有益事宜無礙方可施行去
後該臣看得瓜洲地方扼江海而兼徐揚控吳楚而
屏　畿甸實水陸孔道漕運要津且人煙稠密商賈
輻輳久充垂涎急宜築城已經議行揚州府知府吳
桂芳公同同知唐鐵朱衷先後踏勘丈量城基估計
合用物料工食其銀二萬九千六百餘兩數目前來
看得吳桂芳所議瓜洲築城視海門如皋泰興三縣
尤為要重及咨訪區畫俱已詳明相應依擬再照瓜
洲雖江北地方實南北津要應用錢糧宜聽總督軍
務衙門裁酌均派江南江北各府協濟庶工程易集
但恐江南倭寇猖獗供億不貲無暇及此如蒙　皇
上裁察　勅下該部加查議施行

議變塘田奏築瓜城疏　議變塘田

該揚州府知府吳桂芳查得本塘築自前代蓋因地
有蜀岡金匱等山環拱其北每遇大雨淋漓細流會
集其中得以瀦溉沿岸諸田此蓋前人築塘之本意
也　國初改運裹河議以前塘蓄水專防河道淺涸
閘放瀦水從烏塔溝入河接濟運艦然塘築於諸
山之麓遇霖雨則暴流易集遇亢旱則塘水易涸蓋
漕河在府城之東地勢頗下而與寶應高郵邵伯白
馬黃子赤岸諸湖相為流通水源頗遠前塘居府城

兵恐難取勝于一戰而糧草所備未多又難以為持
久之策緫在衛之路通而糧餉稍入距開在衛之內
粟米用盡芻草盡矣虜得焚矣饑殍者衆矣老幼飢
餓而不能興者不知其幾矣積聚廢于歷年而用盡
於旦夕之牧地牛具供於焚燬而農夫為鋒鏑之寃
魂若是之狀難以言悉者也若不仰頼　聖恩大加
賑濟以備不虞恐數萬生靈雖少蘇於萬死一生之
後亡八月間胡馬強壯倍內逆之勾引效已往之久
圍則右衛之路暫通而復阻今日之兵雖撤而復徵

軍旅之供所費益多而逸遯之中殆無寧刻此臣之
所以通為將來者慮也伏望　皇上嚴勑督撫諸臣
同心協力務在蕩除而右衛既通之後守者多給粟
米耕者多給牛種使人人而為自食之利量地理而
添修墩堡酌要害而添設將官使隨地而為戰守之
計則要地之兵出擁保其不犯而我軍之有備庶免
於倉皇全於應援之兵可以調用兵馬之費可以儲
積蓄乞　勑戶兵二部通行議處不惜在內之闕可
用於目前而大同邊地之久可振作於將來矣

臣等嘗議得大同右衛久為虜困若使往年巡按御
史據實奏聞早為區處豈致危急如此所據御史欒
尚約奏稱欲救目前之急必須調遣援兵措備軍餉
欲為經久之計必須仰頼　聖恩大加賑濟守者多
給粟米耕者多給牛種量地里而加修墩堡酌要害
而添設將官皆禦虜安民之計深為有見相應會議
擬奏除調遣援兵節該兵部題奉　欽依督發主客
官兵十一枝已經月餘量已調集其措儲軍餉節該
戶部陸續給發帑銀共三十餘萬兩買辦糧草已有

運至左衛者但虜退之後即為久遠之計四事委宜
區處相應大發帑銀早為賑濟或一時運解未及就
於見到大同銀兩內動支四萬兩內二萬兩計筭右
衛官軍民戶分別賑濟作為米粟之數二萬兩給為
屯種官民田地牛種之資戶部即將今次用過銀四
萬兩照數補完至於加修墩堡則或仍舊貫或創新
規務須并及邊墻通行整理據扼險要控制賊衝我
得通行賊難遠阻添設將官則如左衛威遠平虜等
衛牛心高山等堡可以聯絡聲勢互相犄角去處尤

則副將小則遊守隨宜設置揀選將領及時預防此將御史欒尚約奏內事情臣等酌議具奏此外尚有四事一則該鎮軍少輒調客兵往來勞費無益戰守必於各衛所官軍舍餘內及土著居民多方抽選召募操按為主補足原伍時加訓練應得糧餉照例支給一則邊儲缺乏實繇鹽法廢壞不收本色專徵折色以飛輓良法久廢不講即今危急雖積金如山何益於事為今之計必須議復飛輓開中鹽引定收本色仍減斗頭勿徵銀兩庶使富商豪戶各自趨邊春農之際既能俻貲本以助耕種秋收之時又能收米粟以易鹽引邊地自然開墾糧料自然充足安邊足用此為急務但每言及此人皆視為迂緩不濟急用殊不知三年之艾自今蓄之尤為可及不然年復一年動支內帑坐困東南耕種之民無益西北飢疲之卒庫藏日至空虛邊鄙日至荒廢矣一則官吏貪殘軍民困苦恐棄鄉土甘從醜類亟宜嚴設文武官員用心撫綏軍民多方設法招回在虜人口免其糧差加意安輯一則有名逆賊多在虜中勾引通逃且歸

且叛反覆無常須要密謀曲計或購賞以擒渠魁或遣間以離黨與務使互相疑貳莫敢近邊凡此欒尚約所奏臣等所議事件皆是虜退路通之後方可施行至於酌量事勢相度時宜全在總督大臣審處合候 命下咨行總督尚書楊嚴督該鎮巡等官同心協力先救目前之急趁此兵餉既集之時即便驅賊入餉以解右衛倒懸之苦隨將賊退路通修墩堡築邊牆設將領等項并會議足兵足食內收人心外攜賊黨事宜各要乘時刻期着實舉行永安重鎮上慰 聖心其賑濟銀兩咨行都察院劄行御史欒尚約督領守巡等官設法給散務使人沾實惠事完徑自造冊奏繳此外若別有關係目前要務日後遠猷應處置者仍聽總督大臣作速議奏以憑覆請 定奪臣等忝受股肱耳目之任值此邊陲多事不能出謀宜力為 國保民仰體 宵旰之懷致蒙 皇上勑下廷議謹參合衆論上乞 聖裁

得旨都依議着實舉行

會題處置南京叛軍疏 南京

兵科抄出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張　等題近緣南京戶部扣減月糧五營兵衆一時並起攻圍督儲公署將侍郎黃懋官追逼越墻頓跌昏死拖入大中街懸屍橋坊備極慘辱又將本官故妻破棺出屍所有家財劫掠蕩盡彼事起倉卒只得委曲撫處緣各兵原無叛心祗十數兇徒乘見衆怨誘脅至此當即解散即已各隨營伍操習如常而首事數人自知罪重乃復招誘徒黨或謀於野肆或飲於神祠倡爲洗營之説圖行走海之計以致人情危懼洶洶動搖臣謀同本部右侍郎李遂訪據坐營華恩把總張勳等開報首惡周山等參互無枉乃先期出給各軍安家小票文各一張隨於三月十六日部勒戒嚴行各營把總分投捕獲周山蔡忠劉繼滕彪額山陳官三鄧[illegible]省虎金巖甫張玉馬紀繆鑾劉[illegible]吳鐸李偉[illegible]畢虎楊朱受兒謝學及先獲[illegible]故錢周江伏候江甫蔣貴葛貴等二十五名并未獲一名唐四見臣等會同內外守備[illegible]衛無詞隨行給示榜開各惡姓名即有脫漏俱不查究大抵事干人衆寧有遺

奸不敢濫及要以杜其轉禁之日而安其反側之心耳再照前項兇逆蠭聚起於積怨而事縱於激成然各軍叨蒙　國家厚養垂二百年承平日久曾無征成之勞即使支放愆期亦不過有司出納之吝乃敢於白晝大都之中戕害大臣逼脅府部重傷　國體厚負　天恩但原其初心止因饑年艱窘讐害所司本無他意不有重創何以正法不有大赦何以安人伏望　皇上早　賜處分以釋疑懼此輩苟有人心感蒙生全之　恩當益效效之報矣等因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臣等看得南京營兵本以烏合原非虎旅豊儲坐食受　朝廷養育之恩沃土安居無邊陲征戍之苦不能感奮效忠外淨倭氛乃敢於白晝大都之中脫巾譁譟戕辱部臣據城勾虜雖少異雲朔之兇越貨傷人實不減甘涼之變律以無將之戒即使通行誅夷亦不爲過仰蒙　聖皇在上好生之心乾坤合德燭微之智日月同明捕其同知止欲擒其首惡開其自新遂思其齊從全仁天子招撫無遺厥令渠魁悉繫就綁　聖[illegible]本之地終歸輯寧四

方觀望之情居然消弭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彭賓燕又
沈嗣選仁舉　校

鄭端簡公文集

書　　鄭曉

答荊川唐銀臺　倭事

承長翰數百言，知江南賊情猖獗，近如退飲江東浙西，所在農耕如故，甚喜。及見克齋翁疏，復云云。若公

泛海洋寬賊巢水路，往來出入阻險，豈敢謂與條說乎。公初行時，曾有拔本塞源之議，何不及今明白（此言攻夷泉與荊川不甚相合）條上。所謂視賊情者當如是。若冒矢石督兵戰守，似總督提督事也。門下處師中，姑含虎爲龍，何如？議者又謂江南將領難得其人，俞盧相繼斥去，代者誰可？公雖不欲必置死地，但一至法司，則有律在，雖輾轉矣。度此賊皆華人借夷作惡，秋去春來，習以爲常。今秋且不去，明春更可畏。與其倭獲而盡殺之，亦不爲武，聞彼中皆謂交易來中國，父母兄弟妻子寄書來喚而不知其已爲俘鬼，莫若于所獲眞倭中量留數，給與印信文移，令其歸島，徧諭彼中，勿從華人相誘入寇送死。彼既目擊，言必眞切，當必信之，勾引奸宄計自窮矣。其間委曲情狀，公略入數語，料足動人，夷亦人也。若專以調兵調財驅殺爲事，恐不止于庚戌首尾十年。況土著不練，倉粟不儲，所養之兵，乘機爲盜，所浚之財，冒破無紀，直恐禍不在海島，而在蕭墻也。三十餘年道誼骨肉，不敢尋常唯諾，由中迅筆，殊不倫次。

答吳初泉　漕糧

日者因海寇縱橫，恐妨運道，時危勢急，不得已爲此臆說，仰賴門下留神，專官踏看，長翰見諭，且圖畫甚明，不啻指掌，非開誠布公，協心體國，何以得此？感戢無地。但慮浙漕可出太湖避浙西之賊，然又必須取道平望，則吳江姑蘇之賊尚可慮，松漕再無別道，必由嘉興，嘉興今春賊凡五至，蘇漕亦豈能越平望而出常州乎？故阻塞之途，殆不止東塡也。某以六月十日具題，豫處來年江南沿海漕糧，欲于正月兌完浙

西江東七郡米石、二月前渡江、以防夯風迅潮、賊至之禍、奉欽依行下、尚賴各該府縣、相與共濟、不然亦豈能必其奉約束乎、某今日夕憂惶者不在倭寇、一則境內千里旱熯、軍民困苦、一則糙白漕糧二百五十萬石、皆由京口、弱質非材、展轉思議、別無長策、柰何柰何、加之十年九牧、事多掣肘、三令五申、人無固志、郎使漢何唐晏、值此時亦未必其能展布也、況不肖如某者乎、

答南帆王都憲　昭陽召佃

移京口疏敘處昭陽水召佃覆行而不果

三湖之議、某因昭陽佃後、恐奸豪乖誕、特疏申明、楚例時默翁在工曹、已會覆允、不意復有此舉、吾丈爲持定經國遠猷、況此　祖宗典制、豈可紛更、某路中此言漕事、不及尊疏更詳明博大、一謂此輩不乞蘆職地土、而必欲假湖埂漸肆兼并、且避徭賦、一謂此湖不獨蓄水以濟旱、亦且受水以洩潦、與其與熟於東汝之奸豪、孰若不遺皆澱諸郡之沮洳、豈非詳見有巨細、荷度有廣狹、敬服敬服、虔披翁丈中肯疏、嘗云歷考兵部節年之覆議、廷臣累月之建白、其可行者、豈敢執泥以爲非、如不可行、亦不敢依違以爲是、竊自悔不能侃侃如是、今前所疏亦然、堅貞端諒、真古大臣風節、敢不師資、國家事皆若此、必求其是、何異都俞吁咈、惜不可多見矣、

與荊川唐都憲　倭事

前此收復時新命未下、部意欲公以視師情爲名、條上久安長治方畧、總督提督事、姑且勿任、今奉簡命寔由師錫、緣數十年來善類、皆云南倭北虜非公不靖、今身任其事、尤且重矣、不識果能如公謝疏中所云者見之行事否、練鄉兵江北易于江南、積軍餉江

南易于江北、賊之長技利于江北而不利于江南、總計則賊利于陸戰、而我利于水擊、先朝極嚴倭賊登岸之禁、良有以也、其最可憂、江北貧而悍者利與賊合、江南富而豪者利與賊通、與賊合者利于搶掠流害鄉曲、與賊通者貴糴濟師、奸詭百出、尤可畏也、今熒惑由久南斗、古者謂吳越間有兵火、不如古昔何此請否、

答方湖王都憲　海禁

承教知內謁衆已，外戢群盜，憂勞萬狀，任事之難如此，奈何壬子歲，黃巖之變生，時寓金陵，嘗言此賊皆豪族巨室爲之耳目，資糧漏師，肆無忌憚，以至此極。非若劍行誅，必無平定之日。乃今流言飾謗，迷執不改，并至滅門慘禍不止。所論三事，第一事最難處，海禁豈可明開，恭彼中所欲寬假者，皆奸豪強横之家，而軍門所欲貧假者，在貧細愚弱之衆，玄其法雖良而不以爲恩，官亦深而猶以爲利也。第二事易處，在吏部一轉移間耳。第三事設總兵，答與設縣治相表

裏。恩意縣治設于月港，總兵亦宜駐月港。倭內賊漸歸，外寇漸息，郎將漸廣市舶，并而爲一，移置月港，修復先朝故事，嘗聞洪武初，一市舶司設于太倉黃渡。至今稱爲六國馬頭。後乃慮其切近南京，分而爲三，移之于浙于閩于廣。六國亦分隸三司，今可考而行也。洪武永樂時，因倭奴不靖，海上人相勾爲盜，嘗遣高僧諭日本。又遣都御史俞公士吉等三十餘年而後已。今不若之故，實而嚴求近效，加以衣冠士大上下遊說此之　國初更都展布，朝議倚賴明公甚重

幸熟思而決行之，不但八閩蒙福，浙水東西，長江南北，皆有息肩之望矣。

與彭草亭都憲　禦倭

皇明祖訓曰，正東偏北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絕之。所謂日本，即古倭奴國，東西南北相距萬里，西南至海，東北大山，國主世以王爲姓，群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其附庸國百餘，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少者千餘，多者至一二萬，皆倭種也。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洪武二年，倭寇

山東並海郡縣，又寇崇明，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旁海諸郡，又寇膠州，是年遣使　賜詔諭日本，無擾我海上，三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　詔諭其王良懷勿侵擾我海上，五年寇海鹽澉浦，又寇福州溫州，是年初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而倭又寇福建海上，六年以于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是年寇登萊，七年寇膠州，自是東南被倭寇者，殆無虛歲，十三年，又遣使　詔諭之，十四年，良懷遣僧如瑶貢馬，令禮部移書責之，數掠我海上，郤其貢，諸僧皆安置

川陝番寺十九年 上諭信國公曰日本小夷屢擾
東海上卿雖老強爲 朕行視要地築城防此賊信
國公乃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爲
戍兵二十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
德興築福興漳泉戍並海衛所防倭凡築城十六
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僉事劉德商嵩巡視兩浙防
倭三月 勅都督楊文等又 勅魏國公徐輝祖安
陸侯吳傑練浙江海上兵防倭永樂勅源義嗣爲王
時時掠我海上十五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令還

所掠海上人明年源義遣使謝罪自後朝貢不絕間
亦掠海上（此中國人通倭之始事）至正德中華人逼倭而閩浙大官豪傑寔
爲禍首 聖祖待倭寇如此其棘使諭如此其數築
城如此其多遣將如此其衆又皆公侯都督重臣今
安可以易視宜奏請考求洪武永樂故事不必專使（入宿井閘巨患也欲）
只寫勅遣官付之朝鮮令其傳諭日本切責之絕其
請封却其貢使彼不仗天威不能服其小種自不得（請鄭論之）
不收斂矣中國近年寵賂公行官邪政亂小民迫于
今疲苦于役賦困于饑寒相率入海爲盜蓋不獨潮

惠漳泉寧紹徽歙奸商而已兇徒逸賊罷吏黠僧及
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從之爲鄉道爲
奸細忌室奏請善行招撫于先其有名大賊如汪忤
瘋徐必欺毛醢瘋魏純楊准顧文明等亦宜奏請許
令自相擒斬來歸一體宥罪或即令各賊視屬賞牌
追至賊巢諭之如兩月內不報定行族誅沒產若中
國外夷人在賊中者並許擒斬來歸宥罪重賞此二
策似近遠恐必須行之若今最急者七年之病必求
三年之艾及早圖之尤有可望日復一日且莫慮今

秋其如明春何海上至安慶波濤千里無一戰將倉
卒之際不過郡縣二三健隸耳各衛官軍不識戰陣
所驅與賊相搏者皆田野農夫市井遊手即使孫吳
復生一旦委以此責恐亦何所可取勝急宜傳求將
才令其練兵選弩箭銃等各長技每十人教百人
一月之後百人可教千人別項利器教習惟人所便
但取勇敢不必人多多而怯懦損國威增賊勢誤人
情非細故也神機營人不可輕借額募之何如驅賊
上岸必須步兵賊登入船必須用沙船人截殺百計

募人火攻之方至于郡邑之吏平日貪黷此賊將至乘機害民巧索横斂雖寺鐘銅佛收毀鑄銃者一切乾沒他可類推賊纔近境懷印而走此不用其衆究遂成大業至正之禍賊退之後仰安安戢被賊地方明示太聞于朝一切賊役蠲除之意不然今冬內郡盜又起不暇爲明春防倭計也。蓋今日倭寇正與洪武時同惟淮揚發兵尚遲未至洪武初承胡元渚吏貪殘之後國家新建海防未備固宜有之今何時也更有良爲其故何如

答當右和　禦倭

邇者中國叛賊通倭劫掠海上溫台寧紹杭嘉松蘇揚淮十郡皆被其害而上海太倉嘉定及敝縣爲甚賊五至敝縣某盡室闔城中女婦且投井者數人思質公及俞參戎搗巢不爲無見不答通番大家豪族齋糧濟師之罪而乃云云可乎況羣盜盤據海洋切近寧紹謀爲不軌已非一日搗巢則禍速而小否則禍遲而大某嘗聞洪武二十年以前倭夷侵我海上無虛歲蓋方氏據溫台處張氏據寧紹杭嘉蘇松二氏滅而其餘黨入海勾引諸倭故其爲害尤至二十年後壯者已老老者已死方得少息是時浙中表說王築城魏國公輝祖安陸侯傑練兵都督于顯出海巡哨都督劉德商暠楊文往來巡捕蓋大將七八人又數數遣使　詔諭日本今日之事亦由中國豪族奸商敗吏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羣不逞者爲之嚮首而小民苦于貪酷困于徭賦迫于饑寒者一聞倭至又樂從之故其勢益猖獗計擒內賊揀選良吏此爲第一要務擇將練兵乃次之其有名賊首家屬安

住中土莫敢誰何亦宜有以處之數萬生靈受其殺戮污辱而彼之家屬竟若無預者此不知何說也杭嘉松蘇賦稅當天下十九今貧者流亡富者遷徙田野荒蕪城郭蕭條明公通今之學冠當世一遵洪武永樂遺將遣使諸已行典故密齎斡旋豈惟海上尚民之幸

復許雙江　禦倭

七八日前平州公檄至某方本邑肅邸乞移文且出山東兵本省操練明年正二月審度賊勢待報發令

庶于民情軍務兩便，不然恐今秋兵至，而賊已去，明春賊至，而師又老，爾且某撫屬比之江南，賊不足深憂，而地方困苦爲可憂。江南調兵募兵，凡安家行糧等項，俱令有司驛遞支給，其何能堪。再加以山東兵從沛至揚，驛擾何可言。外寇未必能平，內盜因而竊發，此腹心之患也。曾具啟奏聞，若浙西蘇松江北三處，各得精兵三千，分守信地，賊必不能爲患。（雙江公時爲本兵）伏惟明公朝野倚恃，腹心干城，但今日之事，有可一言而決者，累千百言而未決；有可一時而定者，經年而未定。所恃以指揮發縱者，有我翁在也。又尊翰欲問荊川兄隆中之術，某竊念孔明出師表中，亦云此皆數十年內糾合四方之精銳，則今烏合不練之兵，恐孔明臨之，亦未得如意。（戊戌議論分外與惻可慕）（知其不能成功也）孔明晃時祁山六出，亦自謂成敗利鈍，不能逆覩。人才不甚相遠，但擇其忠實不欺可倚任者，副之幹辦，而又寬其約束，假之歲月，方可；不然日復一日，所可憂者，未在倭奴也。

序

壯遊錄序　遂閣

余官職方時，輯九邊志，既檄取圖說于帥府，率具文書塞歲，故牾牴不相應。惟漁陽雲中二鎮有爲當時馬都督永守漁陽，桂將軍勇守雲中，二人皆名將，故其言不爽。幽并六關去京師不遠，東西兩關歲有巡邊報政，而寮友劉竹門又蒲坂人，綜理世務甚閑熟，故六關之志易就。惟關中去京遠，四鎮最多虜患，卒無可據爲書者。制府楊公適遣張子淮奏記京師，張子者余鄉先生太僕卿時敏子也。余問之關中事，對曰：淮入關，徘徊于咸陽者兩月，尋過固原，度金城，逾河抵甘涼，旋師東入臨洮，屯兵皋蘭山，山下平曠可容十餘萬人，北援朔方，入寨，又東往來于延慶間，南至涇原岐陽，至于興元，耕牧戰守，利害興革之宜，更僕不能數。惟河西之戍，本以隔羌胡，今羌胡糾而撓戍，玉門陽關且弗論，嘉峪以東，能無慮乎？議者方欲棄嘉峪，哈密棄土魯番踞彼，其欲無挿旗甘州城之志乎？土魯番即不來，亦不剌尾剌善野戰，南北相犄角。土魯番黠而能攻城，河西未可知也，河西危而隴右震驚，關中得安枕乎？漢元朔置郡時，史稱涼州富庶

為天下饒。穀糴常賤。今大異于昔矣。由金城循秦而東。朔方乃在河外。西北雖倚賀蘭山。而東南清水與武花馬池三營無阻固可恃。三營與靈州相倚附。不能守則朔方益危。而環慶孤矣。關中外三鎮榆林多戰士。東援河東。西援朔方。遊兵亦時時四出應虜。而貧苦特甚。何以賑鄜。河套之役大矣。唐時我據之以拒虜。虜今歙為巢穴以困我。我失外險。遂不能與雲中相首尾。三冬冱寒。虜入套困關中。春凍解。即擾雲中上谷。能不罷于奔命乎。 朝廷馭將帥。將帥馭士

卒。指臂之形。一呼萬應。而聲聲相扇。都臺再受禍矣。制使開府固原。轄四鎮文武吏士。專方面者近百人。西警駐金城。東警不離北地。則上郡千里稟令。戎譏呼吸間耳。關中大河遶三面。終南諸山若拱若抱。物產稱天府。比歲不登。至歷 聖天子軫念。雖出內鏹而饑者弗療。欲請糴太原。太原且不給。欲南取諸葛故道轉川粟。奇險也。江湖稔矣。逆流千里。水陸相閡。非臣文所能濟。無已。發京儲西出井陘。不數日而輓牽輓畜食且盡。又焉能相及也。茲皆將詰于職方。其何術以待之。淡泉子曰。嗟乎壯哉張子。丈夫有志四方者。大非才無以濟世。非權無以用才。盛宋君臣。可謂千載一時。而四路經畧迄無成功者。議論多而政柄不相攝耳。苟若此。九邊志雖吾不作可也。陸敬輿論邊事六弊曰。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于兵衆。力分于將多。怨生于不均。機失于遙制。信乎談兵之難矣。逾年。張子持關西壯遊錄索敘于余。因次序其語而歸之。

雜著

土官志

土官故隸吏部驗封。洪武三十年。凡掌土官者改隸兵部。洪武中。土官無子弟。其壻與妻皆襲。永樂中襲替人文出十年者亦聽。然皆萬里赴闕。或獻馬方物請命最謹。天順八年三月。上西宮徽號。始許土官繳呈勘奏與冠裳。於是介使木將威福自恣。雖托羈縻之名。竟開驕悍之漸。成化十五年。又有納穀備賑之令。則經制日異。規取愈陋。 孝宗末年。發憤釐革。至正德旋復隳廢。嘉靖九年。今 皇帝斟酌情理。曲為

條約稍復　祖宗之舊、今改府州縣正貳幕屬巡檢
驛傳、凡三百六十隸驗封、宣慰宣撫按討安撫長官
凡一百三十二隸武選、隸驗封者皆領布政司、武選
所隸或領都指揮使司、文武相維、機權倚寓、細大相
關、掌股易運、數年來鎭撫巡部諸臣建白日煩、紛更
已甚、聰明自用而憲典稍遺矣、雲南本徼外地、　國
初元孽竊據、戊申開基、尚阻聲教、王禕秉義捐軀、傅
友德沐氏父子兄弟、威戡惠戢、梅思祖張統繼膺藩
翰、平徭均賦、轄土稍開、顧其人慓悍、不得已因俗爲

政、官其酋領、稍示安輯、元江末寧、鎭沅孟良景東最
強獷、鎭南蒙化順寧靈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調濟
爲難、諸甸約攝勝衡、諸羅覬竊篡靖、益自麓川虛耗
中土、孟養曲狥奸夷、正統迄今、盜復反復、況投宦非
人、刑法好貨。湖南滇北、將有梗隔之憂、至求馬湖建
昌川陸遠道、計亦疏矣、貴州本西夷羅施鬼國、國初
靄翠宋欽歸附、仍其世官、山峭地瘠、夷情猾詐、分隸
川湖雲南、永樂癸巳、始立三司、當時頗成威懷有方、
猶撫馴順、與其壤地聯絡、衡胸掣肘、自泗城北窺永

寧芒部、南擾畢節、西播外突、普凱內潰、交讒搆亂、害
禍住兵、毋一梗阻。滇南中斷。乃知分割三隸、疆域相
牽、不可謂非策也。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地。
中錯辰常。外聯川貴。溪峒險深。難擾易亂。彭氏富強
雄勝諸司。自宋迄今。搆結滋廣。驕橫益堅。　國家稍
有征誅。輒議調發。所過殘破。惵于劇盜。官司莫敢誰
何。嘉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臬僉事汪溱統馭嚴
飭、頗稱戢欽、以故順靖之禍。不獨湘楚。末寶之憂。豈
直苗夷也。廣西當嶺角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

諸夷窟穴盤繞其間。左黔右鬱。獦蒲東西。殘破不可
言。大藤峽深險尤甚。成化中誅鋤極慘。近復跨江倚
山。出沒剽奪。田寧梧藤諸屬卒竟不能拋剿。桂林之
北六峒爲孽。則北連武崗。柳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
通懷遠。府江上下。半爲夷巢。寇竊無虛日矣。至今江
右岑氏猺賊雖誅。餘孽尚在。王盧再叛。恩田更强。姚
鍛銅則驥兵守仁撫則納衛誤數年之間。復煩經畧
鎭田川山包劍棧。水鎖瞿峽。襟帶捭束。足稱天險。惟
馬湖沮其東南。蔓繞西抵番族。欲其馴順。是在調擾。

龍州爲松番咽喉。分遮我餉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
雖仰我鼻息。但其內黨日堅。數啟隙亂。唇齒之勢。彼
得挾而擾我。敘瀘之間。宜有機權。攜其黨類。若在碉
門遠引諸番。潘州旁通西省。所謂與蜀爲表裏者也。
論曰。明興平定四海。凡夷獠蠻僰猺獞之地。西起巴
東。拆荊抵湘。楚匼絡湖嶺。東折而南。南盡海上。又東
跨吾粵三江。大者兼據連城。細者保恃深箐。雖稍奉
約束。要在羈縻。向已然。兵力稍健。乍叛乍歸。苟功率
冒濫。附懷失策。致圖自縮。俟窮益深矣。況地廣官高

狼則習兵。生齒益繁。財貨益饒。詐以謀成。罪以功贖
馴變滋禍。茂玩中土。未可謂無虞也。嗟乎。夏典要荒。
周官蕃鎮。大抵因民順俗。橫海伏波。逾漠絕嶺。亦地
漸開化。理終寒。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量。斷斷乎
綏人而防寇于㓕慶。苟醜類自獲飽煖。中國不出兵
莫。吾又何求焉。惟夫吏好蓄積。或多解弛。或遠徭自
潔。武求邀喜功。於是侵擊日開。師徒數起。網羅鉤搆
夷夏並困。茲欲收總長策。用圖久安。必定畫疆理。則
膦族靡爭。頑陳嫡孽。則宗族自定。爭交之際。以時數

聞鏟殺之輸。一切報罷。而又飭武備于節帥。修文德
于廟堂。猾亂之變。斷其鮮矣。

書六關圖後　六關

居庸諸關。本太行山。與鴈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雁門
以南北。太行絕東西。表裏縱橫。左右縈帶。關狄藩籬。
時用大矣哉。重險由乎天造。穹固存乎人謀。自古在
昔。陵夷多矣。得道乎哉。失道乎哉。

書直隸三關圖後

居庸號北門。山形左轉。盡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爲

榆關。控約遼東。西右循太行。西南以往。包絡數十城。
皆平原沃野。北連上谷雲中。皆宿重兵。表裏維固。眞
天險哉。
由西而井陘。西北數百里。崇岡複嶂。扼爲居庸。迤邐
交抵。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七陵在焉。外距四海
冶潮河川。古北口去處不遠。備守其可忽諸。
居庸東去。舊有松林數百里。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
前代以是爲兵險固者。今以供薪炭。存伐條枚
林木日疎。薄樹柴藩。寒苴無謂耶

紫荊倒馬二關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內連中山、行塞、滱淵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為之限隔，騎兵便馳逐，南並井陘，接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成列，東更鉅鹿邢洺，遂入齊魯，已巳之難，虜有謀奪紫荊窺臨清者，不有節菴司馬，殆矣，而謂國不以人哉。

書山西三關圖後

雁門稱絕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雁門當其衝矣，幽燕之兵出紫荊，蔡其左，延寧之兵度黃河，拂其右，虜可邀也。昔李牧守雁門，誘匈奴入，張左右翼（張左右翼以地勢論所）擊之大捷。（凡者大）

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往往由蕎麥川、野豬口入，婦女畜產驅遂已出塞，而老營遊兵方百里赴援，難矣。

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北冬備河曲，東北時備大同川。

鴈門三關之山，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界太原北境，而盡於河之濱。

書遼東鎮圖後

遼東西（[illegible]）渤碣之外，一都會也，西南起山海，歷醫無閭、長白諸山，東南走海上，海外名金、復，西接盧龍，可渡登萊，泛夾海（[illegible]），地饒魚鹽穀馬，馬給吏士，或市之夷，寒貧夷彼，依挾以邀我，亦以官市縻之，而[illegible]關出入，亦不能盡禁，寧遼東西兩屯頗安給，錦義地瘠寡生理，廣寧無屯營之利，率仰給轉粟，與遼陽隔河，河兩濱防虜，遼陽以非益聚兵食，蓋嚴開原三城（中國沈河）三面受敵，六堡雖

復，二虜輒巢清陽鎮，夷間聚而薄我，我失魚樵之利，又累我男女易畜產二江外（松花黑龍），否則紮之耕織，日夜無休時，西馬市廢，蒲河懿路殘破，不可言撫順道，百夷貢市，內外皆山，多伏虜，我難於斥堠，瀋陽將有關（林下）（撫）虜曉牧外險內夷，不能援，鳳凰堡故夷中衝，勝鎮鑰西境，並海四州，恃劉廣寧之捍，無海寇然道水南注海隘不能洩，患苦沮洳矣。

書薊州鎮圖後

薊州諸山關無慮數百，西接居庸，非所[illegible]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十九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岐
張安茂子美　參閱

嚴嵩南宮奏議　嚴嵩

明堂秋享大禮議　明堂秋享

該直隸揚州府通州同知致仕豐坊奏爲獻愚議復古禮以隆　聖孝事或教以尊　朝廷事奉　旨會議臣等議得豐坊奏其一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

大于配天誠建明堂而加尊　皇考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　上帝則所謂復古禮以隆　聖孝也臣等竊聞自昔羲農肇祀上帝或爲合宮或爲明堂嗣是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作爲明堂之制視殷夏加詳焉蓋古者聖王以爲人君天之宗子其事天也亦如子之事父義尊而情親故制爲一歲四享祀之禮有冬至圜丘禮有孟春祈穀禮有孟夏雩壇禮有季秋明堂禮皆所以尊之也明堂帝而享之又以親之也先儒曰天即帝也郊而曰天以后稷配焉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以文王配焉以親文王也此周事然也仰惟我　皇上以元聖愛[illegible]禮定經頃歲以來建圜丘及祈穀禮建崇雩壇諸凡殊典煥乎大備而冬至之祀奉我　太祖高皇帝配天于圜丘允合于周之后稷配祭于郊之典矣而明堂秋享之禮先年倒閉　皇上下諭二三輔臣固嘗講求于斯淵衷切注至誠默定已非一日矣茲者恭承　明詔集議于廷則研考禮文宣敷德意以仰贊我　皇上誠孝之勤固臣等之職也敢不罄

竭愚慮爲　陛下陳之夫明堂之禮經見未詳秦漢以下諸儒所傳議論不一月令明堂中央大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皆分左右个周書敘曰明堂前有應門大戴禮曰明堂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陳氏禮書又曰明堂五室外別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應門明堂位疏又曰四室十二堂宋儒朱熹又謂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此其所論之制不同如此鄭康成疏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牕四闥布政之宮又

曰明堂路寢異實同制據其所言固是王者之常居耳而淳于登曰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丙巳之地韓嬰詩說在南方七里之郊又曰明堂外水曰辟雍此其所建之地不同如此大抵皆取詩書散逸之文經傳相戾之語牽合附會靡所的據蓋聖遠籍亡失之久矣夫善制禮者不必相襲今考之儒先之論彼此異詞參之歷代之規先後殊制臣等因此反覆思惟今日秋享之禮國典有缺委宜舉行但明堂之制古法難尋誰能修復要在不膠故常不泥陳迹師先

王之意自爲令制此惟　皇上府思淵鑑斷而行之所貴昭復古典宜揭孝誠斯可以垂之萬世矣昔魏徵曰聖人有作義重隨時事貴通變自我而作何必師古顏師古曰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鄭氏駁說淳于誕闊匪異守株何殊膠柱但當作　皇代之明堂路永範于來葉蓋古名臣之論皆然夫事必泥古則違時措之宜從必繫興假尺舉鼎之義臣等愚見切惟明堂闕在皆所以事人也今　大祀殿在圜丘之北禁城東南正應古之方位等候闕備允稱嚴

祀合無今明堂秋享之禮行以大祀殿行之則不煩改作用工少而禮成不勞費供已　聖明裁定臣等又議得明堂配侑之禮昔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其在我將之詩可見也詩傳以爲物成形于帝猶人成形于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漢孝武明堂之享以景帝配孝章以光武配唐中宗時以高宗配明皇時以睿宗配永泰時以肅宗配宋真宗時以太宗配仁宗時以真宗配英宗時以仁宗配皆世世遞配此主于親親也宋臣錢公輔

曰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于是既推周公之心爲嚴父又推成王之心爲嚴祖于是司馬光孫抃諸臣執論于朝程朱大賢俱議于下此主于祖宗之功德也我國家復古明堂大享之制其所當配之帝亦惟二論而已若以功德論　太宗文皇帝再造家邦功符太祖當配以　太宗也若以親論則　獻皇帝　陛下之所自出也一體而分之親也爲生聖人以興萬

世太平之治　陛下之功德即　皇考之功德皆配
以　皇考也仰惟　皇上聖學淵微卓復三代惟是
明堂大祭配帝重典所當愼重必使允合經文足以
垂範宇宙萬世天下之幸也伏乞　聖明裁擇臣等又
議得人君之位天位也以天位相承謂之統故人稱
宗周人稱王繼統之嚴不容或紊此聖人制禮至正
不易之道也仰惟我　皇上純誠至孝往歲于我
皇考獻皇帝廟號再三更定務求至當嘗得嘉靖十
五年九月內節奉　聖諭朕聞人子欲報其親匪但

但取諸尊崇是身不能顯其親雖崇而過之不足云
也先議以　皇考廟比世室之義而即名世廟朕今
反覆思之推尊　太宗世祭不遷是矣恐　皇考亦
欲推讓　太宗者　聖諭又曰　皇考廟名如題曰
獻皇帝廟庶別宗稱以見推尊之意大哉　皇言也
眞體親之孝也尊親之誠也大公無我之心也臣下
乃仰頌休德之不暇則今日稱宗之禮必有不安于
聖心者矣夫既已稱宗則未有帝宗而不躋祔于太
廟之內者也竊恐我　皇考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

者矣且孝經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者宗之言尊也非
祖宗之宗也王肅已嘗駁鄭玄註疏之非矣而今豈
可謬引以爲證乎臣等仰思　聖訓遠擬舊章稱宗
之說不敢妄議以負　陛下伏乞　聖明裁之臣等
又看得習坊奏其二曰今天下司府州縣衛所等衙
門凡遇　慶賀之節皆于佛寺習儀而刻　萬歲牌
位于佛像之間甚爲褻瀆皆依古禮令天下皆建明
堂以行　慶賀之禮方合尊無二上之儀則所謂革
夷教以尊　朝廷也臣等議得古之王者巡狩設有

明堂以爲朝諸侯之所然在四嶽未有隨地而並建
者即如趙岐孟子註以爲泰山之下存有遺址夫泰
山方嶽也則明堂非方嶽不建可知矣今巡狩不行
建之無謂夫明堂王者之重制也閎麗尊大之始也
制弗備則弗稱即以　朝廷重制而遍立于四方與
衙舘驛傳等類使人狎視而褻玩之豈得爲　聖朝
之令典乎且天下郡縣地方不皆殷庶也廣舜之鄉
人境稀寂屋不庇覆廨縣聽治茅茨以居亦有廨宇
經無者選去官員寄宿民舍茲欲概令修治廣勞力

役與造事端無補崇嚴適增煩瀆非淳長思也其等
又請行慶賀習儀乃漢綿蕝之遺意也最真故樣通
始演朝儀置蕝表位率請往于野外肄之今各處習
儀多于寺觀亦取其位設寬敞可以容眾爾依耳故
每遇　聖節及元旦冬至先期二日有司備龍亭儀
仗官屬導引迎至其地安設中庭各官于此擎拜舞
行禮至正節日則于本衙門分曬裝設黃蟒龍幔香
案告天祝讚禮畢撤之視事如舊為人君之尊如天
卽如設位告天立牌展祀祭畢則撤同一理也方國

下邑止宜權設幔幄豈可輕擬明堂今南京拜牌則
于禮部各處宗室拜牌則于本府郡縣有司拜牌則
于公廳禮制已定只合如舊茲欲各建殿宇比同
朝制稱係明堂臣等未見其可也若夫各寺宮觀供
設有萬歲龍牌乃其徒眾自為供奉祝釐非為官設
也但沙門夷寺襲用非宜合無今後各處習依正兩
京朝天宮事例俱赴舊有宮觀去處演習行禮或便
近鄉寺從宜改飾門廡撤去佛像恭設龍牌陳設崇
諭外使賓雜則禮儀整肅而事體亦不至紛更矣伏
乞　聖明裁定

獻皇帝稱宗大禮議　[illegible]

臣等會議得竊聞有冠世非常之德者宜享冠世非
常之稱自古君天下者其所稱號曰皇曰帝曰王其
廟號則曰祖曰宗是皆至尊之殊號帝者之崇名也
史記載夏殷之王皆以帝名殷人祔廟稱帝不聚稱
宗然商書彤日稱高宗周公無逸稱中宗高宗說者
謂殷有三宗祖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
也至周有諡稱王諡稱三宗孝文為太宗孝武為世

宗孝宣為中宗其餘皆稱帝自唐以後則皆稱宗誠
如　聖諭所謂近代皆若是者仰惟我　皇上受命
統天稽古崇制頃者釐正祀典恭建　列聖羣廟特
建　皇考獻皇帝廟偉制隆儀煥乎大備矣顧以秋
享宗稱猶為闕典側聞　皇上前此與密勿大臣屢
發德音形于召問仰見　皇上至孝惓惓永懷顧復
之思思欲推崇之典誠欲舉百王之曠禮垂億代之
為名者也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不忘其親
所由生也兄矣　皇上之前也臣等仰奉　明旨敢

不思所以對揚休命乎但議禮之家名爲聚訟意見各殊人情不免臣等博考群籍廣集衆思連日反覆思惟始得其端頗袪其惑請遂爲 陛下陳之夫明堂秋享嚴父配天此孝經孔子之言千百世莫之有易者矣而其後則宋儒程頤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于帝猶人成形于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成物之時也朱熹則引此言入于我將之詩註內此又後學相守以爲確論者也今議者乃引朱熹語錄所記破易前說謂明堂之祀不專于父借使熹果以配父爲非則詩註不當復引程頤之論矣今不以此爲據而信門人記錄之言安知所錄之無謬誤哉 聖諭有曰明堂秋享大典當以嚴父配帝之文爲正茲禮自朕舉行 皇考配上帝聖明卓見已出尋常萬萬臣等無容再論惟是稱宗之議臣等謹按禮曰祖有功宗有德考之釋名祖始也宗尊也漢書註曰祖之稱始始受命也宗之稱尊有德可尊也孝經曰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注曰周公于文王尊而祀之也此

宗尊之說也古者天子七廟劉歆曰七者正法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朱子亦以歆之說爲是陳氏禮書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此宗無數之說禮以義起者也臣等仰思 聖訓 皇考稱宗在今日不爲過情誠深有見于斯義者矣恭惟我皇考獻皇帝昨壤錫封位于藩服繫天下邇騐之望與文王宅西伯之位而西土怙冒者同躬修德讓行通神明篤生聖人光承天序與文王昭受上帝生武王而克集大命者同昔程頤論宋僖祖當配天或難其無功業程頤曰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此人安得爲無功業以此推之我 皇上今日中興禮樂制作之功業皆 皇考之功業也又與宋程頤論僖祖之意同故今日宗祀之典援據古義推緣人情我 皇考（此爲遷就之）獻皇帝至德昭聞密佑穹昊則尊之曷過乎崇而宗（可以合此上）以其德可也且慶衍所啟自 皇上而下聖子神孫傳受無疆皆 皇考一人所衍衍則刻之匪疑乎專而宗以其世可也仰惟 皇上以聖人之大孝議天

下之大禮，推武王周公宗祀之意，師孔子之訓，下采有宋大儒諸說，明宗尊之義，臣等蠡測管窺之見，何能少裨萬一，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

遵照　御製或問　獻皇帝祔廟　文皇帝稱宗議　獻帝稱宗廟文皇帝稱

臣等會議得仰惟　皇上以明堂宗廟典禮重大，頃月以來，三詔廷議，而又特廑睿思，親御宸翰，法　皇祖嘗假臣下作對奏之意，作爲或問，以示臣民，臣等仰誦俯思，　聖神之見，度越千古，誠孝之念，發自天

皇明經世編　嚴嵩南宮奏議　卷之二一　平露堂

衷，非臣下愚謭膚陋，所能測識萬一者也，夫明堂周公措武王所制之禮也，聖諭曰，必稱武王爲正，誠至論也，周家之禮自武王而行，奉以文王配，今日之禮自　皇上而舉，奉以　皇考獻皇帝配，此合孝經嚴父之文，宋儒季秋成物之義，降以宗稱，萬世一定，不可易也，今議者將欲奉　太宗配，聖諭曰，太宗本達祖，以父近之親尊之，是非人道之正，降祖爲親，我　皇上一言而明矣，臣等前議僉同，奉有明旨，無容再議，若夫加宗　皇考，只是備崇上之義，誠有如　聖諭者，聖諭曰，必稱宗，必祔廟，親盡必祧，則可以成一代宗廟之禮，豈有太廟中四親不全之禮乎，臣等愚昧，始者不能推原　聖上崇孝之心，而獨守拘儒章句之說，又見　皇考已除專廟之享，而因憚升祔親盡之祧，是以祔廟之議，委不能無疑于心，茲者伏讀　聖諭有曰，我　皇考雖不即生存之位，今日亦有如生之義。祖宗列聖，懽聚一堂，獨去我　皇考一人，人情不堪，時義不順，此真　皇上至孝至痛之所形見，而不能自已者也，臣等自非木石，寧不

皇明經世編　嚴嵩南宮奏議　卷之二一　平露堂

感動，但祔廟之文，考之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數，故殷雖四君，爲一世而同廟，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也，其後晉之廟則有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則有十一室而九世，宋真宗詔議太廟典禮，司學士宋湜等議，而以太祖太宗合祭同位，其後儒禘祫圖，則又太祖太宗同居昭位，此皆古事之可據者，今　皇考于　孝宗同氣之親，同爲一世者也，臣等管見竊謂宜奉　皇考祔於　孝宗之廟，伏乞　聖明裁之，祭義曰，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示有終也，

故宗廟之禮、雖孝子慈孫之心無窮、而世遠親盡必
祧、禮制有不容違越者、　聖諭曰、奉祧何害、非大孝
至公、不能與于此也、夫四親之廟、在禰尤為獨親、我
太祖高皇帝卽位之初、首立四親廟、　仁祖淳皇帝
雖起布衣、必享天子之祀、今　皇考顧獨闕焉、宜
聖心有所不安者矣、　聖諭又曰、我　太宗當　皇
祖初定之中、又置建文所壞、復興起之、便是再創一
般稱號、　太宗、未免無異于　列聖、當以祖字別之、
庶見其宜也、臣等切惟古禮宗無定數、惟非有功者

皇明經世編　嚴嵩南宮奏議　卷之一　祔廟稱祖　十三　平露堂

不得而祖之、漢人稱祖者二、高帝稱高祖、其後光武
廟號世祖、說者謂光武再造炎劉、功崇業鉅、故無二
祖之嫌、我　文皇帝定鼎持危、再造鴻業、功莫大焉、
槩以宗稱、于義誠若未盡、尊稱為祖、　聖見允宜、臣
等仰遵休命、恭候宸斷、勅下施行、

慶都縣堯母陵祀議　　堯母陵祀

臣等謹按史、帝嚳高辛氏娶陳鋒氏女、生放勛、是帝
堯之母、卽帝嚳妃也、皇覽曰、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
[illegible]
丘城南臺陰野中、今大名府滑縣東北七十里、其
妃為慶都、陵在今保定府慶都縣、誌載謂堯始受封
之地、堯母葬焉、則慶都陵為帝嚳之妃、帝堯之母、厥
跡甚明、昨者我　皇上祗謁　顯陵、南巡楚服、所過
秩祀帝王忠烈祠墓、先該本部咨行北直隸等處巡
撫官、轉行所屬有司、查該本境古帝王忠烈祠墓應
秩祀者、令其實封開報前來、以憑題請、而沿途有司
漫弗之省、今御史謝少南乃能蒐訪輿圖、表揚聖跡、
于　聖上省方盛典、不無有助、況我　大聖人至孝
至德、媲美唐堯、因而推崇往聖之母、永光錫類之休、

皇明經世編　嚴嵩南宮奏議　卷之一　堯母陵祀　十四　平露堂

亦千百載間一盛事也、伏望　特製宸章、遣官致祭、
以備巡幸秩祀之典、其修建祠墓、合候命下施行、

郭英配享議　　郭英配享

臣等切惟古之聖王禮臣、莫重于崇德報功之典、崇
報莫大于登堂配享之制、考之書、予享先王、爾祖其
從、考之禮曰、凡有功者、祭于大烝、考之漢制、及魏高
堂隆、晉任茂、梁何佟之議、與夫唐貞觀禮、長興咸平
等詔、則是典也、三代以下雖不舉之矣、至觀配饗太
祖者、惟荀攸程昱鍾繇三臣配、唐太宗者、惟房玄齡

修正三皇祀典以復古制疏 正祀典

臣等搢諸禮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蓋開上古聖神繼天立極開物成務者也惟伏羲其功尤繫于醫藥蓋羲觀人文明節氣神農嘗百藥製本艸黃帝與岐伯問答而有素問之書醫道蓋助于此矣周禮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說者謂祭以天帝配食以五人帝春以太昊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然此主於五方之位非有醫藥之專祀也至於有元自國都以至

郡縣皆立三皇廟于醫者之學如宣聖釋奠禮太昊伏羲氏以句芒氏之神配炎帝神農氏以祝融氏之神配軒轅黃帝氏以風后力牧氏之神配及黃帝臣俞跗以下十人姓氏載于醫書者從祀兩廡有司歲春秋二季行事而以醫師主之其臣虞集有言三聖人之所以惠利生人者不必以醫之一技而求大焉醫之道不止于三聖人則不足以盡其至聖之能事是其祭雖專為醫道而設然備于郡縣則又不免大之瀆矣肆我 太祖欽守永禋諸典正名定祀尤以醫道關係民生至重乃即太醫院立廟以崇祀三皇正統間重加修葺 聖祖神宗先後一揆咸欲躋斯世斯人于仁壽之域而永貽燕翼之令圖也洪惟皇上膺正凝命上法 祖宗謂修合御藥保和 聖體實維茲所廟制湫隘則祀典弗稱欲恢拓而一新之衡矩以盡度備物以章虔斯其佈享昭假于三皇在天之靈而宣滯保和以迓我 萬壽無疆之慶臣等敢不祗承德美用樹宏基臣等切惟廟必有制祀必合法不獨盡一己之制則恐襲前時之故轍而無以

稱觀瞻不正從祀之名則恐失醫聖之心傳而無以垂法守臣等謹將合行規制恭擬上進伏乞裁定施行

奏進樂書乞與正樂議 正樂

臣等切惟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後拳拳以復古樂爲念但時當草創欲爲未遑仰惟 皇上以羲黃堯舜之德際重熙累洽之運期值百年聖無述作既制大禮以定天下之式必作大樂以平天下之情但樂之道廣大微妙非惟精義難明而其所謂制度者

亦失傳久矣西漢去聖未遠樂家有制氏世在樂官
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況數千載之後
乎今遠州同知李文察奏進樂書乞與正樂一節臣
等看得其所進樂記補說補註等書所以明樂聲樂
理樂原亦有前人所未發者其議于人聲中考定五
音以為制律候氣之本其法似為簡截昔宋人楊傑
議曰八音皆不能無失惟人聲中和之氣而有中和
之聲八音律呂宜皆以人聲為度且人言人志詠以
為歌五聲隨歌是為依永律呂協奏是為和聲此皆

取之於書者也李文察所議似與此合惟我 皇上
聖德居位協建中和之極實兼制作之權則考定元
聲與更定樂今日實惟其時但考制習文非朝夕所
能須積之歲月然後可以成功所據本官陳奏相應
議處合無暫以原職留京與支本俸太常寺選委典
簿等官熟知音律三四員并選能歌樂舞童生百餘
名開設樂館聽本官協同肄習待其稍有次第每季
終本部委官同該寺堂上官按試一年之後本部堂
上官再行按試如果聲律諧協雅俗判殊及鼓管飛

灰吹律候氣皆有應驗奏請定議擇用伏乞 聖裁

議處光祿寺廚役 光祿廚役

該戶科給事中楊僎題為酌時宜明舊法以裨國用
事近聞光祿寺添補廚役一千五百名每名月給米
一石選數既多漫定必濫城市廝養之徒皆得夤緣
聚食于太倉日將曷計歲計十萬餘矣且見在廚役
四千通融差使亦自有餘宜將新收廚匠差官精選
如果技藝通曉量留應用係廝養無籍盡行革退仍
將月糧分別新舊亦行裁減等因奉 聖旨該衙門

看了來說案照先據光祿寺掌醞署廚役葛昇奏為
懇乞廚役供應不敷事該寺議稱掌醞一署獨為偏
累本部議准量添廚役一百餘名于嘉靖十六年九
月初六日題奉 聖旨是今該部給事中楊僎等所
奏本寺廚役見今四千名通融差用亦自有餘若使
選補既多必致冗濫一節誠節財惜費至意已經就
行該寺查勘應否通融差用去後今據該寺呈據大
官等四署各申先年各署原額廚役共有六千八百
八十四名見今各署當差廚役止有四千九十三名

逃亡事故二千七百九十一名比之原額之數𣃁失已及三分近年以來添設　四郊　九廟并　駕詣山陵比與先年舊制復有增益以致事繁役少應當不前者皆由人逃缺四署之官門關有動作未免額此失彼理合備錄呈請議處等因到部看得該寺呈稱大官等四署廚役共有六千八百八十四名之數雖係先年舊額然於事體治要在講求長策豈容牽泥舊文當因仍積習之餘而爲振勵變革之計此今日之務也況節年事例以奉　行在後者爲

准者得嘉靖九年九月間該禮科左給事中田秋等題准光祿寺廚役至不滿四千名者方將在冊餘丁頂補令該寺廚役既有四千九十三名未至不滿四千名之數明旨具在近歲遵行未聞廢事雖稱添設郊廟比于舊制有增要之與事動衆各有其時未有重襲併積而可並會者也若使綜核其人夙夜在公宜無不足之理訪得四署官員將各役濫占跟用數多或因而差撥奉承所私繫籍公家服役私室以致往往負累逃匿如此即使其數愈多愈不足用徒費廩粟之繼祇爲姦利之資合無行令光祿寺一體查照入尤甚合無查照原議候命下之日本部行令該寺將四署先年撥冊餘丁嚴加揀選年約二十以上良之人堪以達役量以七八十名撥補應役只該三署不許擅將添撥皆違　庶命如違聽本部參送治罪

公侯伯等爵子弟送監讀書疏

該兵部咨該本部題　子監司業兼司經局校書王同祖奏內開一曰教世宗臣請自今公侯伯子弟年

十八以上者該部具名上請送監讀書習禮本監仍每名選擇友伴監生二名與之講學相資薰陶規勸每五日一赴監候諸生立班定友伴引至堂下恭揖而退待立兩傍以觀揖讓周旋之節候堂儀畢退廂授書講習其有不率教者憑本監堂上官奏聞區處三年之後學有成效者本監奏聞該部請旨改異時覽其之後有所委任據以甄別賢否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該本部查節年事例議擬覆題節臣之家子孫得以承襲爵職或遇蒙任使管理軍務責任

匪輕者，以若小了罔不在厥初生。古立教之不可不早也。況公侯伯子弟出自膏粱，豢養富貴，易生驕惰。苟非預養而善教之，欲望其能不變于習而成其德也難矣。我 國家慎重典禮，凡將官子弟年幼者送監讀書。見諸洪武五年、成化弘治年間節經舉行。

皇上嘉靖元年，又因該部建白申明前例，題請凡公侯伯等爵，無分已襲未襲、已任未任，年二十以下、十四以上，通行查出，開送本部，轉送國子監，行祭酒司業將大學、孝經諸書相兼點授，令其在家講讀，仍

每十日赴營觀操等因。嘉靖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題奏 聖旨：已經通行去後，今本官奏要疏名上請，送監備諸物典，無非修明禮教至意，相應議處。合候命下，將見在公侯伯等爵及應襲子弟年十四以上二十以下未任者，通行查出，備其年甲籍貫，從自開送禮部類其姓名上請，分送兩京國子監，照依嘉靖八年題准教法，分撥習禮肄業。因題奏 聖旨該部送司，隨准後軍都督府手本，開送豐潤伯李熙臣等前來，案呈到部，理合疏名上請，伏候命下，本部將各爵具劄送國子監肄業，行令本監堂上官遵照嘉靖八年題准事例教習，務俾學有成效，庶文武兼濟，他日可備干城之用，而不墜其先世閥閱之風矣。

議處甘肅夷貢 甘肅夷貢

該兵部咨，該巡撫甘肅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載題稱：甘肅地方，北控達虜，西備回夷，內撫屬番，南隣羌谷，治皆衛所，而無郡縣，故多邊計而罕他謀。臣居邊十有一年，夷情狀邊計得失，目擊耳聞，茲謹摘其應條為一十二事，伏望 勅下該部計議施行。

題奏 聖旨：內開立成法以驗西夷，重譯使以待西夷二事，咨送到部。臣等謹將立前作議擬上請。

一、立成法以驗西夷。照得西域入貢，原無定例，先年止據哈密忠順王差人伴送。近年忠順王已無，先次西夷入貢，大小國撒馬兒罕額即能名號之外，番文開稱某地面某王某速壇番本亦徐其稱號，不係我朝封爵，無憑稽查，所有番書、夷使，西域地方自嘉峪關到沙州七百餘里，沙州到哈密七百餘里，俱係先年屬番住牧，今已無人；哈密到土魯番一千

餘里自土魯番到文力失六七百里與漢之陸渾岸
土魯番種類迤西大則撒馬兒罕天方[illegible]郎
小則黑婁怯迭[illegible]巴沙密把黑旦等處[illegible]之卑
師[illegible]大宛之[illegible]隨代易名者皆係土魯番之地始
可[illegible]今且入[illegible]雖云各國名色經係夷面貌
語言[illegible]難辨每年差人止到土魯番夷西諸
國皆未[illegible]西域動靜虛實皆不能知先年雖有
忠順王掌金印主各夷貢事恐亦未能如東南諸夷
人有符驗者可憑信也乞 敕該部計議應否照

[illegible]南日本等國東北朵顏建州等衛給發號紙
或[illegible]立限期或譯審酋長體例使臣名數及該部原
[illegible]內夷定例事宜備查議擬題奏欽依永為成
[illegible]有所稽查使免于欺詐 備行臣等議
[illegible]一部哈烈哈三哈撒兒沙的蠻
[illegible]十國經哈密有貢或三年五年貢一次其餘
[illegible]土魯番天方國撒馬兒罕皆朝貢不常載之會典
可稽也永樂四年封哈密酋長安克帖木兒為忠
順王以後襲封錫以金印使掌西夷貢事今忠順王

已無。而諸夷之入貢號爲王者不一。大抵皆其私稱。
不係我 朝封爵且如嘉靖十二年土魯番稱王者
七十五人天方國稱王者二十七人撒馬兒罕稱王
者五十三人又額卽吒哈辛原非入貢番夷亦差來
使臣五十八名蓋西域賈胡素號貪利冒知回賜國
王儀物繁縟遂詭立名色要求濫賞此其詭謀章章
明甚矣今不爲限制則將來入貢必復倍于前日冐
濫殊稱私竊名器且以府庫有限之財塡谿壑無窮
之欲恐非所以存紀綱而節財用也所據部御史趙

所奏要給發號紙定立限期譯審酋長體例使臣名
數及查本部先年原有西夷定立事宜題奉欽依永
爲定式不爲無見但臣等查得東南日本等國。皆世
有爵土國有專王。所以先年給發號紙置立底簿。差
官齎散各該地方。遇各夷來貢。令其塡寫收執。比號
相同方許來京。朵顏建州等衛則一年一至。歲貢之
期。既不踰越。來貢之人亦有定名。而西方諸夷素非
附屬。貢獻不常。並無給發號紙之例。定立限期則三
年五年。載在舊典。但難別議至于譯審酋長體例使

臣名數及查西夷一切事宜則正為之限制之意本部查有節年題准事例相應再行申明今後除丁移咨都察院轉行鎮巡等官今後如遇各夷入貢一一查照事例處分中間若有名稱殊常番文繁疊務須詳加譯審研究來歷如係各國部落冒濫稱王則當發還其奸謀曉以大義令改正使臣名色如其仍前驕肆情終不悛者即當以禮阻回不容通貢每國俱分為等第照例每十人准起送二人來京其餘存留在邊聽候給賞通行造冊馬上差人先齎送部收貯仍另

出半印花欄勘合給使臣親執來京以憑比對定擬給賞到京之日本部仍行該管衙門不許私相往來通事人員敢有透漏事情教誘為非者事發從重參究治一[illegible]館設止[illegible]明齎夷服而中國尊[illegible]重譯[illegible]以待四夷切見譯審外夷通事序班但係[illegible]色目人為之緣漢回在中因其多士農工商通與漢人相同宜乎用夏變夷然竟以彼教爲是喪用夷禮不食豬肉有特立欲變者則群聚而非之[illegible]女子亦概離析同類則相遇親厚視若至親今通事序班人等俱係色目人往往視彼為親視我為疎甚至多方教唆在京師則教其分外求討伴回則教其販賣茶斤違禁貨物肆無忌憚且使外夷輕中國無人非其同類不能譯其語也合無于四夷館內選令漢人習學番語[illegible]序班俱以漢人充之不准不皆漏洩中國事機亦不彼夷謂中國之人無所不能是亦防禦外夷之一端也　前件臣等議得通事之設所以通夷使之言引領朝議譯審貢獻因以宣示國家恩信而懾服夷心誠不可缺焉者也今各國通

事皆有定員外夷色目人在中國亦得為通事者蓋訪保考選之時大抵取精通夷語者為之初未問其族類也但諸夷之中惟回夷極為桀黠在外則侵擾邊方入貢則要求齎賞需索無厭則驛遞苦于供億或貿違禁貨物則官司被其欺瞞反覆靡常奸偽百出識者寒心然彼夷自萬里而來豈能盡知中國之事良由我中國有等細人開端倡始縱恣長奸巧設邪謀陰爲主使以致回夷輕視中國輙敢挾制邊臣汚衊朝士援進之詞無慮百十甚或泄漏事機勾惹

去處設有備倭衙門各設都指揮一員統其偏衛總
撥官軍操習戰船以爲防禦彼知吾有備不敢犯邊
時或數年一來朝貢朝廷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
之故自　成祖文皇帝元年已容其入貢二年始賜
國王誥命金印永樂大統曆及文綺寶器書籍等項
恩賚甚厚自是歷累朝　列聖皆容其入貢我　皇
上嘉靖二年因使臣宋素卿等逞兇構亂干犯天紀
奉有明旨不許通貢者一十七年此我　皇上絶之
之心卽　太祖之心也春秋懲其不恪之義也昨歲

據浙江鎭巡等官監察御史傅鳳翔等合詞奏稱該
國遣使臣碩鼎等航海遠來畢詞納款別無他故乞
照例起送以通外夷納欵之情亦免邊海軍民警擾
之患該禮部議擬合無行令浙江各該衙門再加譯
察果無別故方許起送惟復遵照前旨阻回等因具
題節奉欽依准照例進貢此我　皇上容之之心卽
成祖　列聖之心也春秋嘉其自通之義也但夷性
譎詐不常旣稱納款却又欲發還留在貨物及罪犯
宋素卿等妄意乞求用知國法已經禮部題覆宋素
卿等奉有　明旨監候處決貨物係沒官之物俱難
再議率未准從矣而該科復論奏前因無非欲修明
法制以折其將來求請之意至于請給勘合一節亦
經禮部題奉欽依准令下次該貢之年將弘治正德
勘合進繳方與改給嘉靖勘合所以防其詐冒似難
再議外參照禮部主客一司專職四夷進貢但係
祖宗以來例該入貢之國赴京有常期夷使有常數
進獻有常物賞賚有常格一應事宜俱照常題請欽
行茲者日本之夷仰遵　明旨旣已容其入貢雖其

所請之事多涉非分已經禮部面諭其使以義裁之
彼帖然而畏服矣茲復議絶之似出無名且王者之
馭四夷有不庭也則征之今來貢也絶之恐無以感
興固夷嚮服之情所據外夷進貢關係甚大應否禁
絶臣等擬難輕議但往後入貢事宜要當預爲之處
合無禮部查照大明會典及嘉靖六年題准事例移
咨該國務要遵制十年一貢夷使不過百名貢船不
過三隻勿得指貢多帶兵器別起事端如貢不及期
人船過數及文移詞語不順使臣不恭求討非禮等

項聽浙江巡按御史徑自奏請同不許起送則法
制允蹙恩威並著既不拒其來王之誠而亦遏其非
禮之望矣

議處加采頭三衛夷人賞賚疏　三衛賞賚

該整飭薊州邊備都御史徐嵩題稱准兵部咨為夷
人乞恩□□進貢事臣等以　朝廷恩威曉諭責其
妄求添貢□投之罪革蘭台等叩首悔謝隨于本
日將進貢人馬公同照常驗放三百名數畢次日將
預備塩米段疋酒肉逐一犒賞示以　皇上賜賚厚

恩及照革蘭台告稱官職要略比常加大及收捕做
賊達子無以為家要為奏處一節臣等切惟自去年
冬至今地方晏然比之往年搶掠人畜殺傷官軍慘
毒不可勝言者其功亦可嘉尚誠能即令因其願報
效之誠或量加陞賞仍令其愈加用心管束收捕若
有一二犯大則拒絕剿滅次則革去職賞則彼貪我之
利而益有感恩圖報之心畏我之威而不敢肆其犬
羊貪噬之性地方亦可望于無事矣奉　旨該部來
說看得朶顏等三衛夷人進貢宪該本部具題奉有
明旨着撫按總兵等官再行省諭責以大義姑容補
貢已經行令各官遵行去後今該都御史徐嵩具奏
前來開稱巡關御史翁五倫責令通事人等授以曉
諭宣示國威遂致各夷感激大恩叩首悔過照常乞
貢已于本月初一日各夷俱已到館此實係我　皇
上神謨英斷威震遠夷不煩天討而醜類自爾輸誠
慴服不敢復有增貢之請惟是該夷人貢往往愆期（入貢過期何足為言制夷要第不在此　已替文忠與徐結制書論之詳矣）
據法應該究治但都督革蘭台執稱為天雨所阻又
被黃毛達子來搶所以來遲察其情詞似亦有因伏

望　皇上特垂優恤俯賜寬宥本部仍行令提督主
事督同通事人等嚴加省諭令後務要依期進貢不
許遲慢以自取罪戮再照都御史徐嵩奏稱自去年
冬至今沿邊未有夷賊侵犯地方晏然異于往昔未
必非本夷收捕之功今因其報効之時或量加陞賞
令其愈加用心管束收捕則彼益有感恩圖報之心
臣等看得徐嵩所奏蓋亦懷遠人以安地方至計既
該邊臣所請且本夷節次告稱窮乏乞哀之情合無
于今次常貢正貢之外將都督革蘭台量給賞賚以

示國家酬奬之典，不爲常例，其所稱加大職事，於東部落一節，事隸兵部掌行，應否加賜，該部徑自查議題覆施行。

琉球國貿送通番人犯疏　琉球通番

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徐宗魯，題內開：犯人陳貴等節年私駕大船，下海通番，夷人蔡廷美等招引入港，曾與貿易。今因爭利，彼此互相殺傷。該國中山王將陳貴等咨稱爲賊，遣差蔡廷美解報貴本，稱要起送赴京奏聞。及稱乞敕責中山王尚清，禁緝夷衆，毋得輕

與中國交通貿易，以絕釁端各一節。臣等看得奏內事貴等七名，節年故違明禁，下海通番，貨賣得利，今次遇潮陽海船二十一隻，梢水一千三百名，彼此爭利，互相殺傷，蓋禍患所繇起，自陳貴，厥罪實深，並將夷人送回　天朝，自有昭然憲典，却乃縱令該國擅今但該國既知陳貴等違法私駕大貨船到國，只合輒招引入港，接買貨物，據陳貴等所供二十六船貨物，俱被彼國盤起，顯是該國利其所有，因議價不同，彼此互相攻殺，遂從而指之爲賊。夫航海萬里，深入

島夷，衆寡之勢，自不相敵，而曰爲賊，此事理之所必無者也。據陳貴等執稱，攬載各主貨物，俱有各籍姓名，通商來歷，原非作賊人犯。況國王咨內，亦云連年入境貿易，與陳貴等俱相和同。今既經巡按御史徐宗魯委官會議，取復駁問明白，除陳貴等違法通番查照律例處治外，所據該國乃捏虛詞以瀆　天聽，事屬不恭，情甚可惡。參照琉球國中山王尚清，世荷聖朝，素著　皇化，恩賚特厚，禮遇攸隆，自合恪遵典制，永效恭慎，却乃縱容夷人屢次交易，不行禁緝，又

復奪取貨物，羈留人衆，不行究治，及至各犯亡命四出，方纔思其歸怨　朝廷，徐議遣使，稱奉指以解賊爲名，既貪貨悖之入，已又捏虛詞以誣人，伏望　皇上天語切責，以戒欺慢，候命下本部，備行福建布政司，移咨戒諭，着令中山王尚清，自反己過，嚴緝夷衆以後不得輕與中國商民交通貿易，致生亂釁。其夷使蔡廷美等，原係招引通商人犯，本當收留監禁，以候處分，但念彼國王遣差，及猶執詞互異，姑從寬宥所奏夷本，不必更令貢進。其無搭番貨，于例有違，亦

合着令帶回及查去歲該國進貢使臣蔡廷會等回
還計抵柔遠驛館將，移咨文付彼齎達彼國，所察
廷美等責付率領同回，再照近來沿海巡視守備等
衙門防禁太疎以致奸商肆意出沒海島交通番夷
其弊固非一日皆不重加禁治于來揭咸起禦又不
特如陳貴等而已所據各該守巡備禦等官，通合有
旨、該巡按御史徐宗魯通將查照從自參究外，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兵部轉行各該巡海衙門，務要嚴飭
武備，不時哨探，以防後患，庶法令修明，而邊釁可息
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朱　積平服　參閱

羣玉樓集

疏　李默

論宣大總制胡侍郎疏（大同叛軍）

臣等竊聞　天子不敢一日廢大法，以自侵壞其尊，故有過亂之章，有慢上之誅，誠不宜過爲姑息，以傷

大計。今大同不逞之徒，樹之不剿誅之不克，假塞桀驁，豈復知有大法之可畏耶，夫以堂堂　天朝，而使一二悍卒敢與之抗，此臣之所以日夜切齒者也，朝廷力非不能顯行大戮，悉取而虔劉之，從念宗室生靈至重，萬一蹉跌，傷損非細，故不得已而爲前日之舉，併謂胡瓚等挾諸卿士之忠援，以節鉞必能夙夜宣布　德意，使元惡就縛，餘党化順，以紓　陛下北顧之憂，然瓚才木疎庸，非其負荷，惟懷乘時徼利之心，罔識哲效討賊之義，始桂勇斬獲郭鑑之賊，此暫移于待　詔，不敢少動，則固天威有以震讋之也，于此時果能單騎驅入鎮城，撫循其衆，叱擐甲之徒，可不勞餘力而解矣，瓚既不能出兵陽和，邀逆首綏致令大同驚憤，尋有郭巴子報復之亂，旋復挈兵胎示怯弱，使反側不悛，馴養壯勇以要　代王，而罪人終不可得者，皆瓚之罪也，夫首惡既未盡誅，餘黨既未盡解，瓚何以歸報，何以班師，顧乃誘選　代王引兵趣歸，謬稱事已寧妥，而以逋賊屬朱振方且刊布題稿，傳送縉紳，以干厚賞，其欺罔負國如此，　陛下

將爲用之，前此本部嘗以用兵事宜，請下廷議，衆謀僉同，調度頗定，中外大快，以爲　明天子終不欲廢法如此，詎意竟爲瓚等所撓，而體勘之命下矣，臣切以爲逆軍反側不已，終不可制，情雖遼阔，狀可逆覩，就使四臣者，奉　命唯謹，訪衆深得其情，然不過爲兩可之說，以持兩端，幅累肯首發大難爲　陛下任計者，且總兵朱振有必反之執，何也，振本以纍臣倉卒爲亂軍所擁戴，因而得脫印爲人將，是反側者皆其恩人也，即欲無謀通內叛之意，然勢必不能，蓄其政

命以收其獷戾之氣。假令姑息之恩。終不可恃。怙終之刑。必不可免。振于此時。力既不能底之。行如騎虎。勢不得下。欲不叛難矣。以臣而慮今日之事。誅亦反。不誅亦反。不如早爲之所。毋使滋蔓難圖也。今本兵進退視宰臣。宰臣視　陛下而　陛下又不能早斷以遺之。宰臣本兵承望風旨。轉相遷延。一旦禍生不測。則　陛下獨當其患。而諸臣者。悉得以辭其罪。此臣所以憂心疾首。悅痒而不自知也。昔李唐用師淮蔡。憲宗力主其議。卒光唐祚。韓愈以不赦不疑。繇天子明。美憲宗之能聽也。今之欲爲裴度者。何必無人。顧　陛下明斷何如耳。然有以宗室生靈爲辭。從旁梗議。此又昧輕重之權。慮事之失者也。今邊郡往往效尤（不當意。相率擁大帥）朝廷威令漸以不伸。失此不制。諸鎭接迹而起（三鎭敢此甚可恨也）不知　陛下何以待之。臣恐憂延　宗社。非一朝所能弭也。今不慮大亂。而區區顧忌。何異火起簷楹。主者惡其毁瓦裂墁。不忍奮臂。而併付峻宇高堂于一燼哉。昔人潰疽解腕之喩。誠不欲以小忍僨大事也。況棄其所挾。示之不爭。而反有以全之者耶。臣願

陛下留神禍福之幾。深權輕重之策。專意討賊。以將天命。發明詔。宣布逆軍反覆必不可赦之意。督責任事之臣。期以旬月斬賊還報。即罔上誤國。如胡瓚者。當先誅之以示顯戒。臣知　陛下震怒之餘。當事諸臣。將必奔走率職。不敢逡巡避罪。以誤　陛下。此國家今日大計。無令坐失。自貽噬臍也。

書

上三宰相書　翊戴加秩

僕聞士遇而獲信于　天子。其不遇而幸信于　天子（和爲廉宰時。宰相書。從之。不覺入今。轉不得。）駑弱之臣。今　陛下明聖。僕何患遇。顧事有偏繫（無節中）執所難狡。慮非執事不足聞此。敢緣所蒙。念存斯義。唯執事聽之。比者　陛下降裳中之詔。修翊戴之功。執事首膺異數。進秩諸侯。可謂曠世隻談矣。昔二號（…）劉爾圖之任。且與不議齊魯之封。其功大也。誠在優宜。不爲過侈。然而外內譁然。不洽衆懷。其說有二。小人曰。相公汰冗食。正典禮。義不假于君親。而乃自利其爵爲。君子曰。相公畢命之臣。無利之心。雖然三

子並拜而官掖乘、五王並封而武士横、相公不鑒、功名自此去矣。夫小人之言、慧也、君子之言、愛也。慧者懷固其私、愛者要成敗以爲說也、夫是命也、執事謂盡出　上旨哉、節不過左右憑藉以階寵耳、意其何上厲精倚毘遺耇、難以得志、獨計所嚴憚者、二三宰輔、與臺諫數輩耳、乃者適覩玆隙、遂託焉以逞、以爲是足以羈縛之矣、觀其叙列吾黨、不及三四、而此輩已居八九、則其情狀、先已敗露矣、　先帝時左右謬竊好賞、動及丰組、濫爵一開、使八柄遂入二五之手

于命之禍、幾至土崩、雖其摩蘗不可比類、然究觀今日之勢、欲至此無難也、昔寵彬輩陷　先帝降號淫遊、慮朝議不從、乃大賞勲舊、而下而校之餌、雖諫疏屢臻、而依違者衆、竟使　先帝不終正位、至今切齒、所不忍言、此執事所睹記也、詩云、殷鑒不遠、奈何邪慎、襲者執事、躋復舊政、所裁武員、刑餘軍役、不下二三萬、項又用諫官言、沙汰僧道、洶洶未定、京師之人、大半此類、積怨懷訕、已非旦夕、項見執事、膺此鉅典、正當中身當、遂羣起側目、謬生誹議、夫一人之身、而當衆怒之衝、

竊爲執事不取也、之此何可避昨者稱號之典、執事據禮執議、反覆十數、雖曲加遷就、猶非宮闈之意、萬一　上春秋長盛、猝有媒孽其事、引據　祖訓、搆貪天之言、執事何以自圖今　陛下仁聖、僕誠周防失義、然執事一祇命之後、此輩罔有希冀、執事能復忤之乎、僕慮正色難矣、即有否也、其搆忿殆不可測、僕念　君相未交、釁亂方自此耳、爲執事窃計、不若守奉　祖訓、堅自遜避、決去就之圖、諸所蒙恩、亦宜正言裁罷、庶幾人人知我謀國之心、雖其身爽世之業、猶將棄之。上

足以結　主心、下以謝市里之謗、而中以破憸壬之姦、使之屏氣攝息、不敢恣肆、然後天下之事可爲也、邇來執事累疏抗陳、沖心光大、然辭未獲命、物議未孚、以謂姑徐徐取之云爾、且有病執事包羞之語者、誠執事所宜亟圖、萬一持久間有紕誤、妄少指斥、虧損大矣、執事勲藏盟府、福澤在黔黎、子孫自宜世食其報、奈何獲此而後爲貽謀邪、僕日夜詭量、敢以介推之事、妄意規切、所恃執事休容、無以下體、黙再拜

與郡丞謝石浦節推徐玄江論地方事宜　流賊

數年以來，兵政廢弛，姦宄肆志，黙自齟齬，迄今未聞
流賊如近年之甚者，向嘗屢言于當路，不蒙見省，是
以有今日流劫數百里之慘。聞郡中亦曾遣官領兵
追捕，即仗威靈，勢或潰散，但主簿近已遷官，巡檢素
稱怯懦，況兵皆市兒，非如貴處民兵素閑技勇。令一
旦驅之破賊，恐無倖理。伏惟明公深惟滅賊之計，無文皇帝詔令○煙皇元艸賊當發即須撲滅曰元末之禍可鑒也
徒苟安目前，幸甚幸甚。又天時積旱，四境秧苗半已
就槁，山谷中穀價翔湧，其間富家往往深藏却糴，以
邀厚利，農民既無力糴買，稱貸又不可得，用此羣顛

于黙，皇皇載道，其意固謂黙能達之于官府也。大抵
今日之事，賊勢漸張，饑歉爲急，倘蒙矜念地方，討捕
之外，首乞防饑，欲望舉前所陳，下令嚴加禁戒，一以此一吏之事
安待哺者之心，一以裁富室專利之權，使穀價稍平，
三農倚命，庶幾盜弭民安，而公等平日節用愛人之
實意，亦可以少慰矣。

再與徐玄江論捕盜 捕盜

側聞賊勢猖獗，諸公相繼發兵進討，此萬世一時也。
緣彼賊素欺兵憲衙門，不修戎備，是以釀成今日之
患，失此不大肆誅夷，建人其爲虜矣。黙忿恨數年，今
始得從執事發憤言之，聞賊見住遷陽街，此何異釜
中魚也。但賊勢窮促，必至奔潰四出，狡者潛遁山谷，
強者決于一戰，若官兵悉聚向賊，彼將奮死求生，萬
一約束未定，脫有蹉跌，人心技靡，不可技用。愚意軍
民兵夫既集，宜選精悍之卒，邀其歸路，仍擇險據勝，
多方設伏，以防奔逸，却以多兵迎敵，張大其聲勢，而
以勁兵出敵之後，技術懸兵盛，必致後却，而吾之勁
兵突發，乘其驚怖，即可以一當十。況歸路并各隘口

俱已設備，一鼓成擒必矣。所謂潛遁山谷者，往往巧而今之餘黨又○未有能衞賊者非讓不能亦不爲也
扮遊方僧道及各色人等，尤須速行八縣，令刊謄單
條小票，遍發各鄉郊市鎮，曉諭所在地方，但有行走
慌張，言語支吾，搜出異常物件者，即便綁縛送官，以
憑審驗。且以此聲張于四境，賊自無可避之地矣。又
今所發兵，如兩衛軍餘與建甌、崇安、建陽民壯，絕不
可輕用，當賊，祗宜守禦城池，及把截尋常關隘，聊亦
軍威而已。即如浦城、松溪、政和、壽寧四縣鄉兵，舊常
動調殺賊有功，況熟知地利，慣經戰陣，若部勒有方，

犒賞不吝。其破賊無疑也。獨恐有司出納牽制文移。軍資不給。何以作勇。愚謂當此用兵之際。宜破例常格。毋惜厚賞。即有應動錢糧。一面動支。不必一一呈請。如此庶免掣肘之患。期成滅賊之功。不然兵威雖盛。士心不附。非計之便也。

策

武舉策　樂房

問兵法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即茲以觀。王公設險守國。其擇勝者重矣。矧邊防尤為至險。而至重者乎。詩紀城朔方。春秋書城牢。蓋有以也。三代而下。漢創五郡以斷匈奴右臂。唐築三城以扼黠啜中吭。宋置緣邊諸砦。以禦遼夏之衝突。宜君得乎設險擇勝之法矣。我　國初設遼陽諸鎮。又開大寧于古惠州。以捍東藩。設甘肅諸鎮。又建哈密于古伊州。以通西域。設宣大延寧諸鎮。又城東勝于古朔方。以守北門。視古之設險捍勝者。同乎否與。厥後改遷廢棄。封城猶故。議者欲復其故險。或又以為不便。不知孰是與。

謀國者慎無慕虛名而昧急務也。何也。名實之用殊。而緩急之勢背也。故有舉全國之力。以圖必爭之地者。君子謂之殉國。殉國者強。不忍尺寸之利。以邀難成之會者。君子謂之厲民。厲民者危。為人上者厲民以自危。豈其積慮然哉。起于慕虛名者之說之誤之也。是故國勢有常尊。拓地不與焉。國威有常伸。服遠不與焉。執事以本朝邊防為問。無亦申固疆宇之一道也。或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此兩軍相見布陣列之事。非守國者之說也。雖然愚固知執事聊以開發難之端耳。請先陳　國家開創之形。而後折衷于事。可乎。且邊防雖廣。北藩為重。故西起甘肅。以跨寧延。連亘宣大。東盡遼陽。此則北邊聯絡之大都。揚雄所謂界別區域。絕外內者也。然非如此而已也。甘肅之西。封哈密以統諸番。而西域之鎖鑰嚴矣。大同之西。表東勝以控河外。而麟府之藩籬固矣。遼陽西北。闢大寧都司以遏山戎。而幾輔之屏翰斥矣。于是內廣屯牧。外聯亭郭。守以勁卒。督以大帥。然後建瓴于　神京。運臂于樞府。六塞長清。

事庵不動。此則　本朝制戎強國之要領也。然自兀良哈以義從訌衡大寧、則盧龍以南皆屬之漁陽山後諸州半爲虜有。而喜峰潮河川以東。皆阨塞也。自東勝以賈莫撤備、則受降三城。鞠爲榛莽。虜騎盡收于河套。而花馬鹽池之間皆偵諜也。此其所繇來者。非無故矣。乃若哈密者、本以羈縻之地。與罕東五衛勢同車輔。成化以還。土番侵暴。所封忠順王。與其金印。往往見擄。城郭人民。凋殘殆盡。則古之所謂斷匈奴右臂者。安在其可恃也。夫大寧東勝棄之猶可言

也。哈密者封國也。棄而弗郵。不可言也。雖然。今日之事顧無急于此者。而執事迺諱言之。執事之言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獨不曰　天子有道。則守在四夷乎。在昔禹平水土。舜肇十有二州。幅員廣矣。而苗民逆命。乃近在湖湘之間。宣王夙興夜寐。周道粲然復興。然六月之師。仲威僅及于太原而已。蓋嘗考謨于書。學詩于天保。然後知虞周君臣之際。其自治者。又有每如彼。魏徵曰。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夫心腹四肢。所謂急務也。如其舍是弗

圖。而惟懃力于身外。曰吾苟以疆理故物。申固其封宇。以靈承于先烈。王爾矣。此所謂慕虛名者也。而何謀國之能。且設險擇勝。何代不然。漢開河西五郡。固今之甘肅也。唐築三受降城。猶吾之東勝也。惟我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鞭撻四夷。雄圖重戍。所在棊布。蓋自昔所稱要害。鮮有不歸職方氏者。　列聖纘圖。益隆修攘。百餘年來。東勝失守矣。而大同延綏固百二之府也。大寧內徙矣。而山海薊州。附金城湯池也。所謂壓執事之慮者。則曰關陝以河西爲門戶。

河西以甘肅爲脣齒。而哈密則甘肅之藩籬也。以爲哈密不復。即金陝之虞。而不知脫脫之苗裔鮮存。故難立羗胡之登耗日離。故難懷遐鎮之應援獨遠。故難繼愚故曰慎無慕虛名。而昧急務也。然則秉廟算者顧安所施耶。或曰瓜沙苦峪。其携離未協也。家酋內附。未有寧心也。速壇得志以來。未遭挫衂也。愚則以爲賈胡性本貪婪。利于互市。其叩關要貢。仰我鼻息者。非一日矣。使脩　祖宗之政。而救其獘。仰嘉峪不必閉。而西戎之悔禍有日也。然綏固之間。套賊爲

悉往者東侵西犯、馳突不常。借寢息宥於是乎在。今
則以河套爲巢穴、而我師疲矣。萬一有如火篩者、猶
狂其間。憂無大于此者耶。東鄙諸夷歲通貢獻、我則
有供億之勞、而道路險阨、邊鄙虛實、又其所習覩也。
蓋嘗盜我徼塞、而委罪于他夷、已復索還俘虜以邀
厚賞。此其桀黠故智類如此、況密邇畿甸、萬一有如
董山者、背負恩德、肘腋之患。何可弗慮邪。詩曰、惠此
中國、以綏四方、此守國者之至術要道也、

記

呂梁洪新脩堤閘記　呂梁洪闡

今　神州雄奠燕薊、衣冠玉帛貢篚之琛、則壤之賦、
四方輳進、其道徐而北者、舳艫相銜、至旁午也、矧徐
呂二洪、石稜稜彌亘河腹、森利錯迕、以爲舟厄、而呂
梁延袤成廣、蓋天下稱險焉、雖上承汶泗泉湖委流
而實倚濁河沛浥匯爲之助、當其淫潦暴漲、險不可
睨、功在篙師、即有枯涸、舟輒膠滯、頃年山東諸流頻
疑、間細黃河又復南徙、二洪愈益受病、至廑　廷遣
大僚行水、疏導節縮、殆無留智、水部主事、東平徐君
有讓之治呂梁也、爲嘉靖辛丑、邇逢事會、弊力以圖、
始于洪南置石閘、語在學士張公記中、已復築堤上
洪障絕漫流、歸之內洪、并撥水中悍石、甃爲堤岸、東
西絕成牽道、凡七百二十一丈、有奇、當狹處別作水
門、水至此稍益深、下洪亦改鑿內洪、障以木閘、并甃
堤悉如上洪之制、堤長減十之七、徐人稱內外洪、猶
吳越稱大小港也。洪以東岸爲內、外盛則內外皆舟、
涸即專歸內港、非此則水漫力激、石始重貽舟病、木
閘水門、皆隨舟啓閉、以木方石、工力減鉅千、水門又

殊省、凡如此者、相地宜與物力以相厝也、諸作于徐
君涖事之明年、數月而畢、夫匠以名計、爲千五百三
十有六、並役諸在官者、不以勤民、糜帑藏、籌謀秉慮
調度停徹、惟徐君能、而晝可賦功、獎成令緒、則節使
少司空萬安郭公持平力也、又明年癸卯仲春、予以
赴　闕出洪下、周覽近蹟、驚顧駭嘆、以爲少時遊歷
所未有、方舟利涉、爰思作者之勞、而徐君適以記見
屬、又曷忍辭、嗚呼、君子圖事執物、將以濟時也、今天
制水旱地私川瀆、運道阻艱、妨國大計、徐君乃能應

時裁變、（今自伽河閘而運艘竹不取道于呂梁）爭尺寸之水、于石罅間、利濟萬艘卒以力勝、此其才智不已偉邪、漢唐漕東南之粟、以餉關中、所經三門砥柱之險、不啻呂梁也、是時莞幹諸臣、疏鑿排繫固已不遺餘力、厥後法日以弛、運益告艱、彼人家國亦視以為盛衰、吁可畏哉、繼自今有如廿雨時降川祗效靈、則洪流浩渺、舟楫自便、無所事智、即不然、徐君之法何可廢也、舍是弗圖、脫有緩急、并轉般則海運耳斯豈盛世所宜聞、然則後之君子、寧無感于予言而重修徐君之舊者乎、徐君職號維思、憂形于色既以身為國役而又以圖其後人、其用志弘且遠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一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朱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董姚申士餘參閱

程文恭公集

疏 程文德

滅虜六事疏 滅虜

臣惟中國之於夷狄也，猶主之於奴也，猶首之於足也。足不可以凌首，奴不可以犯主，章然明矣。今北虜敢率醜衆，犯我中原，前此猶未敢深入也。自去年始過山西太原，罹其荼毒，野草猶腥，今年則復過太原矣。縱橫蹂躪，任其所之，如蹈無人之境。其藐視我中國可謂極矣。昔我 成祖嘗奮揚天威，三掃其穴，當知今日遂至此乎。臣竊恨之。且虜騎二十八萬衆，據其豺狼之性，一虜止殺一人，即不下二十八萬人也。況何止一人乎。合其人馬五六十萬，五六人馬破一家，即不下十萬家也，況何止一家乎。此誠上下汲汲遑遑，食不甘味，臥不安寢之時也。昔周禮邦有大故，

則不舉，又以吊禮哀禍裁，以恤禮哀寇亂，惻之至也。乃今如何，萬一此虜今年得志而歸，則來年猖獗當又益甚。犬羊之性，愈縱愈驕，則我中國之禍日慘日酷，此固必然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臣職列兵屬，憤懣不任，況忝 明旨，輒敢條陳六事，上贊 廟謨，倘可采擇，即賜施行。

一曰聲虜罪以激人心。臣聞古昔帝王將討叛而誅逆，必誓師以聲罪，征苗之誓，甘之誓是也。我 太祖之北伐也，亦羽檄先馳，義正辭嚴，人心響應，檄有助焉。今達虜世爲邊患，邊人恨入骨髓。茲復大舉入寇，荼毒傷殘，此其罪惡滔天，神人之所共怒，天下之所共憤也。惟我 皇上無迅掃誅滅之志，則吾人固飲恨以死矣。 皇上誠恭行天討， 大誥四方，列其罪狀，數其稔惡，必欲殄滅而廓清之，則河北山陝諸路之官民，將感激涕泣，以爲今而後得反之也。誰不荷戈響應，贏糧景從，而快其復仇之志哉。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三軍之士，將不戰而氣自倍矣。 二曰降殊禮以延名將。臣聞何代不生

才何才不樂用顧招徠鼓舞之者何如御燕臺築而豪傑至伯樂生而騏驥名誠未聞借才於異代求良於絕域也今之名將誠亦罕矣然安知無隱於邊塞遯於江湖沉於下僚擯於廢棄者乎或拘之以資格繩之以苛刻而不能盡其才乎欲建非常之功必賴非常之才欲致非常之才必隆非常之禮　皇上誠渙大令號召於四方曰有能滅虜者吾列爵以侯之而先崇壇以授之重權以寵之殊賞以勞之孚之以心腹焉要之以明信焉如此而將才不得忠義不奮

臣不信也將得而兵可強兵強而虜可滅矣　三曰權兵食以濟時艱臣聞古者寓兵於農平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之民有事則為伍兩卒旅師軍之衆田野倉庾之積畜即征行士馬之芻糧制甚善也自兵農之制分而兵食之匱久矣今日尺籍於行伍者皆不識戰陳之兵也運於舟車者特僅支承平之食也恃此以禦敵適足以嚇虎牙爾故臣竊恐調發皆無益也夫天下之民皆　皇上之兵也天下之財皆　皇上之糧也患無為以激揚召之爾誠傳檄畿輔山陝河南諸路示以急難之義激以靖寇之忠今守土之臣各倡義兵募精銳勇悍之夫給倉廩府庫之食家自為戰人自為防而皆統於大將軍帥之日秩勞而遷各復其故則天下皆兵郡縣皆食而虜不足滅矣　四曰明賞罰以作士氣臣聞礪世磨鈍非賞罰不行勸善懲惡非賞罰不立故曰賞罰者人主馭世之大權也將領得矣兵食足矣而賞罰不明欲其成功不可得也邊陲往事莫可追已議者率以為悍卒之驕橫功罪之未孚此人心之所以不平而英豪之

所以解體也臣請速布　詔令與民更始自今有功必賞賞不以疏賤而遺有罪必罰罰不以豪橫而貸較若畫一信如四時則願垂休光於竹帛者孰不出萬死以策勳臨危機於戰陳者其肯甘退縮以抵罪哉是故賞罰明而士氣作士氣作而虜可滅矣　五曰招脅從以攜賊黨臣聞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強今之達虜聚而不分此其所誠未可與爭也故當先設法攜散之聞其黨多我中國人方其去時不陷於擄掠則迫於逃亡而非其樂也今雖同入寇也必猶

知告諭焉請亟布令凡我中國人皆脅從不得已也。其勿殺有能歸降者即復其士用完其室廬給之婦女且先給帖以示其可信又令有能誘至一人者賞加有級一等則人雖不樂我中國之生而甘心沙漠之外者復廣募間諜之士不惜金帛之費使如陳平之間楚焉則其黨必攜黨攜則與不累然後可圖也且或用此輩以收廢則又事半而功倍矣。六曰乘危懼以防未然臣聞有備無患事豫則立政之理也物極則反勢窮則變治之幾也我 國家邊備廢弛

至今極矣今乃猶不及變豈知其所終乎傳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今畜之猶或可及臣愚請自今日秉危懼之心圖善後之計九邊諸鎮悉加綜理以五年為期竭天下之財以從事殫天下之力以有為自選將練兵及繕墩葺堡凡百區畫得人若理家事無弊不革無利不興則虜賊有金湯之固制人絕窺伺之心以一時之患易百世之安是亦多難啟憂之助也且使後人蒙祐者感仰 大聖作為出於尋常萬萬豈不偉哉若曰抵至則備賊去則忘因循苟安猶今覩昔竊恐此虜之患年甚一年噬臍之悔後將何及

禦邊四事疏

曩者臣憤北虜之逆嘗三上疏未獲施行今年虜患益熾臣等莫知所出然實竊深懷憂仰屋竊嘆而不能一日忘也昨該本部具題奉 聖旨着各衙門如有禦邊事宜各另悉心具奏於是臣復感奮而思吐其未竟之說臣聞抱憤者無舒容膺懇者無緩辭勢亟而情迫也今日之勢亦甚亟矣四年以來虜入山

西蠶食之勢日以廣屠掠之毒日以慘三尺之童咸知明年必更深入河南畿輔將有剝膚之患也則何以待之夫中國夷狄自古相為盛衰至趙宋而極矣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趙宋則吾之鑒也今誠以為鑒而懲之圖之早待之豫則小懲而大戒一統之盛可長保矣臣愚無他奇謀異計可上陳也亦惟欲銳志理財用人定議而已此四者人亦嘗言之矣而臣則欲奮發以從事也何也今日之事財用為先得人為要是故理財用人斷乎不可易也然不始之

以銳志繼之以定議則雖日理則財不可得而理也
雖日用人人不可得而用也臣請究言之臣所謂銳
志者何也古帝王建事詢謀必日朕志先定宋儒
程顥亦曰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臣伏聞 皇上大
內咨謀恒先邊事 聖諭屢壓惕若恫瘝我 皇上
之志不可謂不銳矣顧今之邊患迥異尋常而中外
人心望救於水火之中者甚切也自非 天威震動
綸音渙發以明示天下之趨嚮以與天下立命則四
方萬里之遠或猶未能悉 朝廷之德意也臣愚尤

願 皇上赫然斯怒傷西落數千里州縣殘廢閭井
丘墟若與此虜不共戴天也下哀痛之 詔明復讐
之義特遣行人分下山西諸郡縣以吊遺黎之疾苦
以慰寃愁於冥漠以發逆虜滔天之罪以激將士等
恥之忠尤復布告天下戮力一心翼戴王畿誓清邊
徼將見生者有所矜死者無所憾忠義之士感奮而
興智謀之夫踴躍自効豐財殺者或如卜式之願助
邊儲慷慨者或如李廣之願死戰以吾天下全盛之
力禦此窮荒有限之虜雖窮追於狼望之北勒銘於

燕然之巔亦易易爾又何至束手無謀駢臉就君若
此數年之大恢爲逆虜之所輕恥而莫修戰是故臣
願 皇上之奮發以銳志也銳志以建事明莫先於
理財臣所謂理財者何也臣聞非常之患非常之
所能救也傳曰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天下
安危之所繫而不舉天下之財力以從事臣不知其
可也譬之小民平居無事以財爲命節縮奇贏錙銖
必惜一旦有急則雖傾貲亦不顧矣何也患難切身
而財猶外物也豈以天下之謀而反輕於一夫之計

耶今掠目前之患則兵糧爲急爲久遠之計則修邊
爲要此二者財用之需何紀極也聞邊軍日不聊生
皆惶然而病矣馬皆玄黃而瘠矣弓矢戈甲皆朽敝
且不堪提挈矣而何以利用乎人馬一枝額稱三千
調遣征備動曰幾枝其實有馬者僅一千爾選征發
則其二千皆徒行從後走且僵踣矣而何以禦敵乎
此胡可以不補給也賊禦之門外猶易爲力禦之堂
奧實難爲功今邊墻蕩然虜騎突來良平無所施其
智賁育無所施其勇矣此胡可以不修築也是故無

財用是無人馬也是無邊墻也雖有將帥將安爲乎無人馬無邊墻無將帥則中原實與虜共也虜獨奚爲而不至乎古之稱名將者貴其謀勇今之爲將帥者則貴其敢死何也既無所恃則暴虎馮河而其勢不得不死也當此時而爲將帥不亦難乎故曰今日之事財用爲急臣愚請掄選心計忠實之臣數十輩授以方畧覩詣各邊相度查理某邊如何而修該費若干某處該補軍若干補馬若干糧料若干器械之費若干合諸邊之費總計若干於是視費以爲斂量

出以爲入計戶工二部太僕之所儲足充幾何計天下之鹽課之榷稅足充幾何計順天開納之儲及各布政司府錢糧之蓄足充幾何其猶未足也則臣謂天下之富聚於京師請令輸銀千兩以上者或授以指揮或表其門閭其猶未足也則請勸借天下之富民或授官表宅亦視京師焉又不得已則視屋卑之地而量令其助役亦不爲過務足原擬之數期以數年底績之後而復其常將見　部令朗下人將響應而又復諸邊屯田之舊以盡地利復　國初鹽法之制以來商人則財用無不足矣或曰今民困甚矣借民不以過乎臣則曰北虜之患天下之憂也捐其財孰與亡其身也況　君父之急人心所同是故臣於理財不欲小小補塞若汚糞土之墻隨壞而隨修窒易以甎石之資一勞而永逸也夫財既足然後經濟有資而人可得而用矣臣所謂用人亦有說也夫天下未嘗無才也語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激而後勸中人之性也一韓信也籍視之衆人不過爲亡卒漢高登之大將竟蹙項而誅秦信非前愚而後智前怯

而後勇也鄉之不同爾今誠令於天下曰凡能滅虜者予之十萬金封之列侯無愛焉則奇傑者出矣他日之奇傑即今日之未嘗物色者也而又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誰肯就刑而避賞也然臣尤有說焉夫今日之用人不可獨委之本兵猶理財不可獨委之戶部也譬之理家無事之日酬酢交際各循其常士農工商各執其業一遇寇侮則百務俱廢大小一心咸以禦侮爲事必濟於艱而後已今理天下何獨不然臣謂宜令中外百司庶府咸秉時同變秉德明恤其

中丞懷經濟忠誠勤恪者各許其長材衆或俾爲必得數百人隨才器使各效其能而又不限以額凡言謀臣長策者皆許其自獻聽用若越勾踐之返國也君臣上下一心嘗膽臥薪宵旰復讐之外無他圖焉則何患乎兵寡聚罷虜不足滅矣夫財有所資矣人有所恃矣而臣尤欲定議何也皆闘難得而易失者幾也難成而易敗者功也事幾所會功業垂成之際天下人心方爾屬望而　廟堂之上一或撓焉則大事去矣凡以持議之不堅也若郭子儀之在唐爲

朝恩元振之讒屢起屢廢而唐雖終不能平李綱岳飛之在宋大敵幾亂奔突然或罷以謝金人或逮之功歸而宋室奔竄偏安之禍此忠臣義士所以至今扼腕憤嘆而不平者也然則人才非用之難也任之難也謀議非行之難也持之難也頃者若熊廷弼人臣方其用而隨罷中外駭愕莫知其繇及至瀋陷人始翕皇議復亦已晚矣且事必循官資酌度往見制撫諸臣論奏之臣從中或蹈同異同此何異於聚訟病之深而欲更其方以爲智者臣竊自今　廟謨既定終始不移衆志所安順從勿逆利害呼吸之際無容生異議以惑人心成敗未覩之時無輒肆論劾以阻士氣除閫外之寄寬文法之繩有所請也必若拯溺救焚以應之蹉小挫也猶益兵給餉以援之必使其伸縮進退唯臣是聽而後可以責其成功三軍之寄萬民之命惟閫外是聽而吾何所與於其閒吾惟期於靖寇安邊而已矣使昔唐宋之持議者而出於是則彼子儀李岳胡爲而不成功哉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臣之所大願也蓋銳志於始定議於終而

理財用人期有成績焉大幾于焉而決大業于焉而定生靈永無塗炭之憂而　宗社鞏於磐石之固何其盛哉然此實今日之所易致也思昔宋之天下自河以北大半非宋有也而又并丹横行元昊竊據女直縱與敵國四面兵力寡弱而韓范張劉諸臣猶能折衝保障乘勝挫賊逮至南渡自淮以北又復非宋有也區區東南兵力愈屠矣其臣猶銳意恢復屢建奇功使其上下一心則宋鼎可以不南而南還可以不變逆今我　國家一統全燕自古所無而又遇中

興之會我　皇上大有爲之君當此財力富強之際而臣工乃不能禦此一隅之虜不將爲宋臣所笑耶過此以往虜勢日盛虜掠日廣吾力日竭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

車戰便宜疏　車戰

竊惟今日之事莫大於邊防二年之間屢奉　聖諭憂思虜患惻若恫瘝聞者莫不感動昨復奉　旨行取都督魯經軍門以爲先事之備聞者又莫不嗟嘆私相告曰我　皇上深居九重而念切邊陲如此吾

屬今年可無憂矣然臣猶有慮焉邇者集議邊事凡兵食諸策皆已詳盡獨捍衛一事猶未之及臣恐兵食雖足士馬雖強而臨陣終不能當虜衝亦徒勞而無功也何也蓋虜將接戰必先馳騎奔衝衝動則進不動復退其勁悍慓疾之狀人見之而辟易腥膻臊之氣馬聞之而噴嘶我軍之勢既已披靡虜然後突騎而進則我曾不得試一技而束手爲戮矣則我之不利常由於不能當虜之衝也然則捍衛非所當先講者乎今之捍衛將干楯人馬蹂踐干楯何在乎臣於去年正月嘗上疏請用車爲捍聯以鉤環其上置器械士馬皆擁車後則虜不敢衝衝亦無恐而銃砲槍弩且惟意所施左右夾攻亦相機可動萬一不利駐歸亦有營宅可依夜則旋繞於外守在是戰在是營亦在是一器而三利焉不易之制也雖蒙看議未竟施行遂使古今百試百驗之法當此邊防如焚如溺之時而不得一試以坐觀其敗及其敗也則又東西委咎竟末如之何而已寧不令人抱憤發狂而欲爲邊人大慟也哉臣敢歷稽古今成法以明車

之必可用虜之必可禦誠不忍坐視車之受誣而終以虜爲難制也惟　皇上垂察焉臣嘗考之三代以前見於經傳者如曰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尹吉甫之伐玁狁也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方叔之征蠻荊也曰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亦玁狁之役也玁狁即今北虜也三代以後載諸史冊者若漢衛青擊匈奴用武剛車爲營晉馬隆擊鮮卑由隘路兩廂車地廣爲鹿角車轉戰無前魏太武北征柔然車十五萬兩遂度大漠柔然怖畏不復敢南向唐馬燧爲河

東節度使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以收兵
止則爲陣宋宗澤嘗修戰車千二百乘以禦金人匈
奴柔然金人皆北虜也禦虜者嘗不用車乎昔武王
問於太公曰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羽
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宋陳祥道曰古
之用兵險野人爲主用車而主人也易野車爲主用
人而主車也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衛突止則足以營
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糧有所齎眞宗時困於契丹
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

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戰之用車一陣
之鎧甲也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則斂兵拊車以拒
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恃此爲所向之地
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
突也皆言禦敵之不可無車也而淑之言尤爲痛快
若爲今日而發也車曷爲而不可用乎此往古之可
稽者也臣載考我　朝成化年間總督宜大軍務尚
書余子俊奏議內一疏專請成造戰車大畧謂禁暴
誅亂非車不可追憶天順年間臣守西安曾辦車料

送至寧夏造車用無不利今大同宣府地方門庭邃
至車戰爲宜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每
輛用步軍十人駕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
營車空闕處以鹿角作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
乾糧不煩自齎別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自衛若
虜野壘相持日久則隨處伏兵或首邀或尾擊取便
第庶幾無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係億萬年簡易守
邊一策近年總制尚書劉天和亦請用車車作相間
二式見存工部見者翕翕然以爲可用今宜大猶昔

也總制猶昔也而車之用獨不可如昔乎此又當今
之可稽者也由是觀之古人凡戰皆用車也而於虜
尤急今用車非必戰也而於守爲要乎沙曠野漫無
憑依絕壘孤屯懦心生矣虜復雄奔誰能禦之誠得
車爲營衛則存在皆連城縱不能收必勝之功亦可
以爲自全之計此事理之甚明者也在在自全聲援
四集虜必可滅古今明效不可誣已不然雖將如孫
吳士如賁育恐終不足以當狡虜奮勇之衝而徒爲
暴虎馮河之悔無益也伏望　皇上俯垂宠度勅下

該部議定車式行令總制等官凡臨口把截及平地
剳營處務要仰體　聖心先時預備或有緊急奪買
民間小車修改一面晝夜制造則兵糧既裕於往且
而捍衛尤出於萬全今年或可無長驅之患將來遂
可收掃蕩之功何其快哉或謂車便廣野不便險隘
臣則曰兵法易野險野易戰險戰皆用車也特其法
少異爾或疑車畏焚臣則曰夫舟豈不畏溺也而未
嘗廢舟也在吾有以防之爾或又疑虜之入常乘吾
所不守車將安施臣則謂關之外或有所不守也關

之內吾所必守也不守而不能禦守而必禦其入也
能得志乎或又疑車或不足捍臣聞前年山西警報
虜將迫井陘官軍莫能制至洪善鎮鄉民倉皇盡砍
棗枝布地虜騎遂不能進因而北遁然則凡物皆可
捍也而況於車乎其必可禦而不足疑也又明矣臣
故曰車之禦虜也猶對病之藥也而古今所載則皆
經驗之方也棄而不用病可瘳乎

議睦妃塋疏　妃塋

臣於本月二十日奉　欽命會官前詣金山相擇睦
妃何氏墳地已該臣等會同具題復　命但臣猶有
愚見昨會本中難以悉言今思終於不言是自欺也
臣不敢也臣伏見金山一帶約長三里中間新舊
陵墓約計二十餘處支隴高下封塋殆遍昨經審擇
似更無餘臣查得先年　英廟妃墳一所共十七位
憲廟妃墳一所共十三位當時地尚有餘不嫌同祔
去年宜妃包氏靜妃陳氏逝欽奉　聖諭昨二妃相
近而逝可同一地為墓我　憲宗諸妃皆同處者且
省民力一分是同藏之便　皇上已有成命矣昨所

擇地一處切在二妃塋左臣見本墳壙域甚廣左右
可容見今工作未完并祔睦妃尤便況體魄所藏神
靈依附懸處孤寂亦或未安又況去秋虜警上軫宸
衷若使兆域仍舊守者增新人衆力多亦可防禦蓋
臣反覆思之如此則於地為宜於靈為妥於守為易
一舉而三便焉故臣不敢不為　皇上明言
旨

與翟聯峯總制書　論戰車

向我軍不敢與虜對敵久矣此非強弱之不倫實以

前驅之無捍也，彼以奮死之氣，而吾徒以血肉當之，誰不潰越而靡爛者，又何敵焉。則捍衛之具，所宜先講者，莫如用車。去年上疏垂成，竟為說阻，許以小練妨大計，茲復上　請，乃得議行。此實古今已試之成法，亦明公昔日所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聞余肅敏公舊車尚存大同，但其制頗大，恐不便。劉松石公所制，則隻輪輕捷，以小鹿角柞相間而安，咸謂此可用於今日也。人情難與慮始，可與樂成，愚意請公暫借民間小車列營，比度一營用車幾何，設牌於前，安器

械於上，一試其法，令將士親之，人人見其可以戰，而先見其可以自衛，將無不樂從矣。更相宜生智，隨事曲防，蓋盡其制，其為利也，當尤邁於往昔焉。

再與翟聯峯總制書　論戰車

某愚疏聞，且頒式諸鎮，不勝喜幸，非常言之旨也。吾我軍之有捍也，夫先有以自捍，而後可以禦敵。竊思軍字之體，從蓋從車，是無蓋無車，則無以為軍也。古之制字，良有深意。古之車法不傳，故軍法不傳也。今之捍蔽，惟以防牌，防牌不可恃也。某則謀復古意而欲以車為立地防牌也。邇聞將士或有疑者，大率人情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某則欲公姑試之於教場也。集民間車百餘，上加木牌置器械，令步騎隱其後，如對壘狀，以徒馬衝之，如衆心無懼，即可用之。又聞議者謂虜見車，或不衝，即亦無用，此亦過慮也。使我軍皆列車，則在在皆不可衝，皆自全矣。彼之深入能無懼乎。傳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請將士苟有必捍之心，則車必不疑也。即疑車之不可用，當求其所以可用。若徒有疑畏之心，而卒無求用之計，是亦終

於無捍而已矣。

與人議戰車書　論戰車

承教捍車事，謂軍士疲憊，恐不能用，又未訓練，恐臨時誤事。鄙意正謂軍士疲憊，故藉此遮蔽壯膽，庶立得住，立得住，斯可用器械矣。正欲先於教場結數百輛演習，試人心如何，不可慮始而可樂成，人情然也，豈可不預演習，而徒拚勝負於臨時也。鄙見以此意再告聯峯公，不如決意先一試否，一試則人心必樂從矣。吾兄亦須有守禁之責，既然轉達，即請任其事，

滴水教場如何我軍見虜如羊見虎虎逐來將羊得一二落爾亦可幸免今舍車而不用是又恐落爾爲不足恃而欲棄之也且車出器械又如落籬露縫亦於外也虎之來也能無傷乎我軍必不能迎戰恒欲自守今若更有可守之具則車誠捐討也苟又無可恃而徒疑車不猶欲保羊而自撤其藩籬乎亦終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昌不告軍士日常年不用車必敗也今年用車亦未可必也與其不用車而亦敗孰與試用車而或不敗乎則軍士亦將無辭以付而聽我所

用矣大抵國家欲爲萬世之利非修邊不可也欲爲一時之保非用車不可也今茂歲修邊而未完而虜或至則用車以自衛迫墻完斯爲守徼與戰之計而推之於邊外此書生之迂議或亦禦邊之確論也

華亭 宋徵璧上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何剛慤人
夜郎楊文驄龍友參閱

聶貞襄集

疏

聶豹

應詔陳言以弭災異疏 正學術收坊保勵節

臣聞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仰惟國家之興，百六十餘年矣。然而至今人才未振，風俗未醇，民力未裕，國用未舒，人士微謙遜之節，里巷多攘奪之風，盜賊之竊發無時，災害之薦臻未已，刑雖繁而奸弗戢，官不擇而事弗理者，伊誰之責哉。是皆責在士夫。若曰外士夫以求賢才，則賢才何由而得；外賢才以正風俗，則風俗何由而始。故欲善今日之風俗，當自今日之士夫始；欲善今日之士夫，當自今日之學校始。學校者，又士夫之所關也。去聖既遠，學校之政不修，人上類以記誦詞章爲學，方其用心之始，既不止於毫釐之差，則其中之所行，與夫中之所就，又奚啻於千里之謬哉。間亦有一二豪傑之士，奮興特立，不爲浮詞蔓說所靡，然一傳衆咻，終不免乎傾排之害。故臣竊謂欲正今日之學校，以養今日之人才，當於科舉學校之中，深加敦本尚實之教，而教之之法，則周禮大司徒之三物，乃其準的也。孟軻氏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臣觀祖宗積德，已逾百年，以其數則正當禮樂可興之會，而（世宗皇帝御製欽定欲興禮樂此其時乃實事者須詢也）陛下聖神文武，受命中興，二三大臣，同心一德，以其時考之，又爲能興禮樂之時。臣備員臺屬，待罪閩陬，觀民省方，知其蠱壞之極，而因察識其弊源之所在，是以輒忘疏昧，妄綴爲四事，以上荅陛下求言如渴之意。一曰敦本實以興正學也，二曰淸寺田以備賑卹也，三曰覈官籍以均徭役也，四曰考官餘以勵風節也。願陛下垂聽而采擇之。臣所謂敦本實以興正學者，蓋自隋唐以來，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風益微，積至于今，弊也極矣。蓋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昔也明人倫於身心日用之間，今徒明人倫於口耳佔俾之餘。方其童子，率能談天道，而初學之士，操觚

論性命皆亹亹于餘言虛僞枝葉之繁未有甚於此時　太祖高皇帝開創之初姑仍其舊而以科舉取士然必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致至于諸司職掌貢舉事例又必令有司保舉人才皆由鄉舉里選則其尚實行厭虛文之意已可槩見矣至　憲宗皇帝則令提學官躬歷各學化導諸生仍置簿考驗其德行優文藝瞻治事長者列上等簿或有德行而劣于（今學歲中三）經義或有經義而短於治事者列二等簿經義雖優（等簿具存而師生不知其意止以備數事而已）治事雖長而德行或缺者列三等簿歲課月考循序

而升非上等不許科貢則其尚實行厭虛文之意又可見矣臣謂　陛下欲嗣續　祖宗之遺意釐革時文之積弊必須倣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之法而立之教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三物之外又教以經義為四物焉一主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至于平天下凡天下國子府州縣之學各設行實經義二齋行實之齋為上等於上等之中又分為上上中二等經義之齋為中等於中等之中又分為中中下二等蓋行實之齋無下等行實不得以下等名也經義之齋無上等經義學之次也而亦無下等者下等不得以入學也夫致以四物別以二齋則其重本抑末之教已有端緒而學校之綱正矣乃令各學正官於行實齋立上上上中二樣簿考以四物其六德六行六藝俱優經義又能通曉者為行實齋之上上等則大書其名於上上等簿而塡註其行實於其名之下然人才難得不必其德行道藝之俱全也其次六德六行六藝之中或有其一二或有其三四於經

義稍劣者又或六德六行或有其一二或有其三四經義頗通於六藝稍短者為行實齋之上中等則大書其名於上中等簿而塡註其實於其名之下蓋行實齋以德行道藝為重雖兼經義而不甚重乎經義也然所以必兼乎經義者以有德者必有言也經義之齋亦立中中中下二樣簿能通曉一經公私能無過犯者為經義齋之中中等則大書其名於中中等簿塡註其無過犯之實於其名之下又或能通曉一經中懷狡詐而外加修飾行止弗端而未甚敗露者

為經義藝之中下等則大書其名於中下等簿頃刻
其有過犯之實於其名之下蓋經義藝雖以明經為（如先取雖貴務此等者）
業而亦必兼乎德行也每月各學二教等官分考所
知填註于四等簿則以申于學之掌教官諸掌教官
又兼考之填註于四等簿類申于若府若州若縣諸
提調官國子太學則以申于禮部而奏之于 天子
以備試問選用諸府州縣提調官則以本學教官所
考為本等腳色又參詢而兼考之每季以四等簿申
于提學官提學官每歲躬歷各學集府州等縣提調

官及教官與諸生員而面考之先考德行道義後考
經義苟德行道義無一足觀雖有經義亦不之考矣
初考有善後卒棄其善者即同于無善而各當降初
考有過後卒能改過者即同於無過而各當升以是
課策循名而升俱限提學官到任三年之內類造各
學四等簿為冊呈于巡按巡按稽覈而精覈之呈于
禮部而其考之之法只用智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婣
任卹禮樂射御書數十八字為則有一德者則以一
德書有一行者則以一行書有一藝者則以一藝書

有德行與藝之二三四者亦以漸而實書之不必別
作考語以混名實然後係以過某經于所書之下苟
有德行充備道藝兼高有司固當即日論薦而朝廷
亦宜厚禮延聘以登用之其次亦必升入行實藝者
方許補糧每年歲貢不必復論其食糧之淺深入學
之先後惟取其行藝之優者充之三年大比取士應
試約以三分為率如取九十人進場行實藝取六十（然圖試卷各何能別其行實而中式者）
經義齋則只取三十焉行實藝為先經義藝為後先（參稽義之士哉）
後之序不得以私亂也若經義藝之中下等者德行

道藝既無足稱經義雖優才華雖富斷然不與進場
旣於學中教養三年不堪升進則是見善終于不遷
有過于終不改便當斥退為民方今見行事例每遇
鄉試之年選命京朝官為總考臣謂當於總考官員
差往各省之時禮部將各省提學官所申四等簿別
抄一本印封完固限三場畢拐曉前一日方許會同
同考試官及監臨監試提調等官當面開拆然後以
取中硃卷對查本生墨卷名字腳色又以墨卷對同
禮部四等簿上名字腳色亦以三分為率如取中式

舉人九十名則自第一名至第三十名必行實並上
上等者居之自第三十一名至第六十名必行實並
之上中等者居之（科試但取入解額而已不論名次之前後為榮辱也）自第六十一名至第九十名方許
經義齋中中等者居之總考官與同考官監臨監試
提調等官敢以私意易其常序者皆以受私法論先
是生員遂納三場試卷與中式小錄揭曉榜文皆須
各寫某府州縣某生員于其名之下以為識別禮
部會試所取進士所列等亦如鄉試必先行實而後
經義行實並得三之二而經義並得三之一焉吏部

選官亦取禮部簿上腳色以為高下不在行實並出
身者在內不得為翰林等官在外不得為方面府州
縣等正官待其德行日新政績日異然後以次陞進
可也他日太學之師與提學官及掌教天下之學之
官必皆於行實並乎取之凡此內外等官考滿考績
俱要填寫何並出身字樣以憑查考其在行實並出
身者後果忠義顯著政績卓異不惟當賞其人而兼
以是為儒師提調提學等官之功亦論輕重而加賞
焉後有學荒行虧蹤跡敗露者則不惟當罰其人而

兼以是為儒師提調提學等官之罪亦論輕重而行
罰焉臣謂既以德行道義教養之又以行實材學升
進而選用之而又以是考察之則天下之士皆知行
檢之當勵虛詞之不足貴忠孝材德之士豈無卓然
出於其間者哉若謂置四等簿考驗士行以今日之
儒師考今日之生員適足以行其好惡奔競之私而
反開巧偽餙詐之門者則非矣方今掌教訓導官員
多是舉人歲貢老生學術粗淺日暮途窮固有枉是
非之公圖為錙銖之利者矣使儒師得人又何人才

難知之患哉臣謂凡府學教授必皆選好進士為之
州學學正縣學教諭亦必擇乙榜舉人之有學識器
局者為之重其祿以養其廉優其禮以高其節將見
自重則公不私則明知弟子者莫若師描神寫真積
之歲月肺肝畢露矣尚何人才難知之患哉至於府
州縣之考生員果能精察亦自難逃邇學中所考腳
色爲之本根審同異之完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
驗以責陳言之實毋庚春冬二季鄉飲酒可以詢諸
耆老耆老無隱情也又有合屬里老諸人里老諸人

亦可詢也孝弟者於家庭鄉黨隆於鄉曲衡其事而
無其功者世未之有也提學官又總而察之小學教
官曰某賢也通學生員又曰某賢也府州縣提調等
官又皆曰某賢也則其人始終之必君子也無疑矣
拔十得五尚未敢望但得一二於十者之中亦足以
爲聖世無窮之助矣臣伏見 憲宗皇帝朝江西聘
吳與弼廣東聘陳獻章二人雖皆不仕未究於用然
至今南方之士猶有一二知本領之學者二子有力
焉然則賢才之有益於國固不專在於多而賢才所

以爲國家重者又豈專在於文哉今幸見行事例創
興社學蒙以養正則異日之登得人自當不少 陛
下試擇臣言以四物之教三登之設四等簿之立自
下而上考校之法乞揮宸翰作爲學箴頒降天下之
學刻爲碑文豎于明倫堂庭中如今府州縣官箴之
制與 太祖皇帝立臥碑于明倫堂之左前傍後申
輝光相映使學官學徒知所向方提調提學等官守
若畫一數年之後士風民俗亦或可望其少變也若
謂清寺田以備賑鄉者臣考當平法州縣寺舍歲用

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宋儒楊時爲瀏陽日
使行旅之疾苦飢踣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
飲食之是皆前代已試之法也臣謹按福建一省總
官民田糧計八十四萬九千有奇內寺觀田糧已計
有十二萬八千有奇夫僧道在四民之中百分未有
其一 而僧道所得產業十分乃有其二井地不均異
端昌熾可以永歎而遐思者臣固未易卒言也特以
僧道既有是田之多則其斯倉斯箱飽滿充盈富不
期驕佚則生淫飲食男女之欲多出乎天理人情之

外褻瀆僭忒不可名言又乃結交官府爲敗露之先
圖私買田宅爲還俗之退計以致前日所積懸磬一
空一遇官府追徵均徭上役便爾舉手無措則其勢
不得不求假于士夫豪富之家矣士夫豪富之家乘
（此本一方[illegible]知此未可槩之於他處）
其有急要其必從必欲本少利多方借與銀應辦爲
僧道者又不得不投托士夫之家以爲棲身免難之
計凡僧道田租一槩包收殆盡甚者貪饕不息絕無
良心只要挖穀入家任彼粮差負累而爲僧道者命
不可堪則又裹茶齋約而望他仕宦之門以爲巳歸

矣。是以在福建巡按監司府州縣等衙門爲僧道田租一事，詞訟文卷，如毛如山，敝積竭神，不能撲道，而救民之善政，理財之善方，爲是分奪虧損多矣。臣謹按景泰三年事例，各處寺觀田土，每寺觀量存六十畝爲業，其餘撥與小民佃種納糧。又按成化六年事例，令福建僧寺及有寺無僧田土，每寺除徵及百畝以下，其多餘田地，給與無田小民領種。臣謂二聖茲法，至精至當，可以決行而無疑，永行而無弊者也。然而至今不行者，竊恐當時言事之臣，徒忿寺觀之積弊，一一特用計之未詳，是以僧道有所籍口，假託權倖，唐受饞訴，復有所謂士夫之嗜利者，立乎其間，爲之擺布，是以法泥不行，流弊至今，間有一二，名雖撥與小民佃種，實則俱爲大家所得。臣謂宜通查天下寺觀糧米百畝以上者，俱依成化年間事例，每寺觀給田百畝，以爲常住僧道修理屋宇香燈茶果之費。糧米百畝以下者，俱依景泰年間事例，給田六十畝，以爲常住僧道修理屋宇香燈茶果之費。其小寺觀糧米不滿六十畝者，俱各併歸大寺觀，除住持僧道給

霍文敏亦有此條

田百畝外，餘僧道查果有眞度牒者，每名仍給田一十畝，與爲衣糧，其餘田地，俱入于官。每田百畝，責令挨年里老結報佃戶一人，或寺觀原管下甲首丁力相應者承種之，該納佃租斛秤等項，俱照僧道前收租穀事例，不得有所增損。其該收租穀，儲于官之別倉，該年秋糧驛傳八分料糧，與夫十年里役均徭等項費用，皆於是乎取給。其所餘者，再不許別項支用，專備賑濟。仍令司府縣管糧官督理之，前後收支存留數目，務要每年終申呈巡按衙門，以憑查考，以防侵欺。至於重造黃冊之時，其在寺觀僧道所管，所謂百畝二十畝者，俱以本寺觀僧道立戶，曰一某寺僧某某觀道某某田地若干畝米若干石，僧道所辦一應糧差，只是照其所收田產外，此外糧差，皆與無預。其在官所收田糧，則另立社庄爲戶，以備過割，不得復以僧道爲名，曰一某社庄收某寺觀田地若干畝米若干石。大寺觀田米既除糧差，公用必省。因其害而除之，以息爭；因其利而導之，以足國。量其所入，計其所出，截長補短，有剩無欠，而預備倉所積一年之間。

可得栗數萬石。積之數年。八閩之荒可有備矣。伏願
聖明裁之。一則可以養僧道清淨無爲之規。二則可
以免官府逋負追推之擾。三則可以息士大夫爭奪之
風。四則可以供國家賑恤之用。今者饑饉薦臻。國用
不足。　陛下宵旰。亦嘗以是爲慮矣。何乃以有用之
穀粟。爲僧道淫慾之資。以裕民之厚利。爲豪勢爭奪
之門哉。若所爲覈官籍以均徭役者。臣謹按見行優
免事例。在京文武官員。除里甲正役外。其餘一應雜
泛差役。全戶優免。外官優免事例。皆以品從爲差。載

在令典。不啻詳矣。臣切見今日士大夫。一登進士。或以
舉人選授一官。便以官戶自鳴。原無產米在戶者。則
以無可優免爲恨。乃聽所親厚推收詭寄。少者不下
十石。多者二三四十石。乃或至于百石。原有產米在戶
者。後且收添。又於同姓兄弟。先已別籍異居者。亦各
併收入戶。以圖全戶優免。或受其請託。以市恩。或取
其津貼。以罔利。又有苞苴富厚。囊橐充盈。多置田產
寄庄別縣。仍以官名立戶。中亦多受詭寄。勢焰者官
府固已蠲免差。勢退者亦能多方攀援。以圖全免。

或一年之內。而免數戶。或十年之內。而免數年。殊不
知在縣丁米只有此數。官戶丁米不差。民戶料差必
重。夫王者之政。在于養民。朝廷優恤士夫。以爲民也
顧乃憑藉朝廷優免之厚恩。陰食吾民之膏髓。是誠
何心哉。由是民不堪命。逃亡凍餒之災。日痼日甚。而
官府剝膚椎髓之禍。日酷日深。故詭寄之令。非不嚴
也。以之寄于士夫。則踪跡益秘。而不可復查矣。府縣
精明之官。非不多也。以其分在士夫。則亦姑從隱忍
而不復究治矣。臣伏讀諸司職掌。國初貢舉事例。內

一款略云。凡有司保舉人材到京。仍取本戶丁粮數
目。作何營生。及戶內有無什役事故。供結明白。然後
開發送部選用。臣欲微倣此意。凡進士登第之初。乙
榜舉人受官之始。所書籍貫之下。俱要實報本戶在
官男子幾丁。官民米幾石。吏部轉之戶部。類造行之
若府若州若縣官府編排徭役。不拘丁米多寡。只照
戶部所降數目。照例優免。其不在戶部所降者。戶上
丁米。一切編排。官府私作人情。及士夫受寄田粮。俱
以贓論。及其入官俸祿。果有餘資。增置田業。收產入

戶。內官則當六年考滿之時，外官則當三年考績九年考滿之時，俱要各報本戶增收糧米多寡，即以填註于考滿考績本等脚色之下。其無所增者，則註曰本戶糧米無所增。吏部轉之戶部，類造行之。若府若州若縣以爲優免之則，不由戶部所降者，亦不得免。私免者論罪如前。若然，則由前所報者，必不敢多張虛數，與本戶丁米，全相互異。由後所報者，必不敢受人詭寄，圖惟錙銖之利，以易終身貪污之名矣。是不惟可以禁詭寄，均徭役，而受民以一分之惠，亦可因

是察廉貪，識賢否，而勵士大夫以廉靜無求之節者。知人則哲，安民則惠，是亦一道也。惟聖明裁之。若所謂考官餘以勵風節者，臣聞選舉之法嚴，則士多修於家而壞於　天子之庭；考課之法嚴，則士多壞於家。而修於　天子之庭。竊嘆今日之士大夫，窮則無正心誠意之學，達則無體國子民之心。方其居官在職，內則有六年考察之法，外則有互相考覈之規，固亦碩鼠畏人，虎豹惜斑，修飭忌附，求以得夫聲譽之隆，而冀躋于清要之路者矣。其或覆盖不用，肺肝敗露者

固無所逃乎考覈之公，而自投于康閑之野矣。又或愛護官爵，不敢罔爲，托故回家，其間固有出於孝弟恬退之實，而爲是者矣；然欲盜恬退之美名，爲仕宦之捷徑，乘時勢之方張，爲作家之巧圖者，其間不少也。是以此等之人，一到故丘，貪饕狼籍，結納上司，挾制府縣，交通關節，利己害人，顛倒是非，報復私怨。甚者欺壓宗族，待尊長如路人，凌奪鄉里，遣子弟爲鷹犬。其已罷職者，則曰吾官已休矣，守此何爲也。其未罷職者，則曰吾官猶在也，人將爲何哉。臣伏讀景泰

三年，貢舉事例，內一款略云：官員罷職，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內外官員指陳實跡，薦舉赴京考用。臣欲推廣此意，凡士大夫家食者，不論其職之崇卑，官之罷否，俱令監司府州縣等官，察其居家所爲，或善或惡，皆從實錄，密以申于巡按衙門，有司畏勢希寵，所申不實，按察衙門，皆得查究糾劾。巡按衙門復加參識，定爲考語，直以申于吏部。吏部兼舉而總察之。其未罷職者，則以其居家之事跡，參諸居官之政事。善果相符歟，則不次超用可也；惡果相符歟，

則即日罷去可也。二者之間，功過相準，則酌量重輕以為進退可也。其已罷職者，丘園之貲，果能孝友和睦，清素恬靜，則不可以其前日之失掩其終身之善趨。若唐於已廢，以發潛德之光可也。惡者則前日雖以罷黜，今日尤當剷懲，奪惠鄉之官爵，而誅奸諛於既死，又何不可之有哉。是不惟可以遏其狡猾官府奸貪狠猾之威，而亦可以勵其老當益壯，退思補過之忠者。若然，則天下士夫，自相砥礪，始終進退，不敢有二其心，鄉閭獲表正之功，聖世多完節之臣，豈非

士風之一快哉。惟聖　裁之。夫　祖宗法度，精密正當，初無可議，但行之既久，良法美意，漸失其真，飾法虛文，日趨於弊，以故臣取其關係之所當先者言之，蓋敦本實，所以正心以立王化之本；清寺田，所以閑邪以衛正道之原；覈官籍，所以厚邦本而培植之於中；考覈餘，所以正士風而維持之於後。而四者之中，又以學校為本。或者乃謂方今科舉得人，亦不為少，何必更為敦本尚實之教，而後可以得其才以成治哉。臣竊以為古之所謂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也，曰忠肅共懿宣慈惠和也。今之所謂才者，曰記誦詞章也，曰意見談說也。古之致君事業，曰巍巍蕩蕩也，熙熙皞皞也。今之事君者，亦曰期會簿書，智力把持而已耳。其與古人致治之本，創治之功，規模器局，力量才識，相去何啻天壤之不相為侔耶。故宋大儒程頤與其兄顥皆厭棄舉業，而從事于聖賢之學；張載亦曰：就若少置意科舉，相與從事于堯舜之域；朱熹亦曰：後世學校雖存，而所以教之者，不過趨時干祿之技，其所以勸勉程督之者，又適所以作其躁競

無恥之心，雖有長材美質，可以入聖賢之域者，往往亦為俗學頹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尚何望其能致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臣由科舉出身，歷官御史，忝在士夫之列，今日所言，乃欲少變科舉之文，以從德行之費，而又歸罪于士夫，是豈操戈入室者之所為哉。臣少不知學，長亦同流，入仕以來，徒為利祿所驅，作縣有愧于循良，立朝實慚於風紀，

此[illegible]自非真見不能及此

始知上負　天子，下孤斯民者，皆臣等不學之故也。

皇明經世文編　終

徐孚遠闇公　夏允彝瑗公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選輯
馮瑞振振仲　參閱

翁東涯文集

疏　翁萬達

計處防秋戍邊人馬疏　防秋

國家禦虜兵衛，四旹不徹警備也。而防秋云者，以秋高馬肥，水艸有依，虜可深入，故特加戒嚴耳。然往者罕聞有客兵之調，而亦未嘗有擺兵之說也。近因賊勢益横，異於曩旹，故徵調之兵多，而擺邊之議起矣。二者並行，勞費加倍，已甚不貲。使於七月秋臨塞草茂而始聚，九月秋盡塞艸枯而漸散，臣猶懼其困而敝也。乃若自夏徂冬，聚而不散，是豈用武之經，而可繼之道哉。去年虜突宣府，侵駭紫荊，貽憂君父。當事之臣，自惟皋棘，鑕驟不遠，敢蹈前愆，顧以國家之事，莫大於邊情，不度理勢，而一為身謀，過於懲創，則戒生於此而禍隱於彼，況於所可知而忘其所不

可見非計之得也。而況去年撤兵在九月之中旬，是誠太早，又疎於偵探，不量晷以為防，致虜長驅，罪安可逭。今年値閏，即所臨之十月，當已是去年之十一月矣。防秋主客官兵，畢竟議撤，則此其旹也。胡人以抄掠為業，不論春冬，馱芻囊酪，輒肆憑陵，稽之往年，歷歷可數。兵撤之後，安保其必不復來。但謹備之，俾不至深入內地。邊臣即云有皋，猶冀聖慈俯垂明白，不以殉軍。臣子苟忠於謀國，亦何至于懲噎而廢餐耶。臣惟客兵調徵，去家一二千餘里，主兵擺墻，遠者亦不下三四百餘里，朔風裂肌，饋餉不給，鶉衣野處，龜腹徒延，設有脫巾求請，如唐人之事，則將何以處之。夫使之不以其時，而散之不繇其舊，雖有興休懔栗，不可測度之恩威，然而竄者逸者，自一而十，十而百，百而至于千萬，欲盡置之法，則太苛，欲遂釋其辜，則啓玩，設又有不忍飢寒，不俟命令，閧然解散，所損豈其微哉。臣所謂禍隱於不可見者，此也。為今之計，合無先將他鎮客兵及擺邊主兵官軍民壯人等，次第撤放，參將守備等官所部兵馬各歸本路本城

堡照常防守。宜大二鎮。量將正奇游兵四營官軍分爲兩班。每班二營。各擇賊行緊要地方。輪流駐劄。時常往來巡邏防禦。每月一更。以休息人力。節省行粮仍差家丁通事夜不收人等。不時出境遠哨。一聞有警。隨賊向往。互相應援。併力截殺。敢有怠玩及自分彼此。致誤事機者。聽臣糸究重治。山西保定二鎮。亦行各撫鎮官。量留精兵一二枝。一體防禦。其偏頭關迤西臨近黃河一帶。壘砌木牆。鑿穿品坑。以禦奔賊擁衆渡河東侵之患。各鎮合用行粮料草。行各巡撫

都御史查處支給。倘有不敷。逕自奏 請給發接濟臣又惟掣兵云者。謂掣去異鎮客兵。至于本路各城堡沿邊官軍。止是不復挨牆擺列而已。邊事有常。自當時時戒備。上年各官思不出此。一經掣放。便自以（兵既掣即是敵人來我無備之時[illegible]）爲已釋重負。既不遠哨。又不設防。倉卒遇賊。束手無策。重貽邊患。職是之繇。務要安不忘危。靜而思變。一若臨敵。勿自廢弛。庶可以弭變於未萌。而消患於意外矣。

預擬分布人馬以禦虜患疏　分兵防守

臣准巡撫保定都御史蘇祐咨稱。閱視得諸關備采衆議。倒馬紫荊。最爲緊要。蓋二關山勢。雖稱險絕。中有河流。山形斜亂。各該隘口。遶險分兵。恐難持久。外（積○於○地○利○之○言[illegible]）恃宣大犄角。勢又在人。若夫龍泉之守。外有平刑故關之險。連年山西修守。俱有次第。似可無虞。前巡撫都御史鄭重咨行軍門。要於宣府鎮摘撥兵馬三千在舊保安州岔道堡駐劄。專備應援馬水口。大同鎮摘撥兵馬三千在平刑關駐劄。專備應援吳王口。仍摘撥別鎮三千在廣昌縣駐劄。專備應援浮圖峪插

箭嶺等處。但查得舊保安州桃花堡與岔道堡。相去馬水口尤近。相應改移駐劄應援。又查得白羊口與撫屬地方相近。計去京師路實咫尺。勢尤緊要。亦當添兵以防意外之患。該前巡撫都御史鄭重題。行該兵部咨行順天巡撫都御史郭宗皐查處。無容再議除具題外。今將前項緣繇。合咨前去。煩爲查照施行等因。到臣參查先准巡撫保定都御史鄭重咨稱合無將調到兵馬摘撥三千。於舊保安州岔道堡駐劄二千於廣昌縣駐劄。三千于平刑關駐劄。專備應援

馬水口浮圖峪插箭嶺吳王口等處緣係前來該臣看得平刑地方隸山西保安地方隸宣府廣昌地方軍衛隸宣府有司隸大同已經備行各該撫鎮等官從長議處俱未回報止據各鎮陸續將分布過人馬數目呈報前來查得平刑關已有山西路安參將李忠統領官軍三千員名在彼駐劄防守外其廣昌保安二處並無分布人馬今准前因爲照保定前任巡撫郎重咨要摘撥別鎮客兵三千駐平刑三千駐廣昌三千駐保安岔道堡今巡撫蘇祐咨要摘撥大同兵三千駐平刑別鎮兵三千駐廣昌宣府兵三千駐保安桃花堡雖其所見微有不同要皆思患預防愼固疆域之意設若兵力有餘照前屯布厚爲之備實不爲過惟其兵有定數恐不免於顧此失彼要當度勢量力爲之處分查得嘉靖二十一年調到別鎮客兵共十枝二十二年并二十三年客兵共六枝今歲客兵僅四枝又准兵部咨爲修關隘屯兵馬以重京師以固畿輔事該本部題奉　欽依已將遼東遊擊郭都官軍一枝三千員名調駐懷來止存三枝專備

策應宣大山西地方延袤千有餘里就中可屯人馬扞外固內較之平刑廣昌保安尤稱要害者尚多者儘將客兵三枝分布前項三處稽之成規槩之羣謀度之事勢恐有弗便況別鎮客兵止宜於適中之地蓄力揚威聽候臨時調度隨賊向往相機截殺難以拘於一定若畫地而守則主兵事耳宣大山西數年以來主兵擺列俱沿邊界不屯駐於腹裏者謂兵宜據險不宜遠守且恐勢分則力弱也今查山西平刑一帶既該本鎮屯布主兵人馬各有分界似難責之大同舊保安地方去懷來僅百里（懷來東近居庸關保安西近紫荊關）懷來既有遊擊郭都客兵三千人在彼駐劄可以往來策應亦難再發（廣昌已在劄馬之西北矣）客兵廣昌地方與宣府邊界相離遠甚且無積聚芻糧臣愚已行撫鎮等官量摘主兵一枝人馬駐劄蔚州及俟臨時或將延綏客兵一枝移近此地以便調遣芻餉既不缺乏又可以南扞廣昌浮圖峪等處北（廣昌即當插箭之隘）援東西順聖川一帶似爲適中而廣昌隘口仍以本地壯丁守之至于應該隨時斟酌難以預圖者臣又豈敢膠柱致失事機所慮宣府一鎮人馬器械先因

士馬困人缺損太甚，極費整飭。今已致寇深侵矣。近來賊據深者及投降人口俱報賊所窺伺，務在該鎮與宣府東路，中情難測。度而前患後警，理當預防。況其地於京師爲近，而東路界鄰陵大所關係在鎮右北路峰白羊口等處，尤係可通大衆賊路。防秋事宜隸宣府者，臣當與鎮巡協心努力，從長計處，不敢怠緩。據順天者，節經廟算，想亦戒嚴，似又無待於臣言者。　勅下該部，速行順天撫按等官，務要於前項黃花鎮、白羊口等處，須賊必路，比常加謹設備，及預選

精銳兵馬一二枝，駐劄相應地方，倘遇警報，聽臣從宜調援宣府，庶彼此協謀，緩急可恃，外藩固而京畿自安矣。

廣儲蓄以備軍需以防虜患疏　防秋行稿

准該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楊守謙咨，爲照防守之道，必資兵馬；財用之費，安我充溢。自嘉靖二十年虜賊大舉深入之後，戶部年例之外，發過銀兩不下數百餘萬，帑藏已耗，兵役無期，若不勾考稽核，費出無經，將來勢豈能繼。伊據副使劉璽開呈前項防守應援官軍，百里之外者什伍，百里之內者亦什伍。若將百里外者日支料糧，百里內者不支，則防守既同，支否頓異，揆之物情，似有不堪。況軍士月糧，每月折價養贍妻子，尚且不足，寧有餘糧裹帶，守邊墻使返食於家，則各有信地，又遠，逐近亦八九十里，勢不克前。人一日不再食則飢，不三日必逃潰，雖孝子慈孫，豈能視人飽食而自枵腹荷繁荷戈守邊。副使劉璽所謂人心搖動，逃竄數多，亦勢之所必至者也。軍志曰：師克在和。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

患貧而患不安。又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蓋惟均故和，惟和故安，聖有明訓，物理昭然。查得先年虜賊未强，按伏官軍多不過數百人，久不過三五日，上下分番，更迭出入，且按伏隘口，多係無食場去處，故百里之內，不支糧草。近年以來，虜衆入寇，常號數萬，深入輒一二千里，遂爲擺邊之計。若山西則築牆乘障，殆將千里，畫地而守，動逾數月，比之先年，按伏萬有不同。夫財用固所當節，而兵衆亦不可不和。若不委曲調停，爲通融之計，萬一事體掣肘，遺患地方，難將

職罪譴亦無益於事矣。查得了角山迤西至老牛灣，係極邊地方，外即虜巢，防守應援官軍，時不可缺。了角迤東至平刑關，共七百餘里，係內邊地方，外有大同障蔽，應援官軍若烽火嚴明，哨探的確，待有警報，斟酌調遣，亦不遲誤。合將了角迤西民壯屯夫人等及偏頭參將守備老營遊擊守備各兵馬，一遇防秋，即行赴邊，兵馬俱支行糧草料。了角迤東民壯屯夫人等及寧武總兵代州參將北樓遊擊神池利民廣武寧武八角平刑守備各兵馬，遇防秋時月，比了角西者量選十數日赴邊認領信地，操演防守之法。十數日若聲息寧帖，除民壯屯夫人等常川防守外，兵馬仍回本城操練，候各邊報有聲息，斟酌緩急，赴邊防守。赴邊之日，方支行糧草料。此則比百里之內不支行糧草料者，其省扣等，而支否均齊，人心安帖，節省之計，和解之道，可以並行而不悖矣。又准巡撫大同都御史侯啓學咨，查得　大明會典開載成化十五年令各邊防護修墩燒荒官軍，若有百里及五日之內堪自備糧料者，不許關支行糧馬草；若五日及百

但能謀要害以使策

使何必遠伐窮追哉惟伯探[illegible]不得不行之耳

里之外者，聽令關支。其邀截殺，探賊按伏官軍，不能自帶糧料者，並聽隨處關支。又弘治二年奏准，沿邊各衛所征哨并按伏備倭等項官軍，出百里之外者，俱日支口糧一升五合，都指揮把總等官日支廩米三升，備禦官軍日支行糧一升七合，馬料三升，草一束，在營草料住支。看得會典所載，蓋為行兵五日及有緊急按伏暫往暫來者而言，未嘗及防秋久住之軍也。即今防秋軍士，派定各邊防守，項刻不敢暫離，蓋自六月赴邊，至九月方回，晝夜戒嚴，且挈補邊牆，辛苦萬狀，不可勝言。若照前例百里之內者，一槩不給行糧，其勢必使防秋軍士，日每回家，自取飲食，及令各軍妻子，日逐親自負送。若無家屬，憑誰轉輸？脫遇虜賊臨邊，必至誤事，伏乞早為奏請，查將百里之內但係修工者行糧一體支給，不係修工者如不得已，仍與開日一支等因，據此職伏睹　大明會典所載防護修墩燒荒分百里五日內外者，蓋修墩燒荒，約其所住之日不多，故首分百里，隨分五日，又繫堪以自備之說，蓋一人帶所自用者，力之所能儲

五日耳五日之外未必不俾參將官也故又曰五日
及百里之外者聽令關支不日五日而又曰五日及
百里之外差百里之外皆是應支而加以五日者恐
指百里以內言也又曰其遇警截殺探賊按伏官軍
不能自帶糧料者准陸續關支又有變於先意之
意百里五日又非所限矣惟　先朝裁定會典之旨
尚未有擺邊之事而緣情立法亦自縝括即其文意
而可以類推也照得今日擺邊官將各路馬步官軍
調赴墻下定以分地督以將領點閘以旗牌頭目巡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何東洲集　防秋末議十一　平露堂
視以守巡鎮令其不分風雨無間晝夜披堅執銳
寢甲枕戈常如虜在目前兼以帮修墻垣堆積石塊
捲水造飯提鈴轉籌各有責成蓋無時刻可以稍離
者豈非截殺按伏之類耶遣行於六月之半而掣
於十月之終道返之間動幾半載約可計五日之內
外耶苟行糧不足取千官非放歸令其自辦則運送
付之家人如放歸也雖三二百里之近夫歸一日託
以糴買一日比其赴邊則又一日況又有家無擔石
仰給官資而竟至泯沒者乎如運送也數口之家出

戍者一人則轉輸者又一人未免老稚婦女奔走於
窮荒絕塞之下已非人情況又有單丁隻身無人可
藉者乎昔周先王之遣戍也出遣人勞以鼓其我行
不來之勇以忘其內顧係悲之情故曰以佚道使民
雖勞不怨今軍士執役於邊已不勝其危苦矣而又
使之課糴發處俯仰以日隳其戚戚之懷又安望其
奮勇敵愾捐軀赴難乎且兵無常形頃刻之間又有
調東以補西摘近以應遠者果能隨處分析而使之
無淆亂重負乎如軍士同一城堡者撥付擺邊自某
皇明經世編　卷之　何東洲集　防秋末議十二　平露堂
墩起至某墩止有起處不及百里而止處又踰百里
者抑何所區別而使之一一中理乎此皆勢之滯礙
而不可行者夫虜營近邊變詐百出烏舉豕奔勢如
風雨如上年鐵裹門馳犯於雨雪之後威虜堡突至
於昏夜之時一處潰防則千里之守皆之無用此邊
臣防外之慮也聚七八萬人於塞下離家室遠妻子
究地爲巢擐甲爲衣寒暑之所衝冒飢餓之所催迫
愁豈在明變出意外此又邊臣防內之慮也計盈縮
省浮費以節財裕用者又　廟堂經國遠猷也但情

有所不容已而法當折衷者惟通其勢之所極窮而
預防大人之所必犯早為甚定施行又據分守口北
道右參議蘇志皋呈稱查得奇遊各營兵馬乃揀取
於諸衛所者派住地方難以拘定設如東路週邊求
者在百里之內而邊西者在百里之外總支行糧與
否當以地論若轉而西駐則與守者反遠而邊東者
反遠又或分戍旬日之間忽然而屢移則近者既遠而
又近遠者既近而又遠參互不齊難以稽查各該官
軍一經派撥晝夜防守辛苦萬狀北與一時有警暫

騎援伏者不同故百里之內連年亦一體支給未有
與同者且不給焉援引舊規既巾告擾則將何
以守之今無論於念邊方存節策者將百里之內官軍
早為者　請行糧料草准令一體支給庶人心肯體
領各受賞與大明會典內載其遇警截殺探試援
伏官軍不能自帶糧料者並聽隨處關支一節相合
伏惟施行各緣係到臣案查嘉靖二十四年五月內
准戶部咨該臣題前事該本部議擬起倘遇大舉果
不係在官支糧人數准與客兵一體支給其餘雖稱

百里之內中間或有離家六七十里之外齋送頗難
者量於附近倉分給與數日後不為例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已經通行遵照訖隨據鴈門兵備副
使劉璽節呈嘉靖二十四年防秋擺邊官軍雖有不
及百里者然日逐修邊相應查照預陳邊計以備虜
患事理一體支與行糧該臣批行暫准支給宜大二
鎮撫鎮守巡亦以擺守之兵兼備築之役通行關支
未嘗分別百里外內而百里之內間亦有不修邊而
槩給者今嘉靖二十五年臣仍申明戶部原議分別

遠近屢行各撫鎮守巡諸臣查照施行諸臣執牒相
與趑趄而不及百里官軍每簇譁而擁訴若將怒臣
臣復移文查處不能斷然遏抑其所請求也然數年
以來內帑窮積驟發太繁臣每憂之又恒怪邊臣詞
甲兵者不惜度支非體國急公之道使財若可省而
務為厚施則臣亦繆臣萬萬不敢也臣之心固非欲
布　上德意惠養征夫使各盡其力而不及於患耳
伏乞　勅下戶兵二部將宣大及山西丫角迤西極
邊一帶防秋擺守官軍夫壯人等不分百里內外一

體支與行糧料草，丫角遮東，在於百里之內者趨警赴邊之日方許支給，俱著爲定例，以便遵守，以安邊陲。

軍務疏　宣府官兵

據朔州兵備副使陳燿等呈稱，行據戰鋒信智仁勇嚴五營坐營官都指揮楊鉞、董暘、韓彬、周鎧、李塘呈稱，嘉靖二十三年二月內，蒙巡撫宣府都御史王儀會同鎮守總兵官郤永題爲選戰士，懸重賞，以振作士氣事，該兵部議擬題奉　欽依，備咨該衙門，於宣府在城幷各路城堡原額有馬官軍通事內，挑選勇敢者，各營一千名，共五千員名，編成行伍，立充戰鋒，每名正糧一石之外，加米五斗，幷厚懸賞格，分於鎮城三千名，西北二路各一千名，依法操練，遇有警報，當先殺賊。見今各營除逃亡事故外，見在信字營六百一十二員名，智字營八百八十五員名，仁字營九百八十六員名，勇字營九百一十七員名，嚴字營九百四十一員名，各數目緣係到道，會同鎮守宣府總兵官趙卿議照宣府一鎮，衙設正奇遊兵四營，每營官軍三千員名，團住鎮城，專備虜寇。各路亦設有援兵五營，各官軍三千員名，分屯要害，防守地方，統以總副參遊等官，無事常川操練，遇警徵調防勦，立法不爲不備。頃緣醜虜入寇，議選各營精銳軍士，共計五千員名，別立戰鋒五營，領以廢棄將官，遇警當先殺賊。原其立法本意，似爲添設銳兵，破格作養，冀立奇功。但各營當先殿後，俱應有精銳官兵，據今於奇（奇兵力戰遊又戰名亦引伸也）遊援兵幷各城堡之中，抽選充爲戰鋒，所存營伍卒致空虛，而又別取老弱步卒用充原數，是不免於輕此而重彼，見任將領，俱懷不平矣。戰鋒每名額外加米五斗，歲費不貲，已爲難繼，而居常散處各路，無所統攝教練，不過繫名營伍，徒資坐食之弊，漸成驕惰，不堪使用。及遇調遣殺賊，自謂親兵，居後反驅各路援兵以爲鄉導，遂致各營軍士亦皆解體，觀望不肯用命殺賊矣。用是師久無功，且以三軍之衆，統以廢棄之人，位望既輕，事權不重，臨敵遇險，亦難望其驅人必死之地，以覬僥倖萬一之功。凡此殊非選將練兵之意。卽今戰鋒五營逃亡漸多，而奇遊援兵等營

率皆不滿二千，名伍徒存。彼此俱弊，兵營虛耗，莫此
為甚。萬一遇有警報，緩急其何所恃？合無將前設戰
鋒官兵俱革回各路各營，其正奇遊援兵馬，有不足
三千之數者，俱要補完等因。到臣案查，先該臣照得
各邊原設正奇遊援軍兵，俱應有戰鋒，並無另設，獨
宣府一鎮，於正奇遊援之外，又有戰鋒五營，恐非兵
制，亦難責效，已經節行各道會同分守道備查前項
戰鋒設于何年，有無便利，應否革罷散歸各路各營，
隨征殺賊。逐一從長計議，通呈定奪去後，今據前因，

臣會同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孫錦議照，宣府一鎮
額設正兵一營，主將領之；奇兵一營，副將領之；遊兵
二營，兩遊擊領之；援兵五營，五參將領之；而各路城
堡，又有守備操守等官，所轄兵馬，自副參而下，皆統
於主將，其制甚備，而其法亦甚善也。近年添設戰鋒
五營，各領以廢棄將官，戰鋒每名月糧一石，另加米
五斗，蓋前此巡撫王儀總兵官郤永為之者，非舊制
也。委應亟處，以復兵額之舊。如各道之所議呈者，今
之戰鋒，即古之所謂選鋒也。兵無選鋒曰北，故恃以

當先破敵者非此不可。然正奇遊援諸營，皆宜有之，
未聞於諸營之外，別為戰鋒五營，又於諸營各城堡
之中，抽取其勇力冠軍者，隸於他人，而使所存留者
多弱兵也。夫鋒之為言銳也，以鈍為死，而以鋼為鋒，
則物迎而解。若鋼不附鐵，鐵可去鋼，未有成功而能
銳於用者也。是不可不亟處者一也。總副參遊各縣
推陞，又奉有　敕諭旗牌，設有坐營中軍把總等官，
苟不得人，尚不能和輯師徒，鼓作銳氣，乃廢棄將官，
第當令帶家丁，或量其才能，暫行擦與軍兵，隨營殺

賊，不宜專主一營事務，使得與參遊諸將並列。而委
用之隆，反出乎其上，此亦何怪諸將觖觖懷不平邪。
夫將多則權分，兵家所忌也。分其權於廢弃之人，即
其人果材，猶且非法，況貪濫庸劣如見管營都指揮
革暘、李瑭等，何可使也。查得革暘、李瑭及已陣亡官
李彬，已陞守備官張忠，見革回衛官江瀚，先日俱前
撫鎮所薦用者。彼時除李瑭原係把總陞為坐營外，
李彬係閑住，革暘係緣事，張忠、江瀚係充軍，因添戰
鋒，為請免罪，各復原職，蓋破格用人，寧失不經之意

也各官復職領兵之後使知奮勵樹有奇勳尚可言
也而往者虜犯廣昌圍我軍於土黃溝李彬死焉董
暘等俱坐視不救仍許戴罪管營立功旋又許復原
職是前罪未贖而先官之後罪愈重而竝釋之乃竟
未聞有感　恩而思報者謂之何哉今查戰鋒營舊
者惟董暘李瑭二人其都指揮周鋒韓彬楊鉞皆新
受代管視之參遊等官有　勅諭旗牌者就輕而就
與參游等官不得有戰鋒之選而此輩乃獨擅專營
之權揆之事體委的未妥何者本鎮兵馬止有此數

戰鋒五營五千人必欲取足則參遊諸營及各城堡
自難充實奪此以與彼廢兵額而紊屬階是不可不
亟處者二也戰鋒官兵遇警急既自謂親軍居後
突而奇遊援兵諸軍却又有離往往相聚言曰上官
抽選戰鋒以其與衆軍異也乃厚待之月加米五斗
彼不向前殺賊而使我衆當先厚彼何為是戰鋒之
管立而諸營之軍靡矣是不可不亟處者三也戶部
原發銀二萬兩為戰鋒月加米五斗之用今前銀已
罄無所於處戰鋒亦止月支米一石官多而役使重

勢[illegible]所必至其有令其供辦[illegible]水迎送差來又從而
剋削之者疲敝日甚逃亡日多馬匹倒死亦莫勝計
誠以廢棄之人往往得脫法網無所忌憚自難責以
治軍事也是其不可不亟處者四也今之計必須
罷歸各路補充舊額使兵力不分事權歸一營營皆
有戰鋒而戰鋒不為虛名方是事體否則弊害相乘
將無紀極如蒙乞　勅兵部查議將前五營戰鋒官
兵俱各革回各營及各城堡仍將正奇遊援各營見
操官軍中間老弱不堪者盡行沙汰查照所轄地方

於革回前項戰鋒及城操雜差等項中間通融選補
每營務足三千員名悉聽總兵官調度及嚴督副參
遊守等官時加訓練果有勇力出衆曾經戰陣者充
為選鋒名色厚加賞犒務期人各効能兵皆可用及
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查勘董暘李瑭與革回江
瀚及陞任張忠節年以來曾在某處與賊對敵立有
何項功績有無剋削軍士糜費錢糧倒死馬匹等項
情弊如可自贖者准贖如不可贖原犯充軍者照舊
充軍發遣緣事者查照原案參提所犯事情其前任

又加重者。從重歸結。其新委坐營周鏜楊越韓彬各革回別用。庶事無紛更。罪無倖免。邊防 國法。兩有所裨矣。

易州議罷抽民兵疏 罷抽民兵

臣伏見直隸八府所屬。近奉抽選民丁之令。大縣五百。小縣三百。分營列隊。如軍之制。選官差練。遇警徵發。此非小事。臣竊以為甚不可焉。何也。夫國依於民。民依於國。是謂命脈。兵以衞民。民以養兵。是謂典章。圖治者。貴于動以其時。而馭不失道。閭閻輸賦。卒伍

荷戈。則典章較一而不亂。惠寧畿服。以及四方。則命脈安固而不搖。若勢失於張皇。不問其當否。則拂擾交至。怨讟易生。潰亂將作。是蓋古人所謂未見其隙之民心者。臣竊懼焉。我 國家制軍。一隷於衞所。原無所謂民兵也。民兵如快手民壯之役。起於近年。本民兵之始設。皆於防守本區。必不復調。然其後必以協守城池。非得已者。然既出稅以養兵。乃又使為之丁數調況乞有於[illegible]令部兵而自衞。則已困矣。顧重復之以抽丁之令。何能堪邪。抽丁之令。其始止於邊鎮衞所。既而乃及於畿輔之民。間臣竊以邊鎮衞所狃於時勢為便。而民間則

志當罷請以圖靖安。蓋邊鎮之兵。 陛下已免其選調。則隊伍空虛。邊防重大。其勢不得不補。又生長於寨下者。習知戰鬭。素亦可用。令抽強勇。以足兵額。其法未始不善也。不然。精銳內移。孰為防禦。門戶既撤。堂奧自孤。如之何其能守邪。臣竊以為便者此也。但選而調者一人。抽而補者又一人。是本以一兵而增二人也。兵額既增。糧將安出。增兵一萬。則月加糧米一萬。事或倉卒。勢難猝辦。即高其價。無從糴買。此又不可以不慮也。若畿輔之地。邇者督臨之官屢役。往

來之使不絕。況責之完納逋負矣。又責之分買草糧賠易馬匹矣。又責之幫貼募軍。供辦器物。添設墩堡修築邊墻。此其於事不可謂不繁。於民不可謂不擾也。然而閭里帖然不敢以為言者。固曰特以禦虜而安全我也。而今乃抽及戶丁。則一人之身。百役叢集。一戶之衆。强半在官。遠邇咸相顧失色。且曰吾出稅以供軍。以其為我捍禦也。頼皆倚戈而立。據城而居。而去歲之死傷枕藉。妻孥係虜者。則皆民也。而今乃籍丁而選。驅門而出。寧非驅我以為先邪。人情驚駭

不諳同詞蓋今之充軍者罪下死囚一等抽丁聽調一如軍制安得不驚又戎狄以騎射爲業攻擊爲務中國農民雖授以兵械教之擊刺止可依城堡而守若必使之禦虜是驅羣羊而戰豺狼鮮不誤事況又糧餉甲之費追呼迫脅之擾即將盡鬻田地妻孥以充之而後已猶懼其不能也臣恐衆心一離不可復收故竊以爲甚不可者此也方今天下無故惟有虜寇爲患雖虜酋之盛在所不免但當明察人心預定國是聚兵守要而不妄增兵經費足蹙而必裁冗費

則先事之謀在我已得其勝算矣若人持其見則議論太泛事體只舉則更張太驟官多其設則供億太繁趨避太甚（七事遷事數坐此）忽焉而行忽焉而罷忽焉而罷又忽焉而行如此則我自多事是爲坐困故臣惟天下之患不專於外夷而其大者則莫若抽民丁之令伏乞早賜停止庶民心無恐而畿輔可安地方幸甚

聲息疏　宣府參寇

臣看得滴水崖兩次失事雖經該道勘報而虜入緣縣前後尚仍未悉各官罪狀輕重亦乞相當欲候駁勘至日參題處治不無稽遲致先以臣所聞見者言之前項侵擾滴水崖永寧川之寇支係朶顏支部散處於宣府東北路邊外亂山叢樹之間善伺竊如狗鼠然貳於大虜且能盜大虜馬牛大虜怒則竄伏林莽或依我險塞莫之能追往年該鎮曾兩搗巢獲功受賞及去歲龍門所之役敵殺官軍即此賊也計不能千人（近邊小虜寬之貳）設使我軍屢襲爲功逼之太甚勢弱不能自立（過我王卜急之必爲彼嚮道空擄了事劉可謂聯）將必投併大虜爲彼嚮道地方愈益多事貴於支吾（然而遏臣兼欲撫勵者以其兵力弱易于採功也）以故議者欲循故事設法撫處示以羈縻使其爲

我藩籬爲我閒諜截大虜之衝省目前之慮似亦計之善者也臣自去冬今春每以語當事之臣當事之臣多持議論而參將祁勛左灝等亦遂妄說利害禀報紛紜大略謂禦之不難撫之無便臣度不可與共（此亦大奇）圖也（必不得已姑然聽之）姑責各官禦之而已豈意各官徒爾能言玩不設備致使前賊輒肆憑陵是先既不肯撫而今復不能禦無一可者安用彼爲賊入之後節據總兵官趙卿參將祁勛屢請軍門另發兵馬臣惟北路馬步官軍共計一萬一千有奇今秋盡數存留不復西調隨

宜分布、儘足自防。各路官軍、調度得宜、亦敷應援、固無待於客兵也、其所調客兵、蓋專為大舉策應計耳。零賊多不過五六百騎、乃亦仰藉於此、揆之兵略、甚非所宜。

置造火器疏　火器

臣愚待年官粵中、每因用兵。參攷古火器。而病其制之多已不傳、即有傳者、又病其重難不易用也。于是殫竭愚慮、因舊創新、粗備而未試、比來宣大仍加參考、見今造成有所謂三出連珠砲、百出先鋒砲、鐵棒

雷飛砲、火獸布地雷砲之四種者、連珠砲蓋古制也。古砲之制、固非善而有宜不宜、稽之古礮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後以火藥實銅鐵中、亦謂之礮、至如神機火鎗用鐵為矢鏃、火以發之、可飛百步之外、皆制之巧者、然皆一發而止、倉卒無以繼之、敵知其故、或出於巧智以為避就者、未必無也、神機則又苦著矢之難、稍不如法、則不能及遠、卒不練習、用之惟艱、連珠砲其制如神機式、其長倍之、每杆三分之以次實藥、發亦如之、一具而三出、有連續之妙。

虜或避而就之、適當後發之衝、人可持放、不甚苦其難、此古制之尤巧而宜於用者、邊人不能知、乃考而作之、與神機諸砲並焉。先鋒砲、倣佛郎機砲而損益之也、火器莫利於佛郎機、大率筒長三尺有奇、而小砲則止于五、夫筒之長以扃其氣使洩之迅也、小砲伍以錯其用使迭而居也、先鋒之制、則損其筒十分之六、狀若神機、而加小砲以至於十、曰氣可扃而用不使有餘也、砲可錯而用不使不足也、用則繫火繩（砲必用子母者以砲當初集力熱不換于裝藥也）於筒外、而納火砲於筒內、畢即傾出之、連發連納、十

砲盡則更為之、循環無間斷也、筒仍畱其虛、鑿通一機轉動消息、倒擊不流、傾卸不礙、末有銳鋒如戈形（近者三眼鎗制亦如此）無耳長六寸、以代鋏鎗之用、遠擊近刺、其用博矣、夫佛郎機之為器也、昇之者四人、臨發持者一人、放者一人、是六人發五砲也、況火露筒外、出刺人手、安砲或離于度、則暴裂反傷、非善用者、皆臨驚懼、心志不定、高下無準、先鋒砲持放者一人、不必布機於地、即馬上亦宜之、是一人發十砲也、況火納筒中、即不必善用者、心志不懼、高下可準矣、假如三千營中、每伍

內一人執一筒十砲百彈子則一伍常有十佛郎機且兼十鎗矣十伍十人執十筒百砲千彈子則一隊當有百佛郎機且兼百鎗矣六十隊六百人執六百筒六千砲六萬彈子則一營當有六千佛郎機且兼六百鎗矣蓋一人所執不啻往時十餘人所執者斯不亦簡而便邪雷飛砲做毒火飛砲而少爲之變者也砲之先鍛鐵爲筒磨石爲子已矣一變而爲毒火飛砲鎔鐵爲子虛其中而實之藥擊處皆傷蓋傳自前代而兵家頗秘之然毋砲重大難於舉移故以之擊大營守城垣可也賊散而來迎而拒之且馳且戰則非所及矣是再變之約其子砲而輕其母砲約之使易飛輕之使易持也母砲則約長尺許上廣下窄下如神機之狀上盤菱花之形其法雖略本飛砲而輕重別矣敵遠則用之以衝擊或至空而震或至地而震或中人馬而震鐵物之所縈擊無不摩爛者敵近則揮之爲鐵棒連鎧甲而提撻之當無不退怯者人持一具可以攻可以守與毒火飛砲功同而用異益守之砲貴重大戰之砲貴輕小守則不離次而

易施重大得力也戰則屢易次而難施輕小得力也

布地雷砲做田單火牛之意而增之以砲火者也田單以火牛取勝然止東牛角今虜黠猾善避營疎野濶不可以觸傷惟得火砲布擊之斯使之震攝若乘夜用之爲尤得策因其亂而砍其營蔑不勝矣而用必馬贏以其性犇捷可以代牛火砲之發迅烈比于牛遠矣是故刳木爲桶闢之翁之長一尺有五寸圍四寸火砲繫焉火線通焉略如毒火飛砲法然其繫之也有機其通之也有候匪機則無脫略之功匪候則無疾徐之節眡其機則欲進而易斷也眡其候則欲準而不忒也桶一而繫砲七獸一而負桶六計一獸之所負則火砲四十有奇十獸之所負則火砲四百有奇若用匾箱以代桶尤便雷布而電發須臾之頃遍以原野必有以奪敵之氣或爲馬贏之性驚則橫逸不能使之直衝故用砲易而用獸難臣惟水可過顙在山搏擊之勢使然爾而況馬贏之有知覺運動者或機而制之或因地勢而驅之或遣間而引之或得賊馬而縱之臨時之宜存乎其人則亦無不

可用也。以上四者。俱當預備。而所出先鋒砲則尤火
器之最便利者。古制未嘗有也。自古謀臣智士較論
中國夷狄之長技。如晁錯所稱匈奴惟善馳射。固未
聞其有中國之堅甲利刃者也。乃今北虜則甲刃精
好。中國弗能當矣。數年之前。我軍與虜鬭兵刃既接
輒以骨朶狼牙棒撾撻虜。虜刃短不相及。間爲中國
所制。乃去年虜犯陝西之保安。亦安狼牙骨朶。而中
國或弗能當矣。若神機槍佛郎機銃毒火飛砲等項
火器則夷狄所絕無。亦其所駭懾者。今日中國之長
技。獨擅此耳。邊人苦其難。而未能盡其用。臣是以欲
敎之以輕便如先鋒砲者委不可缺。其餘則量爲置
造可也。

近日虜亦有之中國之精巧皆被人虜之也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夏允彝瑗公 宋徵璧上木
馮瑞振振仲 參閱

翁東涯文集

疏　翁萬達

量處兵馬疏　訪取義勇

自古大帥必養死士數千人以爲親兵不獨

臣等議照得總督古帥臣也雖所轄諸軍皆其調度

選鋒可以倡率亦使諸軍有所彈壓而不敢叛也

而軍門左右自難去兵誠以賊若內侵爲總督者地

遠當即亟趨地近當親督戰苟無兵衞必待調徵趨則不能戰則無及如前年賊入廣昌軍門提旅僅數百人竟不能馳入軍中而去秋鐵裹門之役使有一二枝勁卒在于標下乘其未遯斬馘獻功或亦機會自古帥臣未有空持文墨懸號令而可以得使臂使指之義者采兵數千居則訓練俾各知方出則自隨用防遇敵固亦帥臣之常耳查得兵部先題爲採輿情效虜謀成安攘以濟中興事內開於各營挑選通事夜不收三千名扮作回人付副總兵姜奭管領乘夜混殺又開行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各巡撫衙門自千戶以下農工而上一切人等但有膂力驍勇絕倫弓馬武藝過人方術技能自擅者每省三十人以上每衞五人以上合用軍裝什物鞍馬供億等項通行處給選送總督軍門隨才器使各盡所長獲有功級以次登用近又題爲預處防秋以禦虜患事內開行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巡撫等官查照節行舊規檄下所司多方延訪如草莽之中巖穴之下有精通武略謀勇邁衆有射藝精巧百發百中或長於

運乃或善於使鎗但有一藝可取如王邦直之流不必限其名數厚給衣糧多資盤費差人伴送軍門再加考驗遇有警報置之前鋒有功之日通計陞賞又開行各撫鎮諸臣通將所屬衞所罷閒將領副參而下千百戶而上盡數查出除老年有疾及死罪重犯外其餘責令自備鞍馬隨帶家丁盡行取赴軍門令其軍中料敵制勝中間謀勇足可倚任者量給以一旅一隊或當先鋒或備後援事定之日果立功勛加倍陞賞等因俱節經題奉　欽依備行遵照外使犯

為之通處之當而行之力聚之軍門固自足用止因所可失於奉行人情習於從事持議弗堅而聯屬之法廢是以有名無實徒滋紛擾竊嘗思之原議通事夜不收團聚一營專備襲擊或用夜攻既稱為奇策矣將領不堪弟當易其人而所謂通事夜不收者似不宜以盡革也廢棄將官所帶家丁多者不能十數世升多者六安能自給資饋人鞍馬資糧往往不備呈告紛然甚費批答發令隨不有熟舊相依彼亦不肯遠去窮營則納交將領貿緣買功僥倖脫罪竊惟此項人員邊也弟當常在標下量其智勇畀之軍兵庶能立功亦免

啓弊義勇如南直隸所屬類多脆弱不耐風寒且力憚於路遙費艱於津遣求輒愆期去復顛沛甚無益於邊防而非直隸山東河南陝西山西有司軍衛又未見遵行間有一二送到者亦止虛應故事勇怯相半前後參差或止給盤費而不給鞍馬或止給鞍馬皆由有司之故也而不給器械或頂易姓名或託稱病故或來即逸去或去不復來移文遣返勢固難以約而齊也先是臣萬達訪得北直隸山東河南多有勇力冠軍騎射稱絕藝者發必巧中又能及遠雖非虜之長技不能當

也去年曾取數十人與各義勇編為嘹伍置之營中使守鐵裹門射賊於百五六十步之外賊相色駭縮溪去擊射多發良有懼心頗若人者多良家子弟有田宅產業不離溫家子弟然其時丞指所反子亦有役或有紅當時飽一旦輕數百里遠來備遼應得口糧僅一升五合津送之厚撫卹之深心非分外可見耳窮方物貴日費銀七八分皆其自備已非人情彼處官司又絕不加意甚至怒其人而窘索其家自分彼此即上司官猶然也如之何其可臣等敢以兵部近見宣大盡前項節次議准良法美意而要其可行大率軍門兵總督與撫選戰兵一萬之隊今嘉忠巡撫自當倍馬必得五千人宣大見在標下旗軍已有一千名合

再於兩鎮及山西鎮旗軍通事夜不收內挑選一千五百名共湊二千五百名又於北直隸七府山東六府河南迤北四府各所屬州縣額編快手內每十名抽選一名務要素有勇謀及技藝過人者除木等均徭工食馬匹外其九人者每人貼銀五錢以為置造軍裝什物之費仍免其本門雜泛差役大約北直隸可得五百人山東可得三百人河南可得二百人共一千人仍於北直隸山東河南及山西所屬編額民壯內每二十名抽取一名大約北直隸可得一千二

百名山東可得一千名河南山西各可得八百名恐
不堪用每名每年止徵銀七兩二錢解送軍門新設（省內地之更戍使止出貲以募邊兵此策甚便即商賈之募什伍丁之謀也）
兵備道收貯以為招募義勇工食及鞍馬軍裝什物
之資計須一千五百名奏前有馬快手共二千五百
名通共足勾五千人之數除旗軍通軍夜不收行各
將官挑選送用外快手與民壯銀兩立法之初必須
軍門預差的當官員或新設兵備官親自前去會同
各布政司或守巡兵備道嚴督各該府州縣掌印官
着實抽選徵解以後年分止責布政司或守巡兵備

道查照施行各該官員敢有不行用心精選故將不
堪老幼起送充數及徵解不前者聽臣等就將該府
州縣掌印官應拿問者即便拏問應參究者指名參
究司道官一體論劾選抽快手及招募義勇完日各
分自認五人為伍十伍為隊隊有甲選用官旗或義
勇中間才力稍優者為之十隊為哨哨有長選用官
員或義勇中間才力最優者為之五哨為營營有將
領選委都指揮及廢棄將官之素有謀略者為之分
置把總官一員中軍官一員皆屬將領提調約束由
伍者務要力足相救權足相死遇難不得獨避有功
不得獨賞如有在逃及臨敵退縮與違犯律令者二
人以上連坐同伍五人以上連坐同隊應用器械各
因所長時常團操訓練律其技能一其心志作其忠
勇雖使之赴湯火而不辭衽金革而不懼即名為標
兵或用充前鋒或分發為諸軍倡無弗可者每年六
月初旬齊赴軍門十月初旬放回休息其直隸及各
省仍各選委都指揮或賢能指揮一員管領各該人
役依期上班若能殺賊立功查照兵部題行事例一

體陞賞前項各役馬匹官為印烙上班之日沿途及
所駐去處飼該應付料草下班休息之日止令各役
自行餵養不必煩擾有司里甲仍以七年或十年為
限一次驗買馬匹更換騎用若係陣失及追賊倒死
者官為買補槽下倒死者令賠半價不行用心餵養
及私借與人以致倒死者令其全賠仍照軍法責治
其陝西一省亦有軍門雖多民壯義勇恐難一槩行
取廢棄將官果有堪用者就令在於標下管隊管哨
隨才器使所帶家丁聚散不常難以編入隊伍南直

隷義勇不必起送。止將盤費及鞍馬銀兩逐年解送陽和兵備道以充招募。如此。庶事體曲盡法意流通行之亦自可久矣。再照訪取義勇、雖係兵部原議、而工食鞍馬、軍裝什物、必須畫一處分、別項錢粮、再難措給。惟是抽取快手民壯、可無窒礙。州縣額編民壯、多者不下七八百名、快手多者亦不下五六十名、往往爲不才有司賣閒歇役、討入其直、以充囊橐、雖稍稱賢者、亦輙以此輩影替祇候措辦薪水、及迎送來耳、若用之以防秋、於有司似弗便、而邊事則益甚

況快手取其一於十、民壯取其一於二十、額數在彼、固未見其多損也、

大虜求貢疏　議處殺虜使官兵

臣惟我國家幅員全盛、武德布昭、軼前古矣、九夷八蠻、罔不通道、惟茲北虜、荒忽無常、然自弘治癸亥以前、歲猶稱貢羈縻不絕、疆圉稍寧、嗣因宣府虞臺嶺之戰我師覆沒、虜益驕橫、貢道不通、諸邊侵擾、其結患生民者、已及四十年矣、嘉靖壬辰、小王子復自致書求獻方物、後竟疑沮、邇年石天爵之事、其始也彼以好來、蹇然諾之、既而設計誘取、斬之何名、大失夷心、横挑巨釁、臣每痛恨當昔邊臣區畫之失策、而機會之難投也、乃今彼酋遣使叩邊講和求貢、雖譎詐之情、窺竊之計、不可易知、然我惟備之而已、和則不可來則勿拒、固帝王之所以待遠人、而惟昔施空察形、行間亦兵家之所以收全勝也、詎容脫誤、致有後（嘉靖中宣宁意絕款以致俺荅之寇數十年）艱。臣得夷人求貢之報、時適東巡、亟擬西旋、直趨近（不忍夫虜縱必不可款其通使往來必不可盡絶）地、規事建議、上之　聖明、豈意方離宣鎮、而前項夷（也我絕其來使而我民之遁入虜地者獲多則彼）使則已先死于羣兇之手矣、臣心刺繆、曷知所云。夷

（有鄂導而我無何察矣近來拒奴者亦以焚書斬）狄雖犬羊其性、固能知曲直喜怒、猶夫人也、遣彼族（使為上策恐不知何謀也）類歸我漢人執物示信、懇乞墩軍、爲其道款借口不許、猶當善其辭說、遣之使還、乃既置夷使於墩臺、納歸人於境內、又從誘而殺之、此何理也、曲既在我、安知其不憤怒恣睢、連合梟雄、彎弓報怨、將來即有畏慕威德出于實心者、亦必回遑疑慮、重以今日之事爲戒、夷狄之禍將益熾矣、擅起釁端、致傷國體、董寶等滔天皋惡委不容誅、且其時既該巡撫衙門廉知寶等奸狀、差人戒諭、移文戒止、而寶等竟爾爲之、麼

虜賊卒敢於犯法貪功殺人若是其烈可疑亦可駭也所據助馬堡委守指揮李璽左衛城守備沙瀾分守中路叅將張潤俱各在彼若罔聞知似有主使故縱之情難免殺降啓釁之辠均各查究如蒙乞 敕兵部備行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速將見獲董寶等幷叅提未獲一千人犯嚴加究問從重議擬干碍將官一體叅奏定奪其此間夷情臣今駐劄陽和督同撫鎮及副叅遊守等官量屯兵馬加謹隄防賊若擁衆來侵官當幷力戰守仍選素有心機官員伶俐通

事授以語意令去該墩遇賊行走或以此事責我即便明白省諭大略言差來夷使原被邊外無籍兇徒乘機盜殺聞之上官無不痛恨已將各犯綁拿處夾你等倘有別情仍須來告當為轉達不許作歹蓋使知 天朝有正大之義嚴明之法殺伐之威而畜怒搆兵之謀亦或可少解也即不可解相度機宜一意拒絕惟按兵待戰盡其所能為已耳臣素疎短無他謀猷但此艱虞不遑寢食伏冀廟廊示之成筭俾奉周旋

北虜求貢疏　北虜求貢

職會同鎮守總兵官周尚文議照自古北虜求貢中國或力屈於中衰或志在於貪利即其順逆無常去來靡定雖非輸誠納欵之真在昔帝王遑遑俯從所請不忍拒絕者亦惟羈縻之術有不容廢焉耳我成祖文皇帝三犂虜庭威加大漠因其求貢錫以印信封誥俾世守之不責其必來而欲其來也有據實欲藉此一路因以通其情而繫其望從古制馭之道蔑以加矣至于弘治年間迤北小王子節投番書求

貢考其來文猶踵襲殘元舊號及平章知院官銜意義可解言語足憑緣彼時小王子威力猶能鈐諸宗人號令尚能行之部落事有歸一他無掣肘故耳近年以來枝分類聚月以盛強畫地住牧各相雄長空名僅相聯屬事權殊爲攜貳今遣通事投遞番文以求貢者俺答也據其對寫漢字開有小王子俺答吉囊爲大頭目者三把都兒台吉等爲小頭目者九誓以來西不犯我邊以結永好詞願遜順自去冬及春游虜零騎至墩誹說年年求貢奚啻數十餘次意亦

勤懇。夫來則不拒。以弘字小之量者。中國之體也。得虜人之情詞而代為之奏者。邊臣之職也。因見其仍無印信封誥之可憑。又慮夫墩人夷使。有欺隱轉換之弊。職等仰遵 聖諭。會委兵備副參等官。親詣邊外。當面詰審。所據供出前項情詞。似與遞到番文意不相背。但出一面之詞。而各部散處窮荒。無從偏究。且近日遼陝之間。節報大虜住邊。事勢叵測。即俺答（後來款貢。歲時每以貢其驕制別部為要求。）貢出真心。苟不能齊一衆志。此領彼逆。已非事體。安知其不一面捏寫各部頭目。以給我之必從。一面分

衆南侵。以掩我之不備。此職等之不敢輕議者此也。原來夷使。已該各官省諭回營。責取印信封誥。仍令各枝再遣親信頭目。會投真正番文。期今秋西不犯（欵虜之害在）延寧。甘固。東不犯遼薊。以取信我中國。永無別項詐（北受貢於西而搶於東以辭責之則推托別部故虜情不六情不可言欵也）情。然後代爾馳奏。請自 上裁。然我之所以責取信者。不難於印信封誥之必來。而難於東西各邊之不犯。彼果如約而至。循復終絕之。則彼之構怨也。可恃而其鼓衆也有詞。以蒙恥之忿。而加之有激之怒。則其報我也專而力。即我受彼之詐。有中變焉。則直在我而屈在彼。固老壯之所攸分。彼將負不義之名。而舉無名之寇。雖欲為患。亦終弱且縱矣。況貢亦備。不貢亦備。固邊臣職守之常。初不因是有所增減也。如慮及入貢為窺伺中國。為因擾我邊為反覆竊發也。則當熟計審處。設法伏機。或限之以地。受方物於邊牆之外。或限之以人。質其親族頭目百十人於鎮城之中。或限之以時。俟踰秋及冬。然後頒賞。縱質遣之非去。誠也。既在吾羈縻之中。詐也。亦莫逃吾範圍之內。則天時地利人和。一舉而三得之矣。倘彼去而不

返。竟至泯沒。則蓄謀隱禍。居然可知。容職等伺其機有可乘。計稟軍門。選鋒出塞。直擣巢穴。殲厥渠魁。以伐彼奸詭之謀。以壯我正大之氣。使彼知 天威之莫測。而懾中國之有人也。

及時修武攘夷安夏以光聖治疏 宣大修守

據守巡冀北道參議李磐僉事江南呈稱東陽河新平堡設在極邊一隅。每歲官軍月糧。折色六箇月。運赴戶部管糧衙門關領本色。與夫擺邊兵馬行糧料草。為數不多。若欲設官鑄印。不無轉滋冗費。相應比

照鎮平等堡事例凡一應錢粮責成坐堡經手收放仍聽東路管糧通判提調稽查誠爲節便應援一節須照原議責之宣府西路西陽河列營人馬咫尺之間易於速集況賊若犯東陽河新平等堡其所向之方當是宣府境內應援亦自爲謀耳至若大同應援之兵似又無待於言者但相去頗遠須行一二日方得到彼原議欲借援於宣府者爲此遠而彼近耳非謂大同不應援等因到臣案照先准兵部咨該臣并宣大撫鎮等官會題前事本部議看鎮裏門移鴿峪

一帶原有二邊邊墻一道倘有不堪但加修築低者增高薄者增厚補其缺略治其頹壞亦足以爲一方之保障何必舍大邊十餘里之墻而不爲棄二邊百餘里之險而不守乃復於二邊內重築一百三十餘里之垣開山鑿石添墩築堡工力財用相去奚啻數十倍哉况時詘舉贏已非得已苟財力可省尤所當惜及據前項天城陽和界內既該添設墩堡官軍即當建立倉場官吏廒月支處放既便於人情事體亦妥不然官軍既隸於大同錢糧又屬之宣府不惟稽考之難亦且紛爭易起茲當首事之初姑令宣府暫時代辦要之不可爲常也至于防守之兵責之本堡官員無容別議而應援之兵又當視賊勢緩急何如耳如賊止犯本處兩鎮別無聲息豈特宣大應援而已雖各邊調到客兵亦自不容少緩假令并犯宣府則大同應援爲急如并犯大同則宣府應援爲急若先事一有所拘而臨事則有所諉兵革之際易相推托將不免於誤事合候命下本部移咨翁萬達即將新建東陽河新平堡外原議修三十五里邊墻查照

前旨事責總兵官周尚文依期嚴加修築二邊內鎮裏門一帶邊墻嚴加修補俱圖堅厚久遠足堪保障其餘剩銀兩除照數扣給宣府修理外餘俱扣算明白發寄官庫不許別項花銷今所議修二邊開山口至水磨口轉折東北背山一帶土石墻垣俱宜停罷仍轉行兩鎮撫鎮等官將新設東陽河新平等堡合用粮草暫令宣府西路通判代辦候建立倉場官吏照依原屬大同東路通判管理其策應兵馬視兩鎮聲息之有無及該堡賊勢之緩急互相應援不得

自分彼此得以藉口自諉庶不誤事等因具題節奉
聖旨這宣大兩鎮修築邊墻既經總督衙門會同各
撫鎮等官親履地方相計停當都只照侍郎翁萬達
今次議奏舉行兩鎮遇警應援及諸未盡事宜仍着
翁萬達悉心再議奏來切照宣大前項修邊事宜節
該臣親詣兩鎮適中去處公同巡撫都御史詹榮孫
錦及總兵官周尚文趙卿守巡口北冀北四道參議
等官蘇志皐李磬等逐一從長勘議俱已較一罔有
異同本兵覆議內言臣等舍大邊十餘里之墻而不

爲棄二邊百餘里之險而不守時詘舉嬴財力當惜
欲止將大邊修築二邊修補三邊一帶俱行停罷及
併錢粮易起紛爭應援易相推托各一節臣惟修邊
爲守邊也使不可守則亦不必修矣大同大邊東陽
河浙平堡之北有墻十里乃參議蘇志皐去年所修
築以助大同者在山之顛水泉不便去堡且遠擺守
爲艱臣方怪志皐不度形勢而爲之故改築於山麓
之下則費省而守易非舍之也嘗攷宣府近年所爲
儲攷志內載有前項地方築垣助功之議大略所見

與志皐同志皐會議之時亦曾以此白之臣矣臣參
衆論已力譬之其可據以爲斷案而必欲見之於施
行邪又該部所指鐵裹門鶚鴿峪一帶原有二邊則
大同原送圖本欠明之故耳圖載二邊即所稱山口
去秋賊入之處也陽和天城山口數多原有垣塹然
前年賊繇此而出去年賊繇此而入官軍率莫之能
抗者山口阻深圍崖壁隔列戍之卒限於一隅彼此
（山險可恃而往來多阻絕宜築墻以通之凡諸門諸塞皆如是也）
斷絕聲援不接而况虜騎登高最稱利便一處潰陷
則諸口之兵盡爲守穴鼠矣如去秋鐵裹門之官軍

不能移救鶚鴿峪咫尺之難蓋其驗也鑒前慮後故
議修山南三邊五十餘里亦以陽和迤西數百里所
守者皆三邊欲遂通爲一道使於防秋耳防秋之時
山南有墻可據則賊或攻我之東則量移西者攻我
之西則量移東者隨其向往聚寡爲衆併力堵禦他
處列營應援之兵亦且刻期可集如去秋宣府張家
口之戰亦其驗也何者假如以萬人守十隘口則一
隘口僅得一千人以萬人守邊墻則五十里邊墻常
有一萬人之力蓋通阻之勢異也况修砌二邊則必

自開山口起至董家溝止，自西而東，另爲一道，即山非二十八里之工，亦不逕屬其與先後二次所議首尾皆衝決矣。按圖不如目睹，懸度不如親見，幸蒙聖明俯從臣等得終其事，恃以爲宗，臣不敢復贅，至于官兵之應援錢糧之召買，則臣於前疏亦略言之，意以宣大之互相應援者爲常事，而新平等堡築有倉場之日，召買糧草，可逕自處分也，夫應援之兵，視聲息之有無緩急，即陝西山西順天保定等處，且有時而亟調亟趨，不特宣府之應援大同，大同之應援宣府而已，本兵所論已極詳盡，亦係事例節經有行，但大同東路山非東陽河横亘邊墻二十八里連接宣府西路之西陽河係一膜之地，舊又有西路防秋列營馬軍，其去大同東路山南之天城陽和，則隔阻高山六七十里，或百二三十里，險仄難行，舊又無東路防秋列營馬軍，倘賊犯東陽河，而必待大同他二列營之兵歷天城陽和踰山非以爲援，其勢必遲一二日，安知一二日之內不困敗于賊手耶，（前議畫地大都犬牙相錯，故）若西路西陽河之兵，則呼吸可至應援，其便即賊勢重大，亦賴（須諸鎮協心如一家，遠近以得應援，不可分地界）

以支持一時，夫然後遠者可及繼矣，（口守也，不然兩鎮聯亡，日治矣，門必又敗，因皆以迎絡耶）前疏所陳，蓋自大同東陽河一處孤懸於外者言之，非敢昧于彼此緩急應援之通例也，設使臣與撫鎮諸臣常川在彼應援之事，何待再三，惟其不能親自督臨，慮恐該路叅守而下官員自分彼此，不知有同室纓冠之義，故欲題奉欽依，示之以利害耳，令無自今以後，每遇防秋列營應援之兵，仍責宣府之西路，而擺守之兵則東西陽河相爲犄角，平時零賊倘有侵犯，亦要彼此協力，不許推托致誤事機，乃若諸鎮互援便安，係臣總督首務，當再申明，不敢輕忽，自取撓敗，其新平等堡見已蓋有營房倉場糧料草束，照依前撫都御史詹榮所議，仍屬大同東路通判提調，隨宜召買，非路鎮河鎮川鎮虜滅虜破虜拒馬拒胡等堡，事體止責守營官收守放支，不必另設官攢，致滋勞費，惟復別賜定奪。

修築邊墻疏　宣大修墻

議照大同一鎮，外鄰住牧虜巢，內屏畿省關隘，爲九邊第一重地，舊日相沿，雖有三邊名色，以其逼近虜

營且無附近城堡藉之守護，遂致徧空傾圮，翻為坦道，遺址僅存。北虜牧于夾墻之間，朝窺夕竊，東出西沒，近邊田土日就荒閒，而驛路行旅間被殺虜。蓋以障塞罔修，阻遏無恃。故且自二十年大虜深犯山西之後，邊臣仰遵　廟謨，東自陽和開山口，西至山西丫角山，修築邊墻一道，添設墩堡，募軍守戍。嗣是虜賊有所忌而不敢輕犯，邊人耕牧為利頗多。獨陽和天城迤東接連宣府西界，中間多有通賊要路，因未築有邊墻，近年虜衆深犯，率皆繇此出入。視中西

二路有險足據，卒歲稍寧者，可以鑒矣。職等日夜憂危，多方諏訪，乃於今春會舉斯役。屬當春夏之交，大衆一齊，復慮虜騎之侵擾，陰雨之阻滯，度工計日，約費估銀，會本具奏，仰荷　皇上如數錫發，再命總督宣大撫鎮等官相度計議。職等初議欲自陽和口修至李信屯止，蓋以聲勢連絡，守援既便，餽餉弗艱，本有利于大同。但宣府李信屯迤北尚有五六十里，始接西陽河邊墻，既有此空缺之處，未免更費工役，添設擺守。先以事在彼中，未經會議，無從而知也。乃復改從今議，又蒙　皇上俯賜俞允，不惟宣府李信屯迤北五六十里之空缺包裹在內，可以不勞修守，而西陽河通賊川口直西一面，又得大同新墻為之外郭，誠一勞永逸之圖，非顧此失彼之偏也。興工之期，又値醜虜遠遁，時日晴明，軍民歡呼，夜以繼日，計八十七日之工，而落成甫及五旬；約二十四萬之費，而節省將以億計。以虜馬盤據之地，成吾人耕牧之區，藩垣鞏固，疆圉肅安，此實　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民之慶也。

修築邊墻疏

議照形勢者，設險之所必因；而時勢者，兵家之所必不能違也。兵不審昔，險不度地，未免於泛然而舉，倏然而罷，非所以揆事體而弭寇讐之道也。山西起保德州黃河岸，迤邐而東，歷偏關，抵老營堡，盡境實二百五十四里。大同起西路丫角山，迤邐而北，東歷中北二路，抵東路之東陽河鎮口臺，實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路西陽河，迤邐而東，北歷中北二路，抵東路之永寧四海冶，實一千二十五里，共一千九百二

十四里皆逼臨胡虜險在外者也所謂極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樓至平刑關盡境約八百里又轉南而東為保定之界歷龍泉倒馬紫荊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約一千七十餘里又東北為順天之界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約一百八十餘里共二千五十餘里皆峻山層岡險在內者也所謂次邊也我國家雖不守東勝棄大寧然重險天設固猶在我也外邊西連延綏東距薊州勢相犄角至于為京師屏蔽則宣大為特重非它鎮可

比即宣大山西外邊之地有夷險迂直合而言之則大同最稱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分而言之則大同之最難守者北路也次中路次西路東路宣府之最難守者西路也次中路次北路次東路而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為險無待防秋偏關以東之百有四里則略與大同之西路同焉內邊可通大衆惟紫荊寧厲次居庸倒馬龍泉平刑諸關臨要之內外二邊皆所以扞蔽燕畿保障黔黎然外之不禦內安可度故論者有唇齒之喻又有門戶堂奧之喻

賊窺堂奧必始門戶苟不危則齒不寒理所易曉也邇年以來大虜屢寇山西必自大同入侵犯紫荊必自宣府入事所可徵也蓋形勢之大略有如此者古稱夷狄之衆不能當中國數大郡若智與謀及戈盾火器之屬長短相較又萬萬不侔然所以能為中國患者詭衺之族鷙忿而雄捷出於風氣異我漢人又彼以騎射為本業抄掠為生理專於技而無待於敎戰鬬之事人人能也而我事隸於羣牧業分於四民百一為兵勢於訓習習且弗專故亦多弗精也彼聚

寡為衆乘時而攻人我散衆為寡畫地而自守攻無定勢所資驅疾騎而運之飄忽如風雷守有定形遇

攻之所以勝虜者非步兵以攻之也雖衛霍全盛兵虜入邊稍亦不免于掠而可見攻守之勢矣

賊必資糧負甲而隨之瞻顧而狼狽彼去文字簡漸令進無所驅遲無所懾而我則議論多端號令多門進退繫人上下牽制故彼日拙巧我日巧拙又國初之時我　太祖　成祖抗棱遠斥夷狄勢衰竄伏莽榛僅存喘息正統以後則生齒漸繁種類日盛近且併海賊吞屬番掠我叛民為彼羿隸諸酋所部約可二三十萬衆視之國初何啻倍蓰沿邊戍卒較以舊

皆不曾加多彼醜先年秋高入寇控弦不滿數千掠境不能百里我兵臨時調遣緩急仍收勝算頃者每一大舉動稱十餘萬人蹂躪關南侵駭京郡備常師旅莫敢邀遮蓋時勢之大略有如此者夫度形勢之便則詳於外防正以扞內量為內備所以資外援時勢之難則今所經略當異于昔而後所經略當始于今併力以守要益兵以防秋要皆事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係定邊事係今之常無大可更但安罷徵兵於內省分鎮兵於外藩便已得之不敢槩論山西防秋

先年止守外邊偏老一帶歲發班軍六千人專一備禦大同而內邊寧鴈一帶仍有官兵防守隘口以為大同聲援及與宣大各路守兵舊皆屯駐城堡但遇警報相機防勦原無分地擺守比因虜越大同入山西當時地方諸臣議以大同為難與共事也乃獨築寧鴈以東至平刑邊墻八百里於腹裏掣回大同備禦之兵以守諸關已非建置邊防守要之意繼因守兵不敷添設太原守處參遊兵馬七營召募新軍及僉調新舊民壯屯大弓兵率已六萬餘人公私轉輸

（便是許外邊之漸可發東勝之失計窮凡）

內地騷動所謂財匱於兵眾力分於備多者正謂此耳夫山西不藉備於大同大同不借力於山西計兩失之宜府亦日虜犯西路盡調本鎮兵馬專備西中而北路雖不用擺邊然而兵馬已至空虛不無可慮連年三鎮防秋徵調遼陝兵馬遂不下五六枝費用糧賞及本鎮守兵芻餉以百四十萬計費寔不貲難於持久併守之議茲其所以為善經也外邊控虜四告皆防城堡之兵各有分地冬春徂夏不必參錯徵發自無不敷秋高馬肥虜可狂逞若復拘泥邊事散

（不守論處句字去求其意也）

處城堡臨時動調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餘里倉卒遽難合營首尾自不相應欲以寡弱之兵當眾強之虜勢必不敵萬一又如往年潰墻而入越關而南內地之人素不習戰即欲堅壁清野或恐先被荼毒及至京師震駭　君父殷憂方始皇皇調徵追逍請討卻不愛各何益事機是知形變不同審固當須守邊之兵茲其所以難遽罷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說之云者築垣乘障必資於人力之謂也虜凡寇邊地迂峻則易防地平漫則難禦有墻則易者愈易而難

者亦易無牆則難者愈難而易者亦難今夫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若堡有垣塹則寡可敵衆弱可制強若遇虜於平曠之墟則百人豚羊千人狼兔鮮不爲所吞噬以是知山川之險險與虜共也垣塹之險險爲我專也我恃其所專而奪其所共修邊之役蓋其所以當再舉也況查連年修築如山西偏老一帶率極高厚大同各路與宣府之西中二路舊牆可因亦已十之七八再加工力數月之內可以告完連亘千里屹然長城截然爲華夷之嚴界矣而防秋之兵

所以必帶甲而登牆列營而待敵者臣等聞之險而不設與無險同牆而不守與無牆同是故定規畫度工費二者修邊之事也慎防秋併兵力重責成量徵調實邊堡明出塞討供億節財用八者守邊之事也修邊固垂成之功守邊貴濟時之急邊牆欲圖其永久就中採策如所條列于左者雖皆常談無甚高異然自是而兵不甚勞費可漸省期以弭寇讐而固疆圉要皆臣等之極思也若必傾無量之費恐百萬之師分道遣將深踐寇庭滅此驕狂然後朝食斯固安攘之壯圖亦臣等忠于 陛下之職分顧虜勢未衰我力不足謀須積久事必待時以故臣等但當圖其易而不敢務其難盡力於其所可爲而不敢妄覬於其所不可必

修築邊牆疏　大同修墻

臣看得該鎮邊墻自陽和連西靖虜堡起至山西丫角山止沿長五百餘里雖經先年陸續修完比之今年新修陽和迤東一帶高低厚薄委有不同況入夏

以來雨水衝淋尤多崩塌葺築補修工程必不容已官兵不妨防秋令操版築就支本等行糧止給鹽菜爲費甚省據所估計每日每名該銀一分共該銀二萬九千九百七十兩有零數亦不多但役使人力全在鼓舞若儘將前項銀一萬四千七百六十兩有奇及時均給日勤程督務俾事速工倍或亦足用不必拘定一日一分之數亦不必臨期議添庶見邊臣樽節財用之意卽令人已赴工撫鎮諸臣已將鹽菜折銀量爲給賞外將前銀所買在倉粮米准作今年防

秋撥邊官軍應支行糧，於之中體俱屬相應，無容別
議。其摘要將前銀五萬二千一百六十二兩有奇，補
還先年節次借過賞功銀兩，亦當如擬。但大同地方
逼臨虜巢，川原平衍，最稱難修，所恃邊墻，比之他鎮，
尤爲緊要。今雖以防秋之卒，刻期葺修，人力有限，計
終不能如陽和大城新邊墻之高厚堅固也。若使高
厚堅固一一如新墻，則山西丫角東南如寧武鴈門平
刑關等處賴此以爲外藩，擺守之兵，自宜掣罷，顧以
財用不繼，衆志未同，欲便舉行，輒爾中輟。近得巡撫

山西都御史楊守謙議，開山西自黃河東岸老牛灣
至丫角山邊牆，東接大同井坪平虜左右衛弘賜等
五堡，固總兵所築邊墻，直至陽和迤東，軍門近所修
完者，二鎮僅七百餘里，又自丫角山東南至平刑關，
獨山西尚八百餘里。山西守邊官軍民壯屯夫，計六
萬六千餘人，除丫角以西守邊外，東南八百餘里間
止五萬二千人，守之每里六十五人，半登牆而守，半
在內候援，虜之入常二三萬衆，衍墻登山，止須十丈。
恐非此十餘人所能禦者。若山西將丫角東南八百
里不必守，移兵與大同共守七百餘里，所省過半。以（兵分餉不如與守要害）
山西今議兵六萬七千，合大同兵七萬五千，并調客
兵計十五萬四五千餘。丫角西墻既已高厚，其地又
不通大衆，可用兵萬五千人，陽和東墻再用兵二萬
人，中止四五百里，已有丈餘墻，而以十二萬人守之，
以四萬人防護，八萬人即舊墻增築之，高二丈，底濶
一丈七八尺，收頂一丈二三尺，里爲二敵臺，臺高三
丈。八萬人日築六里，月可一百八十里，八十日而訖
工。且守且築，此邊既成，每歲防秋用八萬人，山西三

萬，大同五萬，其內再用二鎮援兵三萬人，軍門居中
調度，守謙與總兵并大同撫鎮各分百餘里，亦居中
調度，左右止六七十里，參游守備止分二十餘里，一
有緩急，援兵可以立至，事可萬全。凡山西之民壯，諸
鎮之客兵，皆可漸掣，邊內多築堡寨，修廬舍，給牛種，
募民從耕之，凡內帑之轉輸，民間之供億，又皆可漸
省等因。大意蓋欲撤寧鴈諸關之戍兵，而併力於大
同，不分彼此，相資也，不勞大費，而所備者寡，所守者
要也。是其志甚公，其慮甚詳，而其謀甚忠懇。以臣愚

夙有此心，格於寡助，驟聞斯語，意輒躍然，願相從事。今秋時已逼迫，未敢遽陳，少待冬春，當會楊守謙及詹榮等將大同靖虜至丫角邊墻及兩鎮合修守備，妥從長計議，期於一舉，永恃至安。前項餘剩銀兩，合無存留以爲他日舉事之資，其借過賞功之數，戶部查明開銷，惟復仍照詹榮前議照數補還賞功，伏乞勅下該部，查議上請定奪施行。

及時經理邊防大計疏　專守大同

案查先該臣題爲缺乏糧料事，議要製寧鴈一帶擺

邊之兵，併守大同要害，奉
聖旨，這本具見邊臣籌畫，戶兵二部會看了來說，欽此。隨該二部議稱，大同爲山西藩籬，扼其要害，則人聚而力全，二鎮邊墻接連僅七百里，則地近而費省，大同有備，則山西可保無事，將來客兵可以漸掣，供億可以漸省，等因覆題奉
聖旨，是聚兵守要，乃防邊至計，着總督侍郎翁萬達會同楊守謙等盡忠經畫，詳議奏來，欽此。續准兵部咨，爲集衆論酌時宜，以圖安邊事，該臣等會題本部議覆內一款，慎防秋，看得所議防秋擺邊之兵，未可遽掣，但當就中酌處，以省費節勞。除山西內邊寧鴈諸關，額有常戍官軍，及外邊偏關以西至黃河岸，山險水深，遇秋但加戒嚴，不必益兵擺守。其偏關以東及宣大地方，亦不必勒令軍兵尺步單立，止是預擬信地，分布步軍登墻，馬軍列營。又必遠者量調，近者更番，聚勿先期，散勿後期，庶以休息人力，間省行糧，斟酌允當，相應依擬，合候命下，移咨總督翁萬達及通行宣大山西撫鎮官，悉照前項所議分布防守，仍將分布過兵馬地方咨部查明，等因，奉聖

旨，這修邊守邊調兵諸議，具見總督撫鎮等官竭心邊務，你部裏酌議，亦當都依擬行，欽此。備咨到臣，已經通行各鎮巡撫等官遵依舉行外，昨見新陞山西巡撫右副都御史孫繼魯奏爲謝恩事，內稱原任山西巡撫都御史楊守謙自謂三關可以罷守，堅執成信，省凡利害安危多所不論，徒惜發兵之冗費，遂忘（此論固切，但不信而不知守外即所以安內也）經國之遠圖，借堂室之洞開，欲門戶之併守，萬一內（今之分守此大率如此）地帥徒不閑戰陣，兵營無險，見敵難支，周尚文之封守不固，王繼祖之信地已離，全軍在外，不但山西坐

國且害國家右輔之利、諸臣先後具奏始唯一人之見、終強衆議之同、幸蒙 皇上軫念事體重大、屢年經略艱難、未蒙 俞允、繼魯前到地方、軍民憂疑少定、即重關為可恃、人心為可安、等因、臣愚得此殊甚駭愕、真不知其云何、夫山西內邊寧鴈一帶入百里、在大同之南、外邊偏老一帶百餘里、與大同為界、外邊本扞蔽乎內、勢極要害、近年擺邊之兵、且非得已、內邊本藉恃乎外、勢實稍緩、乃亦以額設戍軍為未足、增添兵壯、一體擺守、委屬大繆、况非舊規、當時諸者已知非策、(歷年秋守惟一帶遏虜者甚少)不可持久、假使大同失守、山西內邊八百里之間、弱兵止四萬餘人、其能遏虜之入否也、虜所垂涎、多在山西、而不在大同、三四年來、大同幸不潰防、山西始有寧宇、是故守大同、守山西也、今議內邊諸關額兵、則量留、而添設擺守之兵、則漸掣、併力守要、僉論攸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齊宗道亦曾極論兵分備多之所以失、與併守要害之所以得、力贊斯議、臣等前項條列已荷 聖明俯賜嘉納、域民固圉之道、在此舉也、事甚艱大、時且逼迫、方圖亟與撫

鎮諸臣殫力幹理、惟恐不及、而孫繼魯者、乃獨持已見、豈未能仰窺廊廟淵謨、輔部成算、而徒欲與臣等原議相枘鑿耶、孫繼魯疏中、並不究竟併力守要可否得失之故、語意難解、無容深辨、但即其意見同異而要其所倡率、委用僚屬諸人、或別出格局、諸人必猶豫觀望、欲責其幹濟難矣、先是巡撫楊守謙改調延綏、臣慮代者以議非已出、兼或避難、為之不力、擬疏留守謙共圖卒業、嗣見代者有人、臣遂中止、嗣又聞繼魯未嘗入境、輒以併守之事短訾守謙、以為決不可行、而鴈門兵備副使劉璽者、承望風指、輒自依違、夫劉璽憲臣也、又有與關之責、尚不自裁、况有司軍職等官耶、以此臣甚憂慮、然猶以 成命至重、繼魯蒞官方新、或能勉承、乃今形之奏疏者、果如此、是於成命且若罔聞、況臣總督欲以區區行移相督勉、安肯從耶、臣近親歷應該併力修守寨垣、中間所宜興革事務、頭緒繁多、有非原議所能盡載者、必須彼此同心、夙夜經營、方克有濟、若少有掣肘、諸凡事體不免衡決、萬一寇虜聞知、將來患害不測、風聞者靡

究所以或反以併守之議歸咎臣等。臣等獲罪固不足惜。第籌畫至當歸一不可易之論。旣不理於是巳非人者之口。而邊防大計。自是將不可復爲矣。天下之事。固有千百人成之而不足。一人壞之而有餘者。况巡撫表率一鎮。處人巳之門。執異同之見。則觀望依違。不獨一劉璽而巳。又誰肯忤巡撫爲　陛下盡忠。爲邊人建永利耶。以此臣益憂慮。不得不爲　陛下言之。如蒙乞賜軫念邊防重務。成之甚難。壞之甚易。叮嚀孫繼魯劉璽務要遵照欽依。將一應修守事

宜着實幹濟。勿執巳見。勿懷觀望。勿致失時。自貽後艱。及仍乞叮嚀大同撫鎮官詹榮周尚文。勿以孫繼魯之持見異同。遂自解體。庶幾尚可責成。不誤大事。臣愚他日亦得少逭罪狀。甚大幸也。然臣惟臣子之事事也。欣躍而邁迸。則精神展布。自可成能。强抑而使爲。則志意煩紆。終難得力。孫繼魯即荷　嚴旨戒飭。不敢不遵。然臣之憂慮尚未巳也。伏惟　聖明裁處。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夏允彝瑗公
馮瑞振振仲參閱

翁東涯文集

翁萬達

議

復河套議 復河套

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妄發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

不可略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前室棄而不守藉寇賫盜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是故不能不為圖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來為國為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俱在我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 成祖躬御六飛三犁虜庭其虜既殘破我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昔地自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安臥薪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思亦有志斯舉（榆林之移鎮當時頗有議其非策者然[illegible][illegible]之守足安耶）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開墾無聞轉輸難繼孤懸獨立沙磧為墟外之不足恃為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並處其勞豈豪賢固略於遠謀抑其時或亦有掣肘而未終其志耶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擣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虜

出入涉流履冰揮鞭近塞蔑所顧忌今且盤據其中滋其畜牧遂其生養譬之為家成業久矣又今昔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毋乃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也請極言之以干於大聽夫敵有盛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弱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為無策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哀短祚內釁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藩非

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強而成寡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外各有所長主客勞逸徒步異狀韓信背水置之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于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為生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于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召米以致其養與遇變而捍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永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為條等喪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取艅艎者必濟義兵謳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為力也我　國家拯天下

于胡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虜遊魂僅存喘息年來收養殘穢兼之鹵我生口日滋月息即今小王子吉囊俺荅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覩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盛邪衰邪強邪弱邪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來雖賴廊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蠲籌應耗用其功業也不少矣固視　二祖之時其強弱盈縮又何如邪河套久淪虜中間諜罕至虜人屋居畜牧其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

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詢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況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眾緩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期裹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為逃遁竊伺時閉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邪退邪兩相守邪數萬之眾出塞亦必有數萬之眾援

之否邪有驍將以通糧道否邪保無抄掠不至匱乏否邪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今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邪失邪今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叢產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怵下生成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跡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

不即罷之役恐之以將從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爲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爲虜（而謀以兵三十萬水陸并進故曾詔取馬六萬三年之說）弱而我利于征秋冬馬肥爲虜强而我利于守春蒐于套秋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爲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乃止利于守邪春夏虜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于征邪夫春夏馬瘦而虜弱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懼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而虜强既能爲寇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

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致歲一爲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蠡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志虜敗而宵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虜亦不來深競以爲套地易復然復套與是二者寔有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寨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乘

足南嚮便是家門塹城堡爲援可恃復套則深入虜境後援不繼勝固開闢敗虞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矢此李陵所以失也今民之將士能爲陵之所不能爲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爲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大簰入寇以來據以爲家四時之間不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

乎夫先據非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爲趙奢之所爲者乎若曰伺虜出套拒河爲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冰道路亟築垣墻以次移兵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爲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爲吉囊兩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十餘萬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爲限豈時日（當時有屯田墾張之隊但虜之來爭必遣斥）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

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况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為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益以此數必仰內地遞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亦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於河即糧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又所當擔慮而彈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徼倖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我 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上知作輔天

心助順將來虜之盛衰强弱虜能保耶自相攻擊如（秦之收河南漢之取[illegible]皆虜强盛時然此亦非常）何奴之南北荐遭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邪彼（之今也）有其隙我乘其弊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已百勝之道也若不察虜勢之强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迫于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瘡痍不獲起而復横挑强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不解者也

邊議

俺荅求貢議　北虜求貢

總督蘇祐近題虜酋俺荅阿不孩求貢一節切惟北虜近方擁衆入犯畿甸今却以貢為請似輕中國挾我以必從或者震慴於北伐之天聲為此以探我緩我亦未可知然竊計之北虜近來屢屢求貢邊臣議奏大略欲以戰守為實事許貢為機權節奉明旨行各該鎮嚴加拒絕當其時也虜不大舉寇邊者已二三年計若可許猶且難之况聲罪致討萬萬無可許之理蓋恐墮其計中反益示弱也若必顯然拒之又

恐猾寇策我必攻突如先發無以待之非所以藏形而致人之道也故今日之事許之不可拒之亦不可機權密運全在邊臣合令本兵傳示總督撫鎮等官諭彼虜酋若曰近日你們背逆天道犯我關內天朝官軍先為探者所誤偶致你們得肆未遭殺戮今爾果能畏威悔罪還我鹵去人口禁戢部落不犯邊一年之後方為你們陳乞准貢決不失信等語如此則操縱在我設或彼不我從詭計叵測比常加倍隄防戰守有備非特可免挑怨啓釁坐失機宜而中國之

勢亦自尊矣。

征南議　征安南

乙巳之平文南也皆本依於東涯

督府侍郎蔡經集都布按三司長貳問計。萬達上議曰。日南小醜。負固不庭。天討所加。定有長算。是役也大率以兵為先。食次之。兵食既足。然後建瓴而下。機在我矣。往年王師薄伐。集諸路兵八十萬人。今用其半。亦當得四十萬人。而兩廣之兵隸尺籍者約四萬人。隸荒服者約一十萬人。舟師可募而用者約萬人。江西閩楚三省之兵。可請而用者。約七八萬人。而土

官之調度為難。所定檄以討賊之義。宜以誅賞之條。俾儆戒銜惠。自奮于捶策之下。而又簡其酋長之忠義有為者。以赤心付之。無後時而緩。無先時而急。而我執其中權。乃有濟也。師四十萬人。人大約日食米六千石。旬日倍之。芻秣無與焉。加之征討百需。未匙時日。即今府藏空乏。賦繁民窶。未可偏累兩廣。以貽肘腋憂。則定請之內帑。借之鄰藩。而又當議和糴之策。慎輦運之方。謹貯庫之地。重出納之司。官無蠹。胥民無耗。賍吏無叢奸。斯善策矣。然後議擇地利。分道出師。廣西之兵。一由憑祥下文淵。一由龍州下七源會州。廣東之兵。由欽州下海洋。會思安三路並進。可破偽都。其細者馬必良。舟必固。甲必堅。兵必利。而又行者疾以速。無怨言。撓者安以舒。無勞色。偵者潛以深。無攜志。購黎氏之姦。撈逆庸之罪。殄暴與良。以昭大義。誓我百執事。戮力一心。以共　天討。命之曰。有犯者。君子以廢。小人以戮。釐為十有四事。以白於督府云。

說

進宣大山西外邊墻長圖說　邊墻圖說

臣萬達謹按右所圖外邊墻詳矣。而略於內諸關者。以外邊持重。又墻壁完。而諸關不與也。三鎮邊墻。亘連一道。其居然而內布者。城堡也。雜然而外環者。塹與窖也。亭然者墩。而究通者臺與隧也。增舊為新。缺一不可。必如此而後可守。若我軍視虜。聚散眾寡。疲逸勇怯。疾遲之勢。不相當也。虜人多食少。工格鬪。喜抄掠。復以為生之道在是也。大戰則大利。小戰則小利。不戰則不利。較得算者。戰什一而虜什九也。是故

我必以守爲勝而匪墻焉壇蕪鄰邇揮鞭山麥結陣川擁朝發夕至倏如雷風前無抵拒後難追襲豈不戰守失據哉今墻完而戍者偵者田而食者備秋林會而墻立而營屯而首尾相應者虜不得而輕視也設虜以數萬來侵必塞窖填塹而後及墻而仰攻亦難矣墻臺我専披堅鱗集矢石並發砲火遠及虜亦豈能飛渡哉臣故曰自是始可以言守也而又不能不却顧而長慮者傳曰地利不如人和又曰在德不在險斯二言者至言也

進宣大山西偏保等處邊關圖說 邊關圖說

臣萬達謹按右所圖形勢起宣府東路之四海冶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西陽河爲大同界大同東路之東陽河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丫角山爲山西界山西之老營堡迤邐而西歷水泉偏關抵保德州爲黄河岸界而止計一千九百二十里有奇皆迫臨虜巢所謂外險也又老營堡轉南迤邐而東歷寧武雁門北樓抵平刑關又迤邐而南而東爲保定界歷龍泉倒馬紫荊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沿河口又東北爲順天界歷高岸白羊抵居庸而止計二千五十里有奇皆峻嶺層岡所謂内險也兩險截然固天之所以限華夷者然自正統以來胡虜窺兵屢恣干擾邇且結陣長驅遠薄汾沁全晋爲青邊議日興豈其險固不足恃邪潰廢大防繇來者漸有險不設同於無險故設險云因地形而經紀之以人力者也内倚諸關間設崇垣外築崇垣長邉絶漠綿堞百萬諸美攸輳比之金湯我 皇上今茲所宏創者皆前茲所未有者也邊臣自是始可以言守

矣是故善守者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邇我分遣内卒協戍外邊備寡力全彼此受益豈特變通是謂善經乃若禦冬防河城規具在又差緩矣臣慮險設而不守與雖守而無其便也允今小疏剌列款目期於可久蓋亦頗詳俟之將來脫有不虞富在意外夫天下之事多成於其始而廢於其終邊工動費帑金役勞大衆其成之亦云難矣臣愚欲責宣大山西撫鎮諸臣以交代法巡按御史以閱視進圖法則茲垣也庶乎其有永矣雖然重關疊障險在地者也謀臣猛

土險在人者也慄慄危懼毋流衍坑險在心者也據探本之思延却顧之策此臣所修擘於億萬年者未已也。

碑

懷來城通濟橋碑　邊地橋梁

夫水之行地也梁於世爲多。西北則鮮率可舟而濟西北則否率易梁而渡西北則難何也其勢使之然也水原於山天下之山皆起於崑崙而燕冀爲天下。脊地形崇峻水率東南走入海。其流湍急。無巨浸廣陂容受澤潤故西北鮮水。且水道所經土去石出建瓴而下衝激震撼力攫齒齒斷斷故不可舟而其霖雨集滿潦漲也則驚波雹擊駭浪雷轟值之者陵崩阜斷故又難爲梁大鮮水則土燥上燥則其產猛厲而氣深思不可舟則轉輸困轉輸困則無所廣粟以食戰士而又難爲梁使咫尺之間畫爲兩地倚馬相望莫可即救古稱西北恒多事禦戎寡全功此其一也懷來直國北門爲居庸要路自京達宣大兩鎮關不豫之其通永寧獨石諸處猶有徑也媯水出隆慶

州大海沱山中流與洋桑乾河合東歷懷來城南下合水關放蘆溝以達於海既不可舟又無渡梁于是軍餉戎器付官騎士自京師調發以爲宣大備者往往告難又其急者邊塵遇警馳上便宜瞬息異形一騎千里阻于水滸莫可以爲謀坐是望洋浩焉興歎者屢矣予督軍塞上思欲橋之故嘗爲之畫曰深根以固其基遠岸以殺其勢軸柱鱗密以嚴其隙蹲鴟脈絡而莫與之鬬庶幾可成也屬軍旅事殷且有塞垣之役未之能及土人曰舊有石橋永樂間廢。武廟北巡命內使以萬金成之尋爲水壞或于所謂四者未之備講也夫徒杠輿梁王政故繫而況通警急關軍政者耶歲乙巳予閱邊次宣城聞有僧慧燈者謀爲橋謂助我者也召見之授以前四者之說今戊申春僧來言曰橋成矣無愆初約願乞所以志歲月者使使數輩覘之良信問所以成則曰力能感中貴人捐俸金紀綱之又能募邊富人出粟爲佐於戲先民有言曰近世橋梁功利之大且廣者多爲浮屠氏有蓋佛以利物爲心而橋梁居八福田之一豈真有

是邪何成之速也然于有修書焉自歲庚子以來北虜擾我邊境侵軼時至邊人苦之 聖天子不以某愚不肖授鉞專閫擐甲厲兵與之從事者四年于茲矣賴 陛下神靈威武虜兩竊跡連歲塞垣之役工費頗巨俱克有成今茲大熟民以寧謐惟 天子建中和之極賚及黎庶疆埸之臣得保塞垣稱無事大幸也彼中貴人者復能出俸金以佐時急至于小民亦不恐尊其贏餘是僧乃籍之成橋光其師說更奇事也使洛戰之未休則瘡痍之是卹年穀之不登則

垣役之告病而庸暇及此耶是役也若某與邊人百數萬口其敢忘 聖天子丕顯休德遂爲銘付之橋曰通濟仍舊名也銘曰漢後將軍是曰充國屯田金城威震西域治橋七十枕席過師千載相望予每羞之浮屠氏子其名慧燈相時所急因年之登請金貴人募粟邊城材石備施巨梁斯成不工而妨不事而擾龍見波中鶴歸華表顧茲邊土比歲有戰投兩以畊于今再見悠悠來往匪兵者人馬爭逸足車無停停輪亦有疆事星軺入奏 天閽九重曾不崇宿是

王政重以機宜嗟我有心彼足度思匪力胡役匪粟胡殆足我邊人居彼呼韓惟天眷德梧梁寫圖惟帝格天于羽載舞我書此石以詔後賢貢篚來庭斯橋萬年

書

與鄭篁溪書 禦虜

入春以來戎餉諸務交迫紛填凌兢中假竊言嘉大簡闕訊音徒然刺謬耳隆慶永寧之役安敢尤人媿負欲死知必爲鄉里所憐丈者一歎未投杼也街亭

好水之敗古亦有之達匪其人不當比擬但得不下獄吏生還海濱則天地之賜所望於丈者之恩也邊警尚沒款段待斥猶爾驅馳僕僕促楮不盡其情狀也山西宣大外邊共二千餘里北虜往年侵犯俱在山西大同及宣府之西中二路以其地于百餘里多平曠易馳突也而宣府北東二路共幾八百里高山峻嶺大舉罕通自并力守要之議行而千百里平曠之地築濬墻壕錯布品窖俱以足恃至于鮮通大舉入百里之內衝要者間亦修有墻壕品窖尚多限於

財力不能猝舉而並修者。故賊於晉所易馳突去處既不能攻。乃反於晉所難馳突去處。力求一逞。譬之水焉。橫流衝決。匪西則東。然軍門於宣府井路。嘗岌岌焉指之心。而諄諄焉語之於諸將。又將他鎮客兵二枝俱預發此地。蓋防其決耳。鎮安堡為北路之邀南界。隘口有墻。旁皆層嶺危坡。間亦斬崖。艱於登陟。而虜馬則輕趫齊登。徑彼坡嶁漫入。而我軍人少。莫之能當。一潰巨防。便無上策。然當是時。本路見在主兵并前客兵共五枝。統於總兵參將。駐劄雲州。去鎮

安不能三十里。使預發一枝為鎮安之援。據山坡而守。賊亦豈能突進。乃竟為其所誘。誤以諸營人馬馳往獨石。相去既遠。反顧不及。嗟嗟奈何。其實軍門雖已東行。尚在懷安去鎮安四五百里。謀無所施。總兵趙卿不諳將略。不能詳定。臨事張皇。遂自致寇。而該鎮同事之人。意見互異。尤足兆災。究其有此。虜衆十萬。自九月初十突入鎮安以來。結營三日。並不散搶。欲圖長驅。固不必彼中通事言之。而其情可見也。三十日巳時出山口下隆慶州川。軍門統兵西來。引軍聯營疾趨決戰。而復以前哨人馬一夜行百餘里。直抵永寧。示賊以大同山西援兵且至。俾有懾心。賊西望百里外灰塵障天。遂急搶急回。僅踰一日不敢趨懷來一步者。職此之由。又慮斷其歸路耳。使賊遲回一日。則兵至而戰。雌雄未可知。然彼之歸路當已為我先得。度必狼狽。賊之逐退。又因滴水崖之險。非得已也。而躬親戎服。介馬營中。豈總督之體。乃竟爾爾。譬之馮婦。不免為士人所議。況事既罔功。而民且受害。則亦安用總督為哉。但較之總兵而下及地方

官。則似有間。以故敢私言之。伏惟門下垂察。

上介谿嚴閣老書 節省兵糧三

竊惟宣大山西嘉靖二十七年防秋客兵之費。三鎮巡撫應在去年終查明咨報軍門覆查較一。會疏請討。於事體宜爾也。乃山西則先於去年十二月逕具疏矣。大同今年二月初旬始咨報前來。參較無異。逼迫會題疏發數日。而山西之咨文始到。又數日而宣府之咨文始到也。山西請討數少。而宣府巡撫則惟據守巡議呈。守巡兩道。則惟據委官查造。彼此相沿。

舛謬特甚。以故某於大同則會題於山西則咨部。於宣府則未敢會題未嘗咨部駁行再查。而該鎮之疏則已先發矣。彼誠慮其遲也。遲不遲爾然某之所以未具咨疏而駁行再查者。正與戶部之意同。即如戶部亦嘗駁其於大同山西稍能節縮至于宣府。其敢有異視哉。宣府二十六年會計沿邊緊要城堡客兵年例銀兩共二十五萬餘。蓋預算支用畢盡秋毫之的數也。據今所查該用本支實止該銀三十一萬餘。節剩銀四萬餘修邊明効。似亦不誣。祇因該鎮查造叢

錯遂自掩實。不然該年原計防秋主客官軍五萬一千四百一員名。馬二萬六千二百八十四匹。臨時以邊警告棘。增益官軍一萬七十四員名。馬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七匹。歲用錢粮宜出於會計年例之外。乃反有支剩。何也。某嘗與諸鎮守巡而下官員商確觕飭約法數條。關多廢闕。度支大較未盡。當心要之易敝為難理。繩在漸某本無異能。冒領重任。邊機戎謀四鎮紛填。勞瘁不辭。心思靡逮。妄謂事有大體。官有專責。巡撫才猷名望。俱不下人。綜理邊儲。專精可托

況有戶部郎中會同行事。不須過為侵越。頗瑣相稽。如嘉靖十八九年以前。總督未設。巡撫郎中諸臣何嘗不任之有餘力哉。大毛舉其細者。恒鬻弃于其大振思於什伯。或失計於錙銖。即某所計慮修邊幷守欲因以節省財用。計錙銖而毛舉。是誠不能昧什伯而鬻弃亦所不敢。查得嘉靖二十四年以前宣府大同山西客兵粮草仰給帑銀歲常一百四五十餘萬嘉靖二十五年。多方撙節。然尚費帑銀一百二十六萬三千八百餘。戶部卷簿歷歷可稽。自修邊併守議

行而為國節財之道亦在是焉。以故二十六年會計歲用防秋客兵銀。宣府三十五萬餘。大同五十三萬二千餘。山西二十四萬四千餘。共一百一十二萬六千餘。比之二十五年。已省銀一十三萬七千餘。而民壯工食客兵賞賜之省不與也。其昔奏請添發三鎮止共銀七十一萬七千餘。年終尚有支剩。今嘉靖二十七年。會計歲用防秋客兵銀兩以二十六年用過之數為準。備宣府三十萬餘。大同三十三萬六千餘。山西一十二萬七千餘。共七十七萬三千餘。比之二

十六年會計又省銀三十九萬六千餘而民壯工食客兵賞賜之省亦不與也奏請添發三鎮止共銀三十五萬八千餘奏之當已足用乃若另議請發越今根草價平預為糴買以防它警或酌作二十八年客兵支應則在於會計年例外者將來省而又省亦未可知某曾疏言修邊守要籍兵營田生意教訓之後可漸減客兵之費誠非虛誑但嘉靖二十二三等年三鎮客兵每歲費發銀一百四五十萬兩人皆知之而三鎮共止用銀七十七萬三千兩省其大半則自

二十六年始人未必知而某亦未嘗舉以為功乃今竟不嫌於務白淺之示人誠懼聞而投杼耳向來修邊之役兩請部屬監視度之既不得請付之有司懼將浼焉已屬不肖者所為若復少有不誠則臧錮弃世之徒即薜螻蠓茂所掩覆悲也三鎮邊墻長千餘里美完足恃前此所無億萬人之耳目安可欺耶乃聞或又有謗此者豈以天下事不欲人為之天下人皆臧錮也耶常經怪昔年楊遂庵王晉溪二公俱以修邊貽謗二公才高不屑於小廉曲謹或有出人然亦不逮至於人所云某無二公之才故亦鮮不屑之事特不幸曾石塘身死之後人言修邊錢糧不明太甚緣是能無賤惡其聯官者疑無視聽即行據曾史猶心陷左腹也

上東塘半州書　許虞安南

指揮王艮輔通判蘇廷獻揭帖所云亦以仰承鈞慮非得已也切惟至誠可行於蠻貊用術須達乎機權然必濟以兵威用乃不竭倘兵不足恃則術或有時而窮誠或若其難入兵法有之罷兵息民者必不能

去兵然兵不可試賊不可玩今日之事秪以撒問使必輸情投降貫心聽處上計也必揚兵而威之使從中計也必不得已而用兵下計也下計不可為上計不可必中計不可不預備焉者交人詭譎自古為然撒問甚明若罔聞睹敢之諭之誠是也設或改正回文仍復如故瀆告之既不可矣其將何以訖事耶時日不停兩處為得若專恃辨駁之書以取效於所難必之事其誠不敢也反覆思惟似宜一面撰算及時揚兵然必兵皆可用以守則固以攻則勝庶幾動可

萬全功成一舉。萬一莫氏畏威投降，聽處我師，凱旋地方無事。卽不得其上，亦得其中。否則不得已而就下計，猶不至坐失天時，進止無據也。若兵不可以守，亦不可以攻，徒揚虛聲，反以啓侮，是無計也。且將併其下者而失之。何則，賊固善於刺探者。我不可以無用之兵，而遽忘意外之戒。主張必用以若出下計，然（宗猶虛眞之師）者將以成就我中計耳。是兵家之說也。議者以爲調湖兵，募海卒，積糧餉，奔走兩省，張皇我師，卽費至十數萬金，其於百億蒼生，猶甚惠也。蓋所弃者小，而所

全者大。所謂不去兵而後可以罷兵者此耳。伏惟臺下擇焉。乃若上計，安敢不竭盡心力，夙夜圖之。第恐事難逆料，蹉闊月時，則某不言之罪無所逃。况預爲中計。其於上計，固不相妨。萬一上計可成，中計卽備而不用。或因而用之，以征勦我境內地方亦可也。

上毛東塘書　計處安南

毛公降夜入在者翁公之謀書牘中可見

頃謁軍門，濟承鈞諭，意慮周密，敢不仰承。今時已交秋，計當早定。顧惟事體重大，吃緊一着，全在檄文。然必先得其情，庶幾發可中的。而用人行間，察變觀形。實有非旬日之間所能立辦者。某以多方圖之，俟有成驗，方敢馳聞。大較不震之以兵，則彼或無畏，將以計行之，終亦猥委無力。驟則易入，數則不尊，非所以威賊而謀成也。欲震之以兵，又恐大衆未集，徒以虛聲，彼疑不宥，輕弃國人。萬一計出無聊，何以待之。夫獸窮則鬪，蠢蠆有毒，急示之形，非計之得。况兵家之法，不用而示之用，用而示之以不用者耶。莫登庸梟雄狙詐，襲于兵事。時未至而張皇，彼或得以窺測我矣。故兵不揚則威褻。揚兵而不適其可，非太逼則啓

侮矣。諜者報云，莫登庸近持精兵五六萬人，往來於山海之間。又云，莫登庸甚驚懼，有以　天朝加兵言者必繫之，有以不加兵言者亦緊之，且曰第觀他日言可據者生，不可據者死。又云，莫登庸國中多言天朝前後檄諭，皆所以懈其備也。登庸且信且疑。此數人雖未必可據，然我所以處莫賊者，不可以不審也。誘之以可生，彼亦必不肯出。無聊之計，劫之以必討，又安敢挾隱飾之情。某惟登庸固亦有心計者，使知中國正大之體，明白如日月，機權之妙，變化如鬼

神則必趨其所可免而避其所必不可免賊知趨避而後我之計可行所藏形匿聲示以不用可也舉兵臨境示以必用亦可也顧先後緩急幾微之間某誠慮有所弗及第當慎之若因彼之隙而成我之謀則又意外奇舉間不容髮未敢取必於今日者參將余恩欲苗各土官地方整搠兵馬某移書止之彼以為奉有軍門明文不敢稽且誤也然某思登庸方得檄而聞者方啓行姑安靜觀勿遽從有回文亟議進止未為遲也且土官衙門甚畏委官相臨余參將縱賢

且廉然跟隨部下未必不因緣優害況整搠兵馬大要在某等潔已自防以服其心陳綱紀示威信辯臧否明賞罰先其宵縻使知向方俟日徵發自當得其死力若數數往彼查點無益於事土人之情又大不堪某先稟提督公欲借兵權為重者蓋以太平去梧逴遙當三十餘日萬一機或可乘權不在手臨期稟請不無後時故須請諜書備之而已若必揚兵威須待時至另當關白不敢輕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選輯

宋徵輿轅文參閱

東畬先生集

海鹽錢 琦

疏

巡遊疏

[illegible]

奏爲乞止巡遊以肇治平事臣伏思古今異憲風會異宜情埶異趨沿革異變故古之所行有不可仍於今今之所迹有不必盡泥于古者巡狩是也夫巡狩之典肇自有虞歷夏商周皆踵而循之當其時以分封建侯不得已而行也蓋五服之國世私土宇縻置予奪得以恣橫或變禮樂改制度殊服色擅殺其大夫專刑賞而不以告興師侵伐吞弱暴寡而不以聞甚則憑恃險遠包茅不入有偃然桀驁之態於是天子備萬乘之尊不憚跋履親臨其境明功過昭慶讓齊文軌以定制一道德以同俗斯謂古之盛典蓋不若是無以懷柔彈壓而戢其奇邪故也方今天下併

置郡縣絲牽繩聯輻輳並進而歸命 天子窮崖瘴海九州八荒之外猶之堂戺階闥也安用巡狩爲哉且古之天下巡狩順而易今之天下巡狩舛而難古者諸侯之權重故觀兵問罪之釁常起於列國而其策之也有方今則守令之權輕故赤䂮銅馬之警常發於細民而其防之也靡測古者天子自食其畿內千里故羣方委積牲犧力豐而儀賦專以待冠帶兵車之會而其巡狩有定時供億亦有恒費今則輸將道遠率三十鍾致一石常賦之外會不能食傳舍賓旅而何以奉 黃屋之蹕周屬車之從古者國有軍衆于城素立天子出遊不煩擁衆而行今則強兵布於塞上禁旅列于京師外郡卒伍單脆虛耗有鈴柝之嚴而無爪牙之備此所謂三難也頃者聞 聖駕將擬南狩遠近驛騷怵怵洶洶自臣愚度之必有以巡狩故典之說進 陛下者而臣所舉三難之實室礙掣肘則顧莫爲告也就此三難之中條緒既繁事變引蔓復有大可慮者存焉臣請一一爲 陛下陳之隋王通有言舜所以巡而不擾者兵衛少而徵求

寡也末世人情險詐上之不能撤兵衛下之不能省
征求淮揚徐沛之間水旱荐仍富者無蓋藏庾廥之
資貧者待哺嗷嗷掇惡艸爲食若復　聖駕逵臨千
騎充斥百官旁午　天廚禁臠之供爲費有限而扈
從之衆日耗千金左右貴人其間固多純愿謹畏而
徒侶甚夥品亦參差扉屨犧牽之外渠殄責備指所
至爲外庫外舘者騂復有之以此凋瘵之民而需之
爲東道主力何以堪此數郡者號輕佻易動第恐弄
亦充呼業祠者突然煽風塵而起此其可慮者一也

京師天下根本昔稱居重馭輕萬方環仰而宗之如
星緯向辰江河赴海不可一日不致整嚴而全其尊
大者　玉華一行雲臺之仗旬月不能遽返跡其管
鑰得人金吾屬禁固不畏於　陛下未出之時而京
城以內倘有乘間竊發雖食頃撲滅而　宮闈肘腋
建瓴强幹之地將擐甲倚堞而宗偶有傳訛聞誤
天顏必且不怡此其可慮者二也我　朝建都距北
虜沙磧不遠往歲黠虜深入穿塞犬羣　聖衷茲者
瞰知有江南之遊必空穹廬悉部落飲馬控弦長驅
蹀躪而進居庸紫荊吾之吭背虜騎過此則吭且吾
搤而背且吾拊久處蟠據越朔踰時則塞下之民不
得耕刈商販生理蕭瑟一成狐兎之穴漸滋綿結之
憂欲剷之於折膠鞭笞奮逐而走第恐秉旄分麾者
鮮頗牧之儔紈籍補伍者乏超距之氣强勉支撐不
易爲力此其可慮者三也　陛下離深宮禁籞尤重
淵穆而跋涉道途經歷偏陬下邑萬分之一少有踈
虞極知　蒼昊垂祐百靈維持默底康寧保無他患
而幾事之來未必盡意料所及昔漢高過趙彼趙王

者乃其腹心親昵也顧有栢人之兆貫高之謀幾隳
虎谷秦皇築馳道而後行車乘以千萬數而博浪之
椎角技于一擊項籍從旁竊睨則曰彼可取而代也
故曰白龍魚服困於豫且夫豫且一漁人也使白龍
不化爲魚游於淵中則漁人焉得而制之此其可慮
者四也　陛下聖意本爲省方問俗閱輿圖而廣聽
覽而蹈三難犯四慮豈如罷巡就逸調護　聖躬奠
宗社無疆之祚貽羣黎熙洽之安乎臣聞逑慕不如
近稽述古不如法　祖我　太祖高皇帝矢石經營

提戈百戰，舟楫鞍馬，夙所慣習，已得闢陝燕雲，皆目所未覩，足所未涉，而竟爾端拱高拱，終身不出金陵，政有舉錯興建，不過下方尺之紙，遣一介之使者。淵衷卓智，誠識微測遠，謹衣袽之防，而啓桑土之思也。

陛下取法於此足矣。彼唐虞三代，世世代遼邈，便利非宜，即使唐虞三代之君生於今日，亦必不躡曩時軌轍矣，尚安足證信哉。臣又聞宋儒周敦頤曰：聖人主靜立人極。蓋涵養本原，操心節性，非靜定不可。古之聖人當酬應紛綸，而太虛之天澄然以靜，漠爾其定

者，未嘗少撓，故能從容於廣廈細旃之上，徜徉於左圖右史之間，至樂內存，而無假外慕。若其不知以靜爲主，此心將流動轇轕，飛揚馳騖，靡所檢攝，凝聚玩好之物，日陳其前，聲樂鼓舞，不滿其意，自視深居兀兀，似不勝其枯寂然者，而始有羨於驅車攬轡之娛，恣觀縱眺之適，不知此正所以勞頓

王體，銷鑠精力，乃增防累念之孔竇，而伏幾多故之端倪，祗見其可慮，未見其可樂也。臣官非言責，言爲出位，然受祿分階，廁陪鵷鷺，倚

陛下生成之恩甚弘渥矣，故寧狂斐而僭越，無寧緘默而不忠。惟

陛下垂鑒而采擇之，幸甚。

書

勸郡縣捕蝗書　捕蝗

某伏枕之餘，聞飛蝗如廣陵之潮，洶洶燄燄，蔽天塞野，鄉邨細民，惟知趕逐，幸其去已之田，不知雖去已之田，而亦害他人之田，正孟氏所謂以鄰爲壑者。且來而逐去，去而復來，聚散環廻，何所底止。此惟僥倖目前，支障於旁罅微隙，而不思過其蹟，殄其類，爲上

策耳。詩不云乎：相彼蟊賊，秉畀炎火。唐史太宗吞蝗，姚崇捕蝗，昭昭也。夫何俗人不悟，或以燒捕爲不仁，或以祭告圖幸免，然則將坐視其恣啖飽食，殄蕩禾苗，而不爲一驅逐也耶。愚亦甚矣。某雖屏退家食，然從大夫之後，見一方利病，義不敢隱，伏望嚴加禁約，多出教諭，曉鄉邨，少處則蝗必附于苗，不拘男婦，各持一口袋捕之，多則依董煟救荒活民書，以葦箔聚之，以皮鞵撲之，或隨處掘坑，驅置其內而焚之。凡捕必于清晨，此時蝗翼沾露，不能縱飛，捕之易也。夜捕

則用炎火蓋積枯草焚之田岸蝗覩光羣聚乃就而焚之也仍乞諭曉凡捕者悉送倉驗量籍記且候申奏有一分作一分蝗災減蠲稅糧其有鄉邮不曾捕蝗送驗者雖顆粒無收稅糧不與減免則鄉民曉知利病所在聆風騰躍競相撲捕不數日而蝗可盡矣某昔過淮聞捕蝗之令能捕一石者官給穀三斗此在當路高明裁決區區東野之人不敢與知也

答何郡伯書 流賊

伏蒙不棄讒劣手書賜問流賊一事良可寒心前巡

撫衙門委差領兵官二員俾結壘而戰選鋒而進諸郡縣注目斯舉也不意劉郡伯就執張州牧未陳而軍已拖戈先走北方狼狽如此南方誠未可高枕而臥也執事偵探之使交跡于道蓋亦深明乎此竊揆賊勢自北攻南南方偃然帖息各自以為安徒以長淮為限耳盱眙附淮河南岸盱眙猶藩牆也淮南密邇諸郡東有淮與揚各州縣南有滁州來安全椒飛雄廣武等衛西有鳳陽定遠并 皇陵揚王等祠今淮南郡縣曾無思効一人一馬守淮而各規規畫地

古人謂人能畫地而守何有流賊耶

分疆自守其所猶門牆不固而望室家之無虞不可得也為今之計莫若協力固守淮河為悉營見欲汾河一帶每五里立一營每營二三百人使彼此救援如常山之蛇擊首尾應擊尾首應營中火炮器仗各間之設印信簿籍注記年貌勿容老弱更代夜則輪番直更遇賊欲渡則竭力奮守豎立旗面大書守把淮河四字計壘砌石臺而石亦可擊賊分投委官率領官臨淮直抵清河計四百餘里約得萬餘人再選委驍勇智能指揮五六員日往來巡警今本縣排門

起倩壯夫守把河下留其老弱守家量可百里必得前府衛州縣念及上流之地輔車脣齒相依量撥軍壯民兵如前分布屯劄鱗比櫛密聲勢聯絡而意氣充然乃可捍禦耳其在河船隻并竹木牌筏盡令灣泊南岸一一登記印簿委官守掌時常點視不得擅動仍用小舟遡汾上下晝夜邏密禁絕往來帆船其在北岸人家暫令拆卸俾賊欲搭牌渡河取材無可得如此庶可弭流賊渡淮之禍淮南郡縣外固而內自安數千里羣黎俱得完廬舍保妻子更生於羽害

熢燧之間矣今賊衆聲言欲自盱眙渡淮至揚州南京然上司馳檄徵召盱眙人馬者日相連絡今單弱空虛計無所出假使盱眙失守罪固不辭其餘州郡獨能自保無恙耶區區之愚欲陳于下執事諒非下執事無可與言者故不敢默乞采擇轉聞于上及鄰比郡縣

公移

設縣事宜 建縣三條

爲復設縣治以安地方事照得本府所屬縣治地方

惟新淦最廣難於控馭考之前代有石陽巴丘新淦三縣至元改新淦爲州我 朝尋復爲縣今之新淦實爲一州二縣之地也東與樂安豐城接界南連吉水廬陵永豐賊盜生發吉水諸縣彼此爲巢難以力捕夫立縣則亦吉水諸縣之便也凡錢糧之催徵公事之勾攝民之弱者閉門上山强者集衆拒抗甚至中途開奪府縣添人拘捕則假稱激變以挾制官府又有大於此者正德年間東鄉大寇張元一作亂致煩 朝廷與兵征勦大軍一出所費鉅萬今竊計之可立數縣若早立縣 朝廷無與兵之費而生民免肝腦之苦矣再照新淦原額五百七十里今歸併止五百二十里開 國以來戶口日增何新淦民日減哉化不行也歸併之地必皆頑民所居也歸併日多猶無害也頑民日多爲可慮也議者咸曰勞民傷財然一勞而永逸費小而利大爲 國謀者必有所擇也卷查成化四年該本府前任知府陳淸 奏爲地廣民稠添設縣治事准行布按使司行本府縣勘實取具通縣里老執結備錄申詳在卷弘治十四年知

府吳叙亦舉前因申詳正德六年知府吳宗周 奏行布政使司按察使司行勘在卷正德十三年知府戴德孺復行勘實申報舉行間值宸濠之變中止延至今日又越五六年矣兵荒之後殘者已蘇勞者已息失今不舉終爲虛談後有警虞噬臍何及竊惟今議設縣與廣東惠州之海豐縣潮州之潮陽縣 奏勘相應准行定擬縣名銓官鑄印事體相同如蒙伏乞轉達特 勑工部再加詳議查照海豐潮陽 奏行事例乞爲 上請賜以縣名及 勑禮部鑄印

勅吏部銓選知縣一員前來赴任就以本院區處錢
糧物料付令自治庶幾用力專而成功易矣

其二

爲復設縣治以安地方事中間物料工匠等項蒙區
畫已定別無與議竊惟用人玻爲首務嘗驗他縣之
立往往累年而未能成功者無他或者委用非人雖
或得人未免有考滿轉遷之顧望及有爲人爲已之
分而用力不專故也訪得廣東新建龍門縣未立之
先奏選知縣一員責令自治而成功甚易合無

奏選知縣一員或於所屬府首領縣佐中保陞賢能
官一員令其到任自爲督治則其視一椽一瓦皆已
之財一夫一匠皆已之力兼以當道區處之周催督
之嚴不數年而成功可必矣

又

論治新淦者莫急于立縣旣立縣莫急於更化夫欲
更化大略有三必以清理田糧爲先其次誘服大戶
又其次招徠流移何謂清理田糧蓋峽江之地離官
僻遠又多深山幽谷小民被狡猾者霸占田地而不
收糧或賣以與人而收糧不盡間有訴告又因依山
負固官府不能一一拘理甚至物料夫差百端催迫
至不能存而竄徙於他鄉或商販于別省或投入勢
要爲家奴佃僕民之逃亡此其故也民雖逃亡田糧
如故一遇徵期官府只將里長催併里長幾何能堪
而出官哉中間固有被積年欺家包充者然而頑者
不肯出官弱者不敢出官亦自不能無矣民與里長
既逃亡而不出官則不特秋糧之拖欠也一應坐派
軍需物料里長委之人戶逃亡官府委之里長不出

逐年拖欠又積而至無筭矣繇此言之錢糧逋負繇
于里長之不出里長不出繇於小民之逃亡小民逃
亡繇于田糧之不明其根源所自斷斷無疑也爲今
之計莫先於愼擇廉幹官一員揭查黃冊凡逃絕戶
下田糧盡數抄出因冊上之糧究圖內之田沿丘履
畝根尋下落的係何人佃耕何處荒蕪中間果有水
推沙塞是實爲之開豁究而得出仍須寬其既往之
罪田糧一明則人戶可復業里長可出官已後錢糧
可以無逋負矣何謂誘服大戶峽江之民多聚山谿

與地不同過於柔則玩過於剛則激故可以誘服而不可全以威懾也如霸佔他人田產先須省諭其收糧歸戶如不肯從則省令其退還田畝寬免其罪如是而又不從則畧舉一二重置之法以警懲之山野之民不識禮義凡有子弟悉勸令其入學肄業若以爲質則柔不致玩剛不致激漸次可使化服而潛消其逃避山澤聚衆拒捕之舊習矣何謂招徠流移省刑薄稅爲政之體立縣之初無不觀聽新政且峽江之民久困于虛糧重大若非示與輕則土居者不可

保況望其流移者之復業哉今宜大須榜諭已後三年秋糧不分兌軍兌淮南京存留等項盡數派與輕則折銀及流移復業者照例優䘏仍免其差役三年如此則住居本土者有胥慶之懽流移遠方者結還鄉之約逃亡可復其一二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選輯

盛慶遠靈飛 參閱

王莊簡公奏疏

疏 王學夔

處置地方官員疏 地方設官

臣惟設官分職貴於適宜制險守要尤在得備臣之所轄多山谷窮邃林木陰翳流逋易以聚藏盜賊易

爲出沒先年置立軍衛府縣俱亦頗詳但山土日闢流集日衆又非昔比臣待罪一年嘗悉心訪求有得其槩者或初未盡識或今所當更勢不容因循幾宜於防漸益用徵發之使不如防禦之詳停鹹之多不如控制之善其要歸於綏定而已照得陝西漢中府實形勝之地秦蜀之交爲關南一道所屬州縣比西安府雖少而地方之廣遠實倍之自鳳縣以至白河南北凡一千七百餘里東西一千二百餘里各州縣相距多或二三百里其寧羌沔縣紫陽西鄉等州縣抵四川界多五六百餘里險絕相連里閭隔越人蹤稀少雖嘗設地方總小甲互相保防緣地遠告報不及盜賊亦恃此玩視官司未免費力區處先年該道原設撫民兼分巡副使一員任劄漢中府分守一員任劄金州該府設撫民捕盜通判各一員止爲地方廣遠須得多官分制其商州原專設撫治參議隨後裁革將撫治商洛參議兼分守漢中地方漢中分巡（商洛與漢中皆深山險僻）副使兼撫治商洛但商洛參議難遙制於漢中關南副使亦難時巡於商洛通判二員皆任府城其各衛

所州縣原設軍伍民壯及臣近日隨宜查有鄉兵亦令有警聽調然亦須各官時加操練熟便方可易使臣查得漢中府寧羌州鳳沔等縣逼西逼北而與近府諸縣相遠西鄉金州在南而石泉與西鄉接境臣愚以爲分巡任劄漢中固無容論分守宜照舊獨設一員領 勅任於金州（今分守住劄興安中）皆兼撫民專管關南一道不必再兼商洛該府通判二員宜令皆兼撫捕一員任於略陽往來專理寧羌鳳縣一員任於石泉專理西鄉金州各縣設置既定撫捕易周而流逋之徒亦自

畏威革心矣但撫治商洛官裁不可缺仍前專設又
恐嫌冗臣看得關內道止西安一府在陝西布政司
附郭撫安聚處州縣雖多而地方不甚相遠宜令分
守關內道官銜　勅一道任銜商州撫治兼理分守
撫治商洛道今任商州
關內各州縣分巡官以時巡歷商州則其權卽專且
使而商州離西安亦不過二百六十里亦非遙制鄖
襄鄖陽府所轄縣在北近府者猶未甚遠其在南則
相距或四百餘里或六百餘里其竹谿山勢接連四
川地方停可七八百里而環又過之中間縣崖小徑

方寨深洞人跡稀至奸人妖衛尤易久藏盜皆劉千
斤等賊之所據而鄢藍各賊之所以爲往來者也先
年嘗設守備一員於竹谿防守續因冗員裁革近日
該縣地方合辭請復其情亦懇緣該道守巡所屬二
賚自竹谿以至汚陽地亦不下一千七百餘里而承
天府實　陵寢重地尤須時常護看潛汚等處湖消
瞭蕩盜賊尤甚分巡副使任劄襄陽責任既重分守
參議住於均州提督太嶽太和山又有專責其於竹
谿實皆有遙制之難愚以爲復設守備雖盡得人而

縣屬地方亦無所畏合無比照別處原有守巡仍量
兵備事例添設僉事一員請　勅一道給與關防整
飭鄖竹等處兵備於竹谿縣住劄恭其官既可以鎮
服一方而又得以時常探訪深山流逋蹤跡往來鄖
陽各縣巡歷操練軍伍民壯及近日各縣選有壯用
鄉兵亦因以鼓率聽用則各有司咸知趨警不敢怠
於撫捕而奸人奸盜亦畏防察之周不敢萌孽矣但
添設一官不免費處俸給臣又看得鄖陽府事務頗
簡錢糧亦少且無遠運知府通判推官三員理之有

餘又原係成化年間開設其在別處軍伍亦少同知
尤閑而其品級正與僉事相等合無將同知裁革將
任滴軍令通判帶管原設同知俸給柴薪爲僉事支
給之備不必又於該布政司支給取夫既與財用不
費又於地方有裨則似添設之不爲過矣河南南陽
府北枕嵩盧大山南召內鄉淅川與之連界內鄉深
山礦洞雖日夜連行凡經五六日方可盡界又與商
洛接境南召則與魯山伏牛山相連而河北強賊及
伏牛山遊僧尤多皆由此以入掃葉劫掠其舞陽桐

栢泌陽交界之處，山勢峻險，各去縣遠，盜賊亦多。先年嘗於內淅二縣，設有荆子黃鎭順陽三堡，後因地方稍寧，止存荆子一堡，其餘裁革。又嘗以該府巡捕通判一員，任居府城，出巡州縣，動經數百餘里，警報不及，鎭壓無人。議　奏該府巡捕通判，於內鄉縣舊治地名西峽口住劄，專督內鄉淅川南召三縣選集各民快義勇操習，及各有隨從馬匹，各俱原有鄉兵毛葫蘆，編立排甲，遠近哨守。該府同知兼管裕葉等州縣巡捕，因循日久，又復革廢。臣愚以為該府通判

巡捕一員，委難遍管。又南召內鄉，實係要害地方，軍堡暫不必設，宜令巡捕通判於南召縣住劄，兼督內鄉淅川鎭平三縣，及鄧州巡捕，則既可以制河北伏牛山往來取道行劫之賊，又可制內鄉要害不測之患。該府同知清軍事亦頗閑，則令兼理裕葉桐栢泌陽舞陽唐縣等州縣巡捕，地遍勢近，巡察尤專。臣又查得見今南召縣城垣，屢被水衝，漸為圮壞，急當整理。南召內鄉淅川三縣，近日選揀鄉兵，比各縣尤多，分巡副使任劄信陽，勢難專責，分守參政在南陽，尤近，合無專令本官督率巡捕通判，尤將南召縣城垣修整，仍會同分巡將舊日原選義勇馬匹事體，斟酌舉行，及各該民壯鄉兵，責成操習，庶幾要險可以鎭壓，緩急不至無備，而南陽之地方無虞矣。

毛太常奏疏

疏　毛鳳韶

八事疏

臣聞人君之心，與天地相為流通，而正心之助莫嚴於史。故古者設右史以紀言，左史以紀事。我　太祖

高皇帝命文臣為起居注，蓋有得於是矣。往者　陛下有編纂御札之命，誠為盛舉，但官無定職，業無專功，且獨詳詞翰，而畧於道德躬行之實，非所以彰盛美也。臣願　陛下遠稽近法，遴選德行文學之臣數員，以史注繫銜，日侍　黼扆之側，遇有言動政令，隨即書之，夜則輪宿於史館，以備宣召紀錄，事昭法戒，則心存敬畏，而愈懐好學，皆行其正，言行政事罔有不臧，足以契天地之心，而和氣應矣。此所謂大本者也。臣聞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所以盡天下之情，

而求天下之是也邇者　陛下詔各大臣共持國是可謂至明且遠矣臣竊以國之大事莫大於用賢退不肖賞功罰罪者矣四者定國是而是非取舍一付之公論則必治若不定國是而以合乎己之取舍者為是以不合乎己之取舍者為非則必亂然非上下之情合大小之臣和則國是亦不可得而定矣臣願擴天地無私之德廣天地交泰之情列內外文武重臣及翰林科道官名於壁廣寄聽明博加詢訪若有所得宜示中外臣民其決是非用一人歟必衆皆以

為賢而後用退一人歟必衆皆以為不賢而後退一人苟有功不以疎賤而不賞一人苟有罪不以貴近而不罰協庶事於一中率百官於大和則人心悅而天意順矣臣聞言路之通塞關天下之治亂邇者陛下詔科道官直言此自古明王不出戶庭而治天下之要道也但人之才性不同行事亦異往年　陛下稍加聲正蓋以示作新之方而天下臣民不識此意承風疑沮以致各官畏忌　朝攻不敢極言史獘不肯盡舉此非生民之福也今　陛下納諫求言鮮

有應者間有一二進言或不合　聖心致蒙譴謫即中人以下之資鮮有不惴惴自保於國家何賴焉臣願　念責任之重則慎選於始念頹廢之易則愈加作興寬其罪過養其威望用其言而顯其身則言官莫不鋭意敢言自　朝廷以及四方無事不聞無人不畏而壅蔽之患絕　朝廷之勢尊矣大臣不得於君猶子不得於父其悲哀窮苦不可名狀邇者　陛下起用言事被謫之臣不惟中外臣民歡呼鼓舞歸仰聖德雖充軍為民之臣亦且歡聲四作以為懲艾既

久　陛下亦必推是心及之矣蓋人情莫不欲盡一日之養以報其親而遠在邊徼亦莫不欲沾一命之榮以顯其親而等於編民又莫不欲效尺寸之勞以報其君而無階可達是諸臣之所望於　陛下以求遂此欲者其心為甚切則其情為獨苦其情為獨苦則其感召宜獨厚也況　陛下汲汲愛人雖匹夫匹婦惟恐不獲肯獨不念於此哉伏惟推大孝以及人本人情而為治推無一夫不獲之仁以及諸臣將見軍者發回為民為民者冠帶閒住八[illegible]所係者[illegible]而

用之使各遂臣子天性之欲復際堯舜聖明之盛則
誰不粉身碎骨以報　陛下以狥國家之急哉臣竊
官多則民擾十年九牧莫保其安而况望生息乎邇
者　陛下詔革冗官山谷愚民亦知感泣臣謂革冗
安民當自鎮守內臣始恭國初無鎮守以各省有府
衛有三司有撫按可不用矣永樂間設遼東固原山
西三處後乃添設二十一處又有分守守備監倉市
船織造等項民始不勝其擾矣　陛下總攬權綱深
念黎元如織造太監張志聰一經論劾即取回京此

前代所無也令各鎮如故供給之繁差役之苦不可
勝言况安靜行事者固有而生事害民者尤多在各
邊者軍糧則扣及升合在各省者民利則侵及雞豚
黨附學姦分投四出凌轢有司箠楚百姓敢怒而不
敢言臣願　陛下獨斷不疑一復國初之舊將各處
鎮守并分守守備監倉市舶織造各太監速取回京
以昭　陛下仁惠之治徙聞河南川陝之民一遇饑
荒多仰給於湖廣今湖廣襄陽之民亦相食矣　陛
下發太倉之銀以濟之臣恐國計不可空虛莊各鈔

關鹽場銀兩并武當山香錢與各衙門官鈔爲可賑
也然又恐有限之財不能濟無限之民不如弛禁通
商開民自然之利也但湖廣貨利甚廣而苦於各王
府之抽分魚利甚博而苦於各王府之侵奪鹽利甚
急又苦於各衙門之禁革故每鹽一觔直銀三四分
矣　陛下於窮微錢粮猶几停免而此等侵奪民利
至此不亦有負於　聖明也哉臣願一切嚴爲防範
則衆利皆歸而荆襄實矣方今宣大各邊戎虜入套
湖陝等處盜賊充熾已形之患固所當禦而未形之

患不可不防也國家之患在西北而不在東南東南
之民不識干戈乃驟百千貧民以爲民壯非游猾之
輩則貪懦之夫非久役之繁則輸錢之苦而迎送上
司勾攝公事各官私役遍鄉科索又紛紛百出矣臣
願　陛下詔東南修古者寓兵於農之法將在官民
壯選其精銳汰其冗濫使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工食
給止一季之用以寬農民之力萬一地方有警方令
赴官防守事寧即放歸農前項積弊嚴加裁革驅之
農以養其武厚其民以足其兵則東南之勢固矣西

比之民素習弓馬饑寒切身則養亂待時萬一匹夫
大呼則羣雄起而應之矣此又不可不爲之先慮也
臣願　陛下詔西北將各處失業之民廣召博募選
其豪勇謀畧熟於弓馬者使抵充民壯重其管領嚴
其部伍令該戶授以器械資其衣糧官府仍行重加
犒賞以悅其心若有前弊亦加痛革恤其私使無饑
寒之憂養其力以待征伐之用則豪勇之士在我宇
下內有以散奸雄之黨外足以消戎虜之釁而西北
之勢固矣方今災變相仍百姓不安　陛下勅守令

官修舉職業臣竊以職業之大者莫如農事而已故
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周漢重農享國最久此明驗也
我國家設營田使又添設勸農參政水利僉事等官
著之憲綱一一責成於郡縣止官其法良矣奈何行之
既久人心玩愒從政者笑其鄙言事者諱其迂以致
農政不修而生民之困敝至於今極矣變而通之此
其時乎臣願　陛下詔設農官各布政司領內專任
參政總管勸農兼修水利府州縣親民正官亦各以
勸農繫銜間有克修農職民安其政者雖長子孫勿
易於是久任之道寓焉　璽書襃美增秩賜金須公
卿則簡之郡守鈌臺郎則縣令入補於是外重之勢
舉焉外重則久任者安於圖治而無苟簡因循之政
矣又詔有司議開力田之科農民中有務盡地力應
條格者次第保明申奏量與推恩其不能者申明
國初事例刑罰如此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刑措於
俗美兵强於食足而無水旱盜賊之憂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瑗公　參閱

王襄毅公文集

序

安夏錄序　寧夏邊備

王邦瑞

東周王某曰、往余家食時、嘗攷諸邊、則聞西夏被山帶河、四塞環固、天之險也。漢唐以來、導河疏渠、分溉原野、稻粱蘩藻、嘉於南國、地之利也。負險憑城、芻糧丘積、謀臣勁卒、雲合霆發、戰無弗克、守無弗固、人之和也。固以為西北之雄鎮、而中原之鉅藩矣。比余從事關中、武備固原、原古朔方之地、唇齒西夏、乃聞賀蘭山者、舊關十餘、廢為賓道、如開門延虜、可突以入。西夏即今寧夏之地　大河冬時、虜履冰長驅如平地、即夏秋時、又能冒革乘筏、繫馬浮渡、皆前代所未有、則天險不可恃矣。惟天險之不可恃也、虜時時牧獵城下、殺掠無極、農時不敢出耕西城、又蹂躪之、故膏腴為萊、租賦侵耗、斷地利不可盡矣。惟地利之不可盡也、故逃散日多。嘗伍曰虐、戰則勢孤、守則險失、且大情輕議重戰、樂寬大而厭紀律、則人和不可協矣。爰議前聞、載觀時務、嗟乎、余於今乃知天下之事、有不可遙度懸論者乎。司馬松石劉公、顯膺簡命、撫政三邊、首以西夏為可憂、躬歷其地、周爰咨詢、乃長慮卻顧、紆謀遠略、著為經論、載在簡書者若干條。余竊觀之、大要以因天之險、盡地之利、輯人之和、為急務。西夏之計、當無過此。余因刻之以傳。或曰、公制三邊、周延萬里、其所經略廣矣大矣、而獨傳西夏者何。曰、西夏孤懸河外、腹背虜患、又失三策、在三邊最為可憂、如公之言則安、不爾則危、故刻之以昭公之憂西夏、而名曰安夏錄。

西夏圖略序　寧夏河渠

人之言曰、西夏披山帶河、兼四塞之固、擅河渠之饒、故雖虜患多、禾黍稱富強焉。此蓋謂形勝可恃、水利可興者耳。自今觀之、豈其然乎。夫不可恃而恃之者其患深、可興而弗興者其利絕。方今虜部之踰河為最、而西夏兩面鄰之、在昔河　未棄、河全在我、既

而退守河西則河之險我與虜共者也歲冬冰合猶
無河也解凍之後虜亦善涉洪濤萬騎立濟曷能爲
限賀蘭山者雄恃西北固謂藩籬然山後虜穴唇齒
相連層巒疊嶂之間穿蹊鑿道在在有之壑谷變遷
林莽毀伐樵獵踩踐浸浸成路虜人朝發暮躡諳習
險夷有吾人所不及見者因而出其不意風飄雨疾
倏忽而進進輒得利而去北燧傳兵集虜已踰山久已事反爲主我反爲客也
矣朔夫赤木而上至於中衛三百里間山勢已盡夷
曠無阻一呼而入直犯城下兼可經渡河東蔓延固

靖屈指往事可爲震驚豈非恃其不可恃者之明驗
與唐來諸渠前人之績偉矣當時設有專職固惜重
費又無虜擾兩渠可興今所治者皆元人郭守敬遺
法大約導河爲首渠又導爲支渠又播爲溝澮達於
畝畛首尾綿亘至二三百里條分縷析至千萬派而言西夏事
後家至戶到公私沾足一節未通皆爲受病叶亦難
矣目截大河之波引以分溉其勢甚危春濬冬淤歲
一勤衆其費甚廣蓄洩有所利害相倚其計甚詳工
不踰朔事非遠議其期甚迫既無前人之專又有防

胡之慮大衆甫集奸人因利工作方半虜每長宜數
年以來有河流轉徙渠高河下引水不入者有上流
稍逝下流全涸者有決壞堤防汎濫田廬者有豪右
侵奪貧弱吞齧者用是稻粱之區廢爲瀉鹵膏腴之
壤蕪爲草萊卒歲告急餽餉弗充丁壯流移咸歸別
土戍卒減耗師旅空虛豈非可與而弗與者之明驗
與若是而謂虜患鮮不黍多嗟乎允若言豈不爲西
夏誤哉雖然山河之險未嘗不可恃也易曰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蓋融結在天經營在人設之守之之義

也因山之險察其間隙盡塞而守之因河之險嚴以
邏卒扼以舟師而又明烽烟廣偵候先知預防彼安
能飛越耶河渠之利未嘗不可興也因其敝壞咸事
講求攷舊法酌時宜任才智之士蘊積習之奸不惜
勞費不事文具渠不將與耶瑜寡學無術受　天子
命撫斯土者二年於茲蚤夜憂恐反覆思惟竊謂西
夏之害莫大於虜利莫大於渠二者利害實然而宜
實相應虜郄矣而渠未興則億萬之口衣食何資渠
興矣而虜未靖則荼毒之餘轉生荊杞是山河與渠

乃天之所以佑西夏而經略之第一義所當承圖而並舉者也於是履山而眺所謂旁蹊鏄道鳥徑蛇盤者悉加窮索又涉河而考識其津臨及虜所常渡處繼而歷覽諸渠源委進宿儒故將窮簷父老周爰咨詢稍得其故命工各繪一圖揭之座隅朝夕覽察期於設險興渠以安西夏而竟未能也今得代矣因循歲月竊深先憂因取舊所繪圖鏤木成帙不藉辭華利害具覩願與同志者攷焉

送東崖崔先生陟山東大叅序　關中屯政

自夫兵農岐二農始慷兵而徵輓繹騷閻閻坐困至漢始元初屯田張掖郡而趙充國之在金城最有成效古今言屯田者咸稱之我國家兵制與屯政並立內開衛府外設邊戍咸授以田戰則荷戈倦則秉耜使民不厭兵兵不坐食法至善也百六十年以來浸淩廢壞無論中原即河西數千里之地古張掖金城之故寨也羌胡雜處戍守為急屯田之務大不如昔豈其地力異邪蓋充國以方隆之漢制垂盡之先零國初兵力強盛羌胡遠徙其為之也暇而無敢害其成者故耕卒相保迄於有秋今之時能若彼哉用作方出殺掠四至禾黍未登場而馳突蹂踐得不償費（屯事不收秋成已平得不償費則屯官少矣）如之何其可耕也矧夫疆圉不守阡陌淪陷兵籍日虛屯田寡額膏腴勢據版策莫稽叢奸積弊又紛紛然出矣故今議屯田者視昔時為最難實天下之大計而謀國者之先憂也嘉靖初　朝廷議欲修復之乃遣專臣遴才望而崔子自重慶守遷陝西憲副以行命下之日君子曰是人也廉而明毅而有執惠而和屯政其與乎蓋皆徵之平生矣崔子至西咸如其

言首以屯之廢惟戎馬是害而害之莫道惟備之弛也爲之策城堡增戍卒剪荊棘通道路繕官室具田器俾耕者有居居者有備又爲之正經界以息爭浚溝洫以備旱抑貪併以伸法定賦額以贍用興利剔蠹廉有遺策於是土地闢田野治耕者成聚嘉禾繁碩沙磧之區兵食攸賴觀風者上其績　天子嘉之慶以金帛爰擢山東大叅行之日憲長方山劉子以別言見屬其也不佞亦復何言竊聞君子之論矣夫山東齊魯之鉅藩大叅旬宣之重寄也是故百司望

風㢘民瘝德，激頑警惰，爲世之則。廉克田賦之計，錢穀之司，訟獄蝟興，出納川至，細入秋毫，紛如繭絲，百弊藏於吏胥，萬端集於簿牒，明克豪强兼并，姦巧撓法，猾時者不返，竜胥者不流，毅而有執，克上賦日苛，民隱日急，徭役不均，寇賊不息，禮教闇而不修，風俗漓而不化，惠而和，克山東之民，其庶幾乎。夫以崔子才敏歷之久，行且入秉樞要，坐論治理，執是四者，可以經綸天下，而奚有於一方也。君子之論，又將徵之於他日云。

奉賀河南太守南臺趙公陞陝西憲副序　蘭州兵備

南臺趙公守河南，既三載矣。今年夏四月，以考績當行，會有兩暘之愆，民多轉徙，撫按兩臺謂郡中多事，非公不可治，乃合疏奏留之，而列其治行以聞。迨秋九月，進陝西憲副兵備蘭州。公受命將行，同寅二守楊君、通府鄙君、祝君、推府楊君，欲贈言以賀，請予爲序。予忝知公，親沾化澤，重以諸君之托，義曷能辭。夫自古君子建勳業於當時，垂聲名於後世者，莫不以安內攘外爲大計焉。公方考績，而臺司留之者，爲安民計也；銓司舉而陞之者，爲防邊計也。斯二者今日之急務，人臣之重托，而皆取之於公，則其名實所加，輿情所推者，可知，誠可賀也。公之守河南也，清修峻介，嚴於四知，人不敢干以私，諸邑屬吏，望風悚然，罔不砥礪奮發，思以自樹，其風節有如此者。公樸直沉默，不輕喜怒，而問學博洽，自視若虛，諸史上下數千年治亂得失之跡，皆著有成說，可爲龜鑑，其器度有如此者。至於簿書填委，訟獄糾紛，雖馳騖倥傯之餘，而裁決酬應，案牘無留，其才猷有如此者。故三年之間，境內稱治。然予往往見公憂形於色，叩之，則曰：鼓楫臨濟，風濤駭起，策駿風駕，詰曲盈途，時有所不可逆，勢有所不能行，使心屈於形役，方困於金泥，安能食下咽哉。予聞之，感嘆曰：廼益知公之志，專於爲國，而憂切於吾民也。夫今之太守，南面千里，臨司四出，困難於專制，直遂以行己志，誠有如公之憂者。若今晉參憲臬，特奉綸命，則秩任愈崇，而事權歸一，在昔之隱憂而扼腕者，可長驅飛渡之矣，又可爲公

賀也蘭州古金城郡北鄰强虜西控諸番誠附郡之襟喉甘涼之門戶也且北帶黃河浮橋逕渡恃以爲固此誠然矣然有不可恃者何也　國初盛時河套與賀蘭山無虜也即有之亦寡弱喙息耳諸番則傾心獻琛罔敢踰越是時太河之險我全制之而河北（襄毅公熟于西[illegible]得其概）廣漠皆屬耕稼之區虜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故曰可恃今河套數千里悉爲虜庭賀蘭山後亦竊盤據每一入寇動稱數十萬騎是皆迫隣蘭州朝發夕至加以諸番携貳叛服靡常於是在我之險旁據其北我

軍不能逾河以耕良田盡蕪矣且橋本濟我虜亦可濟每春夏時偵探稍踈輙乘隙渡橋猝至城下而人莫之覺至冬冰合又時時可至故曰不可恃非河之不可恃也在防禦之如何耳用是蘭州四時無不防虜在昔本爲內地而今當要衝與諸邊等故設偏將以守之又設憲臣以整飭之可謂防之周矣夫防虜之道不過兵食二者而已今所在軍旅動稱缺之而餽餉恒苦於不足此其故固多端也嘗觀漢史霍去病將萬騎與匈奴合戰於皋蘭山下又破匈奴而渾邪遂降今之兵豈減於去病時乎趙充國擊先零條陳便宜請罷兵屯田於金城諸羌盡平今蘭州地非充國舊所屯乎大要在得其人而已夫以公之器度風節才猷若此而承簡任之重行當倣驃姚之紀律覓營平之故蹤其爲兵食計者諒無遺策他日經營旣久指畫諸邊出膺專閫入司樞要當爲　國家建安內攘外之績皆自今日始又大可爲公賀也褧予壯年曾叨固原之命是時兼轄甘蘭故因公之行輙思往事述舊聞爲言以贈之如此云

送征西將軍都督兩泉任公之任序（寧夏總兵）

嘉靖戊戌春三月天子將討南越而召征西將軍咸寧侯仇某爲將以陝西總兵都督任某代之都督開府固原南蔽內郡北捍朔方視西夏無軒輊而移任代仇者廟堂之議有三一曰固原雖居中要地然總督元老建旄斯土軍旅之事咸授方略加以[illegible]習險上馬驍健虜難卒至輙遁匿若西夏則不然矣孤懸河外寇在門庭勁虜擁衆盤據河曲又中國人多陷虜中智巧百出長技過昔爲之緣木登山冒[illegible]

渡河萬騎長驅四面歸集賀蘭洪流成不足恃。而又士馬脆弱刑賞倒置臨敵之先遂之方嚴令自依門之設嗟乎西夏覘固原亦甚難矣。故以任之材俾當其難為國家建大功。據長策也。二曰夏在河西而河東靈州花馬池之疆延袤數百里直接上郡皆夏境也。要害最遠援兵尤遠制謂主將駐鎮城裨將往來河東正謂此也。邇年夏人之議專守河西視河東為秦越。一以誘之固原延綏也。不曰賊自彼門垣入而曰賊入侵爾堂室殺掠爾衆我無與焉豈理也哉。故

兩鎮觀望敗事。恒多識者憂之。初任在固原。虜固不敢侵固原也。聞虜犯夏境則曰唇齒之義。國家之急敢不宣力。遍勵士馬忘利害進而守花馬池。守清水營守興武營又進而出邊入虜地搗賊巢斬俘甚衆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夏人得免狠顧夫在固原能以寧夏為心則在寧夏不以河東為心乎以河東河西為心則安夏無遺策矣。三曰任先為寧夏偏將撫士卒以恩行軍法以嚴遇同事以讓臨戰陣以先。恩則衆附嚴則衆整。讓則功歸先則士莫敢後故自

王都督之去也夏人無貴賤衆寡大小咸望任再至若大旱之望雲霓也。輿情所在。又安能違之故有是命任公既受敕戒行原州部曲父老雲合雨泣依依不能捨去至欲詣闕請留而夏人則建鼓旗載斧鉞。歡欣鼓舞迓之境上。任公何以得兩鎮之心如此哉初余會公於原州。見其溫溫謙恭坦坦醇雅藹然儒術有祭遵之風既而與之談兵則又秩秩懸河闔闢變化語中機宜。不泥古兵法既而觀之用兵則又風發霆擊。氣雄萬夫矢石之下矯矯身先善於選用而

又能得士卒死力是以所向克捷寔古驃姚之儔也可謂今時之良將矣。由是而知兩鎮人心不能不為任公屬也。竊聞天下之大事在兵兵之司命在將而擇將之道在　朝廷。古之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操鉞而授曰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又曰社稷之命將身之夫將之責任如此。顧不慎擇也哉。夫何豪胄賄門依阿結納賢以遐遺佞以朋進於是流毒邊徼損威四裔。遐防之害始不可勝言。今以兩泉之賢往鎮西夏。又[illegible]

所仗鉞之地，人情地利，洞燭旁通，若王良造父駕輕車而就熟路也，西夏其幸哉，西夏之計，往予待敘松石公，得受經略之策，固已無遺，因刻之以傳，著爲繩墨，以俟君子，今兩泉且行矣，有是人，有是法，嗟乎西夏其幸哉，因書之以贈別，且屬望焉，

記

帳梁寶記　川陝平寇

嘉靖乙未，天水盜起，巡撫大中丞安厓黃公討平之，尚書兵部以績聞，帝心喜悅，乃錫命晉階，賜金加

服，以勵天下，觀風侍御採縉紳里巷之歌，載諸方冊，以傳諸後，藩臬諸君，親逢盛事，又足志足言，以紀輿論，而宜陽王某記曰，會寧馬輿者，少負膂力，習刺射，狡獪慓悍，猿騰鶻擊，與其兄銳，依阻山谷中，以剽刼爲事，里人康六私其母，有子曰康黃狗，即驍鷙與輿埒，約爲兄弟，遠近無賴多附者，所居山遂爲亡命藪，浸浸滋蔓，衆至數百人，有王俠客者，旅喪其資，亦往從輿，俠客有智謀，善計畫，因推輿爲長，稍稍以兵法治賊事，相與結巢山中，憑高據險，巉巖巇嶫，峰連嶺互，崖谷阻絕，茂林蒙密，蛇緣魚貫，微逕曲折，出入鄉導，惟賊知之，時每乘隙突出，縱橫隴蜀之間，居民行旅，咸被荼毒，風流鬼逝，莫之敢攖，及遇邏捕，勝則戰，敗則走，一夫當關，萬石雨落，我軍雖集，弗可仰擊，曠日弛備，流毒輙興，是以彼逸我勞，攻難守費，三省繹騷，道路梗塞，且近山聚廬，皆嘗賊虐，朔之郡縣，既莫殲除，而賊又賂以厚利，故近山民皆陰通賊（居民通賊者以與其），爲耳目，供芻糗（官一以餉其利），通消息，凡官府有令下，必奔告賊，得早爲備，根盤蔕結，數年於茲，至是猖獗益甚，漸不可長，公

乃毅然議討，慨然遣兵，而山民給師，遂戕主將，公於是赫然怒曰，茲賊不可赦矣，乃布檄飭車，命將選卒，躬親秉鉞，六月陳師，以窮殺不可不戰也，故亟令以招降，以奔逸不可不遏也，故分兵以扼隘，以陰謀不可不伐也，故從近民以斷餉，以飛石長技不可不拒也，故創木障以排山，以隣壤不可不協也，故徵兵湖蜀以周防，以巢穴不可不盡也，故焚蕩以夷險，於是算無遺策，兵不血刃，談笑之間，群賊就縛，昔樊崇黃巢之亂也，涓流爝火，幾何人哉，始焉不翦，至病人國

矧夫天水密邇羌胡覘我強弱內寇不除外變且至而養虎患成集烏漸衆將南走松潘東延江漢其禍不可勝言公發見豫謀料敵制勝絕番虜之覬覦納岷梁於袵席厥功偉矣是豈偶然之故哉蓋天下之事起於謀成於斷初公之行也西人咸曰公且無行馬與黃狗者天下之至狡也麒麟寺蕭黑鷹山者天下之至險也急則禍烈緩則師鈍公且無行苟撫焉爾矣公笑而不納旣至秦州賊曰爾有萬騎我有萬山爾攻我守爾守我攻苟撫焉爾矣公佯許之先遣

諜者圖山川險易之形料群醜之數廉虛實之故解潛結之黨諸賊情狀盡在目中旣而勁兵四集列戍環劃討定於必誅志堅於必克小挫不懾群議不動釜魚穽獸焉所遁逃非公之斷安能有此捷耶於戲天下之事惟仁者能謀惟義者能斷仁而不斷是曰煦煦義而不仁是曰孑孑非聖賢之全學某因之要術也故聖王制兵爲定賊姦宄而已後世議論每守其偏或遇卒然危險難處之務紛紛憧憧計已利害大率以姑息爲良策故機會悞於猶疑是非亂於衡決至有損威廢法偷安醞禍者是以藩鎮設而唐危宋皆姑息之過耳可不鑒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吳培昌坦公
張　定子慧參閱

陳給諫奏疏

疏　陳時明

嚴武備以壯國威疏　選將練兵

此崇禎三年所上疏是未叓國當時事也

臣聞天下之患，發於遠者不足畏，而發於近者為可畏；發於國之所戒者不足畏，而發於國之所不戒者

為可畏；發於戒而有備者不足畏，發於戒而無備者為可畏。何則？緩急之勢異，而禍害之輕重隨之。切惟國家建都於燕，乃中國極北之盡處也。東鄰渤海、兀良哈，則女直、奚、契丹雜種；北接沙漠，則蒙古餘孽。彼之窺我者，固近而速；我之所以慮彼者，不可有一時之放逸、一處之滲漏也。宣大、遼東諸鎮，皆　祖宗所規畫，障以重垣，限以深塹，警以烽燧，戍以重兵，雖虜騎時或竊入，去都城尚遠，諸鎮亦自謹其封疆，慎守其土，而備其不虞，賊來則戰，賊去則守，故虜騎倏去，不能為吾大患也。惟薊州以東至遼東之山海，治與朶顏三衛虜巢只隔一山，諸部落遠者去都城不過三四百里，近者僅有數十里耳。　國初嘗於永平以北山後置大寧都司，統興營義會等衛以守其地，後以朶顏等部恭順之故，移大寧都司并所屬衛於保定等處，空其地與之，以為我東北外藩籬，使之東捍女直，北捍蒙古，所謂守在四夷是也。北虜在我祖宗時，食我桑椹，懷我好音，　朝貢以時，種類微弱，故得彼此相安。後正統己巳之變，為也先所誘，我是

以有土木之禍；弘治庚申之後，為火篩所脅，我是以有魚臺之慘。近年以來，招納我叛亡，驅掠我邊鄙，其衆增蓋，部落日繁，則今日朶顏三衛，非復前日乞活之比矣。數年前嘗聞朶顏酋西花當之子把兒孫與北虜小王子結親，此賊狡黠，情偽叵測，為虛聲以恐喝我邊上將士，未可知也；心媢大種而獻女結歡，亦未可知也。變詐如此，尚敢以痴蠢無知易之乎？往日害我參將陳乾，把兒孫實為戎首；今石塘嶺殺我指揮殷隆等，或亦此賊為之。蓋三衛之衆，朶顏[illegible]

酋兒許、把兒孫爲最。　朝廷雖歲加以爵銜，時優以金帛，終不能滿其溪壑之欲，馴其豺狼之心。此賊不死，則日東非有事。必此人也。數年來縱令醜類抄掠我人民，近聊歸一二，即要市我名器。都給事中許復禮等憤其以堂堂中國，爲蕞爾胡雛所欺侮，已具疏爲　陛下懇懇言之矣。今日之事，處屬夷之道當自深省不與則結怨而起釁，與之則損威而示弱。二者皆當審處。臣愚以爲中國者，乃中國所自立之中國，初不係猾虜之輕重也。彼雖禽獸，豈不自念曰：往歲吾嘗殺中國將領部下

時常侵犯中國人民，今復持所掠之餘，以易官爵，中國無乃不我與乎？知其不與而求，是易中國也。中國假羈縻之術，忘讐咎之憤，徇其欲而與之，是示弱而畏夷狄也。夷狄而易中國則驕，驕則凌人；中國而畏夷狄則替，替則受凌。欲求弭亂，而無乃速之矣乎？今則當示強以破其姦，嚴備以防其詐，振威以折其萌。區區不知之說，不可當猾虜之身而施之也。所謂防其詐，折其萌者，臣請爲　陛下細言之。京城東北一帶，雖逼近胡虜，原無邊塞，所恃者山嶺陡峻，林木稠密，虜騎不能驀越而已。往日居庸以東有松木數百里，後以供薪燒炭之利，取者無禁，邇日黃花鎮守備張楠之所爲者，遂使林木日就疏薄。往日朵顏諸部落，時向北虜大營盜馬，過塞下者，或語我以虜中動靜，北虜亦追趕此虜，亦敵殺，不甚相往還。近見我邊備廢弛，人無空回，故連合爲一，共來犯邊，加以把兒孫調和於其間，遂使二虜日就親密，視薊州等處雖設有三營，若一巨鎮，然衛所單寡，卒伍空缺，將士亦罕經戰陣，名爲邊鎮，實則腹裏之兵，緩急實不足

倚仗。東北諸胡，數來　朝貢，熟見我山川險易，納我姦人，備知我士馬虛實。此虜于　國家，直癰疽結於脇下，而豺狼伏於門庭也。萬一北虜萌深入之利，把兒孫挾不逞之姦，潛導北虜出我不意，擣我無備，縱都城金湯萬雉，其若郊甸之民何？且自此以南，地皆平曠，更無險阻，四通八達，騎兵之利，叱鞭馳驟，任其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以恃險縱橫。臣嘗考之前史，五代時唐失榆關之險，盧文進將不守邊險導契丹入陷新州。金之攻遼，自古北口入陷燕京。元之攻金，或自古北口，或自大喜峰口。今諸關口皆近

郊之險要也雖有戍守備練力微又嘗考之元史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鐵錮關門布鐵蒺藜百餘里太祖距關不能前召札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命札八兒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比驚起已莫能支吾關既破中都大震元人知中都有備分兵二道右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遂懷孟澤潞等州大掠平陽太原之間左軍循海而東取平灤諸

郡大掠遼西之地中軍當雄霸而南破清滄濟南等郡徙者已已之變紫荊白羊失守虜騎直犯京師其先至者星散搶掠大眾既去零騎百餘猶驅掠各郡乃命楊洪等追至關殲焉夫考之前代既如彼驗之近世又如此今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而預為之慮也蓋我各邊有山川之險亭障之隘有備禦之具且居民踈濶蓄積甚微虜入則戰雖有所得不無所損內地原野平曠居民稠密城郭遼遠加以州郡無兵民不識戰虜雖深入亦無邀遮之患而所掠有無窮之

利然所以歷百餘年而不敢大舉深入者一則懲我國初殺伐之威見我各邊將士猶足敢與之力戰將謂內地之兵皆然不敢輕我無人二則見我各邊重垣複塹高山深谷恐我縱之使入據險邀截斷其歸路三則自疑精銳深入老弱輜重在後或為別部所抄或為邊將所刼如近世咸寧海子之類四則東北諸胡各有分土導虜入掠必由其境牛羊未分其虜獲部落先受其騷擾故閉途距境不使得通此所以百餘年但於沿邊剽掠未嘗大舉深入也今則不然

去歲西師屢挫虜氣益張凌轢我將士蹈籍我城堡安行直入如蹈無人之境牛羊金帛如取囊中之物此已自啓其輕我之志歆動其無厭之心矣加以新有把兒孫之隙此臣之所拳拳也夷狄嗜利如蠅蚋之赴腥羶麾之復集寧知紀極遭挫則遠遁有獲則復來近西邊稱虜騎萬餘散漫賀蘭山後非邊報虜營聯絡駐牧咸寧海傍然未見大入犯邊安知非各友誤我俟秋高馬肥出狙詐以乘我無備耶虜雖犬羊其形耳甚長近見延寧地方原野蕭條而又有大

臣在彼總制，宜大舊鎮有備而亦有大臣在彼提督，三處俱未可以得志，彷徨塞下，以誘我不虞，今之事勢，殆賈誼所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寢處其上也。臣愚過為杞人之憂，聊設必無之豫，儻虜以散騎迭入延寧境內，以綴我西師，又以輜重往來宣大塞，以疑我北鄙，納姦人反戈之謀，因兀良哈同利之衆，突入我東北空虛之處，重兵據我隘口，輕騎駐我郊牧，餘騎掠我郡縣，扼我運道，此亦坐困都城之術也。已巳之變，喜寧導也，先直趨京師，由小兒為虜謀出紫荊抵

臨清，幸虜無大志，得利即返，當時若從其姦計，其禍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近世名臣如大學士丘濬者，（見山此議已采入集中）欲以大寧都司移於保定，老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為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於沿山要害，相為聲勢，此老成郤慮之圖也。但保定當紫荊之衝，實郊外咽喉之地，備亦不可無，而安土之衆，為遷邑之舉，事亦不可輕，惟在　朝廷較量利害，審度時勢，不使有意外之變，斯為善處之術。臣聞為國家者，必居重以馭輕，安內以制外，頃以流賊之故，調發邊騎入剿，邊上將士周歷諸省，悉見城池卑淺，將士怯弱。　先帝末年，巴　駕南征，經過名都大郡，又見人物繁華，財貨富實，近日各邊餽運不給，將士不免凍餒，加以胡虜強盛，日有鋒鏑之苦，安知其不厭窮邊為地獄之愁，慕中華有天上之歎，昔有唐中葉府兵法壞，而為彍騎，其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以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安祿山見彍弛，遂有輕中國之心，發所部十五萬衆，友於范陽，引兵

而南，無敢拒之者，乃使封常清詣東都，募兵六萬人，皆白徒，未經訓練，屯武牢以拒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高仙芝退自陝西，哥舒翰潰於靈寶，玄宗幸蜀，而長安不守矣。近甘州假告糧而殺害巡撫大臣，大同因下操而抗拒巡按御史，宣府於教場吶喊，寧武因點名潰散，其他倔強不服者，又往往告兵情易動如此，勢已寖寖乎其可畏矣。萬一有奸人呼唱於其間，豈直為患邊陲而已哉。前日何錦之在寧夏，近日李隆之在甘州，使其姦謀得遂，事亦未可量也，況近

年以來水旱不時國家多事賦役繁重民不聊生而匹夫不逞一呼成羣小則流剽鄉村阻刼道路大則攻圍城郭敵殺官軍隨滅隨起習以爲常蜀寇甫平而額賊起霸賊方息而礦徒作此徐樂所謂土崩之勢也樂之言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是之謂土崩昔有唐之季奢侈日甚賦歛愈急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爲盜所在蜂起州

縣兵少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於是王仙芝起於長垣黃巢起於冤句其後巢賊自嶺南回蹈江越淮直擣東都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名軍籍厚得稟賜未嘗更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於是賊巢入長安僖宗幸興元今觀其宰相稱疾不出天子大廷乖泣良可哀也今邊塞有疎脫之隙胡虜有窺伺之形戎卒有跋扈之心窮民有離潰之迹故曰明者見於未形聰者聽於無聲事機如此豈可聽其自至任其自來而不爲之慮也大抵禍患已來從而圖之。爲力既難幸而獲濟亦必有所損傷禍患未至先以待之用力既易雖有不祥亦不能大爲災害今日之計上策莫若修文事其次莫若嚴武備所謂修文事者親賢遠奸節用愛人而已所謂嚴武備者臣有管蠡之見不避狂瞽之誅謹爲　陛下陳之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昔人有言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操蓄教戰乃所以息戰而訓兵乃所以寢兵也我太祖高皇帝聰明睿智神武不殺天下既平猶今日

遣某官某處練兵明日遣某官某處練兵蓋無寧歲且制爲　祖訓曰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況今　天子自爲守邊。而將可不選兵可不練武事可一日不爲備邪我太宗文皇帝聖神文武繼志述事祗承德意故大啓燕都親控隘塞內難既靖猶令歲出開平明歲出興和　躬御鞍馬與胡虜角逐蓋恐一時武事不競後嗣將弱故不憚一已之勞而爲萬世慮也以教閱言之國初南京大小教場之設以練五軍將士永樂初

旣有五軍營又有三千營以司寶纛令旗神機營以
司神銃火器是爲三大營各營管操官曰提督各哨
分管曰坐營曰坐司而中都留守山東河南大寧四
都司歲輪班馬步官軍隷五軍操練此　祖宗時營
操之舊規也景泰初因側虜憑陵選三營精銳分十
營團練以備警急調用是爲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
名其提督及坐營掌號把總等內外官員畧如三大
營之制而命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同提督天順初
罷八年復置成化初罷三年復置分奮武至振威爲

十二營此則後來隨時之建置也自大團營建而三
營漸輕今三營壞而團營亦敝籍有萬人之名營無
萬人之實科道點閘官員據其實報到營名數無從
究其隊伍實有之真內外坐營等官假以軍伴工匠
爲名一任恣意於差占之役老壯不聞有簡別之期
勇怯不聞有去留之等去歲壯鄙有警命於團營選
兵三萬聽征夫團營本摘三營精銳而設今團營選
兵則兵之不精可知而今之團營猶昔之三營也臣
嘗觀五代史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爲姑息不欲簡

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居半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周
世宗自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兵務精不務
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一甲士奈何浚民之膏血養
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簡諸軍
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
諸道所蓄召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選其尤者爲殿
前諸班其餘步騎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
强所向克捷宋之藝祖亦踵此制詔殿前侍衛二司
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而命諸州長史

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强壯卒定爲
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數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
獷悍之士隷禁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鎭之弊分遣禁
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
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驕惰夫周宋都汴
去邊尚遠饋輓亦便猶以兵不可濫畜財不可浪費
今各省水旱連年災厲迭見　朝廷以小民困苦雖
有蠲免之恩有司慮國計匱乏率多靡格而不當催
徵之際期以促限迫以嚴刑使閭里窮民質田鬻產

鬻男賣女歲租俱拖生事一空豐年流乞道路凶年
轉爲盜賊況漕運之粟近亦千數百里遠者往返萬
餘里計其程途非周歲不能至有江湖風濤之險有
洪壩搬撈之勞有閘渠膠淺之患當大秋冬之交河
水流斷猶裸身抗淺入水牽舟不幸舟敗米漂則貨
家易產以償官猶不足則逃竄四方至死不歸者有
之諸軍日月所食皆農夫之脂膏漕卒之汗血也以
輓輸之難如此而養此疲鈍無用之物均一覆載之
下幸與不幸有如此哉臣愚以爲今日之事民之財

力竭矣兵之凋敝極矣非大有所更張不能祛積年
之弊非大有所振作不能復已去之威近日本兵請
於本部尚書外別設一員專督營務良以此也請
命本兵人員會同內外提督坐營等官將各營見在
將士大加簡閱仍 命給事中御史核其不如式者
如團營所統十二營必滿一萬之數兵必極一時之
選如五軍等三營驗其實在之數以杜其占役冒其
逃亡之數以致其清勾然欲選兵當先選將今各營
坐營多以功勳之胄爲之此輩生於紈袴之家長於
婦人之手目未嘗辨旌旗之色耳未嘗聆金鼓之音
身未嘗經鋒鏑之交足未嘗履沙場之地若一旦授
以坐營重任彼建樹大將旗鼓坐於將壇之上儼然
一大將也卽其中之所識者不過衣服輿馬之間飲
食男女之際而已既無材能又不省事且聽信心腹
家人及積年識字光棍撥置剝削行伍賣放軍役營
務廢墜職此之由今各營坐營官請用出入均勞之
例必選上有功將官方得入爲坐營其武弁之中非
卓然有志功名擺脫膏粱氣習者但世其祿不任其

事可也下而把總管隊官員亦要先擇其人所管部
伍先令自選以次引驗如一隊五十人就俾管隊官
自選精壯者幾人老弱者幾人逐一引於該管把總
等官處驗看果精壯則留之果老弱則去之如有濫
選則隨其多寡而杖責其原選之人甚者呈稟於提
督官處另選之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呈稟科
道官處參奏重治之如一把總該管若干隊就俾逐
隊自選除老弱頂闕外其選中者明開某隊武藝精
熟者幾人膂力強壯者幾人逐隊開寫送坐營官

處驗看。如選取不精輕則量爲責治。重則呈稟提督官處更換其人。如有受財作弊等項情由。則具揭帖送科道官參奏重治以罪。如一營該管千隊坐營官選總自選畢引送提督官處驗看。有膂力者試其膂力。有武藝者試其武藝。且因以觀該營將領之才。否則不行用心。視爲泛常。會同科　官員參奏黜罰。提督官遂一驗中者。仍送科道官處覈實。有不堪者駁回另選。凡討數奏聞請　旨戒諭。其簡選之法。驗之年貌以求其老壯。驗之身材以求其勇壯。驗之技藝

以求其精疎。雖五兵並用。而尤以弓矢爲主。蓋刀鎗旬日可精。弓矢非積久不能熟。弓矢既熟。則他技皆餘事矣。夫取之之間。雖以武藝爲尚。尤以膂力爲先。蓋武藝可習。惟是膂力不可强而至。膂力既壯。則武藝猶可學矣。團營取不足。則於三營見操將士中取之猶不足。則於四都司京操軍士取之。其四都司兩班京軍士。宜畧倣周宋之制。簡其驍銳者升爲京軍。即命原衛所官司。將選中軍士當房家小。津遣赴京。常任。待其衰老仍遣於原衛所收伍。其餘班操官軍。亦

不必赴京。虛耗　國儲。亦畧倣大學士丘濬摘郡之議。該班京操將士。就於附近郡操備。東則以永平或薊州。西則以保定或易州。南則以臨清或徐州。但壯乃宜。府不必設輔郡。邊城芻粟價高。委輸實難。內郡將士至彼。不能戰陣。虛糜錢糧。有事則以京營精選將士戍之。三營將士除選團營外。餘留本營操演。宜復簡其壯健者。免其做工。嚴加訓練。則爲一項。一以備意外調發。一以備團營選補。其老弱不堪者。團營則退回三營。若慮外衛所選取既多。原伍空缺。則京

營老弱將士。願回原籍附近衛所者。聽其便收充補伍。近世名臣大學士李賢。嘗言於　英宗皇帝。欲以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以省冗費。誠有見也。選取既畢。賞賜月粮。亦宜畧倣前世之制。稍爲之差。如團營聽征將士爲一等。三營聽選將士爲一等。老弱做工將士爲一等。如此則勇壯者勸。而疲懦者勉。兵庶幾可用。而國無浪費之虞矣。然兵法有曰。兵無選鋒曰北。又於每營之中。拔其驍銳者三千員名。置爲遊兵。若先鋒之名。於各邊部指揮

等官中擇其善戰有謀者授以參遊擊若先鋒之號
就俾於邊上平日所知慣戰將官中自指揮而下奏
取數十人以為領哨把總管隊等項應用又於邊上
夜不收人役中選其遞年出塞及工於坳瞭者奏取
數十人以為京營哨探人役之師各仍統屬於該營
操則別置於一處使之常為戰業一遇有警 命下
即行有事之時本營悉行就以充該營遊擊先鋒之
用若只發所部則俾受節制於所在三堂等官每歲
發遣二三枝於宣大等處以代內地邊操備禦之行

寇入則聽所在三堂調遣與邊上遊騎併進以為犄
角之勢不得仍踵京營閉門坐守之法不得肆為禁
旅倨蹇獷悍之態輪班出戍周而復始以識胡虜情
狀以經戰陣勁苦以習塞上風寒其更代之期道里
之費又因時制宜而區處之有方至於教練之法臣
不避煩瑣為 陛下復陳之今京營將士教戰之法
月凡三次操練除祁寒盛暑工役外月不過數日通
計一歲不過數十日耳其下操也又不過鬪鼓角火
砲之聲奔趨走數十步吶喊數聲而已質明而入營

未午而歸家未嘗習擊刺之方閑馳射之法甚至於
抑人所言京營下操非操練也乃比較也今日下操
則追昨日該操不到之罰銀明日下操又追今日該
操不到之罰銀何嘗有彎弓發矢揮戈躍馬之實其
至今三大營之操皆如是
將士之入教場也挾一無弦之弓插二三枝無羽之
箭或腰一無鞘之刀或以竿而為鎗或以棒而為銃
即其器械真如兒戲昔 英廟北狩都御史楊善往
迎也先密遣一人先來因問向日土木之鬪南朝兵
何故脫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因四方

無虞只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虜兵陡然衝
突如何不走嗚呼善言京營練習之無素將士之無
能歷今日猶昔日也今日之教練請勿以營中成法
拘之使將各以己意教之周旋進退必有擊刺格鬪
之實技左右開闔必有陷陣潰圍之實勇猶張巡所
謂使兵識士情役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識人
自為戰斯為善矣或如宋太宗親閱之法刻木為箭
鏃裹以氈綿命強者兩相對射避即摘之取其不避
者又以木挺為馬檛施諸韋韜俾馳騎相擊取其尤

勝者各分等級隸之夫格鬬之法如手搏然精于手搏者億人雖勇力擊之終莫能就而乘虛一手其人即仆雖一人可敵數人雖中人可敵壯士格鬬之法其伎倆避衛抵充擣虛固自有方平時不習一旦臨敵則眼目眩呈手足軟顫故有平日挽强命中而臨敵不能彎弓平日運鎗風生而臨敵不能牢握昔尉遲恭稍亦由目定手捷故也至於神鎗火砲亦宜使之常放演習其安置之宜忖量其高下之勢蓋礮之放尤難高一寸則騰空低一寸則入地徒聞哃礮

之聲殊無摧擊之益亦以平日未嘗量定故臨敵不知所以持架安頓也如此簡拔如此教練則營伍充實將士勇銳有此十萬之衆賢於他日不習之兵百萬可以折籓夷猾夏之萌可以銷寇賊奸宄之漸可以省國儲無用之費國勢有雷霆之威泰華之固豈直虎豹在山而已耶是則所謂伐謀之上兵也此法既立而又一年一蒐補三年一大閱以若此施為雖似紛更然下緩急實為有賴宋蘇軾有言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

今之形勢似不可謂之無事矣如臣言可用乞下廷臣會議務求國勢之真安無憚更張之煩擾愚謬之見亦其大畧耳若夫 目之詳綜理之密自有 廟堂深議本圖非臣之愚所能為也

專信任以戒不虞疏 免勘李隆之獄

切照前歲甘州兵變都御史許銘死之銘之死總兵官李隆為之也李隆志殺許銘造謀倡亂虐害忠良實天下之大惡千古之奸雄王法不宥之賊已該都給事中許復禮劉濟等給事中魯綸御史喻茂堅田

麟等先後交章為 陛下言之此皆言官尊 朝廷惜紀綱忘顧忌攄憤懣以曉 左右也繼而巡撫甘肅都御史陳九疇領部咨密切訪察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劉翀奉 綸音蒞治具獄二臣祗承 聖意訊諸奸黨質諸輿人不繆不刻 惟公平於是許銘忠國之心受禍之慘李隆起釁之由鼓亂之實委曲本末靡不悉得獄具上請朝 陛下下之法司詳勘依律以奏請奉 聖旨這事情重大還於午門前會同多官從公再問明白來說欽此於是府部科道等衙

門、文武之臣、集於午門前、稠人廣衆之地、秉公覆審、咸曰李隆法雖罹於謀殺、情又涉於謀叛、罪浮於罰、法司所據惟當奉　聖旨、這事情重大、還差三法司錦衣衛堂上官各一員前去彼處從公勘問明白來說、各寫勅與他、欽此、臣愚雖無知、亦竊致疑、此不必差而復差者也、　命下、未幾都給事中劉濟等果以爲言、内開李隆謀殺許銘之情、具於楊淮等之招撫按之勘、法司會問、無異、多官覆審相同、是宜速正典刑、今復差官、無非多方展轉等因、奉　聖旨、朝廷差

官勘問、正欲愼重獄情、公聽斷以正國法、豈有遷延偏狥之意、你每如何又這等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於此仰瞻　陛下與日月之明、雷霆之威、李隆之惡、許銘之冤、已在容光之下矣、所以復差官勘問者蓋欲威斷出於　朝廷、使天下凜然知畫一之法、不可犯、雖河西之人、亦將膽落耳。　天子明見萬里也雖然臣愚猶心有所未安、心有未安、而隱忍不言、是全軀持祿之臣也、持祿不忠、國有常刑、臣以是不避斧鉞、復瀆瀆以贅言進、嘗讀易旅之大象曰、山上有

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言獄未具者、當求其情、獄已具者、當致其罰也、又按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於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言。有司疑獄、讞諸王、朝未聞王朝已聽之獄、下之有司也、今李隆罪狀已明、招擬已定、無可疑議者、乃復遠勘、有司竊以爲此舉或過矣、況　陛下平日所託以爲股肱耳目者、在内則世勳三公九卿臺諫諸臣也、在

外則地方撫按也、今撫按已勘而不信、則撫按之臣不勝任矣、甫於　闕前覆審、旋復差官勘問、則舉朝之臣、亦不勝任矣、撫按不勝任使、則撫按當罷去、舉朝不勝任使則日日隨行朝著者、此何人哉、且　陛下今日所差以勘問者、無寧他求才智優異者、以膺任使耶。抑亦就其職事少閒若佐貳者以行耶、向也萃數十百人於　闕廷之前、參訂其獄猶不稱　聖意、今獨以二三人於數李里之外、探求巨猾祕緇鬼蜮之情、又安知其果足以當　聖意否耶、爲恐獄有

冤濫薄釋註誤望降一　勅旨於撫按之臣亦從上（不必復遣官但令撫按再）
體德意若但求李隆真情往來踪跡陳九疇備許之（加詳覆再立）
矣罪犯重輕劉琳差次之矣勘官之往如是而已矣
雖有他能其奈之何此臣之所謂不必差官而復差
者也非獨此也前日逆濠江西之變其為謀非一日
說者猶以為差官勘問有以激之近聞巡按御史劉
琳將及甘肅五衛之衆亦嘗疑曰劉御史領涼州人
馬來洗甘州遂潰散上山都御史陳九疇倉皇四出
撫安仍急張告示諭以　朝廷只罪首惡他人無與

衆疑稍釋實以前日之變註誤者衆故畏罪者多勘（已赦之後不宜復有究問此則所當慮者）
官之往彼自疑曰首謀已擒勘官復來無乃搜索餘
黨乎萬一激成他變誰執其咎臣又有疑李隆既為
籠中之鳥必無復縱於山林之理勘官之往不與俱
至甘州譁則對理若與偕行彼豈不自知惡極罪大（不爭於此然立上宜爾）
終難掩飾萬一萌僥倖之心同惡相助圖為邀劫之
謀若其奸計得行不西走哈密則南走亦不剌矣異
日誘引外患如唐之僕固懷恩於時悔之其能及乎
蓋事久則變生勢窮則慮易因其理也臣所謂不必

差官而彼差者又以此也臣畧計差官不可其說有
五不惜一一為　陛下陳之稽滯　天討為天下忠
臣義士之憤退有私議一也河西人心甫定今復使
之驚惶二也設有疎虞他日必為中國大患三也事
出獨斷臣下不與股肱耳目之臣各懷愧恥四也壞
朝廷覆審之例後必踵以為常五也伏乞　陛下收
收回差官之　命早置李隆於法於以釋中外之疑
於以防未然之患使天下曉然知　朝廷無負於衆
事之臣而好亂樂禍者卒不能逭憲典之誅亟也事

體一端勸懲攸係惟望　聖神省察無憚更張實在
廷臣工之願天下忠義之願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吳培昌坦公

張 埰幼青 參閱

曾都諫奏疏

疏 曾 忭

陳愚見以平內叛以防外虜疏 平叛防虜

近該總制宜大兵部左侍郎劉源清題爲捉獲姦細李彥審據供稱黃參將等謀差通事各牽段疋前去

邊外勾引達子衆應外合見今黃參將同遊擊秦剛總領提調拒敵防守等因臣惟人臣之義主憂則勞主勞則死頃者大同告變 皇上重爲天下憂勤宵旰而顧群臣咸發憤畢誠願獻愚忠爲國討賊而聖斷先定廷議僉同發軍興制正義明罰且欽降黃榜開釋脅從重懸明賞以倡忠義臣以爲該鎮士民無慮數萬衆豈無一明智奮激之士鼓義倡勇爲我軍內應其諸脅從雖冥頑不靈而 陛下所示禍福利害昭如日星亦豈不知懷德憚威易叛爲忠意此賊不過旬日當送款轅門懸首藁街矣今旣再旬卒無一人仰應明詔者而故總兵等官朱振黃鎮秦剛鄭泰等又方皆 主其恩朋謀鼓亂敗逆軍士亦皆稔惡怙終抗拒王師且謀挾擁王子招納醜虜不軌之謀日滋月深此臣之所以日夜痛心憤懣至不欲生也顧惟闒劣罔閑軍旅千慮之餘偶得四策杞人之憂誠不能自已伏惟 陛下裁擇

一分委任以重責成竊惟智專則精一而謀審事叢則力分而慮踈竊觀逆賊所以敢行稱亂者不過挾

強虜以爲資耳故非外援虜寇則窮奔塞北其或非不可往則流寇而南虜入則內外交變可憂方大賊然虜其事勢亦是僞虜或奔塞非未有舍鎮城而南趨者而則根本失矣非則日導引虜患無窮流寇內地則郡邑久安兵弛無備誠不可不預爲之所而逆爲之防也討賊之事已付總制劉源清提督郤永又分遣廷臣或董王師兵衆勢集必可成功但恐鎮撫諸臣人懷隨隊之心坐覬成功之賞十羊九牧顧此失彼勢不得詳理邊務萬一虜寇乘機而動逆賊窮迫而奔然後爲討則晩無及矣臣愚以爲討賊之事宜付總制及提督

等臣有不効則責劉源清郤永等防邊之事宜付之
都御史樊繼祖韓邦奇總兵官魯綱劉淵等令其專
意修理邊備宣布德威簡閱士馬謹伺烽堠慎傳間
諜以防虜寇且蹤賊奔有不效使虜得南侵賊得非
突則責樊繼祖韓邦奇魯綱劉淵等其附近郡縣及
居庸等關宜付之都御史周金王德明及巡關御史
趙元大等令其各視所轄規畫防守兵務食少者宜
急為區畫流亡游食者宜討與收安毋令乘機思亂
為賊所得有不效使賊逸而南民煽而動則責周金

王德明等仍令各官親臨邊關及大同近地凡經畧
事宜及巡行期月俱以時陳奏付臣等稽察
一設間疑以散逆黨竊惟心同則秦越可相使志疑（仇咸寧亦用間賊而後反正）
則胡越可相攻始聞黃鎮秦冑鄭恭等為賊推戴臣
猶以為鎮等皆身為將臣世受國恩或外示同謀姑
安反側徐當伺變為我用因隙以報國家則鎮身之
上計也迺今謀遣譯使招虜為援則鎮等無復忠
朝廷之望矣臣愚以為宜懸重賞以購鎮等可諜云
二三凶將為賊所逼者有能効忠勤義乘機內應討
誅叛賊及率衆來歸以報國家者國家尚能捐其舊
過獎錄新功即崇爵千金之賞國家無愛焉如此則
賊必疑鎮鎮亦自疑上下相疑非鎮誅賊則賊誅鎮
矣鎮誅則賊失謀主而易潰賊誅則叛亂易寧而我
兵可休矣雖鎮等重賞可也此固兵家所以間敵疑
賊討勝謀取之道也
一恤軍士以倡勇敢切惟恩至而後威可行惠施而
後法可昭是故愛克厥威則衆易靡而兵不振威克
厥愛則人易怨而令不行切觀逆賊知罪大不赦人

懷死心無復生全之望窮寇死地有鬬無反其氣固
自倍而勇自強也我兵懸守外地荷戈雪立客主既
不相形勢逸又甚懸絕延遼游兵自春徂冬已閱三
時又戍異域人懷思歸萬一持久將無固志矣宣府
鎮兵舊嘗反側雖無脣齒之故不免狐兎之悲即勉
强用命或不得其死力也用思歸之士以攻敢死之
卒驅嘗叛之衆以攻其同事之黨不有嚴法以作其
氣不有厚賞以固其心臣未見其用命也今戶部已
題行賞軍之令矣然不過與銀一二萬兩討賊防邊

軍士無下數萬，況時際苦寒，衣裝費鉅，恐薄賞輕施，軍士猶未蒙挾纊之恩，及防邊將士，必斬覬望，患或不均，當令生心矣。如此則威阻令格，未必皆軍士之過也。臣愚頓　陛下勅令戶部，增銀數萬兩，令總制諸臣，均加賞賚，務令足禦寒，王將元戎，尤必有古人與士卒同甘苦之意，然後申嚴法令，以一衆志，則鮮不行矣。仍許賊平之後，有功人員，俱視賞格，無功者亦量行優勞，則惠施而人心固，法行而兵氣倡，古所謂成大事不惜小費者也。

一定賞格以誘內變。切惟厚賞之所激，則人可以死，重利之所趨，則人不愛生。然賞格不定，則人不見利。（雖然賞格既定而事平之後不及知格者多矣如寧藩之變所降賞格俱不遵行也）人不見利，則不思奮，不思奮，則不能得其死力矣。切觀逆賊憑恃堅城，率衆死守，而我軍容成，由外仰攻，非緣內變，則曠日持久，未易成功。賊縱不為招引，違虜亦或乘機而動，不可不慮也。兵部蓋嘗題請懸陛賞之令矣，然而未定條格，止於泛言，閫外制臣，又不敢私擅，是以民不見利，故日久猶未有仰應明詔者。查得先年該鎮之變，　朝廷蓋定賞格云，獲首惡一人者，官三級，白金五百，次惡一人者，金三百，餘第賞有差，後果得內應之力，賊問就擒，臣愚以為宜勅該部查照先年賞格事例，或量賜增重，明定科條，行總制等官，分布頒示，則人心見利而動，城中之人，將視賊為奇貨，賊亦將視闔城為敵國矣。縱不得內應，亦可以疑賊心而孤其黨，掣其肘而奪之氣，則堅城可破，賊不足平矣。（奉旨所條四事俱依擬）

陳募兵便宜疏　募兵便宜

切惟逆軍負固，蕞爾孤懸，德威布昭，靖服可俟。惟猾虜黠深，侵當未巳，又六鎮之兵，所至單弱，強邊周閫，叟愚慮久矣。（以賊久未平下詔募勇猛）仰奉綸音，豈勝宗社之幸。伏惟　陛下臨御以來，子惠元元，加志黔首，至德涵育，淵深地厚，今邊陲多警，宵旰縈懷，正臣子枕甲懷戈，捐軀報主之時也。明詔所至，固當有聞風而嚮應者，數萬之衆，不過崇朝一呼而集矣。臣復何慮哉。然聞君子死義，小人死利，仗忠勤義之節，可責於縉紳士大夫，而不可責之細民。效死敢戰之勇，可責於素教之士，而不可責於新集之傭夫。往者虜寇延綏，　陛下嘗懸募

兵之令矣卒無一人應詔者豈其民不可以義激耶
蓋議擬之太儉而奉行之或過也臣愆思往事偶有
六焉曰重購以示之恩曰明諭以示之信曰倡名以
導之義曰參伍以教之習曰廣募以備其選曰微練
以濟其急六者舉而民無不從事無不濟矣何也人
情莫不貪生而惡死樂室家而重去故鄉今欲使民
捐親戚棄土壤委身鋒鏑之下而不有重購厚利誰
則從之今之議募兵者曰人與銀三兩衣甲器械官
給之夫官府所藏甲冑弓矢虛器文具其實不足用

也必加淬而厚飾之大率費募銀三之一又遠者米
價高夥餘皆不過易粟六七斗小民雖至愚又安能
以五斗之粟易七尺之軀哉近者京兵西征官給銀
二兩布二疋夫京兵國家所世蓄以備緩急者也
彼小民者曾不蒙一朝之養及驅而之戰其所賜養
廼與素養之士等其不還於人情亦甚矣或謂虜不
再至則費為無經夫重之則耗國輕之則民不應臣
以為宜如弘治年間例人給銀五兩應募之初先給
三兩征調時則全給之如虜不至則未給者固在也

如此則民有後利之冀或勇於應命而我有臨事之
美則財不漫費矣故曰重購以示之恩然利可以驅
齊民而不可以致義士傳曰貪夫徇利烈士徇名古
稱燕趙多慷慨豪俠之士今富家巨室壯夫俠客高
名義而慕位號者不少宜下令募之有能率其親戚
子弟大者百人少或數十人以勸國家者官一體優
給之功成之日首倡義者得併功論拜無功者亦量
賜冠帶以示勸異若不煩官帑自備資募者則錫之
武秩以兵之多寡為之第終其身不襲有功而陞者

則襲其功則衆有統而易制財不費而兵集故曰倡
名以導之義夫戍役所以待有罪今之法殊死以下
者乃得戍是故一隸尺伍近或終其身遠或世為子
孫患故戍也者民之所甚畏者也況無辜之民乎
往歲募兵之令亦令得事寧歸農矣卒乃籍其名不
復除是示民不信而教民議令也今之義固許事寧
之後聽其歸業且令奉使諸臣會同撫按榜示之處
亦甚周矣然二三臣工皆奉命將事之人民固疑其
不敢擅也又國家榜制凡奏狀文移悉具勅累千萬

言浮文褻誕即宿儒讀之且得首忘末況無知之愚
民乎殷盤周誥固當時大臣傳王命而致之民者也
今觀其詞曾不過二三百言是故文簡而民易喻宜
榜由中出因民所習信者也今募兵榜宜令兵部撰
括大意毋得過三百言庶明簡易曉及令二三將命
之臣別刻小票以與民爲質凡應募者人給之許其
事平之後執是爲後信則民不疑而敢於赴募矣故
曰明諭以示之信地廣民聚則大衆易集而精擇有
人兵部議令沿邊招募固可以得士然西北諸邊地

曠民稀恐一時未能得大衆臣愚以爲宜令兵部將
各邊近地如山西北直隸山東等處分令奉使諸臣
附近併募不限以地有願赴募者一體兼抗之衆既
集而吾得慎揀精擇則無非藝勇矣故曰廣募以備
其選夫士不服習者不可與臨敵戰不預料者不可
以先恃驅未戰之卒以抗方張之虜恃未獲之衆以
紓旦夕猝至之患是猶驅群羊以逐猛虎汲遠水以
沃近焚勢必無幸矣今邊報方殷虜寇或旦夕猝至
新募之衆號召不可期且訓練未久金鼓不習一旦

驅而之戰是曰棄之兵之勝負安危係焉不可不慎
也臣愚以爲宜預令各鎮將見操及防邊將士擇其
精勇擇善將將之勤訓以待虜寇卒至則朝聞警
而夕可就道矣若其新隸之衆安土重離者則錯列
未邊參伍戍守以習征戎彼內得顧其私外猶獲公
家之利將爭趨之矣夫戰守難易勢不可同日語士
卒新故勇怯亦黑白相越也徵隸兵以赴敵分新募
以守邊則民便而兵利若如今議必待募卒以從事
臣恐北虜已渡河矣故曰徵隸以濟其急參伍以教

之習迂踈之見惟　聖明垂鑒

議處新輯地方重威體銷反側以圖永安疏

大同善後

節該總制侍郎張瓚巡撫都御史樊繼祖提督都丞
總兵官魯綱等各以大同內應捷音來聞俱奉　明
旨下之兵部令且旬日未聞議處者竊惟前事之不
忘後事之師往轍之覆求車之戒也臣愚智不能識
微然迹往事觀殷鑒則愚者逆睹矣　國家自正德
末歲以至今日二十年間邊鎮之兵叛者四起其他

拒命遣教鼓衆呼譟，方勳而忽寢，將發而未成者，又不可指數。此豈國家威力不足以懾哉，蓋其始亂也，當事之臣，畏怯之太過，而姑息之已甚，不能興一旅以問罪人，顧曰姑將撫而定也，當徐徐爲之圖，及其

[illegible]

撫而定也，則遂以苟安爲幸，泄泄然忘之矣，不復爲規置善後之圖。是故我則積怠以成弱，軍則養驕以成玩，陵夷至於此極矣。議者咸以爲甘肅之變，使當時能明法正罪，處置得宜，則可無大同之初變；大同之初變，使能明法正罪，處置得宜，則可無今日之再

變矣。推原亂始，不能不痛恨於甘肅也。雖追論則然，而後悔無及。今日之措置，固他日諸鎮安危之係。若復不早爲之計，使後之議今，猶今之議昔，則臣之所大惜也，可不慎乎。竊觀制撫諸臣奏狀，所以招柔大同者，固曰臧厥渠魁，脅從罔治，實陛下命將出師之初意，古先帝王用兵之大端也。然聞制撫等官入城之際，與經畫城中者，則失於不振甚矣。二月二十二日，逆賊將首馘來獻，都御史樊繼祖得報，遂倉卒趣城下，逆賊猶閉門不納，諭之至再，迺微啓半扉，僅

可容一人，即輿馬不得行，賊且請曰：都堂騶從，毋得過二十人，多則衆疑必殺之。後從者多，以一人入，賊果舉刃以逼，繼祖迺下輿徒步，止率二十人入，賊俱蒙堅執銳，夾道而列，露刃明戟，盛氣以待，繼祖初固以爲姑將入城，庶幾居中措置，以定禍變，而不知損威傷體，爲國家輕辱多矣。既明日，遂下令議賑逆軍及其貧民，夫大兵之後，少加賑恤，豈曰不可，然古之大賚，必富善人，未聞與逆賊齊施也。且威立法行，惠之則爲恩，施之則爲澤，感之則易動。繼祖等入城，未

聞正一法，誅一有罪，威廢法弛，而獨有私惠焉。賊匪惟不見德，且將曰固畏我也，固餌我以祈免也，不亦惠奸賞盜，示弱見怯，益驕悍之氣乎。且逆賊所以內應者，豈盡二三臣口舌之能哉，蓋廟謨定而神武彰，大兵集而我軍振，虜西遁而重援絕，外圍急而薪道

[illegible]

阻，智困力屈，援絕情窮，故結禁楚書等得以乘間爲

[illegible]

謀，然固可以知賊之畏弱而悔禍矣。使張瓚、樊繼祖

[illegible]

等不遽求入城，不即議解兵，審幾觀勢，宣布德威，使其帖然信，翕然懼，迺令盡開四門，賊亦宜無不從者，

然後盛儀張衛鳴鼓而入懸法布令明賞罰懲姦
斬善問民所疾苦而振貸之以示吏民更始如此雖
無攻城斬關之威亦庶幾明義討罪之法矣邇忍遽
若是故賊得以窺我而敢復輕傲如此也夫以 聖
德中興熙洽全盛彼大同一區之孽至勤數萬兵費
百萬狼狽相持幾半載我軍戰歿者數千人其竟也
不過得二十餘賊且眞僞不辨又假死於逆手已不
足以示威而制撫入城之際與其所措置又復苟且
姑息若撫嬰兒然甘詞媚語重摩而厚啖之兢其不

暫呼啼爲旦夕了事之計無復久安長治之慮此豈
所以謀人國者哉且兵者所以威不軌誅姦暴正紀
綱明王法者也是故先王重之出必有名非以紓怒
歸必獻馘非以侈大皆所以昭武明法詔令而戒後
也今也大兵久攻而孤城不下不足以昭武渠魁未
盡殄而無辜或蒙戮不足以明法勞師費財而威不
彰不足以詔令據城拒命而得逭天刑不足以戒後
閫寄所甚惜而二三臣者方且自多功伐侈稱捷音
臣誠恥之近又傳聞云反側之徒雖暫效順內應然

猶惶惑未安該鎮城門皆其所自守往來文移必驗
之乃得出入間猶與其故習私或生殺人制撫方佯
爲不聞拱手擁虛名行賑濟而已凡此皆處置不先
定故其心疑而未安耳或罪或原固宜早有定論不
當徐徐令其生心也今制撫在外則曰我難專制敬
候廷議奉命周旋耳在內諸臣則曰我難遙度聽撫
制長議便宜施行耳彼此觀望互相遜避今且二十
日矣不聞有所陳議曾不知該鎮士民跂足以待命
四方六鎮拭目以觀綮若如二臣措置遂幸以爲安

泄泄然不復置之慮而一聽其苟且之謀竊恐他日
之隱憂方大而諸鎮覬覦生心將無復寧息之候矣
昔人謂平吳之後方勞聖慮因臣之所拳拳者也

平政令示鎮靜以定危疑疏 遼陽反卒

竊見遼東守臣奏報遼陽軍士變狀及兵部覆議經
略事宜反覆思惟無任驚愕仰惟 聖明御極禮備
樂和天下臣民咸望至治而遼鎮之兵一紀四叛雖
於 聖德無所缺損而咸和之化胡可爲醇速變激
亂固撫臣之過而軍士悍傲驕於變背胡可爲順紀

綱法度至於淪斁胡可為立人心杌揑鼓之易搖胡可為固此臣之所以日夜疚心者也然以廟謨廷議當有爲國家深長思者故不敢妄有陳說近觀兵部先後覆題則不免於懲噎廢食之過也臣等敢遂終言之臣聞天下之勢如權衡然平則物情得而爭奪息機微輕重之閒則低昂懸判矣國家大鎮凡七而叛者五乃豈其撫鎮皆不肖哉蓋姑息之弊滋而偏重之勢成也今縱不能亟圖而善反之豈可復助其勢而益昂之乎以臣愚論之丹經奉命捐㣔不能宣

布德威遡重法厚斂以釁端罪誠不可辭然總撫者天子所命大吏也自軍士視之則亦有冠履首足之分即其舉措少乖而國家紀綱法度固森不可亂迺今驅逼而拘縶之無異小吏然甚至鼓衆閉闔呼譟稱叛此可謂非罪乎縱令不能明法正罪以杜驕悍固宜平議而均治之矣兵部乃過懲於大同之故遂不復爲國家長久之計不待勘報即懸斷而遥議之夫逐撫越墻而避不軍士逼逐也則曰畏法懼罪意有所徐鼓衆呼喚擁閉城門罪迹已彰也則曰嗷嗷哀求原無他意至於欲免查屯田則與免查欲更留總兵則與更留庇其罪而深爲之辭惟其意而莫之拂逆於撫臣則厚文周內惟懼弗深於軍士則曲隱旁飾惟懼弗恕失輕重之倫忘久大之慮長驕悍之氣滋邊境之憂詎非所以爲安也臣等愚不知大計然竊以爲今日之事異於大同亦遠矣夫大同之（諸論上然亦須審勢如唐人平澤潞而許河北世襲）所以敢行叛亂者其事有六高城深池以守則固一也多積厚聚餉給不匱二也隆冬沍寒我兵不耐三也鼠伏親藩庇同城重四也外隣强虜急可援五

也愚積惡累叛無懲六也夫賊有此六恃而我又以不習之兵寡謀之將臨之此賊之所以怙終爲叛。而我之所以歸久無功也遼陽遠在廣寧三百餘里邊城節鉞上馬精銳厚餉積芻堅甲利器悉在廣寧遼陽僅一副總兵分守之地有兵不過五千芻粮仰給遠而在外城池高廣僅半大同附近諸夷則東爲朝鮮北爲朶顏海西毛憐諸衛皆國家冠帶效順之國歲時稱貢之臣非若北狄强黠無忌世爲中國仇讎者比也夫外無强虜之援內復鮮親藩之比大同

六侍無一有者也是故閉門呼譟而終不敢有他者
非誠有所畏懼蓋自量其力也臣非妄意誠知其無
能爲矣今　陛下重於舉事思與天下休息此不過
一傳檄而定耳夫重抑士卒則挑釁速禍將激目前
之變偏罪撫臣則傷體損威將遺久大之憂二者皆
安危治亂之機不可不慎也臣愚以爲自今以後遼
東諸臣復有奏報事狀　陛下宜鎮之以靜曠然視
之待以無事若邊境常報悉付巡按御史從公體
勘長慮周謀聽其廉實委悉以聞　陛下權其事變

觀其時利徐圖而平議之罪在巡撫則罪巡撫罪在
軍士則罪軍士使刑罰平而法令昭務足爲國家久
安之賴兵部不得過事姑息逞斷是非曲爲低昂偏
右軍士重抑撫臣令其名分乖舛法典隳廢見張皇
之形示懦弱之迹使天下不得以終窺我而無畏也
夫待之以無事則反側不疑示之以鎮靜則國威不
褻付之於邊臣則罪狀可稽得情而參議則闇闕在
外即有一二委曲不盡法者爾日邊臣之故而朝堂
之體固自尊也如此非惟足以安反側之心抑足以
全國家之體節目之内軍士不致伏而請罪者臣不
信矣

正名罪慎舉用以杜姦萌疏　遼陽攸今

近因鎮守太監王純等題稱據廣寧軍民人等狀告
呂經苦害軍民十一事乞轉奏　皇上欽定施行再
乞差總兵官部系侍郎周叙前來撫安等因又該兵
部題奉　聖旨呂經已有旨革職閑住了還着錦衣
衛差官校齎駕帖拿解來京問理袁璘并地方有罪
人犯都着巡按御史查提問擬來說韓邦奇也不必

去吏部另推可以撫靖地方的兩員來看欽此臣等
伏讀　明旨仰見　皇上好生不殺體權達變推誠
矜物與古之聖人寧失不經同一至仁也臣等敢不
將順以紓至懷惟九重嚴邃君門萬里遼城變故之
狀軍士驕悍之罪臣工憤懣之氣不徹於聰聽者猶
多也至　陛下所覩者又皆危城之疏一偏之語議
者日復抑揚輕重於其間　陛下何所度衷而裁之
乎傳曰膚受之愬智者惑焉文致之罪即皋陶之德
以爲有餘辜矣今日之事非賴　陛下之聖明公虛

洞燭鎮靜遐思若遽聽邊臣之奏從軍士之請則所
以處此又不獨如今矣近有山海關守臣揭報兵部
開稱本月二十五日呂都御史進廣寧總兵勸說不
必久住軍士恐生他變呂經不從二十六日叫寫字
進各衙聞知云你將我貼丁不與又將粮銀減半今
還寫本害我各吶喊擁鍾打鼓齊入將都察院門打
開捽入將呂經踢打肘鍊送監又將都察院并文卷
盡行燒毀着太監總兵奏本討赦等因臣等於兵部
借覩之乃知危城之疏未可盡信壅蔽之弊不可不

深察也何也蓋危城諸臣寄命軍士白刃在前死生
在念苟可以免於戮辱則蒙蔽之罪無愛矣故先後
奏詞所以伸彼抑此者非有所恩怨厚薄也自全之
道在於此也且今之官府所得行威虐者以　陛下
之委任權久在已也呂經奉命取回則權任間奪矣
縱欲為虐誰復與用命者況其受侮遼陽潰敗者屢
彼縱自愧寧復不畏敗耶若因往政之虐則遼陽已
發之苛政刻令御史又悉除而更之矣此其為情亦
大可察也夫今日邊境之禍平心反本而論之撫鎮

苛刻之過軍士驕悍之習國家姑有之積三者實相
因而成之是酷吏亂卒厥罪惟均法則不得以輕重
之也明旨已下命使已行呂經之罪臣等不敢復言
矣至於軍士之多辜不正名斷義以昭示天下竊恐
姦雄之窺哄而亂臣賊子之接迹也嘗聞投鼠者忌
器狐穴於城則灌者避焉何也以其所托者重也巡
撫者　天子所命大臣也即其有罪　朝廷法度明
典問在也軍士誠聲於朝　陛下英明剛果其治經
猶腐鼠耳豈當以麾下小卒恢自辱如此雖經所

自致如　朝廷何縱不足道獨不畏　陛下耶臣等
請得數其罪夫執辱撫臣殘　天子命吏罪一焚燬
公廨擅閉城門罪二欲易撫鎮則執名易以請要君
廢置罪三既執撫臣乃以狀訴先發後聞罪四詞目
請轉奏　皇上而不具姓名傲君無上罪五次堂陛
之等倒首足之序裂名分之防蔑視王章輕玩憲典
罪六此豈薄於呂經者哉若不獲真正元惡數十人
數其罪而責之則將來軍士無復嚴憚自是國家紀
綱愈不立法令愈不行邊境效尤循環而動　陛下

之憂日滋以大矣兵部議曰軍士被毒雖皮積怨實
深中間恐有三五姦徒幸禍乘機鼓舞愚軍者若曰
無與於軍而二三奸徒爲之是欲示勘官意也勘官
職在地方志幸苟安而廟堂所議又復云然他日不
過誣執一二乞兒丐子鍛鍊成獄以報　陛下以姑
塞明詔如此胡不直宥恐赦之猶不使無辜彼茲刑
戮也臣等近又看得巡按御史曹逵題稱臣奉　命
巡視居庸關四月十九日赴教場閱操見行伍紛亂
喧囂不肅旁不知操上馬輒墜廢弛殊甚欲據法行

罰抑被官軍人衆環坐號呼大譟不服臣恐激變只
得姑息夫御史　陛下觀風之臣搏擊之司也今其
爲詞乃甚卑其爲情亦甚畏矣豈本心哉時事如此
將來亦大可見矣夫旬日之間中外三變雖大小或
殊間可以覘人心無畏也如此猶謂法令爲行紀綱
爲立此非愚則諛皆非審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往
歲寬大識者嘗逆推今日之事書　陛下矣今且有
左驗矣而群臣猶玩忽不戒優爲是煦煦以幸目前
之安不知養亂蓄變將自誰遺也無亦慮國家舉事

之難乎臣請得而言之昔唐中葉京師再陷玄德播
遷天下多故藩夷寔擾故藩鎮之臣乘敝而起憲宗
發憤創徙振累世之弱簡賢練衆信賞必罰畀師博
謀卒之淮蔡底定諸藩再款赫然稱中興焉然此猶
可諉曰異代事也臣請證諸本朝者正統間大虜入
寇直犯京城駐兵德勝門之外可謂危甚矣而叛賊
葉宗流等六七人者又皆乘時並起各擁衆數萬據
土稱王七省之間騷然震動內外交變視此爲萬烈
矣而廟謨先定群工效忠卒之醜虜[illegible][illegible]叛賊悉平

期月之間天下晏然方今　聖明英武群哲勵翼豈
異　祖宗之時本兵乃獨爲數十小卒掣肘結舌竟
不出一語以問罪人此臣等之所以未解也近又傳
聞當事之臣議欲慰軍士之請以周叙代韓邦奇巡
撫夫　陛下所以罷邦奇不遣者爲蓄祭[illegible]帥非輯寧
才故欲易之此固　陛下知人善用之意非因軍士
之請而欲以叙吏也當事之臣過爲承望遂欲以叙
往如此又何異唐時藩鎮之爲邪昔臧武仲以防求
爲後於魯孔子以爲要君況廢置予奪皆上之操也

軍士得請而廢置之則是主上之柄操在士卒大同
倒持非所以爲順也且將來邊鎮效尤紛起以請
陛下從之則難繼不從則軍士固有辭矣失體損威。
尤莫有大焉者此尤臣等之所扼腕不平者也伏願
陛下勅下兵部再加詳議擇遣大臣一員前去查
勘務得眞正首惡數其罪而責之以照示天下無得
聊聽邊臣取二三小夫苟且了事及勅吏部別推廉
靖大臣一員往代巡撫毋得輒聽軍士之請遂以周
叙往以釐將來廢置之端則未盡之法猶有存者庶
幾內以示後而將來也若或冥頑不悛首惡不赦
陛下問罪興師言順名正勝負曲直非所與論矣今
中外臣工私相告語罔不憤然爲國不平然不以告
陛下者彼自計其身得事　陛下之日遠或十餘年
近或二三四年非罷即死耳自幸身榮親顯使國家漸
安無恙彼得以安食坐享以遂其肥家保妻子之計
即他日安危責固不及也誰肯爲國家出長治之謀
畫久安之策以自取疏棄之罪哉臣等誠恐朕往歲
[illegible]
交論大同事至今大同之民怨入骨髓即大臣亦惡

臣爲異己讒毀搆議無所不有頼　陛下天地之恩
曲賜保全日夜思惟冀效涓埃以答高深而　聖恩
深重仰報無由又兵戎邊鎮實臣該科之責非若異
科事自有司存忘其愚陋復陳覼縷

正名義以杜邊患議功罪以存國體疏（大同功罪）

竊惟推隱彈辭者明法之臣也慮遠存體者燭微之
君也是故輸刑讞獄必盡其情按憲典罪不遺其隱
匪曰爲深以明法而備讞也書曰其刑上備有併兩
刑是也察時度變以輕重議功矜疑以昭閎厚匪曰
爲異以處遠而存體也書曰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
輕世重是也故聖人觀時而制刑因人而赦罪則
朝廷無失刑天下無異議矣臣愚不識治體然於大
同之變蓄嘗反覆思維竊見其大端有四皆內關國
體外係邊防近示天下遠詔來世所不可不愼焉者
也是故叛逆之罪不誅則無以明法而戒後僨事之
臣不論則無以懲慢而勵忠觀望之臣不罷則辱身
負國而大義乖招降之賞太厚則損威傷體而　朝
廷輕是故必知此四者而後可與議大同之功罪也

臣竊觀禮部侍郎黃綰查勘疏狀，叛徒逆黨，間有擒
此公之才當時亦有議其十患者自今有才幹所
戮二監道，亦議綰遺，雖未盡法，差勝於前矣。劉源
處大抵簡便可行
清之議誅，雖或過甚，而郤永、武鐘之罪，則公論協矣。
潘倣、孫允中之叙用，雖非爲訓，而趙鎮、戴廉之參，則
大義明矣。楚書僇榮，樊繼祖之功，雖頗浮實，然陛賞
日量行，則國體亦尊矣。若大窮奸推隱，辨功正罪，不
復遺餘力者，則臣所謂明法之臣，體固當如是也。不
如是則綰爲不稱　陛下任使矣。至於觀時察變，以
權輕重，議功矜延，以昭國厚，以爲　朝廷惜大體，爲

邊境防遠患，固　聖明所獨斷，非法吏所得招狀外
越擬議者也。夫今大同終事之期，諸鎮觀望之秋，
陛下更始善後之一幾也。乃得黃綰參稱大同軍士
止應坐以謀殺之律，不得輒稱謀叛，以至興師大折
姦莫先於聲罪，誅賊莫大於正名。名不正，罪不彰。則
多殺之不足威，悉宥之不足仁。夫謀殺謀叛之不辨，
則人義乖而國是隨之。臣謹按律謀殺謀叛，輕重較
然懸也。所謂謀殺者，或三數人陰計詭圖，掩衆所不
及而戕人於欻。尋即解散者也，必非謂聚衆至數十
人，操弓挾矢，明殺呼譟，自夜達旦，以與主將格鬭者
也，必非謂劫殺良民，焚燬公廨，逼窘撫臣，逐奔親王
久而不解者也。特此非國家所習有，爲未易言耳。臣
請言其習有者，假令二三人謀人於潜地，殺之而奪
其資，又數十人者，明火揚刃，彰劫人殺人，不知將坐
以謀殺人律乎？抑坐以强盜律乎？事固當有辨矣。況
大同之卒，累倡叛亂，再殺大臣，據城逆命，非一朝一
夕之故，稔惡積慮，無　君父久矣。其與忿上怒卒，一
時偶聚爲亂者，萬萬不可同日語也。況律文謀殺，止

言指揮千百戶，而不及大臣總兵者，豈其遺哉？其微
引証附例律之意
意，蓋可識矣。大臣者，天子之所改容而禮者也；總
兵者，朝廷之所推轂而遣者也。是皆下主上一等
者也，廉堂之分，誠不邇於此矣。此而可殺，是不知有
朝廷也。如是而弗之目叛逆，豈不典明乎哉？是故制
律定罪，不得與指揮千百戶同議，將重撫鎮以防漸
也。夫國家於撫鎮，重其權任，尊其位號，隆其體數，而
士卒猶得執而殺之。令既不能正法辨罪，以爲撫鎮
重，至復輕殺者之罪，以與殺指揮千百戶同議，自是

以布撫鎮威體下同末屬上卒視之無人尊顯撫鎮少不如意欲殺則殺之當復輕於前矣雖撫鎮亦將自覬甲也目牆牆焉衆生首頭之慮。又何暇為國家嚴法振武以防邊防也哉此其為慢滅非細故矣傳曰水弱而人狎之故多死焉火烈而人畏之故鮮死焉茲因先王嚴法重令使民易避難犯之意也先王豈樂為是重法哉且聖人立法制國皆因時救弊止天下之亂者也今上卒殺撫鎮亦既數見矣使律文果輕　陛下猶當乘時立制以申其典以立天下之

坊令律有重條有故降亦以輕典足矜上將尊而導民易犯也非所以明威別等正名杜漸之道也應者以為不如此則無以為肆赦大同之辭耳臣愚以為罔不必然也夫滅梁則釋勝從實　陛下神武之義不殺之仁與古之聖人寧失不經。同一好生之心也即是以語示天下傳播來世豈不光明俊偉之甚又何必文借輕典以惠奸慝曲援律義以貽後觀以姑成此高哉徒使　陛下赦之不為恩殺之不為罪啓奸雄易犯之路開撫鎮不自謀之端貽邊境無窮巳

之禍臣誠竊憂之臣非為律例爭也此義既明國是王法胥此焉定後禍隱憂胥此焉寢蓄東隅不可追、將圖桑榆之救也臣愚願　陛下勅下兵部及法司諸臣從長會議申明律例榜示各鎮使知大同不盡之誅實蒙　陛下不殺之仁嗣是敢有聚衆稱亂劫殺撫鎮官者但以謀叛已行論重則稱兵聲討輕則據法追治又使天下知　陛下義理之怒無復雙赦終有之幸庶幾有所嚴憚而不敢犯矣此因明法救時反重折萌之道也又看得黃綰參稱總制侍郎劉

源清賍隨支通貪功債事輕議請兵激變良善春秋必誅國典難貸大源清受　陛下命秀總制大臣與有兵戎之責不能相觀機宜以圖進止老師費財卒罔成功使醜虜深入幾於危殆本職無效罪誠萬死然聞八議之典功賢必議先王所以示厚廣仁也往者寅濠畏逆源清為進賢令守孤城獨以忠義感激士民當大書特書報國及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倡衆為死守復偕薪圖其弦第約賊至則闔室自焚偕死以報得自家人計棄城逃者源

清即極殺以狥宸濠遣僞將將兵百餘人近進賢源
清伏兵殺之生擒僞將斬之市宸濠乃檄傍邑召源
清源清大罵曰吾豈從若反耶立斬齎僞諭者宸濠
卒亦不敢加兵進賢隣邑聞風始皆有固守志今兵
部尚書唐龍往以御史按江西首上源清功狀謂其
首挫宸濠之鋒而奪其氣使賊不敢東窺湖東諸郡
屹然爲閩浙巨防者源清之功也由是觀之源清固
賢且有功矣即有舉事少不當尚當蒙八議之貸況
今日之罪猶或有可矜疑者臣又按律所謂激變蓋

言牧民之官失於撫字非法行事激變良民爲變者也
源清未用兵之前土卒亦既殺總兵誅良善逼親王
出奔爲變矣固不得以良民論也源清本奉　陛下
命將大威致天罰不得謂非法行事又明矣特其累
失機宜措置乖戾致令其大耳此則源清之罪也
陛下即以是誅之匪惟天下服　陛下之公明臣知
奉職不効者其責如此又何辭之與有若命重行族
紀律申令皆主將之責源清何與衞卒不戒不和又
帶俸任均不相令制妄殺之罪祝承亦當末減若夫
貪功債事之辯則心術隱微之際所未易以形迹窺
者夫縣令小吏也族滅大禍也源清爲小吏能不愛
族滅之禍以報　先帝今當　聖明之朝爲國家大
臣受專閫之委顧盡棄其平生以負　聖主臣誠竊
疑之乃今欲與都承同叙非惟其心忒不敢恐嗣後
人臣不究顛末不白循省將復疑畏不敢爲人下出
力任事矣即叛逆之徒亦必快心洩忿借口爲資天
下後世且將謂國家以大同之故殺一非叛罪素忠
義大臣豈曰小戾云乎哉夫源清罪誠可誅當不在

叛逆者之上今馬昇楊林親爲叛逆矣猶得以後功
苟保全議陞拜源清獨不可以舊忠貸一死乎又看
得黃綰參稱潘倣孫允中俱應叙用楚書詹榮俱應
陞賞夫潘倣職重巡撫寄切安危自今觀之亂階不
杜何以示威見難不援何以示智踰垣而避何以示
體勅符俱亡何以示守降志辱身伏謁叛卒何以示
節觀釁自全何以示忠冒功祈叙何以示恥皇惑莫
疏爲賊請貸何以示法夫　陛下以體法廉恥待群
臣而倣等以此報塞　陛下此而不罪方來之臣以

苟辱爲上計以觀釁爲良圖養亂蓄姦以成困難且使大義日乖臣節日斁誠非所以風示來世而教下忠也臣愚願　陛下不易初命仍罷倣等庶少存廉恥以激頑懦若楚書詹榮之功賞則臣前疏已具矣國家全盛之時大同一鎮之叛不能明法正罪使朝廷誅賊討亂之義伸於邊閫顧使二三小臣得以口舌乘時爲功　陛下不勝其好生之仁俯聽其然天下猶未測淵衷之所注也夫賞不當功非惟人不思勸而國體輕重隨之以臣愚論之詹榮身陷賊中本

無疆土之責楚書奉使察濠非有軍旅之寄乃肯越職而謀因幾而成且其膽能入圍口足說賊　陛下錄此而稍加賞異之亦可以爲人臣出疆奔走居難圖回敢於趨事者之勸若曰大同之功非此二臣者莫可就也竊恐天下有以窺朝廷矣將謂　朝廷過視大同爲勁強不可制故招降餌伏者遂侈爲奇勛張皇誇詡錫上賞賜駿拜甚非所以示戒崇體尊　朝廷也故臣謂楚書詹榮不宜厚賞者非爲國家吝惜誠愛體也無已則少俟歲月二臣資叙當遷吏部

別擇美秩加常秩一二等詔衛制限門足示優異則體全勞叙兩存不廢若夫都御史樊繼祖挫威於城下侍郎張瓚受命於軍終亦復貪天因人冒昧掠美又非臣之所知也夫如是則賞罰畢協而大義明規模弘遠而國體尊姦宄潛折而邊圉輯近可以示天下遠可以詔來世矣惟臣前議與勘事大臣微有異同然非臣故異緒亦非緒之見不及此也蓋法臣之體貴於詳明　朝廷之體貴於弘遠固各有攸當也臣言官所論者　朝廷之體也況國家善後之策邊

鎮久安之圖追鑒覆車議在今日必智愚併陳封非悉達廣延博議然後　聖擇有基也臣若內避異同之嫌外懼郡小之謗緘默不語仰負兼納則不忠之罪矣且無贖又臣之所大懼也且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要於是而已臣言而是適足爲縮恥亦大臣集衆思廣忠益之道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一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勷甫
宋存標子建參閱

楊太史奏疏

疏 楊名

昧死陳言以效愚忠疏 用舍修建

臣以災異修省妄有建白繼奉 聖旨令臣明言臣捧誦之餘不勝悚懼切念臣本庸劣無所知識荷蒙

皇上簡拔及第寵列詞林感仰殊恩每懷圖報近見諸臣奉 詔陳言議論不一恐未足以上慰淵衷故以草茅之見謄為狂妄之說塵瀆 睿覽但臣涵養未至故氣之和平問學未明故言多疎謬乃重煩明旨臣驚悸隕越無地自容既而伏自思省所以有言寔出于犬馬一念之誠非敢故為矯激以速譴責也以臣之愚時務人品固未能一一周知然得于見聞寔不容已者況承嚴命之下尚復畏罪隱默或支離遷就以求幸免豈不有負 皇上虛心納諫之仁也哉而臣願忠之初心亦自負矣故敢不避誅殛謹以所聞見出于臣民之公論者為 皇上明言之臣惟吏部諸曹之首尚書百官之表而汪鋐者小人之尤者也往者吏部尚書有缺 皇上亦慎重其任不肯輕予今乃屬任于鋐豈不以鋐為賢于諸臣耶然而命下之日大小臣工罔不驚愕雖閭閻細民亦切切不已皆曰此地非鋐所宜處也益以鋐之為人心行反覆舉動乖張志惟務于逢迎心秪期于報復向總憲臺累遭論劾今遷吏部又被羣言臣恐夫今不處

使在位日久益以逢迎之巧濟其報復之私內外臣工用舍盡謬則其為害可勝言哉此鋐之不當用也如武定侯郭勛賦性奸回立心險詐阿奉權貴叨受天恩益不必考其心術之微觀其氣象之著亦知其為險人也 皇上使之久典戎務屢代祀事及凡要緊 朝政皆得與議彼復不自檢飭肆意猖狂使為臣子者朝夕觀效皆如勛之為人豈得無可慮乎此勛之不當用也如太常寺者本司掌禮儀以事神祇祖宗導迎和氣光昭國祚者也位列崇階稱為清要

非心行純白，資深望久者，不得與矣。近者乃使陳道瀛、余贇仁、萬鼎崇道流充任其秩，臣每觀其聲音容貌，自猥狎暱，及聞其素行，則飲酒食肉，貪財好色，無所不至。一遇祭祀，則專意于分受品物，及香燭柴炭之類而已。如此等人，如此等心，而望其誠敬精白，以贊助 皇上明禋之敬，有是理乎？此道瀛輩不當用也。臣愚竊妄以為是數人者，羣心皆曰不當用也，而 皇上用之，豈亦 聖心之偏于喜者耶？又如 皇上踐祚以來，在廷之臣，條建議論之間，識見偏執，言辭

紕繆，以上觸 天威，自取罪戾者，固非一人一事，但據其迹雖若難恕，而究其心則皆可原。自明示薄罰之餘，懲創已久，況皆累朝作養，才能文行，各有可取其遺我 皇上，共成光明之治者也，而可終忍于廢棄老死已乎？雖累有寬釋起用為言者，尚未蒙慨然允行。近見大學士李時以愛惜人才為請，仰荷嘉納，中外臣民不勝欣躍，此可以觀人心矣。但下該部已久，未見覆題，則臣所謂遲回觀望，不能悉力將順，縱有陳奏，不過虛文塞責之說，豈可謂無哉？臣愚竊妄以為凡得罪者，羣心皆曰當於宥也，而 皇上亦未能霈然，豈亦 聖心之偏于怒者耶？推而至于施為之間，如稽復舊典，以備一代之制，其盛舉也，但未免工作屢興，財力並竭，採運木植，燒造磚瓦，裝載灰石，所至騷然，民無寧日，則閭閻之下，形諸愁歎，以戾太和者，亦豈少乎？又如真人邵元節者，得以其術遇蒙采聽，于內府修建醮事，此雖 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不能自已，但禱祀之說，自古無驗，今乃不惜縻費，使之招衆，且命左右大臣，奔走其事，而元節復率其徒

侶，持其旛樂，敢于大內闡揚法事，遂至不肖之臣，妄為依託，且聞有昏夜乞哀出其門者，亦不能必其無市恩播威，夤緣僨事之失也。夫以 皇上敬一之心，臣民觀聽之念，感格天地，萬壽之福，百男之祥，可以坐致，乃使異端小術，攘以為功，書之史冊，以垂後世，亦謂何哉？凡此或皆 聖心少有所偏者，故臣敢為內照自省，及戒謹恐懼之說，蓋欲 皇上遠稽堯舜所以德高羣聖，治冠百王者，不外此心之中和也。處或一念之微，一舉之際，及一事之末，少有間斷，即未

純一、即弗中和、是故慎獨之功、確乎不可忽也、乃臣之誠、不足以孚感悟、言無足以備採擇、至屢明諭、臣罪安可逃矣、

楊侍御奏疏

疏　楊爵

慰人心以隆治道疏　用舍修建

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原、履至尊之位、膺艱大之責、用人行政、是非得失、方在幾微、而關于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者、即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深察乎

此、致治必于未亂、保邦必于未危、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爲大于其細、而圖難于其易、然後天人交與、而可以延國祚于永久矣、方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之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即欲拯之、無措手之地、以臣觀之、其危亂之形將成、目前之憂甚大也、大抵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通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公肆欺妄、士風民俗、于此大壞、而國之所恃以爲國者、掃地盡矣、撥危亂而反之治安、此在

陛下所以轉移率勵之者何如耳、況當朝覲大比之期、百司多士、濟濟來趨、延頸思化、人人切仰、極重不可反、幾失則難濟、伏願　陛下汲汲于此、時留心暇以爲善後之圖也、臣以病居林下者八九年、誤蒙聖恩賜之起用、擢以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受命以來、早夜耿耿、每思國事日非、而臣于國恩有未報至于痛心流涕者有之、臣請略舉目前之所見、尤要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　聖心之憂者、爲　陛下告、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　陛下之洪恩、下負

生平之所學也、伏願　聖明垂聽焉、臣竊惟天下之患、莫大于以危爲安、以菑爲利、實則可憂、而以爲大可樂、法家拂士、日益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于其間、積弊而至于蠱、則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之患也、往年夏末入秋、愆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既又立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洶洶無聊、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正　陛下徹樂減膳、率臣下以恤患寧之時也、而在廷之臣、如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爲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

不亦甚乎。其不幾于安危利菑，而以大可憂者為樂邪。孔子告顏淵為邦，在遠佞人。若是而謂之佞人者非耶。大臣之職，輔君當道，志于仁，而先天下以為憂者也。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欲天下之治安可得耶。又如翊國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為天下之大惡，朝廷之大蠹也。勛之舉動踪跡，豈能逃于　聖鑒。雖　陛下盛德優容，不忍即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為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于微，遏之于漸，則朝廷優禮

一為處置武定之言亦有体

人臣之體貌未失，而勛戚之餘裔亦得以保全而善終也。或使稔惡肆毒，潛于政柄，則羣狡趨赴，善類退處，其為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治道去其太甚者，此其為害治之人之甚，所當急去而不可緩也。凡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以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民不得所，則其心不能無怨，民日怨，則天意可知矣。古者民勤于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而至于離散，離散無所歸，而至于死亡。臣近巡視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人，此一南城一郭耳，共計五城，未知有幾，目所不及見，而在于千萬里之遠者，又未知其有幾。孰非　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蓋望一豆羹蔬食，以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此正　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于此矣，而尚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者至數十員，又差部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浚民膏血，而不知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竭民之力，盡民之財，是自戕其本根也，而國何以為國

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營一臺，故海內富庶，隋氏以盛修宮室，而至于亡國，願　陛下以為鑒戒，則宇內生靈之慶也。況今北虜跳梁，內寇竊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為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于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人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世，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儆戒，其見于經傳者，如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昧爽不遑，文王不遑暇食，武王以敬而勝怠，故能壽躋耋期，治隆熙泰，是數聖人所以崇德益

請善政和民之道不外乎敬與勤而已矣周公召公
之相成王也周公則以逸而戒之召公則以敬而勉
之蓋敬逸之間身之修否政之理亂所由分此周周
召忠君惻怛之心也 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為不
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其于堯舜三王之道
蓋已心得之矣數年以來因 聖體違和朝儀間缺
經筵未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覩 聖容數
奏復逆未得一聆 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夫 天
位者艱難之器逸樂之具也 陛下一身天地百神

賴以享六軍萬民賴以安一日二日有萬幾之繁近
聞 聖躬調頤大獲福履中外臣民罔不歡慶況此
春氣漸和人思新化庶官入覲讙讙肅肅來自萬里
之遠者孰不欲鞠躬垂委北面舞蹈望龍顏以慰快
覩之心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今日之事也若
未得瞻于咫尺 天顏之下以抑有孚顒若之敬臣
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同寅
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
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必誅而不宥者也

今異言異服列于庭苑金紫赤紱賞及于方外之士
臣不意 陛下睿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為一至于
此（此所指者陶仲文也）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
故非道隆德盛極天下之選者不足以任此責今舉
而畀諸迂怪之徒輕之若芥流品之濫至此極矣且
陛下以天縱之聖資為上天之元子若遠宗帝王之
道近守 祖宗之法細旃廣廈之下與公卿賢士講
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
和氣致祥罔有天災則山川鬼神莫不寧矣安用假

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為 聖
躬之福耶甚非 聖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乎蕩蕩
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聞風聲所及人起異
議豪傑之士聞而解體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于
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
四也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 陛下臨御之初延訪
忠謀虛懷納諫其于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
時臣工恃 陛下之能容敢以直言冒于 天聽言
過激切而獲罪者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

禍未開敢有犯顏直諫而為匡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以為勉強以聽不若從而從之恱而從之不若導之使言蓋人臣持祿保位者多而忘身以殉國者少雖識見有明暗言論有得失在 陛下明目達聰鑒別取舍于黜陟賞罰付之公論則可矣若震之以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者言出而身即死近日翰林院左贊善兼修撰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此于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伏願 聖明少致思焉成湯大聖人也仲尼稱其改過不吝從

諫弗咈高宗有商之令主也傅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二君作聖之功為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臣非區區為一楊最等惜也但歷觀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今而後雖有素懷忠義之心者非灰心仕進甘退丘園亦必深自晦藏為保身計矣孰敢發言以論天下之事哉臣恐忠藎杜口則讒諛交進上德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通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近即遠于萬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此數者關于天下之治亂國勢之安危貽 聖心之憂誠未已也伏望 皇上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為不易察臣忠悃覽臣所陳賜之施行戒飭夏言務篤忠貞之道以報國家崇顧禮遇之恩于郭勛則豫有以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妄之行 陛下仍以慎獨養天德以天德達王道以慰人心以祈天祐則莊敬日彊而眉壽永于千億虛靈照物而忠邪莫可逃遁其為 宗廟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 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者端在此矣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唐昌世興公
許清瑜价夫　參閲

許恭襄公邊鎮論

論　許論

九邊總論

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海西盡酒泉延袤萬里中間漁陽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靈武皋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六十萬據大險以制諸夷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專命文武大臣鎮守提督之又以山西鎮巡統馭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為九邊弘治間設總制于固原聯屬陝西諸鎮嘉靖初設總督于偏頭聯屬山西諸鎮又設總督于薊州聯屬遼東鎮戍各嚴客兵然自大寧未棄遼東宣府聲勢相聯屬自偏頭關迤河防西北大河之套守自東勝因套之南又有榆林實相犄角

後棄大寧移置都司于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大虜得逾河而偏頭關迤西遂有河套之虜因循既久有司又不肯以時巡歷東勝之鎮併近內地形勢愈弱于是所賴以衛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大四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加巡哨為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耕牧從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操以自固將帥假按伏以為奸攻守無策而偷惰相襲文法太密而巧避益多斥堠不立而勇敢未倡功賞不明而激勸無爽地方屢失糧餉屢空實此之故矣今惟痛革其弊堅壁固守勤訓練哨探耕牧長計而無狃近利乃可為也其治鎮夷之道則在擇土著良民得以自相守望一或不支為之聯絡附近地方策應之如湖廣之永靖廣西之狼兵苗之不復徵調民足相兵不苟民無貪功之文臣無貪利之武將則邊事安然矣

宣府論

宣府古漢時上谷郡也。國初常忠武王遇春破虜于漠北，即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賽峯、黃厓四驛，接太寧古北口；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太宗文皇帝三犂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太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大寧既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乃徙衛于獨石，弃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虜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

狹，分屯建將，倍于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懸絕，然勢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冶，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矣。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考塞垣所據險，亦幾盡第，時異勢殊，有不可不為之經畫者，若日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幕軍，重

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淸京營之兵以益柴荊。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豈容已乎？且宣府軍士素稱敢戰矣，乃近年參將郗勲出境燒荒，遇虜二十騎而潰，關山王經前後陷沒，此猶可諉也。若滴水厓郭樂之叛，及諸軍告糧而譟，此則漸不可長，況伊邇大同，耳目習染，可不慮哉？是故有撫綏之將，而後有節制之兵；有節制之兵，而後有疆圉之固。籌宣府者，此其大計矣。至于邊儲一節，則員外楊守謙所論，蓋得權宜之術，附見于後，以備一時參考云。守

謙曰：嘗聞弘治中宣府各城粟芟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厫僅存，尾櫟塲地，鞠為茂草，或勢家佃以為業。然則飽歌騰槽之勢，安得而復見哉！邊鎮敝壞，乃至此極。賴　國威靈，僥倖無事。使遇也先火篩之變，將何以待之？訂國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有必不得已之事，則空運之策可行也。此蓋先朝所已試者，亦一時拯溺救焚之方云。又按邊軍月餉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者

折銀六錢。又曰。本折四。支。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苦于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廩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猶不及半月之粟。如之何其不餒而疲。且至死也。欲責其死綏之節。不亦難哉。說者謂宜于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于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

（此說最大慮也惜能言之未必能行之）

支持者勿動。惟騰踊之甚。不可支持者。借支二三月。（補償難言安能始終如一）秋熟之後。即于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如此則士得實惠。而所省亦數倍。即有重大虜患。徵發旁午。緩急亦有所濟矣。此誠今日之急務。而司國計者所當講求云。

薊州鎮

薊州

薊京師左輔也。我 太祖既逐元君遁。即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建。以爲外邊。又 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爲內邊。 太宗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乃改封寧王于江西。徙太寧都司于保定。散置營州等衛于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 貢二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即朶顏大寧福餘三衛也。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于喜峰口密雲等處鎮守驗放。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嚮導。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此後因而添設太監參將

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爲寇也。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蕃。朶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脇求添貢。把兒孫深入擄掠。動稱結親迤北。恐嚇 中國。參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故三衛夷情。難與往日例論。禍機所伏。不待知者而知。黃花鎮擁護陵寢。京師後門。今本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寔。此其單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閑田。可募爲兵。此亦一策也。

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戶避暑故道
尤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壍則漲水易淤、都御
史洪鍾雖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須塞川大建石
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洛、庶幾可以久乎。喜
峯口三衛入　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聞取
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
多于燕河營、乃復添設游擊、甚爲紕謬矣、游擊之名
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偏在東隅、其謂之何、矧
東去燕河營參將止五十里、西去太平寨參將止六

十里、不爲贅員、且掣肘矣、愚嘗謂薊鎮在今當重其
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駐薊、其游擊駐三屯營、
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參將、則仍舊在、以太平寨併入
建昌爲一參將、則庶乎體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
關于外、所以防守、立營于內、所以應援、今關營提調
旣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爲觀望耳、假令營
之提調、卽司所直之關、責有攸歸、其復將誰諉、又本
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
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兵
設險修關、嚴烽遠諜、選將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
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寧夏鎮、　寧夏

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
在東南、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溉田上上、人易爲生。
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
百里間更爲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之東、入
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墻畫守、始自
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瓊

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
難當大衆之寇、豈人謀地利、未有盡邪、今之論者、以
固原爲堂奧、響石溝至花兒岔爲二門、花馬池一帶
爲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則堂奧無用、
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收保而無由
也、嘗聞之弘治以前、虜住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
我邊每歲於河凍時、決其出入、則戒嚴、出則解嚴、蓋
（秋冬黃河氷凍可度、昔）
氷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立濟。
（數歲不必稱秋冬）
經年住套、安爲巢穴、遁逃窮近、盡知我內地虛實、此

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處，遊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參遊，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于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旗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不惟得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北京，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兵杭雄敗後，遂以山（虜每反由備河北則兩路皆由君亦患矣）前為通衢，越英、周尚文禦之，皆敗，由此不已，愚不知

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瞭望，直出山外，有警即聞，易於遏絕，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木、黃峽等口，舊皆壘石固塞，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禦虜也。夫敗軍法皆水陣也，嘗聞先襄毅云，成化中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稍已解弛，至正德則一故事耳。今寧夏失機屢矣，而皆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為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璽廢鎮遠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益謀者一一不足乎。若由衛作塹以遏西來之寇，則得之矣。中衛偏在西隅，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等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嗚呼，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大同　大同

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枳兒嶺，西至平虜城，川原平衍，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

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西中三路，北設二邊，拱衛鎮城，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入順聖諸處之衝，北二邊俱壞，虜至直抵鎮城，況虜在套中，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縱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先年邊政嚴明，烽警備甚，緩有多故，以來大邊已失，二邊之內，棄為王廷，墩軍騎情，警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者曰五堡決不可不復，高山聚落之戍，是宜當增。以人事言，愚

以爲正紀綱嚴法令第一義也夫張文錦之敗是彼處置乖方而激成之也（此不特雲中兵最難處統下令）李瑾之事則是處文錦之未善而養成之耳今日之事愚又有隱憂矣默化潛奪不震不驚爲天下回觀聽非豪傑之士忠義之臣其孰能爲之吁可易言哉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藩屏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土茂田富庶可期二也三邊既復宜寧等縣弃地亦漸理三也文錦失處而致變後人懲噎而廢食可乎高山聚落二堡益在鎮城兩腋間宜爲東南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

之勢成無容議矣顧募軍之糧所宜亟補耳北虜貢路例在大同先襄毅巡撫時三年三貢各邊寧謐者數年往歲榆林款塞說者謂似涉和議拒而不納豈典章未諳耶夫北虜稱款難也反自疑阻然則歲歲侵暴而勞費者是當然耶河南山西歲運多不及額而屯田又多逋負是故足食之計非倒外發銀專官糴買吾無策矣若夫馬之衰耗弊在各城擡充此在軍之害當事者不可不知耳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尤爲難守今防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牝者扶傷救死之不暇而責以敵愾之氣難哉或謂巳巳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爲除革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不貲矣夫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餉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就水草頓止人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致匈奴畏避今之邊臣有

能愛將士若此者乎先襄毅巡撫之時雖不敢擬之古人至裁占役禁掊尅恤調遣優死傷未嘗不誠心以求之是以鎮人至今不能忘焉今平日恩德既無以結其心臨時節制又無以宜其威不幸有變遂因而爲姑息之政姑息必疑疑則畏威之不服而恩之不感是誠驕悍之習雖魏尚李廣豈能馭之哉由今之道馭今之兵厝火積薪因以爲安吾不知大同所終也

遼東總論

遼東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爲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即廣寧以東之地，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綫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我（遼左地勢饒沃可成省會）朝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事雖羈縻，勢成藩蔽，是以彊場無逦北之患，顧東北諸夷，屋居耕食，不專射獵，警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逦北，窃發頗多，

若大衆入寇，則亦鮮矣，故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防守不墮，俾恩威並立，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俘斬論功，則第二義也，開元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岸而逝，若今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 國家委以與虜，虜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迂遠，遼人每憤憤焉。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而屢作屢輟，竟不可行，無亦有識者爲啓釁邊方之慮乎，他如華馬市之姦，撤糾收驗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騷擾，增臺軍之月給，教百姓之儲蓄，專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

榆林鎮

榆林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毎不及，而返虜得投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既據，內地遂安，邊墻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凡

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堙谷，是曰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於是一切芻糧始仰給腹裏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爲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况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有額內支

給折色，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得不窮困至於今日之極也。嘉靖七年，鎮城餓莩幾萬，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勇（九鎮以延綏）善戰，虜所素憚（兵馬強），迺今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傷哉。脫有黠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兵既集，日費益廣，更以大將軍駐魚河之地，即糧道阻絕，不兩三日而榆林坐困矣。今之司計者，不憂積薪之火，猶待燃眉之救，豈知此鎮迫於寇門，糧道險遠，急即束手。臨時雖予金如山，不可食也。況今鹽法已壞，飛輓之

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戊子之歲，束草價至二錢有餘，他可知矣。愚故以為論榆林者，急在芻糧，他非（榆林最[illegible]固非湊河套）所慮。愚又以為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至於募軍之糧，及災傷所免，戶部處補，自是當然，何令邊臣乞哀之不已乎。夫事有改作而後善者，不可執一論也。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以晉）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路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要轉節亦一策也）。再於延寧廿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鎮每

年，予鹽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一歸戶部，邊官無得挪移借貸。倘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視今日各邊有事，而後徵兵請糧，及於內帑，至則糧價正歸。錙為銖用，所省又當萬萬矣。套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方，唐猶內屬，韓公築三城於河外，史稱其功。夫拒河為守，尚不能固，乃能遏虜於河外，其置烽堠千八百所，所須萬人，而史云減戍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

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為衝劇，築墻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邑，啓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來，庶幾可以保全乎。夫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敢勇戰，不貫胄，虜呼為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四方征調，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為最焉。第鎮城遠處乎不毛，軍衆待哺於腹裏，生理既難，糧道又遠，倘人事不修，則大邊之疉，其首在茲乎。愚故云榆林者，急在芻

糧他非所計也。

甘肅鎮　甘肅

甘肅者，甘州肅州也。甘州在漢為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宋為西夏所據。國朝置甘州五衛，後命將鎮守。肅州漢初為匈奴昆邪王地，後降漢，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通路。宋為西夏所據。國朝洪武二十四年，開設肅州衛，後命將分守。甘肅在黃河之西，故又曰河西。禦戎得失，莫詳於漢史。而屯田便宜，莫善於趙充國，可以為萬世法者也。哈密

夷人，在肅州之西千里許。永樂間封西夷酋長為忠順王，賜以金印，令居哈密，羈縻西域諸夷通貢往來。弘治五年，忠順王陝巴為土魯番擄去，哈密城失守。命侍郎張海往經畧之。海至彼，上言西夷不可征，來則撫之，叛則拒之而已。朝廷用其策，事果寧息。弘治十一年，土魯番送回陝巴，復立。卒，子速壇拜牙即襲封。正德八年，棄國走入土魯番。土魯番入據哈密，遺書欲寇肅州，因而要求厚賞。廷議者宜整兵以待，所求賞賜事出無名，不可輕與。不意奉使者欲邀近功，遣哈密（彭澤事也）都督寫亦虎先等齎幣二千，直造虜廷講和，更許增幣，取回金印。虎仙等未回，而奉使者已還朝，不得如約，遂啟土魯番侵犯肅州之禍。宋史云：和在彼則和可久，和在我則和易破。豈不信哉！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其斯之謂歟。今欲守甘肅之地，行便宜之術，舍趙充國吾未可見矣。

甘肅論　甘肅

（河西止易濩遂雖少設險今日守禦方略須做趙充國留兵屯田之策斯善矣）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為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羌

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為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為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為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關，（設兩河郡作據。）為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則皆燉煌郡地也。（甘肅）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為限，遂（此地雖難守）棄燉煌焉。（以得為事上）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已

難況茲凋敝之餘非豪傑任事之臣其孰能爲之且哈密非肅藩籬諸番領袖成化以來陷於土魯番恢復之議至屢 累朝顧在今日有難者二有當緩者四不可例以往且何也哈密累敗之餘喪亡略盡譬之垂死之人身不自持縱令復國豈能自守此一難也恢復之計曉諭不從必煩聲討虛喝謾恐難以震（宋人不毛雖不足畧爲然識大體者不錄無益也）動試言今日可復爲先襲殺深入之事乎此二難也往建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爲藩蔽也今不能矣立之何爲是故哈密者昔爲要區今爲散地盛衰之會殊

強弱之形異當緩一也哈密轉徙之衆已長子孫身事讐國遺我以難是彼無共天之義我有同舟之急此何爲乎當緩二也 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夷人視之爲奇貨以爲中國一日不可無哈密也今日索金幣明日求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譬之以果餌兒舞弄在手假令自今不復言哈密恢復事彼當何爲乎以爲將遂有哈密也則豈待中國棄之而後取之以爲不能則哈密猶舊也況閉關絕貢可以制許克之命乎當緩三也赤斤

蒙古安定曲先等衛亦皆中國藩蔽赤斤等衛破于土番安定等衛破于海賊何不聞爲彼恢復而切切于哈密乎當緩四也審于六者之間則哈密可復不可復宜復不宜復固機之士必當破衆說而建長策矣至于亦不剌者逼北逋寇盤據西海吞并屬番爲西南患頃歲已許内附尋因其敗弱而棄之頗爲失計何也甘肅之患北虜倏去倏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自兩犯甘肅以來累肆荼毒漸不可長若收海上之虜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西制土番北

制瓦剌此千載一時也倘有成績即令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議者祇恐別起事端而不思遠邇無干祇云夷心叵測而不知窮虜易用觀今日自據西海散處河岷何如狼狽以虛糜得實用借虜地爲干城得失利害不較可知又今河西屯田敝矣二千里内計丁一萬七千耳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遭殘破生聚難也賦役無已休養難也是故人益貧日益耗食益乏兵益弱而屯田益不興矣近日差官添築新堡廣招佃種似矣豈有舊堡未完而更能實新堡者乎豈

有不侍伍守而敢逆耕者乎豈有將不休養而人得
生聚者乎又辟之家收農桑薪水賓客祭祀之類動
必相連豈有餘事皆廢而一事獨舉者乎是故有將
而後有兵有兵而後有人有人而後有土有土而後
有財有財而後兵益振屯益舉矣他如李淮之議曰
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事得
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
糧郎中而不司支放與宜大事體稍異已失事宜或
又今其歷在候徵不更達乎若以者參一官專駐蘭

州以督邊糧如近時山東河南京運事例而移郎中
于甘州如宣大例則稽察歸于戶部催科便于本省
是或一道也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
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另設參將
易貢之議是也若我 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
法益有深意今有講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
百夷目相仍騷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
可久可繼之道也嗚呼病于塞而求通傷于困而思
起今日之非謝豈一事耶舉其大者聊以見緩急而
已。

固原論 固原

固原附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
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
篩入掠之後遂為虜衝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井
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參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
寧夏為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
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
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

故愚以為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
虜一帶每歲黃河冰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
山後之虜踏冰馳騁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為禍階調
兵防守候在冰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
捍禦愚又以為不涉沿河之堡不屯當戍之兵則固
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僱鎮有事則然無事則
已若固原防守之戍分哉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為之
虞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也小鹽池
批驗舊在固原蓋求商旅納貨斯則以供貨此地而

王瓊移置下馬房北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制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食足兵之計孰不知之孰不能言之然權謀發存乎其人耳

三邊四鎮圖序

夫陝西延邊三邊而建列鎮以守之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曰固原是以鎮東自黃甫川以至於定邊營一千二百里定邊營乃西接寧夏花馬池自花馬池以至於横城二百二十里横城亦寧夏之堡而達諸

黃甫川共一千五百二十里皆在黃河之內邊墻外悉為河套矣套長幾二千里横自墻距河遠者八九百里及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餘惟黃甫川八九里爾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水先合後淺及娘娘灘羊圈子渡口又冬水凍故胡虜每二三年或四五年大舉自坪或灘或渡口以入套馳府蹂躪焉嘗斯廷矣又每年遣零騎三四千或六七千伏林逐草住牧不絕也是以套中之虜無歲無之自横城渡河而西是為鎮城自鎮城之鎮遠關二百四十里中衛四百

里是在黃河之外賀蘭山紆徐而遶之山之後虜時住牧警屢至焉又自鎮城渡河而東則入靈州以至於韋州三百四十里韋州南接固原預望城以至于固原鎮城三百里自固原出靖虜蘭州又七百三十里河州九百二十里是又皆在黃河之內往往套中之虜秋自花馬池潰墻而入山後之虜冬自靖虜衛踏氷而入則臨鞏京慶諸郡縣皆驛騷矣自蘭州渡河西出莊浪以至于甘肅鎮城一千二百里又至于肅州嘉峪關六百里共一千八百里又皆在黃河之

外西海刺刺山江零口有虜寇土魯番天方西域有回夷西寧莊浪華陋章等族有番落然則酒泉浩亹之間環而居者孰非犬羊之穴乎況山後之虜由蘆溝扒山而入者又數數然也是故延綏鎮一千二百里寧夏鎮一千二百里甘肅鎮一千八百里共五千六百里邊乎遐矣古之兵者曰地利曰地機又曰知戰之地者可千里而會戰先是四鎮有圖可閱也但緣邊地勢本長且而拮之以方相聯而乃析之是以觀者或病爾且四軍營戰出入塞城即其所至

而按堵之所未至者，則詢於將官什五，乃總衍為圖。疆場比次，延袤不絕，凡營堡疏密，斥堠遠近，城塹高深，山谷險易，道路迂直，與河之內外，山之前後，境之東西，及虜所往來出沒之衝，則不具載，庶幾籌邊君子，按叙形勢，申固封守，有所考焉，且俾元戎甲士，於是乎揣山川沮澤之形，計險阨遠近之利，就通掛交隘之機，或晝地而屯守，或處高而待敵，或塞隘而遏突，或衝隙而破圍，或依近而輒戰，或馳間而掩擊，或延谷而至誘，或夾阜而張疏，或依谷而設伏，凡所以據險峻，防審勢，計勝，以阨彼虜之吭，搤其背，斷其右臂，而制其命者，皆然而不迷矣，禮職方氏掌圖辨物，周其利害，況邊服利害，而可不知乎，此圖之不可已也。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上木　李雯舒章　選輯
宋兆埜伯高　參閱

侯中丞奏疏

疏　侯綸

欽奉聖諭禦邊疏　禦邊

案照先准兵部咨該本部議題節奉聖旨這禦邊事宜你每既會官議處停當係于總督衙門的便行與

他着實舉行其餘都依擬行內外諸司各要仰體朝廷軫念邊民防禦虜患至意務責實效不許效尤往昔稽時誤事備咨到臣查得咨文內開仍行薊州都御史侯綸將居庸白羊密雲黃花鎮一帶邊務除見議增兵易將設險外未盡事宜仍要作速具奏等因臣會同鎮守總兵官祝雄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郝銘議得居庸白羊密雲黃花鎮一帶地方環衛陵寢拱護京師密邇宣府寔為肘腋重地累歲北虜侵犯內地其防禦之方誠不可不為之密也且臣等所屬馬蘭谷太平寨燕河營等處與密雲接境朵顏三衛夷人住牧邊外止有一牆之隔昔年大舉侵入殺死縣官去歲七月驗放夷人進貢者止該三百而隨來乞討鹽米者不下千餘適報北虜入寇察其情狀似有幸禍之意臣等雖嘗區處鹽糧從宜撫待然狠子野心詭詐多端陽順陰逆難以測度誠恐北虜驕肆有時西犯近夷聞知乘隙東侵腹背受敵不無顧彼失此貽患匪細而兵力糧餉器械之用防範處置亦不可不備也備東夷正所　備北虜也臣等謹遵奉欽

依晝夜籌處將未盡事宜逐一查議開具冒昧陳請伏望勅下該部從長議處早賜施行

計開

一本鎮原無設有遊兵後因建昌營鎮守內臣裁革遺下營城官軍議設守備一員管理因事權不重又改為遊擊以備本鎮往來應援然所管官軍不滿三千馬亦不及軍數先年亦無徵調去歲北虜聲息緊急方行議調西征彼時遊擊毛紹忠查得見在官軍止有一千七百有零除大水谷按伏九百員名河流

口按伏二百員名實在只有一千之數以故不能起
行備呆去任徐都御史將密雲馬蘭太平燕河四路
官軍并馬各挑選湊補三千之數領去西征各路所
守關營隘口星羅棋布遂使防守稀疎所幸夷人不
來侵犯得以苟免罪戾若使有警則應援不及難保
無虞近據大喜峰口守備龎學書及各提調等官報
稱朶顏三衛夷人多在邊外住牧日逐臨關或乞討
鹽米或說稱把兒都已與黃毛達子結親三年要領
來閱上求討東西等酋臣等切詳夷情狡猾中藏挾

制固未可盡信然我之自治豈可不嚴臣等已嘗嚴
行各該參將提調等官將見在官軍揀選精壯號稱
尖兒手給與馬匹責令設法操演各防侵犯倘遇賊
情重大如往歲突入聲東擊西非有調遣策應之兵
何以威震外夷臣嘗具奏量留本處遊兵草茂之時
移住密雲以防虜衝令該部取各路遊兵本鎮已不
在調遣之內矣伏望勑下兵部查議馬上差人催促
新任遊擊將軍程棋作速赴任務將本營見在軍士
逐一點選除老弱不堪者令其守城外其餘精壯者

盡行選出果有不足仍於各路步軍內挑選通行權
補務足三千之數查臣原奏令其及時前去密雲住
劄若北虜消息稍緩各路有警亦聽調遣策應及查
馬匹亦因西征倒死兌給數多原選各路亦各埽營
合無斟酌見在堪以騎征者存留外其有老弱不堪
俱兌與各路軍人領養防禦仍於附近薊州玉田豐
潤遵化等州縣寄養馬或永平府近議應賣種馬兌
給膘壯一千匹專與遊兵騎操庶緩急有濟邊防可
保無虞矣

一查得本鎮近邊衛所每年軍三民七出辦料銀成
造軍器寄庫專給邊軍領用除嘉靖二十年以前軍
器拖欠未造及侵欺料價等項臣等另行委官查明
追究外其嘉靖二十一年起至二十五年止軍器料
銀該工部咨取解京俱經通行去後續據各衛所申
稱原造軍器乃係給邊之用今若徵解銀兩遇有警
報邊軍告領將何取給已該臣將遵化等衛欲行存
留料價照舊成造緣內移咨工部外為照本鎮守邊
軍士披執盔甲器械中間給領年久損壞數多即今

邊方報稱前項軍器不可有缺乞勑工部查議合無將嘉靖二十一年起至二十五年止料價銀兩不必解京仍舊存留各衛嚴立限期成造以備應用但二十二年分成造過期見今軍士告討若候造完領給不無緩不濟事仍乞査發在京庫貯堪用盔甲鎗刀弓矢等項約得一萬副先行解發前來聽臣等查給各守邊官軍領用以濟一時之急以後照舊各衛成造給領及査火器火藥該工部每三年一次查發前來分布各該關營收候聽用近因邊報緊急省令將

原發神鎗佛郎機常時依法操演但用過火藥數多雖欲嚴行製造緣本鎮不產硝黃又恐造不如法亦乞查發數千斤分散各路庶緩急有備軍威自壯矣

一本鎮四路各該關營寨堡共二百五十餘處原設提調管操并墩臺夜不收隊伍等官共計一千三十餘員俱於各該衛所選用其間有離邊一二百里者應支俸粮俱在各衛所造冊關支每月米一石上半年支與本色下半年俱是折色富者猶之可也貧者所關俸粮一石上或父母下或妻子養贍尚不足用豈能分送遠寨供給邊官所以各官到邊無所用度不免科斂軍士雖常嚴加禁約而犯者接踵具告到官中間或索要銀一二分者有之米二三升者有之行拘責問據法難容但原其情苦似亦可憫況人一日不食則疲餒無力又豈能披堅執銳以作勇敢之狀以犯敵人之鋒乎夫食無處將見弊端益生邊軍益困軍氣不揚軍威不振亦未必不由於此也乞勑戶部查議合無將前項守邊官員除月粮一石仍於各衛所內關支外（以此遊擊先鋒等官處貪剝之風少息）其在邊提調管操者查照各邊行

粮事例每員日量給米三升守關寨墩臺管夜不收管隊者每員日給米一升五合總計支三升者不過七十餘員俱附造守邊軍士冊內關支備行薊州密雲管粮官會計給領然尚有奸貪之弊盡法處置彼又何詞如此則邊軍有助廉之資而軍士免剝削之害矣

一查得先該臣奏禦虜之要在於遠探襲勦瞭望則烽堠不爽傳報及時預知地里之險易賊勢之衆寡出入之遠近相機調度或設伏或迎戰或固守庶不

失其機宜而可以制敵也本鎮一帶邊關采飯等衛
夷人常貢之外不時扣關求討鹽米絡繹不絕譎詐
難測欲令便出兵馬誠恐然彼款曲輸情義當撫處
若一有不備輒肆侵犯搶擄人畜是以臣晝夜思惟
不遑寧處每嚴行各路參遊等官將各該墩軍務要
今上也亡走者正入墩軍盛衣守望不敷所致
着令在墩守瞭及夜不收不時出關爪探地方俾保
無虞但夜不收月粮之外每月加米二斗惟墩軍辛
苦百倍實亦不減於夜不收而其月粮止與操軍相
同則是勞逸不分惠澤罔均而欲出力效死退無怨

言不肯逃避不可得也臣訪聞各邊墩軍月粮不等
俱加益於常操之軍今本鎮大約會計四路墩軍其
八千餘名今無照依夜不收事例每名月加米二斗
每年該米一萬九千三百餘石臣非不知歲計有常
不可加益然偏苦之軍本色止得半年之給若非足
其衣食無以悅服其心鼓舞其氣偷惰苟安瞭望日
廢邊防日壞事不本于人情徒以空言嚴刑驅使之
誰肯信從之試萬一虜賊長驅地方失事守邊之臣
固難辭責雖加以重典計亦晚矣如蒙伏望 皇上
憫念墩軍窮苦邊防切務乞勅該部從長議處或歲
發引鹽四五萬或於山東河南漕運薊州粮內量增
二萬石庶各軍有所仰給而守瞭可以責成窮邊卒
伍必當感恩效死矣

張給諫奏疏

疏　　張東壺

明戰守以安畿輔疏　戰守

臣於十月二十日欽奉勅諭前往宣府地方查勘邊
情至居庸關乃先詣關外隘口通將隘後境上備行

採度盡心延訪反覆不已是以頻見要領不覺倉皇
蓋臣以爲患迫南山比之在背之刺防疎東路何翅
燃眉之火哉欲待事竣奏聞誠恐不遑緩急緊負循
默正具疏間忽聞喜峯口入貢夷稱息已至有欲搶
居庸關進入順古北口出去搶一箇月纔回等語又
節聞走回人口說虜近來攻堡寸鐵不遺今回打擷
勾合大衆要便來搶都說好搶等語是虜志益驕貪
心無已視吾中國深入則深得利大舉則大得利臣
今不敢效迂緩之談請先以近畿要害戰守機宜望

關陳之臣惟京師天下根本而陵寢諸山實京師捍護也山後紅門諸口近在永寧縣之南即今所謂南山隘口譬之人身陵寢諸山是京師肩背南山又陵寢肩背也譬之人居則京師正堂陵寢諸山後堂也南山後門也近被大虜得人嚮導南山之外已爲戎馬之場則我之肩背已受敵矣而陵寢三十里之外京師百里之外即爲遠邊矣臣惟言之寒心寢不貼席蓋往者虜患猶在宣大西北若今所患宣府北路即在京師直北矣查得九月虜之入也自北路獨石

而下其出也徑由滴水崖邊散出夫知出由是路則入由是路可知也計滴水崖邊至隆慶州城止八十里計永寧縣至邊五十里（此時之來大虜往往自東而西）設若大虜更由滴水崖及近犯永寧而入則輕騎之騎直擣南山不日可至其爲陵寢京師之慮又可知也此豈得與往事同論也往者附邊猶恃三衛爲我藩籬之人又謂北路龍門所一帶皆山險林深不通大舉之處是以防備獨在所後若今三衛枝部附邊住牧悉爲北虜驅迫星散藩籬空而險深之處皆不足恃也往者吾中土人未嘗爲虜所使若今宣大邊民屢遭擄掠間有黠猾者乃反受其利而樂爲之用又有前人同鎮叛[illegible]清風寨亡命之徒久投虜幕先其所往于是戎民之所知路即外虜之所知路也聞前攻隆慶各堡斥呼姓名以報怨此又臣之所爲寒心也往者宣大諸邊緊受虜患若今獨石之西龍門城至黃河岸界計一千五百餘里近因總督之臣悉意修築頗稱高厚又牆之外峻之爲壕壕之外空之爲窖虜騎雖強不能徑突故三四年間虜患暫息尼以此耳近於中路攻墻皆

可憑守今惟北路獨石以南至東路沿海四百餘里輒因沙石難規財力未逮止於極衝之處修完而已則此二路斷爲虜所必窺而復來也況聲息欲擣居庸其意可知臣又查得嘉靖二十一年虜由鎮河堡入直犯太原千餘里無能挫其鋒者二十二年由善房堡入直由宣府西路深入及保定易州而止當時調到三千營之兵合十數萬之衆亦未嘗有出堂堂之陣者今若由近邊而入呼吸風雷附近人馬勢有難支與之守猶不暇責之戰又安能[illegible][illegible]而報及軍

門方使調遣。且若盡合宣府總副叅遊之兵除步卒擺守之外所統征調已計不及二三萬之數而虜騎之至動以十萬爲號少亦不下其半又不知果有出奇之將可以截遏否也此又臣之所以寒心也臣惟今日邊事無有急於此者謹卽居庸爲中按其圖勢而論之八達嶺者居庸直北之門也居庸以東則爲禁山自張家口至韓家口聯絡以爲隘者十一皆隆慶永寧所轄也居庸以西不係禁山自八達嶺至糜子谷聯絡爲隘要緊之隘皆居庸所轄也居庸所轄

口失守南下入山卽湯谷蘇林口皆可由之而出畿輔無復阻險矣然尚有新修城壕頗可爲守若永寧所轄張家口失守則直循青龍橋東口遂入西口而所謂湯谷口諸口皆可由之而出畿輔者也若紅門諸口失守則直擣陵寢後山殊無關截而南突之騎卽至灰嶺賢莊諸口皆可由之而出陵寢以達畿輔無復阻險者矣紅門之口尤爲緊要臣嘗聞土木之變虜由湯谷口入已成舊諳之路而青龍西口八達嶺者卽其從入之門也今八達嶺堅完足守則其

勢必將惟張家口是窺況九月虜之哨騎已突諸口至青龍橋東口石佛而返豈非鄉導者先示之路而爲今日屬意之衝者哉故張家口者亦京師近日之憂所當固守者也雖然所謂口者非眞爲山徑蹊間如棧道然別無從入之路也兩山夾擁而隙其中特少狹焉而已卽其路畫墻爲限而虜馬登山架梁如飛反出其上可以徑越彼時守口之兵聞皆自擇崖險爲駐足之地懸砲石以待其上衝之鋒所謂技止此耳臣誠過計憂慮無已兵法毋恃其不來毋恃其

不攻不知今日吾所以待之與所謂不可攻者何也今在目前近計臣猶未暇贅論也臣嘗親至張家口觀之與八達嶺相去二十五里猶有可越之坡若青龍二口則爲南下總會咽喉別無岐路於此築墻浚濠務在周全如式預塞其險隘以兵守之擇一把總付之似爲得策亦不費力也永寧之兵殊不足恃況內地承平日久南山頹垣已成通衢而諸口之外平坡尚多不專於口所能爲恃是以反覆念之今日之事必可以戰方可以守適見宣府撫臣調坐營童暘

之兵二千已至東路然臣之憂慮猶未已也守口者爲口多而兵分待戰者恐賊勢重而兵寡故也若能於此增之勁兵又委專守而東路參將及坐營之官兵則使近應北路堵遏之鋒相機隨處截殺不當緩急又使爲南山防守也庶之耳目寄於烽砲軍之聲響通於哨諜若令調遣早馳策應有恃堅壁得先收斂有及孳孳額額晝夜准備或者先聲所至奸細得窺亦可潛沮狂謀不爲無益者也臣爲陵寢過計又有意外之慮者蓋嘗總而論之紅門十一口聯列於

前此第一重藩籬也若灰嶺賢莊錐石鴈門德勝虎谷六口聯列於後此第二重藩籬也陵寢肩背所托惟有此耳夫有險可守得人能守則爲藩籬不然則通衢矣是知賢莊諸口又入陵之近門也四海冶黃花鎭皆可徑通之路四海冶鄰邊林谷峻深樹卉蓊密零賊常至見今人跡扁然無敵行者若何知北虜南下乘虛東窺抑或虜情反覆勾引相通能無意外之慮乎目南山諸口一失其守而此皆爲受敵之衝似宜更議益以二千勁兵更置守吏俟寇仰撤去雖有新添參將選合陵衛之兵三千然皆內地未曾見敵之衆猝然有急臣安敢以爲足恃也不然較其防守稍緩者移守於此相助聲勢亦無不可四海冶雖有守備其可用兵不踰四百此惟可爲守株待兎之夫耳議者皆謂四海冶宜添設參將一員以防近賊且謂黃花鎭永寧邊之應援保安寢陵所係不小也臣蓋於此反覆踏勘非苟言者約而論之臣所謂要（前款敘此作一處南山形勢了然在目）害者則北路之滴水崖大虜從入之路不可以不先守也南山諸口陵寢倚托之門不可以不重防也張

家口壽龍口京師近捷之徑不可以不扼險也賢莊諸口後山入陵之門不可以不加意也擇所要害先以勁兵酌定守之早謀按伏憑險固守如懷來幫水谷以西即居庸關麇子谷接界之外口也有警亦宜駐兵榆林上遏西犯之路下扼南口之險如此彼見有備未必敢犯而主客諸營一時併集經緯其中併力截擊亦自有所顧忌又虜騎倏忽剽掠尤不容遲延左次即今宜府諸路皆宜整搠預待調遣爲頃刻起營之計後來查訪計日計里有慢期者各該承調

官員當即以不依期引兵策應，拿解法司議處。合先嚴劄預儆。庶幾聞敵即趨，應援有恃。聯營合勢，軍聲日張，虜亦不敢深入南下矣。大同正兵，頗稱趫雄，蓋總兵周尚文不衷據鞍顧盼之氣，又能嚴臨陣先退之刑。是以士卒用命，敵人知畏。以太師呼之，謂宜命總督衙門，預令大同正兵及諸路叅遊，速整戰具，豫待調遣。一有警報，即令火速馳赴，總爲京師保護。更不得以主客異心，致悞大事。其遷延者，亦聽查勘，計日計里，叅問不分主客。不許原情。一併同罪。臣又惟

見今之勢。宣府最急。大小將領，俱係待罪人員。蓋由諸將過警。雖裹粮被甲。恇怯虓氣。惟保軍以求自全。竟不聞有提刀略陣，義烈發心。肯保民以爲報效。失事之後，自甘巾幗。更加懈弛。若不早嚴加罪之例，雖使搖動京師，如敵所大言者，亦坐觀如此而已。乞勅下該部，特行嚴例。如再聯營觀望，不併力殺賊，及引兵策應不與敵見面者，總副叅遊守備坐營把總等官，聽臣查勘情罪。應拿解者，即請旨從重處治。應照例問遣者，仍從重拿解法司責問。應革任降級者從重問遣。其肯奮勇赴敵者，縱有軍士損折，亦不加罪。如有功次，非惟准贖前愆，仍照例陞賞。如此庶幾將士有所畏懼，更思策勵。蓋今日之患，已在陵寢畿輔。非他處可同，非往事可論也。內地粮草，隨處可依。更不得以水凍草枯，如常設料。若所應查勘緣由，容臣同委官，見任提刑入卷，親歷邊境屯堡，訪獲情實，及凡所在修行事宜，別待回奏。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淮上陳台孫階六 參閱

籌邊疏

疏 趙伸

籌邊疏 籌邊九事

一曰興復哈密。輻員之內。惟西域最遠。而夷人種類亦繁。自大禹時始通貢中國。今之甘涼。即漢匈奴右

賢王之地也。武帝傾海內之財。始取之。設酒泉張掖敦煌三郡。西至玉門關外。去中國數千里。至光武時乃閉關以謝西域。唐之中葉。雖六盤山外。亦爲土番所據。及有宋元昊竊據寧夏。僭號稱帝。遂併西域。尤爲宋患。元祖起自沙漠。收併諸夷入主中國。九十餘年迨我 祖宗功德超越千古。凡四夷來貢者不拒。未來者不強。其於西域人貢。尤盛。永樂二年。乃即哈密地。封元之遺孽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令爲西域之襟喉。以通諸番之消息。凡有夷使入貢方物。悉令此國譯文。具聞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帖木兒故。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上魯番鎖檀阿力王虜王母金印以去。本國番夷離散。逃居苦峪肅州。亦有附隨土魯番者。 上命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撫之。比至。止調集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前。自此番兵漸輕中國之兵矣。成化十四年。鎖檀阿力王故。其子阿黑麻主事。十八年甘州守臣乘間奏以王母之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慎襲封爲王。弘治元年。誘爲阿黑麻殺之。兵部具以聞。請降

璽書齎賜阿黑麻。切加責諭。弘治四年。本酋遂以城池金印來歸。五年集議。奏以脫脫裔派陝巴襲封忠順王。主哈密事。未幾諸夷以陝巴無所犒賜。而阿黑麻復怒大頭目都督阿木郎背其賞賜。又嘗虜其部落頭畜。遂殺阿木郎。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時弘治六年也。乃議兵部右侍郎張某都督僉事緱謙率阿黑麻先所遣入貢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往經略焉。既抵甘州。議令寫亦滿速兒等。併遣在邊通事。先以 敕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金印。而諸

夷使緣此皆欲同回、張侯等不可、惟遣哈密夷人齎勅以往、迨久未回、張侯等遂以　上命諭嘉峪關清各衛久居哈密回回名數以聞、復捕哈密久通阿黑麻黠詐回回二十餘人、發戍廣西、諸夷頗知畏懼、張侯等於弘治七年歸、　上怒其不進圖本、又無成功、張降外任、侯住俸閑住、自此阿黑麻愈肆驕橫、大抵哈密回回有以教之也、無何阿黑麻復令牙蘭率衆侵據哈密、于時兵部採訪肅州撫夷指揮楊翥所以襲殺牙蘭之策、乃於弘治八年、請　勅甘州守臣練選漢兵三千、令分肅州副總兵彭清統領、取道南山馳至罕東、急調番兵、乘夜襲斬、牙蘭預知之遁去、兵至哈密、追勦之、僅斬首六十餘、而威大振於西域、阿黑麻以是畏威悔過、計無所出、遂遣使入貢、并以陝巴金印以歸、時弘治九年也、正德年來哈密頭目都督寫亦虎仙等構引土魯番爲患日久、而當其局者急於成功、納之厚幣、以自損威、殺其已降、以重失信、外失哈密、而酋亡命、而城印無存、內侵嘉峪、將領輿尸而甘肅搖動、自是邊備大壞、結怨外夷、日益深矣、

臣謂棄其地、非王者無外之義、欲窮兵、又非　朝廷柔遠之體、今之全陝將領如鱗、豈無如昔時彭清者乎、要之興師外夷、亦爲危道、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俱無水草、哈密至苦峪十數程、亦無（哈密之事惟國家視之）水草。入貢往返、馱水而行、使我整其兵以俟。謹烽火。（大軍反受其病）明斥堠、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兵出奇、一擊必使彼匹馬不還矣、不然所謂閉關絕貢。亦一策也。況哈密三大頭目、都督寫亦虎仙係回回、奄克索羅係畏兀兒、并迭荏迷失係哈剌灰、種類頡頏。陰謀跋扈。北山一帶。又有小列秃野也克力數種強虜、時至哈密需索、稍不如願。輒肆憑陵、至難爲守。必須仍得元之遺孽襲封、以理國事。庶可懾服諸夷。興復哈密。此今日第一急務也。臣又聞之、三種頭目夷落。射獵爲生、多不樂居哈密。宜即奏令各夷畢留室家之半。住居肅州。並聽往來以繫其心。其哈密離散久住甘州夷人。應發兩廣者。抑發兩廣安置。應還本土者。咸給牛種子布疋衣糧。遣撫夷官護入哈密以遂其願。設副總兵于肅以協威。立屯田都督御史以久治。復奏各

夷貢使者令若干扣計京師往返之日若干。不得利
所有而致後言不得自多事而招外侮。不得匪其人
而與守臣之選。不得一二載而遂遷其官。其曰赤斤
罕東諸衛，本其番落，處之可也。棄之不可也。斯其經
略乎哉
二曰征勦西海正德年間，北虜亦不剌阿爾禿厮醜
種，因與本酋小王子讐，帶領部落奔據西海，至今十
六七年，糜費錢糧，竟無成功，葢深山大澤，水草便利，
國初散處番寨，隨所指撥安置之地，西與莊浪諸路

相銜，遇警直與甘州南山出沒，又其西北直抵嘉峪
一路鉤曲，原非北虜盤據之巢。又非我兵進止之所
道路險隘，素不講求會兵征戰，素無定期，番寨良惡
素不通曉，招降禦寇，素不審處，所以亦不剌等竊據
西海，張布巢穴，急難追勦。近年雖有總制之官。初本
防套虜駐劄固原，文檄濶遠，相距河西，動經旬月，鞭
長不及馬腹，才大亦難兼理，而甘州守臣整備哈密
日夜不暇，縱有警急，又須諮議總制衙門。往來躭延
日復一日，將領而下各守本土，自分彼此。責於推避

不歸咎於芻糧，則告乏於兵馬，加以河西驕兵作亂，
殺害撫臣，數年以來，太事姑息。怯懦者多。戰鬬者少
我兵強弱虛實彼中知之熟矣，遂使我翻爲彼籠絡
日久潛勾竊引，利於奪獲，一遇抄掠，輒爲鄉導。非惟
不攻。而反爲之用，是則養亂之階，豈獨今日爲然哉
愚聞之孫子有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不能行
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又曰，知彼知己，百戰百
勝，是故兵法有選能爲巧詞善說能移人意者，使遊
說，得敵人門廬請謁之情者，使爲間，知山川形勢井

泉芻牧道塗迂直者，使導軍，材力蹻徤能猿騰鶻擊
越壘踰溝來往無跡者，使容覘，宜於卒伍之間，選是
人焉使之潛入番寨，竪立降旗，探其虛實，得其情狀
於是佚則勞之，飽則飢之。攻其不備，擊其必救。務俾
賊之勢常分而不得專，賊之力常勞而不得息，厚利
而誘之使來，固壘而挑之使備，今日誅數人，明日降（趙營平之治羌亦如）
數人，仰從違順逆之間，有禍福生死之道，久則番寨
自定，彼勢自孤，道路開通，我兵自振，如果大勢西奔
事機可爲，專差戶部侍郎隨帶能幹屬官，督理糧餉，

隨軍向往，遴選廉而有才大臣，就令兼理河西屯田，提兵會勦，或自莊凉以攻於左，左不攻於左，則顯戮之，或自甘泉以攻於右，右不攻於右，則顯戮之。且麓川之役，不下西海，往年兵部尚書王驥出師，統衆、軍中陞賞，竟以功成，靖遠封伯，即今之勢，夫惟用其人焉而已，得其人焉，則事求可，功求成，謂非有鼓舞之機、激揚之道，斷乎其不可也。臣以為權有專制，不得阻撓，事有條格，不得紊亂，毋拘小疵，毋期速成，地方底寧，勤勞茂著，雖如靖遠之議，亦可也。夫文武大臣

厚享祿位，必能以身殉事，無慮及此，然官以命德，賞以酬勞，賞之事體，固自如是。臣又聞之，莊浪魯氏，威望大振，土人素服，黃河迤西，勢成犄角，必欲借其家丁，成其羽翼，俾其殫厥心力，平定一方，量爵厚賞，鼓如黔國之議，亦可也。或曰總制之設，既專套虜，甘州守臣，又非兼為，分將設官，不免有十羊九牧之誚，備多兵寡，不免有一勝百敗之危，嗚呼，紙上裁紮，道傍作舍，議論紛紜，誰其責成，又有因疾成膏肓，已難救藥，日月侵尋，能幾何哉，不如厚賂虜衆，以夷攻夷，則事濟矣。此固別種道理，非末學愚臣所與為也。

三曰申嚴守瞭。固原地方廣衍平漫，四通八達，乃其總會，如分嶺墩以至城兒山墩，共一十三座，直與環縣城相接，自下馬房響石溝墩二十四座，直與韋州相接，自海剌都地方青峯臺墩，以至尖山墩，共墩一十五座，則又界乎鎮戎、西安二路城堡要害之中，自西安州山神水墩以至城邊等墩，共墩九座，直與靖虜衛乾鹽池相接，先年火砲分明，緩急有備，數十年來，大虜往套，動以萬計，大舉入寇，動經千里，固靖一

帶，彌漫山谷，處處通賊，各路砲火，處處舉放，安會靜隆，雖得小寧，而固原鎮戎先以動搖，不盡草葥，雖云有備，而定邊與武一帶，先已殘破，宜令延寧鎮巡各將接連固靖一帶墩臺，如或瞭望有警，舉放火砲，晝夜遠近之間，務須絡繹傳報，時無停刻，復令固原左右見設守備領軍備禦，操守等官各照所管城堡，備將墩臺與每墩應用旗杆、鎗砲、盔甲、弓箭、烟筒、火把等件，與原選守墩墩軍瓜探，夜不收與巡墩識字官旗人員的數造冊，選理完備，或分各路，或止照舊各

選指揮一員量帶官軍往來提點急切事宜從宜查
處如守墩原係軍人五名今合擬增十名原係一班
今合擬增兩班務使此去彼來均勻勞逸所謂瓜空
夜不收草行露宿日夜哨探事出不虞死於非命除
本等賞賜應合照例官給銀兩優恤其家如瞭望不
真以多為寡虛張聲勢以寡為多耽誤事機除本等
罪名應作何處以警其餘太段各路火號會止固原
警急相通忽如風雨若使焚柴舉火多寡錯雜利害
相關誤事多矣宜令兵備副使訪采衆議如賊人來

自各邊折牆入境或三五人至三十五十人日則一
齊舉煙夜則一齊舉火各一把隨即放砲一個燒柴
堆一座或六七十人至百餘人日則一齊舉煙夜則
一齊舉火各二把各隨即放砲二個燒柴堆二座或
二三百人至千餘人日則一齊舉煙夜則一齊舉火
各三把隨即放砲三個燒柴堆三座其或虜衆侵犯
經時不退幾日不歸每日每時每夜每更悉照原擬
各要舉放一次直待出境乃止仍將調遣夜時常瞭
望用心傳報然後暇要城堡人馬操練便為進止收

斂人畜預得隄備復將環慶左右崖窰洞堡附近院
寨飲馬水頭所就令原住官令土達土人各領利害
但有弓矢軍器就辦不備奏討太僕寺馬價銀願領
馬者給與五兩不願者三兩聽完備戎器從征編伍
戰守有績並擬陞賞昔人有言東南文範而氣緩西
北藝精而氣盈環蘭近塞之地固其所也召募之法
宜即在此而況天晴遠戍狼火分明將領轅門軍威
素著者乎故曰忠者才之要權者功之機、
四曰督理馬政嗚呼陝西馬政壞亂極矣蓋有茶馬

有鹽馬有牧馬有太僕寺點馬騾馬寄之騎操牧馬
司之監苑鹽馬課之靈滓茶馬易之番地有金牌之
制不行而招易日廢則茶馬去矣將以何者而孳牧
自點視之法不嚴而樁棚無考則點馬廢矣將以何
者而騎征草場冊籍散逸無存豪强占賣尋襲如舊
則孳放無地而牧軍因得以藉口奏討紛紜召商收
買報中擬草假以費緣則撈辦不時而鹽課于是乎
大壞是知牧馬在官而不在民鹽馬在商而不在官
茶馬在夷而不在中國點馬在城堡衛所而不在監

苑自夫北虜住套，勢當大舉，延寧固靖內外搖動，甘
肅迤西回賊作亂，西海地方番虜交馳，事情緊急，處
處用馬，必欲旋買，原擬價值，多寡不齊，射利商人，高
擡時估，欲增價則虧官，欲減價則馬小，嘗觀南北直
隸山東河南，每年起俵備用馬匹，投部發寺，轉發順
天等府寄養，本為京營官軍騎征，近年邊薊宣大延
綏等邊急缺戰馬，亦嘗奏行該部，兌價領用，事雖不
今西馬西詣京易恐非策也
常，即其例也，即今宜查各鎮要害城堡土漢官軍籍
名手冊，多則一萬，少則五千，奏討兵部主事一員，居

中監兌，各鎮官軍同營征調，如臨陣對敵，射傷倒死，
不分久近，相剝明白，分別等第，追收樁銀，若是尅扣
草料，槽下倒失，盜賣潤己，查訪的實，不分久近，官降
一級，軍杖一百，尤須追銀發寺，貯庫買馬支用，臣又
聞之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事不師古，匪說
攸聞，謂法相因則事可成，遇紛更則日就廢，伊昔牧
事有成，雲錦為羣，可以西陲全陝無慮數十萬之多
何哉，古人領苑孳牧之功有以也，即令甘陝行寺苑
監巡茶御史照舊按理，復請敕巡撫陝西都御史本

等責任之外，加以督理馬政之權，俾其上下綱維，咨
易稽考，如係鹽馬，上等者一匹鹽一百引，中者一匹
八十引，輸發三邊，給軍騎操，其各鎮奏討納價補給
祿糧修理衙門等項，一人一時之見，若為定令，並革
不用，如係牧馬，倣照永樂年間，上苑一萬匹，中苑七
千匹，下苑四千匹，各量減半，復令奏討太僕寺馬價
十萬相兼，此間該寺收貯馬價，以次買發，搭配成羣
孳牧，科駒一併給發各邊官軍領用，其各苑牧軍各
軍牧地，見今豪強侵占盜賣，務在丈勘明白，恢復故

業，果如封界淪沒，事幾難就，勿使附近百姓爭論，則
即已矣，蓋寧失牧地之額，不敢失衆庶之心，西寧洮
河三茶馬司，必須倣舊集市招番，以茶易馬，每馬一
匹，或給百斤，寧遺厚利於番夷，無中遺奸於茶戶，彼
以茶為命，我以茶為馬，一切私販通番之弊，嚴為禁
之可也，同靖延寧衛所，原有地畝朋銀，備禦各路，原
領操馬，除年遠勿論，自今明立簿籍，各記原額，俱自
正德元年為始，查理除遇例蠲免，內有侵欠，除應得
罪名，或議量減，或議全免，庶無他變，若日精於稽覈，

與情不堪，是則馬之爲害也，豈理也哉。先年債帥剥削到骨，衣糧貲費毫髮未及，於此追馬徵銀，營之病人殘喘，命在旦夕，顧乃驅之荷戈負重，難免於仆，且死矣。

五曰忘濟邊儲。竊謂鹽法之行，古昔飛輓富國之術也。唐之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顧今事勢不同，舉措亦異，或薄也而不能公，或嚴也而不能密，價值屢增於鹽引，頻年失信於商人。且淮鹽之設，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

引目，存場候支，常年鹽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但永樂年間，鹽一引納銀不過八分，粟米不及三斗，今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豪賣窩，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總計淮鹽一引，用銀二兩有奇。商人轉販，復以甫利，是故鹽價涌貴，乃其所也。夫鹽價涌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滞。顧欲使商人樂於從事，千里飛芻，人情所在，豈假强爲之哉。臣固知其必不從也。

夫四夷爲患，急於西北；鹽利所在，兩淮爲先，長蘆、兩浙、河東次之。宜將淮鹽六分三邊，五分宜大；長蘆、兩浙、河東之鹽六分宣大，四分三邊。鈔法已不可行，如兩淮正鹽七十五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招商開中。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鹽課充足，或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于國，尤可也。其次須令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糧二斗。正鹽只二百五斤，餘

鹽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令三邊總制使遇鹽商，糧賤定立斗頭，貯納本色；糧貴依估，則納折色，俾勿久淹。凡積年所以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務與革絶。漕運都御史兼理鹽課，凡商人納完糧草，即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務與革絶。邊儲鹽課互相關通，盈縮交爲接濟，利病均爲欣戚。行之數年，即邊糧既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

利也。又其次或以三邊城堡倉場遠且要害者搭配均匀，只令兩淮正鹽者往中焉。其近且小者，以餘鹽濟之。商人射利，急如星火，處之如此，必然感仰官府爭先不暇，邊儲有不濟乎。

六曰歸重事權。嘗聞先王之命將也，推轂而遣，分閫而寄，授斧鉞而專制，故曰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又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其權至重矣。今之總督出將入相，文事武備，非其人與，是故任之專也。各鎮不得而抗也，位之隆也。各鎮不得而

進也。且用兵之道，妙於變化，主於奇正。彼已相取，遠近相生。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其故何哉，亦惟選將練兵，出奇制變，聽自一人而已。議者以為延寧門也，固靖堂也。延賊而入，守門者之罪也。不知門與堂奧，皆其主有。曾何綜理家事之異哉。此正今日偏重之論，循襲之說，苟忌之行，掣肘之端，非總制之體之所有也。況論選本于群材，調度出于儔伍，因勢而動，應機而施，決勝於未戰之先，常立于不敗之地。是故三邊要害，如在目前，百戰機宜，如存掌上。臣嘗考之，河套之勢曲於弓，遠近不等。西有橫城堡，東有黃甫川，中間賊難衝突，有險不據者，寧塞營迤東是也。迤西安定諸營，溝墻平漫，處處通賊。蓋迎其鋒則彼衆我寡，譬之資寇兵而齎盜糧；入其巢則我勞彼逸，譬之陷虞羅而投鳥阱。是故攏邊末策也。揚兵常事也。賞厚非恩也，威重非令也。必在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為正，立之以神速，出之以妙算，為奇。正以為本，奇以為用，處則合而為正，出則散而為奇。四面八隅，觸之皆動，前後左右，互相為

首。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遠而示之近，近而示之遠，無以各鎮從違為喜怒，無以一人喜怒為異同。或以興武花馬定邊韋州一帶為一路，或以石溝鹽池蒙城山城一帶為一路，或以黑水鎮戎西安海剌一帶為一路，或以安定會寧靜寧涇平一帶為一路。日簡卒伍，曰繕甲兵，曰修城堡，曰料軍實，曰謹間諜，曰嚴斥堠。彼不我侵，則勿啓其釁以邀禍，如其擾我疆埸，則度其勢之虛實強弱，責令各路互相應援，互為主客。出兵迎擊之可也，伏兵邀擊之可也，合兵

夾擊之可也我孤則勿深入彼窮則勿遠追各鎮有同舟共濟之心總制得居中調度之體臣又謂河套過臨延寧山後則爲宣大零賊住套每年有之大勢出入決不兩直宜令延綏鎮巡依倣先年巡撫余都御史邊備榜文行之可也如虜賊老營盤據山後河套止是往來蹂踐各鎮兵馬回營隄備修飭內治可以徐而圖之

七曰優恤戍卒陝西官軍支應最多有延寧備禦有固靖環慶備冬有商鄜一帶防守又有遊兵守城策

應城操中軍等項爲因下戶正軍不敷兼取先年召募抽選常操寄名武備新軍充補其最苦者惟是寄名軍餘食糧三斗屯軍四斗蓋延寧備禦自來差撥而固靖環慶備禦商鄜防守乃是後來差役以此正軍不足必欲抽選抽選不足必欲召募臣只爲曰常操曰寄名曰武備名雖不一總爲抽選其聽繼餘丁在衛又有幫軍買馬芻料等銀又有坐守城鋪捉軍里老軍牌旗吏直廳把門解禁坐戶軍伴等役況圖地頂軍有名無實其志在利張羅雖大事竟無補召

募之法名雖近古然往昔盛時賞以時賚功爲已布置之麾下待以上將是故西夏元昊作亂七人應募因而取捷名曰萬勝視今之世撫摸不周賜予不及萬骨摧枯於草野主將坐享於垂簾萬萬不相及又其甚者招納亡命利以填數縱以空營利得則存利盡則去豈能維繫其心樂爲我用臣以爲兵貴精不貴多將在謀不在勇與其渙散不戰之兵孰若簡閱練兵之將自今計之延寧備禦宜不敢廢但不責令領馬兩鎮班次宜不可偏但當一例查奏使之齊年

交替以均勞逸總隸之於鎮巡各屬之於將領常使客兵主乎操守主兵聽其騎征馬軍兼之騎征步軍兼之操守要之不外乎一將而已奈何延寧備禦者責令汲水斬草或令釣豹捕鹿或官馱私貨壓倒馬匹或備送節令刻扣行糧城操抽選者或遇婚喪賻（軍中雜役所在有之）人執役或與豪右爲傭執鞭或托腹心令其包納月利固靖備冬是矣羸馬疲卒浪費芻糧且黠虜跳梁豈能禦侮則備冬之令何爲也商鄜防守是矣惡官小吏爭論館穀且礦徒囉賊曾何擒捕則防守之令

何益也

八曰嚴謹調遣、賊在河套、則徵調宜大、賊不過河。則徵調延寧。相沿可守之規。各鎮不易之論。近年猾虜時出時沒。精壯者住牧河套。意在壓我延寧。以爲固靖環蘭入寇之謀。老弱者盤據山後。意在控制宣大。以爲山西遼薊東侵之舉。三面受敵、四郊多壘、各執一詞、互相調遣、兵食不繼、事出倉聞、張皇不已、誰不嬰情、臣以爲此等聲息。出自虜中走回男婦之口。大槩草地沙漠。鳥獸同群。大勢向往、虜衆多寡。何以的

知、不信則懈我邊備、誤事不小、盡信則徵兵告急、勞費匪輕、嘉靖元年、延寧宣大四鎮賊情警急、於時宣大有提督、延寧有總制、連章累疏、各有偏重、及其事勢窮迫、彼此推避、十萬之說、疑訛相傳、愈加信矣、愚以爲北虜過河與不過河。各鎮徵兵與不徵兵、只在一守令之計、宜加參酌、著爲定令。先主隄備、次信探報、次主兵、次客兵、分布機宜。先據要害、大虜住套而宣大無事、則備在延寧、黃河開消而延寧無事、則備在宣大、審勢以察其虛實、任將以盡其材能、致敵

而我不可致攻人而我不可攻守我而敵不能守、我一而敵散爲十、如黃甫川娘娘灘灰溝營老營堡東北直與宣大偏關相連。則山陝之責也、分兵按伏。繪圖設備、以遏東奔、如黑山營鎮北堡長流水一顆樹西北直與賀蘭莊浪相連。則延寧之責也。繪圖按伏併力遏截、以防西潰。且冬深河凍半隱半見進止不定卽古之所謂疑兵。秋高馬肥或暗或明長驅南下卽今之所謂大舉、大舉則河洛關陝爲之騷然。疑兵則延寧宣大爲之搖動。臣謂東奔則卽疑兵之謂也。

西潰。則卽大舉之謂也、大舉之患、不在延寧宣大。而在固靖環蘭西鳳涇邠邊腹軍民、利害所涉。然則徵兵調遣、豈細故哉、傳曰天下之事譬如一家、非彼爲則此爲、又曰將相和調、則士預附、居中調度、進止緩急、若非總制極天下之選不可也、

九曰懸示賞罰、各邊將士用命、仰賴朝廷威福賞罰之柄、以示勸懲、成化年來、威寧功次紀錄不明、至今襲替、不合輿論、自此傳陞乞陞、買功賣功奪功、衝鋒破敵三次當先、搜山被傷等弊疊出、則[illegible]之盡矣、

蓋事例不一議擬不等或奏　特旨或出改正或自併功或因報効愚以爲議擬者有例可循賞賚有經端攸繫陝西三邊重鎭經年用武但恐勸引之典不張則技能之將不出宜將征進西海主客土漢官軍除出奇制變擒獲首級散敗賊衆平定一方茂著勳勞者爲上一等照例奉加封拜以示崇異其有潛入番寨開陳大義轉禍爲福納叛招降則另爲一等又有領軍官員按伏要害阻截經行潛消虜勢則另爲一等又有延寧固靖虜中走回精壯男子通曉夷情爲我取用鄉導進止因而成功則另爲一等又有守墩守墻爪空爪探夜不收等捨死忘生累歲經年不避危險傳報我兵戰守得宜因而保固地方則又爲一等又有固靖環蘭崖窯洞堡土達土人邀截虜衆潰亂大舉雖是臨陣斬首數少却能奪獲達馬夷器較多則另爲一等必通置條格參酌事例某等當爲一例虜得彼重而此輕某例當分爲數等虜得此無彼有同一賞也某爲加賞某爲給賞同一陞也某爲實陞某爲加陞主將奏帶不過五人副參以下不過三人如此畫一之令流聞海內彼生長邊方願取功名有不樂爲之用者寡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籌邊疏　懸示賞罰　五十三　平露堂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章簡次公　參閱

黃公疏　黃佐

疏

兩廣鹽利疏　鹽利

時以巡鹽御史解冕建議欲減商從并鹽斤故上。疏爭之。蓋鹽使公商人而皆擧歸軍興也

照得兩廣用兵，全仗鹽利，而鹽利之徵，則出之于商而不取之于灶。蓋灶丁所辦之鹽，則專客商支額，別無額外徵備軍門之數。商人支額官鹽有限，收買私鹽數多。私鹽之利，遠近時値數倍。自天順成化以前，至都御史葉盛、韓雍、吳英、宋旻、屠滽、秦紘、閔珪、唐珣、鄧廷瓚、劉大夏、潘璠、熊秀并臣等相繼總督軍務干此，因地方連年用兵，錢粮無處出辦，商販私鹽數多，勢難革而法難行，所以或奏請施行，或便宜處置，而有此鹽利之徵也。法之立，于行鹽地方各立鹽場，廣西則於梧州，廣東則於韶州、南雄、肇慶、清遠。商人到彼投稅者，正鹽一引帶餘鹽六引，正鹽一引抽銀五

分，餘鹽一引抽銀一錢，餘鹽一引更有多餘鹽斤，許令自首，免其沒官，每一引令其納銀二錢。此鹽法之大槩也。相沿行三四十年，通融府庫，充實地方。逐年用兵勦賊，買粮賞功等項，甚爲有賴。正德六年，廣東監察御史解冕，條陳十事，內一件議措軍餉，查得先該戶部郎中陳俊、巡撫都御史葉盛，題准廣東鹽課提擧司鹽引，從梧州往廣東地方并湖廣衡永二府發賣，每鹽一引，納米二斗。後該都御史韓雍，見得收積米多，議令每官鹽一引，許帶餘鹽四引，官鹽一引，納銀五分，餘鹽每引納銀一錢，南雄府亦然。後該都御史秦紘，案令官鹽一引，許帶餘鹽一引，仍前照例抽收。此外又有多餘鹽斤，准令自首，每引抽銀二錢。蓋正鹽一引，止帶餘鹽一引，乃祖宗成法。一引許帶餘鹽六引，巡撫權宜，茲欲止帶一引，則軍餉無處措辦。合無酌量，每官鹽一引，許帶餘鹽三引，仍量其地方鹽價貴賤，抽收軍餉。如往南雄、韶州二府發賣餘鹽，每一引納銀一錢五分；往清遠、肇慶及惠潮州以上江西行鹽地方發賣者，納銀七分。其在廣州

雷廉高瓊等府縣，往欽州靈山嶺運廣西發賣者，餘鹽一引納銀五分，有引官鹽俱免納銀。但有火帶、多餘鹽斤，盡罰入官，不准自首。如此則官商兩便，軍餉不致虧少等因。已該都御史林富依擬施行去後，竊照兩廣係古百粵之地，民俗雜處，寇盜縱橫，歲用兵征勦，錢糧支用不貲，加以遞年水旱相仍，人民飢饉，處置賑恤，調兵防守，歲無虛月，倉庫儲蓄有限，各供費無窮。其兩省布政司，雖處有銀兩，各有頭項，擅難把別項動支。遞年征勦，因地方廣濶，山嶺險遠，所調

漢土軍卒，多則就用十萬之上，少亦不下六七萬之數。方敢行事。況賞犒出軍將卒并各處哨守官兵，及修城船打造銀牌買辦紅料硝黃制造軍兵器械妝買馬匹鞍轡等項，凡軍中合用之物，無不賴于此。舍此再無出辦之路。論之者但知鹽利銀兩，收有前項數目，就稱甚多，欲要減免。其費出之多，關係之大，遇急無辦之患，臨時缺乏之憂，皆所不顧。是以不及其事者，隨人意言之甚易。殊不知當其事者利害切身，值之亦甚難也。自正德二年，查盤起解之後，倉庫遂無餘積，此一舉動，輒就告缺之。況商人許令自告，仍有不盡之數，令自首則私盜甚行，肆無忌憚。又何可言，是縱容人以罔厚利，虧軍餉以悞大事。其為靖安地方之計，甚非所宜。鹽丁所辦之課，已給與商，此等之徵，則出自商人，與鹽灶丁萬無相干，以此而恤鹽丁，非臣所敢言也。況鹽商獲利頗多，盤獲私鹽，人免問罪，鹽免入官，惟以此數而責令出辦，法爲甚輕。而販納亦甚易，俱欣然樂從，略無難意。今益商入而縱私販，虧官課而悞大事，以此而措置軍餉，又非臣所

敢知也。但用兵惟此銀賞，非銀無以聚兵，非賞無以勵功。書曰：汝乃糗粮，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孟子曰：師行而粮食。古有明訓，今惟欲希寬恤之美名，而不顧地方之大患。論事者臣固不言其非盡善之謀，其行據議處者，或亦似無遠大之見，此其經久可行之法否乎？抑今儲蓄已不甚多，若不急復舊規，則軍餉日缺，錢粮日減，遇地方多事，聚兵無粮，賞功無物，臣等束手無措。未免具奏請給內帑，縱蒙俯允，而往返稽延，悞事非細。況前項事情，行之年久，上下皆便，商

人甚爲有益。絕無怨言。決難輕議。設有餘積收貯在官。足彰國之富守掌有人。出納有案。奏報有數。侵欺有罰。誰得而用之。孰得而那移借貸。伏望　皇上念邊方多事。軍餉關係甚重。乞勅戶部查議。合無仍復舊規。盡革新議。今後遇有裝載鹽斤前往廣西湖廣江西等處行鹽地方發賣者。經過梧州南雄韶州等處。照依行令各該盤鹽委官。仍照遠年行定舊規。每官鹽一引。許帶餘鹽六引。正鹽一引。免其納銀。餘鹽每引納銀一錢五分。外夾帶多鹽之數。許令自首。每

引納銀二錢五分。專備用兵糧餉賞功等項支用。自首數外。仍有夾帶隱瞞多餘不盡者。各該盤鹽委官盡數盤出沒官。犯人照例問發充軍。各該發鹽委官通同受囑。容隱不舉。事發俱問擬枉法贓罪。一體照例充軍。仍乞著爲定規。永遠遵守。司其事者。毋因一言而輒爲變更。行其事者。毋執私見而擅爲改亂。如此私鹽之禁。獨充奸貪之罰。有在倉庫自充軍餉。自足逐年用兵行事。而供應自無缺乏之憂矣。

王[illegible]公疏

疏

應詔陳言疏　鹽利

王朝用

竊惟天下之財賦盡出于東南。而鹽利尤爲裕民之厚資。天下之兵戈多在于西北。而糧餉尤爲備邊之急務。故以鹽糧召商報中。謂之飛糧輓芻。誠爲籌邊至計。但引額原有定數。而先後因革不同。以臣愚見論之。舊額之當復者。其缺有六。敢一一陳之。兩浙行鹽地方。浙江十一府。并南直隸五府一州。與江西廣信一府。國初民間戶口猶少。而壯丁亦不甚充足。額

鹽尚有四十四萬有零。近來民間生齒漸繁。而壯丁賸丁亦多。不惟食之者衆。而辦之者亦衆。使不變而通之。則民食日見其不足。灶課日見其有餘。欲禁其私販亦難矣。此其當復者一也。先年減半折價解京者。以濱灶近海。易於辦鹽。水鄉不諳煎燒。易于辦價。況辦鹽者惟辦本色。往貯日久。易于消折。折價解京者。亦一時優恤小灶之權宜。非原先設立之正法。近年以來。不特解京者折價。而存留在場者亦多折價。聽候給客。蓋以灶丁便于輸納。無消耗之累。商人易

於開支無守候之難每年解京二十二萬二千三百
八十四引有奇每引折銀二錢三分七厘共該銀五
萬三千七百五兩有零若將價銀收留運司額鹽盡
數發邊開中就將前價一體召客收買則商人樂從
灶戶稱便且每鹽一引計價四錢在邊倉已滿八萬
八千九百五十三兩之數若并割算餘鹽價銀計之
每一千引三場兼派又該銀一錢共該增解價銀二
萬二千二百三十八兩有零較之折價解京增出五
萬八千四百八十六兩此其當復者二也每年運司

類解折色價銀到部戶部轉運發邊未免限月定期
遲以歲月一時邊報緊急豈能濟事惟此鹽糧勢合
人皆爭先趨赴匪徒神速如昔抑且加倍勝常駢遞
免轉輸之苦道路無剝掠之虞此其當復者三也灶
丁之煎辦猶農夫之耕種者所獲除完納稅糧之外
自有通工易事之理灶鹽既減半折解則納剩餘鹽
豈可聽其消化而不爲變通之計哉當此之時商人
欲收買而限于勘引灶丁欲變賣而畏于犯法此興
販之徒接踵而至發運之船成䑸而來其執有不得

不然者大抵天下之利不歸于官則歸于私若官引
不足而禁私販是禁恐淡不食鹽味夫豈人情所宜
一旦爲人捕獲則又陷於法網夫犯法豈小民之得
已此其當復者四也各處行鹽地方近來鹽價高貴
一則由于上納價值之重一則由于照賣官鹽之少
故利之所在人必趨之雖以嚴加禁治一旦遽難止
息大抵源潔則流清此盛則彼衰者使引目既多則
一年正商足以盡灶丁之所獲各處官鹽足以備充
民間之食用彼私販者何由用其力而施其謀哉不

惟鹽價得平而私販亦不期禁而自止矣此其當復
者五也自折價解京之後民食漸覺艱難故先該巡
鹽御史有奏開販餘鹽者有奏開賣空額引者又援
引私因名色而召納者亦一時補其不足之權宜但
厚利所在多爲執要所有一奉先年明詔栽革始盡
近因執法者查理過嚴由是小商皆什苑矣夫只栽
革執豪爲名是矣至究其實則有不盡然者利已歸
于執要而不可出害復及于小商而不能免財利之
際易生嫌疑當事之人率多推避執肯加憐憫之意

若使前引盡開，小商何至此極，此其當復者六也。此額一復，則民食自足，私販易息，邊儲充實，國課不致於缺少，商人得利，灶丁可免于困極，一事之舉，可以兼數事之長。乞除以前年分解過質銀到部者，名爲空額，照例存積不開外，以後什分存積課鹽，折納價銀存留運司，不必解京，每引定價（淮浙）四錢，盡數發邊，開中商領價銀，聽候商人賫批勘合於鎮比對相同，一體支領，買補製銷，仍照例嚴禁腹裏及京師，不得開賣，以杜釁端，則地方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選輯
張 晃組垂參閱

屠漸山集

疏 屠應埈

應制陳言疏 大祀

刑部 奏爲應 制陳言事臣等伏覩 制命百官稽古議禮考 天地 日月 羣神合祀之是非博

采羣議責之必言廣聽克讓合天下之心以奉祭祀臣等有以知 陛下之事 天明事 地察也臣等竊聞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大於祭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 陛下慮大祀之典神祇失位 聖心所格上通于天即此心也祭祀之本立矣臣等伏念 陛下聞兼容之路而臣下犯緘默之戒誠有大不可者竊以古昔所聞并愚陋之見爲 陛下陳之竊惟 本朝大祀之禮所可議者三而願加 聖心者四夫古之郊祀其詳不可得聞矣禮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周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曰禮地示則天地之分祀明矣自漢元始以後議者紛合附會遂合祀天地于南郊后世沿訛襲舛隳棄古典中間分合之議迄無定制我 朝驅逐胡元統一中夏凡典章文物一舉先王之盛而祀 天饗 帝禮之大者顧尚襲漢唐之舊儀此其所可議者一也古者天神地示之祀必求諸陰陽故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飌

師雨師天神之類也合之圜丘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地示之類也合之方丘至於六宗四望又皆有專祀焉是故陰陽定時上下定位分合有宜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后世孟春郊祀從以羣神配至千有餘位晉賀循已非之況其他乎我朝創立 郊殿繚以二十四壇去其淫瀆之祠稽之祀法亦云正矣然日月止一從祀而朝日夕月之初制弗行 神祇人鬼上下聚列而天地卑高之分未正此其所可議者二也 皇祖即位之初創制立法首建圜丘方丘于鍾

山之陰陽分歲分祀　天地又以仲春秋分專祀
日月自十二年以後始創合祀之禮則分祀亦　皇
祖之舊也大從祖而與古非合固不若從　祖而循
古者之尤為愈也况王者之制多更數世而后定其
儀文制度亦必潤色損益而後全我　明之與百六
十年海內又安方外賓服制禮作樂稽古憲后此固
其時矣况　陛下制心禮義見其精微建中和之極
宜人情之所安去百代之敝文以復三王之舊此萬
世一時也此其所可議者三也臣等又竊聞之禮曰

天子之祭也與天下察之是故表文以備物修德以
立本其御下也蓋之如天容之如地照臨之如日月
體元育物無有疾戾四海之內歡欣交通明德馨香
上帝悅豫由是宜之樂以達中心之和故郊之樂六
變而天神降地之樂八變而地示出此無他致和之
極也伏惟　陛下懷保小民慎簡守令而郊祀之禮
下詢臣工無間小大　帝王之德誠無以加矣臣等
竊覩　制命之詞不無尚疾異同之論是以私憂過
計誠恐在　廷之臣或有考禮不定執論不一上干
天威　陛下因而怒之則雷霆之下或多摧折者其
於盛德誠恐少損萬分之一伏望　陛下體古聖人
隱惡揚善之心用其公言容其拂逆俟彼徐考而自
定則　聖德益昌而感神之本無不至所謂願加
聖心者一也禮又云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
龜于禰宮言慎之至也夫以歲郊恒典而先王至慎
如此况夫創建　鴻業廢百年之舊以定中興之治
其可不慎哉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
謀及庶民謀及卜筮郊祀之禮　陛下所謂巨疑者

也　聖志先定卿士協從固有不待言者臣等尤望
陛下告之　祖考決之蓍龜上稽　天心仰承　列
聖夫苟從矣乃命禮官循漢時故事刊刻　聖制頒
之　宗室及南京各省官員俾其博考古制俟以歲
月各列條件上陳必待人萌僉同然後斷之　睿
思肇舉　大禮則所謂大同之慶身其康强子孫逢
吉者在是所謂願加聖心者二也　國家大祀殿之
制規模宏麗窮極尊嚴凡百六十年來　天帝降格
百神萃享自近郊數十里望之儼然穹窿為　朝廷

而臣家今日不毀而壇則　大祀殿將安置之舊
一有所改易議及詹棟誠恐　天神震驚朝野異色
而小民無知者亦必狂祇駭聽訛言相驚大非　國
家之利所謂顧加　聖心者三也夫　殿宇既不可
議室祀又非古禮則大祀殿必將存之而圜丘之祀
又必建之他方其齋宮服殿朝房祭院亦必創爲新
制與舊相等方丘之制又必與圜丘相等其人力工
價玉石土木之費必將數十巨萬況今　仁壽宮先
蠶壇起工在即誠恐今之財力有所不贍伏望　陛

下俯念戶工二部度其經費量今日之財力既周二
壇之外是餘國用幾年然後鳩集大工成之不日則
陛下制禮保民之慮周而亦無時絀舉贏之患所謂
顧加　聖心者四也臣等下愚不足以對揚　休命
謬膺高寄　明詔惟　陛下垂神明之聽以無忽
芻蕘之言天下幸甚

送給事陳君使琉球序　出使琉球

琉球王世子清表曰臣世被中國厚恩樹之島夷以
滿屏東海外先臣　憑　天子神靈獲終于位孤臣
清議嗣惟是微于元命弗敢寧居謹聽允介臣長
史潮以請漸渡海至表以聞制曰可禮部議冊典循
所宜使者其名上故事凡使二人而正使以給事中
往時當往者率悒悒憂動色陳君應和爲吏雜左給
事中有賢譽而君亦壯不憚往仍疏名上　天子素
知其賢報允　陛辭復　詔賜玉帶麒麟服云屠應
埈曰東南夷內屬者以數十琉球蓋其一云　高皇
帝放驅胡元攝飭異域諸海外夷狄君長振慴　威
德交臂屈膝以稱臣歸死而琉球始通貢獻中國

文皇帝時命使者就立其王賜之冊命被以印綬冠
帶世爲外藩臣得遣子入就太學于是琉球爲寵王
駸駸向聲教矣　天子躬至德中興諸國益効職無
敢隕忽聖惠光施存定荒裔而琉球之使也陳君實
尸之行矣壯哉予嘗讀太史書至相如之使邛笮也
道蜀蜀守令郊迎負矢以爲寵而相如亦卒能其使
事予未嘗不灑然心善之也至觀博望侯騫傳則以
一介之使凌絕海外結軌殊域歷上古不王之國爲
漢鑿空向導隨流而壞則又蘧然喟歎蹟其行不拔

于古有壯志焉今以行人往來之域逾外邦　內臣
而使者言海外則悵悵動顏色奚古今人之是違也
陳君建　盛明之節照耀燕趙齊魯之郊浮江達河
逾于淮沂錢塘之波騁于故里其守令亦將北嚮先
驅若相如然斯可謂寵矣而又馳東冶沿漳水睎無
諸之域橫海東下梁彭湖指中山覩日月所出沒俯
視蛟龍巨鯨諸怪之嬉游也若陸行牛馬然蠻夷之
俗振于天使王侯以下羽冠螺飾盡喘息迎謁而陳
君執符被服拱揖于其上知不知望之以爲從天而

下斯天下之壯觀極寵而博望騫所肆說而不得者
也斯不亦壯哉抑君　天子之近侍臣也雖蠻夷亦
將于君而觀式焉夫言動與取身之經而使之節也
宣昭皇度茂貞使命以風示　天子之德于諸蠻不
在茲乎不在茲乎夫以陳君之賢而使事又壯不憚
往其于茲也吾有以測之矣

任丘縣王君河碑　任丘

任丘去京師不數百里當燕趙齊晉之交水陸輻湊
河自滹沱而下東南至河間又東逶于郎莊浮流縈
紆又東南匯于陵城凡商賈之所貿遷區野之所浸
溉百利是興腴壤攸賴也較濬弗若泉源堙沉淵藪
墳壚秋莽載望于是民寔病焉蓋歲且十越矣邑大
夫王君齊至之朞年則喟然曰夫令民者將導利而
百播于下也民賴其利而淤其源則焉用令矣乃鳩
工量材孚上董下物土之經因其便設徒庸之費取
諸羨貲順民如流民趨若赴不踰月而萬衆之功聿
成蓋邇源而達于邑凡七十里廣十餘尋亘以巨堤
泉若橫帶較之往昔形利兼倍焉邑人士則相與言

曰嗟乎夫昔吾邑之建而水陸之勢兼便也自斯河
之弗達也陸輓車擊肩負而跣馳凡百穀之任千夫
之力弗若一舟之致也引泉鑿流抱甕行汲數里而
一罷凡盡日之功不若瞬息之便也今茲之有河也
舳艫鱗次帆檣下上千里之材五方之貨陸弗能致
者不踰日而集于城下矣四民之所往來習勞而就
逸者不行役而濟矣室廬相比周城而居挹之河而
注焉若家汲而戶輸之足矣夫斯河之浚也王君之
澤弗可泯也廼遂稱爲王君河云而邑博劉生達築

於其事乞文于予。予聞而嘆曰懿哉所以名河之說乎予讀召康公之詩愛其人思其所說猶曰召伯召伯者焉而況于經營救引心力用之所建者乎。惠流者思功遠者世渠稱鄭國井美耿君。秦漢以來。未之有改也。夫高城深塹邦邑之所以爲固也渠堰與利備良之所以永譽也。夫斯邑也任君城之是故以任丘名焉至于今民猶載矣后之言王君河者則自今始也重休襲美播之無疆其將有徵于斯文乎

孫文恪公集

記

新建巡按順天察院記　巡方　孫陞

令上馭宇之三十有一年巡按順天監察御史懋卿上言臣幸得銜命奉使以督察畿輔爲職所領重于天下郡國而都城顧獨無治所恒視事浮居之舍章牘簡書庋藏不密。掌故胥吏之徒單。外暴見人得伺隙爲姦甚非宜臣請無敢別賦吏繇但以臣所（吕中令得人之力化以贖鍰□公用罪）斂訟贖鍰之在縣藏者庀材募庸爲署得專心厲下。折姦萌宜詔條便　上許之無何署成而京兆二縣令造余乞文以記始事余按御史之名紀于周官制舉之典昉于漢代蓋古者政教流行風俗齊同。上下交信而邪慝不作然猶孳孳不敢懈天子省方。諸侯述職考禮申度以防其濫采詩聽誦以求其微然後鄉貢其俗。國聞其政而天下之情可知也觀察之設。。。基于是矣。。。去古既遠淳澆樸刓。吏或旁法守利。而民至抵冒以爭刀錐于是監郡察州之制詳。而衣繡持斧之使出至于大都之下不制之豪乘時藉資。詭法干紀則司隸假節以督三輔非獨過強閑而備非常

抑亦抗威稜以風四國蓋因變制權。得其適矣。魏晉以來。因革靡一。然臺察之任日重于曩時繩糾之權益彰于前軌固弗之能易也　皇明建官既則周典而按部之制猶采漢儀御史大夫歲請于　上。分遣其屬巡行天下內自都邑外抵蠻夷縣道幅員萬里（若于當言國家苟得賢巡方數十人振舉綱紀天下不足治也）之中。絕荒遠徼之外恫瘝幽憂之疾盜竊姦宄之情無不使旁燭行省大吏二千石以下之賢不肖出令之平頗庶獄之詳濫民庶好惡之中和邪僻無不使聽覽而變置之。。。。。。。。。大者奏裁小者立斷是以風采聳于

四齊庶塲邇于階闥，德刑咸暢，而王路清夷也。御史之任，于是爲重。原俯俛鉅，而居處不肅，則觀褻而威頓，漸洩之患生，請寄之奸起，故部使者所至，未有不重屋複垣、累棘襲扃者也。而況京兆所隸，近畿百里之內，參依環詭之觀，殊異乎五方，縱情浮淫之蠹黎巡方之職尚紀除其累中所謂甲巷之姦不爲可也成于累盛，與夫里巷之俠，三選七選之民，時時觸罔，都肆簡兔，春秋番衛之衆，旅于道途，軍實營屯，兵務微發之文，嘉于几案，周防一旋，機變立生。是故按治者，常以剛堅宿貲、雄俊更帶之材，然後能勝其任。夫

事異于常倫，而制關于下國，使夫位署失次，建政無所，本末相踰，輕重衡決，不稱之大者也。百五十年，曾無論白以述于茲，豈誠未覩厥體哉，無亦畏嫌于懷也爾矣。惟 上宣二祖重光，振百代絕業，䝉文規制，宏亮綦備，士逢其會，而不能伸眉吐議，舉纖遺邪，憲度廓帝紘，恢王綱，可謂失其時矣。御史器能行道，著于班行，毅然有古風槩，固宜言契乎聖聰，而事立于當年也。昔者陳閎道充內史，以訊曾新閣宦，史充作頌。余庸襭官，又舊史氏也，閣于職而不書，沒對臣之嘉績弗紀，則亦有曠瞿焉爾。故因二縣令之請，而備論述之，以鐫于石。御史鄒姓，豐城人，辛丑進士。

書

與李縣尹書 防倭

五月間，倭寇千餘，由勝山海濱擁入吾土，焚廬舍，屠生聚，縱橫蹂踐于石堰內外數十里，如入無人之境，彌月飽所欲，始航海去。維時足下登城防守，其猖獗逼城之狀，不猶在目中耶？今雖暫爾靖輯，瀕海居民神致膽喪，遙見海艘夜泊，率扶挈奔走山谷，數日乃

旋，室中財貨，往往爲土賊所掠，窮窘辟易，言之傷心。明年南風起，寇或併力而來，深爲可慮。是故乘冬月閒暇之時，思患預防，是下所宜加之意也。國初防海之制甚詳，成久漸弛，即今集兵船裹水港，出洋哨探，據山環守，固自有主者，乃若海塘以內，抗拒其衝，則封疆之臣之責矣。昔人于塘外濬河，塘上築墻，下里甲，分信地，刻日興工，官不費而事自集，恭將恃河以爲塹，依墻以屯兵，俾寇弗獲踰海塘，使內地也。今墻或傾圮，河或壅淤，不乘時葺治之可乎？鄉兵本農夫

然性頑勁，其禦門庭之寇，家自爲兵，人自爲戰，實勝官軍。擇有行誼者爲之團保之長，製冊籍，勒名氏，平居深戒勾黠，以安其業，臨事稍給犒直，以結其心，有能斬將搴旗，畀之重賞。夏末寇復窺虹橋，鄉兵鼓譟而前，即遁入海，亦其一驗也。今各鎮漸發團保匪人，不乘時申飭之，可乎？姚城四面臨江，視他邑更覺險阻，乃非乘之拒寇，獲保無虞。說者謂宜增高壘以壯雉堞，建敵臺以騁長技，誠爲有見。矧今西壁多頹，新塘未固，不乘時修築之，可乎？修城之費，取諸官則帑

藏已虛，取諸民則脂膏已竭。僕嘗過上虞，見張君銳意修城，詢之，云其邑預徵條銀，共計八千兩，以三千兩解軍門，尚存五千兩，請諸上官，獲與茲役。僕思條銀預徵，闔省書一，姚之戶口勝虞，徵銀必多，曾解幾何，尚存幾何，比例移文，是在足下爲之所也。吾姚災切剝膚，嘗各據防寇之策，城中人一說，江南人又一說，四鄉人又一說。夫同舟共濟，豈宜自相參商？僕意塘兵鄉兵多設藩垣，固所以護城中人矣，藉使塘不能守，鄉不能禦，江南四鄉之民，奔避于城中，則修城增壘，非即護鄉間人耶？譬諸一身，然城中腹心也，江南唇齒也，四鄉四肢也，善醫者究標本，投藥餌，必期于全體皆安。是故爲今之計，葺塘疏河，練兵修城，所宜兼行並舉，有先後而無輕重者也。保障一方，不可無詗邏遊擊之兵，近聞召募勇敢，已及千人矣。無事惟食費出不經，莫若選精兵五百人，或用千人，分兩番操練，則名爲千人，實止給五百人之費，而臨時又得千人之用，以策應鄉兵，節其所贏，給鄉兵雇直，是又在足下斟量伸縮之也。壬生明盛之朝，委質爲臣，

輒思報主，固知足下忠義之心，油油然不可遏，第官以父母名，誠宜視民如子。古人有蒲鞭示辱者，有催科政拙者，凡以生之不傷，厚之不困，法三王之遺意也。昔者姚俗簡朴近古，諸凡讌會，僅僅成禮而已。比來士大夫之家競爲侈靡，率木階之矜誇，金帛之盛，恣長夜之飲，耽劇戲之娛，此當承平無事，然且不可，況四郊多壘之時乎？僕願足下省刑薄罰，倡節儉以厚風俗，實爲政之切務，弭寇之根本也。夫弭寇必賴乎才將領，尤必賴乎賢守令。稽諸載籍，橫海樓船，雖

樹一時之勳，不居伐謀杜漸，其誰任之，魏尚（俠骨）守雲中，（狄）何奴遠避，不敢近塞，虞詡守朝歌，賊徒駭散，境內皆平，豈真古今人不相及哉，亦惟師爾以尉其芳焉耳。前守劉君既得罪去矣，其事尚屬未明，但剗嚴刑重罰，仇視其民，是以人弗憐惜之，今聞新守李君，實銓曹為地擇人者，先聲既已慰士民之望，而又得足下不赴京朝，使誠上下同心防禦，寇弗入境，民獲安生，其效可計日而覩也，松江海口，新寇泊者十餘艘，勢殊可畏，奉化奔突二百餘人，又未知底止，寇情叵測，其來不顯于夏月，今羅丞遷官保舞應覲，萬一豺豕成群，搆連深入，伏馬于舜江之滸，足下病軀隻力，其何以攖之哉，不可不逆為之慮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上木 周立勳勒卣
李待問存我 參閱

曾襄愍公復套條議

疏 曾銑

議收復河套疏

夫夷狄之叛服無常而中國之制馭有道要在圖難于易庶幾杜漸防微仰惟 皇上聰明聖智法古憲

天是宜舞干羽于兩階內治修而遠人服顧茲北虜乃敢梗化往犯山西宣大二三年來入寇榆林內地傷殘遠邇驚懼大醜虜衆不過漢一大縣而猖獗麵爾臣竊計之蓋我失其險賊得所據巢穴既固驅除遂難顧忌因循日甚一日故制馭上策莫如復套不是之圖而徒周章於防禦之末譬猶揚湯止沸而不知抽薪外患不能已也臣謹按河套古朔方地三代以來悉隸中國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漢武帝遣衛青出塞取河南地為朔方郡築城繕塞因河為固後世稱之曰雄才大畧唐初朔方軍以河為境嗣是張仁愿取漢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至宋李繼遷叛走斤澤進陷靈州河套復為虜有卒不能制我 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驅逐胡元遠遁漠北 成祖文皇帝三犁虜庭餘孽奔亡幾千里救死不暇而又敢望河套乎後以東勝孤遠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為鎮城方初徙時套內無虜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

河守乃區區于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有委也失此不為弘治八年虜綱篾渡河剽掠官軍牧馬十二年擁衆入寇自後常牧套內侵擾中原 孝廟有欲復之志而未及遂 武廟嘗欲征之而未能因使虜酋吉囊得以據為巢穴禍根既種竊發無時出套則寇宣大三關入套則寇延寧甘固生民荼毒全陝困敝已極此撥亂之功 天將有意于我 皇上夫河套自三代以迄于今中國所守以界夷夏又我聖祖之所留也一統故疆三邊沃壤其理宜復須自

不守遂使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虜得出沒自內東西侵掠徒勞守禦其補綴急蓋套虜不除則中國之害日熾浸淫虛耗將來之禍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其勢所宜復也而封疆之臣曾無有為國家深長之思以收復　祖宗舊業為生民立命者蓋軍旅之興國之重務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羣擊其短者繼踵而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其不改心易慮者幾希況復所見不同甲可乙否若曰姑待來年便已遷延不振日復一日長寇貽禍臣雖

愚昧豈不知兵凶戰危未易輕動但近年以來得之見聞常懷憤激今復親履其地身任其責目擊此虜跳梁地方危殆切齒痛心實有寢不安席食不下咽焉者故敢冒昧輒以短見上塵睿覽伏乞勅下該部將臣此奏與修築榆林邊墻之奏會集廷臣詳議可否如蒙采納特賜該部作速施行益選將材除戎器備芻糧練兵馬非朝夕可辦所貴久而終舉則臨期無誤武功底成或曰榆林邊墻方議修築今仍輒有復套之議會極緊要須當何如臣曰築邊之議為數十年之謀也虜在套中生長日盛病根尚在為患無期不防則為無險防之則兵力坐困有餘在賊不足在我譬之作隄壅水一朝潰決則汎濫不支矣若夫復套振武揚威殲彼醜寇驅其餘黨擯諸大漠臨河作障天險為池　皇靈旣昭賊膽應裂很顧脅息雖數百年不敢輕肆侵軼此社稷之計　聖子神孫之永圖也

一曰定廟謨周公曰戎狄是膺孔子作春秋攘夷狄以尊王室漢武帝之朝巳治安矣賈誼且以為首足

倒置深用痛惜蓋以中國者首也蠻夷者足也不可紊也　陛下德配　天地明並日月而閫外之臣迺不能奮揚威武汛埽腥膻以嚴華夷之限繼春秋之志者臣竊恥之醜虜以逆犯順悖亂天常王法所必誅而無赦者今欲除之先務其本河套者虜之巢穴生民之禍本也禍本不除則延袤二千餘里卒無寧居守禦單弱芻糧莫繼歲掠之民往往為其先驅畏虜之害所向無前將來生聚日繁貪噬日恣南侵之禍深有可慮趙充國屯湟中漢宣帝主之于始而魏

相卒成其終淮蔡之平唐憲宗之獨見而決行者是度也故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伏願 聖明少定此志命下廷臣大加詳議以爲長治久安之計不以同異之說而疑不以浩繁之費而止不以重難之事而憚博選謀猷忠勇之臣付以閫外專征之任惟求底定不急近功則國是定而神人協從我 皇上文教既崇武功亦競中興大業巍然煥然商之高宗周之成康豈足以比倫也耶

一曰立綱紀綱者大綱也規模之謂也紀者條理也

節目之謂也規模欲其大節目欲其詳綱紀既立則戎事可與矣復套之舉固之重務人之謀曰須得兵三十餘萬馬步水陸齊驅並進畏糧三百萬石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賊驅之出境即緣河修築城垣界守此一說也臣以爲此謀誠善其勢寔難今三邊之兵可用者不滿六萬如調他鎮須此失彼三十萬衆徒爾煩勞其難一也倉庫空乏上下交困銀穀累五百萬一朝畢集勢不易能其難二也一戰勝賊賊未肯落帳與版築師徒易撓其難三也臣則以爲爰整雄師張皇義旅春蒐於套秋守於邊如是三年虜勢必折俟其遠遁然後拒河爲城分番哨守則人力不困財用不竭而河套可復既而移撫鎮以制之立行都司并衛所州郡以屬之又設守邏兵備道以理之凡江淮之北各省有犯該邊衛及烟瘴充軍者皆定發于衛所凡該口外爲民者皆定發於州郡將套中之地預爲踏撥多立魚鱗籍冊以防日後弊端每軍民一戶給田二項俾之歲耕一項閒一項是爲間田以養地力其緣邊軍民亦出示召募有願守邊者

皆給以田引黃河之水爲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傭早澇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墾而又倣井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易於稼穡虜騎難於馳驅夫既臨河設險夏秋決難侵犯我得耕稼矣比及河凍農事已竣乃於講武之時爲禦虜之計民不告勞農不苦廢行之既久則河湟之地不異中州此規模節目之大略也乞勅該部預爲料理三年之後以時而行有未盡者容臣次第疏奏雖然屢年邊事廢弛將士怯懦整頓實難須及時飭治來年四月

先將附近賊巢勦除，以倡我軍之氣，俟其胆力漸雄。然後照　聖明無外之度，闡　皇上救民之仁，多給榜文，標示牌檄，遍置套中，以開來降之路，以啸被虜之民，與問罪之師，衆二年之役，則順以動，豫在師中吉矣。

一曰審機宜。天下之事有機，時與勢為之也。得其機而乘之，勝筭在我，何往不濟。虜之據有河套也，逐水艸以住牧，獵禽獸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黨類動十數萬，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

寇之時勢，我軍不得而與之也。及其入套，深冬沍寒，水艸枯凍，又皆各就住牧，其勢自分，且馬無宿藁，漸至羸瘠，比及春深，賊困以弱，我則訓練強兵，撒槽牧馬，督伍整肅，火器精利，此我之時勢，虜不得而與之也。今之禦邊者，虜弱不乘，因仍怠怯，虜強莫禦，苟且支吾，坐失事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調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于春夏之間，水陸並進，直抵虜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付官騶發。矢道同的，砲火激烈，電掣雷轟，賊縱有援，何月斯兵。目前震蕩，勢必難支。此寇敵觀變潛深多伍之爵，臣亦計之審矣。仍乞命守臣大山西總督鎮撫等官調度各鎮兵馬，嚴加隄備，耀武揚威，以防河東住牧之寇。倘套賊敗亡，必將逾河逃遁，厲兵牧馬，又可以收斬獲之功。所謂犄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然後班師而旋，守我分地。秋高之時，賊如復犯而來，我軍據險以守，況得勝之兵，勇氣自倍，不待臨墻，可使捷代。如是三年，虜勢自衰，將遠遁之不暇，而又敢據我河套也耶。至是則　祖宗故地已復，因河為險，修築

墩隍。一如榆林守邊之議。且講求屯政，建置衛所，處分戍卒，填塞邊民，墻塹既固，耕穫可饒。全陝之轉輸漸省，而寧夏之河防亦寬，而內地可保萬萬年安固矣。

一曰選將材。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能否勇怯，所係匪輕。如馬永之于遼左，梁震之守雲中，至今稱勇，亦以其能善戰料敵，不負專閫也。今一邊之將，謀猷勁悍者，寧無其人，而因循儒怯，襲下不振，一遇警發，遂甞退縮，遠為自守。苟總兵參遊等官，爵位漸高，志

欲漸滿，保身之念重，故報國之意輕，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連所以譏田單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邊之廣，豈謂無人，但往日以資格待士，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故英雄豪傑之徒，往往係于卒伍，雖有材美不獲自見。夫爵賞等級，所以待庸品而升常之材，要不可以常調拘之，韓信拔于行伍，陳平起于亡命，感遇思奮，遂建奇功。欲爲恢復之圖，必須大破常格，各鎮將領除中材堪以策勵者照舊任事外，凡有庸流別蒙任用乃自指揮千百戶等官，以至總小旗夜不收等人員，及屢年各處廢棄謫戍將領，中間果有智勇超羣，謀猷出衆者，許中外臣工，不限地方，各舉所知，疏名上請，俱發陝西軍門聽用立功，其材可將千人者，即以爲千人之長，可將萬人者，即以爲萬人之長，或假以署銜，使得統馭軍士，展布四體，將兵出塞，果能摧鋒破敵，聽臣等覈實奏請，即與實授，或不次超擢，以旌異材，被沉抑之久，幸而獲伸，感恩之念重，則保身之計輕，向上之志堅，則克敵之心勝，埽清朔漠，以恢大業，可坐而待矣。然此特就復套而言，不爲常例，如循常守舊，無所樹立，著令各復還職。其有畏怯逗遛，玩愒失事者，點罰自有明典，夫復何言。如此厚賞以酬有功，明罰以懲不恪，爲將者亦將爭自洗濯，嫌于見棄，而武功日競矣。

一曰足芻餉。夫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擬蒐套之兵，摘選馬步六萬人，每人日給行糧一升五合，每日計行糧九百石，以五十日爲期，共該行糧四萬五千石，每米一石折銀一兩二錢，共計銀五萬四千兩，每人日折鹽菜銀一分，日該銀六百兩，五十日共該銀三萬兩，馬六萬匹，每匹每日料三升，五十日該料一石五斗，共料九萬石，每料一石，折銀七錢，計銀六萬三千兩，每馬草一束，該草六萬束，每束折銀一分，計銀六百兩，馱馬牛騾二萬五千匹，共該草料銀五萬一千二百五十兩，山東槍手二千名，係是客兵，其人猛悍，欲致死力，糧餉宜加，大率每人每日須給銀六分，連往來路費，又約該銀一萬三千兩，外將領等官廩給等費，大約銀五千餘兩，共該用銀二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兩，然此經常之費，語

其大略也師行千里風雨罷勞敵愾禦侮存亡攸繫不有厚賞以結之于先安望得其效力于鋒鏑之下故必豐其衣食以壯其力犒以金帛示有厚賞牛酒以悅之律罰以威之負有鬬志將以增氣雖數萬衆合爲一心有守必堅有戰必强千虜之湖所可下也賞犒之數大約該銀十餘萬兩總計銀二十七萬六千二百餘兩可給一年之費比宜大山西每歲客兵之需京運銀一百四十五萬兩今陝西于年例防秋之外亦指此客兵之數以充餉今三年之費非其難

集不然淮折分歲餘鹽銀兩不下七八十萬以此供億允爲相應伏乞敕下該部擬議先發帑銀四十萬兩交付總理糧儲大臣督同延綏陝西寧夏三巡撫處須先會計召買照依行軍之費其中十萬兩作爲犒賞之需外更多備買馬價銀不許別項那移借用仍令預備輜重待時而行則食足兵强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矣

一曰明賞罰兵法曰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又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故勸勞有賞則不吝千金無功妄施雖分毫不與苟係武斷宿憤而其可用懷亡誅罰賞而軍士股慄賞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也仰惟　皇上明罰敕法令甲昭然有邊功者特加陞賞而失事將領即械繫誅戮可謂勸懲之公矣然臣思之邊方失事豈獨將帥之罪哉蓋以承平日久戎務漸廢紈袴之士罔知兵革三軍之士習于驕怯夫驕則不知有將怯則惟知畏敵臨陣退縮退避失事無怪乎其然也至于爭奪首級尤方今之極弊夫以一賊首級而羣數

十人爭之在己既不免于傷殘且縱賊不追而投間抵隙反爲虜所擒者往往皆是也今無請勅申明禁令凡有衝鋒破賊者雖無首級定爲首功而爭搶首級者與凡退縮觀望買賣冒濫之徒繩以重法戮之以徇衆務俾畏我而不畏敵法曰威克厥愛允濟此之謂也然欲得人之死力非厚賞無以結其心況現將之餘衆心渙散迫之以威則離讎而相之三軍之士溫如挾纊臣請給發帑銀之外再乞敕下該部擬議若干條款明降榜文示以賞罰必信之意庶使人

心知所趨避夫有賞以誘之于前有刑以驅之于後則士卒感恩而畏威有勇而爭奮矣

一曰備長技漢書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兩軍相爲表裏斯爲萬全之術今虜賊之長技不異于昔時而在我之長技復有如漢時之五者乎臣不得而知也欲求相爲表裏殆又難矣抑求其次莫先於火器蓋天之所以保國家而衞生民者也但有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能盡其利與無技等耳臣昔提督山西三關嘗造蓋口砲毒火飛砲具式奏請伏蒙

皇上發銀數千兩以資成造比年禦虜賴焉今秋于寧塞定邊亦嘗藉此兩挫虜寇故來降人口云虜中甚畏此器言每年響子不似今年響子利害打死人馬數多此其明驗也今欲復套須備熟鐵蓋口砲六千位長管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小鐵鎗二萬根長鎗二千根生鐵炸炮十萬箇焰硝十五萬斤硫黃三萬斤包鐵鉛子大小二十五萬斤弓矢所架相爲表裏庶可鞭韃此胡恢復故壤然此特一年之具爾三四年間如飛砲硝黃鉛子之類又須陸續補其缺壞今京造火器種種具備防邊可矣但或宜于此而不宜于彼或可以守而不可以攻大者質重而難于致遠生者日久而多所爆裂留以別用各有所長若日神機不可外造歷甲神鎗等器原爲私藏者例也而蓋口砲長短鐵銃律條既無該載而定爲籌邊破虜之公器伏乞特勑該部不以爲例速發帑銀二三萬兩給各該撫鎮官于山西陝西等處買辦置造以爲復套之資蓋成造而後教演（火器只枝皆省）服習而後運用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之（于事中自造京師所采所作非所用之人爲得盡）

（美哉）謂也不然虜技精強我軍莫倚萬全之功未可必也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李待問存我　參閱

曾襄愍公復套條議

疏　曾銑

總邊該官條議疏　條議復套

臣看得各該撫鎮等官勘議復套事宜雖議論詳略不同而僉謂河套之當復與夫勢之不可以不復者

所見皆同但兵粮措置之規攻守緩急之序不無少異爲爾蓋事體重大人情所難固有不能比而同者臣奉欽依有參酌之責敢不悉心以爲聖明告乎夫河套之復賴有天下之大機惟在審天下之大勢以起天下之積痿庶幾文武全功帝王大業可運諸掌矣何謂大勢夫河套者西北之樞全陝之喉吭也三代秦漢並列中原迨我　皇明盡入版圖顧承平日久武備浸疏虜因竊據漸致繁衍蓄育獸之孳息者既蕃而虜略中國男婦又衆以此穹廬四望勢益盛強遂爲門庭之寇貽中國之患出套而東則宣大三關受其害畿甸爲之震恐西則甘肅蘭靖蒙其毒洮岷爲之戒嚴入套而南則全陝延慶等處無不遭其侵掠舉耳目之所睹記如嘉靖十九等年以迄于今山陝邊鄙之間殺略人畜無慮百數十萬蓋虜處其便中國失其險不有以制之則益啓驕夷輕侮之心將來禍患不可勝道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極重不可反此憂國者之所當審也何謂大機夫有非常之才而後能建非常之業往古不暇悉矣肆我明興有

太祖之聖而後能驅逐胡元有　成祖之聖而後能三犂虜穴　列聖相承海內熙洽虜時剽掠經略未遑不惟狃於治安之可恃抑亦贊襄之者無其人今我　皇上文德武功丕昭無外敬天恤民憂勤不息每聞邊警宵旰靡寧故嘉納復套之奏仰下之臣等共上方略頃者三邊風動陸師氣倍而醜虜且畏道矣誠使忠計之臣不懈於內謀勇之將忘身於外復此舊壤以除禍階郡縣其地而守之有方豈止百年無事耶是河套一復非惟廣地寔舉　皇圖遠適百

丁逆配　二酋惟我聖明有可致之資爾故曰天下
之大機大知其機審其勢亦爲之而已矣禦戎之臣
猶懷觀望甲乙可否鮮能振勵使臣愚謂自之意孤
危莫遂還延不決者夫豈無其故哉良由畏懊之徒
要接命之疾恣知巧之說煽結人心已非一朝一夕
歸忠臣義士亦不能不爲其所眩此不可以不辯也
況遷方撫輯之事付之於文職戰陣之事付之於武
職而又擇大臣以總督之朝廷制虜亦慎重矣柰何
將官每出於豢養罔知夫忠義遇戰不戰擁兵自保

遂使賊勢猖獗無所忌憚而文職諸臣坐守城堡莫
爲奠備一倡百和遠邇同聲始則邊徼之飾辭終成
朝野之通患遂信以爲虜寇真不可抗此戒懼惟謹
備之爲尚而猶不能覓焉是使中國武勇邈焉無聞
士卒見賊不避則匿此其病痿之原也故聞臣復套
之議惟聖明鑒之有志者壯之識者是之其染於邊
人之痿者或曰賊猶伏虎也官軍進套入虎穴也虎
之伏也尚能爲害搏起而搏噬之勢將莫禦夫自邊
患以來賊之使鉄患陵者不知其幾生民荼毒所不

忍言非由我軍之追食也若尚以爲伏虎不知行虎
之禍果何若也臣以爲伏虎尚莫敢攖則行虎將益
畏縮矣他人畏縮猶可委也當事任者而畏縮爲心
不有負於國乎或曰套地險要固當復也但我兵少
又素脆弱終難與敵也夫兵貴精不貴多也中國不
患無兵而患不練兵誠使各處巡撫兵備等官於根
隨器甲之具於鼓舞綏輯之方各修其職總副叅遊
等官於科魁目占之弊於愛恤操習之規知所戒勉
則所在兵可使勇且知向義何虜之不可破哉昔周

瑜以三萬之衆破曹瞞百萬之師李靖定襄之捷以
三千而破突厥十萬衆寡强弱豈有常形邪惟在善
將者馭之而已或曰九邊之守歲費已極若加復套
尤爲不貲財力殫竭將柰之何夫成大事者不計小
費不一勞者不永逸此定理也即以宜大三關言之
客兵歲費百五十萬今常併守然亦歲常百二十萬
直以百年爲準須錢穀萬萬猶未已也若復套之費
不過宜大一年之費其屯守修築不過再倍三倍事
已集矣故以爲邊備可獨當于宣大而省于陝西三

邊也況今地既復則郡縣其地將來賦稅是供三邊之用地闢民聚有裨中興之大業所謂大事者在此而小費豈足惜哉或曰中國者本也夷狄末也不務本而事末末可也臣以爲虜寇不使有姓安堵本末之說似也今之虜患不知果可以爲末務而坐視之乎九邊騷動中原驚擾近者被其戕害遠者苦於徵輸內帑告匱宵旰靡寧有坐困之形無底定之日此諸葛亮所謂往與住勞費正等故復套以袪其害正所以安民非以厲民也所以厚本非以逐末也或曰

兵法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緣邊分地而守惴惴焉惟恐失之且不能免乃欲移兵於征剿套內大虜誠懼夫主客之莫當也此知攻守之名而不能盡其變者非善策也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今臣習大火攻之法助以槍箭之長技藉地利攻以車陣馬步相兼水陸並進欲進賊莫能禦欲止賊莫能撼內有聯束之堅外無衝突之患加以斥堠嚴明賞罰必信雖三千之士可當虜萬騎兵志若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致人而不致於人賊之鋒

陣庶其近之或曰套誠復矣今陝之地可免虜患矣既無巢穴侵掠不免獨不爲宣大之憂乎此不知中原一體之勢而秦越視天下者之說也夫虜之所以侵軼無忌者爲其視中原之無人也若果奮其武勇逐之河外剿戮之餘究喙自遠其敢以一河之隔而復肆猖獗耶況宣大諸邊自有防禦之兵初非禦彼以守此也凡此皆方今之瘼漸成大癰賈誼所謂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者正此之類豈不可爲痛哭也哉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堂堂天朝被

侮於醜虜此臣等義不受辱甘心馬革之時他尚何恤哉但恐群疫弗瘳有誤大計故不敢隱默若此漢有謀臣曰晁錯者議削諸侯地蘇洵曰錯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日虜寇之强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直以苟免於身之爲幸鮮有不以臣爲愚者惟賴聖明辯之於早斷之於獨審其勢運其機以起夫天下之沉痼而已謹將各鎮巡撫都御史謝蘭等鎮守總兵都督等官王綬等

各營爲內條款相同者以類評議特出者隨事發明其有一得之愚諸臣所未議者併行開具前件用塵
御覽雖未敢以爲復套方略亦區區芹曝之微忠也

計開

一恢復河套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夫河套乃中國之故地也自受降故城久棄不守移鎮榆林河套盡爲虜有盤據年久巢穴已成誠腹心之疾也以形勢論之山西河曲保德之間與套虜僅隔一河是以虜賊出套犬豕深入或犯三關或犯宣大而直隸

內地亦可長驅而入虜賊入套犬豕深入或犯平固或犯延慶而陝西省城亦皆爲之震恐且甘涼以西左蕃右虜止有一線之路而肅州尤孤若河套不極力復則諸鎮之受害不已其不復套之害有如此者方今大小臣工果能慟虜賊之慘復子弟之讐決逐之於沙漠之外然後據河爲險築墻爲防受降之城可以復之外而宣大三關可保無虞內而平固延慶可高枕而臥矣其復套之利有如此者夫套之復與不復諸鎮之利害昭然可見此其形勢之不得不復也而以時機論之方今之時天下富强虜雖衆強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富强驅一大縣之虜勢若反掌耳況我 皇上有復套之心而壯總督復套之奏執政之臣節體 皇上之心而贊襄復套之事以其時則可以有爲不爲則過時而難圖以其機則順而可行不行則禍發於莫測此其時機之可復而不可失者寧夏巡撫等官王邦瑞等議稱虜自據套漸致繁滋蓋禽獸孳息者既蕃而掠去中國之人又衆以此勢日衆强穹廬益熾遂爲門庭之寇誠仁人之

所隱憂也方今聖人在上德合上玄威震百蠻時宜宵旰憂邊兵食軫慮依以運籌之賢衆中機宜是以俯俞總督重臣復套之請命上方略期復故宇真中國之曠舉而振古之鴻猷也蠢茲醜虜其何足平耶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本院嘗揣測形勢較量彼已復套之役有大可爲請言其定大河套延袤計二千餘里延寧邊垣已一千五百餘里若因河爲固較其長短多五百里比之守墻其易十倍二時務農不煩戍守止須氷合然後防河鑿冰爲塹水爲

頃此之守結易猶三倍此關靖寧夏河曲係常見行恒規二可也一虜入暖居野處一帳之外便為敵國我則背鋒甚燧以為守城郭溝池以為固虜馬地凍草枯膔膂已減春時冰解尤甚馳騁我則關廐而居芻豆而牧此天時地利彼短我長若選驍勇之騎簡鋒鏑之卒冬春之際因其近塞遣往迷靖襲其營帳掠其牲畜虜必遠徙但數百里内不復敢牧則河套之中已非虜有此近時名將王劾梁震屢有成績二可也一寧夏一鎮勢據上游利於舟師啼人任攻二

嘗以一艦周行套區斬捕首虜若採雪山之木下蘭靖之後大造戰艦閑習水戰逆出虜後軼其不意破其營帳時走單舸重募死士風雨昏夜砲擊其驚虜蓋驚擾一可也一寧夏地饒利擅渠堰穀粟可儲饋餉之衆方船而下沿河再守順流而運不煩車牛其易有倍四可也一金陝屯地多極膏腴以本院屯田之法治之不煩蓋費卒乘可增花馬定邊地多開曠以本院營田之法推之比諸偏老利當幾倍千日則併營田之粟儲之寧夏以助軍役套復則移營田之人耕墾沃壤以塞邊使五可也一吉囊諸千盤據套内勢雖盛強然胡虜之情利在剽掠東寇西盜北擾南侵勢非株守如辛丑壬寅與夫甲辰套内殆空候其所出縱遣營帳不過一二萬人我以十萬之師水陸並進勢必遁徙但師及河岸分布舟兵截據渡口虜縱糾集醜類求還報復然鞍馬之技難用於洪濤渾脫以渡難當予戰艦比及河凍諸堡已完如前而守焚薙草萊千里赤地虜望必絕六可也

前件

看得諸臣所論援古證今理明辭直僉謂河套當復此正臣所謂有大機有大勢而不可失者獨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欲假精兵先襲取其營帳伺有間隙乃圖覆其巢穴祇慕梁震王劾之為殊有異於本明俊偉之業蓋師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茍聲其據套竊伏之罪以復我中原自有之地數其屢年侵掠之慘以雪愚夫愚婦之仇大揭榜諭昭示四方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我 皇上為天地立心為萬民立命用春秋之法以嚴夷夏之防將見堂

堂之陣正正之旗天威所加如雷如霆賊雖強悍不待殲滅必襲取而甘盜竊之事耶且數百里外遙往邊堠人馬困踣得不償失縱使倖而成功虜人終不震驚至於俟其大舉他侵方行蒐套尤爲不武況賊之出入無時而我師之期必難一以此因循殆不可以歲月計者（亦在間深何如耳）若夫屯田營田之議雖若愼重然此施於復套之後可也苟待此而爲復套之資是望梅林而止渴未知有濟於緩急否也

一修築邊垣該延綏撫鎭等官楊守謙等議稱先巡

撫余子俊往鎭榆林先欲爲復套之規但壯志未酬止積芻粟樵蘇斷絕糧運艱遠雖竭全陝之力勤內帑之餉而僅之斯開土無宿飽議者尚以爲憂然八十年來屏蔽內地虜不能寇因以爲亦無不可近年則黎衆深入寇撓全陝坐受其弊而不資其利此智者之慮所以欲成先志而恢遺烈也夫使邊垣可築而可守可也奈何沙漠漠亙千餘里築之難成大風揚沙擁忽亦丈成亦難久且東守宜大西守花馬已　十年防秋之費百數十萬邊餉已告匱矣內益以千餘里之邊費且過半成既難守守亦難繼是故保全陝之安寬天下之力紓西顧之憂復套之外別無長策

前件

查得先准兵部覆議具題奉聖旨虜據河套久爲內患昨連歲深入全陝生靈被其荼毒深軫朕懷前此邊臣無有以逐虜復套爲念者曾銑所奏具見壯猷你部裏許久方纔題覆迄無定見還着銑督同各邊撫鎭等官協心圖議務求長策嗣上方略這邊墻千

里沙漠與宣大地勢不同只看就要害處修築且將兵部銀暫發二十萬兩作速運赴總督衙門聽其修邊餉兵造器等項便宜調度支用專備明年防禦不許浪費欽此欽遵備咨前來隨准該部委官運解京運銀二十萬兩到臣臣遵照欽依內事理陸續給散過修邊軍夫口糧鹽菜犒賞委官廩糧架糧官軍馬匹料草等項并造器收買硝黃鉛斤等項動支共用過銀一十七萬三千餘兩并築修邊墻支過糧料草束俱另行造冊奏繳外今准議稱該鎭巡撫辦以修

築而又以復套爲恢遺烈臣聞成化年間虜亦住套邊彌少警使當其時以築榆林之工移置河南之地因河爲城守易百倍奈何舍此不爲而區區榆林之築千有餘里沙漠之中樵蘇斷絕糧餉艱難務近忘遠以致賊得潛滋從此河套而延綏將士困界此墻遂分彼已亦拘拘然惟頹垣之是依而不知守之尺寸失之尋丈矣有遠慮者方且惜之而拔本塞源不能不望於今日也夫何遺烈之恢哉至謂復套之外別無長策則能仰體聖諭臣愚何敢別議

一選擇將材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夫三軍之命安危之主懸于主將令時之將未必非賢顧昔承平待久擺邊武防守之常調復套者乃進征追討深入沙漠探虎穴踐龍庭百餘年所希闊之舉也昔秦遣蒙恬漢遣衛青霍去病乃取河南地立朔方郡今得若人矣乎竊觀數十年來踰邊一戰者絕鮮但聞有邊巡度幕不敢輕進者有擁衆數千見虜遁逃者[illegible]此出塞雖定[illegible]日內料敵了[illegible]恐臨到害決[illegible]要自刃目矢[illegible]須[illegible]也[illegible]擢[illegible]改心易慮使馬謖僨師于諸葛任福貽誤於韓琦是豈指授者之罪哉違節制以自敗耳爲今之計若不大破常格而仍以承平習故之流膺此非常之任是鉛刀而錯節也大抵出塞之將當以驍勇有膽略者爲上不限以資品不棄以小過大者爲主將次者爲偏裨但期可共吾事而已若夫機微謀略自有駕馭指示者先之不必以此求備愈難得人也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夫積粟治器儲材訓士文臣可能若夫聯十萬之師驅遺虜出套則須有統馭之才者一人

爲大將驍雄敢戰者二三人爲前鋒習知水戰者一人率舟師此不素簡有不能得伏惟廟廊留意

前件

看得選將乃方今首務臣前疏已具正與者臣之議相合已勅該部將各處舉到謀勇將材不拘品職惟才是使其堪爲大將其堪爲裨將選有陝西三邊將官員缺即時推補勅限前來俾軍旅重務得以及時整飭實免因循誤事夫選之既慎待之貴優果有奇功不次陞擢異常賞賚稍常失律顯有大罰雖首將

亦不輕免選擇既定任之必專非有勳勞不與轉選如此則人自琢磨事可底績矣

一選練戰士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夫軍士不選則戰陣不堪原數不足則行伍空虛軍士不堪與無軍士同行伍空虛與無行伍同訪得陝西各鎮人馬值多老幼不堪且各營俱不滿三千之數或八九百一營者有之或一千五六百一營者有之查其弊源夫豈無由蓋老幼之不汰者選法之不立也軍數之不足者冒破影占之弊多也今之欲復河套必須

行令沿邊守巡兵備等道將軍士食粮文冊盡數到官親詣各營各堡將出征軍士老幼不堪者盡行革回原堡將各堡見在軍士逐一揀選武藝頗閑年力精壯者盡數以補各營每營務足三千之數其盔甲什物務要打造完備堅固鮮明以壯軍士之膽以威敵人之心如是則軍足而兵精矣夫軍士選擇既精行伍既定必須嚴訓練之法振頹靡之風每營三千既有將官以統之仍委各道方面官一員以監之每五日一大操二日一小操大操合一營人馬而操之始之以下營演陣不許仍前兒戲儼如臨陣對敵三令五申節制凜然左右進退鬬戰如法不亂形同而勢不散少有差錯即當重責兵器與火器相兼長兵與短兵相據卒伍有聯屬之法離合有變化之妙耳熟金鼓之聲目識旌旗之色左右東西無所不可此則演習戰陣之法也至火器為禦虜長技尤該多備大約預備五層頭層打畢即退再裝火藥二層打之二層打畢即退再裝火藥三層打之四層五層無不皆然周而復始火砲不絕久則演熟可以破衆摧堅

矣下營既畢逐一閱試火炮較其騎射驗其槍刀射馬箭者以槍刀骨朶馬軍引之馬上前後左右輪轉器械久則不惟身手和輭攻擊便利抑且馬性馴習馳騁不乖人馬相得衝鋒破敵如蹈平地耳由是大行賞罰毫髮不相假借雖騎馬不便利者亦罰之而無宥焉其小操每日操兩司人馬三日六司操完其操演賞罰之法亦如前例如是大操以立戰陣之規而小操以節軍馬之勞行之三月而軍士改觀行之一年而成効可畢軍知將將知兵將為賢能之將家

爲節制之兵任意指麾所向無前河套不足復矣

前件

査得先爲稽積弊精簡練以修武備事臣議將延綏寧夏各添設按察司兵備官一員分駐神木縣花馬池地方專一清理軍伍沙汰老弱每營務足三千之數修除戎器督同各該將官時加訓練固原鎮見有兵備副使亦就責成一體簡練仍各另請勅以摠其事如河套已復添設官員應否留革別請定奪等因於嘉靖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具題訖又爲飭軍旅

備長技以禦虜患事臣議將各鎮總副參遊等官兵馬裒多益寡務足其數如有不足以守備協同等營兵馬湊合成營聽調征勦等因又將臣前添設兵備之議申明具題該兵部覆議聽征之兵備行各鎮撫鎮官作速整理添設官員咨行吏部仍候臣會議修邊復套至日另行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到臣通行各鎮撫鎮等官欽遵將各營軍士奏合成營以聽征勦中間老弱不堪充數者因防秋緊急猶未沙汰選補止將臣標下奏調各營官軍二千員名督令中軍千把總等官嚴加訓練臣仍不時躬親較閱數月之間若走營下陣打放矢石坐作進退擊搏攻刺之類靡不精熟煥然爲三千勁卒使各鎮將領果能事修厥職時加練習有不可敎之軍不能爲之事哉所以寧夏撫臣王邦瑞稱臣中營氣如虓虎威若雷霆使諸將精采皆然可以橫行匈奴良有以也如蒙乞勅該部查臣前奏事宜於延寧二鎮各添設按察司兵備副使或僉事一員寧夏於花馬池駐劄凡黃河以西人馬屬舊有兵備河東人馬屬新設兵備延綏於神

本縣駐劄凡鎮城以西者屬舊有兵備鎮城以東屬新設兵備并固原兵備副使各另請勅專一清理軍伍沙汰老弱稽查糧餉修除戎器公同各該將領時加訓練其訓練之方各鎮撫鎮等官從常酌處如河套已復添設官員應否革留另議奏請定奪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李待問存我 參閱

曾襄愍公復套條議

議 曾銑

復套條議 馬騾兵將器餉營陣車

一買補馬騾。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夫馬不選，則戰陣不堪；原數不足，則軍勢不振。陝西各鎮馬多矮小单弱，且各營俱不滿千之數，或八九百一營者有之，或一千五六百一營者有之。查其弊源，夫豈無由？夫馬之矮小，固由于馬價之廉；而馬之瘦損，寔由于赴減料艸之弊；而在上者無稽查懲治之法也。今之欲復河套，必須行令沿邊守巡兵備等道將各營馬匹，逐一揀選，其有膘壯大者，照舊給軍；其矮小瘦損者，盡數查出，或當官變賣價銀，收候另買大馬；或給散各驛走遞，借扣站銀補買馬匹。仍具奏請發太僕寺馬價銀四五十萬兩，選差識馬武職六七員，會

同或府同知通判六七員，於出馬去處，分投召買。每馬定擬價銀十七兩以上、二十兩以下，買壯大騸馬一匹。每營務足三千之數，每五人該馱馬一匹。一營共該馱馬六百匹，又按月給與粮艸，或十四或五匹立搭槽餧養之法。行令各千把總每日看視餧養，仍行各該守巡兵備等道按月驗視。如有瘦損者，即將同槽餧馬軍士連坐，并千把總問罪重治。如有倒死者，即令均攤銀價買補。每月終將閱視過緣由呈送軍門本院查考。夫選馬數足，而加以餧養之有法，以戰則勝，以攻則取。欲復河套，此其最要者也。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夫騎卒起于胡，胡人所恃以馳騁得意者在馬，我軍所恃以却胡者亦在馬。故衛青、霍去病將出塞，先揀馬十萬匹；晚年漢以馬少，遂不用兵。是兵之强弱，視馬之衆寡爾。今查本鎮六營內，正奇遊三營共缺馬一千一百九匹，參將三營共缺馬五千七百五十四匹，六營共缺馬六千八百六十二匹。他鎮亦可知也。每馬一匹該銀十兩，共該銀六萬八千六百二十兩。此舉其缺馬者言爾，中間有

馬者間多老瘦瘸瘠，其騎征亦當退換，更合庫內
並無分毫馬價銀兩，若從寬貸，各軍馬匹，患在不堪
者，必須退換變賣作價，倒失者必須買補，務得充足
六營之數，方可從征。又准都御史楊守謙咨，為軍務
事，准臣咨前事，行據委官都指揮許世爵呈估計，過
正奇等八營，每營駕戰車騾二百頭，馱飛砲騾八十
頭，共二百八十頭，八營共該騾二千二百四十頭，價
銀八兩，共用銀一萬七千九百二十兩，在庫止有堪
動銀二百一十四兩，再無堪動銀兩，合無奏請給發

給銀收買，庶得濟事。

前件

合得先爲飭軍旅備長技以禦虜患事，臣議將各營
戰馬每營務足二千之數，此外每軍五名，再給馱馬
一匹，已經具題，並緝據陝西延綏寧夏三鎮開報，其
缺馬二萬二百四十六匹，今撫鎮官謝蘭等，每馬一
匹，定價銀十七兩以上，二十兩以下，臣邦瑞等每馬
一匹，定價銀十兩，臣謂戰馬壯大方耐馳驅，恐大馬
一時收買不前，且用馬數多，價銀不敷，但銀十兩，一

匹似爲太輕，二十兩又涉太重，今擬每馬一匹，定銀
一十五兩，蓋引重致遠，價少則馬弱，旋買旋倒，亦非
得計，故一十五兩乃可買備，通以前馬計之，該銀四
十五萬五千一百九十兩，又爲軍務事，臣將新製霹
靂戰車分發各鎮，每營依式成造二百輛，駕車用騾
二百頭，馱飛砲騾八十頭，共騾二百八十頭，陝西鎮
五營，該騾一千四百頭，延綏鎮八營，該騾二千八百
四十頭，寧夏鎮六營，該騾一千六百八十頭，今議調
山西偏老官軍二枝，甘肅官兵二枝，軍門中營軍一

枝，共五枝，該戰車一千輛，駕車騾一千頭，馱飛砲騾
四百頭，共一千四百頭，山西甘肅客兵窮遠，車騾俱
難令其自備，除戰車并隨軍火器，臣動銀委官成造
外，應用騾頭并三鎮共該騾六千七百二十頭，一騾
駕車，內盛火器，隨營周旋，亦須壯大有力者方克致
遠，都御史楊守謙每騾一頭，定價銀八兩，似爲不敷，
今每騾一頭，定價銀十兩，該銀六萬七千二百兩，通
前馬價共該銀五十[illegible]萬二千三百九十兩，再照復
套之師，非馬不能振，戰車非騾不能行，是馬騾在今

且急需買補而不可緩焉者也如蒙乞勅該部照數早發馬價銀兩乘時收買仍查各鎮撫等官原奏或增易茶馬或動行太僕寺銀兩或動支茶馬察院贓罰銀兩措辦湊用尤為適便其各營見在馬匹亦如部臣之議將老瘦瘡瘸不堪征戰者再加挑出則諸營戰馬不惟足數而且精壯區區套虜何足平耶伏乞 聖裁

一進兵機宜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套虜常號稱三四千萬訊之降人實不下十餘萬衆而宜大

以北大青山沙窩等處寧夏以西賀蘭山後等處虜巢尚多輔車脣齒迭為聲援聞吾大衆必將盡約諸部窮其計謀且分地廣險阻多彼主我客道里未諳其設伏掩襲之計雲合鳥散固多端也昔漢武馬邑之衆車騎材官益三十餘萬而衛青霍去病出塞亦將兵十萬今度士馬視衛霍時何如哉由是觀之多多益善若不能辦非十二萬人不可大約馬軍六萬步軍六萬馬軍待戰步軍以三萬從征駕火車守輜重以二萬運餉分以馬軍二萬步軍一萬為一營分為三營三道並進中自花馬池東自榆林西自橫城旌旗蔽野鉦鼓震天務俾聲勢連絡首尾相應賊如分兵拒我我亦分兵逐之賊如合力併拒我則常山相應多樹招降之旗懸厚賞以誘漢人來歸解散其黨再用舟師屯平虜城五谷河一帶以斷虜之右臂此必破之道也議者曰但用馬軍六萬大戰軍遇虜率三不當一今虜動稱十萬而我以六萬人當之又大半未訓之卒且責以駕車運餉守輜重則出戰者益寡虜見勢寡憑陵四集或遮其前或邀其後或斷

其餉道我在虜境急則無利緩則根絕如之何其不危也故非十二萬人不可議者又曰三道並進則勢分力弱不如並進一道夫十二萬之衆取之三鎮益皆空城行矣邊牆城堡俱撤不守萬一賊出詭謀列營據敵兩壘相持別出勁兵由間道直入內地將何以禦之此其可慮也故三道並進則諸路俱遏虜迷遊出不徙逐虜亦以保內地也又曰夫套虜者虜中之一部耳其酋曰狠台吉囊台吉等宜大沙窩等處有小王子俺答諸部賀蘭山後有那木漢台吉諸部

山後諸賊，由王泉廣武中衛無墻去處，皆可直入渡河，犯靈州靖虜固原安會等處。河東諸賊，由娘娘灘黃甫川兆菜梁等處渡河，可犯神木府谷綏德，下及延安慶陽地方。先年往往深入殺掠不遠。今悉三鎮之兵以入套，邊城內地在在空虛，萬一東西二虜乘我之虛，突然侵入腹裏，生靈更何以賴。故沿邊門戶，仍當調內地之兵，或別為徵集，照舊防守，庶保萬全。是以總督曾銑先請修邊，繼陳復套，而本兵題覆亦曰，邊墻既修，內地完固，虜賊不敢犯，我軍有所恃，則

蒐套之舉動可期成者，蓋深有見于此也。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夫復套之師，須水陸並進，用舟載萬人，以一總兵率六參遊，揚帆鳴砲，撞鐘伐鼓，順（水兵為虜）流而下，（賊虜所載較之間）陸師九萬，馬步相兼，分為三路，路為三鋒，鋒相去二三十里，聯絡二三百里。路用一總兵，鋒用三參遊主，以六將參以文臣，使旌旗蔽空，鼙鼓震地，糧運繼後，驅其遺帳，虜必出套。計延寧固原之兵，可得六萬人，今調甘肅五千人，寧武偏老一萬人，大同一萬二千人，具府八千人，合之十萬人，復套之師具矣。

前件

夫進兵之計，諸臣之見，各有不同。大抵以多為貴，而不知以精為貴；恐致于人，而不知致人者之足恃也。臣前疏復套之役，須六萬人，山東槍手二千人者，蓋延寧固原，及臣中營之兵，止有此數，必欲再加，惟甘肅六千，山西偏老六千，合之共七萬二千人，益以槍手二千。如不可得，須調一千，蓋此輩蹻健，足備奇伏，故不可無。若夫大同之兵，止將西路者量調遊兵一枝，與山西正兵人馬，於偏關按伏，以張延綏聲援。二

月中至地方，五月還鎮，餘兵不必調用，庶免勞費。其合用官兵，及時選練，每營三千，計二十四營，山東槍手，附于軍門標下。兵分三路，中路八營，左右二路各七營，餘二營操舟運餉，按伏寧夏五岔河，以防渡口，以濟匱乏。夫東有山西大同之兵，伏于偏關，西有寧夏之兵，伏于五岔，（[illegible]）賊援既絕，而蒐套之兵，西從寧夏橫城花馬等處而進，自延綏西路而歸，再裹餱糧，更免戰馬由延綏鎮靖懷遠等處而進，自本鎮東路而歸，往返歸除兩月，套虜可逐，然後休兵牧馬，以備秋

萬此存戶秩守之人啗以財帛通變又在臨時者曰
虜賊眾多聞我出兵已四之勢勢不能救此不知彼
已之說者謂中國不素練營陣無法劫百萬之眾如一羣
羊何益哉臣今陣法頗異往昔若各領撫鎮等官
皆如此緩急一可當十處不足慮況春夏之交宿草
已盡新草未茂賊馬羸瘠往牧各處方二千里豈能
合勢縱能畢集已非所之以臣計之惟有捲帳而遁
爾或虜賊兵縮我而別遣勁兵擣我此亦不知地利
之說者賊馬既渡地無芻粟必難深入且沿邊城堡

皇明經世文編　卷　曾襄愍公集　九　平露堂

堡寨甚多完固哉分守及把總守堡等官如常戍守
自難侵軼況彼狼心交熾乃捨其帳幕棄彼頭畜而
先此數歲之謀賊雖粗猛不如是之愚也故復套之
師不貴多進師之路不必廣惟分為二路依法攻取
間諜相及斥堠相通則聲勢聯絡無堅不破矣若夫
陳師選鋒之官與賞招降之方臣別有議擬不敢泛
及也已　聖裁
一轉運糧餉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夫師行糧
從則士馬飽騰轉運不繼則士馬困餒況人馬十萬

有餘往返蒐套二千餘里計算月日必須[illegible]月揣兵
十萬馬軍六萬步軍四萬每軍行糧一升合大約
以三月計之該米十萬五千石正馬六萬馱馬
二萬二千匹每匹支料三升艸一束大約以三月
計之該料豆十九萬四千四百石艸六百四十八
萬束米豆艸束以時估計之每米一石折銀一兩二
錢料豆一石折銀七錢艸一束折銀二分大約該折
色銀四十二萬七千六百八十兩加以隨軍犒賞銀
大約可用十五萬兩通共用銀五十七萬七千六

皇明經世文編　曾襄愍公集　十　平露堂

百八十兩若蒐套之後逐賊遠遁當沿河築墻建堡
以為久守之計大約兵馬共用二十萬十萬築邊十
萬架築防護每年可用銀二百萬兩期以數年之間
大功可望其集矣必須奏請照數給發內帑銀兩則
糧料艸束得以克備而鹽菜犒賞不致缺乏矣寧夏
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復套之舉餉多費廣轉輸
甚艱出邊之外盡為敵境露宿艸野別無資藉非厚
其餽餉豐以牛酒不能結其歡心得其死力大約十
二萬眾以一月為率每軍給烘炒乾肉十五日給米

十五日每馬給料豆三十日，艸資野牧，每日加料一升，共四升，以補艸之時乏。計每軍一名給烘炒一斗五升，乾肉十塊，責令自帶，可供十五日，通計軍十二萬，該烘炒一萬八千石，乾肉一百二十萬塊。每軍一名給米二斗二升五合，可供十五日，通計軍十二萬，共該米二萬七千石。每馬一匹給豆一石一斗，通計馬六萬匹，共該豆七萬二千石，通共米豆共該九萬九千石，而馱馬車騾尚未與焉。每米豆五石用車一輛，共約用二萬輛，各鎮借用民間牛車載送，分為二運，每車一輛該牛一隻，每日料三升，初運給半月，該四斗五升，亦附車內。步軍三萬，各照三鎮團為三營，每營軍一萬名，統以一將，駕護運車，各隨大軍之後，因軍計粮，因粮計車，更番轉載，不致缺乏。蓋初議舟運，其費頗省，今舟不可用，計必從車，為費甚鉅，抑恐套內山坂溪澗路多險阻，有牛車所不能行者，又須別議馱載，廣備馬騾，其費愈益不貲，但舉此非常之業，自有此非常之費也。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夫復套之師，計十萬人，日用米一千五百石，馬五

萬匹，日用料一千五百石，逐虜築堡，自三月中至十月，約二百三十日，共米二十四萬五千石，馬料止用二百石，共料一十五萬石。守墩堡軍七萬二三千人，日用米一千九十五石，馬三萬五千匹，日用料一千五十石，自十一月至次年七月，約二百七十日，共米二十九萬五千六百五十石，馬止用一百五十日，共料一十五萬七千五百石，通共該米料九十四萬八千六百五十石，則復套之饋備矣。又曰：自古興大師必先儲蓄數年，然後可舉。今計復套饋餉殆百萬石，非一二年可積。寧夏地據上游，利擅渠堰，穀粟可儲。凡該鎮積有餘銀三十餘萬兩，甘肅亦有五十餘萬兩，每年借取十萬兩，于寧夏糴粟，儲于沿河城堡，歲可得粟十五六萬石，積之三四年，可得粟六十餘萬石，復套之粟過半矣。又准都御史楊守謙咨稱，運粮車，臨時於定邊等營堡、延安府各州縣，并繩索牛贏借用，似不必造。

前件

臣看得復套官軍止用七萬二千，比之各鎮所議一

十二萬餘餉可以省半今以七萬二千將士分作二十四營進套往返以兩月計之給烘炒二十日每人一斗准行糧二斗該一萬四千六百石每石價銀一兩二錢該銀一萬七千五百二十兩每人給牛羊乾肉二十塊每塊給銀一分令其自備該銀一萬四千六百兩給本色米四十日每人四斗該米二萬九千二百石每石價銀一兩二錢該銀三萬五千四十兩（襄愍急于任事恐朝廷以費重而阻之故每自損約但恐事後不能無增益耳）每人仍該行糧三斗給折銀六錢共該銀四萬三千八百兩二十四營該正馱馬驘九萬七百二十匹頭

兩月計之每匹日給料豆三升共該一十六萬三千二百九十餘石每石價銀八錢該銀一十三萬六百三十六兩每匹日給艸一束共該五百四十四萬三千二百束每束價銀二分該銀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兩以上共用銀三十五萬四百六十餘兩其糧艸折銀雖比常稍豐蓋軍士遠征風雨疲勞敵愾禦侮存亡攸繫比之尋常防守不同固宜從厚不爲常例也臣又竊計糧運艱難從舟未諳水勢從車推挽無多始事之初權宜酌處欲量留馬匹在邊以備更換量添牛車在營以供饋餉是以進套之兵馬步車相兼每營先用正馱馬二千一百匹駕車馱砲驘二百八十頭二十四營共該馬驘五萬七千一百二十匹頭給本色料二十日餘日料艸俱給折銀烘炒乾肉軍士自帶其本色糧料共六萬三千四百七十餘石分爲二運每運止該三萬一千七百有奇隨營馬匹內除一半軍士更迭乘之以節其勞一半馱糧每匹八十約二萬餘石外餘糧料每四石用牛車一輛大約用車三千餘輛係臣與陝西延寧撫鎮官從宜

措備此以進套之費而言也至于前項軍馬申明號令演習營陣在于各鎮自有常例糧餉如將蒐套必須以次演爲調集選練截長補短直以一月計口糧料艸用米三萬二千八百五十石該銀三萬九千四百二十兩料豆八萬一千六百四十八石該銀六萬五千三百一十八兩草二百七十二萬一千六百束該銀五萬四千四百三十二兩通前共用銀五十萬九千六百二十餘兩可給一征之費而三征之費可以類推然此特復套所用耳至于各鎮防秋年例糧

餉仍有該鎮會計不在此數乞勅該部從長議處照數速
發帑銀仍乞勅戶部堂上大臣一員齎帶司屬官前
來專理芻餉督同延寧陝西五鎮巡撫官預先會計
召買如用度緊急或照撫臣楊守謙之議先將甘寧
二鎮民運銀內預爲措備候有官銀補還庶不臨期
缺乏悞事若隨軍賞犒及復套之後築修防守應用
供餉之類容臣次第奏請伏乞 聖裁
一申明賞罰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賞所以勸
功也誅所以明武也賞貴小則三軍喜罰貴大則三

軍震今之總督卽古之大將也節制三邊統師百萬
其權可謂專且隆矣其不能賞小而罰大者制拘之
也何也如百夫千夫之長驍勇絕倫摧敵陷陣其人
雖卑其功則傑雖千金之賞大將之擢亦不爲過夫
何拘于常例而一階乎級足帛兩金其何以動三軍
之心而作三軍之氣乎所謂賞一人而千萬人勸者
未有也將不用命敗陣奔北致使虜賊覆沒官軍打
破城堡殺虜人民雖萬人之將法所當誅卽時誅之
則三軍股慄矣夫何拘于都指揮以下之條都指揮
以上則不得而徑行矣將如何而用命軍如何而效
死所謂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者未有也況今復套之（或有爲欣）
擧深入重地驅逐強虜動經幾月所恃以鼓舞人心（守華在其鎮不能用命乎）
而勸懲將士者不過大明賞罰而已矣又須奏之
天朝下之本兵另擬賞罰之格不拘循常之例假總
督以便宜之權行賞小罰大之事則發號施令而人
樂聞與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矣延
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揚兵塞外恢復土宇非
厚賞無以使人大衆時特下令以空頭部檄數百張

帑金十餘萬兩隨軍斬捕首虜願陞者卽填檄拜官
願賞者卽予百金則人人忘其死虜不足驅矣又准
都御史楊守謙咨稱兵本凶器戰本危事所以能使
人赴不旋踵北首死敵者賞也法曰重賞之下必有
勇夫古人賞不逾時欲人速得其利耳洪惟我朝
祖宗開國慎重邊功斬首虜一級者陞賞授一級子
之世襲恩至渥矣其後不願陞者賞銀三十兩乃因
邊軍貧窶故爲此例蓋先虜衰弱臣伏入貢間有爲
患者不過狗鼠竊盜賞止三十時固當然且其時兵

部武選郎中二員，內一員常隨軍紀功。一經紀明，即時賞賚，不俟報覆。近年虜勢猖獗，官軍與戰，斬獲視昔甚難。止從舊賞，而奏請查勘，文移往復，又興於昔。誠不足以鼓倡勇敢，摧剉賊鋒。議者謂各邊養軍太費，賞軍太輕，帑藏損耗，虜患未弭，爲是故也。近年宣大警急，兵部題奉欽依，每級賞銀四十兩，願陞者仍賞銀十兩，獨陝西諸邊，未曾行及，仍從舊例，竊謂四十兩猶未優厚，合無再加二十兩，每級賞銀六十兩，願陞者仍舊賞銀十兩，夫一級增銀二十兩，千級不

過增銀二萬兩，費固不多，每有斬獲，總督巡撫官照舊行該道守巡官，紀驗明白，即時給賞，仍與願陞者具奏，行巡按御史查勘，勘實無異，造冊奏繳，中間有情弊者，指名參論，蓋願陞者皆係總旗千百戶指揮等官，軍人率皆願賞，賞至六十兩，窮邊之卒，一生溫煖有餘，彼誠見獲功者，即時持數十金出轅門，必相觀動色，將忘其衆，夫將領既以敢戰爲功，士卒又以重賞忘衆，虜不足敗也。

前件

看得明賞罰乃軍中之首務，法曰，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又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故勛勞宜賞，雖不吝千金，無功妄施，雖分毫不與，臣于先疏，已陳其概，今撫鎮諸臣，言復套之舉，須另議賞罰之條，無拘循常之例，均爲有見，蓋當此承平玩愒之餘，人心懦怯之際，陞賞不速，固無以鼓舞士心，法制不嚴，又豈能齊一衆志。如蒙乞勅下廷臣，爰考國初行師節制之典，及先年提督兩廣都御史王守仁事例，參酌今日撫鎮諸臣之議，大破常格，著爲條例，公舉文武兼資

大臣一員，隨帶兵部司官一員，給領帑銀十餘萬兩，空頭部檄數百餘張，以待有功，仍乞付之大臣制節，以誅有罪，脫不以臣爲卑鄙，使得備役行陣，參協其議，雖竭膂骨，所不敢辭，事完之後，隨將剳劄部檄等項具由奏繳，不爲常例，再照備賞有功，固當從厚，至若師行數千里，風雨疲勞，轉戰危困，及日常操習，亦必有賞犒以鼓舞勞來之，庶人心不倦，又須得銀十餘萬兩，并前賞功銀共二十萬兩，可給一征之費，如是則賞罰既明，人心悅服，河套之復，蓋不難矣，伏乞

聖裁。

一兼備舟車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夫黃河逝于寧夏而鵰靖寧州之木植最多取之最便令無造戰船五百隻每船造敵樓一座軍三十名掌舵搖櫓十名弓手十名砲手十名每百隻設把總一名共把總五名仍設將領一員以督其事每船一隻載粮二百石船五百隻共載粮十萬石無事則由裏岸運粮萬一遇賊逼近河岸前後船隻勢相聯絡齊力攻打火砲衝突虜賊勢不可當必逃遁之不暇矣若假之

以歲月不惟粮餉充足而船上軍夫亦慣習水戰矣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總督咨行本鎮造戰車一千輛蓋止可以爲營壘戰可以施神機蔽矢石行可以載輜重其法盡善無容議矣隨行兵粮道將官辦料如式打造外又准總督行令本鎮打造大船一百五十隻船底楮平其上可安火器轉運粮艸等用緣黃河自寧夏城北過虜地至黃甫川周迴二千五百餘里人跡不到舟楫不通比之中國河運不同訪得平虜城夜不收劉炊者曾同大力赤等出哨由五岔河登舟至黃甫川上岸熟知道路因拘劉炊詢之彼歷陳嚮往且云往哨時止駕捕魚小船可容五六人者以行卒遇風浪則灣泊易捌兩岸夾賊則直泛中流賊或夜襲則開展爲易若大船載米若不能行其說有五一曰五岔河一帶水淺多灘大船到彼當淺閣不能進二曰石嘴爆梟以下兩岸石山水勢如建瓴一瀉千里大船迅流其勢難下人力難施必有沉没撞擊之患三曰船中載米兩岸隔山我軍在套勢不相及陸運則懼賊邀擊坐待則虞軍莫至四

曰兩岸夾賊勢難灣泊泊岸則虜來聚攻我軍難合捨舟則虜必趨奪軍易擾亂五曰虜果逐去則從容安流舟與師合萬一相持日久梗塞不通軍不獲粮船不獲援此危道也況此舟一下上流難返西人不善張帆岸上又無牽路棄舟在彼小費不惜棄米在船非齎寇糧耶竊因思之黃河本洶湧漂疾之流而虜境非舟楫所經之地即如三門七津水勢湍急漢唐漕運尚不能越是可鑒也今不詳其險易而乘舟冒進果如其說不惟進退觸藩抑恐稽誤粮餉干係

并練爲今之計，似不必造大船，船不必載糧米，但造中船百餘隻，每船可容甲士二三十人者，列於平虜城五𡶶河一帶，以遏山後諸賊之援，而運餉之計，或如前議可也。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嘉靖二十年，鎖人任友二以二漁船同漁人通士十八人，自寧夏黃沙嘴下河，至偏頭關峽口上岸，晝伏夜行，斬虜首三級。此復套宜用舟師效也。將寧夏游擊兼樓船將軍，以頗知水戰如湯慶者爲之，大採雪山之木爲筏，傳諭蘭靖順流至寧夏，取江南舟工水手，量河寬

狹深淺，造戰船五六百艘，連船四五百艘，令樓船將軍習水戰以待用。又曰：復套餽餉百萬，若用車牛，勞不可爲矣。今以船載粟，順流而下，沿河而饋，比之車牛，其省百倍。惟逐虜時，陸師後用車千輛，騾驢千餘載粟隨軍，一月而罷。

前件

查得先爲軍務事，臣查沿邊舊有戰車，體質大重，略加增減，上施火器，攻守咸宜，堪以制勝，咨行陝西、延寧三鎮撫臣酌量成造，每營分發二百輛，既備防秋，

兼爲復套之用。又因今秋黃河水漲，將蘭州浮橋衝斷，兵馬往來，應援愆期，行寧夏將抽分筏木，打造大船一百五十隻，裝載糧芻，渡送兵馬，并行臨鞏兵備道將蘭州浮橋修理，亦造船百隻，以資利涉。蓋船雖至小，載糧不下三五十石；車雖大，載糧三五石足矣。是一小船，勝十大車也。臣故之所謂大船者，亦量河之廣狹淺深而言，非艨艟巨艦之比。況虜寇在陸者多，用船者特出奇之一端，非謂復套全資于船。若河套既復，修築垣堡，載餉防河，此不可少也。今陝西延

綏撫鎮官僉言：供餉可用舟運。寧夏撫鎮官議稱：黃河難用大船，欲造中船百餘隻，以遏山後諸賊之援。該鎮距河伊邇，用船大小，知之必真。但載人亦可，載糧百十隻，恐不足用，必得中船三百餘隻，每隻下可載米百石有餘，上可載人施用矢石可也。查得該鎮雖有抽分筏木，恐其材非可用。議者謂採雪山之木，亦須人力，且工食木價等項，每隻大約費銀五十餘兩，三百隻，共該銀一萬五千餘兩。并隨營戰車，陝西等鎮共該二十四營，計用四千八百輛，每輛大約用

銀二兩、共該銀九千六百兩、并造船銀共該二萬四千六百餘兩、今舉此大事、各鎮百兩供需、與于往昔前銀亦須仰給內帑、如蒙乞勑該部照數分發各鎮撫鎮官、乘時委官成造車分各營、舟擇寧夏蘭州將官一二員、管領演習、其樓船將軍之號、應否設立、臣難擅擬、仍乞行濟寧等處總理河道都御史及河南管理河道官于該省歸德睢州寧陵考城蘭陽儀封祥符中牟鄭州封丘延津陽武原武滎陽汜水近河等府州縣、選調諳習行舟、熟知水勢水手六七百餘名、起關應付前來、每船分撥二三名、相兼本處水手應用、如是則水陸有備、載人運粮、惟便是適、更多張旗幟、鳴金伐鼓、順流而下、醜虜勦見、因且駭愕驚異奔遁之不暇、又敢近河而攖我之鋒耶、伏乞 聖裁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李待問存我參閱

曾襄愍公復套條議

條議 曾銑

復套條議

一多備火器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夫 中國長技火器爲最造之不盡其法教之不盡其妙火藥鉛子備之不豫與無火器等耳訪得往昔陝西邊鎮

各營止有佛郎機等器每營不上四五十件不惟造不如法抑且教之無素其會打放者百無一二火藥鉛子預備些須常不敷用縱臨敵陣不過虛張聲勢未聞着實打中一虜虜如何而震恐況火器不多連放三次火器中熱隨點即出矣是 中國雖有長技而用之不善與無同也即今圖 上方略欲爲復套之衆大約用人馬十萬該二十營每營該用火藥鉛子不貲誠不可不預爲之處多爲之備也其每一營共用霹靂砲三千六百桿合用藥九千觔重八錢鉛子九十萬個共重四萬五千觔大連珠砲二百桿合用藥六百七十五觔重一兩八錢鉛子四萬個共重四千五百觔二連珠砲二百桿合用藥六百七十五觔重一兩八錢鉛子三萬個共重三千三百七十五觔手把銃四百桿合用藥一千觔重一兩鉛子四萬個共重二千五百觔盞口將軍一百六十位合用藥裝就小砲三千二百個共重四千八百觔火砲該藥一千六百觔已上一營通共用藥一萬二千九百五

十觔用鉛子一百一萬個重五萬五千三百七十觔二十營共該用火藥二十五萬九千觔該用焰硝一十八萬八千七百四十六觔每觔大約值銀二分共銀三千七百七十四兩九錢二分硫黃四萬八千七十六觔每觔大約值銀三分共銀一千四百四十二兩三錢該用鉛子二千二十萬個重一百一十萬七千五百觔每觔大約值銀二分共銀二萬二千一百五十兩通共用銀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七兩二錢三分合無奏 請將銀照數運送軍門分發各省產鉛

硝黃去處，嚴定限期，買完解運前來聽用。鉛於固原山採取二十萬觔，漢中、泰州召買六十萬觔，山東出鉛府分召買三十萬七千五百觔，硝於山東出硝府分召買一十二萬觔，北直隸出硝府分召買六萬八千七百四十六觔，硫黃於山西澤州陽城等處產黃地方召買硫黃四萬八千七十六觔，題奉欽依，仍令各府州縣如期買完，星夜解運軍門，分發修合，治造陸續給發各營，庶鉛子數多，火藥足備，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摧鋒陷陣，勢如破竹，虜賊救死扶傷之不暇，河套可以復之而無難矣。

前件

火器之利，臣前疏言之詳矣。查得近製隨營霹靂戰車，每一輛上用霹靂砲一十八杆，每杆重八錢，鉛子五十出，每出五個，共四千五百個，重二百二十五觔，合用火藥五十觔。大連珠砲一杆，重一兩八錢，鉛子二十出，每出十個，共二百個，重二十二觔八兩，合用火藥三觔零六兩。二連珠砲一杆，重一兩八錢，鉛子三十出，每出五個，共一百五十個，重一十六觔零一

十四兩，合用火藥三觔零六兩。手把銃二杆，每杆重一兩，鉛子五十出，每出二個，共二百個，重一十二觔零八兩，合用火藥五觔。火箭二百枝。一營戰車二百輛，每輛所用火器、火藥、火箭之數，俱如前。仰遵前奉聖旨，動支京運銀兩，雖陸續造有各項火器，僅足軍士執把，尚缺隨車火器、火藥、鉛子、火箭等項。已經咨行陝西延寧三鎮撫臣成造，分發各營操習，以為攻守之具，准都御史楊守謙咨稱，該鎮八營成造隨車火器火藥鉛子，應用料物，該銀三萬七千餘兩，復套之兵，計該二十四營，俱應一體置備，為照霹靂戰車，師中不可無者，若造車而不加火器，止宜守而不宜攻，與無車等耳。計各鎮諸營辦料成造，如楊守謙所計，大約用銀十萬餘兩。臣圖省費，擬鑄鐵子，但楞角磨礎，工力亦煩，乞發帑銀前來，給各鎮撫鎮官，乘時委官分投於出產鉛鐵硝黃山西、山東、直隸等處，并陝西地方收買成造。如生鐵可鑄，亦聽設法，以省大費。再照鉛硝二物，一時買辦難以卽完，伏望 內府神機營先查給發各十餘萬觔，以濟急用，庶先時有

備全勝之功可期成矣伏乞　睿裁。

一招降用間。俟丙摘鎮等官謝蘭等議稱明君賢相能以上知爲間者。必成大功。是軍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或曰以　中國攻夷狄。用間可乎。不知非用間于夷狄。用間於夷狄之所虜者也。近據歸人供稱達虜每一帳家小。不上四五人。虜去人口。反有五六人。是虜之中。彼虜之人半之。每一人被搶去之人在前以當先鋒。不進者以刀背擊之。是以　中

國攻　中國。而彼坐收其利。真可惡也。又問之被虜之人。豈無思家之心乎。彼曰人人皆思家。但恐達賊追殺而不敢逃也。由是觀之。　中國之人久在虜中而不能歸者。非其本心也。以其處之之道未盡。用間之法未極其妙也。若欲用間。非厚處投降。非大懸陞賞。間不可用也。何也。投降處之不厚。則風聲之感召不能動其來歸之念。用間陞賞之不厚。則鼓舞之未盡。不能動其効死之心。自今以後。若欲用間。必須奏請給發犒賞投降用間銀十萬餘兩。於總督軍門收

貯聽候便宜給賞。凡遇走回人口投降者。審其如果真正投降。即便賞銀二十兩。五兩買房一間。五兩娶妻一口。十兩買牛三四十隻。任彼孳牧。其原帶來馬匹。即給與騎坐。仍給與盔甲什物月糧料草。或作通事。或入行伍。更加優恤犒賞。以遂其心。是以在虜之人聞　中國待投降如是之厚。莫不捨死來歸。猶水之趨壑。而不可止也。如是能厚處投降。則用間有其本矣。又必大懸陞賞。潛選膽大有謀之士百十餘人每人先給銀一百兩。以爲養贍家口之資。仍每月給

與食米一石。以恤其私。使之無顧聆家小之意。仍密（此法今邊方亦宜用之）令陸續出邊。或假以樵採。爲虜所獲。或假以牧放。爲虜所掠。深入虜地。爲彼腹心。凡遇　中國之人容用誘間之計。陳說待降人之厚。開以父母懸望之情。彼必惻虜地之苦。動父子之念。思　中國之心。一時之客。投降者貫魚而來。不可勝數。一年之間。可得二三千人。不五六年。而虜帳一空。虜勢自弱矣。如善用間者。爲小王子俺答等之左右。則酋首亦可致之而無難也。豈止誘降已乎。若果四五年間投降　中國

者或四五萬或六七萬用間之人亦囘　中國不拘已死未死俱陞以世襲指揮各賞銀一千兩如有謀勇出衆可當將領者所不次超擢以盡其材如是則重陞厚賞之下誰不樂於用間以效死哉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復套之舉所最要者尤出厚賞於近邊夜不收中募敢勇死士有智慮機變者令其深入虜幕探察情狀及山川阨塞道路險夷某處賊所常據某處賊可設伏某路車可通行某路車不可進務得其實以爲嚮往庶我軍進退不誤餉道不滯也

前件

看得招降用間法曰兵有五間五間並起莫知其端是爲神紀古之謀臣策士以之弱強敵離碩交養內亂制生勝如陳平之間范增岳飛之間劉豫韋孝寬之間斛律光恭挺之間熟遂思順以成奇功者甚多今陝西撫鎮等官所言深得古人用間之意蓋虜自盤據河套以來每一大衆入寇　中國之人被掠者不可勝數池魚越鳥之思諒則無之中間有畏其追殺而不敢歸者亦（此尤爲得情之言）有樂其妓嬙而忘歸者故虜勢日益盛強有由然矣歸人供說虜中　中國之人居半非虛語也今各鎮招降事例酬以馬價爵其從役可謂厚矣然來降者固有尚未悉獲其効死之心在虜者甚多無以感發其來歸之念者非分之恩罔施招徠之典弗隆故也誠如所議凡遇來降者爲之厚其金帛之資豐其房産之給美其妻室之配則志獲安富心無叛離多選機謀敢死之士從而用之俾深入虜地因其機而五間之術起謀豈有不行事豈有不

濟顧應用銀兩必須仰給　內帑乞　勅該部無拘常格定爲新規擬發帑銀數萬兩專備招降行間之用俾臣等或於平時撫用降人或於出師之日明開待降之典大揭榜文廣布腳檄於套內如是則感恩慕義而來者沛然莫能禦之撫而用之俱爲勁卒且因以爲知虜內山川阨塞所向無滯勢如破竹醜虜勢折不期其弱而自弱不逐之遁而自遁矣伏乞

聖裁

一審度時勢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冬月春

初冰凍草枯，人饑馬瘦，虜之時誠弱矣。計我之勢，所謂擇將選士，進兵連銜之圖，又煥然飭治，靡不具備，我之勢誠強矣。彼旣可乘，我復可恃，倘雷飈飛霆發，剋日興師，兵聞拙速，不聞巧之遲也。或事尚紛紜，我勢未備，雖有彼時，尚難輕出，此萬全之道也。

前件

看得天下之事，有機時與勢爲之也。虜與我時勢之強弱，臣前疏詳之矣。今寧夏撫鎮議稱我勢已強則乘之，我勢未備，雖有彼時，尚難輕出，此固審度彼己

之幾，而時機之義猶有未盡，何也？夫時也者，雖天啓之，而成之者恒以人也。方今　聖明在上，乾剛神武，遏惡揚善，而又値胡虜可乘之會，此乃天啓之時。臣前所謂有大機者，乘此時機，而不知黽勉以從之，則臨時失事，其禍將長。所謂黽勉，亦惟盡人之職，以成天之功而已。使內外臣工大小協一，凡選將練兵、儲餉秣馬、修器遣諜之類，撫鎮守巡等官各盡其職，臣知數月之間，餉器咸備，訓練亦精，則鄰來年春夏之交，申嚴號令，亦可以卽戎矣。又內此而修焉，三年之久，當養底績，蓄機非在外，爲之自我，所謂天啓之人成之也。苟徒事議論，而無黽勉之實，不知自治，而徒欲倖賊之虛，應文塞白，優游歲月，雖十年弗克征矣，況近者乎。或疑復套之功，必三年爲期者，蓋百年之寇，一旦驅除，盤據旣堅，廓清非細，今雖仰仗　天威，以百工之智勇，其施爲次第，歲月日長，豈不敢謂一鼓而定也。伏乞　聖裁。

一防守河套。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人之言曰：復套非難，守套爲難。今如張皇六師，深入搴討，蕩

其穹廬，殲其醜類，一勝之後，勢如破竹，彼將膽寒喙息，北走不暇，尚安敢與套爭耶？套旣復矣，賊必憚我餘威，不敢驟犯，從容調度，頗有餘功。築墻則延袤綿遠，靡費不貲；散守則勢分力孤，勞戍大衆。故漢武遠徙乎窮民，終非安土；唐末委兵於藩鎮，卒啓厲階，皆非得策。宜擇道里適中、地形險要、水草便利者三區，（而余三受降之策也可後在河外北岸可以守）築三大城，或繕古昔舊址，使東者直榆林，西者直寧夏，中者直花馬池，鼎峙聯絡，每城廣十餘里，可容數萬人，分置將領，就以十二萬衆分番戍守套地，縱短

橫長。每城相直處。大約不過二三百里。每三五十里。再作小堡以傳烽火。以通應援。以休轉輸。沿河據險量築墩臺。以備瞭望。如虜復渡河。則河上傳於三城。三城傳於三鎮。內外應援。非孤立也。且套地肥久曠。收穫必多。倣趙充國屯田之法。官給牛種。令軍士併力以耕。有事則戰。如是三年。地利漸開。蓄積漸多。生齒漸聚。大城附近。再築小堡。歲增月益。星羅棋布。十年之後。縱不能如腹裏之殷庶。比之沿邊城堡。規模亦同矣。有城可居。有兵可戰。有地可耕。有糧可食。胡

虜自無住牧之地。又安能復爭耶。况據河以守。比之據墻以守者。為力尤易。自是專力守河。沿邊舊戍。漸可省罷。且拓地數千里。卻胡河外。實 中國無窮之利也。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夫套內地半膏腴。不可勝耕。而省隴渠堰尚存。師及河岸。一面築堡一面移營田。牛具人丁。耕堡旁地土。比至冬初。收穫聚入堡以佐兵食。此又在饋餉百萬外矣。所以必先營田者。為是故也。且沃壤久荒。獲利必厚。二三年間用李鄴侯策。徙其家口無難也。又曰河套道里東自延綏黃甫川起。西至定邊北折。至寧夏花馬池。又西至橫城。止實一千五百里。又中自榆林鎮城起北至黃河南岸止。約七百餘里。東西止二三百餘里。其形近圓。圓者徑一圍三。折筭計二千二百五十里。套復則內外皆為我境。不必防守。外止餘一千九百里。中尤有紆曲處。大約當守者二千里止矣。秦人緣河為四十四城。是四十餘里一城。今則加密。大約置堡六十。墩千餘。是三十餘里一堡。三里一墩也。沿河多元昊舊城。宜因之。大堡戍兵千人。小堡七八百人。約五

萬四五千人。足以守之。漸於東西再增二堡。約二十餘堡。亦大堡千人。小堡七八百人。約一萬八千人。則守套規模。大略定矣。說者謂套袤延足當一省。須建百餘州縣。徙數十萬人實之。非也。選地取其能守險足矣。非如內郡雞鳴犬吠相聞。今黃甫川至橫城千五百里。固原至花馬池七百里。其間亦絕無州縣。往往六七十里無人烟。且套復後。以其沃壤募民徙耕。久自填實。今則不必然也。又曰師及河岸。再兵截據渡口。虜必不能浮河矣。惟至冬時。則須防河。每年十

月間將套內酋某所由入各營外縱焚燒使去處千里虜必絕迹乃如寧夏西靖河曲保德偏頭等小為興販水為墻守之然草易枯焚不必為堅墻亦自可守恭虜縱踏冰至套勢不能久駐一二日須去我閉壁高坐以俟之可也今寧夏蘭靖河曲保德所以防之者寧夏恐其櫟撥行道之人餘則恐其掠內地居民耳

前件

一言兵精糧足天驕所至河套所清行之三年

大勢底定揚旌於受降之封飲馬於黃河之滸可跂足而待矣至於戍守之規其被虜諸歸人并通事人役下加亦體察等皆曰河套之地延袤二千一百餘里東除黃甫川至老牛灣一千餘里與山西潜石閘相對西除偏頭城至五谷河二百餘里與寧夏賀蘭山背相對沿谷既復此二處俱係腹裡無須戍守惟內自五谷河東抵老牛灣沿河地方約長一千六百餘里若以榆林一鎮守之則榆林兵力似乎不足只寧固二鎮均守則寧固猶有賀蘭山後并蘭靖等處防禦之責相應酌議以八百里分屬榆林以八百里分屬寧固蓋榆林自定邊至黃甫川舊有邊防千五百里今捨彼守此止八百里財力已省寧固共守花馬池邊防三百餘里而冬春防凍又三百餘里今亦捨之共守八百餘里財力不甚加多況據河而守比之平川守墻力易十倍如此分戍似俱相應但始事之初日不暇給固守有要難以泛求誠以虜遁之後河為限天塹之險奚啻長城於是守之誠易為力虜犯之時在秋居多秋水時至百川灌盈河勢洶湧虜騎

不能徑渡所可虞者淤淺之處當急之務爾在東有老牛灣焦家坪一帶在西有五谷河一帶此二處水不逾尺虜可徑渡必於此及二處適中之地戍以重兵先築四城以扼虜之喉吭其他惟沿河而守藉水以拒則兵不煩而威力振費不廣而事易集四城之築榆林者二寧固者各一每城守以重兵二枝儘今在營之兵榆林八枝寧夏六枝固原五枝分番防禦尚有餘力然後據形審勢以定墻壕之高深城堡之疏密如撫臣王邦瑞楊守謙等所謂邊築沿邊四十

餘堡，每堡相距四十餘里，守以六七百人，并策應壹千二百所，每墩撥軍五六人，專備瞭望，墩堡之軍，以三鎮計，該用三萬五千餘人，今各鎮見在防守哨瞭塘報等軍，除洮岷蘭靖賀蘭等不計，三鎮其該七萬餘人，是亦可以輪班戍守矣，又有守堡官軍以守險隘，又有營城官軍以備戰殺，分班而上，撥用而居，且耕且守，有險有人，何河套之不可久耶。築墾工料，分撥事宜，營屯之法，渠堰之規，俟復套之日，次第奏聞。若夫州縣衛所之設，趙元昊已有故事，蓋套地三

面阻河，中多平壤，鹽池水利，不異中州，加之渠堰，是為沃野，比之延綏沿邊沙磧之地，奚啻倍蓰，惟開墾灌溉，填實有方，衛所州縣，夫何難置，但為之有漸，茲難預擬，伏乞　聖裁。

一、營田儲餉。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古人屯田淮上，遂以下吳，今復套饋餉，尤為難，今仰糴粟、花馬定邊牆內地多閑曠，營田可興，本院近于偏老地方，創為營田，事雖方行，已見有利，請先於定邊內營二千頃，其地比之偏老尚自饒沃，牛值亦賤，先得帑金一二萬兩，今年買牛隻、治農器、種子，明年用西安四衛班軍營之，次年寧夏於花馬牆內亦營二千頃，每年所獲粟穀，半運之寧夏，半貯於沿邊城堡，再鑄鐵大鍋百餘，每年炒收麥烘炒二千石，亦貯於邊堡，貯邊堡者，為塞師餱糧也。二鎮營田四千頃，歲可得粟二十餘萬石，二歲可六十萬石，並糴粟可百二十萬，饋餉有餘矣。復套之舉，大都在春時，俟師及河岸，即此回牛犋人丁耕墾沃壤，以實新堡，又令陝內地屯田百萬，多擇膏腴地，有遺利，本院嘗為西安四衛

屯田議，的然可行，可益兵四五千人，推而廣之，不煩益糧，卒乘可增，以濟復套之師。

前件

臣先復套之疏，曾謂復套之後，以舉營田之法，為邊防久遠之計，今延綏撫鎮等官言復套饋餉，疑令仰糴粟，欲先　請帑金，置牛犋農器種子，給軍於該鎮定邊寧夏花馬牆內營田積粟，亦備餉寄邊至意，臣恐兩有不同，地有未利，即今套內虜騎充斥，致啓西顧之憂，若止有倒懸之苦，必待營內積粟於數年

之後然後徐興討罪之師不知數年之間果能積粟以濟餱糧否況邊垣傾圮虜寇時侵人不得耕一也定邊花馬一帶介無水利之資地多鹻瘠田不可耕二也西安族軍七月防秋入冬始掣人不暇耕三也以四十頃田計歲之獲二十餘萬石是一畝常收五斗不知營田之軍所給幾何若盡取之則耕者起怨於徒勞若量取之則積貯不滿于所計雖數年之後所得千粒恐亦不多況無墻之處耕者從事必須官軍架梁其行糧草料又在防秋之外矣或曰近邊地

土且不可耕邊外之地可知矣此未知地利者也夫套地既復無虜寇之擾三面阻河號爲沃壤開渠通水稼穡自便今寧夏近河之地收穫之厚比於江南資藉水利故爾故臣謂營田之法當在復套之後者以此伏乞 聖裁

一明職守以專責成查得先爲極陳邊獘懇乞 聖斷大振遠畧以弭狂虜歲擾事准兵部咨該工科給事中楊宗氣題內一定職守本部覆議 國朝設官分職各有所守如各邊鎮去處必設總兵一員以鎮守其地恐其不敢專也則設巡撫一員以贊理軍務又以各鎮權無統設難於調遣近年特設總督 一員以總理軍務查得 勅諭各官所載如總督則云經畧邊務隨宜調度各鎮將官相機戰守臨陣不用命者悉以軍法從事此總督之職守也如巡撫則云整飭邊備訓練軍馬督理糧草撫恤士卒此巡撫之職守也如總兵則云整飭兵備申嚴號令振作軍威相機戰守此總兵之職守也職守既定無事則各相遵承無敢侵越有事則各相分任無敢推避如此則戰

守分明而功罪各有所歸人思自勉而邊事亦無不濟矣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到臣欽遵外臣竊以爲復套之圖節目浩繁不止一端如將之賢否兵之勇懦馬騾之肥瘠兵器之利鈍糧餉之易買營陣之簡練除臣力足以能爲而勢足以可爲罔不殫心竭慮極力經營但事務浩繁有非一人之所能獨兼萬一職守不明彼此因仍臨期悞事豈能免乎伏乞 聖明勅下該部申明前議候 命下之日將議過各項事件分發各鎮撫鎮諸司各道參遊等官務要同心

戮力分投晝夜幹辦其成　王事凡本省大小官員
可委者委之不妨原務承委官員尤須久任非有功
績顯著不與遷轉如有因循怠緩不行幹理或企望
陞轉巧文推避䠶誤事機者許臣等從重叅究若臣
與同總督官員怠緩失職有蹟雖幹辦而陰懷撓阻
以致僨事者罪坐所由仍聽科道官員指實糾舉如
此庶職守明而責成專貢恭著而事功成伏乞聖裁
一熄訛言以定大計臣聞詢謀僉同則功易就訛言
惑衆則事難圖今恢復河套以安夏攘夷事體重大

必假之歲月方克有成中間好事之人謬爲不根之
說以無爲有變黑爲白其色厲膽薄者而訛言虜勢
之猖其蹈常襲故者而訛言安常之便或訛言軍馬
之弱以危懼將領或訛言戰守之難以恐嚇士卒夫
訛言之始一人倡之十人和之百千人翕然從而信
之由是上下驚疑遠邇搖撼事沮於中止功隳於垂
成是套之復也百人成之而不足一人壞之而有餘
如李嚴之誤諸葛亮郤宏淵之沮李顯忠者良可懼
也所以臣今春出塞親冒矢石車陣未備火器未全

兵僅踰萬馬止五千小試復套之端頗成斬獲之績
餘賊畏遁此乃　天威之震疊臣親見之而因知河
套之可復夫何忌臣者不思同心以紓　皇上西顧
之憂輒乃倡爲訛言以陰壞其復套之議或訛言臣
不量力深入重地幾乎不免或訛言軍士不願出塞
臣縛之於車爲虜所殺或訛言北虜多擁甲坑我軍
盡爲所陷致使遠近傳聞內外驚疑皆以復套爲登（訛言辯）
天之難不知此言何自出此事何從而來乎使其訛
（可畏死者可與聊襄愍此以今不免也）
言不熄套未復而沮撓於始既復而媒孽於終則千

百年之患必不能除而微臣區區狗馬之心亦不獲
以自盡矣伏乞　聖明勅下該部嚴加禁約申明文
武官員說謊之典軍民訛言惑衆之例或特差隨軍
科道或專行巡按御史紀錄功過兼察訛言倘有仍
蹈故轍沮撓軍機陰壞成功者根究所由許臣并言
官指名究治庶訛言可熄成功有期伏乞　聖裁
一寬文法以濟大事夫出師有一定之理制勝無一
定之勢惟因其勢而利導之幾微應變而人疑於神
矣今軍中之事有貴於密速如捐金反間佯敗誘敵

武用賊攻賊、如李愬之用吳秀琳、岳飛之用楊欽之類、其緒多端、難以預計、使一一具奏而後行、露布而後動、則機事不密、非所以決大策濟大事也。伏望

皇上少賜寬假、不拘常例、將復套事宜、申明便宜之意、備敕事　敕之中、俾奉

命征討之臣、應奏請者

奏請定奪、其有事宜密、機宜速者、一面奏　聞。一面隨處毋事膠固、以失權度、如此則閫外之臣、無遙制之患、人無詆毀、而業可光大矣。伏乞　聖裁

一處孳畜以裨耕戰。臣查得先該兵部題爲議處防

秋事內一欵、糾聚鄉兵以資捍衛、如遇大虜深入、將各堡壯丁編之牌甲、立之夫長、仍下令云、虜衆則堅壁抗守、少則相機擒殺、俘斬者同格陞賞、所得馬牛輜重、悉與不問等因、題奉欽依通行欽遵外、爲照入套逐虜、非虜犯我境可擬、軍士遠征。又非鄉兵自衛者可倫、若臨陣所獲、不盡爲給賞、則無以鼓舞衆心。旣賞而任其暴殄。不爲之所、則又似爲可惜。今復套之舉。當春夏之交、賊巢空虛、王師討罪、水陸並進、必有斬獲、除衝鋒陷陣、及所得首級、自有常典、所獲駝馬騾驢牛羊之類、必須盡賞官軍、以鼓倡勇敢之心。但官軍所得孳畜、除不堪用者、聽其自便、其堪用者。將欲隨營以行。則執役行陣、喂養自不能周。將欲送回、則從征遠塞。亦不暇及。即如今春臣督兵出塞、小試復套之端、所獲馬牛、殆及千餘、盡賞官軍、中間有殺食者、有不暇喂養餓以死者、有輕價貿易者、以有用之物、置無用之地、誠爲可惜。況達馬力健、足堪騎征。與夫駝騾驢牛。始而運餉。終而營田、俱不可缺、相應議處。乞　敕該部集議、將蒐套所獲孳畜、合無比

照防秋前例、一體給賞官軍、以倡勇敢、仍量擬給銀數萬兩、發督餉大臣、委官隨營、如套內所獲孳畜、當軍之際。有堪用者。委官逐一查驗、量其所值。從而給價。撥人送回。近邊州縣營堡。隨便喂養、馬備騎征、駝騾驢牛轉運供餉。及爲將來營田之用。如此、不惟軍士得以資惠。而在官亦省買補之費、豈止竹頭木屑之利而已耶。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終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彭 賓燕又 校閱

姚翰林文集

疏

姚 淶

論郊祀分合疏 郊祀分合

翰林院具官臣某謹奏爲欽奉勅諭事本月初十日臣欽領到勅書一道十一日又領到禮部頒給勅書一道勅內聖諭拳拳以分祀天地爲言令臣等各畫其愚臣有以見 陛下聰明睿智度越百王將以復周人之遺典遵 聖祖之初制考先儒之定論中和之極獨建於上此真盛德之事非小臣所能仰窺也夫天子之禮莫重於郊祀歷代之分合靡常諸臣之去取不一互有同異莫知適從至於趙宋之世士以議論相高其間理學經訓剖析精微後學所折衷而取信焉者則程氏朱氏也其論郊也程頤曰天地各以類祭朱熹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此其說同矣

及論北郊頤以爲北郊不可廢熹以爲胡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說却好二大儒也其說且不能合何怪夫說者之紛紛乎臣竊論之諸儒敦信周禮各據所見無所徵於身無所試於事者也故其立言也易我諸臣親其事者 陛下也言之在一時驗之於萬年者 陛下也 陛下之分祀豈徒以爲復古之美觀而已哉蓋將以求神祇之在享也使分祀而陰陽和上下格斯可矣若禮行之後或不如往歲之歆格豈諸臣言詞之所能與哉且臣嘗求諸禮禮器有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解之者曰時者天之所爲故爲大堯舜湯武之事不同者各隨其時耳聖王受命得天下必定一代之禮制或因或革各隨時宜故云時爲大也曲禮有曰禮從宜使從俗解之者曰事不可常也敬者禮之常禮時爲大時者禮之變體常盡變則達之天下周旋無窮大而百王百世質文損益之時小而一事一物泛應酬酢之節皆是也其言如此我 聖祖範圍天地斟酌古今以制大祀之禮所謂因革隨時禮之時也體

常書變禮之宜也又焉可以他議乎試以天地日月之祭言之冬日至禮天神於地上之圜丘夏日至禮地祇于澤中之方丘此周官之文也祭日於壇祭月于坎此祭義之說也大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　太祖高皇帝當分祭之初存復古之念必嘗求其制於周禮必嘗採其說於諸儒必嘗集其議於在廷之臣二郊嘗並立矣二至嘗分祀矣心思其義非一日也身踐其禮非一祭也歷試而親驗之非若儒生之空談高論而已也十年之內幽明感通之間天人相與之際必有不盡如諸儒所議者而後更之以合于一不安于前而安于後無得于分祀而有得于合祀于是定為一代之禮以垂憲無極不然終洪武之世使其少有未慊則　聖祖自將復從其初矣夫豈憚於更定以貽今日之議哉是故斷之于定鼎之時者聖祖也行之而安者凡二十年襲之於徙都之日者太宗也行之而安者亦二十年承之於繼世之後者列聖也行之而安者復百餘年天清地寧百神受職命其寧日慶成者慶天心之克享也未始一歲間也

固不屑屑於古禮之合而祭則受福已大非漢唐宋之所班矣臣愚以為合祭之禮未可輕易也夫臣非不能組織舊聞使言之成章以効仰賛之忱但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言之祭月于壇謂春分也祭月于坎謂秋分也其陰陽先後之序義則得矣從之可也若冬至夏至之祭臣於此竊有疑焉周人以建子之月為歲首故冬至祭天夏至祭地陰陽之義先後之倫各有攸宜斯制禮之本意也今所用者夏正也如以一歲之月序之則夏至前而冬至後苟

夏至祭地冬至祭天是先地而後天雖曰陽先陰後于義無嫌然實非一歲之事尊天之義豈其若此行（此段存疑）周之禮不可以用今之時用今之時不可以行周之禮是其大者已礙而不通矣他如樂有六變八變之奏儀有素車大裘之制去古已遠漫不可稽恐亦非今日之所能盡備也故在今日而言古禮苟有毫髮之不合將必謂之後世之禮使知時之為大宜之當從則在我者不失制禮之意而天下後世亦將以知禮稱之矣此其輕重緩急豈可畧而不講哉　陛下

宏納羣言詳求至論因將以協神人之望合述作之宜登斯禮于三代之上者也臣緣見禮經所載不敢不述以備採擇

論元世祖不當與古帝王同祀疏　罷元祖祀

謹奏爲正祀典以光聖治事臣惟祀事有三曰天神曰地祇曰人鬼載之禮經義各有在而人鬼之祭則所以辨往烈而示來世也頃者　陛下遵　祖宗之典崇帝王之祀人鬼之尊且大者宜莫重於是苟不辨其大分則戾經而瀆禮臣懼無以昭大典也今帝王廟中祀及元世祖者臣竊惑焉夫華夷大分也臣

請爲　陛下陳之中國之與夷狄其防至嚴也是故內中國而外夷狄豈非以其薦食上國糜滅人類有甚于亂賊之當誅者歟自有典籍以來犬戎覆宗周弑幽王而周人不能討此中國之大讐恥也劉石諸胡因執晉懷愍遂據神州而晉人不能討此又中國之大讐恥也完顏吳乞買入汴而虜徽欽奄有天下之半宋人竄于江南而不能討此又中國之大讐恥也此數者幽明之所共怒古今之所同憤者也然猶未全盜我中國也蒙韃繼興有所謂元世祖者虐浮于犬戎毒深于劉石貪劇于契丹暴過于女直乘宋之弱而吞噬之斁我彝倫變我禮樂而萬古帝王之中國始盡胥而爲夷矣又其待幼主之母子既歸欵矣而使爲僧尼於吐蕃諸帝后之陵寢既丘墟矣而發其遺骸以雜諸牛馬之骨夷德之無禮一至於此其爲中國之大讐恥豈直如前代而已乎我　太祖高皇帝聲罪而汛掃之廓中國之妖氛雪中國之讐恥天地始復有定位君臣始復有定分首足始復有

定形而古帝王之遺黎始得復歸于人類不然則生（尚須文首知聖祖之功德與建國事實也）民之類泯滅久矣故讀史而至宋之將亡未嘗不爲中國痛至元之將滅未嘗不爲中國快也迹其封豕長蛇之毒其身得免於　聖祖之誅討亦已幸矣又安可進而祀之乎惟其猾夏之罪深故　聖祖攘夷之功大惟其亂華之禍慘故　聖祖誅暴之義彰既以大義驅之當以大義絕之臣竊恨當時諸儒臣懷（此節發文有事實也）其平日豢養之私值我　聖祖御極而不能明大義以佐下風乃使元主得與帝王並列以瀆我祀典此

臣之所甚惜也。夫 聖祖建廟以祀古帝王、崇德報功、不專以一統論也。故隋晉之主無與焉。是故仁覆天下之謂德、利濟羣生之謂功。自伏羲以至于湯武、功德並隆者也。自漢高帝以至于宋太祖、功浮于德者也。秩之祀之、夫誰曰不宜。彼元世祖者、於夷狄信有功德矣、中國何賴焉、而顧躋之帝王之列乎。古語有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且自古聖帝明王、皆未嘗一日而忘夷狄也。在唐虞則曰蠻夷猾夏、在夏則曰禹征三苗、在殷則曰高宗伐鬼方、在周則曰薄伐玁狁、薄伐西戎、防夷之嚴若此、豈容與此虜並享也哉。三代以降、夷狄尤橫、漢高帝、唐太宗、宋太祖、此三君者、亦未始與夷狄共享也。而元乃以胡虜之雄、與之同堂共豆、使三君有知、必不肯下同於彼矣。又臣之所疑、不止於此。今之京師、胡元之故都也。一旦廟貌既新、崇構有煥、使燕之遺民故老、復指其位而稱之、非所以樹風聲、垂典則、明大分而嚴大防也。昔越范蠡滅吳、或祀之三江之上、吳之遺民、至今猶議其非。吳伍員入楚、或祀之江陵、而楚之遺民、相與屏黜其像、以為此吳楚百世之怨故也。則夫為中國百世之怨者、其尚容忍而祀之乎。陛下德格上下、道貫幽明、昭代祀典、至詳至備、非臣末議所能裨也。顧禮行有日、四方瞻仰、伏望 陛下斷之以義、特罷其祀、以釐正大典。夫興義旅而滌腥羶 聖祖行之於前、定祀法而黜僭偽 陛下行之於後。其道同、其功一也。臣愚生遇聖明、偶有一得、義不容默、謹效涓埃、不勝悚懼。

此示議体要心非書生儒語

序

送張子行之僉憲陝西序　榆林兵備

今西北諸鎮、地當虜衝、朝廷備之甚嚴、而承命以臨之者、有大將、有中官、有總憲重臣、列戍數百里、屯兵數萬、衆事既有統矣、猶懼其劇而弛也、則又設外臺之佐二人、以分涖其地而贊其功。凡百戎務、廼咨廼謀、總憲者裁而行之、所以飭武備而重邊防也。歲在執徐、家君視師榆楊、余以覲省至焉。其地固要防也。余進諸老將而問之、凡敵之虛實、將之勇怯、地里之險易遠近、卒伍之强弱聚散、倉庾之出納贏縮、余頗

識其槩。然未暇議也。比者吾同年張子行之拜陝西僉憲治榆楊之西。索余言以贈。夫張子所治者。邊事也。余請以所聞告焉。夫中國所恃以安者。邊圉固也。今吾不能有其固。虜大入則瘡痍千里。小入則剽掠數城郭。虜以數十騎至。吾擁全軍而不敢輕與之角戰。非中國之利。亦已久矣。議者或欲植榆柳以扼其馳。或欲列劍戟以防其突。或欲高塞垣以限其入。若可坐而策也。校諸余所聞。則皆所謂畫餅之談也。（此老于邊事。）天以五材濟民用。而邊鄙之所闕者三。平沙浩漫深沒

（之者不可不圖所以救之。）馬足。雖樹茀茂茀孽。則木之爲用寡矣。短兵相接。鐵仗窳楛。所謂鐵者必求之遠方而後足。則金之爲用寡矣。民多窟處。以就耕牧。虜猝至則立爲魚肉。相與築壁壘以自周。而據土在百里之外。則土之爲用寡矣。又其甚者。遠戍無水。而卜諸雨。近郊無草。而刈諸塞。邊民冒死以爲生。而爲之上者。顧欲以書生之說施之。不已疎乎。凡所謂空言常談。實不應聲者。皆張子所宜嗇也。雖然在天者猶可諉也。若今所謂人謀（申所以未患也。此明言本患也。）者。則吾又惑之甚矣。夫論勢則外急而內緩。用才則內重而外輕。士大夫自便其身。而恥當劇任。率以爲莫勞于董徒役。莫繁于司會計。莫難于獄訟獄。莫危于治軍旅。一有所寄。輒縮朒不肯任。夫責之以一事之長。而其言猶若此。至于邊鄙之任。則一人而四責備焉者也。其難易不啻倍蓰。而議者曾不之察。何也。張子之所治。於四事之責尤重且專。誠有非內地可比者。軍吏不得其良。輕于犯禁。一切繩之以法。則詐與貪皆不可使。而跅弛之士。誰其用之。廪無終歲蓄。吾常節其所施。士恒不得飽。天或奪之歲。則變且不

測。而庚癸之呼。誰其禁之。公私困矣。虜復時壞亭障。吾日圖所以補其隳。苦役之民。至有甘心就虜而不知歸者。民不堪于役。而舉烽燔燧之所。誰其修之。一鎮之兵。僅滿二萬。而騎卒則什之三四。私財無以養其力。賞格無以作其氣。不戰而力已疲。何以使之樂于赴鬬。而控弦鳴鏑之患。誰其禦之。用難于獨任。貪難于遙啇。役難于頻仍。兵難于訓養。而食之不給。其（會此四者何矣。）患尤甚。能刀筆者得以破勳勞。持議論者得以輕事功。此今邊鄙之深憂。而余之所謂惑者也。張子以方

壯之年，才與識俱贍，于四者之任，若不足以盡其用者，然余未敢以爲張子賀也。夫因俗以建事，因時以就功，雖豪傑之士由之，而時與俗之難爲力，則有志者恒致慨焉。張子宜何如處力之所及，則盡謀時之所挑則盡議，必使在內者，知在外之重，而後邊事可漸理也。不然慎已免咎，上下相蒙，冀其無事，以幸爲常，而邊事日趨于敝矣。張子豈得以寧處哉。張子聽吾言而思之，其是與非，必有犂然於心者矣。余於張子深交也，不敢淺其言。故過而道之，以爲籌邊之助云。

記

新修代谷倉記　大同倉

國家時糴以恤軍，而諸倉之設，特備於天下，然惟邊郡爲尤急乎。居戰守之士，咸仰給于有司，稍不足則訛言相驚，虜或大入，輒調客兵以捍虜，轉餉不繼，則或潰或亂，重貽主將憂。是故廣爲之備，而富爲之蓄，則可以飽吾士，而使之樂戰，今西北諸邊，不求益兵，而日恒以食爲請，懼無其繼也。食不已急乎。代州漢鴈門郡，本朝卹其地爲邊鎮，立總憲大臣以飭度之。據巖邑，宿重兵，保偏頭鴈門武寧，三關之險，通雲應延綏兩路之師。晉國之要防也。兵食固代之所宜急焉者。代舊有倉，歲久弗葺，從政者聽其頹弛而莫之省，於是竪焉瓦礫，鞠爲蓬藋，輸將者無所藏，飛輓者無所蓄，夫代不可以一日無兵，兵不可以一日無食，倉也者，食所由充也，以用武之地，而爲倉若此，斯亦前人之闕，敢歟。比者憲副閔公，首綜其役，而倉之成者，凡二十楹，其在北者飭矣，方伯李公繼就其緒而

倉之成者，復二十楹，其在東者飭矣，夫修其北則未廣，修其東則未備，其入易盈，而所儲有限，二公者，非不欲盡修其制，以爲永逸之謀，顧貲與力，未完而遽求其並舉，則恐民滋困，其勢將以有待也，乃嘉靖四年夏，大參王公顯之至代攝戎事，以籌一方，經武之餘，惟食是營，於倉之西，構室二十楹，役不踰時而告成，立門以示嚴，建坊以示聚，繚之垣墻以示防，夫然後九穀有所歸而不腐，三軍有所賴而不憂，一廪入司之，吾食足矣，茲倉所以厚代人者，豈其微哉。且余

開之漢氏之倉，惟榮陽者爲尤著，典午氏之倉，惟石頭者爲尤著，舉所重也，至邊郡之所建，則率用耿壽昌之法，今之制亦然，賤則糴，羨則積，以待非常之用，獨所謂糶以利農者，廢而不行，今與古小異，宜於時也，夫修其法以撥諸古，余猶恨夫講之未詳，而世之翫時怠職，免咎以自便者，不能以時振今之廢，使之日就淪毀，則吾邊鄙之利，其誰與修之，三君子之興是役也，事舉于久廢，志斯勤矣，功圖于有漸，謀斯諳矣，度侈于前規，制斯備矣，慮周于儉歲，惠斯博矣，四

者政之善經也，修一倉而四善備，此記之所爲作也。至於督課繕治，則諸從事之良亦不可無述，併刻其氏于下，以無忘其勞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四十二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慤人
宋存標子建　參閱

張龍湖集

頌　張　治

天保萬年頌　聖誕

臣聞粤昔帝王之盛其有天下也則必曰祈天永命而臣子祝于其君亦必曰天子萬年蓋君者天地萬

物之命所寄也人君壽則天地萬物之壽隨之矣然人君受天命而興則天必眧以貞符膺閒氣而生則壽必享以遐年天人之機印若契券不能爽也稽之往牒帝王之以壽稱者莫尚乎軒轅蓋其秉斗樞之精應土德之運生而神明役使百靈敦敏廣淵善聖之宗也其治天下則觀象設制垂衣無爲齋心大庭問道廣成授經王屋導養玄素爰能體鍊玅氣窮盡道眞而長生久視與天地罔極豈非　聖帝之殊軌而道德之高躅哉洪惟我　皇上纘天之統合道之貞眧受元符誕膺明命自軒后而下一人而已初丁卯之誕祥江漢也上距　太祖所生之歲蓋百八十年得二九之會焉龍飛天極壬午紀元則上同乎成祖改命之歲蓋百二十年得九三之交焉脗叶昌期踐躡純景茲非應土德之運而當出符之會哉河清兆瑞慶雲表祥則大電繞樞之徵也神明聖哲通玄遠覽則徇齊敦敏之具也精禋應禱玄德升聞則神明知止之應也察地明天稽典定制則正名百物之治也恭默有室大素有居則齋心大庭夢遊華胥

之樂也冥契眞詮納民壽域則順風廣成究意雷岐之仁也協氣熏郁休祥滋至則雲師紀官麟遊鳳巢之禎也稽符命之所加篤　烈祖之駿惠天人合發區宇樂推神休暢茂靈祉顯思蓋天所以啓聖神之祚而永無疆之慶也由是觀之則我　皇上之遡神宵吳兼總玄元長劫世而不老凋三光而獨存億萬之壽比於軒后蓋不待卜而知矣茲二十有八年時維仲秋十日在丁爲　皇上天誕之辰萬神洽慶六合忻舞天下臣民感覆燾之恩朔明庭而獻萬壽者

外盡四海，罔有不至。臣仰受渥恩，倍切懽忭，謹撰天保之義，演爲頌詩一篇，上祝萬萬年之壽，雖詞極蕪陋，不足以揄揚聖美，而區區祈天之忱，敢竊附於華胥之後焉耳。頌曰：粤稽邃古，皇王代奮，咸有貞符，以兆景命。俾彼軒后，大電感樞，斗精受形，爰啓帝閽。於維我 皇，誕祥江漢，濁河澄清，慶雲炳煥，乃御乾極。以正萬方，龍造蹻蹻，嶷嶷洋洋，丹靈壽丘，千載同芳。詩人有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我受命溥將，肇正彼四方。於昭 聖祖，定肇皇基，維 皇之生，二九應期。

於鑠 文皇，奮於燕邸，維 皇御天，壬午受紀，若合符節，不後不先，天寔啓之，人孰能然，媲周卜曆，天皇衍年，載代六百，成數維千，轉算相乘，莫可究焉。詩人有言，克昌厥後，燕及皇天，繩其祖武，於萬斯年。維 皇明德，祇事上穹，神功聖治，純孝貞忠，帝心眷德，錫福時萬，百神受職，三靈叶貫，泰乙流祉，八景隤禧，丘神順軌，九土咸蘖，至仁潛逵，玄化殷溥，光天不違，物得其所。詩人有言，天保定爾，受天百祿，降以遐福，維日不足。維 皇建極，萬方攸同，婷婷大業，久而益崇。

天佑我人，俾皇億壽，垂祚九圍，小大祇受。觀民設教，神道佐典，以禜以祈，禔福繩繩，載以清淨，民自不忒，中心無爲，抱一以式。詩人有言，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維 皇格天，帝錫無已，諸福之物，莫不畢至。秀岐嘉穎，于彼天田，雲禽異獸，甘露醴泉，休祥奇瑞，駢臻遝集，協氣榮光，氤氳鬱鬱，坤祇效珍，乾象開圖，龍文赤書，日煥九區。詩人有言，天保孔固，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盛德在金，三光並麗，維 皇誕辰，萬靈應瑞，九龍毓聖，二氣含神，赤光

照夜，黃雲覆辰，露浮靈液，月抱仙輪，懽騰萬宇，喜溢八埏，閶闔洞啓，鈞樂九陳，鶴書翔舞，霞綵繽紛，穹玄錫慶，洪釐允申。小臣作頌，虎拜稽首，虎拜稽首，吾皇萬壽。詩人有言，如日如月，如山如阜，如川之方至，如松栢之茂。

序

壽韓苑洛七十序　南　太兵

古大臣之言壽也，以能壽天下國家者也。昔日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夫惟君子

以乎格保乂作基邦家而後聲光休烈顯於無窮歷百世不朽我國家以六典建官兩都分治其制視成周昔成王之營洛也其命周公曰廸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周公之治洛也曰明作有功惇大成裕用誕保文武受命周宅西鎬而君臣相與乃勤志于洛焉其爲燕翊謀至深遠也獨以殷頑民哉我　高皇帝提天戈首取金陵然後擒僞漢覆吳蜀驅胡虜而有天下則金陵固爲根本重地文皇帝之定鼎北平也扼燕薊之險坐臨南紀萬有

餘里而金陵屹然上游北拱燕極東引甌會臂秦洛而指百越供賦億萬莫不由徐揚以入奸宄跧伏無敢窺天塹以譁中土者金陵捍蔽之力也昔宋禍首于燕雲元綱潰于江漢以南北之勢懸而脉絡不相（金陵不固則雖南北之氣脈不通）援也是故金陵固則南服靖南服靖則北所恃而爲安所謂天下之樞也其視洛不尤重哉永樂中監以儲貳後乃勅卿輔大臣居守之六職百役一如王朝守帥以下咸總已司馬以城關戎馬所隸視他職特重焉公以文武之才當天下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

之時監茲留鑰經武制衆振頹剔蠹强奸帖柔隙紬發紓政乃大行人以寧宇則明作之功也首善之地舊章遺澤存焉土沃而民肥通俗媮惰淫佚戒逸于公度有司間以游宴之費課擾閭閻使者旁午彌文瑣委公悉裁罷之謹守筦鑰奉法順流與之休息井屢晏晏不識役斂之及已則惇大之緒也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之以優優之政乘之以翼翼之勤而續之以明明之功千牛之野鬱然長城俾　天子無南顧憂綢繆王基引于無替民氣完固猶木植其本而

枝幹强立戶扃其樞而庭奧無恐焉則誕保之業也聲光休烈將不可並美篤棐而顯於無窮歷百世不朽哉是則公之所爲壽也雖然君子之壽有道焉昔周公之繫易也研極天人之變兼三王以施四事而幾幾之誠天實佑之用能廸將周祚壽于八百而令聞永久公嘗恍周公之學通其理而究於其變思以其道潤澤于世至老而不衰則公所自壽其心者如此故勤勞中外餘四十年艱貞不貳天下國家莫不倚以爲壽其藎有所本哉鴻鴣日淑人君子胡不萬

年言壽有木也於是篤齋開而喜曰乃今知大臣以天下國家為壽而本之學也遂書予言畀之為公壽

贈王克齋北上序　少司徒

古大臣自四方入者必以其政告于君所以廣聽而達隱也公吳産也且宦于東南者日久夫事之在東南係乎邦計之急所宜先者有三焉葢國家財賦惟東南是倚至于今生之者寡而以靡食者其衆取之者勤而以靡用者無經也故農終歲耕而不能以糠粃自飽婦終歲織而不能以繒絮自蔽公私之積嗷嗷然不逮正德間無論弘治也而旱蝗橫斂日相尋

不止夫民猶基也高墻豐上墝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所謂邦計之重當有急于此者乎自　國家之定鼎北平也歲漕江南粟數百萬斛以入太倉直簏行旅百貨草來而皆由漕以達也昔者嘗以黃河為漕之害也而夕障之今乃資其利而導之北弗至矣符離而上百里為陸汶泗涓流滲于墒壤徐呂懸石百仞篙工綆卒不能飛而渡也夫漕壁則人之咽喉也一日弗食則元氣為索然矣所謂邦計之重當有急于此者乎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劉晏號善理財而鹽利視他賦半焉我　國家懸中納之令富商鉅賈飛輓鱗集邊圉之間戍士宿飽何則吾予以利而彼利之也而今則不然令雖懸而應命者日益少禁愈嚴而奸利者日益多國則何所恃而利之何者彼有所利而吾奪之也古人有言利出于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由今言之利孔之出葢不知幾矣予恐蒞薪之弗茂而牢盆為盜藪也所謂邦計之重當

有急于此者乎夫民力竭則病賦漕法縻則病食鹽政弊則病利三病交至然而天下不屆者殆未有也況乎野有暴師肶巾候食燕薊弗給途載僵僕而勞費無度帑藏璧立市物騰踊民志廩廩苟非其術則何嚮而可哉雖然亦存乎人耳語曰一歲樹穀十歲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百穫是故有治人無治法茲公之入也其得所樹矣哉予嘗聞公之撫于江右也寄興革籌利害詢瘠疲廉貪濁蘇困窮鉏彊

橫乎征役允討食儲兵甲拔遺逸露清霜肅洪都之人改觀焉其試於司徒也經用制賦緡儲度費實均實盈惟民作常惟都作程畱都之人改觀焉持是以往則凡所以佐　天子邦計之重而惠施吾民以收百穫之功俾天下之人改觀焉國其不有永賴矣乎茲卿大夫士之所以相與而喜也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記

修復汶漕記

嘉靖甲午大中丞麻城劉公天和奉簡命督河臬宮采氏茶陵張治浮大江而北踰淮泗道濟汶之上遭而問水焉公曰古之治河也以為民也今之治河也以通漕焉已耳然藉河以濟漕猶以狼兵止寇也利害均矣魚沛而下河之入漕者近且絕舟弗得其利而害獨存焉漕所倚以濟者其惟汶乎書曰浮于汶達于濟則汶入于濟也濟既伏流則汶其自達于海與元輔國于堤城作斗門割汶流益泗漕以餉宿蘄之衆後漕江淮之粟以至于燕也乃遏全汶合泗水而南後復分導之北達于衛而漕始通國朝尚書宋禮因其舊而導之下至南旺分流焉遂成通川矣又為之置閘焉以節宣之築湖焉以瀦滙之國餉自是有永賴也比歲汶穢弗治浮沙蕩礫迴湍激射雨淫則流漫旱則易涸河流所經曾橋而下閘廢沒無完址南旺西湖環三面之堤復傾圮民且盜而田之馬場埧嚙於水者殆絕蓄洩弗備自沛至濟有淺澁之患焉予惟疏厥淤塞修舉厥廢以復其舊焉爾矣治曰河保其不終為漕害乎公曰昔人有言河流已棄

之故道自古難復言其淤塞既卑水性避而就下也由今觀之河不北流而南徙亦其驗與漕渠之外百里為陸力不可施豈人所能哉鬼神寔相之矣河縱而復決也亦惟順道之使不為漕害耳敢利之耶（治漕必不能盡利何中何權其害之輕重耳）苟利之而且虞其害焉雖神禹弗之能善矣治曰漕譬則人之咽也國之命脉係焉尋丈之汶彈丸可塞也若子將無意外之虞耶徐呂之洪懸水千仞梁靖之下符離之上使復若魚游焉則汶其可倚哉公曰此憂世者所以有復海運之議也然而未可易言耳予

皆沿淮及河，歷沁衛以還，有遺思焉。夫沁水入河，則導之東下，數百里，以入于漕，如昔人之導汶而南者，不猶愈于引河乎。河勢且殺矣。或者謂泝淮而河，以及于沁。沁去衛僅百里，可陸而至也。其猶濡而衣袽之戒者歟。若夫銷患未形，以貽利萬世，則又出於治汶之外者。非予所謀也。既而公條治漕之宜，疏以聞。得旨俞，乃揚明命，戒羣吏，飭工徒，斛財用，具畚鍤，略遠邇，揣厚薄，陳蔀野處，以率庶役，罔弗受命。魯橋之南至于徐沛，自麇咸作焉。乃謂主事段子承恩曰，汝

其築汶之東堤。承恩受命而築焉。乃謂主事顧子翀曰，汝其築汶之西堤。翀受命而築焉。堤各爲減水閘。滾水壩者凡二，視水盈縮蓄洩焉。乃謂主事邵子元吉曰，汝其築南旺馬場二湖之堤。元吉受命而築焉。督水部楊子旦至，公復以命之。旦復受命而協築焉。堤各爲減水閘。南旺者凡十有八，馬場者凡五，視水盈縮蓄洩焉。既成，千里之內，隆崍平流，舳艫時繼，挽卒愉愉，若纜而嬉也。乃報命于朝，晉公爲工部侍郎，未幾改兵部侍郎，總制西北邊事。楊子旦走入至于

治，丐記焉。治曰，國之大事，惟賦與戎。河之於漕，猶虜之於邊也。故治河者弗與爭利也，順之而已矣。治虜者不爭其利也，備之而已矣。是故謹隄防，時疏濬，廣泉源，則治漕之善也。足儲食，詰戎兵，明賞罰，則治邊之善也。冒無窮之害，而徼大難得之利，敝所恃之險而貪其不貞之功，國是以無寧民矣。然惟忠者能任之，知者能謀之。惟君相之明者，能知而用也。否則厚身圖者薄公計，闇大機者喜新功，惑浮議者亂成謀，幾何而能有濟邪。予方嘉劉公之既忠且知，而樂吾

君相之能知而用也。故併論之，俾觀者知君子經世之志有餘憂也。越若治漕之費，及工役，則存乎有司之籍，弗詳焉。

涿州北河胡良渡舟記　涿河渡舟

嘉靖丁酉，御史梅濱楊子奉　上命，按畿輔，興能振弱，身和惠生，弊百咸新也。歷于涿，進涿之衆而語曰，涿郡當京國之衝，四方所走集，肩轂相踵也。北河胡良之水，環郡南北。冬春水涸，可木而梁也。夏秋水淫，淼流瀰瀰，行者力不能絕衝濤，悍夫乘時，操舟需重

利人莫不病焉予欲令有司庀官舟楫以渡其可否惟爾民衆曰民惟依仁仁之所興民所利也其誰弗嘉成謀乃鳩財命工尌贖鍰佐厥費檄吏目徐志高董之北河爲巨舟二舟篙工三人爲步舟四舟篙工二人胡艮覘北河半之既竣事乃屬宮釆氏治記焉治曰推涿之政可以仁天下矣夫行路之人猶涿之人也涿之人猶天下之人也予嘗道燕趙之墟歷漳易滹沱諸水而深有慨于斯民之多溺也以涿言之上堧塉而善崩水淫決衝流百里民沮洳而居室塗

弗完水下沙礫墝衍夷陸焉阜蒿棘弗植無論禾黍也然則水之溺于涿者獨行路之人也哉王程所歷使命相繼車百輛馬百匹驢騾千蹄驛夫馳肩卒重繭費日萬錢月無算也中人十家之產歲不能備一役官莊宦第官紹公牧百賦萃之凡編戶之民童丁而犢稅弗充焉然則涿之溺於民者獨水也哉又嘗因是泛觀四方之民弘治而上家餘藏帑餘積山林川澤餘利也邊卒嬉武吏不宿逋至于今上下侐侐然耕買之訴賦日繁重力役弗已君子或懼其陸而魚也然則民之病于溺者獨涿也哉昔者高宗謂傅說曰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夫舟楫傅說也斯民無溺之患矣鄭子產以乘輿濟人孔子曰惠也禹思天下之溺者猶己溺之孟子以爲仁夫二者皆務爲治者也直所從施異地耳故爲政者近之以乘輿之惠遠之以己溺之仁斯舟楫而傅說也已以予觀于楊子之仁蓋託始于舟也究其施其濟大川也哉故曰推涿之政可以仁天下矣

修倉廒題名記 倉廒

司空繕部郎仙居蔣子良化董修倉宇問語諸治曰予未知是役之重乎治曰願竟焉蔣子曰國備惟戎戎備惟食國家之制歲令民出粟四百萬石漕以入日要月成歲會角尌羸縮度數多寡司徒主之漕卒百萬漕士十千海漕之總一河漕之總什一內督一外督三稱賢比能司馬主之邑會則上之郡郡會則上之省省會則上之部遄慢惟績廉事以昆天官主之邦畿之內泰庾十一庾列而爲廒廒凡予四百二十有四廒比而爲楹楹凡七千一百鳩材庀費飭壞

振毀司空主之司空（又甚古質）上卿歲視大夫月視監工日視匠人斵陶人塼埴汚人塗板幹財成風雨與覆小漏鳥鼠與封塞謀燥濕與爽塏謀處戒與備緘謀固成不食凡此以重民也予嘗聞之衆之入也石費五倍歲定府留歲歛貸之漕卒百繇歲月而後達民力之艱易可從矣而復委諸風雨鳥鼠焉不既殘乎殘民定孫國其如何予是以爲茲役之重也不可不愼也治曰允如子之言矣然子之所虞者風雨鳥鼠也又有甚焉冗靡食貪濟貨奸牟漁侈不蕺四者之行民

病久矣蓐力不滋無能溪壑風雨鳥鼠何以加之是故古之爲國者食不足則修允政不足則修貪度不足則修如用不足則修侈治不足則修德國其無以踰此矣蔣子曰予知予職焉耳若子之言弗予所謀也雖然予言遠矣他日蔣子于聽事得故磔礎而可碑復語治曰君子之政思師人也思師言也昔之與是役者衆矣令行鑿鑿予欲考其人與吾子之言義用是勒之以朝夕觀取訓焉且俾後之人知所感而取式何如治曰子善矣盧袁惟寅報國之忠也語事璽父思物之仁也因作以封取善之知也大慮首物聖賢之教也四者善莫大焉蔣子以告之少司空童公中貴梁公共曰由蔣子之言可以知忠由張子之言可以知固忠固之道可以久矣命蔣子立石

尚寶司題名記

爲東樓作武非古事也以其有神典故載之

尚寶司掌璽牌符之事國初建符璽郎後改曰尚寶司秩正七品洪武元年乃置卿一人正五品少卿一人從五品司丞二人正六品其後大臣子弟以廕補承者無常員列署在右掖之內其地至禁密也寶璽

之大者曰奉天之寶爲唐宋傳璽惟祀天地用之凡詔若赦則用　皇帝之寶立封及賜勞則用行寶召親土大臣調兵則用信寶冊上尊號則用尊親之寶勅諭親王則用親親之寶祀山川鬼神則用　天子之寶封外夷及賜勞則用　天子行寶召外夷調兵則用　天子信寶曰誥則用誥命之寶曰勅則用勅命之寶勅獎臣工則用廣運之寶勅諭來朝官員則用敬天勤民之寶凡寶之用必請命而後發焉　天子饗祀郊廟若視學籍田勲衛扈從及公侯謝恩都

督日衛錦衣當直則給金牌牌之制有鐫者虎者麒麟者獅者雲者以其官爲差皇城金吾禁夜五城夜巡則給令牌虎賁巡城則給銅符九門守衛則給銅牌錦衣校尉入直則給雙魚銅牌京官之朝參者則給牙牌勳臣以勳字親臣以親字文臣以文字武臣以武字文武官之與陪祀郊廟及執事人亦給牙牌有圓花長花長素之別凡諸得給牌者有故則檢籍而納之親王之國及文武大臣出撫鎮則給符驗御史出巡察則給印事竣則納之稽出入之令而辨其

數其事至重也每大朝會則二人以寶導駕先立侍殿中駕出幸則二人以騎從實行其爲侍從至親近國初類以文學儒臣領其職或兼秩焉尚書郎而下非有才名者不得調勳輔大臣子弟奉特旨乃得補丞他流所弗與焉其選至慎也故事曹省皆有題名而符司缺焉嘉靖丁未分宜東樓嚴君以太常少卿領司事乃蒐諸故牘自洪武而下迄于今得若干人刻其姓名爵里立石于長安之直廬以稽往而昭來也乃張子記之治符寶者人臣所以信其令於天下者也名者君子所以信其行於後世者也人君之於寶則設官以守之者慎其令也然則君子之於名其賢不肖關於勸懲者至遠也顧可以弗思慎乎哉夫德者所以慎名之具也是故人君有慎令而後天下無邪政是謂治法君子有慎名而後終身無邪行是謂治人以治人而守治法則身安而國家可長保也

嗚呼豈獨尚寶然哉此東樓所爲題名意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華亭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待問存我
宋存標子建參閱

芝園全集

疏

張時徹

處置平番事宜疏 平番善後十策

張公巡撫四川時勦平此番兵疏

議得白草逆番雖幸剿平，然遺種不能盡殄，變故難以預期，若不籌策萬全，終非奠安邊徼。所有處置善後事宜，理合開欵具呈，伏乞照詳施行。

計開

一移鎮叅遊以資守戰。查得松潘東路左叅將原設協守小河以下一帶，直抵南路茂州土地嶺等處地方，常在小河千戶所駐劄往來。大印安綿壩底等處邊關隘口防守，緣小河千戶所，僻在東北，去大印等地方數百餘里，平時調度不及，有警策應難前，有協守之名，而無協守之實，此叅將之駐小河，非計也。又先年因南路阻塞，請設遊擊將軍，帶領遊兵一千名，駐劄蒲江關，上至漢闆墩，及北路靡磏，下至龍州江油，往來巡視，後南路少寧，改駐龍州。職龍州原屬安綿，而遊擊則隸松潘，且該州土官三員，各分地方，管轄遊擊在彼，原無統屬，平時反生嫌隙，失事又得藉口。甚至把門守城之役，皆遊兵代土兵而為之。又況松潘有警，則遊擊株守一隅，不能發兵應援，安綿有警，則又非所隸地方，裹足不前，以致徒急坐視，不行策應。如近日白草之變，使遊擊能選衆長驅，朝發而夕至，何至殺傷官軍，醸成大患。是有遊擊之名，而無遊擊之實，此遊擊之駐龍州，非計也。為今之計，合無將松潘遊擊將軍，查照設立舊規，帶領遊兵一千名，移鎮小河一帶，上至蒲江靡職等關，下至龍州江油一路，往來巡視，撫諭番蠻，疏通道路，不許專駐一處。

參將分守地方，遊擊有警而應援，二者職司不同也。

一選有警相機截殺，出奇應變。小河叅將，移鎮龍州，就領貼守松軍二百名，三家土兵各精選五百名，共一千五百名，統領龍州徐塘，以至觀子八關堡，專一操練軍馬，撫捕番夷，防護糧道，保障軍民，一應緩急事情，屬松潘者，與松潘兵備，屬安綿者，與安綿兵備

各討議而行仍將該州三家土官俱聽本官節制增
入　勅書及將各官駐劄地方亦於　勅書更改以
便遵守則職守既有專一調遣不致推托矣
一增兵權以壯主兵安綿一道既無衛所爲之主兵
又無叅遊爲之守將雖有一守備兼四提督但關堡
聯從僻絶相近往往文移滯礙豈能令行禁止況石
泉爲諸路咽喉之地事體與兩路叅將相關合無將
該鎭守備以都指揮克任請給　勅書重其事權仍
將利保青川諸軍盡數調回聽該道揀其精鋭定撥

一千名專屬本備常川操練策應不許輪班更替如
遇大邨一路有警則會同東路叅將壩底一路有警
則會同南路叅將平番有警仍約會兩路協力策應
庶乎事權既重不致因循悞事而兵衆可精抑且緩
急有賴矣
一分屬叅將以便策應小河叅將舊規分守安綿四
提督地方但相去遥遠徒倚虛名今若移鎭龍州地
有專守其茂州叅將雖有分管信地然自土門以至
壩底堡僅及一舍況挑紅轉栞相連多係茂州羌民
雜居往來巡邏聲勢相聞合無除小河叅將原管關
堡外其茂州叅將亦令帶管壩底提督五關堡地方
有警亦與石泉守備會合攻勦仍請增入　勅書遵
守施行各官無事不許輕自調撥有事不許互相推
避聲勢聯合兵威自振
一選立通事以悉夷情竊照各番巢穴逼近民居非
有長城遠塞之限往來交易從古爲然因而爭利竊
奪釀成大禍故各城堡舊有通事之名可以出入番
寨傳達語言諸番亦聽信之一有小釁隨俗盟誓委

曲息寧此其常也若夫探聽虛實來往間諜如近日
朱定焉七斤輩賴以成功餘可知矣但山野小人不
諳大體闘利弄機反復變詐因之勾引壞事間或有
之以任之不得其人故也自草壩先年以生員楊洪
爲土官以監生楊俊授以縣丞職銜撫夷地方賴以
無事此後漸廢於今爲急合無於石泉等處生長邊
方才識行止爲村民羌番所素信服者不拘出身來
歷立爲通事給與明文量加冠帶月支糧米使之專
一宣諭恩威便宜撫處如地方有事小則隨俗講息

大則報官計處候三年有功奏　請量授職事。息而悞事者追其用過粮賞仰爲治罪更易此亦撫夷之要第也

一撫處漏殄以固藩籬據守備指揮耿世呈稱白草降番靴保羅哲千萬山四保李從新等埋奴砍狗對天盟誓永爲白人各寨每年共認折粮黃蠟二百二十斤花椒一百五十七斤茶一百九十三斤麞皮二十四張并立番牌四保李從新遞年催納及退還石泉縣土地河東自走馬嶺迤南銳子坪起河西自木

門架起至枇杷嶺止又自射溪溝起一帶至永平堡止俱還石泉縣鄉民耕種等因爲照各番巢穴既擣渠魁就擒盡滅遺育勢亦不難但殘番靴保等乃能矢心降附情愿退還地土認辦粮差似可閔恤又況白草番寨之外即黃頭後水與助都惡種（番之生熟本無定如從爲我番）所以不得（前守自可撫之）肆患於內地者以白草爲之藩籬也若盡殄其類則無復障蔽且將勞官軍而守虎豹之穴爲患更有甚焉者矣今無衛從所請將一十八寨遺番各立牌頭給以牌面開寫本寨番娃名務要各安生業認守

地方輸納前項蠟茶椒斤麞皮仍將四保李從新立爲酋長責令催辦并約束諸寨先年牌頭月粮與歲給賞需通行革去各番但有出境爲盜者酋長舉報掌堡等官量治以法若酋長有某爲不軌者許各寨報官擒捕則黑白自分可免連累之患矣但番中絕無鹽布茶米仰給於我因掌堡等官防禁不嚴以致入堡交易引惹邊釁今各番降附聽於三路大堡之外空便地方隨其土俗兩平交易仍嚴加禁約如有強買番貨高低價值又擅入番寨或縱容入堡貿易

者坐以勾引邊釁從重追究則羈縻有法各番將潛消其鷙驁矣。

一創建關堡以資保障竊照守國設險重于城也況極邊乎前項番賊出沒緣關堡未備要隘失據故耳看得龍州之西雙溪大魚關二路逼白草河東之番及地名壕渠坡一路尤係馬頭山捷徑番賊入寇恒必繇之兵備道已經委官估計尚未回覆合無督責本道照依原議地方將設堡物料數目逐一估計明白就於糧餉銀內動支刻日興工務要椎壯足以悍

寇守堡之軍亦聽該道陞坐會議呈奪則要害既守而禍變可弭矣

一更立班軍以便調度竊照川北三鎮事體相同安綿一道將與兵俱無者自昔以爲稍近腹裏故也自今失事之後難以尋常論矣蓋該道駐劄綿州原非松茂設有衞所東備漢沔之盜西備白草之番又非專守一方其所屬利保青川軍士每年輪戍松茂地方其在安綿關堡者不及十分之一如前卒然之變借兵兩鎮則各守信地徵兵利保則動經時月宜乎

坐待其斃而已其戍守之兵皆外衞疲卒各處滑快隨勾隨逃以統攝不專耳腁查成都等衞所輪戍安綿地方之軍共計一千四百餘員名而利保青川在松茂者一千六百餘員名其數大略相當且利保戍守在松茂者一應役糧等項仍于安綿道驗發中間情弊在在恐猾吞合無盡將利保青川軍士通令巡戍安綿地方而五衞大渡河諸軍分發松茂貼守其松潘不足原額之數仍於五衞添撥非僅職掌專一抑且調度近便況五衞大渡河原係輪戍松茂之軍則

糧餉一體關支利保之軍專在安綿則兆亦易於解補一舉而兩得矣

一歸併關堡以省虛費照得雎水提督地方十二關堡坐落安綿二縣地方所以防禦茂州一長官司天池大壩諸番也自坤兒卜投降五姓熟番向化此後一方無事惟小壩關綿壩保曲山關俱頗通番緊要而雎水關係提督駐劄之地其餘擂鼓坪等九處以總老掌堡通同冒破以熟揉度日往來答應而已無事與爲安費有警實則無益查得本營食糧軍快一

千二百有餘已經召募鄉勇頂替將及三分之一合候充完額數其雎水曲山小壩綿壩四處其留一千員名每堡委官一員掌管其餘併原額官軍俱聽該道分添石泉緊關地方非惟便於查理抑且不爲徒設矣

一選募鄉勇以責實効兵貴鄉導取其明地利也川中之兵軍快不如土兵土兵不如鄉勇蓋生長山谷膽氣既粗逼近番寨習尚略同數經戰陣進退亦利故衞此官軍一千不能敵百餘之番而壩底五十鄉

勇乃能衝鋒破敵其餘弱可知也平番失事之初撫
兵未到城堡空虛兵備道訪召村民精選五百授以
甲兵教以擊刺甚得其力前項斬獲功次蓋十之七
八矣及看得守備民快去堡窵遠往返艱難以故俱
係無籍之徒積慣包攬任意科索工食花費赤身到
堡不久輒逃蓋此輩專務詐討工錢多不在邊操備
民財徒致糜費而武備日見空虛誠不便之大者本
道前議免其解人止追工食盤纏發堡雇募鄉勇代
守百姓得省科派而關堡不致缺人此不惟可行於

一時而實宜立爲定法合無通行各該州縣將原定
各關堡守備民快今後通不許解人親當每年於原
額民快內照數輪取遵守本院先行規則每名追工
食銀七兩二錢并衣甲盤纏犒賞銀各一兩其九兩
二錢有閏加增六錢責差該吏解兵備道收候選取
精壯鄉勇照數顧役分守關堡聽各該提督官按季
造冊責令各鄉勇親自赴道支領仍一體給與行糧
其衣甲等銀該道委官置造盔甲器械給散如遇更
替查追其收過鄉勇須逐名審驗籍記姓名年貌一

樣造冊二本一存該堡一送本道查考仍照冊填寫
小木牌一面該道押判給散各兵將常懸帶以便稽
查其收充之時備呈本院照詳施行仍令各該提督
掌堡等官一體永爲遵守如此庶土着之民各懷自
保之心而熟知地利亦不難於敵愾矣
一約束土官以備緩急龍州宣撫司之設國初因
三家土官先世悉衆内附引兵取蜀有功欽授各職
仍准子孫世襲控制諸番保護内地今宣撫使薛兆
乾副使李蕃二族則分領西南一帶番夷僉事

王紛族則分領東北白馬一帶番夷其地方數百里
所統番漢無慮數萬衆使能振揚武備恪勤先業則
番夷畏服而地方可以無虞矣今乃棄弓馬之習而
恬于膏粱婚縉紳之門而恃其庇覆以沉湎爲生涯
用奸人爲羽翼縱恣不法乾没爲姦無事則責土兵
以納役錢有事則盜軍餉以充囊橐號令則偃蹇不
從提究則躲藏不出武備日以廢弛番夷漸至猖獗
如此不已後患何極議者每欲添設流官又以事體
重大而止爲今之計合無請　勅兵備守巡嚴加約

夷將賣放守城守堡土兵倚年逋負稅糧逐一徵補仍修葺武備固守地方如有不遵解則散拘問治重則參奏閒罰再照靜州隴木頭岳希蘧三長官司俱逼近白草與青片板舍等番寨險易熟知弓矢勁悍用之戰鬪一足當十今次征勦衛所亦多土官與見下父子之力蓋可徵矣今後凡有警急聽本院將各司與隴州土官隨宜調遣如有違令失機悉照律例以軍法從事則夷以攻夷事半而功倍矣

請增調狼土等兵以安根本重地疏 調狼土兵禦倭

東南為財賦奧區而留都乃根本重地數年以來吳浙之間屢被倭患所在傷殘邇者仰荷 聖明督調狼土等兵合力征勦雖屢次奏功未即殄滅而新賊日增屠掠愈熾所稱數百衆且鉅萬而我兵之可恃者惟狼兵土兵一萬四千而已且前此舊賊止於屯聚柘林川沙等處我以全軍分屯進勦為力尚易今則新舊相參流劫肆出在浙西則海鹽乍浦嘉善平湖在直隸則松江蘇州上海崑山常熟江陰無錫崇明靖江在江北則高郵 日照桃源海州通州泰州鹽城無處無賊而我兵合之則應援弗及分之則勢弱難支星馳轉戰未能收功而乃東西追逐疲于道路若不亟議增兵早為勦除萬一長驅深入逼近留都震驚陵寢關係匪輕況南京各營官兵素稱疲弱且未經戰陣雖分布防守無益實用即將見在狼兵土兵分調策用又不免顧此遺彼坐失機宜深為可慮查得總督都御史張 原奉 勅諭如或兵力不足聽爾於山東兩廣湖廣有兵之處徑自行文調取各該巡撫官并三司守巡道官即時督發如有抗違遲

悞者指名參奏拏問欽此即今賊勢緊急如同焚溺呼吸之間勝敗異形懇乞 聖明欽奉 勅諭內事理徑自行文提督兩廣等處軍務都御史談愷總兵官蔣傳巡撫湖廣都御史汪大受總兵官焦棟即調發東蘭那地等州狼兵永順保靖二司土兵共二三萬名務要精選壯勇慣戰者各備鋒利器械強弩毒藥星夜督發比照先次調兵事體應給衣裝就于各巡撫衙門從厚處給經過地方俱給與行糧犒賞應付船隻行委該道守巡兵備官員監督該官掌印土

官，星夜統領前來，不許將不堪之兵，一槩充數，及於途中縱令騷擾，搶擄財物，違者輕則從宜責治，重則押赴軍門，處以軍法，至日聽總督衙門分布，一則護守京師，保安根本，一則隨賊向往，併力征勦，務在刻期平定，以弭大患，仍乞　皇上軫念　陵寢重地，財賦奧區，特　勑兵部馬上差官星馳前去，催督彼處撫按等官速行調發，無致失悞機事，及　申勑各該主官，務竭忠盡，戮力平賊，有功之日，查照近例，重加陞賞，如有逗遛觀望，失悞軍機者，定行一體罰治，削黜不恕，庶幾威武奮揚，而廓清有日。

請急修武備以便防禦疏　選練孝陵衛軍

臣會同南京內外守備，并南京戶工二部，科道等官，議照　孝陵軍士，原額三千七百有奇，蓋以　陵寢在於城外，守護爲難，故多設軍士，以備緩急之用，既而隱蔽日多，消耗日甚，即今見存者八百餘名，以之供應，似爲有餘，以之防守，實爲不足，因查得節奉成祖文皇帝聖旨，　祖先的衛分，今後不要別項差使他，欽此，以後屢有題請，皆以前旨爲定，竊詳別項差使者，謂出乎本陵之外也，若以本陵之軍，而充本陵之守，正與前旨相合，奉祀官員，豈得藉以爲詞，故豐潤伯曹松，精選餘丁三千，操練防禦，誠非得已，但前項餘丁，皆業技藝貨鬻以糊其口，今防守之役，難以時計，而口糧之給，止於開操，衣食且猶不充，豈能常行防禦，是使精壯者，百計規避，而徒以幼稚充數也，臣時徹親曾閱視，長不三尺，或髮始垂肩，揭竿執木，眞同兒戲，即有緩急，將焉用之，隨該署印尚書孫應奎看得奏內所云，與原奉　欽依提督官軍，　明

言不合，且慮正軍數內，多有隱射役占之弊，議將正軍選取二千五百名，送本爵管領操練，題請去後，臣等竊計選取餘丁，似矣，而糧賞不充，欲求精銳應命，必不可得，選取正軍，是矣，而名數不足，欲求折衝禦侮，又所不能，即今倭夷之患，既非旦夕所可平，而事變之來，又非意料所能悉，若非立爲經久之計，其何以成善後之謨，合無查照尚書孫應奎所題，行南京兵部委官，會同科道等官，逐一清查，將該衛食粮正軍選取五百名，仍照各衛節年選補事例，將該衛精

壯餘丁選取二千五百名頂補正軍名數逋有三千
名專一食糧差操不許該衛本管官受賄作弊將精
壯之人隱蔽故以幼弱充數選者參究重治備將各
軍年貌鬪造文册給以懸帶木牌以防私下頂替仍
另立一營別推謀勇將官曾經戰陣者一員充參將
或守備名銜為之總領惟復仍行豐潤伯曹松管理
操練一千分為一枝每枝添委把總一員衛總二員
管理聽於附近大教場內不拘舊規設法訓練務期
武藝精熟可用仍聽南京兵部委官會同科道等官

不時查點一遇有警即便分布把截以遏侵犯並不
許奉祀內臣干預亦不許指以栽種為名妄行擊取
其合用鉦鼓旗幟查照裏營事例行南京工部置造
常操什物聽南京兵部動支草場租銀併軍給銀一
兩備辦應用及照附陵地方原無稜堡又不敢動土
修築但遇防禦之日合無暫於該衛屯住以便宿食
再照此營既設雖地方平寧似亦難廢蓋原額軍士
數多即今准照前數選補尚猶不足況陵寢重大戒
備宜預不宜過有愛惜致悞大計伏望　皇上采言

孝思　勑下該部從臣等所言早賜施行

愼防守以安重地疏　防守江干

臣會同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郭坡何綬南京守備
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撫寧侯朱岳協同守備兼管
南京右軍都督府事安遠侯柳震議照　聖祖創基
行在大小廟機新江口浦子口等處營寨以根本重
地干係匪輕強幹弱枝控節為要故設重兵以為捍
衛後因承平日久消耗日甚近者倭寇滋蔓侵迫畿
輔分兵把截在水路則設於京口龍潭觀音港等處

地方在陸路則設於句容白土秣陵等處地方多者
一千少者五百而各營之軍所餘已無幾矣以今日
事勢揆之據險守要則前兵尚為不足若重馭輕則
京都左右可處正等竊計京口地方乃入江要路長
江之險北設為先以地形論之則鎮江瓜洲南北對
峙皆為緊應之區固賊所垂涎者也以建官言之既
有巡撫操江復有新設兵備二員凡皆以任安攘之
責而謹要害之防耳南京去彼二百餘里若以京軍
遠為守把不惟聲援不及而內地益致空虛殊非長

計查照先年操江衙門調取鎮江衛軍七百名前來團操以資協守今既掣回本衛相應用為江防及在彼軍衛有司皆有見操軍兵合無行令各巡撫操江衙門著落各兵備副使調集官軍民兵共二三千員名如有不足設法增益仍處給器械修理戰船專一於京口地方平居常行操練有警僇力勦截其京營官軍專守龍潭地方萬一京口告急即互相策應以成犄角之勢或遠為聲援以杜窺伺之謀務使聲勢聯絡江防益嚴至於陸路官軍近准總督軍門調取

徐頫應天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各民兵前來協守相應分布要害地方列營防禦合候各兵至日分發自土句容龍潭秣陵等處京軍於京城內外把截以民兵捍外以京軍衛內庶處置停妥緩急無虞再照設官分職事權各有攸司致治保邦責任貴於專一茲因倭寇陸梁京城內外防守事宜雖該臣等逐一舉行然自京城而外地方廣袤非臣等所及各該府縣雖奉明文防禦而總領無人設施互異一有緩急漠不相屬將何所恃以無恐乎如操練兵馬固守城池

整搠器械團練鄉兵處備錢糧修築墩堡扼据要害撫安百姓皆巡撫之責也查得應天巡撫都御史南轄蘇松常鎮北轄徽寧池太安慶諸府京城內外咸歸統理即今料理蘇松日不暇給況其他乎（地大遼闊難以兼聽）往往府縣告急下令防禦文移往返動經旬月未免緩不及事近查蘇松常鎮通泰各已新添兵備官員合無比照前例以安慶池州為一道徽寧太平兼應天府屬縣為一道各設兵備一員其安慶府舊屬九江兵備今宜改轄各官專一整理戎務防禦寇盜悉聽巡撫

調度以濟目前之急事寧之日另議裁革庶幾責任專一而安攘之效可圖屏翰修飭而根本之地益固矣惟復查照巡按南北分設事體於應天等府添設巡撫一員以便責成伏望

聖明遠覽　勅下吏兵

二部詳議題請施行

書

與張半洲　禦寇之策

昔李牧備邊禁士卒毋得出戰至人人思奮一舉而大破匈奴今遠至之兵亦宜養其銳氣使之自為間

謀熟知賊中險易虛寔兵將同心以為可進然後鼓之深入。一策也。什開伍攻。去所必然。今狼兵雖至。分布未周。須待來保兵至。更選本地精銳佐之。控扼要害。使之聲勢聯絡。奇正相參。相机而動。一策也。潮廣廣西之兵。舊有宿怨。須諭以戮力平賊。不計其私。仍須遠為分布。勿令相近。一策也。兵法利于攻瑕。不利于攻堅。須偵探的寔。擇其瑕者而先攻之。一策也。脆卒當前。望風奔潰。則銳者亦難持矣。此兵家之大忌也。須精選勇敢為先鋒。使之攻堅陷陣。其次者各處

把守遠為聲援。一策也。賊以伏兵誘我矣。而我屢為所誘。須明于哨探。勿墮其伏。一策也。賊以金帛餌我矣。而我屢為所餌。須嚴為禁約。勿利其財。一策也。行軍克敵。必論首功。然往往以割取首級。反勝為敗。須號令三軍。只貴力戰。不貴首功。殺賊者陣中即給以賞帖。一策也。賊計詭譎。多以服色旗號亂我。使彼此格鬬難于辨認。須密諭將官。設為記號。臨時更變。使賊不得亂。一策也。多為期日以誤之。如令曰某日進兵且止。又令曰某日進兵且止。至再至三。使彼一以疑我。一以易我。為無能為。乃刻期進勦。可以得志。亦先須密諭將官。以何令為信。一策也。多張疑兵以誤之。如欲入其東。先攻其西。欲入其南。先攻其北。使彼力分而不支。一策也。中國被擄脅從之人。既無脫死就生之念。一則為賊所制。一則官府不與辨擇。遂至甘心從逆。今大兵進勦。不免玉石俱焚。須先出榜文許令一二人以至六七人。多不過十人。得赴將官或有司處投首。審其鄉貫住址的實。責令親屬領回安插。各官仍通計招撫過人數。獎勸給賞。一以散賊徒

一以活民命。一策也。昔永樂中倭賊犯遼東。登岸長驅如入無人之境。總兵劉江令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姜隆率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約日旗舉伏起。砲鳴奮擊。不用命者斬。既而賊眾大敗。死者橫仆草莽。餘眾奔入空堡內。我師奮勇。請入堡勦殺。不許。時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間有脫走者。盡為隆等所獲。將士請其故。江曰。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我。故開其生路以縱之。即圍師必闕之意。今日進

勦恐賊設備深堅及致爲拒敵似宜師用其意潛圖日久度其必將奔潰乃從而掩擊之一策也

序

贈石峯阮公晉副都御史撫鎮福建序 閩撫

浙與閩界大海自壬子之秋邊防弗戒夷用大掠陷城寨者踵接朝廷博求攘却之策有議設提督憲臣兼制兩省爲宜者乃剳寧紹台溫福興泉漳八郡設提督隸之而識者已逆知其罔濟矣久之始以提督兼巡撫併制兩省而夷已大熾不可撲遏言官

之議遂兩設焉無何閩中旋復罷免而督察趙公之來也詳諏利害之故復申上初議遂以石峯阮公專鎮于閩而總督胡公則兼撫我浙職專而權不貳地近而令易肅握樅制要此其最先者乎夷之入寇也必道于海而海濱之民不業他技生則習游善泅率能奸闌出入埋挾往來此其狎也習于近島斜盤日夥而客主之勢易矣蓋又誘之攻剽日治巨艦利器乘風駕濤烽火及然而賊已飽囈揚帆矣嚮非督備之官又利其貨而陰弛譏捕之禁誠欲銷積習之患爲廓清之圖必立什伍相保之法嚴見知連坐之誅破通關納賄之弊庶可覆其巢穴而絕其嚮導自非委以重權坐鎮其地其何以滅積薪之膏火乎故曰握機制要此其最先者也

增王方湖巡撫福建提督軍務叙 閩撫

方湖公初以兵曹郎來僉浙憲適夷寇蟻集突犯會城公與在戎行挺身倡義首建迎戰之策超距之士一日而雲集者數萬人鼓行而前賊遂宵遁明年夏黠魁徐海陳東葉各擁梟騖分道深入破郭剛城列

郡大駭公乃密贊元戎殄滅無遺無何補巡海參政旋擢閩撫夫閩與浙異地而同患閩故生聚海濱其人狎習鯨波蛟沫之間如泳溝澗而荷戈負弩動相擊鬪其武勇可任也出入夷島託爲肺腑其間諜易行也而患者爲敵用而不爲我用耳前此當事者誘其魁而誅之未足示創而黨附賊之心是驅之使致也誠能倡勇敢之氣開自新之途消携二之黨嚴私艦之禁而又申明什伍相保之法宗族閭里互爲警察不得奸闌出入罷啗賊之賄以養鬪士絕通關

之路以傍戎防。其用命也賞必先，其不用命也罰必先，則反側可回，選耎思奮。不待徵兵異域，而可以收安攘之勲矣。

碑

招寶山重建寧波府知府鳳峯沈公祠碑　四明　邵守

當嘉靖壬寅癸卯之間，漳閩之人與番舶夷商貿販方物，往來絡繹於海上。其時邊氓蕃亦有奸闌出入者，公方為厲禁，犯者輒置重法，律無遺誅矣。適武人有欲立功邊徼者，以虛聲鼓上聽，當途柄兵之人亦

皆好為生事，帆議兵勦島，公獨憂形于色，上議沮之，其畧曰：海上之患，方以番舶為甚，然其所欲不過與地方人貨販貿易，務違禁網物，取息幣耳。自[illegible]嶽事來，問兵司軍徒者，不下百數十人，今亦稍稍輯矣。然通番非盡從夷之人，番貨非即殺人之物，通番下海雖有不原，各有定律，要亦未應盡誅也。今欲不問所從來，槩名曰賊，遽爾兵之，恐非所以協議安衆也。夫六月行師，兵家所忌，師出無名，事故不成。今海上船止六七，遽興大衆，即發軍衛巡司義勇漁船盡民以

選兵一艘，其勞發軍聚山谷，又不知何以處之？況海船非我敵，明甚。我衛所官軍，皆要貪生畏死之人，維力薄材，不諳戰鬥，恭未倭夷之變，不聞遣一兵往戍。倭夷且至，役兵應調，逗留不進，軍衛世受國家豢養，乃不能奮一旦之力，有事率委之義勇漁船、大夜勇，乃市井之徒，漁船皆網罟之輩，平日既無終于官，又無忠信之結，一旦驅之死地，其不能合力而走者幾希。海船利于水戰，步騎利于陸陣，此不待智者而後明也。且其懸隔海島，豈能飛渡橫行？為今之計，合無

明示嶽命，遣之禍福，令出境上也。其次莫若督行備倭把總申嚴官兵，于汛要隘之地，嚴為防守，不得登岸地方，奸販之徒，不得下海，則糧盡計窮，自然遠去。如有探知來歷，陽為防禦，陰與交結，故縱者，依律法之，則慎重而威不褻，令行而民不擾矣。愷職司民社，恐平民無故緣兵以死萬，差跌，則損國之威，示人以怯，被將肆然無忌，膽斯由此長矣。其官軍果有能出奇定畫，不費府錢，不擾郡民，生擒于渡，獨立偉功，此又不當以常格論者。議上，當事者不聽，遂出

師衆果大潰海道公僅以身免其後番舶主如王東
陳四盻許二輩輒露刃坐葉舟直入定海關要索酒
米牛豕諸物貨而有司一不應輒大譟不已蓋不三
四年而東南之禍起矣使當時用公議不輕出兵以
挑之惟一意修治彼必畏讋不敢動豈能盡知我虛
實肆然無忌如入無人境耶禮曰先生之制祀也法
施于人則祀之若沈公者謂法施于人者非耶

郡人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夏允彝瑗公　周立勳勒卣
世姪孫孚遠校

徐文貞公集

奏疏　徐階

請依兵部留宣大鎮兵　宣大入衛兵

今日蒙發下兵部一本欲留宣大遊兵四枝不必預調等因據該部之議虜賊東犯必先經由宣大若宣

大兵先期調來虜乘虛入寇宣大失守則長驅徑薄畿輔若以延寧甘固及京營之兵衛京師以宣大之兵付該鎮使各為守則宣大安。宣大安。京師益安矣但先該臣等奏要於七月初調二鎮兵入衛不許該鎮官掣肘與此議不同臣等看得調兵固為重京師然使宣大空虛虜得越境而入。縱使所調之兵。截殺有功而京師已先震驚若留兵該鎮防禦待賊果東犯星馳入衛庶不兩失該部之意非曰不調。只不欲調之太早耳其所陳事理亦已明切臣等謹擬票上請伏乞聖明裁奪施行

請處兵將　擇總戎

臣今日見兵部云總（時大同總兵趙錦也）疾非旦夕可愈又據宣大各揭報警息切惟防秋方急領兵不可缺人伏乞皇上早賜斷處庶免誤事臣又惟防秋固重而久安之計。尤當慎圖。祖宗時京邊之兵（[illegible]）未有統于一將者且戰守異術人鮮全才若分其事權擇長而使則目前既足有濟日後亦可無虞併乞聖明乘此機會留神一處臣受恩深重於國之大計不敢緘默伏惟聖慈照察

論發兵征倭　征倭

臣前日同臣嵩等因見浙江南直隸等處撫按等官奏報倭寇猖獗蘇松等府通泰等州民遭焚劫慘毒之甚深惟財賦重地前賊宜速勦滅題請勑下兵部會議兵糧等事荷蒙聖明允行隨該科道官各題要設官調兵又該主事郭仁等揭送兵部要得戶部發銀差御史一員選募山東長鎗手數千名前去征勦蓋以江南無兵蘇松尤甚而長鎗手勇悍可用也今

閩諸臣會議率云此時發兵比至則賊已去空自勞費兵部不能獨持姑議令參將李逢時帶領山東存留民兵三千名前去臣聞此兵係是入衛揀退之數技能素劣調去無用夫兵事誠非臣書生所知但稽諸往事倭寇自去年以來倏去忽至迄無寧息南沙盤據歲餘始散又據撫按奏報或云來者未已或云（是月倭陷上海公為桑梓計誠切也）意不在搶而在擾勢不欲去而欲留彼皆身在地方必有所見今諸臣何以能必賊之已去且能必其去而不來而只以懸度輒阻調兵罷江南於度外此臣

所不能解也凡用兵之道使勢不容已則當選擇精銳以冀有功使在可已則雖精兵亦不當調以省勞費今不能決可否之實而姑以弱兵應文塞責徒費無益此又臣所不能解也臣愚伏乞　皇上再下兵部令詰問諸臣若於賊情果有真見保無他虞則此三千之兵亦不必調若出漫說則須別議精選毋致空行重貽　君父南顧之憂緣此事關係重大臣不敢緘默伏乞　聖明裁斷

請以兵事責有司　有司守城

昨日巡按直隷御史周如斗今日總督周珫各奏報賊情臣備審差來人知舊賊未殄新賊復來且今四散殺掠蘇松兩府既被殘害而其狂謀又且欲窺南京勢甚猖獗除縱賊釀亂之臣已蒙聖明逮治及添調兵馬責成督撫官勦殺等項兵部看覆外臣竊惟用兵固在督撫而有司官亦各受地方之寄使有司能以地方為念則錢糧必預行處辦不致兵有枵腹出戰之苦賊情必豫為哨探不致兵有臨期冥行之患奸逆交通者必多方緝捕不致兵機有漏泄之虞

鄉兵必如法團結教練不致地方有隨在空虛專恃客兵之弊今皆不然安望賊之破滅然有司所以敢於如此者其故有二一曰推陞行取率有常期奔競鑽刺積成習俗故各官當此多事之時上者望循資下者逐蹊徑惟思脫去地方無有任事之志一曰府州縣官號為守土中間雖設有衛所然其城池必曰某府州縣之城不專以城守委之軍官也去年刑部乃刱一例凡失陷城池者（北闕其害必文武同罪而後可）軍官論死文官止於降級故往往輕視其城不復博求禦賊之計而反笑張巡

許遠以爲拙矣臣愚伏乞　皇上察臣所言如有可採於兵部覆奏特賜御批兼責有司并勅吏部毋照常推陞行取俟賊平之後有功者總論超遷兵部會同法司援據大義改定文官失陷城池之罪庶于兵事有益

請處宣大兵餉　宣大兵餉

南中督撫官伏蒙御批更置恩威　上出機軸一新風聲鼓動大小臣工莫不感奮地方幸甚臣愚幸甚臣近日訪聞宣大二鎮邊墻坍塌烽堠不明虜賊出入無忌加以內逆勾引邊堡被其攻破甚多目今虜營移駐大同邊內譎謀叵測其軍士又皆苦於饑饉迫於貧窮不能聊生逃亡相踵臣未知前項事情真否但關係重大既有所聞不敢隱默伏乞聖明勅令厰衛密差的當人前去訪看庶得其實早爲備禦綏輯之計又二鎮米麥每石值銀三兩以上而軍士每月支銀七錢僅買米麥二斗二三升豈能養贍欲盡照時估給價戶部又難應付今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仰賴聖恩二麥大熟每石止值銀四錢以下若乘此時收買數十萬石每石加腳價四五錢便可運出居庸關以給宣府月糧加腳價七八錢便可運出紫荊關以給大同月糧通融計算在內不過用銀一兩以上軍士却得一月飽食費省惠博蓋古管仲劉晏所以富國之策大約如此而在財乏兵疲之時似尤不宜守文泥常坐失便利伏乞聖裁如以爲可勅諭戶部再行詳議題請施行

答廣東兵事論　張璉之亂　廣東兵事

伏蒙聖言廣東之逆物博何不運謀伐之臣座會臣博到直亦以前諭再云部中已有事宜題奉欽依行去十餘次矣臣隨語博再思所以伐之之謀以備後着博云若待勝負已分方始應着縱有妙算已失之遲今須早　計得都督劉顯見在南京素著謀勇參將俞大猷見在贛州亦係名將且素得狼兵之心今合令顯帶原領家丁而以大猷副之如彼中尚未進兵而相持未決則作急前往夾攻若彼已勝則就往福建勦殺水陸諸賊若彼中萬一失利則遂留彼爲善後之圖皆不爲空行又計得將官在外多爲有司

所凌忽。凡糧草船隻鄉導等項應付俱不以時。查得御史段顧言見在江西紀功。今江西無賊。合就令其監一人之兵。一以催促應付。一以紀驗功次。庶於兵事有益。除搏同部具題外。臣謹先用 上聞。伏乞聖明裁奪。候部疏至。批下遵行。

答追賊及賞軍諭 追賊賞軍

伏蒙聖諭。聞賊少退。恐詐者。而選等說追殺。果一行否。臣今早亦聞賊自香河回至通州河之東。其旄頭北向平谷縣。夫平谷本是賊歸路。但賊大營尚在平

谷未曾動。則此乃是搬運財物以歸大營。未便見得是退去。諸將正當如聖見防其有詐也。選等委已往通州。然謂之追送則可。謂之追殺則不可。蓋欲殺賊。（凡役也皆選驍勇之人司馬搏強弱以公方。）必先探知賊所經由之路。預於其間據險設伏。候賊至。猝起而擊之。今只尾其後。賊行亦行。賊止亦止。賊豈可得而殺耶。故只可謂之追送耳。今且看江東作爲何如。蒙諭科奏犒士。芳營士亦同行。茲只賜東芳云。臣昨奏請賞芳。乃因芳首先入援。又時不知有科疏。今以其營士同行。示朝廷公溥之政。而只賜東芳

昭 皇上知遇殊特之恩。仰惟聖裁允當。衛中有一百戶謝麟頗知兵。曾同張大用往解大同右衛之圍。東芳之賞。乞發下希孝差麟送去。庶得一覘其動靜也。

答兵事諭 虜寇

臣適看博等會東所計。東徑趨順義。此策甚是。蓋順義在白河西。而三河平谷等縣在白河東。順義北行五十里即至密雲。西南行七十里即至東直門。令薊兵皆隨賊後。無在河之西者。東居此。則可相機調

兵或出賊之前以伏擊。或伺賊之懈以襲擊。一則可遏賊之渡河而直犯京師。故曰是也。其欲令選等邀賊歸路於古北口等處。亦是。但選所領將官。只胡鎮（胡鎮傑）能戰。今已奔走疲乏。（孫臏帳氣）而孫臏只常才。恐不能爲也。若東遣姜應熊麻錦等潛往古北口等處伏以候賊。（虜不由龍干峪去）却是一奇。但不知中間有無別礙。臣於此亦不能詳知。容語謝麟往與東熟計也。今外兵四集。仰仗 皇上威福可望有功。至于內士原是兒戲。雖出亦無能爲。徒費糧草耳。其夜攻一件。往年胡鎮嘗以此取勝。然

須乘機用之。若賊深入，則必戒備未易措手。此全係
將官之膽與智。臨時取便也。

答重城諭一　重城

伏蒙　皇上以今日之風占在上功賜問重城之建果可有賴否。臣惟城郭之制，自古有之。重城即郭也。今都城之南，萬民聚居，百貨萃集，必須有城，乃有保障。庚戌南關之民，一聞警報，不勝驚恐。今年則皆倚重城爲安。庚戌四外之民，皆奔入都城。今年則多在重城。其都城之內，不聞擁塞喧擾。此其效可覩矣。且

此城不築，則亦已矣。既築則必圖可守，否則關繫非輕。聖論謂禮之奏以爲既爲必固之意，可謂盡之。此正所謂不得已之事，無可奈何。其先朝未有建白，根在成化以前則居民未盛，成化以後則習見承平，是以無討及者。今惟在禮等斟酌調停，不至病民則善矣。

二　兵將

適蒙　諭問重城，臣具以所知見　上對。伏蒙　答諭，可示禮，實爲之所謂永益。臣謹傳示禮遵行。蒙諭至如各處邊墻，若肯堅築，豈得易毀？可見無人整理。臣惟各處邊墻旋築旋毀，委由無人整理。然聞往時修邊之銀，一半不曾出京。夫銀既侵費，安能堅築？大抵內外通同爲奸，只欺瞞　皇上而已。蒙諭戎務一件，壽疏云京兵也要精練，爲未。此似是一端。　成祖初制四十萬，怎的止剩八九萬，可歎。臣惟京兵衰耗，誠爲可歎。然使此八九萬者，個個得用，猶足以威服四夷。今卻徒能喫糧，無一足用，此則尤可歎之甚者也。蒙問兩邊有一魯姓者，如今不聞，所以汝知否。臣

聞魯姓係陝西莊浪衛指揮，其家舊有名於西邊，號曰魯家人馬。後因人疑之謗之，不敢收養家丁，漸亦衰弱。近年有魯聰者，任古北口參將，頗驍勇，被劾革任。凡武官之善戰者，多麤率，而撫按兵備等專要責其奉承，一不如意，便尋事論劾。輕者罷官，重者問軍問死。裴楊照存日，人皆欲殺之。今卻謂既失楊照，遼東難守。如此類者，甚可恨也。

答防春等論　人才

伏奉　聖言，防春我曾慮三四次，顧彼猶如此，況賊

之圖報復豈無又多華逆昨爲引者逆賊之妻洪氏之父也不聞擒戮今督臣果何如我說兵事付鎮乃出令行軍調遣相持之件且容他行督者少制若戎權豈彼克爲其鄭曉楊順何如又葛縉初係我黜用未久後西門守衛退之緣何件者今朝內有可用否如內出一人或外面再些今須早理至於京兵也又不宜只講文能似　成祖時十分之一就爲上臣仰惟　皇上爲邊防計慮至周至切臣無任仰戴無任仰戴賊謀明春入犯適胡鎮已有探報督臣之果何

如臣曾以書訪諸御史董堯封昨堯封回臣一帖與臣他處所訪及託希孝所看相同臣今輒敢以二帖封進　御覽蒙　諭昨說兵事付鎮乃出令行軍調遣相持之件且容他行督名少制若戎權豈彼克爲臣惟出令行軍調遣此正是總督之戎權若使鎮得行之於平時則是無總督若待相持而後行之則又無及於事此所以甚難處也蒙問鄭曉等諸臣曉甚好但年力已衰用之於內則可某極貪極欺在宣大時專殺平人報功右衛被賊圍困數月公然不行救援又平地假以築堡冒破官銀十餘萬並不曾與一工其人與胡某絕相似某巡撫山西因段尅氏兵工食激其爲變逃入虜中却詐稱擒獲又與監道行結親是以公論不容之今中外臣工殊不見有的確可用之人不知人才何以凋落至此茲去春防不遠皇上謂今須早理允當臣昨所以冒昧上奏也至於京兵委不宜只講文頗褒雖非將材然亦未知有誰可代者聞王某劾褒乃爲劉某陳某之地某善談論人實躁妄若使當事不得安靜某則一味貪婪軍士

不能堪此二人者必不可用也京兵驕惰已久不能殺賊而能亂嚷夏間參將張琮因一軍士不候操畢輒先散去將伊用箭穿耳軍中遂吶喊妄言褒再三撫諭又爲之參張琮而後已故練京兵必能寬能急能操能縱乃有濟耳今第一可慮是無人才第二是無錢糧若有此二者亦不患兵不可練事不可爲伏乞聖明首加意焉其文書關繫京營及薊鎮者乞命司禮監不時進呈爲幸。

答盡去剎虐論

罪該臣奏湯將嘗旱七年、然而其民不聞失所者、聖人御政、吏不敢違法、民只有氣數之阨、而無剝削殘虐之苦、是以能當此七年之災也、茲蒙答諭、今將剝虐之者盡去之否、仰惟聖諭及此、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往年有造言者曰、皇上只要人幹事。不怪人要錢。貪夫從而和之。於是內外諸司、公然剝虐百姓、不復恥畏、其官日陞、其家日富。而民財則日窮。民心則日怨、即如罪妖逆倡亂之詞。動輒以艱難困苦等語發端、鼓煽愚昧。此要錢一件。所以尤爲害國誤民之

禍本也、自皇上年吏部奉諭罷黜貪肆、天下始曉然知聖意之所存、與國憲之不容犯、今雖未能盡去、然漏網者已少、兼不敢如前之肆行無忌、而中才之士、稍稍改心易慮、恥昔之爲、億萬生靈、始得免於橫斂、須從、若如此行之一二年、自當官清民安、內順外服、此則天數人事兩成其美、乃在今日尚須仰煩聖明時一提撕警戒之也。

答白社諭一　白社

蒙　諭白社甚多、此件若不早拔荄終必費事、如近之呂逆、有司坐視、不擒、汝其一思之、臣惟北人媚佛於白社之教、無不信從、無敢擒捕、此件委的甚多、前日呂逆、臣初意亦欲以首告者付之有司、正因有司平素坐視成習。又聞其與丘富之黨相通、恐擒之不密不速。則將走入虜中爲患、臣是以不得已自發之。今京師已無此等大衆。其在外則北直隸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宣大處處皆有黨與、動至千萬人、今得早拔荄誠善。但一時明白下手不得。惟內則密令廠衛外則密令撫按訪拏以漸去之。庶無他變也。然臣又

訪之此件之起。皆因近年有司貪肆百姓窮苦。故妖人得乘機以富貴快活之說鼓動之。若能常絕賄賂之門。清選舉黜陟之路。公卿撫按以身率有司。有司不擾害百姓。則逆首之說自不能行也。蓋其根本也臣叨受天恩深重、義同休戚、諸凡不敢不留心絹誠、一有所聞、不敢不言、亦不敢不爲、若不深計而急遽行之、那又所不敢也

答倉儲諭一　倉儲

伏蒙　密諭太倉今積可略盈餘否、臣聞近年太倉

只有二三年之儲，而一歲所入，又僅足供一歲所出。（今米只爲貴[illegible]）未見有積。惟上年四月米賤，倉米每石糶銀二錢四五分，（亦不可行矣）臣勸戶部以所收折兌銀每石五錢給軍。於時軍士既喜於得價之多，而太倉却留得二十餘萬石之米。緣折兌每石該銀七錢，二十萬石該銀十四萬兩；今給軍每石只銀五錢，二十萬石只銀十萬兩，則是省銀四萬。計該米八萬，此乃盈餘者耳。其折兌之詳，臣別具一帖進呈　聖覽。

折兌一件，若歲歲行之，及以所折之銀供別項支用，則太倉之積必虧。舊時太倉有八年之積，而今只有二三年者，由此故也。若專主不折，外間或遇水旱，不能辦納本色，而必欲取盈，又非所以便民。況其勢終至于逋負而不能完，則於倉儲亦未見有益也。惟於水旱之處照常折兌，而以所折之銀收候米賤之時給放月糧，則軍民兩便，而倉儲亦不致虧損。況折兌每石該銀七錢，今放銀每石只五錢，計三石之銀可充四石之用，倉儲仍可坐增。此只在戶部留意行之耳。

請停止寶源局鑄錢　錢法

本年十月二十六日，臣階欽奉　聖諭：錢法一件，亦爲關民便者，首徒必重治。欽此。隨該廠衛都察院各題奉欽依禁治外，連日錢法雖稱已通，然其實僅通十分之五。臣等訪求弊源，非民之梗法，乃由寶源局鑄造制錢之不如法，有以致之也。蓋制錢之解自南京者，其背或以金塗之，民間因謂之金背；或以火動其背而使之黑，民間因謂之火漆。其雲南所解及寶源局先年所鑄，純用銅錫，不攙以鉛，每錢一文，秤重一錢二分，錢邊又皆經由車鏇，民間因其色黃美，其質堅重，其邊圓整，謂之鏇邊。近年局中所鑄，爲科官建議，革去車鏇，止用鑄剉二匠，而工匠人等又復侵盜銅料，民間因其色雜，其質輕，其邊剉磨麁糙，遂謂之一條棍。所謂鏇邊者，工費重大，故奸民不利于私鑄；所謂一條棍者，工費輕省，故私鑄由之盛興。且一條棍與私鑄之錢相似而難辯，誤受於甲，轉眼便不能行之於乙，故民間於一條棍不肯行使，併將金背等項亦皆不行。前日內外各衙門依法禁治，而無籍

光棍乘機以假錢勝制接受。於是民間閉門罷市。買賣不通。官司不得已。只得省令行使金背等錢。而於一條棍聽從其便。錢乃復通。夫錢曰金背、火漆、鏇邊、一條棍。蓋四名矣。然其實寶源局所鑄一條棍之數多。而南京等所解金背等之數少。故今所通。僅得十分之五也。臣等切惟一條棍既已不能強民之行使。若寶源局仍鑄不已。有五害焉。戶工二部每年以二萬八千兩有用之銀。投諸無用之地。一也。中奸猾之計。開私鑄之門。二也。朝廷以此錢賞中外之人。彼受賞者得錢而無用。不蒙皇上之恩。三也。官府以此錢給與民商。彼領受者有虧抑之怨。四也。局中作弊之人。坐享其利。而朝廷之錢法。因之阻滯。禁治之令。因之不行。虧損國體。五也。臣等愚見。不若令工部停止寶源之鑄造。而令戶部以南京雲南所解。及稅課司所收金背等堪用制錢。每年撥一萬文送工部。轉（此所謂撥錢供賞。賞之用亦非皆制也。）送司鑰庫。仰備皇上賞賜之用。其部中合給錢者。即以鑄錢之銀代給。則銀不虛費。錢不乏用。奸弊革而私鑄止。國法行而羣情便。似為有益。至于該局作弊工匠。應令刑部通行提問。干碍職官。一體參治。臣等謹將金背、火漆、鏇邊、一條棍等項制錢。并私鑄之錢。每項各五文。封進聖覽。恭候聖明裁察。如以臣等之言為可。乞賜批示。

答出粟諭　賑濟

臣昨冒昧上對。茲蒙答諭。汝謂施濟二項。俱傷君恩。增民病。反害無用。焉是枉費一場。如出步粟。又恐無多積者。衆災難免矣。臣查得先年出粟。太約只一二千石。今太倉雖無多積。尚能辦此。但中間亦有一節當處。蓋往年京師出粟。四外貧民聞之。匍匐而來。及到則多已散畢。空手而歸。顛殞道路。（郡邑且然。何況京邑豪鄉耶。且散賑幸非救荒善政也。）臣聞各處贓罰銀兩。荷蒙皇上降旨。不許撫按官私餽妄費。除解部外。各頗有積餘。糴穀在倉。似應令戶部出粟。止給在京及近京之人。其在外者。行令撫按官查有災疾去處。將贓罰銀穀。一體賑給。仍明白曉諭百姓。各於本府縣候領。不必前來。則中間全活。計亦不少。伏乞聖明裁定。諭下戶部施行。

答南幸諭二　諫止南幸

伏蒙　答諭南幸一件自我取龍飛等殿圖看巳旬餘爲諸遠近皆聞科害小民寧免順天下佑一行我必萬康先理途居爲要臣前日奉諭南幸不敢仰贊者第一爲聖躬計第二爲閭里計蓋巳亥至今二十七年矣　皇上自度精力之强健較之彼時何如適來十四個月之内前後相較亦復何如雖　皇穹保佑必獲萬康然輦行不及宮居之安途次不及殿庭之適在　皇上崇護之道自當避勞天佑　聖躬豈必待遠行而後臻萬康之慶也巳亥以前邊境無事

彼時尚且命大臣行邊及增京城九門皇城四門幷居庸關等處守禦之備費許多照管今之邊境聲息時聞内外官兵未見强壯而六飛遠狩京師空虛狡猾之謀倘或竊發聖駕在外能無驚憂此二事乃所當算計者至於有司科害小民如　聖慈之所軫念湖廣地方兵荒如節次撫按官之所奏陳猶未暇及也臣叨受天恩非常茲蒙賜諭　皇上蓋不以臣爲無知不忠之物矣臣是以敢再披瀝上奏伏乞　明俯亮下悃深留聖思毋致輕舉以貽後悔

答超格賞徐杲諭　營建

伏蒙密諭我看工似就六分矣然工成加恩禮有自得者杲或超格如弘治間　孝宗與崔志端太子太保何如臣惟用才賞功本不當拘泥資格　皇上之欲超格與杲誠是也但二臣每對臣言自知中外之人怨其節省忌其恩榮深懷憂恐今茲竭力營建只望杜塞衆口不敢別有希冀臣非奏内述二臣所謂以往事爲懼者蓋以此也如蒙　聖慈曲賜保全今次似須稍薄二臣之恩典至於太子太保乃儒臣之

極選尤望不以與杲庶足爲之稍緩忌毀臣每思自令人才缺乏若一日無二臣則　皇上於營建必不方便兵部無傳則　皇上於邊事必不免仰煩聖心是以敢代二臣陳其情如此臣於二臣並不敢有纖毫沮抑之私伏乞聖明裁察

論兩淮鹽銀宜照舊額　兩淮鹽課

伏蒙　發下戶部一本内開鹽銀緣由臣等看得所開未甚明悉而臣等於此事頗嘗聞知其始末茲敢爲　皇上陳之兩淮鹽課每歲七十萬五千一百八

十引該徵解銀六十萬兩係是舊額蘆鹽場之所煎
并行鹽地方之所賣止能辦此也嘉靖四十年鄢懋
卿奉命清理只欲以增銀爲功遂增至一百萬兩本
年上半年解完五十萬其下半年五十萬懋卿亦自
不能完乃盡索各衙門贓罰等銀及將商人恣行科
罰僅克足數其時商人多至破家困苦不可勝言至
次年畢竟不能再完官司欲仍行科罰則商人皆欲
棄鹽逃去是以御史徐爌具實陳乞荷蒙聖明俯允
照舊只徵解六十萬兩商人始皆安業臣等切惟商

人中鹽本爲圖利若使至于破家一旦逃去則不惟
新增之四十萬兩不可得將并舊徵之六十萬兩亦
無從取盈此懋卿添銀之說所以爲壞鹽法妨國計
而不可行也今部奏欲仍照舊額蓋有所見臣等謹
票擬上請伏乞聖明俯從

面對後再論邊事　山西援兵

適蒙皇上以山西石州陷沒軫念土地人民特賜
下問并命臣等詳處臣等雖已面奏猶恐言語未明
事情未悉敢再備陳之仰惟皇上屢次降旨降論
修飭邊防又允臣等所請差官前去經畧聖心宸謨
誠懇切周至無以加矣但今年虜謀詭譎比常時不
同常時所犯只是一處故邊臣得以調集各路兵馬
或拒之使不入或驅之使速去今年則土蠻寇擾於
東劉燾因而提兵東援俺答寇擾於西王之誥因而
督兵西馳且虜兵各稱十萬我兵東西分援其勢力
已不相敵矣而虜酋黃台吉尚據巢穴未見向往此
賊素稱狡悍住近陵京之後若使我兵盡數調發此
酋乘虛突起其於震驚尤爲重大是以古北口黃花

鎮等處一帶擺守之兵俱不敢調動而請命遲鳳翔
暫代劉燾調度又請命王之誥馬芳仍住本鎮俱以
防黃台吉之竊犯慎陵京之保護非有兵而不發也
今石州已蒙允兵部所奏調王之誥原管遊兵二枝
及延綏兵一枝河南兵一枝保定兵一枝共兵五枝
計一萬五千人往援若使將領用命奮力協謀亦足
驅勦但恐今去已遲不能相及耳夫事有重輕當二
（是時虜由界嶺口入掠）
事並發之時力不能兼濟則須先其重者此所以欲
援石州而又不得不爲陵京深慮也伏惟聖明裁察

進兵部練兵票帖　練兵

適蒙　發下兵部題覆譚綸練兵一本臣等查得綸
奏原欲訓練遊兵三萬益以薊鎮主兵與虜決戰使
大有剏懲但又以四難為慮故議姑就薊鎮見在之
兵講求一鎮戰守之策今兵部所覆者是也原兵部
之意亦只為防秋期近恐幹理不前遊兵數多恐餽
餉難辦耳臣等反覆思惟今國家之事所當憂者莫
急於邊防　皇上去秋因二虜入犯固嘗深悼邊民
受禍之慘今春駕祀山陵又已親見邊鎮去京師之

近矣臣等竊謂為今之計所當上下協力破格治兵
凡可以供軍餉雖減衣縮食亦宜在所必行凡可以
赴事功雖窮日繼夜亦宜在所不憚庶積弱之勢有
振起之期安攘之業有建立之望若因循苟且僅支
日前切恐虜勢日強虜謀日狡必將釀禍於不可救
貽悔於無所及臣等叨塵重任幸際聖時如不盡言
是謂負恩誤國不惟義不敢為亦心所不忍為也然
兵既在所必練則財實在所當處顧帑藏空虛無從
取給百姓窮困又難加徵此其為策必須節用但人　穆宗

宮中賞賚稍侈故公言之

情於侈費甚易於節用甚難自非仰賴聖謨預定於
先聖志堅持于上則節用之說畢竟不能行練兵之
効畢竟不可舉矣臣等除已將兵部本票擬上請外
伏乞　皇上深計始終特賜張主一面嚴勑內外衙
門各斥去習安之私而殫竭心力共成此圖各罷省
耗財之事而蓄積錢糧共資此費一面申飭譚綸督
同戚繼光將所奏教練遊兵事宜再行詳議開款具
奏以憑議行實聖明大有為之政而宗社億萬年無
疆之休也

題請二王冠婚

嘉靖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該司禮監太監麥福
等傳奉　聖旨　二王當冠并選婚禮部便開具事
宜來看合用冠服等件通行各該衙門整理欽此又
於禮科抄出該臣等題為請舉冊立　東宮大禮事
奉　聖旨朕二子只着以本禮冠婚已別有旨了欽
此除欽遵卽行各該衙門整理合用冠服等件外臣
謹據舊例將冠婚事宜開具上呈聖覽但舊例親王
該冠於奉天門前之東廡今若二王同日行禮誠恐

不過欲將二分別二府之意並言何等委曲

執事人衆不便周旋又舊例親王該出府成婚今府第修葺須經歲月方得完備臣等愚昧欲照二王長幼之序先於二月初旬擇吉行裕王冠禮隨於旬日之中擇吉行景王冠禮他日成婚吉期亦然至於出府一節欲乞聖明於皇城內欽定宮宇二所與二王成婚待後府第修完之日該部另行題請臣等恭候聖明裁定遵奉其儀

同休不得分而　在內二

再議孝烈皇后忌祭　孝烈升祔

臣階臣思忠伏睹御批你每懷二之心至于今臣等不勝恐懼又伏讀御批茲未專論后也非比引子爲親又大非夫爲婦正義止以朕躬論臣等自惟淺昧不能仰知聖意之所存又益深惶悚竊惟周建九廟三昭三穆率六世而祧然其後兄弟相及則亦有不能具六世者況國朝　廟制本用同堂異室與周禮不同今　太廟之中九室皆滿若以聖躬論　仁宗之當祧何待論說但此乃他日聖子神孫之事而仰煩　皇上身自議之則臣等之心尚有所未安者謹按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夫旣可自五而七自七而九則九之外亦可增也禮有協諸義而協者可以義起也況有例可準乎臣等狂妄以爲今日之事宜準三代廟數遞增之例於　太廟及奉先殿各增二室而以其一升祔　孝烈皇后則　仁宗可不必祧而　孝烈皇后可速正南向之位且在　皇上無預祧以俟之嫌也臣等學識疏謬議無可採伏乞聖慈矜宥

覆處日本國貢例　日本貢例

臣等看得帝王之馭夷狄有綏懷之仁有裁制之義二者並行故法不傷於峻恩不至于褻而遠人畏慕威德永爲中國不侵不叛之臣今照日本進貢夷使人船有違舊例雖節經題奉欽依行令將額外之人遣回緣候便風未得遽去滯留賓館前後踰年今若一體給賞則是本部十八年申明知會之咨與近日照例阻回之奏俱成虛文而或過於恩若遂一槩裁革則業已容留在館且周良等所稱衆口嗷嗷咨歸一已跋涉勞苦共沐聖恩等情不無觖望而或過於汰合無查照夷人文冊先儘有職役人員然後將船

頭從人等輳足五十人之數，并周良等到京五十人照例給與全賞，其過多人船，除副軍船從人水夫不賞外，餘行彼處巡按御史轉行布政司，每人給賞絹布各一疋，作速遣回，仍諭各夷此出朝廷憫念久留特恩，後不得援以為例，通將用過錢糧數目造冊具本奏繳，報知本部，以憑查考。其回賜國王源義晴并正使周良等各該物件，本部行移內府各該衙門照數關領給散，關支銅錢，并回賜國王勅書，本部俱行翰林院請給，仍照例差屬官一員齎領勅書前往南

京，該庫關領銅錢給散。其特賜國王并王妃銀兩，應否給與，伏乞聖裁。及查日本國王源義晴將弘治正德年間底簿共二扇，勘合共五十五道，齎繳前來，請給新勘合，并據周良等再三懇請，但查弘治年間不惟底簿脫落，而未繳勘合尚有七十七道，正德年間底簿俱全，而未繳勘合尚有五十四道，雖據本王各稱彼盜遺失，及存留在彼，以防中流飄沒，終於本部十八年原題候盡數繳還，然後給與之例有違，而本丁收藏不謹，查驗欠明之責，委亦難逭，伏蒙聖慈曲貸，恩已至厚，所據新勘合難准頒給，但其稱舊勘合盡數繳還，萬一中流飄沒，無以為將來符信，亦是慎重貢典之意，宜為量處，合無容令本王於下次該貢之年，將見存正德年間勘合五十道，先繳四十道，量留十道在彼，候給新勘合到國之日，仍將十道繳還。其被宋一偷去弘治年間勘合并正德年間尚欠四道，行令本國嚴行購訪，候得獲之日，一併奏繳，仍行浙江巡按衙門及三司備倭等官，如有齎執弘治年間勘合求貢者，即係詐偽，就行驅逐出港，不許頃刻

停泊，致生事端。及照本王咨稱中國多有商船到彼交易，或海寇匿名其中，數侵邊境，貢船三隻之外，副軍船一隻，以禦賊舟，決非違上國定制。等因。臣等查得先該都御史朱紈奏為議處夷情以明典刑以消禍患事，該本部題奉欽依，行令本官申明通番之禁，重窩主接貨之誅，厚告捕購獲之賞，開自新改過之修，督率所屬，著實舉行，仍勅諭本國凡有中國人船到彼，不許與之貿易交通，去後，今本王猶稱前因，所據前項禁革事宜，除都御史朱紈已奉欽依養病回

籍合冉行令浙江福建巡按衙門督令巡海備倭等官加意奉行不銳始而怠終不具文而無實庶海道肅清而該國亦不得假禦寇之名以文其增船之罪矣再照夷使周良呈稱貢船高大廣厚每船除使列從商之外非得水夫百名決難駕使是以雖有定制百名吾王不奈之何難以減少臣等查得大明會典只載本國十年一貢至于人船原無定額是以成化弘治以來每次進貢船必三隻而人數多寡不等至正德四年因赴京倭僧在路生事本部始題奉欽依

以後日本進貢使臣准赴京五十人到京及嘉靖二年因宗設宋素卿爭貢讐殺貽害地方絕不與通至嘉靖十八年本國差使臣碩鼎等復來求貢本部始議准夷使不過百名貢船不過三隻今據周良等告稟似謂百人之例在彼國勢難遵行若不量爲之處竊恐無以廣聖朝柔遠之意亦使其下次仍得藉口踰數而來也臣等以爲除十年一貢船三隻起送五十人到京事例無容別議其百人之數合無行令浙江巡按御史備查舊例併將本夷貢船逐一查驗每船要須若干人駕使比令該量增若干人斟酌停當開具奏聞以憑本部覆議奏請咨行本國知會俾永爲遵守如此而在彼猶或不遵然後決行阻回雖一人之少亦不姑容則我之待彼曲盡而責彼有詞縱至絕貢彼亦當心服矣奉 聖旨是賞賜照例其餘依擬行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郡人　夏允彜瑗公　周立勳勒卣

世姪孫孚遠校

徐文貞公集

奏疏　徐階

歲考通事官生　歲考通事

臣等竊惟通事之設上以宣明華夷一統之分下以偵察來夷誠偽之情必須諳習其聲音而後能周知

其意向比之譯字官生原不相同蓋譯字以能譯其文爲業而通事以能通其語爲職者也節年相承必試以字者良以聲音易混而字畫有跡可以甄別耳然夷語有音而或無其字譯書有字而未盡其音且今考試題字祇依各夷譯書而夷考其書本以中國之人審問夷語既未能無誤而自該邊或本國轉相抄寫亦不免漸失其眞今雖所試字畫盡無訛謬終不適用徒爲彌文所據各館通事官生固不在能譯其字而已但夷種有東西南北之異而夷語有喉舌齒脣之分非可強解而驟通者必立師以敎之而又積以歲月庶幾可以漸入合無於各館中視人數多寡掄選年深通事了曉夷語者一二人立爲敎師不分有無夷人每日黎明時進館督率各館通事人等演說夷語或其中有未能盡曉者遇有該邊原來伴送通事許各館敎師備細詢訪務求通曉音字不差如三年之中敎習有效候類考之時具名奏請擢用若生徒有驕恣怠惰不遵約束者許敎師具呈提督主事轉呈本部黜罰其敎師等官如或挾長忌嫉隱

秘的傳索取常禮假公行私者聽本部廉實輕則量行懲革重則參奏究治再照各館官生每遇該寺稽考往往託赴兩館及提督主事查點則又稱在鴻臚以致職業曠廢徒糜廩祿應對差訛致笑夷方甚者規求小利或敎唆夷人額外求賞或增添物價隨數分取搆成啓釁關係匪輕推原其故蓋管理責成之權未專而勸懲鼓舞之方未備也合無行令提督主事置立卯簿一扇每五日令各館官生齊赴畫卯如有不到者明書各員名之下每月朔望敎師引領生

徒將所習譯書抽試數字夷語演說遍遇有夷人
到館則別人西出時刻不許擅離不在五日之例提
督官於季終將卯簿封呈本部以一季考第評其勤
怠歲終備開考語封呈本部以待三年通考其廉污
本部季考及三年通考之時必合字與音同錄考校
其補缺食糧冠帶授職事宜仍俱遵照本部嘉靖二
十五年二十六年題奉欽依事例施行如此則人有
定志而不負乎作養之恩官不虛設而亦可裨懷柔
之典矣

覆裁革樂舞生厨役

竊惟協律郎司樂舞生厨役皆以供郊廟百神之祀
使其缺人固非重祀之義然或至于冗濫則不惟虛
耗廩食亦恐猥雜怠肆而不足以交于神明給事中
任有齡奏要區別去留誠為有見除奉特恩陞授可
樂二十九員例該遇缺不補并額設添設協律郎十
二員司樂三十二員據該寺手本開稱僅足供事難
以議革外查得每歲之中同日舉祭用樂舞生數多
者惟冬至及歲暮兩日而兩日之中又惟歲暮所用
為多今樂舞生見在一千七百五十九名歲暮所用
止是一千一百五十三名尚多六百零六名若逕留
該用之數而於數外量存百餘名以備臨時事故自
當足用厨役見在一千三百六十三名雖據該寺呈
稱派用不敷但嘉靖九年原題奉欽依不足一千名
方許收補今 太廟室數及各 陵墓固比九年增
多而見在厨役比九年亦已多三百六十三名況直
廚薪水所用遇有致祭打掃公用查照欽依係該取
回供役人數而該寺看守牙牌祭服等項亦派有定

額若能一一遵奉則於供祀尚當有餘合無候命下
之日行令該寺將見在樂舞生揀選年力精壯儀容
整潔音律疏通者存留一千三百名其餘四百五十
九名盡行革退厨役亦行該寺查審老疾不堪者量
退六十三名存留一千三百名內以一千名本嘉靖
九年題准之例以三百名供續增差撥及備臨時事
故各將存革過數目花名造冊呈部查考今後樂舞
生厨役有缺查係存留數內者方許照缺收補此外
不許濫收其應管衙門如有占令使役折納月錢并

產收等弊並聽科道官遵照嘉靖九年明旨指名叅
奏如此則目前之冗食既汰而後之弊端亦杜矣

禦虜事宜　釋罪帥保關廂

側聞邊報甚急凡防守事宜已該兵部具題但臣有一二愚見竊恐兵部拘泥常格而不敢言抑或思慮未及臣受恩深重茲當緊急之際不敢過避出位之罪輒冒昧上聞臣惟今日之事兵將爲急顧京師之兵素不習戰而諸勳貴雖號爲將領實不知兵何益緩急臣訪得緣事見監刑部將官戴綸李珍麻隆曹（公此疏甚得聖心從此柄用矣）

鎮歐陽安皆歷任邊疆頗著謀勇伏乞勅下兵部查照張達等事例釋而用之仍各量與兵萬人或數千人使各以已意操練居則自守一方出則自當一面彼蒙殊恩必肯出力庶於萬分少有補助其他在外緣事素有名聲將官如時陳周益昌劉大章雖去京師路遠若一體赦宥召之以來計終必有用此則臣恐兵部拘泥常格而不敢言者也今關廂之民不啻十數萬一聞賊至必相携入城若不爲之安插則爭關搶殺之患必且內作伏乞勅下兵部會同錦衣衛五城御史省令有親識者各就親識居住其無親識者與酌量分派居住給食之費省諭有無相通候事寧之日算還仍嚴爲禁戢不許爭搶至於城內城外之民有壯健知武藝者即行收募爲兵則行伍可充而彼亦有歸着不至倡亂此則臣竊恐兵部思慮所未及者也臣聞兵部欲發兵於城外劄營其意蓋（見偏）爲捍禦關廂之計（不知兵者欲以諸將實非計也近者徐文定亦有論及此矣）但今京軍既不習戰見賊必走走則城中守禦之人益寡居民之心亦寒而關廂之民亦竟不能捍護臣聞咸寧侯仇鸞見領大同人馬在

居庸關伏乞勅下兵部急召鸞入衛仍令兼督城外劄營諸軍大約以大同人馬爲京軍先鋒以京軍助大同人馬聲勢庶兩有所恃而不恐其大同人馬千里入援加以天氣向寒勞苦殊甚伏乞特降勅旨厚加獎賞倍給衣糧以爲戰士之勸此則臣又竊恐兵部思慮所未及者也臣狂愚之言未必適用伏惟聖
明裁擇

會議北虜求貢　俺答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欽蒙召臣階入見發

下俺答求貢文書一紙，面諭臣集百官廷議，欽此欽遵。竊得大明會典給賜迤北項下開載：正統二年，賜脫脫不花王，六年賜也先及差來正副使表裏衣服各有等第數目，七年又定有賞例，弘治元年、三年、四年亦俱有賞例。今奉前因，臣告示百官，除守城巡視及各項差委者外，會同中軍都督府成山伯王維熊等，吏部尚書夏邦謨等九卿衙門局官辦事進士及太常寺等衙門堂屬官議得：虜酋俺答，其先世荷蒙成祖文皇帝待以不死，賜以印信封誥，恩德至厚，而俺答乃敢悖逆天道，犯我郊畿，虔劉人民，蹂踐土地，揆諸大義，所當必誅。今雖稱臣求貢，有悔罪之心，及正統、弘治初年有通貢賞例，然信使不入，表文不具，且其文書係是漢字，真偽亦未可知。臣等竊以為今次求貢決不可許。但王者之於夷狄，禽獸畜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俺答前此屢曾求貢，邊臣上請，未蒙准行，今又有此所據，來歸之情似難峻拒，合無請勅一道，選差通事二員齎捧往諭俺答，若果悔罪求貢，宜即日斂兵出境，另具番字表文，差的當頭目，於大

同提督總兵官處投進，聽候朝廷處分。如敢駐兵境內，希求速賞，則惟有傷勵將士，廣集四方兵馬，以大義致討，必使匹馬不返，以洩神人之憤，以明上下之分。臣等愚昧之見如此，伏乞 聖明親賜裁斷，勅下遵奉施行。

奉旨有力合勦不准求貢

請收用報效人馬

臣惟戎虜之性，嗜利無恥，未易以仁義懷服，要在有以挫之，然後畏而不敢犯。令咸寧侯仇鸞調來邊兵，俱分布在外，而京城四面列營城外，據橋劄營，止是京軍。城上守舖止是班軍。此兵近經仇鸞教練，雖與昔不同，然亦僅足拒守，未能出戰，冀有斬獲。夫去秋虜以遊騎直薄城下，斯時城上之人莫有能向之發一矢者，此虜所以肆然敢復謀入寇也。今年若復縱之如此，後來虜患豈有寧日乎。臣聞知各邊將官子弟及各處官吏監生生員人等，仰感 皇上平日長育教養之恩，多有自備鞍馬器械，帶領家丁赴京，願殺賊報効者，其人馬幸驍壯可用，臣愚欲乞 皇上勅下巡視九門大臣，遇有前項報効之人，逐一收錄

在官者行戶部給與行糧料草結伍團操萬一虜賊大營與邊軍相持於外而其遊騎仍如去秋來薄城下即便相機調遣截殺有功轉送查點升賞處驗實照例陞賞其有民人不能自備鞍馬器械者試果壯勇及審貫籍明確取有保認可據亦與收名支糧轉行兵工二部兌給馬匹兵器一體操練調遣通候事寧發回如此庶可少收斬獲之績而挫憑陵之氣將來或有所畏而不敢犯矣

書

與撫院論水利

三吳水利

凡言水利者大率二端蓄與泄是也而所謂蓄泄有大蓄泄焉有小蓄泄焉大泄者以海為壑鑿白茅諸港吳淞諸江導江湖之水而注之尾閭也大蓄者去江湖之淤澱使足以受支河之水也小泄者以近田之支河為壑導田間之水而注之其中也小蓄者疏濬支河使足以受田間之水也大專意於泄於救潦可矣即不幸五六月間復如去歲之不雨何以濟之不若致力於蓄則旱既足以救而潦亦有所容而不為害也蓄泄之大者其勢用財力必多未易猝舉今姑治其小則莫若修築圩岸然亦不可槩云修築而已敝邑之田東西二鄉高下迥絕東鄉本不苦水岸高則車救愈勞當令各以修築之力疏濬支河為蓄水之計仍遠徙其泥毋俾復壅西鄉圩岸在所必築而艱于得土亦當督令濬河因取塗泥附之舊岸築而加高廣焉庶財力不虛費而旱澇皆有備也

復部大尹政

輔兵

承示輔兵之議其見執事志存國家僕輩負愧多矣

此事若朝廷肯主張則蠲免雜差事無難處所難者教練一節耳大抵唐漢以前民與兵不分守令與將領亦不分其責專其勢便故此法易行今則守令之外不免別用將領而將領未易得人貪者謂民富於軍肆其科取知目前利而不知教惰者謂民素不習行陣畏憚煩勞而不肯教如此則輔兵雖設終不可用於戰守也即使改令之制以教練付之守令為守令者將終歲教之則太數而害於耕必待農隙教之則太疎而荒於藝且今防秋之師當以五六月至邊于

月始罷罷則疲而不復可練矣若以此施之輔兵不惟農功妨誤亦恐無有教練之時故曰教練難也僕嘗考京營之兵凡十二萬人夫既設輔兵此十二萬人者將廢之乎則拘於法制而不敢將不廢乎則是此輩安居飽食而反驅畿甸之民代任其戰守之勞又苦天下之民多出一番養輔兵之費恐非計也竊惟營兵者固燕薊之產也練營兵者本將領之事也如能爲教輔兵得將則亦能爲練營兵得將將既得矣使就營兵之中擇其少壯勇健者留之其老弱疾

病者去其人而勾丁以補之丁又病且弱削其籍而募民以充之汰簡既定然後選教師明賞罰勤而練之則法制不必更而兵自可精虜自可禦然而不能者其本固別有在也夫本之所在僕猶（此必言中人難責也）能言之而不能正也況執事乎徒因來教發一浩歎而已

答孫聯泉按院　禦倭兵食

今兵事方殷米價騰貴若及此時發倉粟減價官賣之則起解之銀既可足而民亦得受一分之惠如不然就以此米養兵而別以官銀代解則民之買米輸官者庶少寬一分也乃若米多則二說不妨兼舉尚明以爲何如海防已特設副總兵且奉聖諭用湯子矣傳聞郡中按版籍每三丁抽其一以禦賊夫此田里之民不習兵革雖多何用徒爲里老開一騙局耳今湯帥見領郡兵凡三百人若令其再於邳徐選調七百而於崇明沙上之人及各縣鹽徒中招集一千（今的民快不可用）益以民快一千人共三千人配搭作十枝每枝統以把總官一員分布金山上海太倉嘉定常熟及海口要地每一處有警即鄰近三四處各馳援夾擊如此

既可成功而亦不致大耗養兵之費也伏惟高明裁之

又　禦倭兵食

使者至再辱諭教知爲地方用心甚苦使畓得公至海上經畫一年豈至無備若此哉湯帥先奉敕已推用其事權具部札頗不輕矣操江兼領海防議者謂非舊制故前此有 旨罷給敕之議茲部中不敢復請思質兼管之說本善但思質蘇人恐於行事不便而公所謂他日之慮尤爲深長姑待再處大都平賊

只兵食二事。今既有湯師職用兵，只得撫院首爲措置錢糧，使不窘於用，則不必增巡視，不必留操江，而戰功自可成。今士夫有高才大略，且懇切爲國者，眼中僅見公一人。湯師既由公薦達，全望公爲之主張，使得展布，乃有益地方，而不累知人之明也。外鄙見五條，奉覽，伏惟高明裁之。

一古人有云：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重介胄之士。又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何時乎？凡文武在外，其貪殘庸懦者，自當劾奏，若其人可用，則全在

吾輩（公祈寺扶[illegible][illegible]將）扶植作興。往年湯子之父嘗總兵海上，其始當路諸公敬禮之，則有司不敢侮，而得以成其功。其後當路視爲贅疣，則有司亦日見其可慢可惡，而卒至於罷。今湯子來，望戒諭有司，除知府外，其餘自合執屬官之禮，而巡捕官尤不宜與衆官等。至於文移，有行慎勿阻抗，庶彼得行其志，而盡其力。蓋此乃上爲朝廷，下爲地方，非故欲崇重武弁，屈我縉紳，只以藺相如之心爲心可也。

一調兵格戰，固總兵之事，乃若糧草、器械，及差遣哨探人役，須有盤纏犒勞，獲功之人，須有賞賜，則全賴撫院處給。古語云：天下皆爲利往，皆爲利來。漢高祖之任陳平，至不問出入，若舉大事而惜費，太過事必不可成，且寇久不滅，爲費滋大，望於應付，常令寬裕，庶彼能奔走下人，而得其死力也。

一湯子所帶邳兵，於地方不能無擾，然方資其用，不得不稍寬之，惟優其供餽，重其賞賜，然後可責將官約束以法耳。

一凡爲賊作耳目，反地方無賴之徒，假賊名目，乘機

搶掠者，捕得即杖殺之，勿如常監候，庶民有所畏，而亦可陰杜劫獄反獄之端也。

一倭賊破城，輒加屠戮，故各郡士民多預徙村落，以爲逃避之地，此雖非人所得已，然有司則誰與共守者？宜嚴禁止之。

復張半洲總督　禦倭機宜

（半洲卽兵措爲忌者所構）

閩公親出督師，備極勞苦，主客不協，奉克成功，而傍觀者不相諒，致搖聖心，中間委曲，計使者能道，然公今日受任既專，則施爲自易，此賊旦夕殲平，論功大

非四當不遠如目前之事不足道也鄙見一二條附
呈別楮可否統望尊裁餘不盡
一聞督府新開文武吏士只知撫按而不知有督府此須一大振作往年陸水村討流賊過江之日首斬指揮二人其下乃用命夫殺人之事本非所以勸公然行兵在威不如此則威不立又動調軍馬原奉
旨抗違者參奏拏問公於此等處恐亦不能做人情新奉　旨責公甚重不可不仰體也
一敝鄉鄙素稱無兵近來亦稍稍習武事至於沙兵

又皆用之而有効者今調來客兵原非素練又於地方利害不甚切身徒費錢糧無益戰守似宜揀其不足用者次第罷去而加意作興鄉兵沙兵不惟根前可得力亦永久之計也
一聞蘇松濱海小民頗與賊往來貿易賊因而賄之使爲耳目故我之動靜賊無不知者大使賊深溝高壘絕不與我相通我則無可奈何矣今既與吾民往來無間彼能用吾民吾顧不知用之何耶濱海大家久已搬入城中凡居海上者皆其佃戶家人若郡縣皆留心就大家中訪求豪傑深結而厚勞之使通其佃戶家人以爲我用不惟可得賊情亦可使爲內應也
一任兵憲素得民心俞大猷素稱將才望公同心與謀信而任之毋使憸人肆其讒間緊要緊要

與王思質總督　移守邊地

昨車從過都門不得一面領教甚恨然公之忠誠與夫經畫大畧東湖及小兒皆頗能道之而大同之政羅鎧述之尤詳殊爲朝廷賀得人不獨鄉邦借重也

卽日審虜騎已退從此春草發馬疲計必至秋高乃復起往諜聞屬夷哈哈赤部落盡爲彼掠劫以去其地頗空此處水草甚美萬一爲虜所據則我與虜爲鄰無解甲之時矣往年見王中丞蘗谷張兵侍頤齋云邊外有霧靈山者若據此守之則自古北至喜峯只三百里而今所守乃七百里蓋世所謂弓弦弓背之勢也霧靈山南卽哈哈赤所駐牧地向爲哈哈赤之故不能耶今似天以授我望公再細訪乘此時急圖之如可移兵出守則　移兵之計聞山勢高峻口

子不多路亦甚狹計所當築邊墻不過三五十里只用內須築城堡以居戍兵耳若力未能移兵且招募為夷之願居者量助築墻之費使得據守以為我藩籬此乎關係甚重但僕所云皆出訪聞未曾實見全仗公之留意也

復楊莪菴　禦倭機宜

使至知為兵事勞甚三復別楮又極知兄苦心愧無能助也弁疏大要歸于查勘然此中議論籍籍此特其發端一着耳恐嗣後事端尚多僕恃三十年交好

之厚兼念地方寇患未有了期敢直陳始末而附以鄙見煩具別幅惟兄細思與幕府諸賢講求善後之策至幸至幸

人言始末

自兄受命督兵士大夫側耳嘉謨之入告以夜為日後兩月大疏始至衆咸訝其遲而傳聞徘徊錢塘宴飲唱酬怡然若無事議論遂前動矣及劾董邦政疏至衆訝此五十賊者橫行數郡震驚　孝陵流劫蘇州將與海上賊合於理於勢所當急討而時兄尚在杭州問宅進兵未有期會曹東村檄兵討滅之紓

主上之憂雪南都之恥去庭背之敵安遠邇之心為功甚大兄乃怒其奏捷疏中不曾相及遂形劾奏反功為罪於是議論始紛紛矣乃今直浙兵敗劾奏不入衆方譁然以為隱蔽而大疏之至又皆敘述往事別無奇策衆謂兄擁總督之權得斬殺不用命及便宜行事若行文所屬漫不回答官大者即當參劾官小者即當拏問既不能然又延至四月之上乃始奏聞求助兵部於義於法皆無所當且選練鄉兵茫然

未有頭緒而前疏乃云鄉兵可用賊盤據海濱兩巡撫之兵皆不能取勝而前疏乃云賊已遁去又云指日可平彼此參校動涉欺誣於是議論益不可禁制矣大抵自半洲及泉得罪後　主上所望於諸公者甚切諸大夫所責於諸公者甚備而諸公只作尋常處之故激而至此然往者雖不可諫來者幸猶可追願兄之加意也

鄙見十一條

一天下衛所軍士空虛疲弱在在皆然而江南北直

隷浙江、又皆有倭患、湖廣辰沅等處、皆有苗患、即使有兵亦不暇為兄用、兄今欲調而用之、彼必將以情具奏、如芹山書中所云、兵部計必不能強之使赴、文書往來、徒費歲月、畢竟無一卒助兄戰守、縱使一二果至、亦只應文備數、無益實事、坐耗軍儲、舊倭未滅轉眼新倭又至、能無誤事乎、鄙意欲兄且罷諸兵於度外、專一選練鄉兵。作養沙兵、及山東北直隷之兵。庶有績效、不然懸想畫餅、自貽飢餓、恐非計之得也、

一觀今事勢、苗兵之調、似不容已、但今年苗兵死於

賊者不下一二千、兩宣慰口雖不言。心實已怯、且向來功賞、未曾舉行、其心亦不無觖望、若只泛泛調之彼遣一頭目、領弱卒數千、委蛇于其間、欲使之戰則不能、欲放之歸則不敢、欲罪之則恐生他變、欲容之則恐諸軍效尤、此時豈不進退狼狽乎、鄙意以為宜叙兩宣慰前日之勞、請　朝廷量加恩澤、而責其親領兵以來。庶於戰有益、至於差去調兵之官、尤須有才識善處事、乃可統望兄慎圖之也。

一苗兵勇悍、真能殺賊、但畏賊之鳥嘴銃、若及即色變、今似當於福建選調善放銃軍民兵二三千人以為先鋒、而因以制苗兵之驕、於鄉兵中教二三千人專習此藝。以助聲勢。而因以備福兵之缺。乃若禦銃之具、福兵必知之、多方訪求、試驗豫為之備、庶可以破賊之長技矣。

一苗兵頑獷、搶奪固其性然、然有司於其米蔬薪菜必用之物、皆不與本色、折給銀八分、地方之人。又皆閉門罷市。不與交易。夫銀既不可療飢、彼將束手待斃乎、其肆行搶奪、有司殆亦有以致之也。今似當豫先計算、每兵一名、每日該用某物若干。為銀若干。千

人則每月共該某物若干。為銀若干。責守人以出銀。而分派丞簿等官、某人辦某物、某人辦某物、各照數給之、又於府佐中委一員專管其事、而時遣幕府官一員驗視其虧盈美惡、毋使破冒。其他若居處若船隻。若器用。皆推此意曲為之處、然後以理諭之、以法禁之。雖於搶奪未必盡革。當亦不至太甚矣。

一將才難得、如沈希儀何卿皆宿將、彼見上官不任之以事。又不優之以禮。自許不能展布、且防後患於

是各為避去之計或徉為盲聾求以不才劾或故為偃蹇求以無狀劾兵部見諸公彈章交至欲存體面只得覆行彼聞報忻然而去蓋非諸公能去兩人乃兩人能愚諸公也往事不可救矣董邦政婁宇雖非奇特之材然亦屢經戰陣劾有勞績見於文武吏士中未聞獎拔成就得一二人能殺賊者而獨於此輩必欲去焉夫去此不難也但後來者未見其增而見在者日見其減兄無乃將至于孤立乎邦政今奉部符提問請姑從寬使在軍門立功贖罪補備緩急如

何僕與邦政素無交茲言非為邦政說方便乃為兄謀耳幸亮幸亮

一兵貴精不一多江南自用兵以來今三年矣諸兵孰為可用孰不可用計不能掩人耳目催兄細訪而調焉府庫既空民財復竭省不可用者之食以養可用之兵則財不費而兵常得飽其視泛調而不能戰多調而不能養得失相去遠甚也

一賊之所以取勝者大槩有二一曰伏誘一曰利誘而我兵所以墮其術中者其弊亦有二哨探不明紀律不嚴也兄欲有功必痛矯此而後可留意留意

一我兵往往見賊輒走彼蓋自以為得計而不知賊反乘此得追而殺之不若奮勇向前上可以得功次可以保命此於事理本自著明而顧不免於走者由上官未嘗以此諭之而軍門又未嘗斬一潰卒故也鄙意欲乞兄於平時詳悉曉告仍申明號令示以走則必斬而於進兵之時選一信實有分曉之官使專察視其陣先動其人先走及歸按而斬之毋宥如此一二次彼當有所勸懲矣書云威克厥愛允濟今有

司以小小嗔怒杖殺平人無限兄若不忍用刃且立威於用梃何如不然走者終不可禁而　朝廷授兄以旗牌亦徒文具焉已耳

一調來諸兵宜擇城外寬闊之地以居之庶民不被攪擾不至塡塞以生疫癘

一受降如受敵自昔已然況今賊多譎詐尤當深為之慮凡來降者姑散各鄉勿令居城中何如

一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而老農老圃雖孔子之聖自謂不如諸凡兵事請博詢于諸將庶得真確蓋耳聞

聽度與身歷之見不同，而旁觀游談與任事之情亦異，不可不察也。

復翁見海撫院　濬河移倉

一水利於地方所繫甚重，先朝因有水患，蓋嘗專遣大臣治之。僕為諸生時，見梧山李公嘗興此役，于時合十三府之力，凡費數十萬金，而後訖事，旋復淤塞，論者不究海潮多沙，妄以咎作事之虐，冒其後再不復議及者，不獨諸公撫梧山之志，亦以費鉅難處，而吳人多口難調耳。今吳中風俗財力，比梧山時，似更

不類，請公先計此費所出，然後起而為之也。僕又記得蘇松諸郡縣，原設有水利官及塘長等役。今若欲大疏濬，誠不易能。若只令水利官塘長督率百姓，各即其田之四圍疏濬支河，使寬深足以蓄水，而取河中之土，築其圩岸而高之，使足以禦水，則不必起夫聚財，而於旱潦亦少有所濟，且於倭寇可省由白茅入犯之防矣。

一移水次倉濟農倉之說，甚是甚是。外城之築，尤見公為百姓計慮深遠。而年來士民亦有以此說告僕者，然動以貴縣為比，欲不出一錢，甚至欲不役一夫，不毀一廬舍墳墓，然後快於其心。僕私竊計之，勢有不能，而論者又謂築外城一難於取土，一難於跨河，寬則苦於列守之無兵，窄則病於所容之不廣，議多不一，故久不敢以告當路諸君子。今亦望公先計費之所出，及畫定規制，然後為之耳。

復周觀所　禦倭兵船

聞地方尚有福兵，夫福兵不能殺賊，而藉兵於浙，天下舉知之矣。彼何怯於故鄉，而獨能勇於直隸耶？若

以海戰為說，則今未聞有浚波之師，亦未聞有會哨之舉，似徒費財，無益於事。（亦守無守法大船害小船耳船吳不如越越不如閩閩不如粵此時有主外洋勦賊之說者故謀用內兵也）況聞所謂兵者，十無四五，夫有船無兵，不惟不能殺賊，亦恐不能守船，而造之於官者，將反以資賊之用也。近日閩浙連捷，皆不曾戰於大洋，只豫飭兵將，乘其初至而擊之耳。今浙中福船，未審有無，而閩人通賊情狀，亦未知比前何似，望公再一查訪計處之，減得一二無用兵船，即省於民多矣。

復劉帶川中丞　名燾　用兵

承示疏草歸重于選將練兵此不易之論也然前此未嘗不言選將而賢否定於賄賂之有無喜怒生於跪拜之多寡則將不可得而選矣未嘗不言練兵而無實惠以結其心無實政以責其成則兵不可得而練矣今中外所望於公甚重于萬嵩念戶部前日之疏亦非遽欲去兵蓋閫前之爲政者不諭衆謀不考地勢輕率建設孟浪更張故墪堡築而不能守兵馬增而不足用若兵車營是也此須仗公妙用陰消默啟次第爲之揭巢固是奇策頗聞鎮兵與虜交通軍

門衆勳郎以相報故往年同野兩出皆以謀洩一無功一大挫衂望公更察士心度兵力審慎爲之夫用兵公之所長也僕以書生乃猶妄有論議於公之前誠以國家事大不敢默默耳僕方以集衆思廣忠益圖報　明主惟公不惜見教至幸

復馬總兵芳　選兵

執事以名將著稱僕意以爲如執事者不獨當立功於一時仍當有以立法於後世僕偶思得選兵一策試謀之執事願執事思其可否并增益其所未備實以見告勿泛泛答應以致誤國誤人也今自副總兵以下名雖各領兵三千其實老壯强弱互相參雜能戰之士不及一半每遇調發一枝盡行徒費供給無益實用而本城本堡又有空虛之患今欲令副參遊擊各自挑選其兵分爲上中下三等上者給與馬匹名曰戰兵中者不給馬匹名曰守兵下者只以備雜差名曰備兵先令各官自行選定然後總兵徧歷各營覆選總兵選訖然後總督重加按閱不拘名數只要分別精當平時一體操練遇有警報只調戰兵如

賊勢重大欲張軍威乃量調守兵之每調戰兵除行糧料草照常外并賞銀兩以示優厚戰兵有缺及或有不堪者於守內選補其守兵以强壯者選補戰兵弱者退作備兵如此庶調發則人人得用城堡則處處有兵戰守兩得而錢糧亦不虛費執事以爲何如

與張龍洲中丞　戍守舟山

西石前日皆來言宣蓟之守發其端而未詳昨執事見教詳矣而未盡適會劉門乃知西石之意欲以南

山之防還之薊鎮而挈回戍兵自備戰守此於分疆之義得矣但賊至南山必由宣府之邊而入萬一南山失守（南山有宣薊中界賊每由之以入今則設有宣鎮備將中協防一鎮矣）主上究賊所由來恐宣府不能盡逭其責也今爲調停之說者有曰南山之外增掘一濠則薊有重險可恃以安此其說似矣然不知有墻有濠而無兵則墻可越濠可塞未敢保其無患也又有曰不守南山之墻而但發兵守墻外之連墩可省士馬不費糧餉此其說亦似矣然不知兩墩相去三百步賊行其間矢石不能及又每墩戍卒僅十人若賊勢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徐文貞集　戍守南山　乇　平露堂

大彼且望風而逃是在有事之時無益于南山而在無事之日併此士馬皆爲虛設併此糧餉皆爲虛費也極知西石此論出自毅然任事之志然慮有當周謀有當審者總督責任比之總兵巡撫又頗不同願寄聲西石須更詳之勿輕具奏也

與馬鍾陽司徒　練兵

僕細觀兵部諸公原無練兵之意故於兵未練之始即豫計練之無成夫天下之事固有爲之而無成者矣然未有不爲而自成者也向來補練所以不效者只爲外無實心任事之人內亦無考覈之實政耳若嚴立法程以三年爲限成則若何論功不成則若何論罪彼當事者自當知奮知懼而吾事亦不患無結果之期矣今不務此而但以錢糧不足爲憂萬一薊鎮失守中外騷動此時雖積財萬萬何益於朝廷乎又知其時欲歸咎邊臣則邊臣必以不得練兵爲解欲諉咎於戶部之吝則亦僅能挽戶部以同罪而無救於兵身兵部之計恐未爲得也竊念此曠公爲題覆之首謬恃素愛敢私布之惟公細思焉二華擬練

皇明經世編　卷之二　徐文貞集　練兵　夭　平露堂

兵三萬人三萬之中四枝原已給有全料今所當給者一萬八千人頗以此一萬八千人全年料草算計該銀若干內扣月料若又實該銀若干若又以今見在馬匹每枝只二千上下及如二華初議減馬爲步計之當又省矣若又以平時操練照行糧事例半給至調遣之時方與全給當益省矣大抵練兵自爲朝廷計爲部計非爲內閣計此意士大夫似俱當相亮也

雨溪　（止造白糧船）

領季夏念二日敎劄知公之志慨然在追蹤文襄近
世士大夫其碌碌者寧自卑巳甚謂文襄爲不可企
及而其賢者又自待太高謂文襄爲不足師如公所
云叅階三十年來所未聞也仰甚仰甚階生晚不及
識文襄嘗聞長老言文襄在蘇松久習知其民情然
每有興革猶必與僚屬士民反覆詳議而後定如細
布一法至召東門黃婆入行臺計之往往留語夜分
乃出葢其審愼如此則夫高覵文襄者固不足言而
彼卑覵之者抑豈能窺文襄之用心也文襄歿今且

百年乃得公尊之信之東南之民其遂將復被文襄
之政而富庶安樂如文襄時乎幸甚幸甚承示瓜闢
建歲省蘇松諸郡僱船米一十四萬石此文襄所未
有也但今會計派米未見減及此數豈漕司文移未
到耶惟爲一查考使民受實惠至幸白糧造船訪之
羣情以俱謂未便謹具復別楮今兌運之期巳迫請
姑仍舊而徐議之何如

承示欲造白糧船以省費此公爲國爲民之盛心也
但覵獻議於公者似只較量於造船雇船之間而階
竊聞道府所議其慮却出造船雇船之外恐不可廢
如必欲造船勢須照馬快船例另立一管船旗甲而
後可今馬快船旗甲之受累公所知也江南之民巳
困於糧長矣能復勝此乎而公忍創爲之乎難者謂
有司樂於因循更新非其所欲夫事不計利害之實
而徒以更新爲奇竊恐一着成心流爲偏執其弊更
有甚於樂因循者矣往年海運之議何嘗不新今未
幾而論者紛紛卽公亦謂終當罷之然則新可恃乎
道府所議謹摘其畧錄奉尊覽成大事者貴協衆謀

以公高明胷中空洞無物能窒塞其間舍巳從人諒
無難者階恃知愛至厚輒敢以直對惟不見罪至幸
至感

復吳自湖 治河

承示大疏欲濬河淮入海之道使有所歸而不爲害
此神禹治水之上策也階往年嘗倡此議及欲閉三
里溝通濟閘令淮仍以全力與河同趨庶得滌去河
沙而淤塞可以漸去當時任事者皆有憚勞之心會
階亦罷政遂不果舉今不意高論乃與鄙見相同若

得聖明報允此功克成則不惟出淮揚於重淵而治河之功亦已過半至于飢餓餘衆得就食工興則賑濟之仁亦未嘗不寓也甚善甚善但近時士夫不善幹事而善忌才毀成惟公於此刻意斡旋推賢前人讓功僚屬至願至幸

上太岳少師乞救荒　救荒

東南諸郡財賦所出而蘇松為之首此公所素知也自隆慶庚辛間吏茲土者不思以端己裕民為政而專導之以嚚訟教之以爭奪民靡然漸喪其廉恥之心毀棄其忠厚之俗攫攘微利骨肉為仇舊族故家所在破敗彼其意以為富者之財散入于貧則貧者均富矣而豈知人情得財既易用財遂輕加以奸惡之徒競相誘引淫奢飲博視如泥沙訟壘未乾空之如故而富者之衰落則不可復振蓋里巷之間無富民者數年矣去歲風蟲為孽田只半收盡其所入供輸常賦幸賴　朝廷有折兌之令稍存糠粃苟延旦夕深冀今春豆麥成熟接濟飢荒而二月以來淫雨不止溝澮盡溢江湖亦溢上里平疇頓成巨浸猶

冀水涸補插秧苗詎意西水不消海潮增漲田高而岸固者竭力車戽僅救百分之二三其否者人力莫措惟相與哭視沉淪而已蘇松之人素恃耕作一失農業更無可以謀生于時百姓欲望官司發賑則廩藏久稱空虛欲請大家稱貸則倉箱先已匱竭欲望貿布易粟則逾年商旅不通布無所售欲往鄰郡行乞則闔四境率被水患出無所之強者劫掠以偷生弱者嗟吁而就斃胡中丞適在兩郡親見其然憂苦焦勞寢食為廢其所上疏讀之可謂危迫矣然於顛連困悴之狀則以新奇繁猥實猶未能盡陳至于窮鄉僻里輶車所不經其晝夜悲啼之聲夫妻子母對膝抱頭悲哀抑鬱之氣即中丞目固有未覩言固有未及也仰惟　皇上聖仁廣運子視萬民公德懋同天心存濟世計于一物失所猶惻然動情況忍視數百萬之衆漂屍填東海乎又況財賦重地　祖宗所由以興者乎又況自星變以來豪猾奸雄日懷幸亂之心至今未已乎竊以為有非常之阨散必有非常之恩澤然後可以消弭保綏今必望斷自君相檢嘉

靖三十四年、四十年所下恩命，及察今胡中丞所請，破格加卹，庶遺黎獲安，多忠潛杜。若付有司拘泥舊聞，僅減免存留分數，不能有所俾益也。且其開治民者，未有專而卹之，則天下賴以靖寧，而廟堂之上亦（久許守卅之臣不肯救荒一事也）得伸以為恩，縮以為威，常不失其尊。若事至而後卹，則受者不以為惠，而其多寡輕重、喜怒聚散之權，乃吏制持於下。縱能委曲彌縫，苟強收拾，而目前之費，耳後之憂，皆將有不可勝言者。然其機甚隱，其萌芽甚微，非仁慈如公，明睿如公，孜孜計安社稷，不避嫌

怨如公，莫能知，亦莫能任也。此天下所胥翹首跂足而望公也。

記

張家灣城記

自都門東南行六十里，有地曰張家灣，凡四方之貢賦與士大夫之造朝者，所至於此，則市馬僦車陸行以達都下，故其地水陸之會，而百物之所聚也。嘉靖癸亥冬，　世宗皇帝以有虜警，　詔發營兵戍之，先聲播聞，虜不敢犯。然戍者無所據依，晝夜被甲立勢，實不可以久。甲子春，順天府尹劉君畿因以城請，司空雷公禮上議曰：城於戍便，於守固。　世宗報可，敕順天府丞郭汝霖、通判歐陽昱、內官太監桂琦，以二月二十二日始事。財取諸官之贖及士民之助者，木取諸營建之餘，甎取諸內官廠之積，石取諸道路橋梁之廢且圮者，夫取諸通州之衛卒及商若民之饒於貲者。工既舉而財不時集，階具以聞，詔光祿寺出膳羞之餘金三萬兩貸之。於是諸臣咸悅以奮，而巡按御史董君堯封、王君用楨，程督加嚴，越三月遂以

成。告周九百五丈有奇，厚一丈一尺，高視厚加一丈。（張灣之城也）內外皆甃以甎，東南濱潞河，阻水為險，西北環以濠。（已為虜所破，於城實甲濟也，指之為當）為門四，各冠以樓，又為便門一，水關三，而城之制悉備。中建屋若干楹，遇警則以貯運舟之粟，且以為避兵者之所舍。設守備一員，督軍五百守之，而灣之人，南北之縉紳，中國四夷朝貢之使，歲漕之將士，下逮商賈販傭，胥恃以無恐，至於京師，亦隱然有犄角之助矣。仰惟　國家建都燕薊百六十年，於茲乃灣之有城，實自　世宗遣戍之詔始。　世宗雄才大略，

出於天縱，而訏謨睿算，又得於夙夜討安天下之心，
非偶然者。其功在社稷廟祧，爲世雖未易以名言，然
此固其一也。夫覩河洛而思禹，情也，亦義也。今而後
登茲城者，於 世宗能無思乎。誠使文武吏士，體保
固郊圻之意，而殫謀以緞封疆；兵之守者，懷據依之
便，居處之安，而竭力以奮武衛；其在賓旅，遡周防曲
護之恩，而各修厥職，以供朝廷之事。則庶幾爲能思
世宗矣。階不敏，敢因紀成，以規焉。

漕運新渠記　漕運新渠

先皇帝之四十四年秋七月，河決而東注，自華山出
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於是沛之北，水逆流歷湖
陵、孟陽至谷亭若干里，其南溢於徐，渺然成巨浸，運
道阻焉。事聞，詔吏部舉大臣之有才識者督河道，都
御史直隸河南山東之撫臣，洪閘之司屬，暨諸藩臬
有司治之。得今萬安朱公衡，爰自南京刑部尚書改
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璽書總理其
事。公至，駕輕舠，凌風雨，周視河流，規復沛渠之舊，而
時潴者爲澤，淤者爲沮洳，疏與塞俱不得施。公喟然

言曰：夫水之性下，而茲地下甚，不獨今不可治也，即
能治之，他歲河水至，且復淪沒，若運事何。召諸吏士
及父老而問計，或曰：道南陽折而南，東至於夏村，又
東南至于留城，其地高，河水不能及。昔中丞盛公應
期嘗議鑿渠於此，而不果就，其跡尚存，可續也。公率
僚屬視之，果然，馳疏以請。 先皇帝從之，工既舉，而
民之規利與士大夫之泥於故常者，爭以爲復舊渠
便。 先皇帝若曰：茲國之大事，謀之不可不審也。勅
工科右給事中何君起鳴勘議焉。何君具言舊渠之

難復者五，急宜治新渠，而增其所未備，以濟漕運。詔
工部集廷臣議，僉又以爲然，詔報可。公乃廬於夏村，
晝夜督諸屬程役，以工授匠，以式測水之平，鏟高而
實下，導鮎魚、諸泉、薛沙諸河，會其中壩三河口，以杜
浮沙之壅，堤馬家橋，遏河之出飛雲者，盡入於秦溝。
滌泥沙使不得積，凡鑿新渠起南陽迄留城百四十
一里有奇，疏舊渠起留城迄境山五十三里，建閘九，
減水閘二，爲月河於閘之旁者六，爲土若石之壩十
有二，爲土堤於渠之兩涯，以丈計者三萬五千二百

凡十有奇以里計者凡十三爲石堤三十里而運道復通已又迴薛河之上流鑿王家口導其水入於赤山湖鑿薛城之左右導王花泉趕牛溝之水會於赤山經微山呂孟諸湖達於徐迴沙河之上流鑿黃浦導其水入於獨山湖沿渠之東西建減水閘十有三獨山溢則渡而歸諸昭陽鑿翟家等口導其水入於尹家湖及卯馬池凡爲枝河八夾以堤六千三百四十六丈旱足以濟而潦不能爲災於是新渠之工備矣階惟 國家建都燕薊百官六軍之食咸仰給於

東南漕運者蓄國之大計也自海運罷而舟之轉漕獨茲一線之渠其通與塞又國之所謂大利大害也河勢悍而流濁塞之則復決濬之則輒淤事在往代及先朝者姑弗論即嘉靖開疏築之役屢矣而卒未有數歲之寧則今徙渠而避焉誠計之所必出也然當議之初上也或以爲方命或以爲厲民譁之以衆自撓之以貲勢訹之以重誘脅之以危言于其時公之身且不能自保況敢冀渠之成哉賴 先皇帝明聖不惑不疑徐以公論付之諫臣擇兩端之中而因得夫適猶之所在由是公始得竭智畢力以竟其初志而償其謀之非迂然則茲渠之成則公之功實先皇帝成之也昔禹受治水之命於舜盡舍其前人堙塞之圖而創爲疏導之說彼其睽間焉者豈無或駭且謗乎惟舜信之深任之篤至八年而不二禹是以得建萬世永賴之績奉玄圭以告厥成則洪水底平雖謂舜之功可也而虞夏之史臣與後世之文人學士咸知稱禹而莫知頌舜其得爲探本之論哉洪惟 先皇帝力持國是以就茲渠功德之隆較之帝

舜可謂協矣階曩備員內閣嘗屢奉治河之論邇謝政南歸復得親至新渠觀其水土而考論其事之始末追感往昔不自知涕泗之交頤也遂因公請僭爲之記且以告夫修實錄者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陸慶曾子玄 參閱

胡莊肅公奏議

奏　胡松

爲請專勅嚴經畧疏 專勅備盗

該臣參考圖牒訪詢故老看得永豐上饒二縣所稱平洋銅塘一帶地方綰帶衢建當閩浙交會之界有岩崗谿壑之阻擅鉛礦材木之饒爲方可數百里正
寄有爲者言此地之饒庶不洩
爲宄佚之窟宅者誠異區也
統年間閩賊鄧茂七等恭嘗盗冶其中知縣鄧顒追捕被害該前巡撫都御史韓雍 請兵勦滅遂將前山封禁內有官民米七十餘石議令該都十里通均賠其後包賠不前復奏蠲免有籍可覆正德中嘉靖初閩浙諸寇往往時來刼掠盗開地方居民被其荼毒蹂躪累年而後定邇今前項流徒乘今江閩用兵多事又復糾黨操戈託名盗冶意實何便刼掠臣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史陳志查得銅塘山場之與平

洋均爲盗所垂涎而平洋坑尤切蒲城江山二縣之界重山複嶺疊嶂層巖一轉折十數步之外即主客爾我不相睹接凡玆醜徒經行棄伏草莽儔侶後先則爲道路之行人餓而暗號一呼挺戈以奮則呼吸俄頃數百千人可立而聚防之甚難然幸道途往來必經人煙去處炊汲其所經從非江山常山所轄則皆浦城之民也三縣之人其於廣信本自秦越不相爲謀況又觀望成敷幸其得開則因而隨行分竊固自有利且聞多有爲之耳目嚮導接濟居停者僉謂必須 請乞比照汀州武平之屬嶺北潮州程鄉之屬漳南故事而以福建之浦城浙江之常山江山三縣與三縣所屬之岔亭溪源高泉若仙霞小竿諸巡檢司悉聽江西分守湖東道管轄提調責令盤詰探報可以先期爲備如遇各賊盛集一體起集鄉兵首尾應援阻截邀遏最盛則移文建寧兵道嚴金衢溫處守巡各道速發援兵協力驅逐違期者聽臣等江西撫按參論仍乞 勅下兵部查議果於事體可行請 賜不坐名勅書一道專令分守湖東參議駐劄

廣永豐縣治，訓練營鄉等兵，控扼禁緝，逆折潛消，幸今永豐繕造有城，落成伊邇，可以屏維藩翰，其於閩浙二省撫按司道，止於文移往來，一切參謁儀文，截然無與，庶乎於事可豫，於官可常，於職不曠，產賊之源稍清，而受賊之委可疏而塞矣。

為請設江防守備以重上流疏（請設江防）

卷查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段顧言案行司道，諏訪官邪吏弊民瘼盜情四事，據布政司會同都按二司各道議稱，鄱陽守備，應於康山駐劄，以便居中往

來，巡緝調度，所以為湖防謀者似矣，但少船隻兵仗官廨營房，除別議行造給外，內稱江洋之寇，率靖江泰興等處之沙民，龍潭蕪湖等處之洲民，隨風直上，由安慶以達湖口，入船俱便，往來甚捷，又謂荊蜀江漢諸水，會於九江，贛吉撫饒諸水，匯于湖口，則湖口也者，乃湖寇所由以出江，江寇所由以入湖，為第一要害之地，雖設有九江衛與兵備道，然相距尚遠，防守弗專，至於湖口要地，曾無半旅一卒之戍，殊為失策，謂宜於湖口之南湖觜地方，增設守備一員，操練巡邏，以扼要衝，庶江寇不得入湖，湖寇不得出江，等因，前來查行間，該臣按管以來，會同巡按御史段顧言議照，前項湖口江防一帶，不獨沙民洲民，即今鹺徒礦盜，往往托于商舟賈舶，乘便四劫，又前此各處徵調土苗等兵，雖稱發回，亦多有逋逃竄匿于洲渚港嶼萑葦之間，所在而是，且近日閩廣諸賊，侵境頻洞，而姦宄惡少，又多蠢動相煽，尤當預防，所據湖口（今湖口）之南湖觜，增置守備一員，誠為先事之備，（首兵即以遏備江北之寇）但須於九江府衛摘撥軍民二精兵足二百名，造給多槳戰船

三四十隻，付之操駕，以時演習，巡緝給與循環赤籍，每半月一次，令與鄱陽守備盡會于適中之地，時而送驗，以稽惰勤虛實，仍有盜發，互相通報，迭為犄角，而皆聽兵備該道守巡道稽察，若江盜侵入湖中，害及居行，則九江兵備湖口守備首任其責，守巡該道次之，湖盜侵入江中，害及商民，則饒州兵備鄱陽守備首任其責，守巡該道次之，如此庶事相協心，不致掣肘，患生戮力，不事虛文，責守既專，經理漸密，巡緝復嚴，聲實布張，氣勢聯絡，伏機隱禍，可漸消弭，留都

上游之重。不致空疎蹶盭，如往日矣。

陳愚忠効末議以保萬世治安事 邊備

一、懲苟玩。臣於六月中在山西見吏民捕得虜人所遣間諜，稱虜自去秋搶掠興嵐等縣，得利之後，從春首以來，即走其部落，傳箭調集諸種所部人馬，所期南侵深入。此其消息，不爲不大矣。大同鎮巡與之密邇比鄰，可諉曰不聞而已乎。自度力能捍禦，固當日夕廣設方畧，簡閱人馬，繕修器械，務爲不可勝以折其氣而待其來。如其力不能禦，則當屢疏具言其狀，請朝廷廣措芻糗，預調鄰兵，以併力捍禦，而乃黙然叅亂，束手坐觀，待其諸部既集，擁兵壓境，羽翼已成，勢不可遏，然後以彼求貢之詞聞，是將誰欺乎。矧又遣其間諜，絕不設備，頗聞陰納賂遺，款令勿殘（邊臣常令部下堡城皆）地竟不聞發一矢，交一鋒，使用長驅深入，如蹈無人之境，令今旁觀之士，竊相訴笑。察其所以，蓋緣都御史日冀遷拜，其心汲汲而思去，既不肯以地方爲己責，而總兵官等又欲僥倖苟免，嫁禍於人，以致賊敢於深入，不復忌人之乘其後。如此是山西之禍，大同

實虜之。倘以臣爲不謬，伏乞勑下科道官，重行綜覈，將各失事鎮巡等官，械繫來京，重寘法典，以風厲諸鎮。庶他日虜騎復臨，不敢效尤苟免，以誤蒼生。

一、修障塞。昔之言匈奴之長技三，而中國之長技五。今則大異矣。彼得休養生息，而吾則徭役困敝。彼得威殺專行，而吾則文法牽制。彼勝則利均於下，敗則恥歸於上。而吾敗則禍貽於下，勝則利歸於上。加以十餘年間，侵盜驅畧，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竟不聞有與之一角於疆埸者。雖朝廷之上，嚴令勦殺，要不過息鼓偃旗，徐尾其後。賊如東向，我則西馳，俟其志欲充滿，整暇而歸，其所畧老弱，行不能逮，彼乃視爲弃核。委以啖我，而我則因之以爲利。邀之以爲俘，以巧於張皇奏功。闕下而不知率皆我之編氓與其老耄嬰孺也。以斯積漸，故使緣邊之民，男不得耕，婦不得織，窮愁無聊，轉爲彼用，日積月累，暗長潛滋，故彼之長技日益月增，而吾之長技日削月折，而邊臣日事蒙蔽，不以實聞，至於殺戮數十百千，而其形於奏牘者，纔十之二三爾。臣嘗終夜不寐

熟思所以制禦此賊，而反復古今備者之言，惟陸贄劉晛寂周於理而切於用。贄謂中國與夷狄各有所長，不可勉於所短而敵其長，宜用於所長以乘其短，而其所言用長之道，則在於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力，練卒以蓄威，寇小至則遏其衝，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劉晛謂卒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

我則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衡以長戟，臨以強弩，非求其勝也，在制之而已。此與中國萬全之策，千古不易之論，今此不務，縱之深入，而欲與決戰於平原易野之間，雖將皆孫吳，士如頗牧，臣知其無以取勝，而況將帥（亦就近勢言耳漢武帝文武明一個又何如也）無死之氣，士卒有生之心，而欲取勝於夷狄乎。夫中國與夷狄鄰，猶衣冠富貴之族，而與貪狡兇悍之人相比也，以彼貪得之心，窺此可欲之富，彼衣冠富貴者，不知高其垣墉，厚其茨蓋，而謹其扃鑰，嚴其守望，

至使盜賊直闖於閨闥之中，公行乎堂寢之上，而區區號召雇倩，欲與格鬭而求勝，雖愚者知其無益也。臣愚區區之私，竊以今日禦虜之策，莫先於守，其所以爲守之計，莫急於修邊，而邊之所當修，莫大同之爲急。今議者或以財用不給，畏勞憚費，而因仍苟且，僥倖一日之無事，此乃偷安養禍之臣，非天下之忠計也。聞之通德臨淸諸倉，實有數年之積，方患紅腐，若有司能越拘攣之見，而以明年諸倉漕運，盡令折銀，并其船剩雇賃席耗之費，與漕官衛卒行糧之供，

總計其中，即每石可得銀八九錢，於諸倉初無所損，於邊防大有所利，則亦何愛而不爲　國家久遠之計耶，若此之不足，然後別加詳議，曾以堂堂全盛之天下，而不能辦此一力役哉。且虜令時時聲言將犯畿輔與山東數路，則臣前所云諸倉者，固虜人之資也，況德倉固在河壖，無城郭，又方有燔燒焚毀之患，所宜預防者乎，苟斬於一勞之費，使虜食利數入，今山西既已殘壞，其勢必及山東，山東不已，必及河北，即雖長淮之南，大江之北，亦俱脣齒之地也，自古及

今有百姓貧愁而盜不起者乎。有盜起而國能安者乎。願 陛下熟察。

一慷慨武臣始聞之故老。 國家自設有邊關以來論兵甲人馬之盛。必曰大同。大同自項年鎮巡諸臣失於撫馭。致其背逆。至於前後所遣問罪之人。又復雷同觀望。苟且姑息。其所措置。未能服其心而除其本。以致驕慢偃蹇。日甚一日。始數年之前。撫臣傳令下操。雖不能使之如期而來。然猶未嘗不操。驅之出戰。雖不能使之必致其死。然猶未嘗不戰。爾來教場

鞠為茂草。金鼓幾於絕響。每邊警交馳。烽火四照。將或躬先出城。彼悍夫驕卒。方抱其愛子若孫熟寐以寢。苟稍稍繩縛。則群起而譟呼。脫巾而詬詈。（是時玉山掌攸）事勢至此。豈不可為痛哭哉。蓋此曹性習固自匪良。而上之所以處之亦失其道。夫以窮邊蕭條之地。驕惰不耕之人所賴以為養者。獨糗糧爾。既不能以時給予。而貪夫債帥見其地之難處人之難馭。方且設事端假技伕以求饜。而債負有顧而之他之心。彼驕悍之人如之何其可使也。臣竊願 皇上推心置腹。明行詔

諭。具言其所以不效命戮力思死封疆者。本緣鎮巡等官失於撫馭。至於芻餉不給。又皆不以時奏報。故 朝廷不及恐聞。自今以始。當詔有司足爾餉饋。給爾器械。繕爾牆堡。以安爾室家。爾等當知爾之乃祖乃父生死太平。共效忠力。豈不休美。若能奮勇殺賊。則高官大爵。所不少愛。即雖不幸以沒。亦必重加恤典。褒爾忠魂。其或執迷不悛。有言不信。必將弩戮不赦。殄滅其家。其往年身負不義。及近日被其驅脅。或私自逃往者。許令來歸自首。所帶牛馬夷器。俱聽自

得。仍給銀伍兩或三兩。以為牛種。給之曠地。優復數年。使得休息。而又申嚴掊尅之法。方行綜核之政。慎選撫鎮守巡之臣。以識察而作新之。斷之以必信。持之以終久。彼亦具人心者也。感 朝廷撫慰之勤。必思所以自效。畏 朝廷誅戮之及。必將轉為忠勇。如是而猶不悛焉。然後聲其不義以與天下棄之。則天下之人必將惡其不義。起而戮之矣。今議者或以方今所患財匱。何暇及是。噫乎。此誠不知權者也。夫所貴乎權者。謂其能稱輕重而取舍焉者也。今使人誠

給銀伍兩也。則萬兩可得人二千。十萬兩可得人二萬。若使善於撫馭，勤於訓閱，可配之征騎，則皆我之勁兵也。孰與絕其歸路，使彼爲賊之間諜鄉導，以致月侵月削，陰耗潛損，其失利不知幾萬萬倍。知者權其輕重而取中焉，必以臣言爲可通矣。

一　蕃孳牧。我　祖宗遠監前代，兩京則設兩太僕寺，遼東、山西、陝西、甘肅諸大鎮，則各設行太僕寺、與苑馬寺。此其內外相資，遠近相望，所以強兵實國，攘夷康乂，其規謀計慮閎遠矣。柰何法久而弊滋，事遠而

人玩。官之所養，既有名無實，而其養於民者，又無益有損。臣嘗考之唐史，蓋昔隋煬之末，其國馬爲盜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力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至七十萬匹。及至玄宗，用王毛仲爲閑廄使，亦致雲錦之盛。夫此其人豈獨天降地出也。顧人主所以委任之意何如爾。今代崞之間，冀北之壤也。聞所謂樂平山魚兒川與滴水崖馬跑泉等處，水泉繁茂，尤宜畜牧。誠宜及是時　勑下吏部選於衆，

求古所謂張萬歲、王毛仲其人，使爲苑馬寺卿，而以代州行太僕寺改爲苑馬寺，增置監署，取山東北直隸河南諸處種馬，分布廄閑，撥槽飼秣。悉徵諸處養馬丁田之直，召募沿代居民，使爲圉人，或籍諸臨流人以充，詳爲條畫，第其蕃耗而爲之賞罰，期於數年不易。果有成績，許不次遷拜，或即授以侍郎都御史以寵任之。若其庸庸充位，績用不成，顯加竄殛，終不遷叙。至於遼東、陝西與甘肅、寧夏諸處，莫不一體申

勑，期令毋闕武備。如此則庶明勵翼，唐張王不專美於前矣。昔郭子儀嘗與代宗語吐蕃之强，退而上書謂朔方士馬比天寶中止十之一。今有虜人來稱四節度將萬人，人兼數馬，臣所將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百之二。慷慨至於流涕。臣竊悲之。今虜酋小王子與吉囊與俺答、阿不孩及猛毒兒台吉等，各不下十餘部，每部精兵萬餘，馬各數倍其兵，老弱稱是。臣親於太原城上見其一人騎而馳者，一馬縱而牽者，又有數匹。今又益以忻代陽曲二十餘處所掠，計不下十數萬匹。彼將日夕長養步作。此其銳何可當。

而其勢何可及也故欲禦虜則馬不可不多預今議者或以是非旦夕可幾恐緩不及事臣竊以爲不然夫大同最號重鎮馬卽集合纔不過數千匹且多瘠損蓋孟軻有言今之爲政者猶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故昔之善居室者求木於十年之後而用之初若落落難合然其後卒得其用伏惟陛下留神省察

一愼選授今之大同最號難處蓋中外士大夫所共聞見而莫敢以告陛下者也其鎮巡之官謂宜廣選忠誠謀畧爲天下所共推者使之往卽其地以彈壓其氣而消弭其心然比年所用之人未能盡厭天下之心何也當事者蓋亦知其地與時不易以處毋遇員缺推補或取諸閒廢或求諸疏遠不問其堪與否也其心以爲彼實在廢籍與疏遠者姑以是授之邊撫大臣宜如此當審擇大臣以任之彼當無所歸怨而初無汲汲焉爲天下求才之心而彼在廢籍與疏遠者且喜向官大爵之及己也亦姑拜命殊無是是然爲國家任事之誠不惟不任事而已方且旦夕揣摩日夜鑽刺圖惟所以移徙遷陟

而冀他命其視地方曾蘧廬之弗若而又何暇經營展布勞來安集爲國家無窮之計耶是以紀綱日壞驕橫日集而使後來者愈難其處自今以往請毋拘資格如推巡撫內之則科道部屬而上外之則藩臬方面而下至於郡守推總兵則自指揮而上至於參遊其才識謀畧忠誠勇信爲海內所推獎者卽以付之毋以貴近而不敢推毋以微遠而或遺要爲天下得人而已昔宋仁宗世患元昊契丹之侵暴則使范仲淹主西富弼主北皆極一時之選故能抗强敵而臣虜竟遺十數年之安乃今付授若此臣實不知其說或者固謂才識謀畧是矣而又何取於忠誠勇信乎蓋非才識謀畧則不足以運帷幄之籌而制閫外之勝而自非忠誠勇信則巧於避免重於顧愛其肯以其身爲國家宣力而致命哉然又必須假以便宜豐其祿入使之各得以收募死士豢養家丁而又久其秩任則非十餘年不得遷徙如巡撫之官始則授以僉都御史久之乃進爲左右副都又久之又進爲左右都御史或帶尚書職銜總兵官初則授

之署都督僉事。久之乃得實授。又久之乃進同知。又甚久而功日益高。始進以都督。此宋祖之所以不輕與曹彬以使相者。其駕馭人臣之微權也。彼是二臣者。知其不可驟徙。必不敢爲旦夕苟延之計。以希遷陟。必以其地與事重爲己責。自然親愛其下。而莫之侵剋。此非真能愛其下也。捍禦自全之道。在得人之死力。而不得不愛之也。夫然後其下亦將知有定主。而親愛其上。若夫選授既定。上下相安。但能保境息民。務在寬其文法。自非大干紀憲。請戒言官毋妄行

糾論。以壞其成則。　陛下可以高枕。海內可以帖席矣。

一利器具。臣聞之漢晁錯曰。器械不利。以其國與敵也。當今之時。計莫如多造戰車。衆置火器。廣備強弩。便益虜人。設爲馳突。故常以驍騎踐我軍。我軍一不能支。則衆皆靡然爭倒。至於戕及將領而莫救者。蓋以此也。惟車最能捍禦而不爲之動。又利多置強弩。廣設火器於車箱之上。則彼不能近以卸我。此實兵家之利器。今日所宜最先者也。臣聞沿邊故亦置有戰車。然體質重大。非得十數人不能移徙。卽雖平原易地。尚費推移。如遇險阻。則跬步不能以寸。是徒委敵之籍也。臣近出巡過潞安。見前兵備副使陳大綱所製戰車。其爲簡便。其上既可以安置弓弩與神鎗佛郎機諸械。其下又可以載糗糧綴衣物。卽遇險阻兩人可舁以行。今潞安庫中多有之。可具以爲式。夫此不惟有資於戰。而又大利於守。不惟省芻秣之費。而又省餽餉之給。何者。虜見吾修邊。必將惡其病己。時出其騎以擾我人。吾既業有此具。故方其不來。則

可以實上轉運。比其來也。則可以爲營爲壘。吾但謹其烽堠。時其瞭望。以防之。如趙充國之留步士屯田而頻出騎士以爲田者遊兵。彼胡能爲也。昔晉咸寧中馬隆之爲凉州。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爲營。路狹則爲木屋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轉戰千里。遂以克敵。李靖於唐最號知兵。及與太宗議伐高麗。亦首及於此。且謂爲兵之大要。臣愚伏乞　勑下所司詳議。如以爲可。請於諸邊各置萬餘輛。既可用以擺邊而補墻垣亭障之闕。又

可施之追襲而制胡奔衝軼之勢至於所謂强弩尤不可闕其制有所謂大黃三連弩者有所謂遠望連弩者有所謂一弩而十矢俱發者有所謂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遠可及千步者又有所謂伏遠弩者其力亦可以及百數步許今官府既無而民間亦多不知製造臣愚欲乞　勑工部選有心計知慮屬官教令巧慧工匠以意製之須給各邊令多造或下令吏民但有能獻善治强弩法式者並許齊官自陳官試其法可用奏予一官而所謂佛郎機者亦準車數且

或倍蓰之如此即雖不能必於取勝必不至如近之推衂奔北消阻退藏者矣夫中國長技其可恃獨火器耳今虜既深入實多得吾鐵且亦畧有工人於其中所少惟硝與黃頗聞諜者言近使其黨之臨清收市果然則虎而付之翼也乞下山東撫按官嚴加詰注其數於所執以防轉貨庶姦人無所逃遁仍通行禁自今諸來市易者必驗其所執之文令兵備官籍所在一體禁緝

一廣間諜今山西郡縣詳得虜所遣諜前後不下數十人且言人人殊大抵要非一時一部所遣則其儔黨之未獲散在京畿與山東河北者各不下千餘人可知已臣始竊怪區區醜虜地既苦寒百物稀少何以遽能得人之死力若是其後參互譯問乃知彼雖夷狄然其賞罰信必無愛錫予諸邊諜得實者大之則使統部人馬次之亦不失有妻孥牛馬之奉彼貧民無賴安得不棄此而就彼爲之耳目以求利益哉臣愚欲乞　勑下撫臣厚養死士詐充投降設爲教誘之辭以得彼聽使之得見親幸苟其得間則斬其（漢時）

各（今有此等人）王酋長與用事之人如不得間亦必來聽彼諸部强弱虛實與其協和與否而陰爲之備今說者欲以調到延綏諸處人馬留之防秋夫久集則有饋餉之難多屯則耗閒廩之積苟養得數人爲縱之以去致之使來則可以得其要領早見而預爲之圖郎按伏當亦可罷比諸數千人坐食之費相距遠矣臣又聞夷狄相攻最爲中國之利始者黃毛韃子與朶顏諸衞及西海亦不剌部落貨與迤北諸衆故有讐嫌故彼有忌而不敢深入今聞黃毛又朶顏諸族已與結

奸而亦不剌部落半爲吉囊所有此雖未必盡然然
觀此來孽族深入而不復顧忌則亦可得而推然臣
又聞夷狄貪而好利反覆無常吾誠不愛金貨繒綵
東賂黄毛三衛以牽其東西收亦不剌遺種與之善
地以曳其右使之首尾牽制內相狼顧是固或一道
也臣又聞亦不剌遺種爲吉囊所收黄毛朶顔則與
脩答結好似各有爭雄競長之意不知然否果然是
固可間而離也吾誠得辨黠譎慧之人使之交鬬其
中激之忿怒相攻是或又一道也不然則下黄榜於

大同諸路但有能斬吉囊俺答猛虜兒之首者與陞
都督仍賞以千金其餘酋長亦得爲都指揮以下官
秩使之自相猜疑互爲屠剪是又或一道也方今虜
勢日熾侵暴之患歲所必有今中外效忠之士所上
一切利害文多冗長事或迂遠　陛下萬幾繁重勢
或不能盡覽而內閣本兵之地宜亦難於徧閱以臣
私愚乞　勑戶兵二部各置邊防一科選於其屬得
有學術智慮盡心　國計者部各二人使得專一竭
精殫力討論利害之實以關其長而告　陛下如此

則言者之意得以窮盡其說而　陛下之聽覽可以
總兵要而受其成矣
一清耗蠹臣聞宋臣蘇轍有言豐財之道無他但去
其所以害財者而已今沿邊諸鎮所以害財者其途
甚廣其弊甚深夫我　國家之設六邊其初雖仰給
鄰省之常賦然屯田鹽法所補至爲不少今屯田久
弊勢難卒復然尚有可諉者謂虜數內侵地荒不可
墾也至如鹽法一事則罔任其大壞極弊而莫之省
憂其又何說焉蓋頃歲以來所司罔以商人困敝不

得利改議每鹽一引止令輸粟一斛若銀則四錢有
半此誠通商惠工之術安邊足用之道其何不善之
有奈何法立姦生利不歸商賈之家而顧以充豪猾
之橐聞之邊人言每歲戶部開納年例方其文書未
至則內外權豪之家徧持書札預託撫臣撫臣畏勢
而莫之敢逆其勢重者與數千引次者亦一二千引
其餘多寡各視其勢之大小而爲之差次名爲買窩
賣窩每占鹽一引則可不出大同之門坐收六錢之
息至於躬身轉販眞正商人苟非買諸權豪之家丁

丐諸貴倖之僕隸則一引半緡曾不得而自有夫一引自得銀六錢耗而于引則可坐致六百金萬引則可得六千金以游手游俠之人不移跬步而坐致千金之利至於商賈負販勞筋苦骨乃爲人奴役其支鹽也則有伺候需索之煩至其行鹽貿易也又率爲餘擠之賈所苦人情何樂於此而爲之乎此邊人耳目所共聞見所以失人心而召禍變歟 國計而積耗竭皆由此其道也臣嘗細求其故其弊之所以不可反者蓋緣比年巡撫都御史習知其地與時不可

久處則日夜圖惟遷轉既不免曲意以奉人如以時有喪敗踣北之失又毋務彌縫而懼人之議其後故以重利宥人至於負累商人虧損 國計非惟不知恤而亦不暇恤即雖其撫治仕宦之家與其舉人監生生員之室無不人人得其歡心甚至以之賞伶人犒樂工而亦莫之恤焉豈不可爲痛恨也臣愚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查議將前開納事宜改備巡按御史務令召募正商上納而增其課額即每引可得米九斗如令納銀亦不失一兩之入著令凡沿邊之人無問車騎石粟皆得詣吏上納則彼號稱商人者既無勢豪之占據既已樂從而彼所謂勢豪者知其無利亦自將舍置而不顧如是而商不輻輳財不裕饒臣請伏誣妄之戮若御史仍前所云不能爲 國家增課祛弊以濟時艱許吏部都察院及兩京科道參奏糾劾重寘法典其於邊計雖未必遽充當亦稍稍有所補助此外更能乘今中熟糴十餘萬石顯備客兵毋令輙以按伏陰耗必不至失我軍之心而召外夷之侮如比日也何者昨虜人壓境乘間挑戰邊人

給之曰 朝廷遣大將調集諸鎮人馬數十萬以與汝殺而彼傲然不信且曰今見本鎮軍已數月不得食矣即調到諸軍汝將何用供給夫邊臣耗 國計而使驕虜輕侮至於此豈不可爲痛恨故今日之計必先厚自貯積以壯我軍之氣而逆折其心即屯田之利將漸可規復昔趙充國論備邊之計以爲湟中穀斛八錢糴二百萬斛則羌人不敢少動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粮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言之豐財積穀豈非古今之要務哉今虜得利以數十萬計牛羊

彌滿於山谷。子女充牣乎穹廬，案著部之人聞之見之者，必且爭相告語，轉相誇詫，將日夜治其器械，練其人馬，猶若漁人之治網罟，獵者之調鷹犬，以期於必得，而我或泄泄然自若也，豈不貽後日之深悔哉。

一嚴備禦。數年北虜之侵我也，雖烽火時驚，疆埸不寧，然皆不過緣邊而止，猶未敢公然無忌也。其後漸知我之虛實，謂我軍莫能禦也，去年之秋，遂踰關南深入，與嵐靜樂之境，夫與嵐靜樂雖腹內，然其距偏頭寧武諸關，猶未甚遠，遠則亦猶有所忌也。茲者

一月兩舉，直踰平定，而東石州，而西，視去歲所侵，又越數百里而遠，且虜猶狗豕，夫狗豕之盜食物也，於此得便，則於此數來，苟有人焉從而痛朴擊之，則必懲而終莫敢至。臣姑不暇遠引，只如正統中，也先入寇無已，賴當時滿風店一戰而勝，乃胡人痛哭以歸，蓋自是不敢南牧。今幸虜暫退，誠宜及是時申戒內外任事之臣，勿以虜退而少安，日夜蒐補簡閱，激昂教訓，將中外所上一切便宜，決斷而力行之，務收清風之捷。臣謹按先年民壯之設，實懲己巳之禍，本古

者寓兵於農之意，其法甚美，但沿襲之久，上下相玩，雖有常數而無常人，至使癃孱衰耄之人，濫充抵數，其所爲役者不過爲豪門斯養，官府徒隸，將作傭奴而已。其於建置名義，絕不相蒙，甚非所以待有事而備不虞也。臣愚乞下該部申戒天下撫按官，從實稽簡，而稍增其數，務在膂力驍雄，如其名稱，然後籍其年貌，藏之所司，自非病死，不許輒易，（或疲老者亦須更易）務令各占一藝。時加演習，官募業師，轉相教誘，庶幾人皆可用，士不虛設。至於山東、河南、北直隸與江北諸州縣城隍樓

堞，其固而可守者，固仍舊貫，自餘並令繕修，以防衝軼。其遠年積貯軍器，爲以久不試用，悉皆朽蠹頓弊，摧枯斷折，徒有其名與數爾，併乞行撫按官，從宜修理，或因舊以爲新，或損多以益寡。彼諜者知吾日夜預備，有以待彼，則其狂志既謀，雄心陰計，庶幾可以遏折。不然，彼日得我人，長養而狎習之，而又配以婦女，彼貧民因以爲家，轉相煽誘，恣行蠶食，雖或不能大有所就，吾恐姦雄桀猾之徒，相挺而起矣。伏乞勑下該部，特設逸才一科，令所在撫按收召斷跑不

羈之士。諸但膂力驍雄。計慮深遠者。許得求乞自效
官試其能果實。　上之則命爲千夫長次之爲百夫
長名目。月給之糧八斗。或一石。使之統領民壯。訓教
鄉兵。俟三年無過。給之冠帶。又其積有年勞。謀勇漸
著。許得一體奬薦。漸階流品。如其才堪大受。力能禦
侮。所雖雄邊大將。亦皆有由此其選。是固廣求才賢
消弭姦桀之一道也。
一核屯戍臣聞故事山西河南兩省歲發更卒數千
人戍大同名班軍。豈非以大同爲山西河南之門戶。

大同安則諸郡安故雖損內以益外而不暇恤耶。臣
嘗竊伏聽於衆庶。今其流弊已極。不可不思所以變
而通之也。何者。每班軍未行。其統管把總若指揮率
頭會而戶歛之。市買其地之所有名士儀。益自總兵
而下。至於守備數各有差。及其到鎮。留不使之操執
弓矢跋履行陳。而乃擬送　宗藩。給役鄉宦。又否則
修濬塹隍。斬艾草木。軍既不耐其水土。加以糧餉不
繼。飲食不以其時。往往疾病以死。然亦月支行糧四
斗有半。在本軍則有贍養家室之憂。在大同則無毫
毛防禦之用。在本鎮則無以爲守衛之資。在客鎮則
反增耗蠹之實。大非所以便人而益國也。臣愚欲乞
　勅下該部查議。請令大同鎮巡召募沿邊土著之
人。抵補兩省輸戍之卒之數。彼戍卒所遺每月行糧。
已足支募軍半月之食矣。然後扣追二省歲應輸戍
之糧。以補應募之人之食。而又明厲科禁。嚴立限期。
即令領班指揮及把總管解交割。毋使稽緩侵盜。如
此則應戍之士。得以耕鑿貿易。保其妻孥。彼必不苦
於供給。大同失業之人。得有所藉以自養。必且欣然

於赴召。而山西河南兩鎮各有得人以爲守。是一舉
而三得。事半而功倍也。比諸羈旅不常之人。愁困無
聊之士。往來道路。計日懷歸。徒耗縣官之儲。無益防
禦之實者。豈不大相遠哉
一預積貯臣聞之鼂錯曰。一日不再食則飢。歲不製
衣則寒。夫民飢不得食。寒不得衣。則雖慈父不能以
有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臣始誦其言以爲太過
至於近日乃知其信然不誣。何者。自頃山西被圍。幾
旬日爾。然人情皇皇。已皆狼狽相顧。假而圍之月餘

又或數月不能。此其急當何如也。試察其故。蓋以民間積蓄。本自不多。而官庾所藏。又苦不宮。即此一處而天下共可知已。謹按先年戶部奏行積粟條例。其意頗善。徒以吏緣為姦。奉行弗至。而上之人亦不聞有所甄拔紡厲。故使良法美意。曠寢廢閣。至於今。臣愚以為宜嚴行申厲。重糾貪墨。夫郡縣儲峙。所以待有事而備可虞也。令法自徒以下得贖者。有力入粟其稍有力則令入金。名工食。所以緣人情也。顧吏因為利。不以歸官府之帑藏。而以充私室之橐篋。是教

之偷也。為令之計。莫如改令請得贖免者。准入粟。而為之差等。如法應杖七十者。而有力也。則令入穀十（亦在其人耳粟之在會與金之在庫其以其也）石五斗矣。其稍有力者則與減十之三四。其他徒流並準此以為之則。而又　明勅撫按之臣。時嚴稽覈因以觀察其人之廉與貪。及奉法與否。其有仍前贖金者。並以贓罪論罷。其餘江南嶺表諸處。或下濕不可久貯者。令撫按官盡一具奏。務期有備。　陛下採之與議者。若著在令甲。令該科記籍。毋輒輕改革。如此則積倉相望。師行糧食。即雖兵連禍結。當亦有資於轉運比諸倉卒齎發。乘急翔貴。收糴無幾。緩不及事者。其利害輕重。豈不相懸絕哉。

一撫傷夷。今山西太原所屬諸郡縣。雖稱附邇邊徼然以大同為之門戶。本自中土。其地頗廣遠。賦頗繁重。而民亦阜蕃。始十數年前。注選者猶皆科第之英與其才望之士。數年以來。以其近邊多事也。（札欽至今多科貢）其所注擬率多耄荒之人。左遷之籍。此曹精力衰倦。智識昏憊。其日夜之所惓惓。要不過歸老之計而已。即令邊事方殷。呻吟未息。必須噢休賑貸。加以訓兵積穀。勸

農除器。百責寔萃。豈此輩力所能辦。雖或間有二三可用之人。彼見地方之疲病困憊。日以多故。又皆有望望欲去之心。如此則國家何望。而百姓何恃也。臣愚欲乞　勅下吏部。將山西諸州縣正官。行撫按官澄汰。除賢而才者使之久於其職。其餘送部改授。其闕請於新進士中選擇銓補。令其勞來安集。綏懷招附。彼其人雖未必人人且賢。然以彼年力。加之方起布衣。曾有京朝之望。其必奮厲無疑。而又申飭監司。嚴加督察。以俟功能殿最。治狀傑然。而後隨材器使

以補科道部寺等官彼其人習知地方百姓將於巳責而不可遽解去也必將深思熟慮周旋竭力於其官郎時有科率徵發其勢既得行民亦罔不戴而其下亦無敢緣爲姦利故雖不必輿金輦帛以爲惠而惠之所及廣矣是誠救時之切務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四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選輯
謝廷楨提月 參校

胡莊肅公文集

書 胡松

答翟中丞邊事對 山西邊備

伏蒙明公以足食強兵飭邊禦虜之策及一應軍民利病機宜令無避怨謗悉意盡言且惓惓勸誘折節下問顧松章句小生歷世淺近誠于軍旅之事未之學然比涖邊壖頃在圍城見虜勢日熾我氣益摧國計民憂怛焉疚念乃時時從諸士大夫國人商論頗得聞其詳思效之左右祗恐不足以當明公之所求惟明公采擇

一勤蒐練松聞人有常言曰兵貴精不貴多世固莫不與聞之然往往衰能損耗不啻不精即原額且不能適何也軍政不修而上下苟玩虛文相蒙而名實莫之綜覈爾今鴈門寧武偏頭三關與神池老營利民八角諸營堡兵雖不多然悉索舊額與新募要之不下二萬若使人皆授甲士皆宿飽而厚于撫綏勸于教訓則逸以待勞一可當百其亦何不足之有聞自總兵官而下各以其官之大小占各有差使之刺繡雕鏤攻金治木甚或收其班直月其月餉而縱之以歸則諸營大數率已虛十之二三至于家頗饒貲與善持短長之人則又畏其口語或陰圖津給乃取可拱手高臥之差而影射之不曰分治文書則曰見司金鼓不曰守典庫廐則曰聱伯周廬多其名稱而巧于破調如是則實在壘營與驅使赴敵者纔什之五六爾而況又皆贅尾流離之夫駑怯巽懦之士與其素非訓教撫恤之人乎夫以甚怯之夫而授以不素習之器以寡恩之將而責士以必用命之勇加之人無贏糧馬多枵腹此其不格不俟智者而知已爲今之計必須大加蒐補慎于綜核如前所云治文書司金鼓等役杳果必不可闕而後役之諸係強壯殷實之人盡配以馬其餘闕伍朧籍係本省衛所者嚴令尅期清勾責以保任若屬別省克發或正犯既棄

已曾應當一二世者，奏令籍注所在爲軍。即在近邊，頗有抵業與可保任之人代充。自今非大雨雪寒暑，日令募師教習，非時賞犒，如前日虜闌太原，即不敢望能出戰殺賊。至如善于點放支架之人，四顧寥寥，亦不能多有，此豈非不預教習之故乎。然又必斟酌緩急，審量彼已而爲之備。夫虜率騎兵，我多步卒，此其形勢則固不相及矣。今必用我之長，以乘彼所短，古人必於平原曠野圖利車戰衆置戰車而禦之，蓋此不惟可以制敵人之衝，而又可以治我軍之力。不惟嚴束部伍使不亂，而又裝綴

糗糒，能久持。敵之遠也，則可架諸強弩而射之；敵之迫也，則施放火器，得以徐措其手足。昔元魏侵梁，遣其將楊大眼以精騎萬餘搏戰，韋叡結車爲陣，射以強弩而走之。宋靖康之初，金人圍太原甚急，种師古從井陘取道，會姚古與相犄角，金人乘間衝突，師古令諸軍以神臂弓射却之。宋神臂弓，即今所謂弩，然亦賴車以爲之衛，此往事之可師者也。大弩非素習不能張，即張不能中人。志有之，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小人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昔獨愛孫武

之治兵，以婦人陳而能終宮吳國，又最愛种世衡之知環州，懸金錢募吏民，射中即賦予之，卒境內莫不善射，敵無敢及境。吾誠于二子而有取焉。人情非畏威則貪利，必競相肄習不倦。否則別爲科條，詳加議擬，略倣國學積分之法，習弓與弩，束草爲人而射之，不秖習射，亦爲軍中選將之意期百步外能中五箭以上，積三次，授以小旗，月增其糧二斗；七箭以上，積三次，授以總旗，月增其糧四斗；九箭俱中，積三次，擢之以所鎮撫，或試百戶，各流官其俸，准與世襲等，使漸階柄用。若其他謀畧稱是，則

因一体奏荐遷陟，如漢之韓彭，宋之劉岳，亦皆由此其選也，庸詎知今之世無若人者出其中乎。又次則掄選驍悍趫捷之人而別畜之，授以古製劈陣大斧、斬馬長刀，被以紙甲，襮以綿胄，使操弄習熟。遇賊之至，出我精騎而誘之，俟彼馳驟，迺悉令突出恣斫擊，必可得志。然斧刃須極鋒利，柄長十尺；刀則連刃長丈有二，務在犀銳。至于馬軍，亦令居常披戴，學野戰，如與敵遇，使貫狎比卒，虜皆退，不及是時日夜備預，顧盼之頃，虜騎奄至，相傾駭愕，竟何益耶。而議者或

以虜志在掠奪吾但堅壁清野以待之使其人無所獲將自退此乃樂禍幸亂之人非愚則大不忠一據要害松關之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久矣夫險之不可不設也然要非一端之所能盡是故或以山河或以谿壑或以兵革或以箐樹查得雁門東西十八隘口崇岡複嶺回盤曲折加以林木叢密虎豹穴藏人鮮經行騎不能入吾但據雁門之險守平刑之關則一可當萬孰敢仰窺數十年以來官府狎于治平人庶習于苟

玩以致深林茂樹日斬月伐山徑之蹊介然成路則今之隘非昔時之所謂隘也誠宜及是時申嚴法禁如意愛養增置守戍專任責成及查雁門守備雖亦帶管其地然設在代州勢難遙制且代城甚堅其中固有代州振武衛與按察分司自足捍守官名守備豈可坐嬰堅城以爲三窟之計耶至若五寨堡遠距偏頭寧武二關幾可二百里許賊如小警要不敢深至其城即如昨大舉則將自保自救之不暇而又焉能禦虜是亦無用之贅員也爲今之計莫若將五寨

守備移諸夾柳雕窩梁之間使守西隘入口而以雁門守備改置地名北樓口使備東十隘晝則佔地授以璽書使之安撫流民嚴禁樵斬緝捕奸細訓練士卒仍期令久任以要其成若夫所謂陽方口者外當雲朔馬邑之衝內通忻代岢石諸郡之路至爲要害乃未設有鎮城雖距寧武爲近然緩急終不得力入角遊兵遠離偏頭老營率皆百里每遇賊至征調行李往來動以數日計賊如暴風至則已捲而去矣常苦緩不及事幾聞之道路宜以寧武所城移陽方而

以八角遊兵合老營堡使今說者或以代州五寨兩守備所部見軍既苦不多而諸隘廣遠不能徧及其言誠是也愚謂宜亟建議凡本省問刑衙門諸有徒流遷徙者請無拘恒格但令送雁門兵備道發諸隘使相兼旁近流民以守是固或一道也如其不足則請於　朝廷乞發河南山東民壯各數千人名防秋如周宣王時之備玁狁期歲秋七月朔詣關投牒至九月終放遣是又或一道也夫大同三關固山西之屏蔽而山西又河南山東之屏蔽也使三關失守其

害固首及山西矣。縱而遠之，則河南山東焉往而不可至乎。議者不察（嘉靖中至有寇深逼臨清之境），以爲東有井陘之塞，南有太行之險，備此二隘，則虜騎不能遠久。此殆未知今日之虜情，未覩今日之虜勢也。夫虜實多得吾人，又窺伺最久，其山川道路之委曲纖細，有土人之所不能知，而彼獨知之者也。所以逼山東河南者，獨此二路而已乎。吾固不欲其數以資敵，然可以意會。傳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觀虜前人寇太原，蓋無慮十六七郡縣，而兵皆同日到，使人不及掩耳。若以尋常視之，

而不知慎于爲備，則天下之事，吾未知其所終也。

一精器械。松聞人有宅于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利其機械，施其陷阱，乃可以得志，而不爲之害。苟徒手與之搏，雖賁育且懼于戕戕，而況其他乎。夫戎狄營則猛獸也，今使沿邊之人，乃以柴弓蒿矢鈍斧敝戈而與之角，是徒委敵之禽爾，奚得雁門等三所每歲何亦造有軍器，然官非其人，法又弛廢，即今陳陳山積，要徒具其形與數而止耳。爲今之計，莫若慎選管局之官，而嚴爲之法，請姑取盔常數，必拘拘日歲造甲幾百領，牌幾千面，箭幾萬枝而已。務祭今所宜急切而最要者，而先製之，以匾匾之愚，莫若首火器，次弓弩，次劈陣大斧斬馬短刀，又次則鐵蒺藜與窩弓毒矢，其餘非時所急，姑缺以俟。請本院以時撫巡，躬親閱試，有其精且良者而賞之犒之，否則罪之罰之，令將償勿貸。愚他日讀書見宋開慶時，壽春府造麗筒木弩，製與常弩明牙發不同，箭置筒內，其穩，大便昏夜施放。今其製不傳，宜召巧慧工匠以意製而肄習之。傅藥矢上，夜使人斫其營，令不知所從來，以爲

神。至覽北史見赫連氏之治兵，至于器成而試，矢不入甲則斬矢人，入則斬甲人，此雖其慘礉少恩，不可爲訓，然以今人情積玩之後，亦可畧倣其意而懲艾之，而又因舊以爲新，簇衆以爲一，務期精鋭犀利，要于適用而止。雖然，器則具矣，苟非訓教閑習于無事之時，而得人獎帥督厲于臨事之日，則机械雖工，其如易撓而動何。故兵法士以將爲命，善乎諸葛孔明有言：無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不然，自李廣不能以無敗，而況其他

乎余觀近日藏及將領一潰莫支者凡以將不知兵爲敵所誘士不預教爲賊所怵爾故選將領以治兵倡勇敢以率衆當今之時不可以一息不講也

一應財用松間之神農氏曰雖有金城千里湯池百步帶甲十萬而無粟弗能守也始嘗疑其言過激自頃躬履邊陲親更事變乃知其理之決然而不可易是以敢肆言之訪得偏頭關水泉營與老軍營一帶地方故多屯田先年虜不近塞諸得耕牧其中所以人有蓄藏官得饒裕而士亦有勇敢戰比緣將官貪

縱軍政弗修法令虧敝烽火不接以其故零賊出沒時多屠掠而諸將官曾不思譴斥堠而明烽燧勤哨探而廣間諜乃歸罪田畜禁民勿耕使美田棄而莫墾三軍飢而待哺偏頭地本僻迂介在河曲加以去州縣鎮市遼遠商賈之至亦稀如其時和歲豐尚足自給若其凶災飢饉則米價翔貴一月之入曾不足以供半月之餉此惟救死不贍而又何暇言治兵秣馬夫不務威虜使不敢近塞而第不自耕殖以爲固是因食之噎而廢餐因行之蹶而刖其足也天下寧有是理耶頗聞邊之人士日夜引領冀上之令而施耜焉莫若因其欲而利導之並令悉依舊彊得自開墾其諸戶絕而無見軍者聽餘人隱占無牛種者官爲假貸或因卽籍其人爲軍以自贖乃授以兵器令且耕且守虜如盛來則消息甚大彼固自急于收保卽或非時驟至則數必不多人且顧其畜植將竭死力而撲之矣如此而又得善于撫綏之人則蓄積漸克嬉飽可望比諸專恃糴買而寄命于他土一遇不稔輒轉死于溝壑其利害得失豈不較然甚明哉然

余又聞烽火耳目全恃墩卒聞墩卒之苦日與死比卽在三時尚自可遣至如冬月則皸瘃墮裂之慘所不忍言而況又有攻圍殺害之禍是以人皆憚爲之而數每不足謂宜補足其人墩修治堅厚仍疏請優恤每及冬初別給皮衣煖具靴襪各一具使之晝夜瞭望時其燧烽夫養之厚者乃可責之備如是而彼猶廢其常職或與賊爲市然後一以軍法從事不貸則我與彼庶幾皆無憾矣

一慎封戍松間之代朔崞岢之間土名魚兒川等處

地頗瞻衍，袤長補短，方可數千頃許。此緣四方亡命之徒，逋逃于此，俱治有屋廬，欠假而不知歸矣。以海內閒曠之地，養海內失業之人，固亦無不可者。但閒伏藏聞諜，至難詰禁，及又斬伐山木，日相吞食，今其人之爲甲爲乙，籍之或單或夥，皆不可得而詳。此則不可解也。夫必驅之使行，則人情或有不堪，且慮生變，固難，若一任其耕作而莫之問，是中國而海島之也，不可爲訓。爲今之計，莫若明行告諭，凡其舊所自墾者，並聽樹藝，爲世業，而不復有所予奪于其中。但

其人之鄉貫姓氏，與其家之男婦丁口之實，悉令覆實，即于其中選擇爲衆所推者，使爲保長，總小甲以督轄之，略示羈縻之義。每防秋，官授之器甲，令擺邊以令其室家，保其畜牧，宜亦無不樂從者。又聞其人之墾頗衆，而人頗豊饒，因戶口之籍定，就遣公平明恕之吏，從而審相之，歲令畝入穀或菽麥一升，草則數斤，以備操試犒賞鼓舞之具。竢其久而相安，乃更議所宜，而圖其末。故曰：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此實古今之通誼也。仍必申戒守備官加意撫輯，毋妄與事端，以煩擾侵削之，使樂安其生，察其中果有結爲婚姻，生有子女者，亦即募而爲軍，甚大便。或曰：是既實能匿奸私，獨因而盡除以務本。余竊以爲不然。夫兵法不恃其不來，而恃我有以待之。吾苟政修而令嚴，兵強而食足，彼諜雖滿野，將歸告其主，祇益見吾之勝爾。昔宋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親執桴鼓誓師，號令嚴明，乃下令速具糗

糧，聽鼓聲，視吾旗所向。契丹聞之震恐。由此觀之，整軍經武之要，豈不在先自治哉。

與楊臨溪大參論驛傳書　馬頭

比日見吏民甚稱馬頭之累，細叩其然，則其病本全在編審之初，正副幫貼不相適宜，至論其本，則又在（比人之累馬役）鄉民親自在驛應當，蕃鄉兵蠢村，既不知事例，覘則（驛不破家今乎無驛小站多扑畢同在北）而官吏與舊日招募鄰近驛旁之人，又皆痛癢不關。愚弄侵削，甚至交通使客，教唆導引，一切虐使困逼之，而又乘其窘急，借貸與放，其獲利可至倍蓰什伯。

此皆鄉民皆髓若幸而貼戶俱全或者衆人擎之猶
可稍給否則中人一家之產竭于一年矣朔年年如
是非至徹骨罄業逃亡殄絕孰肯替易罷免之此在
今日所宜亟處者也愚意不若仍從招募便益附近
之人喂養既便事体又熟官吏不敢横索儕類不敢
冒科使客不敢多取一應家火什物鋪陳等項不致
爲人盜侵藏匿損敗耗贏事事有節矣卽如館夫名
目各處只以支應使客此間止是出身與手不過一
厨子庖丁爾不惟無助于諸馬驢頭而且蠹食蛆涖

其中多其料味因之侵尅費其餕餘不得襯佐卽茲
二端其他可以類推矣今議者但云請以偏僻頗過
州縣牛頭人戶改作驢馬頭雖則暫可少蘇舊困之
人終是泥中洗塊未得清楚更一二年并此偏僻頗
過之人載胥及溺同于困憊矣何者彼官吏與舊役
遊猾之人若諸承使過客視新役爲奇貨又何以支
此則招募之策所宜必行者也况是舊例彼又何離
必不得已寧與寬剩其直則猶有紀極程準諺所謂
虧衆不虧一此其大較也若夫潤色損益變通神化
則明公諒有定筭矣僕又聞舊日偏僻州縣編有價
銀津貼驛遞者各馬驢牛頭全未沾被當或不誣或
者縱一散給不過名色具文而已此亦宜爲之處使
官吏不得染指其間無已則令解各守巡道就近親
散之可乎諸如此類卽更僕不能具悉聊具梗槩奉
備采擇

記

新設河池守備記 守備公廨

此篇於江北軍政有裨故存之

上嗣位十有二年秋九月江淮間遊民失業負販私

鹽乘時横犇流池河紅心大柳間時南京英武飛熊
廣武諸衛屯軍惟錯處咸與彼各言其衛其衛言諸
南京内外守備暨恭贊機務官曰國家洪武初有詔
江北濠滁和泗巢泥江浦諸郡縣民稀少其田曠遠
不盡墾宜分置屯田以藩屏京城伏兵畿甸便於是
分錦衣龍驤天策留守飛熊英武瀋陽廣武四十二
衛諸處而英武衛坐紅心飛熊衛池河廣武衛大山
三衛相距各三十里許奕星栽羅項背相望時詔都
指揮一人往來督耕且捕盜賊號治安然限長江法

又漸弛。都指揮不時至。遂稍陵遲。正統間朝議諸屯軍饒而人逸。乃籍丁男壯者。發南京教場操練。歲爲常。成化中增置御史。巡視都指揮。遂爲冗員。不復至。正德庚午辛未間。劇賊劉六等。剽劫鄉邑。勢寖熾。所司議還諸軍操京營者。使即其地教習。時攸賴。其後賊平。罷。莫行。今故操教場遺址。尚在可覆。三衛吏士愚願修復故事。請都指揮往來如故。益發軍舍隊丁爲兵。族而教之。以捍禦奸侮。潛消禍釁。三衛不勝大願。於是守備南京太子太保魏國徐公某。洎參贊机

務南京兵部尚書劉公某。皆謂然。上疏闕下曰。三衛言是。然都指揮往來無常。處不便。且兵屯須餉。臣等愚請置都指揮廳事。給軍餉。略如軍營法。著爲令式垂永永。 上下兵部議。兵部議曰。南京守衛參贊言不妄。宜如請。然斯事体重。應兵馬錢穀。營繕爲費鉅。非僉同與協。不可。請行南京戶部工部會。諸臣申覈。二部覈其寔。曰三衛言是。諸臣請不妄。謹請即三衛適中池河地。創守備都指揮廳事。而修故教場址。軍餉計月爲斗。凡四調給。行餉三斗。率出戶部歲收諸軍租銀錢。衛選指揮一人。千百戶二人分隸軍人千二百名。馬一百五十匹。他請指揮爲把總。繕費出工部。 上皆報可。于是今武選司郎中朱君某等。寔先後經營底績。其歲月材用屋宇之數。具載碑陰中。是時守備缺員。兵部謂茲宜得人。乃疏南京府軍前衛指揮夏忠。楊某名請。 上以命忠。 賜璽書使佩而行事。若曰茲。余實畀爾以重負。毋僉忝。其惟督屯力耕。毋沒。其惟詰奸訊盜。毋枉。若盜賊寔生。其附邇郡縣巡司兵壯。惟爾督。毋爾遺。爾毋或忝茲。慎之哉。忠

奉 命夙夜。惟慎與勤。盜賊遁藏。閭井晏息。三衛吏士。具背以喜。恐後怙乎。侈治復玩而懈如前人。乃思伐石以紀。視後世。詞曰 皇祖革命。闢寓中土。張置府衛。曰藩京輔。相茲淮南。綿亘夷膴。詔置屯田。聯其什伍。軍實載揚。餽餉弗窶。威加遐邇。富藏外庾。旣法中墮。淪胥用蠹。亦或申飭。終莫能樹。自頃盜生。害及羔羖。百爾有位。思緝用撫。詢謀僉同。惟謀卒慄。展矣陳力。奄忽百堵。惟時虎臣。寔始開府。以屏留司。以嚮遐祜。我歌此詞。式告衆甫。垂之罔極。萬禩弗齵。

陽方築城記 備邊

西蜀陳公既受命上公提督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
乃言于朝曰國家西北邊鎮莫重宣大山西雁門寧
武偏頭與紫荊倒馬諸關爲國重險國初以宣大爲
重重兵大將多在兩鎮三關兵馬素少又脆弱往時
恃大同爲捍蔽故三關之備差緩今時則異矣使非
設險據隘其何恃而能守今三關東起代之瓶形嶺
西暨保德河曲地東西延袤千有餘里在所皆路並
當修築然東有雁門勾注之險西有老營偏頭之塞

阨嶇山谷限隔黃河虜賊大舉不甚便工可竢時臣
閱寧武關之陽方口東西長可百八十里適當朔州
大川之衝平衍夷漫虜雖擁數十萬騎皆可成列以
進且比年賊寇內地率徑斯工當首舉庶人有依而
能立臣查山西諸路民壯可得萬餘忻代五臺諸郡
邑權金歲得數千不足則取諸太原所部吏民贖鍰
費不傷乎正額勞不及于齊民說者或以版築之勞
臣竊以爲孰與殺掠之爲慘暫勞之費孰與永世之
攸寧築之便 上下其奏兵部兵部議如公指無異

乃以雁門兵備副使王鎬察奸經費都司署都指揮
同知王松太原府同知邢倫總督工程其下文武百
執事並選廉慎而有幹者使攝經始嘉靖十九年之
春三月畢工明年之夏六月有半計役民壯七千九
百五十人借調旁近屯丁一千八百二十人東起陽
方口經渦嶺大小水口神池蕎麥川迄于八角堡之
野猪溝老營堡之丫角墩土築惟半餘則斬山之崖
爲之計長三萬三千一十餘丈可百八十里無論土
石並高二丈有奇下廣一丈五尺上廣七尺加四尺

爲女牆可騎以馳可蔽以擊牆外壕塹深廣之度略
如牆中增敵臺四十三座煖舖五十五間暗門五座
重樓三座護水堤臺稱之包築泥水溝洞百十二處
叅三關中路之備壯哉盛矣計用金五萬有奇然中
三萬猶皆民壯歲儲常供數云始公之肇斯役也諸
以工大費鉅不可就公執弗疑詳其畫約時其省視
諸如醫巫蠱疏之細靡不綜理加密重以群賢宣力
萬手並作故民不稱瘁而工卒僝其秋八月虜果大
至見陽方墉高塹闊不可攻乃從其東四十里麥栅

樹使人夾柳故無墻又平曠可馳寔代州守備信地公先是蓋嘗慮之檄守備朱宸往量土物宸耄而畏事謂土疏惡不可築遂不及爲虜乃乘虚以入（興垣八口是其出之道也）蓋言者不諒不審而公去矣公去而中丞劉公代益郎虜退之歲之冬劉公奉廷議屬余與參政張君予立規計工事補築東路三百里按察司僉事趙君瀛補築西路黄河墻百五十里其歲月夫匠財用之數別有記所缺惟水泉滑石（在老營之西樺林子堡東一帶）諸處其地迫近虜穴時且近秋不及爲鎮形團城泰安（地在雁門以東其東即臺丘麻峪臺一帶）三口諸謝稍近内地力有程限不暇爲然他有此無終滿嫓世有同心計不容已是歲之夏余與張君視工過陽方口覽公遺烈相與感嘆張君謂余于此專且近悉公行事屬余記而不敢以不文辭公名講字子學遂寧縣人劉公名臯字憲甫鍾祥縣人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四十八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李雯舒章 選輯

嚴 嶠銳子 參閱

巡邊總論

論 魏煥

宣府鎮 巡邊宣府

疑行只簡手又奉詔作九邊議

宣府漢上谷郡也、國初常忠武王、破虜于漠北、郡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凉亭沈阿審

峰黃崖四驛、接太寧古北口、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 太宗文皇帝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泰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無事矣、後泰寧既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中、乃徙衛于獨石、弃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今邊人謂獨石不如開平險隘、可守、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于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縣懸遠、然長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太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冶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又要地矣、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考塞垣所據、險亦幾盡、但時異勢殊、有不可不為之經畫者、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募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荆、策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

鎮、此豈容已乎、且宣府軍士、素稱敢戰矣、乃近年參將都勳、出境燒荒、遇虜二十騎而潰、閻山王徑前後陷沒、此猶可諉也、若滴水厓郭舉之叛、及諸軍告粮而譟、此則漸不可長、况伊邇大同、耳目習染、可不慮（一鎮雖制边而宣府竟無叛卒必軍府制度有不同者）哉、是故有撫綏之將、而後有節制之兵、而後有經略之同、籌宣府者此其大計矣、至以邊儲一節、則貝外楊守謙所論、蓋得權宜之術、附見于後、以備一時參考云、守謙曰、嘗聞弘治中、宣府各城粟菽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廒

僅存厓礫塲地。掬爲茂草。武勢家佃以爲業。然則能歇騰槽之勢。安得而復見哉。邊鎮敝壞。乃至此極。賴國威靈。僥倖無事。使遇也先火篩之變。將何以待之。司國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有必不得已之事。則空運之策可行也。此益先朝所已試者。亦一時拯溺救焚之方云。又按邊軍月餉法曰。折色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間支。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若于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倉廩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易粟六七升。是一月折銀。猶不及半月之粟。口幾何其不饑而瘦且至死也。欲責死綏之節。不亦難哉。說者謂宜于歲例之外。每鎮發銀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于（先賢多論此事于國不費而邊儲具實）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勿動。惟騰踊之甚。不可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即于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如此則士

得寔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即有重大虜患。徵發旁午。緩急亦有所濟矣。此誠今日之急務。而司國計者所當講求云。

薊州鎮

薊州一邊。拱衛京師。密邇陵寢。比之他邊尤重。（世廟以前薊鎮少患自此以後虜乃屢入爲重鎮矣）三屯營居中爲本邊重鎮。東至山海關三百五十里。西至黃花鎮四百五十里。我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乃即古會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屯等衛。外山連絡。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列爲外邊。命魏國公徐達于內。西自古北口東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一道爲內邊。神謀遠矣。永樂初因兀良哈三衛部落內附。乃徙大寧都司于保定。置營屯等衛于順天。以大寧全地與之。今止守內邊。邊人謂外邊山勢連亘千里。山外撤江環繞。誠自然之險也。北虜不敢內侵三衛者以此。今棄此而守內邊。失地險

薊州保障

一東至山海關。西至黃花鎮。爲關寨者二百一十二。爲營堡者四十四。爲衛二十二。爲守禦所三。設分守

參將五、于燕河營太平寨馬蘭谷密雲縣黃花鎮、以
管攝營堡、謂之關。設守備都指揮五、于山海永平遵
化薊州山河以管攝衛所、謂之營。設總兵官一員于
三屯營以總鎮焉。關設于外、所以防守。營立于外、所
以應援。本相須也。後關獨當要害、營但肆為觀望。嘉
靖十八年、巡撫都御史戴金題、後該本部復仍如舊
制、更相防守、

薊州邊夷

朶顏三衛、在外邊之內、內邊之外、兀良哈之地、即

古會州也。東西千里、南北倍之、洪武二十二年、元裔
東夷遼王會寧王朶顏元帥府元帥、各差人來　朝、
永樂　詔以其地置泰寧朶顏福餘三衛、每衛建都
督二、朶顏衛左都督花當、今襲者革蘭台、右都督朶
兒干、今襲者拾林勿羅、泰寧都督二、今止一人、曰把
班、福寧都督二、今無、止都指揮一、曰打都、二衛惟朶
顏日衆、朶顏惟花當日衆、把班打都拾林孛羅皆為
役猁駁、今考革蘭台子孫為都指揮二、曰脫力、曰脟
哈赤、為正千戶者曰革孛來、曰幹惟、曰把兒都、曰伯

革、為舍人者曰打哈等最多、每歲朝　貢二次、共六
百人、惟幹兒古道兒撤只兒他忽渾脫桶阿士魯罕
脫桶阿克庫把禿剌大同脫脫罕等諸夷俱在廣子
嶺古北口白馬關以西、至黃花鎮境外住牧、專肆搶
掠、自不朝　貢。邊人謂革蘭台把班革孛來打哈脫
可諸酋狡譎、而打哈之子倘孛來尤猛悍、同類畏之、
生齒日繁、衣食不給、乍臣乍叛、為我邊患、恐與北虜
連合、勢難阻禦。防守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薊州經略

一　自來論薊州邊者、皆謂外邊山河並險、內邊城堡
疎夷、外邊直而近、內邊曲而遠。從　國初長久之計、
惟在駐三衛、復舊制、以守外邊。若事勢難為、仍守內
邊、必從邊人長計、據險要、修墻堡、增墩軍、益邊粮、以
嚴防守、其庶幾矣

一　內邊東自龍井關起、西至黑谷關止。邊城磬折、計
六百里、夷地一區可田千頃、乃至腹裏、外有橫山一
帶、止百五十里、相連高峙、窺見內地虛寔、弘治間、張
都御史差指揮薛亮帶夜不收出邊、將外橫山踏勘

圖本甚詳若從其計修築外口橫山一帶不惟我據其險有地可耕且以守六百里之人保移之守百五十里豈不省且便哉又據致仕參將周楫稟議橫山一帶舊為我軍架砲之所山外撒江經流直自然之險

一內邊山雖斷續險處亦多但山外扳緣易上山空水道處所每年雖修壘二次皆碎石乾砌遇水則衝虜過即平其何以守近年都御史戴金出邊巡視欲將山外可扳緣之處塹崖削壁山頂以內嚴令禁長

林木岑鬱仍燒磚補砌山口水道使連亘如城險不可踰亦如陝西各邊之制更添墩堡以備防守此亦至計

一查東邊墩軍每堡多者不過數十人少者僅得二三人軍士單弱莫此為甚欲擬補加增查得各衛官軍除通涿武清等衛額有京班差操其餘衛分各已選補邊堡在衛守門者多係老幼操守止存餘丁所留正軍不過局匠數人而已況宜大各邊任墩官軍之糧倍于在衛惟此邊墩軍之糧與守衛者無異劣土者人情之常既無鼓舞之俶誰肯弃父母妻子而樂為守邊哉

一足邊糧弘治間坐派本處邊倉支放官軍甚便令各倉廢壞俱赴薊州密雲昌平等處支糧或一二百里或三四百里守候往返動經數日每遇支糧寨堡一空偶有邊警其何以禦況薊州倉每歲所入僅足終歲之用而密雲昌平二倉尤為空乏各軍有至三四月不得支糧者至于官俸百戶止半年每月止折銀四錢二分下半年每月止折銀三錢二分遞加至

官軍俸糧餉經折北貧薄乃如此

指揮使上半年每月一兩三錢一分下半年每月八錢八分按月支給猶為不足必待半年之後加利揭借所得幾何欲其不削軍士固守邊圉何可得哉

一永樂置立三衛令其每年朝　貢二次每次每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為藩籬遼東宣府自此隔絕聲勢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于喜峯口密雲等處鎮守驗放別無多官後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為也先鄉導乃命都御史周來學經略之此時因而添設太監參將等官而夷情

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爲寇也弘治中守臣揚
友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
既蕃朶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脇求添
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進北恐嚇邊方參將
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故三衛夷
情難與往日例論禍机所伏不待智者而知黃花鎮
擁護陵寢京師後門令兵都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
衛之戍空名無定單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
外則可募爲兵此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

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披難
立爲塹則漲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雖曾設有關城勢
難孤守今須每川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
礙水路庶幾可以久乎喜峯口三衛入貢之路撫
賞諸費久累軍丁近聞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廷昌營
自裁革內官之後以其兵多于燕河營乃復添設游
擊甚爲紕繆夫游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兩面驗擊也
今偏在東偶其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營參將止五十
里而去太平寨參將止六十里不爲贅員且掣肘乎

愚嘗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巡
撫駐薊州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參將
則仍舊而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爲一參將則庶乎體
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于外所以防守立營于
內所以應援今關營提調既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害
營但肆爲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即司所直之關責
有攸歸其復將誰諉有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
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
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諜選將

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一國家設六邊以禦胡惟開元歷興中大寧抱紅螺
跨獨石以達諸宣府自宣大迤西直抵甘肅勢如率
然首尾相援天設之險而創造之艱也永樂初有靖
江之役兀良哈效順遂以興中大寧與之掣大寧都
司于保定于是紅螺自雲之北因而失險退守錦義
寧前喜峯三屯密雲白羊以達居庸緣是宣府左臂
受衝盧龍後背偏僂遼之咽吭俯吸諸陵亦時警嚴
烽堠矣夫不復興中大寧則寧前一扼地耳自潮河

川喜峯口以窺盧龍則灤平騷然矣自黃花白羊則諸陵震驚矣宣府之外藩圍之日析也言而至此未嘗不嘆其失之之易而惜其復之之難也當是鎮者其尚念哉

寧夏鎮　寧夏

寧夏亦朔方河西之地即古夏州也南北僅百里東西二百餘里南北朝晉時赫連夏及拓跋魏皆都于此至唐宋胡裔李繼遷趙元昊相繼居夏累世據朔方之險為　中國患甚矣今三邊既為　中國所有而寧夏居中適當喉襟之地　國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廢之徙其民于陝西九年復設寧夏等五衛于上郡東南距河西北抵賀蘭山薮四塞之地內有漢唐二渠引水灌田足稱富庶亦陝之樂土也所隸賀蘭山後虜賊出沒無時而花馬池鹽川東西三百里地勢平漫與武營靈州一帶又套賊侵犯腹裏必由之路

寧夏保障

一北虜住牧套內非昔往來不時者可比也其保障惟以邊墻為主本邊內外大小邊墻及花馬池一帶壕墻壘墻俱見總考下中間詳悉該載不盡者復見于此

一達虜依水草為居花馬池東南一帶惟鐵柱前有水又東南至梁家泉有水又東南至甜水紅柳榆樹等泉史巴都韓家長流等處有水總制劉天和題于鐵柱泉築城梁家泉築堡甜水泉史巴都等處築墻一時水源俱各據守賊無飲馬之處誠百世之利也

一先年套內零賊不時進至石溝鹽池及固靖各堡搶掠花馬池一帶全無耕牧自築外大邊以後零賊絕無數百里開荒地盡耕孳牧遍野糧價亦平但內有鹻濕墻七十餘里寧夏又不肯協心防守數萬大勢套賊卒至猶不能禦內固原小邊每年修理二次亦各完備但青沙峴八十餘里俱走沙磧石隨風剝落隨修隨壞工力不堪節年套賊從此深入腹裏搶掠

一新紅等堡直北稍東總制劉天和新築橫墻二道以圍梁家泉直北稍西舊有深險大溝一道受迤東

滦山之水，流于黃河，長一百二十五里，總制劉天和塹崖築堤二百八里五分，築墻堡一十六里八分，自大邊至此，重險有四道矣。

一寧夏北賀蘭山黃河之間，外有舊邊墻一道，嘉靖十年，總制王瓊于內復築邊墻一道，官軍遂棄外邊不守，以致邊內田地荒蕪。十五年，總制劉天和，修復外邊，防守黃河東，與外邊對岸處，修築長堤一道，順河直抵橫城大邊墻，以截套虜自東過河以入寧夏之路。寧夏西倚賀蘭山天險為固，山口一十二處。

寬狹不等，共止量長一十五里，舊每口各有關墻三道，今盡圮廢不修，以致大虜時入搶掠。

一寧夏南自大壩起，至山嘴兒墩止，長八十四里，總制王瓊修鑿崖塹一道。

寧夏邊夷

東北即套，其詳見榆林。西南即番族，其詳見甘肅。天順四年，北虜孛來、毛里孩將萬騎寇固原，回至黃河大壩對岸下營，欲渡河，掘大壩渠水灌寧夏城。時寧夏精騎調援延綏，鎮守都督張泰，募義勇三千餘人，付其子翊管領至壩，與虜夾河而營。夜半渡河敗之。翊日使善水者浮水罵之，虜以為水淺，悉眾渡河。（淮陰之破龍且用此法也）翊令軍從截其半。前驅盡溺水中，斬獲數百。邊出賀蘭山外而還。

嘉靖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套虜六七千騎，自寧夏東北鎮遠關南踏水過黃河，循賀蘭山南行，總兵杭雄等領兵擊之，兵少敗績，官軍死者九十二人。雄等結營固守得免。賊蘭過莊凉者始此。

遼東鎮

遼東古幽營二州，舜分冀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即今廣寧之地；分青東北為營州，即今遼陽之地。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一千四百六十里，南至旅順海口，北至開元城一千七十里。元季時為平章劉益、高家奴分據。洪武初，奉表來歸。四年，置定遼衛。八年，改為遼東都司。十年，革所屬州縣，設衛二十五。永樂七年，于開元、遼陽復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自湯站抵開元，隣建州、毛隣、海西、野人兀者諸夷，而建州為最。自開元之北，近松花江之山寨夷，亦海西

種類又北抵黑龍江之江夷而江夷爲最自寧前迤東抵開元隣兀良哈三衛而朶顏爲最

遼東保障

北隣朔漠而遼海三萬瀋陽鐵嶺四衛之統于開原者足遏其衝南枕滄溟而金復海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濵者足嚴守望東西倚鴨綠長城爲固而廣寧遼陽各屯重兵以鎮壓之復以錦義寧遠前屯五衛西翼廣寧增遼陽山東諸堡以扼東建遼之保障固於地之迂遠今三岔河南北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木

葉白雲之間即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自委以與虜進據腹心東西限隔道路迂遠若復其舊則城堡士馬芻粮可省十之三四

遼東邊夷

東夷即九夷之地所謂獻夷方夷于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是也後爲朝鮮高句驪女直楛婁新羅百濟伏餘東胡烏桓鮮卑渤海沃沮三韓濊貊日霫安定樂浪玄菟直番臨屯帶方肅愼靺鞨勿吉高麗北狢契丹孤竹等國歷代兼併不常今所存者惟東有朝鮮東北有女直諸部落西有兀良哈三衛今之邊患三衛爲緊（十今則三衛與女直爲）女直次之朝鮮無患

女直初號女眞後臣屬于遼避興宗諱改曰女直即古肅愼地至混同江之東東濵海西接兀良哈南隣朝鮮北至奴兒北海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大易部建國曰金滅遼都渤海金亡歸元永樂元年野人頭目來朝悉境歸附自開元以北因其部族所居制奴兒干都司一建州毛隣等衛一百八十有四兀者隱勉赤等所一十有四其酋長爲都督指揮千百

戶鎮撫等職給之以印俾以舊俗統厥屬每年一朝貢每貢都督許帶一十五人共一千五百人建州毛隣則渤海大氏遺孽樂住種善緝紡飲食服用皆如華人自長白山迤南可拊而治也海西山寨之夷曰熟女直完顏之後金之遺也俗尚耕稼婦女以金珠爲飾倚山作寨聚其所親居之居黑龍江者曰生女直其俗畧同山寨數與山寨讐殺百十戰不休自乞里迷去奴兒干三千餘里一種曰女直野人又一種曰北山野人不事耕稼惟以捕獵爲生諸夷皆善馳

射雖通職貢時加搶掠居民苦之但較之三衛則少差耳。

兀良哈三衛見薊州邊鎮下自寧前抵喜峰口近宣府曰朶顔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太寧內黃泥四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其俗喜偷常入北漠盜馬匹三人驅數百十匹善剽掠即殺人寇掠髡其髮以目剽性貪黠邊人以酒若貨啗之執而殺之茲故報復抄虜無寧時一遭剉衂數十年不入其地遼邊各夷惟此最無賴也

一國初分東胡為衛三百有奇兀良哈三衛各置都督二羈縻撫馭最上策也分其部落則其弱易以制別其種類則其聞易以役使之人自為雄各相為戰所謂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而又為之虛級自都督（衛之長官揮使也今設都督即指揮官也故曰為之設虛級）以及所鎮撫在女直一歲一貢在三衛一歲二貢使之款載　中國外禦北虜也

朝貢夷人賞賜都督段絹六表裏都指揮至鎮撫五表裏舍人四表裏散達二表裏所貢馬收于本鎮行寺工部給價每匹六兩女直一年一貢每貢一千人三衛一年二貢每員三百人二項夷人每年來貢者一千六百其宴賞之費驛遞之擾可知矣

遼東經略

一遼之邊臨莫先寧前蓋自紅螺失守與中淪沒退而濱海一綫之地耳說者欲拓一片石抵报木衝以廣屯種茲其小者也夫開元東隣建州海西北隣山寨江夷西隣福餘太寧自清陽逾西抵鐵嶺營堡六十有三而墩空數百自鎮北逾西抵湯站營堡一十有八而墩空亦數百蓋其建置之初計小遺大逾東

迂北柴河汎河有警則鐵嶺不南懿路不北開元四戰之地也自廣寧師行十餘日吉行五七日遼河渾河三岔新橋之淖濘不計焉若不復南行而直西向由鎮北抵山海行可五六日并其城堡墩空提重兵以防設遊兵以巡警東西合作首尾相應營堡城空先計而後隨置之筏不濟矣攷之木葉白雲之間即遼之北京中京地也今其城垣壓舍蹟礎磨尚存焉頓乃委之草莽不亦重可惜哉夫拓邊有三利焉省兵粮也據要害也廣土地也消息便利存乎其人

焉耳。

一粵觀上世遼之通中國者未嘗不由海道舜分十有二州則青之東北境也漢武遣樓船將軍亦浮海而東下逮孫權之於公孫度隋唐之入高麗我 國家之平定哈納東皆由是道管寧之還國欲之奔亦由海而南是故無棄置不相屬者山東民運靡自弘治間而海船不通矣且山東之不利於海運也微解之難（由薊遼東一鎮并屬之山東省正欲其援濟也）風濤之險也輕齎折色則有司之事易集故忘經國之大計而苟且支吾於是遼爲東北絕域人中

國者一泥丸可塞矣寧前有警阨山海之吭據沙河之阻則永平無左臂遼西無右臂批其左右臂以鬭兵法所謂死地也且倭寇自劉江望海蝸之捷迄今幾百年矣墩哨營堡空虛草莽萬一樓櫓奄至其何以爲備哉誠使修復運船中嚴程法則人樂易人樂易則知險夷知夷險而預趨避預趨避則衆習熟衆習熟則上可以供億軍需下可以貿遷有無近可以設警備倭遠可以備嘗緩急即東南饑催轉遼東之粟亦足以濟之又晝則疏廣寧火燒橋以達湖洞溝引吳家墳汚下之水注之則自三岔河可達盤山矣由寧前歷右屯沿剪子河入遼河則河東之粟可達山海矣由黃泥凹白境外入遼河以達開原老米灣則國初運道也茲又拓邊以後事也而說者視爲迂談蓋亦弗思爾矣。

一分東胡爲衛三百有奇自都督以下歲一入貢論其功而陞賞之方其入貢也守土之臣驗之而入無敢留難焉（以此言之撫夷之不得要領在于法弊不在于勢失）此其賞賚之加恒饜其所欲其私相貿易者率寬假之故諸夷恒求貢而其購在我今也

不然其來也守邊者索之索之不足則怒詈之其入京也譯者之害如邊臣比其賞賚之錫又不足以償其所欲而凡陳乞陞級譯者悉爲張主其所欺取猶無厭而可惡所司若部悉因其言以低昂也賂彰威損侮謔甚焉此其故諸夷率易 中國而無心於貢無心於貢而彼撫諭之說行有撫諭之說則其購在彼矣夫使諸夷以入 貢爲購 中國之威安在哉大驗貢以勑爲準也今之勑皆私相貨市非其人之子姓也矣違之則夫在我從之則犬羊之貪無厭而

其漸愈熾故其先當求邊臣之有心計威重者悉召諸胡而諭之核其眞僞而折服之限以年而更易其物凡入貢之數悉準如制其應陞之功邊臣狀上撫按撫按以其狀上之　朝廷使司譯者無所與而其賞賚之給貿易之通如先朝之厚且信焉則庶幾服其心矣

一遼之諸胡古山戎也昔者中行說之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獘壞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酥酪

之便美也是故匈奴日强不能制焉今之東胡則不然得尺綺文帛則寶愛之其富者華服錦繡金珠離飾以靡麗相高貧者垂涎睥睨專事偷盜以起市故馬市交關互以名馬易錦綺數十尺獲餅餈鹽酒之勞其卑若飴此後其心以棄其所長實我　中國之利也往者速長家之死數十百人徒手就戮去而復來如魚之思餌鳥之思食雖開之使去未能也故善馭之者謹互市之交易可不戰而馴擾之此賈生三表五餌之餘技耳今誠得人而理之取椿朋銀以市馬歲可得萬餘匹即軍人無馬騎給而入其直償以充太僕寄養騎操不數年馬可登息矣乃率以純薄短小之物貽之欺其不見而襲取之威之以勢而攘奪之失其心者數矣而又利歸貪猾禍隱疆埸善觀變者覩之於未萌是豈可易而忽之哉

一維遼之東南常山大海海有島流徙之民聚其間者曰島民聚於萬山之間者曰流民是皆四方亡命流徙自食其力而罔知官府之法者置而不問則無以漁天下之群而有意外之虞繩之以法則是激以

賈禍也故為之淸查為之保甲為之解發為之類編差銀皆求以治之而卒無底於成此其勢有所不能而處之無其方也夫茲地也其在前代至繁庶也其半為朝鮮北界及夫遼金為郡邑者幾二十餘今以流移之人散處其中而無所統屬之是能保其恒晏然哉是故設憲臣以撫治立州縣以分治隨其居止俾之保伍聯什職以三數年治其役與有司等則其人安土而樂生安土樂生而後刑罰教化加焉即不得已而籍兵供役數十萬衆可集矣

一朝鮮在我　朝爲不侵不叛之臣自湯站抵遼陽六百餘里皆建營野宿故東胡時出刼掠乃設鳳凰城以防衛之或乃潛通互市相誘盜竊守者又爲需索抑勒得無損威重耶沿江流民耕牧壓境時有移文置之不省又非棄大字小之義矣嗚呼吳楚之爭起於採桑女子天下之事未有不始於纖微者也

遼有苑馬寺統監圉以畜牧有行太僕寺司簡閱以（二寺之設原給脈費甚多而所得畜牧其事往往不償所費）蓄馬立法之意未始不善也積習漸久曠廢益滋兩寺之卿并除陞轉動以年計其政多委之他司縱使

當其任者日日而治之事事而度之所謂掌牧之多寡印烙之肥瘠率多陳迹故事轉相虛應存乎其名焉耳矣間有豪傑之士剔洗而振作之頗綱斷領隨手剝落而又倖官生事之謗興此無他上下相習而窮不能變也若少變其法以原官量兼憲職苑馬駐蓋州兼理東南流聚之民太僕駐開原兼領東夷一應機務凡朝　貢互市攻守芻粟之政皆責成之而與以便宜是謂不易局而勝不變市而理斯固安危之機也

終卷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四十九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嚴　㵪鋭子　參閱

巡邊總論

論　　魏　煥

三關鎮　三關

偏頭寧武鴈門自西迤東三關並列而盡黃河東岸東抵大同西路雖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真定相爲（言其險害不專屬晉）

唇齒非惟山西重鎮而畿輔之地安危係焉況逹宫逹舍安置真保河間等地子孫世受　國恩臣服効力固無他志但同本原性習尚在勢終與合故三關彊域所係非輕與宣大並稱重鎮

三關保障

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與和開平相聯通爲一邊外狹内寛復設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十八隘口于内以爲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本爲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時無住牧之虜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住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近黃河（套虜去來入晉其防在西）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地方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踐歲無虛日保障爲難今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石硤口尤急河岸渡口雖同娘娘灘太子灘尤急先年以山西巡撫駐劄鴈門關代州總兵駐劄偏頭關又各設守備一員以備調度嘉靖十九年胡虜充斥三關不能禦近議于朔代之間設重臣一員總督宣大三關亦如陝西固原之制

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又東紫荆關又東居庸關山勢連亘實天設之險爲　京師近藩往年紫荆居庸可踰而今不可踰者以其增築修鑿之工多而其險備也使今之三關亦如紫荆居庸胡馬敢深入乎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三關之險擇將帥覔壯勇積芻粮以整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三關邊夷

北虜亦克罕一部常住牧此邊兵約五萬爲營者五曰好城察罕兒曰克失旦曰卜爾報東營曰阿兒西

營曰把即郎阿兒入寇無常近年虜在套中以三關為出入之路直抵山西地方搶掠嘉靖十九年秋虜酋吉囊擁衆數萬由偏頭等關入寇太原大掠居民而出零賊亦為鄉兵所殲嘉靖二十年秋前虜復由本關入直抵平定州參將被害居民殺擄者無數山西自來被達虜之慘未有過于此矣

甘肅鎮　甘肅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蘭州即漢金城郡過河而西歷城子莊浪鎮羌古

浪六百餘里至涼州即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即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即漢酒泉郡肅州西七十里出嘉峪關為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即漢燉煌郡與前四郡地方俱隸甘肅至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為限遂棄燉煌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為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為鎮番衛古曰姑藏此又河西地形之大略也

甘肅保障

甘肅一線之路孤懸千五百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山勢曠遠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固有而難以設險之處居多洪武九年設甘州等五衛于張掖設肅州衛于酒泉設西寧衛于湟中又設鎮番莊浪二衛又于金城設蘭州衛皆置將屯兵拒守者考之漢宣帝命趙充國將兵討羌充國奏曰願留步士萬人屯田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交聯不絕便兵戍飭鬬具謹烽火通勢併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

守甘肅之臣惟以充國為法斯得矣

甘肅邊夷

甘肅之邊北虜止二種亦不剌盤據西海尼剌環遠北山其餘皆西番種類不一洮河西寧一帶附近番族以茶馬羈縻而已其餘遠番止令通貢上達元萬戶把丹之後安置平涼今為亦不剌所擄哈密諸番衛本中國藩屏今為吐魯番所破

一土達元萬戶把丹據平涼洪武初歸附授平涼衛正千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編為民仍號土達其壯

者選爲平涼衛軍正統十四年北虜阿渠寇陝西平涼土達被掠成化二年北虜大舉入寇固原土達李俊迎獻羊酒有北從意四年平涼衛土達滿四反據石城都御史項忠討平之一近番黄河南有洮河二州北有西寧皆漢郡唐末陷于吐蕃宋末爲夏元昊所據俱爲番族洪武初洮州河州西寧各設茶馬司收貯官茶二年一次差京官齎捧金牌信符往前三處附近番族招番對驗納馬洮州火把藏思裴日等族牌六面納馬二千五十匹河州必里衛二州七站西

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五匹西寧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哇申藏等族牌一十六面納馬三千五十匹每匹上馬給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互市茶馬羈縻得法彼各向順後茶馬不行時入侵擾成化十九年西番滿松等族反侵内地巡撫都御史馬文昇調兵征勦斬首八十三級嘉靖元年西番反侵内地鎮守都督鄭卿領兵討之不能克以後每歲入境殺擄人畜嘉靖八年西番數至華昌寇掠敵殺官軍焚燒廬舍隴右之民深被荼毒總制尚書王瓊撫勦並用破若籠板爾二族撫定木舍等七十族西番始寧

一亦不剌正德四年北虜小王子怒頭目阿你禿厮丞相亦不剌欲殺之二酋懼奔出河套擁部落萬里至涼州城下乞空閑地安住分守涼州將官閉門不敢應凡十餘日始大掠庄堡入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等族奪其誥印諸番散亡據其地居之

甘肅經略考

一說今之議哈密者曰獲城置裔弗能衛而守也約

好興師祗費賂而匱積也不如棄之不知此地乃我國之藩籬未可棄以外夷視之也爲今之計莫若得人而先其所易緩其期效以徐圖之耳始必責彼寇往昔犯順之愆納彼寇今日通貢之使施不測之恩以折其奸周羈縻之術以緩其謀使彼逆無敢逞而我謀有暇日甘肅等衛主兵則補其缺伍遊兵則徙其室家而又撫綏多方俾卒旅悉復國初之盛甘肅等處熟地則倣趙充國興屯田荒地則效魏武令開墾而又措置多方俾粮餉悉復　國初之積守備既

固攻戰時發或要前躡後出其不意之擾彼勞我逸日增歸附之酋將見罕刺爪沙等夷見彼通好必漸效順我則結以恩賚以固其必從之志赤斤苦峪等族依我安妥必漸蕃息我則率以大義以振其勇奮之氣然後于忠順王嫡裔擇其智勇足以服諸番者（斯可以撫綏此地為中國外藩者即當授之何必忠順之裔乎）仍其封爵授以禦侮復讐之略于赤斤等選其技力足以長諸酋者官爲都督諭以翊贊協心之誼在我啓齒應援之勢成而在彼背腹受敵之機就然後徙其部落以實空域移其臣主以司宰御倘彼不悛再

肆侵奪則哈密犯其前我兵襲其後赤斤等衛之兵衝脅旁出四面夾攻無不破者徐取元寇而戮之以示　天恩吾見在彼勢窮必遁稱款必堅然後隨機應變而更爲哈密永遠之圖使勢之在哈密者有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雖十土魯番亦不能爲哈密患矣此則一勞永逸帝王全勝之策也

一說虜在西海可無備乎曰惟視虜勢之強弱何如耳弱則不必備強則備之而爲計甚難前代固有屯兵青海以斷羌虜連和內侵者矣而徵輸調發大困民力不可爲法也正德十年曾調刷方勁兵逐勦之虜避走松潘款歸故巢費以萬計竟無成功即其驗也爲今之計惟於洮岷河蘭之地繕城堡遠斥堠廣儲蓄令諸守帥嚴謹備禦伺海賊強盜連和西番有內侵之勢則請諸總鎮發精兵駐臨洮鞏昌要害之地以拒之

一西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另設參將易瓚之議

是也若我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講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許自相仍騷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可久之道也

一河西屯田敝矣二千里內計丁一萬七千耳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遭殘破生聚難也朘削無已休養難也是故人益貧戶益耗食益歉兵益弱而屯田益不興矣近日差官添築新堡廣招佃種似矣豈有舊堡未充而更能實新堡者乎豈有不爲防守而敢遠耕者乎豈有將不得人而人得生聚者乎又譬之家

政農桑薪水賓客祭祀之類動必相連豈有餘事皆廢而一事獨舉者乎是故有將而後有兵有兵而後有人有人而後有土有土而後有財有財而後兵益振屯益舉矣他如李淮之議曰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事得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糧郎中而不司支放與宜大事體少異已失事宜或又令其歷在催徵不更遠乎若以省參一官專駐蘭州以督邊糧如近將山東河南京運事例而移郎中於并州如宣大例則

稽察歸于戶部催科便于本省是或一道也

一提督尚書金獻民題亦不刺一節要照依　祖宗朝嘉峪關外設立赤斤罕東哈密三衛事例於該鎮撫夷官內選差前去近邊諭以　朝廷恩威軍民殺伐利害令其各安生理如果革心向化聽我招致就便安揷設爲衛所許其以時通貢量加賞賚以結其心仍擇其雄傑一人授以職事立爲頭目使令鈐束部落遇有緊急聲息量調人馬爲我策應有功一體犒賞

大同保障　大同

大同鎮城高拱完固內設山西行都司管轄東西二路一十五衛所鎮守總兵一副總兵一遊擊將軍二坐營官統領本鎮并河南春秋二班輪戍官軍東西北三路各設分守參將一員以守一路設守備都指揮一十七員以守一方北去鎮城九十里舊爲二邊又九十里爲大邊各墻堡聯絡以限邊夷後兩邊俱壞嘉靖十八年復築弘賜鎮川鎮邊鎮虜鎮河五堡于二邊內去鎮城五十里五堡添設守備五員弘賜

堡居中後添設分守參將一員屯兵戍守以漸修築則大邊可復援鎮奇者當留意焉

大同邊夷

北虜哈喇真哈連二部常在此邊住牧亦名哈喇慎哈喇直部下爲營者一火酋把答罕奈領之兵約三萬哈連部下爲營一火酋失喇台吉領之兵約二萬人寇無常近來套虜出套亦同此虜入寇

大同經略

國初驅逐胡虜築內外二邊墻各屯軍牧可守肯腴

可耕種餉亦足後俱失守弃為虜地嘉靖初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築五堡于內邊為耕守計誠是也委參將賈鑑徙城中居人從事而切以威時重遷效尤非肅遂殺鑑鼓譟附虜文錦招捕之繫官旗于獄叛卒復殺文錦輔臣建議撫之叛卒仍賞銀二兩始定議者謂撫叛則可賞叛則非此所以開後日之隙也五堡遂已由是虜寇內侵無虛歲十八年總督尚書毛伯溫議復築五堡令本邊軍民欲徙者聽人皆樂從而五堡成堡外墻塹一新虜不敢近但稀無積粮耳苟能招徠充積使內邊固外邊以漸而成大同無憂矣

一鎮兵屢叛不靖雖往昔釁成亦兵衆故也議者謂于五堡東西空處各設一鎮城以城中兵分衆鼎立則防禦備而調度易亦一策也

一說取叛兵須察各營强悍為衆倡者取赴軍門施不測之恩結為心腹則衆叛自定此總兵馬永行之于薊州遼東者也

一近年大同總兵無如梁震收虜中逃回人戶養馬家丁者數百與之婚娶授以鞍馬器械使出境與虜同處見虜勢弱即斬首以歸自是虜不敢近邊者數年而邊軍懾服不敢驚驁此大同故事也

固原鎮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仍以陝西巡撫總兵提鎮此邊與三關事體相同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為虜衝固原所轄則有黑水鎮戎平虜紅古板井彭陽等城西安州海剌都等營環慶則有走馬川青平山城甜水等城堡靖虜蘭州則有乾鹽池打剌赤一條城十字川西古城積積灘等堡處處可以通賊十五年本部議奏設總制于固原推用戶部尚書秦紘兼左副都御史後總制皆駐劄此城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嘉靖十八年因主事許論議以總制移鎮花馬池仍以陝西巡撫總兵提鎮此邊

固原保障

固原在寧夏之南實番胡要害之地弘治間總制秦

紘築內邊一條、自饒陽界起西至徐斌水三百餘里、係固原地界、自徐斌水起西至靖虜花兒岔止長六百餘里、亦各修築至今于二八月各修理一次、屹然為關中重險、東向可以顧榆林、西向可以顧甘肅、總兵遊擊守備皆住劄于此。猶室家之有堂奥也、東之于胡也以花馬池一帶為門戶。西之于番也。以西蘭一帶為門戶。門庭有故、總制運籌于中。總兵參遊提兵會各鎮折衝于外。處置得宜。全陝無憂矣。

固原鎮

固原鎮與寧夏為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為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冰合。一望千里、皆入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冰馳蹶、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為禍階、調兵防守候在冰凍、而西賦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愚又以為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為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兵餉有常額客兵則非常額既戍守四月其餉其久不可縣作客兵之數恐支應頻斗）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益來商旅、納貨賦、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非任將任官足食足兵之計、孰不知之。孰不言之體權盡變、存乎其人焉耳。

固原邊夷

邊夷為此鎮之患者、即套虜與西番也、其詳見榆林

甘肅、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住河套、十四年、總兵官保國公朱永、太監苗逵、都御史史琳、帥京營官軍詣榆林、調集軍馬、號稱十萬、分布韋州等處禦之、侍郎李鐩、總督軍餉、空運八府之粟、隨軍供給、虜眾數萬、由花馬池深入固原安會等處、大掠而出、官軍戰死者甚眾、十八年、虜五萬餘騎、由花馬池、北楊柳墩西空墻深入固原平涼安會等處、大掠而出、正德十年正月、套虜二萬餘騎、由花馬池鎮邊墩起至石井兒墩止、折墻深入固原等處搶掠而出、本年七月

套虜二萬餘騎由花馬池楊柳墩起至青羊井墩止折墻深入平凉臨鞏直抵隴州大掠而出嘉靖元年六月虜二萬餘騎由井兒等堡折墻深入固原平凉直抵涇州大掠而去嘉靖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套虜鎖合兒伯通帥衆一千七百餘騎到于花馬池西北石臼兒墩拆開邊墻口一十九處入境經過鐵柱泉小鹽池萌城下馬房平虜所鎮戎所提督尚書王憲預調延綏寧夏固原官軍二萬七百人分路按伏至八營攻門固原鎮叅將劉文等督兵擊之近至地名

細溝墩斬首九十三級餘賊奔潰至地名哲思溝榆林副總兵趙英等邀擊斬首三十二級二十九日賊至平虜所地名青陽嶺榆林遊擊卜雲邀擊斬首九十五級賊回過寧夏地方總兵官杭雄等邀擊斬首九十五級前後共斬首三百三級得獲達馬五百二十三匹餘賊由原路石臼兒墩墻口遁出鎖合兒伯通死于陣自來北虜入寇官軍禦敵未有若此克捷者也嘉靖十九年六月初六日總制劉天和親詣花馬池調度防禦委帶管糧叅政張邦教屯田僉事

李良八月二十一日虜酋吉囊領大勢達賊五六萬從定邊營掏墻而入是日雷雨大作連旬不止泥淖深陷馬腹不能馳逐天和調集都御史楊守禮趙廷瑞尹嗣忠各鎮叅遊守備官軍四路分布隘口城堡暗伏夾攻九月初一日虜至硝河城結營自固不敢縱掠初五日陝西總兵魏時兵逼其南黄恩兵阻其西崔嵩楊琮之兵擊其北鄭東王陞高暘陳爵等之兵聯絡以擊其背邊兵四集督贍等所統莊浪西寧凉永援兵接踵渡河軍聲大振三鎮共斬獲首級四

百四十顆內一顆係吉囊第二子號小十王一顆吉囊妻弟大酋爲軍人張奴兒野五斤所斬器械牛馬不可勝計捷 聞總督巡撫鎮守等官俱寫 勑獎勵劉天和加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衛世襲正千戶楊守禮陞兵部尚書趙廷端尹嗣忠陞兵部右侍郎任傑魏時周尚文俱陞都督同知鄭東張鵬各陞二級張邦教李良各陞一級張奴兒與做指揮僉事野五斤與做副千戶其餘俱陞賞有差自來防禦北虜斬首數多未有若此者也十一日北虜吉囊等見共

威大振自懷疑懼俱出套分作二枝一枝往東勝城地方大同兵邀擊之斬首九十顆一枝往賀蘭山外莊浪兵邀擊之斬首一百三十顆寧夏兵邀擊之斬首四十九顆一時套中俱無虜矣

固原經略

設固原總制元獨為套虜設西番亦賴控馭嘉靖八年固原兵馬悉至花馬池防禦西番乘虛深入臨鞏殺掠太多巡按御史胡明善劾奏方起王瓊總制況花馬池漫延三百餘里總制調撥兵馬不過數千

顧東失西豈能周匝總制劉天和方移鎮花馬池虜自鎮邊營拆墻而入直抵固原事可知矣不若仍鎮固原使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而套虜西番俱不敢深入尤為長計

一靈州鹽課司大小鹽池所產鹽斤與解池相類不勞煎曬不煩人力為利甚博取之無窮弘治以來大鹽池增一萬五千引小鹽池增三萬引先年止是召商中納馬匹分給邊鎮騎操後因各邊交爭互取多寡不均故有閣年關領之例又因中馬之人勢豪囑通濫收不堪馬匹故有收價之例畢竟為馬而設未嘗別用今查每引納銀二錢五分照鹽一車以六石為則外有多餘依律掣放至固原慶原慶陽二鹽廠卸每引收取引銀一錢通共每引得銀三錢五分每年該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鹽馬舊例上馬一匹給鹽一百引中馬一匹八十引大約納銀解邊易馬則事省人便官商兩為有益若納馬解邊則秣飼屬之何人運解不勝其擾

一總制劉天和命兵禦虜圖略花馬池興武營伏寧

夏兵六千或榆林遊兵三千小鹽池伏寧夏兵三千定邊營舊安邊營伏榆林兵九千或分三千遊兵在花馬池按伏韋州伏中衛參將五百靖虜固原二千五百共三千蕭城等處伏固原遊兵三千固原鎮戎平虜伏固原正奇兵四千靜寧等處伏洮岷兵一千五百花馬池東至定邊營六十里至舊安邊營一百五十里西至興武營一百二十里至清水營一百九十里至靈州二百六十里西南至小鹽池一百八十里至韋州二百四十里至平虜所三百六十里至鎮

戎所四百五十里，至固原六百里。以上共集兵三萬一千五百之數，恐無糧草，或城小難容，許於附近賊堡分住，如中衛兵在鳴沙州，靖虜兵在西安州、海剌都之類。臨時仍會合一處。此夾賊勢必衆，須專用鋭砲爲前鋒，及用挨牌拒馬鎗等項安營，庶不被賊衝亂營陣。初伏兵時依此圖，若臨時賊情變動，隨賊向往，聯絡會合，不拘一定，務在各領官軍齊心協謀，互相傳報，併力前進，不許遲遛退縮，自取重罪。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華亭　陳子龍臥子　李雯舒章　選輯
嚴嶠鈗子　參閱

巡邊總論

論　魏煥

榆林鎮　榆林

榆林舊治在綏德衛。棄米脂魚河等處于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每不及而返。故虜得乘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喉既據。內地遂安。但其地逼近河套。雖有邊墻。虜多克斥。東自清水營。西至定邊營一帶。更為衝劇。

榆林保障　榆林

榆林地險而防嚴。將士戰不貫胄。虜呼為駱駝城。人馬見則畏之。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垣九百二十餘里。城堡三十四。墩臺一百七十有零。庵墩堡勾連。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湮谷。另為一邊。名曰夾道。地利亦險矣。舊以陝西左前後右護衛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并河南南陽衛。潁上千戶所。并綏德寧山二衛官軍。輪班哨守。成化初。開設榆林一衛。操守鎮守總兵官一。副總兵一。遊擊將軍二。俱住劄榆林城。東路設分守左參將一。西路設分守右參將一。守備都指揮一。復設巡撫都御史提督。兵多敢勇。四方征戰。所向有功。更多將材。有節氣。視他鎮為最焉。但鎮城遠處乎不毛。軍士待哺于腹裏。生理既艱。糧道又遠。倘人事不修。則六邊之廢。其首在茲乎。

榆林邊夷　榆林

河套東西長一千八百里。南北中長一千餘里。左右滅半。榆林外套。皆漢朔方郡。秦取匈奴河南地即此成化七年。虜始入套搶掠。即出。不敢住牧。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入套。始住牧。正德以後。應紹不阿兒禿斯滿官嗔三部入套。應紹不部下為營者十。曰阿速。曰喇嗔。曰舍奴郎。曰孛來。曰當喇兒罕。曰失保嗔。曰扒見廝。曰荒花。曰叭。曰奴母嗔。曰塔不乃麻。舊屬人師亦不剌。後分散各部。惟哈麻嗔一部全。阿兒禿斯部下為營者七。舊亦屬亦不剌。今則大酋吉囊領

之爲營者四，曰哱合厮，曰偶甚，曰叭吶思鵂，曰打郎。滿官嗔部下爲營者八，舊屬火篩，今則大酋俺答阿不孩領之，爲營者六，曰多羅土閩，曰畏吾兒，曰兀甚，曰叭要，曰兀魯，曰土吉喇。三部兵約共七萬，俱住牧套內，時寇綏寧、甘、固、宣、大等邊。

榆林經畧　榆林

河套外皆中原之地，唐從朔方總管張仁愿之請，奪取漠南北，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東南直榆林，西城南直靈武，皆據津要，烽堠千八百所，由是突厥

不敢度山而牧，減鎮兵數萬人，後安祿山反，邊兵精鋭者皆徵發入援，留兵單弱，數年之間，朔虜蠶食于內，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矣。元末爲王保保所據。國初追逐之，築東勝等城，屯兵戍守。正統間，失東勝城，退守黃河，套中膏腴之地，令民屯種，以省邊糧，厥後易守河之役爲巡河，易巡河之役爲哨探，然猶打水燒荒，而兵勢不絕，故虜家猶得耕牧而各自爲守，後此役漸廢，至成化七年，虜遂入套搶掠，然猶不敢住牧，八年，榆林修築東西中三路墻塹，寧

夏修築河東邊墻，遂棄河守墻，加以清屯田、革兼併，（勢家乃守邊者所依以有資力故也）勢家散而小戶不能耕，至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踏冰入套住牧，以後不絕，河套遂失，議者謂驅河套之虜易，而守河套難，蓋地廣人稀故也。

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之舊守三降城，又謂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恐亦難爲。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墻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悴之邑，屠商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來，庶幾可以保全乎。

國初虜不過河，軍士得于套內耕牧，並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裕，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於是一切芻糧，惟仰給腹裏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東鎮之稅，爲拋荒折色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況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在額內支給，又邊邑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積而有餘萬焉，得不窮困，至于今日之急也。嘉

靖七年，鎮城餓莩幾萬，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勇善戰，虜所素憚。乃令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脫有黠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兵既集，日費益廣，更以虜軍駐魚河之地，糧道阻絕，不兩三月。而榆林坐困矣，今之司計者不憂積薪之火，猶待燃眉之救，豈知此鎮，迫于寇門，糧道險遠，急即束手，臨時雖與金如山，不可食也，今鹽法已壞，飛挽之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戊子之歲，束草價至二錢有餘，他可知矣，是知榆林所急在芻糧。他

非所慮也。議者謂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至于募軍之糧，及災傷所免，戶部處補，自是當然，何令邊臣乞哀之不已乎，大事有改作而後善者，不可執一論也，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路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于延寧并兩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鎮每年與鹽銀十餘萬兩。令有司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一歸戶部。邊官無得挪移借貸。備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

一榆林各衛所官軍月糧，例該月初關支，守備官軍行糧馬匹草料，例該驗日關支，本鎮行糧，俱於月初關支，遇有征調，又起關隨處關支，是一官一軍一月三次關支，成化八年、總制余子俊奏革行糧，每月二次關支，亦節省之意，宜各邊通行。

一河套地方千里，虜數萬人居其中，趂逐水草，四散畜牧，欲大衆南寇，則令人傳示諸部落，晒乾肉，收乳酪，約日聚衆，而後進，既聚衆至二三萬，夜宿火光連

亘數千里。我之墩軍夜不收瞭望先知。我兵可設備矣。

一虜衆臨墻止宿，必就有水泉處，安營飲馬，今花馬池墻外有鍋底湖柳門井，興武營外有蝦蟆湖等泉定邊營外有東柳門等井，餘地無井泉，又多大沙凹凸。或產蒿深沒馬腹。賊數百騎或可委曲尋路而行多則不能故設備之處有限。

一定邊營墻外二十里，地名鍋底湖者，一名舊花馬池。所產鹽視內大鹽池鹽尤美。嘉靖九年，虜一枝設

營帳於彼住牧，諸虜來取鹽者皆依之，其賊每于高處望見內大鹽池商販牛車行走，即決牆馳入剽掠。是以大鹽池積課二十餘萬，商人不敢支。總兵梁震提兵至定虜營，次日賊入，震督兵出擊，追至鍋底湖，大破之，斬首三十級，奪獲達馬一十三匹，自是不敢近湖住牧。

一延安府府谷安定安塞保安四縣，并綏德衛屯種柳樹會井堂兒麻葉河，俱在近邊地方，止是人民屯軍土兵人等居住，若定委于百戶所管屯官一員，會

同各縣編成行伍，給領軍器，常川操練，就于本縣防守，可代邊軍。

一成化十年，巡撫余子俊議，達賊潛住河套，離邊不遠，凡遇沿邊軍民耕作時月，人畜在野，計令分守東路左參將領軍于神木堡，遊擊將軍領軍于高家堡，俱係要害去處住劄防禦，東西二路分守參將并把總都指揮等官，每堡三路，擺塘哨探，沿邊墩空數塘，本堡東西相向數塘，遍南腹裏，東西相向數塘，遇警放砲，使耕作人畜運糧人等取便迴避，及令各官整

兵隄備，遇有小寇，隨即追殺，若是大舉，星馳通報，發兵策應。

一成化十年，兵部議，將榆林原立界石以外空閑地土，逐一清出丈量明白，先儘俵作本衛屯田，其餘撥與各堡軍人，或附近人戶承種，三年之後，照例上納籽粒。

論邊墻 邊墻

戰國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秦趙燕邊于夷狄，諸戎亦各分散，自有君長，莫能相一，其後義渠今邠寧州隋改為北

地郡築城郭以自守，而秦滅之，始于隴西北地上郡，今綏德州築長城以拒胡，趙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燕破東胡，却地千里，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至上谷陽北平遼東郡。秦始皇三十二年，巡北邊，遣蒙恬將兵三十萬伐匈奴，收河南地，今河套，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恬居上郡統治之。唐中宗景龍二年，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朔方總管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築

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皆據津要置烽燧千八百所由是突厥不敢度山南牧減鎮兵數萬人我　國朝掃除夷虜恢復中原復申命致討以靖邊宇一時虜酋遠遁窮荒僅存喘息於是設東勝城于三降城之東與三降城並東聯開平獨石大寧開元西聯賀蘭山甘肅北山通爲一邊地勢則近而易守後多失利退而守河又退而守邊墻今按河套邊墻自　國初耿炳文守關中因糧運艱遠已棄不守城堡兵馬烽燧全無成化八年

巡撫延綏都御史余子俊奏修榆林東中西三路邊墻崖塹一千一百五里十年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奏築河東邊墻黄河嘴起至花馬池止長三百八十七里已上即先年所棄河套外邊墻也弘治十五年總制尚書秦紘奏築固原邊墻自徐斌水起迤西至靖虜營花兒岔止六百餘里迤東至饒陽界止三百餘里已上即今固原以北内邊墻也正德元年總制楊一清修築徐廷章所築外邊墻高厚各二丈墻上修蓋暖鋪九百間墻外濬舊塹亦深濶各二丈于是外邊之險備矣嘉靖九年總制王瓊修築秦紘所築内邊墻西自靖虜衛花兒岔起東至饒陽界開塹斬崖築墻各因所宜又自花兒岔起西至蘭州黄兒溝止開塹三十四里總制劉天和加倍修築于是内邊之險備矣内外三邊之中清水與武花馬定邊各營地方又套虜充斥縱横往來必由之路總制王瓊自黄河東岸横城起迤東轉南抵定邊營南山口開塹一道長二百一十里築墻一十八里後總制唐龍改修壕墻四十里總制王接修壕墻一百三十四里

總制楊一清初修築墻四十里皆依前墻塹止于定邊營北嘉靖十五年總制劉天和因都督梁震奏築定邊營南至山口一帶壕墻長六十里亦依前墻塹十六年總制劉天和奏築疊堤一道亦西自横城南抵南山口並壕墻爲二退于是套虜入内之路有重險矣本年總制劉天和又築鐵柱泉梁家泉等處城堡以據水源十七年都御史毛伯温奏築大同五堡及邊墻邊險俱備非大舉不能入真馭戎上策也

經畧總考　經畧

一今之四夷北虜爲急。國初設大寧都司屯重兵鎮之其地綂出山後與遼東宣府大同勢相連屬自偏頭關逾河跨西北大虜之警守在東勝（今河套之北近受降城即其地）河套之南又有榆林（今在延安府綏德州北境）是爲六鎮後棄大寧移置都司於保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大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逾西遂有河套之虞因循既久有司又不肯以時巡套內地形勢愈弱於是所賴以衛　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四鎮所領各

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加巡哨爲之牽連援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耕牧從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操以自固將帥（世廟將知兵之永習）假按伏以爲姑（以按伏爲失策）軍上之正支之糧而將帥等官反以芟減行糧爲務地方屢失糧餉屢乏定此之故矣若哈密之失守吐魯番之拒命則由置制失宜不足爲慮而亦不剌一種竄於陝之西海地方蔓延至於西寧使一帶地土不得耕種士民不得安業市扺逃帳頗難制禦則其勢有不可不慮於今惟有痛革調操按伏之弊堅壁

固守勤加巡哨爲耕牧長計而無狃近利乃可爲也

一又聞兵忌形露賊來不知我之處寔必攻墩誘我我不往應但分兵按伏於屯堡或依山林或阻溝澗乍隱乍見使賊見我屯堡處處有兵而不露多少之形攻墩又不往應自生疑懼矣及賊散入屯堡又被我伏兵擒斬彼敢復深入乎今或一聞賊來攻墩即發兵擡營往救賊反得以設伏誘我縱我不爲所誘彼常以精卒數千絆我於外堡寨之內盡爲蹂踐矣若使我兵不受其絆於外彼敢無忌憚若是乎故將（此古按伏之策）

不得人亦不可以言按伏矣（人皆不足但行之失宜耳）

一又聞近之善守邊者每十餘墩必總委一官提調（此與上段俱抄載楊文襄公語亦竹總論處曾引用之亦爲多）十墩之中擇一可守者先儲米數石水數缸賊近邊即斂十墩之軍共處一墩止留善走者一人舉煙放炮又潛來攻墩而處若賊攻墩不分有軍無軍墩分俱寂然無聲彼攻空墩常多半日之勞而卒無所得攻有人之墩則輒被木石擊傷相繼來者見我各墩煙火齊舉即莫測孰爲無守而自畏矣所謂以靜制動以逸待勞常形人不形於人者此類是也然此法

須先遣探賊往之處，我乃提兵間道而往，伏于要害，誘而取之，乃爲得策。今皆不揣敵情，不分奇正，一槩鳴鼓遡出，兵未集而形已露，曾何益乎？故將不得人，凡諏探按伏，反爲邊防弊政，故不得不痛革者。

一方。今沿邊之守，有營有堡有墩有空，有巡探，有按伏，有備禦，以分其任；有將領以總其權，有遊擊以備調發，有總領以司機權，防守之道備矣。而地方抄虜之失，未見息肩，此其故何也？攻守無策，而偷惰之風相襲也。文法太密，而巧避之術太多也。斥堠不立，而

勇敢之氣未倡也。功賞不明，而激勸之道未盡也。兵法曰：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夫謹斥堠，練士卒，據地形，利器械，信賞罰，厚儲峙，先自治者，皆爲其不可勝也。以是形人而後敵無可勝之兵。今之將領安居而巡警無方，精銳買閑而疲病乘障，不爲不可勝之籌，而勤於匈當詞訟，若有司然；不練之兵，無謀之士，有生之氣，無死之心，偷惰相仍，自衛且莫之能，而況驅之使戰也哉？假令五路備禦，各率所部，分于近邊要害，無影射，無買閑，無役占，無市法，身先士卒，捍衛有法，練習有時，可以橫行匈奴矣。夫墩空者，烽火之緩急也；今之遠斥堠，時巡邏，嚴哨探，本以防範也，即不幸有卒然之虜，邀而掠之，驅而殺之，則死者不論其功，而守者先當其罪，降責戍遣而刑辱之。若不與焉，人見以此迨罪也，則棄墩空之人，巡探之卒，環而坐之，堅城之中，溝壍之間，出入若罔聞知，即擄抄掠襲其老弱，以還喪失損傷，匿不以聞，虛文巧飾，扶毀勘報，則終焉無事矣。夫繩人以法而不諒之情，何乃自若取罪哉？夫法以防奸，情以逮下，可

相循而治也。今不緣情以論法，而拘拘焉惟勘委是聽，人且求避之之術矣。爵賞者奔走豪傑之大機，非明與決，亦徒焉爾。兵法曰：軍賞不踰月。經曰：賞延于世，功懋懋賞，下至末世猶知愛敝袴也。乃今冐功有法，買功賣功有法，其他條格亦甚備矣。邊人之覩目矢石，幸而成功者，盻盻焉無所控訴，而歷職世襲，率勢豪紈綺之徒，固已失志矣。萬一獲紀錄焉，而又苦於勘驗之搜求，刑法之遲迫，打點之需索，日益不足已。是故恩每濫於平人，而威恒加於下卒，此之謂廢

賞而失刑，文法太密則巧避之術生。功賞不明，則偷情之習長，而斥堠之不立，勇敢之不倡。　上玩之也。余所謂弛文法者，非置之不問也，審其事機之所由來也。

一古者寓兵于農，無事則執耒以耕，有事則荷戈以戰，而養軍之費，不以煩官。齊臣管子作內外政，而兵農始分，後來者遂不能復。我　國家酌古準今，立爲屯政。洪武永樂間，每軍給屯田一分，歲收銀米二十四石，內正糧十二石，本軍按月關支，餘糧十二石，納充本管官旗月俸。洪熙元年，正糧如舊，　欽免餘糧一半。宣德十年　詔書內開正糧與軍自贍，止納餘糧六石，遂以爲例。觀此則　國初軍皆有田，養軍之費盡出于田，誠得古人寓兵于農之意，而非後之竭天下之財以養軍也。其因科則之重，亦良有深意，而（蓋有官田則過重以致實下處）後人失之也。故其田日消矣。今之言軍伍者，不過曰清勾，曰解補，曰存恤而已，此固不可無，而大意則未有處也。言屯田者，不過曰委官清查，曰歲一造冊，曰盜買盜賣者有法而已，此固不可無，不知法立則弊

生也。蓋戶有興廢，人有消長，其貧富衆寡，十年之內，亦各不同，而況于久乎。試以一方觀之，其初均一編戶也。衆者或至數百口，少者不過五七口，甚至丁盡戶絶者亦多矣。人資田以養，田亦資人以耕，丁多而富者必須買田，丁少而貧者不免賣田，此亦理勢之所必至也。故律有典賣之條，令之清軍者曰漏報戶口者有法，其意豈不欲盡一家數百丁皆爲軍也。清田者曰一人止許種屯田一分，一戶不得過二分，違者有法。丁少可矣，數百口之家亦止于二分，可乎。王者緣人情以立法，彼此背馳于人情何。是以　國初屯田每軍一分，今之屯田十無一存。夫田非捲飾之物也，豈古有而今無哉，不過因貧而自相典賣，戶絶而親管典賣，或親管田鄰之强者占種，其田自在，但不能如昔之每戶一二分也。至于屯糧就田徵收，亦安得有不納者。第近年立法太重，今覩見行條例云：凡屯田人等，將屯田轉賣與典者，典賣主與買主俱比照用强占種屯田事例，官調邊衛帶俸差操，旗軍人等發邊衛充軍，或戶外爲民，如管屯指揮等官知

情不察受財容隱一體參問此爲後來者戒誠是也
又曰每年歲造青苗屯册一次此爲新增者設則得矣不知隱種者畏法之重乘其造册百計開除或以積荒或以水堆沙壅盡開其糧者或抑除原軍重糧而報以開荒輕科者或報民科者新者日增舊者日减親管知因染手于交易之時亦畏法而不敢言歲月既久則并其糧而亡之矣此屯田之所以十無一存也至于軍伍戶有數百丁者雖役百丁不爲勞丁少者雖一丁不役不爲逸今之清軍止論人戶丁少

者孩提之童入册丁多者雖報數十丁彼亦拂然曰糧不及于新增田亦拘于重例而促吾役吾何以爲生是以强者計免弱者逋亡而族大者亦小矣至于解補徒爲虛文乍到者利其歸親管者利其糧況得財賣放之徒不少也是徒重甲里之擾虛增月糧之數而終爲無益矣此軍伍之所以不充賦爲今之計軍伍屯田不當分爲二事有丁之家三丁抽一許種屯田一分雖戶過數十分亦不禁有田無丁田多丁少者始以前例責退雖官戶民戶見種屯田者俱以此法處之許自首正而不究其私相和買之罪凡此操丁既無月糧止令屯守更不差調以養其樂從之心至于造册將原額者監司清查一次類造手册後湖部院司府衛所各存一本名爲舊册永不更易其後歲造止造該年新增之數仍以編年爲例名爲新册歲報監司積至十年同有司黃册類造一册將新册收入舊册而嚴其原額所增之數監司按臨執舊册以查額糧執新册以防開除密訪下情稽其隱弊如此則有丁者樂于從役巧詐者無所售計而屯田

軍伍不日增乎至于存恤侵奪之例又當嚴之于受役受役之後使之守而不失可也

一成化間陝西例將在邊各營堡操守官軍餘丁盡數查出于青草長茂之時督令前去採打有馬者每名採草一百八十束各分自己馬匹六箇月支用無馬者每名照例採打堪中草一百二十束運倉上納以備客兵之用如所採草束延至十月終不完者就將把總官員俸糧住支後採草完日方許支俸

一弘治丁巳邊倉糧草告乏備命侍郎劉大夏巡邊

經畫公至召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曰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給銀價若干封圻內外官員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集蓄有餘蓋往時糴買法有來告糧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勢要子弟各爭相爲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公此法立有糧之家自往告報勢要卽欲收糴無處得買也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雯舒章
卽墨黃坦叅閱

東溟先生集

疏　王邦直

陳愚衷以恤民窮以隆聖治事　恤民十事

東溟先生以明經爲鹽山丞上書陳言時政優旨褒獎朝廷之卒不得竟其用惜矣

臣伏讀詔書求言之旨忠藎之心不能自已謹以民情之所不便者條爲十事上塵　御覽一曰減賦役以招流移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所以古之帝

王不廢困窮懷保小民爲此故也臣見今年以來差繁賦重財盡民窮有司無優恤之仁吏多科害之擾丁戶已絕尚多額外之徵田土雖荒猶有包攤之累里甲浪費而日不聊生刑罰過嚴而肌無完膚民不能堪往往流移他處以全性命自一州一縣言之大約流移之民恒居其半凡此流移之民孰非　陛下之赤子也若不設法以招徠之豈特民之不得其所而已哉饑寒以迫之於其中則非心日起黨與以誘之於其外則奸謀日深寇賊奸宄皆繇此出臣願陛下軫念元元深爲固本之思輕徭薄賦禁有司之侵漁洗弊除殘革里甲之科擾覈荒蕪之田土而蠲其稅糧檢影占之人丁而均其差役斯流移之民將自至矣至於失迷鄉貫者則使之附籍隱匿窩藏者則治之以法盜賊何從而作哉二曰實倉廩以備凶荒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是儲畜者誠天下之大命也近年以來倉廩空虛軍衛惟支折色而升合之積全無有司不積穀石而預備之倉虛設若加

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其能免於捐瘠者乎臣謂軍糧之上納者當復其本色屯田之徵收者當取其籽粒至於預備倉之儲蓄尤當多爲設法各處庫藏贓罰宜盡數糴買各官問斷紙贖當取其米粟夫紙贖之取銀實有司之私弊也州縣之所問者多不登報上司之所問者多爲餽送若定爲法制止許取米而不許取銀不惟革各官之侵冦亦以救天下之民命也三曰戒有司以去奢僭　朝廷之所以整齊臣民者法也臣下之所以奉行遵守者亦法也近年以來

法網疎闊有司放肆加上司出巡廪給自有定制也
今則加之以支應品味竭水陸之珍蔬果盡南北之
異是其所費者皆民之財也如各官乘馬往來自有
定法也今則皆變之以肩輿倒班代換而萬里可行
裹糧迎候而經旬不已是其所用者皆民之力也一
有慶賀則糜費不經帳用美錦字以泥金玄纁稠叠
食前方丈何其太也一有巡遊則炫耀太甚旌旗蔽
野士馬如雲畫鞶清節金銀錠果何其驕也凡若此
此等探本之論
類難以悉舉大有司之不守法皆繇御史之不執法

也且以乘轎一事言之御史乘馬憲法昭然惟御史
在外乘轎所以有司皆僭而御史不能禁也臣謂有
司之僭侈當責之御史明之以法制倡之以儉約則
有司承風效法自不至於傷財以害民也四曰清驛
遞以革冒濫驛遞之設所以遞送使客飛報軍情
國初故法至嚴若在外有司不守成法泛濫給驛者
皆處以重罪近年以來冒濫太甚官府之往來不依
勘合專用飛牌役使之差遣倚恃衙門惟憑紙票轎
或一二十乘擡或八九十擡多者用夫二三百名少
者用馬四五十匹民財既竭民力亦疲通之天下莫
不皆然臣謂當嚴冒濫之禁制逢迎之罰其有給與
勘合者祇依勘合應付原有夫馬之外一毫不許擅
動其有不當馳驛者不許輒行牌面若有私自逢迎
彼此一體治罪廪給之外不許更用支應夫馬之外
不許更用響器斯驛遞清而民之財力亦少舒矣五
曰禁勢豪以除暴横民之窮困不特繇于有司之侵
漁亦多迫于勢豪之暴横蓋官豪勢要之家其堂宇
連雲樓閣冲霄多奪民之居以爲居也其田連阡陌

地盡膏腴多奪民之田以爲田也至於子弟恃氣陵
人受奸人之投獻山林湖濼奪民利而不敢言當此
之時天下財貨皆聚於勢豪之家若不嚴爲禁治小
民之害何時而已也臣願 勑命風憲明其法度居
宅之有踰制者必沒之官府田土之有侵奪者必散
之小民子弟有犯必置於法家人有犯必正其刑嚴
投獻之條明窩主之禁斯居官者知所警而民害可
漸除矣六曰正仕途以塞奔競人才之得失係治化
之盛衰 國初進用人才不拘一途有賢良方正通

經孝廉之科有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訪官員多從保舉不職者則連坐舉主貢舉必令精選匪人者則並罪有司所以士無倖進而官多得人也近年以來專取之於貢舉已爲不足盡人又參之以開納之例名器緐是而可假奔競之習日盛廉靜之風日微臣非謂貢舉之設不足以得人也豪傑之才多出於其間但其法行既久而蠹弊益滋士務必得而好巧日甚科目之所取者率多記誦之詞而乏涵養之學歲貢之所取者率多老耄之輩而寡材能之士或求題

求講假雲露以栽培或討保討陞結城社而依倚或東事懷挾而關節潛通或惟務請求而苞苴時入至於開納之例尤多錯刺之徒所以州縣之職多不得人而百姓日益窮困也臣願 陛下廣求天下務得真才科目之外更求山林隱逸之人兼重才德而不徒取夫文詞歲貢之中當行鄉舉里選之法先考德行而不徒循夫資格重守令之職宜從保舉其有黨比者立爲連坐之條止開納之例務惜名器已登仕版者擬以閒散之任斯仕途正而奔競之風自息矣

七曰重功績以明考課書曰明試以功此虞廷考課之法也而成周之制亦視其田野之治否賢才之用舍以行慶讓之典是以我 朝考課之法稽古定制專論事蹟所以官多盡職而事無不舉也近年以來不稽功蹟專論考語寄封投遞多假之以行報復之私暗箓隱微恒持之以擅威福之柄風憲不能以自知也而惟取之於委官委官不能以自知也而復憑之於吏卒毀譽多出於愛憎之口僞妄率緐於體訪之疎賄賂可以潛通賢否竟至淆亂所以官懷疑懼

恒肆志於貪求士務逢迎多不脩夫職業也臣謂考察之際當專論功績視學較賦役而課夫殿最驗戶口田野而定夫幽明稽庶事於勤惰修廢之間察民情於苦樂安危之際無功者不以奸巧獲免有功者不以質直不容斯 國家之政事無不舉而官員之賢否亦在其中矣八曰慎作養以剔繁冗治理關於教化人才係于作養我 朝作養一事最爲詳盡近年以來學較之政不脩人才之真難得師道不立善學無聞夫其未用已既爲害於民使其乘時豈不播

選於衆哉臣謂當嚴其考選其學無成效者則不拘
其額數去之而不嫌夫多重其德行其行止有虧者
則不論其文章黜之而非過於刻至於教官當揀學
行俱優者充之以重夫講習不可徒委之爲養老之
區虛糜俸祿廩增當選才德出衆者養之以待夫任
用夫然則真才自出而其資於治理者必不淺矣允
日嚴揀練以修武備致治之道則民固當先保治之
規則兵尤至急蓋民也者　國家之元氣也兵也者
國家之神氣也神氣不充則元氣不固矣我　朝於

武備一事綜理周密遠過前代夫何近年以來山澤
草竊屢有潢池之憂夷狄跳梁時爲邊鄙之警其在
內也則不能卽捕徒費糧餉以任其滋蔓其在外也
則不敢與戰虛其聲勢以聽其自去蓋其揀之未精
練之未熟是以聞敵之報無不膽寒見敵之形無不
股慄兵與將素不相識人與馬素不相習而欲望其
有投石超距之能摧鋒陷陣之勇其可得乎臣謂揀
練之法不可不預爲之所也其揀之也當黜其病弱
汰其疲老選其材能擇其驍勇嚴清勾之法以覆其

籍行招募之令以補其缺務使士皆精銳不至冗食
可也其練之也當課其騎射比其戈矛申其告誓習
其戰陣賞罰必信以激其忠勇果敢之心紀律必明
以變其驕恣悍悖之氣勿徒曰張旗鼓從事虛文可
也揀練既精以戰必勝以守必固內可以消寇竊之
萌外可以禦夷虜之患豈至於見敵畏縮而氣已先
沮哉夫揀練之法不獨可施于軍伍而於土兵亦有
所當然者臣以謂　京師東北藩籬單薄其昌平以
名言至論鑿鑿不朽
東遵化一帶頻年常被虜患合無于山前山後近邊

州縣揀其丁壯盡數而籍爲民兵損其賦役以爲之
器械供給量其土田之多者給以馬匹擇有司以領
之各於農隙教揀武藝無事之日則爲耕稼之民寇
至之時則爲行伍之士數十萬之衆可不旬日而集
不獨可以外抗强虜而亦可以內衛　京師此其兵
農合一卽周之伍兩卒旅之法唐之府兵遺意也若
做而行之則耕稼以足食既可以舒饋餉之勞訓練
足兵又可以減義勇之役且義勇之所當減者何耶
蓋其驕傲難制虛耗貴財怯弱無能不經戰陣往來

道路尤多剽掠之徒感念室家豈有固守之志豈若邊鄙之民狎于其敵而父子相為救援寧於居其而邑里相為保守是非其勇之獨過於人也知其有所不免而有擄掠死亡之憂將以全其親戚而保其室家也若以義勇之所費者而資土著之民亦民心之所樂從也上兵既練客兵獨不可減乎十日振紀綱以勵風俗葢風俗之美惡關政教之得失近年以來教化寖微紀綱日廢風俗繇是大壞自其尤者言士無節義之守而奔競成風吏乏廉靜之操而貪汚日

著上司多喜諂佞而無靡盬之忠下官專事逢迎而忘盡職之義大抵依阿軟熟惟恐招尤緘默圓活以圖保祿非書之所謂靡靡詩之所謂泄泄者乎惟官邪日以愈甚故民風日以愈漓不顧廉恥子弟無孝友之行鄉黨乏賙䘏之仁陵弱暴寡而攘奪之俗成矣奸人逞不軌之謀愚民惑禍福之說風俗之弊若此其所以轉移激勸之幾亦惟振其紀綱焉而已矣所謂紀綱者何也賢否必明勿使賢人在野而不肖者得以倖進也賞罰必公勿使有功者不賞而有罪

者得以倖免也舉行其教化以崇尚節義修明其法度以綜核名實紀綱既振在位之士將盡職救過之不暇在野之民亦畏威安分之不淪矣風俗豈有不厚者乎臣叨掌畢職日覩民艱是以敢竭葵誠冒瀆天聽如果臣言可採乞勑該部詳議施行亦天下小民之幸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也奉 旨這所奏多切時弊該部看議來說勿以官卑廢言

序

律呂總敘 律呂

夫樂何為而作也本天地之和以感人心者也今（李卓吾先生作其卓識偉構靈通入微工樂之功行）夫陰陽之氣一升一降相摩相蕩欲已之而不能於（在崇祀咨丁試采而隸之太常奏之明堂泮中盈耳）是奮擊之而為雷霆潤澤之而為風雨推明之而為（可下觀孔子之徒乎）日月往來之而為寒暑絪緼煦嫗和氣薰蒸品物繇是而亨焉化育繇是而成焉樂之道其有加于是者乎古之聖人有見於此因制之以為樂形見之於聲容發揮之於事業著天地之和以感人心之和養其優游平中之德以消其暴慢淫邪之氣無非使人自易其惡自至於中以歸於雅正焉而已矣故易曰雷

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記曰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樂之道可謂觀其深矣稽之上古樂教已興伏羲樂曰立基言伏羲之代五運成立甲暦始基畫八卦以定陰陽造琴瑟以諧律呂故曰立基神農樂曰下謀言神農播種百穀濟育羣生造五絃之琴演六十四卦始基立化設降神謀故曰下謀然而其制猶未備也其制之備則始於軒轅黃帝氏命伶倫自大夏之西取竹於嶰谿之谷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

次制十二管於崑崙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制十二律律呂之制既定則樂有定體厥後帝王有作雖樂不相沿而其度數之同則未之或改也故虞書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王制考時月定日同律然則其所同者果何謂也豈非以其度數而爲言耶故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但其度數之詳則有不可得而聞者何耶或者當時樂經未亡其度數之詳人皆習而知之周無決

於諄諄者乎是其時尚未有異論也至經秦火之餘而樂經亡矣樂經亡則禮素而詩虛是一經缺而三經不完也三經既無所考據異論遂起故司馬遷律書出焉律書以黃鍾爲九寸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縣是而生十一律則律呂之制益滅裂而不可復聞矣竊意以黃鍾爲九寸者必傳聞子九之說而誤也蓋子午之數俱九子爲九分九之少也午爲九寸九之老也一陽來復而以九寸之老當之可乎其三分損益隔八相生疑古樂經之言蓋律以子午爲經左五

律各益三分右五律各損三分陰陽嬴縮之意也律以隔八而取應聲故宮徵商羽角五聲皆是隔八陰陽倡和之理也三分自三分隔八自隔八若以三分合于隔八使律呂之制至於毫忽微塵而不可窮究豈不失之愈遠矣乎今以律書黃鍾九寸上生下生損益筭之黃鍾至大呂差六分奇大呂至太簇差三分奇太簇至夾鍾差五分奇夾鍾至姑洗差三分奇姑洗至仲呂差五分奇仲呂至蕤賓差三分奇蕤賓至林鍾差二分奇林鍾至夷則差四分奇夷則至南

呂差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差四分奇無射至應鍾差二分奇應鍾至黃鍾差四寸三分奇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筭之不差毫忽今律管之長短其參差不齊若是則節中之氣必不應管而葭莩之管必不飛灰又何以協時月正日而成歲哉律書既定後世諸儒之言律呂者皆倚律書而推律書既以黃鍾爲九寸其相生至於仲呂之不能復於黃鍾遂謂黃鍾往而不返故京房於仲呂之下添執始以下六十律錢樂之復演爲三百六十律夫律有十二古之制也別爲六

十演爲三百六十豈不愈謬矣乎蓋樂之不明久矣自漢以來旋宮之樂久廢歷代相承皆黃鍾一均變極七音唐命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始爲旋宮之制一依周禮圜丘以夾鍾爲宮其樂六變方澤以林鍾爲宮其樂八變宗廟以黃鍾爲宮其樂九變五郊朝賀饗宴則隨月用律可謂度越前代矣但五音損益須遂特宜周以木王故去商調以金能尅木故去之也唐以土王當用商調而去角調豈可將木德之儀而施土德之用哉律呂之制史未明言豈亦循用

黃鍾九寸之制耶宋建隆初用王朴樂以其聲高近於哀思詔和峴考兩京表尺令下一律仁宗景祐二年又命燕肅李照宋祁同預考按照鑄編鍾一簴其聲猶高復用和峴舊樂夫王朴和峴李照之律雖有高下弗同然皆以黃鍾九寸爲法故無所得也至於李照言四清聲可去極爲有理四淸聲自晉以來已有之蓋以黃鍾爲九寸其黃鍾大呂太簇夾鍾管長聲不協和易至奪倫故半其律謂之清聲亦曰子聲非古之制也故梁寅曰杜佑正律之外有子聲是不

察計律爲鍾之意蔡氏十二律皆有半聲蓋踵佑之失也是猶子聲半聲之非也元豐間又詔范鎮等詳定大樂故司馬光范鎮之論往復數萬言大約其說有二鎮主蜀人房庶之說欲以律生尺司馬光之說則以尺生律反覆諸家之說不過泥於黃鍾九寸之誤承舛襲訛莫覺其非故西山蔡氏折衷衆論以著律呂新書應十二辰而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絲分毫析巧若天成其爲書非不精妙也但以黃鍾爲九寸其損益相生之謬變律半律之非以之和

聲而聲不和以之候氣而氣不應是漢唐以降之律呂非三代以上之律呂也至我　朝李文利糾蔡氏之失以著律呂元聲以黃鍾爲三寸九分而生十一律子午爲經左右爲緯升降淸濁妙協陰陽其所見非不卓然也但其以左律爲右律其六九升陽之訛十二月箭之謬是一人聽見之律呂亦非三代以上之律呂也夫黃鍾木三寸九分則宮聲最淸故爲君商聲次淸故爲臣角在淸濁之間故屬之民自漢而下皆以黃鍾爲九寸若黃鍾爲宮則罔無不順矣若

以他律爲宮則是以最濁爲君其臣與民反尊於君則禮義乖矣人道廢矣天道逆矣其所奏莫非陵上之音反位而亂倫者也何望其移風易俗感格天人者哉此漢唐宋之治所以不古若者皆繇於此也然則聖人之制作豈終不可得而見耶蓋律呂之度數雖亡其散見於諸書猶有存者顧諸儒之弗察耳黃鍾三寸九分呂氏春秋志之矣圜鍾六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周禮載之矣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呂三十六律四十二合之七

十有八或還或否黃鍾之數立焉揚子太玄詳之矣其見於制作黃鍾蕤賓爲宮其樂九變太呂林鍾爲宮其樂八變太簇夷則爲宮其樂七變夾鍾南呂爲宮其樂六變姑洗無射爲宮其樂五變仲呂應鍾爲宮其樂四變有唐史可考也其存於度數㮚氏爲輈聲中黃鍾之宮鳧氏黃鍾之鍾合其爲量皆六斗四升有攷工記可稽也其方位之數卽洛書之數是以洛書爲之體也其相生之數卽河圖之數是以河圖爲之用也總數七百二十九揚子雲得之以爲太

玄者此也積數六千五百六十一蔡九峯得之以爲洪範皇極者此也子午爲經左右爲緯其經緯之義卽易之陰陽消長之機陰南陽北迭爲消長其淸濁之用卽樂記淸濁迭經之理本先天圓圖以序卦氣之運本先天方圖以盡聲卦之變其候氣也則正之以中星參之以晷影考之以日月之會以符其飛灰之節其應曆也則取之以中氣驗之以物候稽之以氣朔閏餘之數以合其周天之度其應五氣則本之於素問其應八風則參之以後天五音六律十二管

還相爲宮取禮運還相爲宮之法宮商角徵羽五聲本人聲而正之以律本虞書依永和聲之義以宮商角徵羽爲五聲淸濁之次以宮徵商羽角爲五聲相生之次本朱子儀禮之疏也一均至調一調七聲聲用二變庭奏以律升歌以呂調用雙聲本李氏元聲之說也至於二舞之容則本周禮大舞小舞之制宋史文舞武舞之節若趙愼言方色之論李太常周舞之節韓邦奇虞舞之圖亦未嘗不兼考之矣其八音之器則本鳧氏之鍾制磬人之磬制若韗人皐陶之度陳暘八音之論李氏吹孔之法亦未嘗不兼取之矣律爲萬事之根本可以審度可以嘉量可以平衡度則本於司馬光所定兼累之以上黨之黍符之以三體淳化之錢而度無不定矣量以周鬴爲法衡以漢銖爲法其容受銖兩亦皆參之以秬黍而量衡無不定矣臣憂律呂之失傳傷諸儒之傅會故不憚勞苦竭力研窮幾二十年乃敢會衆說而折衷之分爲六十餘卷欲獻之當宁儻有可采以爲大樂之助庶千載之謬可革而往聖之絕學不患於無繼矣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五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宋存標子建　參閱

趙恭襄文集

疏　趙炳然

題為條陳邊務以俾安攘事

臣等奉　命查盤、徧歷諸塞、諦觀形勢、博訪邊情、切見宣大山西、密邇　京畿、三鎮邊墻、二千餘里、洪原

大陸、為虜要衝、俱非易守之地、加之繕治不崇、經畧未盡、又無可守之資、以致獯賊橫行、深犯肆掠、人畜漸廣、醜類實繁、夫地利人力、我無可恃、日增月盛、彼且方張、所以慮患憑凌、邊備孔棘、國家要務、莫此為先、治世殷憂、宣大為最、仰賴　皇上睿神安攘、布昭威德、賞罰不遺、遠近鼓舞、是以邊臣竭謀、將士宣力、近已遏劉判彼驕勢、中外臣民所共忻戚者也、但禦戎之道、修其在我、兵家之法、貴于有待、臣以見聞所及、揆之當今事勢、有戰守之功、而未修其實、得將士之力而未固其心、若不亟為整飭、加意運籌、臣恐以我未實之邊、應彼猖獗之勢、驕胡肆寇、其禍且長、（妙、可為千古）不能不慮　皇上宵旰之憂也、臣愚昧敢為　皇上陳之、且諸邊將士、按營遠眺、不戰久矣、去冬戮力于鳳皇山、今秋効死于鵝鴿峪、有能為　皇上戰者、然求其實、必屯養精銳、披執堅利、驅策膽壯、而後可以言戰、臣見鎮屯兵、尚多老弱、勇可折衝、十不二三、馬匹尫羸、連羣骨立、器械未備、攘臂徒行、如是而言戰、此臣等不能無憂也、頻年寇犯、如路坦途、不守久

矣、今秋已遏于鉄裹門、又遏于弘賜堡、有能為　皇上守者、然求其實、必崇垣堅壁、高堡深池、防戍之力、足以勝衆、而後可以言守、臣見宣大壕淺、墻卑、畫地議守、楛形孑立、風雨饑寒、晝夜無弊、卹其平時、已無固志、不幸臨敵、非死則逃、如是而言守、此臣等不能無憂也、且將士有餘力、而後有鬪志、有鬪志、而後有戰功、向來邊士、誘于衆寡強驕弱惰、積弊有年、茲能所向成功、徵調畢集、可謂能以力報　皇上矣、然必養足以恤其私、而後志足以倡其勇、今諸邊糧餉、在

在鋏乏終歲闕支，俱是折色，壹月米價，止足旬餘，朝夕一身，且有不贍，妻孥俯仰，寄命何資，夫即平時饑餒之卒，責一旦効力之忠，揆諸情理，勢有未能，此臣不能無憂也，仰荷　皇上簡任邊臣，頻給　內帑，即今諸務漸次修舉，但各邊諸臣，猶有時可變通，而或牽于法，勢當易置，而或窘于財，夫財用不至于充足，委任不得其便宜，雖文如韓范，武如頗牧，亦豈能為皇上將　天威滅醜虜哉，臣等職司耳目，患切腹心，毋予查理，根究弊源，謹條為十二事，冒昧上陳，然此

不過習見常談，原非奇謀遠計，但雖經衆論，而未見于行，或已施行，而未底于効，是以臣等擇其有益邊情，允符羣議者，乃敢摭拾末議，輒為此請，伏乞　勅下該部，酌量可否，次第舉行。

計開

一集群才以弘大業，臣惟方今邊方武臣，自守備以上，平時練兵講武，有事抗敵設奇，文臣自守令以上，賊至保境完城，賊去撫殘恤瘵，其他常職，猶不與焉，比之內地諸臣，其責又當十倍，固宜謀勇蓋世才畧兼資，極選時名，猶懼弗克也，臣等于三鎮人才，極常留意，其間稱任，間亦有之，然武臣柔懦無恥，文臣之內調闒濁，流此輩居常守雖猶懼不可，而乃置之此地，豈不僨哉，伏覩　皇上勅下部議，即行各鎮總督撫按等官，武臣自參遊以下，至于守備，文臣自守巡以下，至于守令，以至管粮通判，儲積攸司，出納之間，關係尤重，通為精選，援擢某也可任，某也可更，某也可降，某也可罷，務協衆論，一循至公，明白指實，疏名上請，再乞　勅下部議，可任久之，可更調之，可降處

之，可罷黜之，諸所乏員缺，必擇附近省分，武臣于壯年英銳，文臣于進士舉人，曾經撫按保荐考語，才智謀勇，操守俱優，并地方相宜者，早為陞調，勒限前來，庶幾大小同心，文武共濟，常變素具，機會相御，戰守皆宜，軍民有賴，其于　國家所益多矣，然邊方員缺衆意未歆，一遇陞遷，若徙遠謫，如此立法，欲揭羣材彙類相還，恐亦難矣，蓋爵賞者，所以奔走豪傑者也，夫惟　廟堂之上，一念優崇，非建邊功，不受上賞，非歷邊官，不列華階，陛下重之，孰不榮之，陛下榮

之孰不趨之。用非常之人，以收非常之功，平胡不足為也。

一節浮費以經財用。臣惟治邊之道，莫要于理財；理財之法，莫先于節用。夫生之者有時，而節之有度。諸邊財力，何得不屈。臣等訪得先年烽塵不作，農業以時，三邊之內，俱為屯地，鹽行挽輸，各省歲運，又皆本色。內無擺邊之耗，外無征調之需，當時諸臣身先節儉，故府庫贏餘，可供十歲。邇年以來，醜虜族繁，侵凌頻數，邊地荒壞，農作輒每違時，沿邊增置，召募漸廣，調集戍守，供億歲多，加之當事諸臣，間不體國，一切用度，恣意虛靡，柴燭調和，歲過千兩，宴會紙劄，更加幾倍，官員遷轉，折給車夫，公差往來，濫與路費，多者或至數百金，少者不下十餘兩，其他賞犒，莫可數計。因而那移軍需，律之以法，俱非入己之贓；裁之以義，盡是不經之費。臣等雖嘗切齒，徒為寒心。伏乞勅下該部議行各鎮巡撫管糧等官，各要樽節供應，厚給工食，除引米課程，脚足公用，不致發糶外，此中一應錢糧，查照舊規，止支正用。如養廉餘地等項歸之

月糧椿朋秋青等項，歸之馬匹；火丁料銀等項，歸之局造；小脚蓆皮等項，歸之倉廒。仍要彼此崇尚節儉，身先士卒，倘有仍前肆行那用，雖係支銷，得以法論。如此則公私有贏餘之積，士卒和而蓄儲可備矣。

一召降人以孤虜勢。臣惟輕生喜鬬，雖則蠻戎之形；而烏合騙張，實藉華人之用。臣等從事宣大，自春徂秋，每遇降人，虛心款問，所接益衆，所聞益詳。其言虜地，太半吾人，又聞擇我華人住虜年久、身有妻孥者，潛入內城，作為奸細。若欲南犯，又擇華人精壯者先鋒，幼小者牽馬。及至堡下，盡呼富民之名數之曰：與我買賣，我貰汝堡；不者，合力攻之。是以一堡之內，大小驚惶，富者捐財，貧者給草，如就熟路，如責鄉人。此皆邊城黎庶，與虜為用，豈不大可憂哉。臣等詳求其故，亦有繇然。前此邊城大為欺罔，一遇降人，盡被屠戮，頭充首級，馬入私囊，官攘其功，軍分其利。萬一得命，馬無所有，下無所依，上無所借，慘毒刻害，控訴無門，遂使華人南向飲泣，至邊而返，有往無歸。夫豈不念族黨、不戀故鄉也，蓋在虜或生，歸來必死，就背指

生以赴必死之地哉。近來招撫或有留情，然不過聽其自來，僅得不死，招來大令，猶未舉行，蓋沿邊殺降積歲，所劫脫令解網，詳則信之，又況消息不聞，通事不到，降人有限，留彼無窮，且臣等所審降人，言尤可信，其稱某虜會某月南侵，所入道途頭目多寡，按諸已然，如執左券，至于單人爪探，未敢通邊，所報邊情率多影響，較之降人，真僅迥別，為今之計，伏願 皇上勅下該部轉行總督及撫按諸臣，自今以後，凡未聞大舉，未經對敵，而通事家丁、邊軍墩卒陳報首級

者，必係殺降，審究得實，即將前犯梟首原墩，張掛示眾，其餘邊墻隘口，徧列招降大旗，上書有能虜中走回者，無論罪逃搶入，不但免其罪，仍復其身，有能身騎數馬，仍帶數人走回者，馬各全給，為首者從重犒賞，有能取得酋長首級者，與以不貲之賞，晉以越級之階，仍多作段絹紅黃小旗，盡將招降之情，明白大書其上，或募捷卒通事，或賂豪俠刺客，或遇燒荒之時，或有搗巢之會，深入境外，遍近虜營，即將前旗徧（亦足以招虜）揷要會彼虜，惟貪彩色，不諳漢書，一時流傳，徧于沙漠，解思歸之士，寒毡裘之心，則是斷其牙爪，剪其羽翼，此亦反間之計也，若其來降願回者，厚遣之，有馬者，貫易之，無歸者，恒存之，有功者信賞之，首級者重官之，其中有能洞識賊狀，出入虜營者，破格任用，隨材器使，則以中國之人，用強胡之技，一降而虜勢瓦解，一舉而眾利交并，其或為之無功，招之不應，臣謂其決無是理也。

一分駐劄以便整飭，臣惟折衝禦侮，陷陣摧堅者，武將之任，整飭兵馬，稽察錢糧者，文臣之責，故沿邊守

臣，各有重寄，職務匪輕，但舊規駐劄俱在鎮城，且邊方烽警不時，故數年遞歷未徧，毋遇擺邊防秋，遙受方畧，孰肯時巡塞上，躬自運籌，以致將領士卒，兵馬錢糧，率多廢弛，屢年失事，厥有所繇，今秋臣等近見諸邊守臣，痛懲宿弊，駐劄極邊，所以將士用力，防守有備，醜虜數犯，所在驅出，但未題有事例，誠恐遵行不久，且宣大二鎮西北兩路，地平無險，為虜要衝，若宣府之右衛、懷安、大同之陽和、右衛等處，俱為要地，各有重兵守巡等官，相應駐劄，協同參遊修飭武備

督率通判。調度軍儲。委于各邊所禆不淺伏乞　勅
下該部轉行總督撫按會議兩鎮衛要城堡。如陽和
右衛等處。將各守巡分定。駐劄冬春二季。常川巡歷
催督錢粮。稽察奸弊。其兩鎮巡撫防秋之時。亦如總
督。今秋見駐陽和事例。各行量度要地駐劄整飭。不
許久住鎮城。遙度順指。如此則上下同體。將士作忠
義之心。彼此相維。而兵食免廢墜之患矣。
一時官糴以握利權。臣惟理財實經國之要。利權又
理財之機。利權在上。則操運重輕。得以通變。而貨泉

流沛。自無匱竭。故我　朝鹽法錢鈔。著在令甲。正以
握利權經重　國計也。但法因久弊。政以時殊。大利
之權。下得操上。且如鹽法原以引目飛挽實邊。今則
弊于餘鹽之重壞。于守支之難。遂使良法。竟成故事。
諸邊開種。承納無商。雖嘗減價均搭。多係强勒承認。
宣大鹽糧。上止完五。三關引目數年不行。鹽法利權。
廢墜日久。諸邊缺乏。職此之繇。至于召買則勢商豪
賈。各挾重貲。徧散屯村。預行收買。小家已賣青苗。不
得私糴。大家乘時廣糴。閉糶牟勢。遂使利源先已閉
塞。及至歲運到邊。將行召買。非舊商不召。非厚價不
承。維調遷延。勢難盡強。恐失邊計。增價覓商。又將利
流復行遏阻。夫鹽法不能飛挽。召買必賴諸商。加之
官吏不才。侵潤籠絡。拖欠掃和。莫敢誰何。以致　內
帑頻發。邊餉不充。訪求其弊。利權不操耳。伏乞　勅
下該部會議鹽法。務復舊規。令納本色。至于召買。預
前一年。多給粮價。訪古常平之法。大為開糴。或委廉
能之官。兩平市易。相地宜以儲積。設方畧以挽輸。務
俾各邊芻餉。不必全倚諸商。如此利權歸上。奸商無

壟斷之心。市價可平。邊用免虛耗之費矣。
一給印信以便稽查。臣惟錢粮支銷。以文卷為據。而
文卷稽考。以印信為憑。是文卷所以示遠。而印信將
以防奸者也。況邊方出納之會。而錢粮奸弊之藪乎。
臣等看得宣大二鎮。主客錢粮。總以部官巡守。分以
五路通判。而通判者召商給價。監守徵收。所係最重
者也。但未給印信。止用私鈐。卷宗無據。莫可稽查。雖
有關防。難辨真偽。至于修邊築堡等項錢粮。俱係巡
撫經自委官。而沿邊城堡。亦多無印。職等吊查文卷。

多係白紙原委人員事故不在雖有年月花名工程次第有無真偽難以得知及至沿邊查勘欲行計工估費俱云年久間多坍塌索之卷宗則茫無可憑求之各邊則頹然餘跡至于按伏等項其弊尤甚但云潛匿險要止恃勘合關支及至按地詢訪又多年久無據職等雖竭盡餘忠嚴爲磨勘未能盡發虛冒以至奸欺此皆未給印信文卷不真之故耳伏乞　勅下該部查議將五路通判沿邊有官無印城堡行令鑄給關防印信其五路召買收放一應錢粮俱要明

立文案用印鈐記其修邊築墩委官亦要協同附近城堡該路通判有印官員計人驗工支銷錢粮一應卷簿互相印記其案伏官兵雖是潛形匿影亦必多在內邊相近地方豈無城堡經過處所有印信務使掛號眼同關文支用各立文案以備吊查如有偽弊俱得查出如此則監臨者衆而積弊銷清印信可憑而支銷自允矣

一復草場以廣馬政臣惟國之大事在戎戎之大計在馬沿邊之馬政舊有良規既給芻糗各有贍田凡遇城堡水草腴地立有經界僉爲草場放牧有時圍槽有法所以閑適馴馭自成雲錦但積弊已深良法盡廢倖免寄養飼秩不充俱非印烙膘息各鎮朋買樂于減價又多矮小駑品加之沿邊空乏草束半爲柴薪豆料多充人腹而養贍地土盡行典賣所在草場俱皆開墾官豪勢要兼并力耕有馬軍人不得牧放以致各營官軍騎操馬匹臕壯者十無二三加之私行馱物雇倩坐騎皮破脊穿骨高毛脫平時驅策尤不能前一遇折衝何能追逐但逢戰陣自多倒失

況士利無馬得免驅馳百計中傷十去四五故本色馬價歲加給發而行伍征操全無實用諸邊之弊莫此爲急伏乞　勅下該部轉行總督巡撫多方收牧馬匹設法點驗草料其宜大草場贍地盡數查出給與有馬軍人蓄草牧放耕種養贍不許官豪勢要混占盜賣該中律例嚴行禁約至于操備馬匹倒死者仍要馬步相兼不得聽伊倒後否有故將壯馬私行傷害從重究問懲以軍法如此則牧養有資而臕壯可必馬匹不耗而征戰有需矣

一議廣漕以充邊餉。臣惟宣大地方，出產有限，兩鎮兵馬支用無窮，加之寒鹵之區，禾黍不茂，肆塞之地，挽運爲難，即其豐稔，亦止僅足屯農。若復凶荒，盡皆仰給關內。生齒日繁，儲蓄無備，且各省輸運，俱係折色，頻歲虜殘，不得耕種，以至米價騰貴，士卒常饑，若不議廣漕運，終于邊餉不充。即如今春運米數十萬石，士卒有賴，防守無虞，故頻給帑銀，不如歲運倉米。臣反復思惟，延訪議處，各省本色既不能復，本陸漕運自當講求。宜府逼近京師，猶可陸挽，大同地理險

遠，車運爲難。切見桑乾一河，發源馬邑，直經大同，東過保安州南抵盧溝橋，澄澈泓流，可通舟楫。訪之父老，皆云先年俱放木筏，惟有地名黑龍灘數處，石大水險，然木筏未嘗有阻。但北方之人，不諳舟水，而諸商射利，陰欲阻撓，以致邊臣將議修浚，輒自停止。職愚竊計，倣壩堰之法，役四川善水之人，秋春二季，水平之時，小舟載運，必能有濟，即如通惠一河，議建有年，近始開濬，此固天地之利，有待今日者也。合無敕下該部，從長議處，將年例銀兩截留十分之三，每年陸運大倉之米數十萬石，直至兩鎮，查收米價，不費，照舊給與，仍選差才識明敏、能幹部官一員，自渾河之口，溯流踏勘，直至馬邑，多方採訪，詳爲講求，或節行運，擬或量爲疏通，勘議明實，修開漕河，如此則水陸並運，而糗糧自多，兵馬有資，而邊圉自固矣。

一嚴追徵以徵逋負。臣惟戎馬甲士，芻餉是需，絕徼寒陬，物產脊薄，飛挽之政，廢閣不行，召買之法，爲弊滋甚，詭名無賴，挾勢占窩，侵潤營求，派擬善地，間有留心邊計，懼耗軍儲者，必欲殷實舊商，同行保認，以

致小商不得徑認，大商坐索保錢，價未及領，利已先散，及至上納，管糧官員、倉場人役，討其所認多寡，以爲分例輕重，原報數目，止完一半，包攬插和，其弊百端，上下相沿，恬不介意，巡按查盤，皆云近年拖欠，京差磨勘，止供不應，未完經收官攢，事故去任，監追商犯，多是倖身遷延日久，視爲故事，一人而詭名數處，一身而拖欠數多，前未完納，後復承認，情重罪輕，弊深法弛，歲運若干錢糧，未得一半實用，邊儲虧省，莫甚于茲，若此痼弊不行議革，徒以帑藏有限之財，濫

應諸商無窮之耗欲得實邊蓋無是理伏乞　勅下
該部行令各邊管糧衙門凡遇召買革去占窩等弊
議行搶納之法其節年拖欠名係侵欺雖該臣等議
罪題　請但所侵錢糧其數不少務行巡按根究追
完不得如前視為故事仍乞該部議　請條例鹽引
銀易列為差等各立期限違限不完者定擬何罪從
重議擬務要各邊奉行遵守如此則奸商無弊而侵
盜儲蓄不致于虧省邊備可實兵馬藉之矣
一任總督以便運籌臣惟宣大備保四鎮地方切近

京師寔為要地雖提督軍務各有專官然休戚不關
事權各異所以更設堂官總督四鎮正欲合縱連橫
華漁專一同成懷外之績其奏捍內之休較之三邊
兩廣所係更重者也奈增置不久勢懷未一或事當
關白各鎮徑行或兵馬調發自行　請允以致權不
勝任位徒虛擁節年邊患厥有所繇此宜重任者也
且往勝總督止專兵馬近來事例兼錢糧四鎮各邊
文移雜遝一人批答晝夜不遑況係部堂大臣不當
復親細事查得先年各有贊畫甚是事體但部官體

統督卒未便若竟裁革似因咽廢食況三邊有固原
兵備兩廣有梧州守巡似應增置官員者也至于總
督之職即古帥臣文武兼該親督戰陣向來總督不
肯認事每遇虜至輒自嬰城將士効尤頻年玩寇若
使總督所在有兵二枝盡心團練則風聲鼓舞諸鎮
振揚督戰征催何往不折衝近禦遠裨益良多但四
鎮兵馬各有專官平時不得調操有事各行遣發名
為總督祇事虛文似應增兵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
議處查照三邊兩廣之例申明總督之衛凡四鎮巡

撫事干兵馬務要會同不得彼此執拘各自徑行仍
將贊畫等官查照三邊事例專設兵備一員駐劄陽
和贊理邊務俾得盡心籌運總督駐劄處所許得專
操兵馬一二枝或于四鎮各調一千或將河南山東
民壯量其多寡減追工食解赴總督就便召募通得
常為團練隨行督軍如此則才能盡于專任兵自振
于有本虜患可平疆場永謐矣
一均賞罰以作敵愾臣惟勸懲有道途人可為強兵
賞罰失宜父兄莫令子弟此固治馭大權尤是兵家

要務今指折士卒主將即坐失機將領外難士卒不閫重治所以將權漸輕士勢偏重遇敵不戰祇保全軍或有忠勇敢先多爲衆士撓阻以致將士二心各相畏避此罰之不均者也至于主客兵馬同于防秋犒賞之恩似當均及今客兵赴調芻餉俱充內地伏屯休養自別不似主兵月糧不足晝夜擺邊因饑寒相去遠甚況一旦臨敵主兵衝鋒遠殿按營客兵故態即有緩急多不相援夫主客之形既異勞逸之勢又殊休養不均既已失其志賞賚同給猶或結其心

今乃于無益之客兵特加厚犒而于盡力之守戍僅止薄施此賞之失均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轉行總督撫鎮議定條格特爲申明務要隊伍將士生死同心利害相倚失軍者自有律例失將者罪亦重擬不得如前輕重士卒至于主客之兵必須合勢併力不許自分彼此坐視不救其應支月糧同爲處給不得主獨缺不時賞賜亦乞大賚不致偏重客兵如此則防守有備矣

一專委任以責久效臣惟用賢之道專任爲先而治效之成久任乃著捨是欲事功之成勢有所不能也臣等竊見地方久廢法度 中國長技盡屬彌文奸細前疎饑見虛實驕胡肆志侵犯不時豈虜之强我兵爲弱豈虜之詐我計則疎若非付托得人責專任久竊恐一有沮撓衆業俱隳少有轉遷前功不竟甚非計之得也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察其總督撫鎮之臣若有不肖必賜速處果能才兼文武智盡謀猷者懇乞轉行諸臣每事延求及時料理某堡可設某墻可增某官可添某兵可益某爲要衝可容也而失

之疎某爲無益可減也而失之贅糧芻何以克裕士馬何以精强術藝何以熟閑器械何以堅利保甲何以有備易買何以無奸烽探何以益明屯田何以漸闢軍威何以大振賞罰何以勸懲與夫戰守之宜機微之會使之盡其才識展其猷爲處置一翻條陳上請此則肯綮之論對症之方也與遂度臆想功用之係豈不大相遠哉伏望 皇上俯從其議採擇施行若夫事體重大請自 聖裁或者機會可投便宜處置其他一切細故許之徑自區爲仍乞假以歲時

不及近利。苟能三載六載外恬內嬉者。即係上功。大者爵秩。倘或微勞偉績。亦得異數勸酬。不得驟遷。以便規避。則法久自信。功久自成。恩久自孚。威久自著。昔唐虞之際。三考庶績咸熙。余靖之帥。十年威被異域。此其明驗也。苟或辱國玩師。養寇敗事。有孤委任。罪抑何詞。此則 命將之體。責成之道。而 王逸臣勞之義。不有係于此哉。

海防兵粮疏

臣惟成可大之業者。固在于用人。立可久之規者。尤在于守法。蓋有人非法無據。有法非人不行。以人行法。事之所以永濟也。臣自抵任以來。咨詢既竭。寢食靡遑。謹將防海事宜。條為八事。上請 聖明採擇焉。伏望 皇上勅下兵部。如果可行。懇惟申飭。令臣督責司道將領軍衛有司文武等官。着實舉行。有不用命者。聽臣參劾。此可以奏目前之安。而為有備之策亦一策也。若夫求安攘之大計。立永久之弘規。則揀任守令。而責以民兵保甲之法。整頓衛所。而責以軍兵戰守之宜。飭修 祖制。內而沿海鱗次之兵。外而

出洋戰船之制。江之南北。浙與閩廣。各選一大將以統其權。擇數偏裨以專其地。隱然常山之蛇勢。仍行各省撫按等官。因邊以計兵。因兵以計食。允矣戰守之鴻圖。伏惟 皇上下之兵部。酌擇。東南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曰定兵額 臣惟將貴專謀。兵尚服習。欲觀號令之有紀。必須綱紀之素明。浙江之兵。原係募用土人。並其衛所尺籍。所用頭目。或名把總。或名千總。或名哨官隊長。所部各兵。或六七百名。或四五百名。或一二三百名。把總不必同于千總。千總不必多于哨官。權齊心異。伍無體統。臣督同三司各道及總參等官。會議兵額。除水兵因船之大小。布港之衝僻。祇應出哨按伏打截。不在營伍之例外。其于陸兵。倣古什伍之制。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外立什長一名。三什為隊。外立隊長一名。三隊為哨。外立哨官一員。五哨為總。外立把總一員。五總為營。俱屬主將一員。與高標旗纛。哨探健步書醫家丁等役。俱統領之。凡一營而各營

無不同也專一總一哨一隊而各總哨隊無弗同也非但虛數難容鐵粮有紀如是而以上臨下以卑承尊名分定而號令行矣

二曰振軍伍臣惟民出賦以養軍軍出力以衛民今之軍皆食民者也然寇變之來不惟不能衛民每借（守城者皆民也兵則徒爲牽耳）民以爲城守之助是養軍者民也保軍者又民也禦賊者民也保民者又民也積弊已久殊失設軍之意矣臣督行二司清軍及都司操捕等官通將所屬衛所選委廉幹府佐官員親詣吊查卷冊備將實在軍

丁除屯運外不分正餘清出挑選正軍老弱者就以本戶壯丁頂替逃亡絕戶者即擬隣近餘丁抵補編成行伍造冊在官仍選任智謀掌印操捕等官加意撫恤不時操練一面將各逃軍行原籍勾解也根行所司追給至于買閑占役差遣跟官等弊通行嚴革目前雖未敢遽謂可用而從此練成與招募客兵表裏戰守則主兵日充主威日振將來客兵可以漸減衛所不有所賴耶

三曰練民兵臣惟民壯弓兵之設本爲防捕盜賊盤詰奸細而無軍州縣尤賴以捕禦者也近雖半逃工食以資募兵之餉然存留者不少各該官司或以之跟用役使或以迎送勾攝至通編徭聽憑棍徒包當（王文成每以民壯成功乃知惟人所用耳）曾無選練實用徒爲衙門市棍之藪矣茲者盜賊橫生不止外寇合將民壯弓兵務選精健應役責成該掌印巡捕等官以時操練習熟武藝遇警協助軍兵並力戰守有功之日各該官司並行獎勸各役重加犒賞如有縱盜殃民通行懲戒果能練成非但擒捕盜賊即使大寇突來而捍禦有具一役之練一役之利也郡邑不有所賴耶

四曰立保甲臣惟浙江地方在邊海則有倭寇在內地則有盜賊在河港則有鹽徒在山僻則有礦徒中間外作嚮導姦細內爲接濟窩家往往有之若非申嚴保甲之法以謹譏察恐無以弭盜合行守巡兵海等道通查各府州縣城市鄉村每十家編爲一甲選一甲長每十甲編爲一保選一保長平居責令互相譏察不許出外非爲及容留歹人併有窩隱不舉者一家犯罪九家連坐甲長犯罪保長連坐仍令各甲

置辦隨便器械。一家有警，甲長鳴鑼，九家齊應。如賊勢重大，保長鳴鑼，九甲齊應。一保鳴鑼，各保齊應。有不出救應者，許被盜之家告官，或訪出，通行治罪。其山海之間，大族巨姓，自相連合，力能拒冠，各保身家者，仍立族長，平居有警，亦照保甲之法。有功者各與官兵同賞，不救者亦與失事同罰。但不許令其出官打卯，送迎勾追，勞費等事。如此非但足以譏察內姦，亦可以防禦外盜。一方之行，一方之利也，村落不有所賴耶。

五曰明職掌。臣惟浙江一省，設六把總，以分領水兵；四參將以分領陸兵；又設一總兵以兼統水陸。練兵防禦，各有專責。曩因海洋有警，總參等官統駕兵船下海，恐難分兵應陸，即以陸兵付諸海兵，各道管理，固一時權宜之處也。然各道之在地方，勢權爲重，而選練稽察，與夫錢粮，尤爲至要，事固不可不假于各道耳。臣恐遇警之時，衝鋒破敵，又將官之事，各有定分也。今後總參官員，各照原分信地，用心防守。各道則選兵稽弊，調度錢粮外，其居常將官操練，該道閱

視；遇敵將官攻剿，該道監督。不拘水陸，悉照遵行。其臨敵功罪，則以將官爲重；平時修舉，則以該道爲重。使文武共濟，不得互諉。及照省城防守管操都司等官，于水利道設兵一營，一例而行。庶職掌分明，而常變有託，戎務賴以振揚矣。

六曰分統轄。臣惟任將所以專事，分地所以責成。今原設鎮守總兵官一員，住劄于浙江定海，以統浙直水兵；協守副總兵一員，住劄于直隸金山，以統浙直陸兵。此總督節制時事也。今總督已奉　明旨革去，則浙直爲二鎮矣。伏望　勅下該部議擬，合無將總兵副總兵官，各照信地，在定海者，止屬浙江；在金山者，止屬直隸。各總理水陸兵務。如浙直鄰界，水陸有警，亦照巡撫事例，俱要互相策應，勿分彼此。如有推諉觀望者，聽臣等與該巡按御史參究，庶乎事有專責，兵有專統，既不失共濟之意，又可免牽制之虞矣。

七曰嚴哨應。臣惟浙江海防，分布水陸兵已有定矣。然哨探者，三軍之耳目；而策應者，一身之手足也。但各該將領官員，平時而不先哨報，遇警而不相策應

誠恐外寇突來何以猝應合行令海兵等道監督叅
總等官務要陸兵守險水兵出洋嚴行哨探互相傳
報必使水兵在洋遇賊邀擊不令近岸縱有近岸陸
兵堵截不令輒登即若登犯併力夾擊不令流突又
或奔遯下海水兵仍行截殺不得搶船脫去若或賊
登岸而水兵不知賊燒劫而陸兵纔覺以致賊合勢
甚用我嚮導得我地形是哨探之不明傳報之不速
防剿之不力策應之不前罪將何辭失事官兵先拏
處治將領嚴行叅究

八曰公賞罰東南自倭患以來刑賞之間屢經諸臣
之所建白本兵之所議覆賞申五等罰重臨陣可謂
明且備矣臣尤有說者蓋運籌決勝主將之能也衝
鋒破敵偏裨之任也今之將領退縮逗遛厥罰獨重
矣而戰勝攻取厥賞可不獨優也耶其在督撫諸臣
會計兵糧預謀戰守責固惟均而率三軍蹈白刃履
危冒險所不與也以此較彼分自有別而功罪自不
能以相同夫惟不同則公論能明而趨避莫售矣今
之論賞督撫與主帥同是故有希功而捏報者矣今
之議罰督撫與主帥同是故有掩罪而扶同者又或
功成于部下而主帥不以明罪始于頭領而主帥不
能正皆非利害相關而指臂與心氣之所以不貫也
今後如有僨事敗軍將領之責視文臣固專而論功
錄勞文臣之賞視將領貴薄其在部下尤當賞不遺
賤罰必自始庶法典至明人心可勸伏乞 聖裁

為披瀝愚衷備陳末議以飭戎務事 戎務

臣惟國之大事在戎孔子所慎在戰自古帝王安定
天下未有不以克詰戎兵為至要者也恭惟 皇上

應運中興 聖神文武擢臣以尚書之職授臣以京
營協理之司切念營中要務節目固多而綱領之大
不過曰選將練兵也足食備器修馬政而查役占也
革奸弊而明賞罰也臣數月以來徧訪羣謀備閱往
牒于斯八者諸臣屢言之兵部屢覆之見其于選將
也則用慣戰之邊才罷積弱之庸帥于練兵也合操
以習營陣分操以習技能于足食也糧草按月放支
行糧防秋加給于器械也車兵爲之列營射銃爲之
攻擊議修馬政則月有查比而歲有叅究議查役占

則冊有開報而營有抽點議革奸弊則將領清抑而巡視稽察議明賞罰則一年小閱而三年大閱宏綱要領可謂畢舉之矣今日之事臣惟與當事諸臣以一誠行之而不為虛文耳謹條為七事上塵睿覽

計開

一曰議營陣以定操演臣見今之合操不過列以方陣開以四門外為裝塘內為衝敵一出而三疊能事畢矣問之分合變化未講也即一營而十二總馬步多寡不一也什伍左右不定也況合二營而為偶

列之而為三再合之而為伍為八乎以之營操似矣用之臨敵其能整乎臣願于營中擇選將之曾經戰陣者非敢遽以古人如諸葛之八陣李靖之五花始自今方陣三疊法但要開闔變化進退周旋隨機應用什伍隊哨有定規左右前後有定次舉一營而十二總馬步什伍器械同也合二三營四五營而馬步什伍器械無弗同也自易而難自簡而繁久久服習則目熟旌旗耳熟金鼓手熟擊刺足熟步武呼吸變化動中機宜斯誠節制之師奇正分合井井有條自

然臨敵而不亂矣臣又見今之分操演銃每軍止放一銃豈能習熟演射雖用四矢止于五十步豈能習遠所設銀牌每重三錢豈能可繼臣願習銃加以三發把仍其舊而銀牌易以一錢習射展以八十步亦以三矢把准銃火銀牌亦以一錢蓋銃三發則敎法可盡射入十步則巧力俱全賞牌俱以一錢雖久而可繼矣恐說者謂三銃多費彈藥不知省費技生反致徒費欲精技藝當不惜此

二曰練步技以全戰兵臣惟醜虜所恃惟騎與射耳

跡其入犯一身而聯數健馬我馬莫敢能當也一手而挾數利鏃我射弗能及也其來山崩其去鳥疾況我馬不多而欲與馳逞是以我所短敵彼所長矣然我之長技惟恃火器但火藥有時而窮短兵素不能備苟一遇賊心膽俱破輒發銃砲一舉盡也彼虜伺便鐵騎橫衝而我之火器又不足恃不格明矣考之宋臣岳飛常用麻札刀入陣屢破兀朮拐子馬數萬之衆臣願于戰兵每營三千中因其技力而三分之一用馬軍一用火器一用短兵短兵即今之長刀利

鎗鈎鐮滚牌之類是也酌量分授定以行伍付諸教師分練短兵悉照射銃之例而行其賞罰焉賊于百步之外舉砲擊之五十步之外舉弓射之至于合戰短兵奮擊非人則馬專為制馬之策虜無馬則無足是以我所長攻彼所短矣

三曰增戰兵以周車營臣惟醜虜入犯選騎是驅我兵猝逢無所捍衛前議車兵行而為陣止而為營可矣今按車制每營軍三千人計車一百六十輛每輛用軍十人共用軍一千六百人矣餘者則金鼓旌旗挑役雜冗與放火器而持弓矢耳每營騎兵多者二百少者數十但既少騎射又乏短兵遇賊衝突人無固志夫誰與守原議曰戰兵六枝不敢獨騁必恃兵車以為營衛車兵十枝不敢恃守必恃戰兵以為爪牙是戰兵與車兵相倚而不可相無明矣今車兵十枝戰兵止于六枝尚少四枝能不為缺典乎況戰兵原備征調又顧車兵能不為單弱乎臣願于車兵每營三千中再加酌議合用挽車若干人火器弓矢若干人仍增短兵若干人馬軍較之戰兵宜從少減定

用若干人馬有不足兵部查照補給使兵車十枝一側而行再於城守兵一十四枝內遴出四枝以為戰兵將用邊才兵挑壯勇其馬步火器短兵教練之法與前六枝一一相同使戰兵十枝一側而行如此非但車兵有唇齒之勢而戰兵有虎豹之威矣臣尤慮焉兵將之心貴于相識操練之法難以速成先該兵部議題原統將官用意訓練務底成效不得輕易惟遴誠得其要矣即令戰兵車兵共該將官二十員所用必謀勇所退必庸怯即有缺員務擇邊將之良責之訓練之事仍期積有成效立有顯功然積超格擢用庶幾營有久練之將將有久練之兵戰兵可戰而車兵可營不拘分合皆有所賴矣

四曰實行伍以壯城守臣惟三大營之兵在　國初特三十餘萬員名至景泰年間挑為十二團營每營一萬員名三大營之兵遂不可用矣至正德年間又挑為東西兩官廳共兵三萬六千員名十二團營之兵又不可用矣仰惟　皇上洞照屢更之積弊光復三營之舊規　欽定將官三十員領兵三十枝謂之

正兵。外剩官軍一萬餘員名、謂之備兵。各專訓練、其正兵不堪。即於備兵選補、法至善矣。臣今見議戰兵增爲十枝。餘下城守兵。則十枝矣、但其數原皆不足其心又安于城守。若不整理、又復至于不可用矣。臣訪得備兵內尚有隱下壯兵、及於內擇委廉幹將官。照數選補。如有不足。仍從兵部再行京衛清勾。或併清餘丁。或發新軍、或另召募。務足十枝。各滿三千之數。量用馬匹、較與車兵。宜再少減議定撥給。使守兵十枝。一例而行。既選之後。本部查實入冊。戶部照冊

收糧。其訓練亦照戰兵之法。如此則我 皇上三大營之宏規。與三千之定數。可以練成精銳。可以鎮壓華夷。允爲一代之兵制矣。

五曰正兌支以裕軍儲。臣惟京營官軍。惟賴俸糧以資俯仰。所係誠至切也。邇來放支。雖已及時。倉中積弊。未能盡革。每月官軍。各出使用。與倉官吏書斗給等役。方得好米。否則不支朽腐。或支稗秕。臣嘗訪之倉糧收貯。挨陳序支。即有陳腐之儲。已議調停關放。如有插和之弊。宜從曬揚始收。此戶部已行之法也。

何以有此哉。臣先任浙江巡撫時兩年。兌軍甚費心力。蓋糧長交兌。米之美惡誠有不齊。運軍承兌。因役艱難。備極刁措。雖曬晾有三日之限。加增有百石之規。計其所索。年多一年。少不如意。羣呼聚毆。詐人命而辱糧官。譟城市而挾公署。有司懼其連累。只得隱忍勉完。有等奸民。賄託勢家。與之壓兌。亦有奸軍收買秕稻。潛移兌所。恣行攙和。及至抵京。仍又打點以圖倖收。積弊已久。各省皆然。臣在浙時。已有查治之者。凡此壞交兌之紀綱。蠹軍需之命脉。于係誠非小

矣。臣願戶部申明監兌舊規。行之各省撫按。于當兌之期。嚴督糧儲。守巡各道。會同監兌衙門。親至水次。從公督兌。其京倉官斗吏書。收糧必要乾圓潔淨。坐糧官廳。撥倉必要使之調停。于中果甚不堪。或再議爲別處。不使吏書得行其私。而官軍偏受其苦。倉房滲漏。即時查修。人情請託。通行盡革。庶紀綱正而儲積精。官軍口食有資。而敵愾自勵矣。

六曰足班軍以充拱衛。臣惟山東河南中都留守三都司輪班官軍。 祖宗朝原爲保固 京師。彈壓奸

究而設凡有失誤一班二班三班在逃一次二次三次者問罪有差等立功有遠近至于領班各官務在軍政之內掌印僉書挨次輪流該班者不許避難改委回班者仍從掌印僉書正使官不失職軍不失伍法至密矣邇來官以領班爲苦差軍以上班爲故事春秋二季每不依期甚至文到而官軍不來半至而中途逃脫徒有該道都司查解之名巡撫巡按 題知之例耳彼衛所亦就空虛此京營未見充實兩地躭閣一事無貲況三營之兵未及十萬比之往昔見

稍耗矣臣願兵部申明累朝失班逃班之法兵備都司照查督解之規巡撫巡按必須查實起程方行據實題奏到京之後本部查明發營本營查明發操律之營兵宜若稍寬較之營操不可或廢以不失
祖宗京班之深意焉如有仍前逃誤或中途在逃或班期未滿不取本營批迴竟取府部批迴遂即逃歸捏文搪塞俱從兵部照例參治夫班軍如此萬一有警用之征戰雖苦不能責之城守亦其有所賴矣

七曰錄久勞以示鼓舞臣惟營中將領有副參游佐以總各營之綱其練兵已成功績久著者見經臣議從兵部超格擢用外然奔走其下大號頭則有八員中軍則有三十一員千總則有六十餘員把總則有三百餘員皆分理所甚賴而訓練所由成也于中考其歷任或至十一二年者察其才品亦有謀勇勤慎者況京營事體艱難武流俸貲涼薄而把總之官乃薦揚所不加推陞所不及抑何以勸厥良而鼓羣動哉除各官之內有不堪任者仍聽巡視科道差滿論劾臣等年終閱退外前項各官果有歷年久遠謀勇

勤慎堪備採錄者俱從巡視科道差滿量行薦揚臣等年終訪其考語送部俱從本部再加體察各因才器內外陞遷庶使賢勞者足以勸于前而向上者自能勵于後矣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 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五十三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宋存標子建　參閲

趙恭襄文集

疏　趙炳然

題爲經理南山未備事

看得禦虜有三缺一不可險要一也兵馬二也錢糧三也蓋有險要而無人馬不能守也有人馬而無險

要不能戰也險要人馬而非錢糧不能成也所謂險要非但倚山據口凡墻壕城堡皆是也今夫南山拱衛　陵京所係最重所以欲圖先事之防正謂萬全之策也茲者恭奉　明旨下臣等討處戰守之備敢不謹輸一得之愚以備採擇夫今之狡虜窺伺如此猖獗如此苟薊鎮一經不固則十路皆无解矣宜鎮一旦或疎則東西無全功矣謹即居庸以西言之蓋自白羊口長峪城橫嶺鎮邊城以至合河口延袤共七八十里中多通虜要路先於嘉靖二十九年北虜曾由白洋等口出山今之地方果有如黃花鎮迤東高墻深壕斬崖峻口迭窖連柵矣乎邊軍戍守火器如電將領如雲矣乎恐未及此今又安得而不亟備之哉臣等今議非敢遠舉惟欲薊鎮以備黃花鎮迤東者量爲西備之規要衝山口增墻高厚波漫山崖斬削壁立諸所疎缺及營城營房等項便宜興修則居庸迤西長城之托舉矣乎又即宣鎮之岔道迤西言之蓋自幇水谷峪沙嶺口瑞雲觀口火石嶺板搭谷廟兒灣等口以至合河口延袤亦七八十里中多

通虜要路先於嘉靖二十九年虜賊由前項口子過山今之聯墩曾有如岔道迤東高墻深壕斬崖峻口迭窖連柵矣乎邊軍戍守火器如電將領如雲矣乎恐未及此今安得而不亟備之哉臣等今議非敢遠舉惟欲宣鎮以備岔道迤東量爲西備之規聯墩攔墻加增高厚外壕外窖加濬深廣諸所疎缺及營城營房等項便宜興修則岔道迤西長城之托舉矣所陳緊要爲一事也其在兵馬薊鎮量增募精兵三千名爲一營添設叅將一員以分領之宣鎮量增募兵

一千名與遼東新奉欽依增添新舊之兵合為一營仍以參將李官以兼領之聽二鎮總督撫鎮等官平時簡練武藝有警斟酌分布於前項要衝此即臣等所陳兵馬為二也然修邊人馬皆賴錢糧今議二鎮修邊各先給銀一萬兩聽及春和選委才幹官員擇日興工其口糧鹽菜就于此銀內糴買粮米本折隨便支給所增募兵每名給安家銀五兩薊鎮三千名該銀一萬五千兩宣鎮一千名該銀五千兩與二鎮修邊二萬兩共四萬兩本部與戶部各發二萬兩戶

部與太倉本部於馬價內各咨行該衙門解兌以後兵馬錢粮戶部併入歲計數內盔甲弓矢二鎮共該四千副咨行工部照數給發此臣等所陳錢粮為三也如此險要設而可以為守人馬足而可以為戰則在宣鎮藩籬以固外禦有資在薊鎮門戶已嚴內防尤謹重險之勢既成拱衛之功永賴矣

題為分布秋防兵馬事

案查先准兵部咨為預處畿輔兩被兵馬該本部題咨主客兵馬照依往年事例酌量議列欽具奏仍將山西大同宣府三鎮援兵除原係入衛者徑自調遣外其餘正奇遊兵如薊鎮全無警報該在何處駐劄如薊鎮的有警報該調何處駐劄必須內不失薊鎮之防外不誤本鎮之事為上策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已經通行今照六月已至秋期即臨所有三鎮兵馬除宣大遊兵二營更番入衛外其餘本鎮擺守協守與鄰鎮併守南山聽援薊鎮事宜查照上年舊規及遵照部議斟酌詳審通應申飭以便遵守在宣府者合行鎮巡官馬芳葉鍊等大振兵威多方哨

探如果秋前無警嚴督副總兵東路參守遊擊等北路及中路西路南路各參守等官各選練精銳嚴飭部伍備餧馬匹鋒利器械教演火器訓習弓矢早圖戰守之謀及責成守巡道副使參議等多備糧儲早完工作歸併小堡明肅烽堠預為收保之計虜若近邊窺伺本鎮總兵官馬芳一面酌發步卒防守堡寨及嚴令將領慎固城守相機截殺尤防夜攻一面總領正兵暫駐新保安赤城龍門大小白楊柳溝等處南防舊城磐山桃花一帶堡寨副總兵統領奇兵暫

駐赤城、北控獨石馬營雲州之險、東拒鵰鶚所南下海冰之路、遊擊統領舊遊兵、暫駐左衛、外防張家口、膳房新開諸堡、南衛紅塘丁寧順徑東西川地方、遊擊一員、統領新遊兵、暫駐鎮城、聽援中西二路、虜若聚衆東行、至獨石邊外、勢犯隆永等處、東路遊擊協守四海冶副總兵協守永寧、一遊擊協守隆慶、一遊擊協守岔道、正兵坐營協守各墩牆山口、總兵官駐懷來揀選戰鋒、往來援應、專圖戰守、巡撫駐保安、贊理保障、臣駐懷來、總攝調度、標下參將遊擊、各統披

兵聽候防勦、其岔道迤東墩墻之內、據險守要、分屬東路參將守備等、岔道迤西聯墩內外、塹山湮谷、分屬口北分巡守備等官、有責成在大同者、合行鎮巡官孫吳張志孝等、大振兵威、多方哨探、如果秋前無警、嚴督副總兵東路、及北東路北西路中路威遠西路平虜等處、參將等官、各選練精銳、嚴整部伍、儹餧馬匹、鋒利器械、教演火器、訓習弓矢、早圖戰守之謀及責成兵備守巡道副使參議僉事等多備糧儲、早完工作、歸併小堡、明肅烽煙、預爲收保之計、虜若近邊窺伺、本鎮總兵官、一面酌發步卒防守堡寨、及嚴令將領慎固城守、相機截殺、尤防夜攻、一面統領正兵移駐弘賜、一則適中調度、一則東西援勦、副總兵統領奇兵、仍駐左衛、一則控至雲西、一則南援威平遊擊統領遊兵、移駐懷仁、一以防禦山馬、一以捍衛朔應、遊擊統領遊兵、移駐陽和、一以南遮洪蔚、一以便援雲東、虜若由弘賜陽和邊外東行、總兵官統領正兵移駐懷安、遊擊一員、統領遊兵移駐西城、遊擊一員、統領遊兵仍駐陽和、聯絡聲勢、相度機宜、虜若

由宣府西路、邊外東行、勢向獨石三間房等處、總兵遊擊、俱不待調遣、隨賊向往、趨赴南山、遵照拒守、用伐虜謀、在山西者、合行鎮巡官董一奎王繼洛等、大振兵威、多方哨探、如果秋前無警、嚴督副總兵西路及中路東路北樓太原各參老營遊擊管官、各選練精銳、嚴整部伍、儹餧馬匹、鋒利器械、教演火器、訓習弓矢、并極衝次衝、各據險守要、早圖戰守之謀、及責成岢嵐寧武鴈平兵備等、多備糧儲、早完工作、歸併小堡、明肅烽煙、并布按二司守巡等道、將腹裏城堡

州縣編立保甲、嚴防村堡、預爲收保之計。虜若窺伺本境、總兵官一面督併軍壯據墻擺守、用備攻衝、及嚴令將領愼固三關、相機截剿、尤防夜攻、一面統領正兵暫駐陽方口、一則調度本境、一則便援雲朔、副總兵統領奇兵仍駐老營、一以督責河曲等兵、專防黄河、一以闘營東西隨向剿遏。西路參將統領援兵駐劄水泉營、中路參將統領援兵駐劄茭麥川暗門、東路參將統領援兵駐劄廣武站、太原參將統領援兵駐劄馬蘭口、神機司把總統領標兵駐劄舊廣武白

草溝北樓、參將統領援兵暫駐長柴嶺、遊擊統領遊兵暫駐八角堡、各督同守備等官、一以嚴督步軍、貼守墻臺、一以統領馬兵、援堵衝口。虜若聚衆由大同陽和天城邊外東行、總兵官統領正兵暫駐蔚州、參將統領援兵暫駐渾源、遊擊統領遊兵暫駐廣昌、聯絡聲勢、相度機宜、南衛紫荊、兼備靈廣。虜若聚衆由宣府而東、勢向獨石、白草川等處、總兵參遊三營俱不待調遣、隨賊向趨、走南山遵照拒守、其成犄角、虜若糾衆悉已東行、而前鎮的有警報、宣府總兵官馬

芳等疾趨岔道等處、大同總兵官孫吳等疾趨懷來等處、山西總兵官董一奎等疾趨新保安等處、各聽便宜星馳入援、如此則三鎮之兵隱然長蛇之勢、誠得先事之備矣。但恐猾虜姦詭、或牽此而入彼、或聲東而寇西、以疲我兵。萬一分道內侵、而三鎮援兵仍以保護　陵京爲重、愼固南山爲先。臨期酌量虜勢之衆寡、向往之緩急、量遣兵將、付諸各鎮巡撫調度責之各該參守。各道兵備守巡、併力協忠、隨賊戰守。不得顧彼失此、墮虜之姦計而已。再照人臣之義貴

於不欺、捍禦之忠、取其用命、各將領該道既定有進止、奉有　欽依、如遇虜入、自當務協機宜、各盡心力、此不欺之臣也、聞警疾趨、見害不避、此用命之臣也。苟不如此、欲脫彼之虜患、假先期而赴援、欲避此之寇鋒、故後時而畏縮、或機宜在目前、乃曰事無將令。或戰守當已盡、乃曰責在他人、致誤地方、有違軍令、此不忠不義之尤者、仰惟　聖明在上、法令熙明、諸臣之中、宜若無此。臣所以申飭於先、正以厚望於後。其同舟共濟、而約義爲忠云爾。及照決勝之術、秋防

警報首諸哨探。合無先期專責總兵官馬芳孫吳董一奎仍責參守等官各選乖覺遍夜捕同慣便墩軍。加之行粮。懸以厚賞遠出沿邊二三百里之外。着實偵探。不時往來。務得黠虜之形情向往之緩急。賊勢之多寡。或的犯本境。或的侵鄰鎮。逼行飛報。俱不待調遣。馳赴原擬信地。其一切戰守應援等項。俱聽機宜。不從牽制。務要彼此併力。共保萬全矣。

題為急處危城以保外藩以全内地事

臣自十月中前到懷來城接管秋防事宜。備詢邊方

急務。已聞大同鎮東路天城城參將所屬新平保平平遠三堡。每被零賊時出攻圍。不勝迫挾。並各堡兵孤粮少。地險援難等情。臣即移文該鎮。鎮巡參將兵備等官。作速詳議。一面增兵運粮。責之固守。一面議將決策。期為遠圖。且聞保平堡内。又乏水泉。斥行開井去後。速報賊回。姑解旦夕。臣於十月二十三日。隨差夜不收馬江。到彼密訪。前項三堡城外。委近兀慎虜巢。見有零虜往來截路。又行戒備外。至本月三十日。方據總兵姜應熊呈稱九月三十日等。達賊七八百騎。到于邊外地名石黃頭住牧。時有零騎侵擾。至十月十一日。移北去訖。及稱三堡舊貯米豆不敷。于天城倉動支轉運新平堡二百四十石。加兵二百名。保平堡三百八十石。加兵一百五十名。平遠堡二百石。加兵一百五十名。又稱堡平堡地高夾石。水勢頗微。穿鑿旁穴。直透堡外。溝内取水而已。據此尚無目前之謀。豈有善後之策。臣益訪三堡地方。突出天城邊外。報離六十餘里。又隔崇山數層。東則西陽河。西則陽和。南則兀窯口。為賊要衝。與拒墻等五堡。昔因

孤懸山外。一時修設。蓋為該鎮之外藩也。若三堡不守。則天城陽和。即受剝膚之災矣。兀窯口。下及鎮地難有處堂之便矣。至十一月初四日。又據參將差夜不收報哨。見邊外地名黃土坡。達賊五十餘騎。從西地來。往東行走等情。此又復至之兆也。臣切念天下之事。皆始于細微。而成于朦蔽。昔年右衞。已有明徵臣再訪平遠東。去官府西陽河止三里。西去新平堡。十五里。又西去保平堡十五里。聯絡甚近。而三堡米貨皆由西陽河以入。其天城道遠阻山難行。是以三

堡在大同雖屬以遠而血脈欠通在宣府雖近非屬而痛癢不切臣議此地雖屬大同地方實爲宣府唇齒若非三鎮恊力彼此共濟早計而力防之則各堡旣近狼虎之羣難免吞噬之禍而西陽河亦不能以安枕也

題爲預計虜情戒嚴紫荊諸關以重畿甸事

京師之左則爲薊昌二鎮外與宣府懷來四海冶遼東寧遠前屯等處唇齒相連京師之右則爲紫荊倒馬龍泉馬水諸關口外與大同寧廣宣府保安新城

等處輔車相依即今古北十路防禦頗嚴南山一帶修守已密萬一賊虜踵往歲之故智窺伺紫荊則眞保良涿均在可慮得保定一鎮觀其形勢則宜大在外虜縱固難卒至論其殷富則畿甸在內虜心寔所未忘連歲以來專窺薊昌二鎮即今二鎮防守旣嚴譬之橫流之水不決於此必決於彼事理甚明臣等早夜籌畫不遑食寢相應明白奏　知大抵居庸南山爲重而紫荊馬水即次之虜犯南山則近而易我兵仍當堅壁以待虜犯保鎮則遠而難我兵可以相機以行全在　臨期斟酌均非臣等所能遙制其策應一節在宣府鎮巡所議虜若越過本鎮有犯保安馬水口金水口形勢總兵官馬芳等就近量領正奇游兵從新舊保定等處取徑疾趨會合各鎮之兵隨賊策應在大同鎮巡所議虜若越過本鎮直犯紫荊白石口寧靜庵總兵官孫吳等量領正奇遊兵先從渾源赴廣昌聯合各鎮兵馬相機策應中路參將麻錦趨赴應州威遠參將崔世榮赴山陰西路參將劉文燁赴朔州聯絡兵勢待擊情歸虜兵參將李勲不

待調遣徑趨廣昌會同紫荊倒馬參將拒堵浮圖峪以防紫荊在山西鎮巡所議虜若越通大同直犯紫金白石口寧靜庵等處本鎮正遊援兵三枝俱從平刑關靈丘攙道挿箭嶺以抄賊前或奔白石一帶以擊賊後馳向策應等因臣看得白石口寧靜庵等處乃紫荊關邊西之境虜欲南犯由大同而下所經之要路也馬水金水口等處乃保定府邊北之境虜欲南犯由宣府而下所經之要路也邇年醜類逆　天玆者薊昌墻口旣設固於內臣等南山復嚴備於外

若彼醜虜此不得逞紫荊以南蔚廣以內乃素番涎
之地委宜預防本部横流之瑜不决於此决於彼其
思患預防深且遠矣臣愚竊嘗甚憂因備之夫今之
宣大山西鎮廵等官前議策應之兵蓋爲紫荊馬水
等處有警宣東南山無寇而云然耳若虜果止此臣
照各官所議悉力西援一取徑以截其前一躡追以
乘其後一設伏以攻其瑕與保鎮兵馬審决機宜腹
背夾擊討彼醜虜何能逞耶倘值其時宣東有警南
山戒嚴臣之兵馬全力惟以　陵京爲重南山爲急

極圖戰守矣無他虞即有紫荊馬水等處之寇若由
大同而下臣督大同廵撫宣府而下臣督宣府廵撫
各責該路參及各道守廵兵備等官共振應援之聲
固守衝繁之堡臣並發官兵互相援應使虜進退牽
制不得狂逞各保疆圉乃策之上也若欲必能堵截
使不南山而勢有所當併議也何者宣大地方與薊
昌與保迥異而大不同者蓋薊昌真保一帶諸關峯
巒叺頻年修理墻臺高堅蓋有險可恃守之易者也
此言今所以料須一備邊把今大由
惟宣大沿邊山皆平衍邊墻久廢止有三邊孤墩傳

放烽火而已原無阻隘已失險矣臣自抵任以來晝
夜憂懼朝夕幹理故申明烽火之報時設按伏之兵
迅發策應之師嚴行後期之法自春徂夏虜入則兵
陳則虜遁二鎮沿邊鮮有失事此亦惟可行於零賊
已至於秋防大舉賊無處而不可來賊無來而不可
入非一路之將一營之師所能當也況所重南山大
兵萃止宣大邊腹惟有堅壁清野使我無所失即爲
保全賊無所掠即是困挫至於衝鋒破敵應變出奇
雖勢有當乘然量強弱計衆寡尤非易爲蓋無險可

恃守之難者也本部所謂居庸南山爲重紫荊馬水
次之虜犯南山則近而易我兵仍堅壁以待虜犯保
鎮則遠而難我兵相機以行斯二言者兩鎮機宜决
矣伏望　皇上勅下兵部申飭各鎮鎮廵等官虜若
止犯紫荊關馬水口等處之警臣由援所陳責諸各
鎮廵撫參守各道等官臨時量賊仍遣兵將星赴應
援宜令文武竭忠主客協力務使東不失南山之防
西不失各鎮之守斯爲得策矣至於薊保鎮廵等官
雖則我之外鎮爲有援尤以彼之險隘爲必蓋宣大

外無邊關而內倚寨堡守在堡寨者也薊保內無寨
堡而外倚邊關守在邊關者也如此庶彼此有各盡
之忠內外得兼備之策而諸關表裏可以共保於萬
全矣

題爲經畧重鎭邊務以極圖安攘大計事

臣惟方今之務莫重於邊陲邊陲之重莫甚于宣太
夫何邊非重而獨以宣大云然也葢薊鎭要矣而沿
邊據險墻倚于山山西矢矣而西角鄰虜山倍於墻
地利尤有可恃者惟宣大二鎭東南一帶拱衛陵

京其爲重當何如也西北一帶鮮有高山峻谷之阻
邊墻久廢又無險隘誰何之威大酋俺答黃台吉土
蠻把都兒擺腰兀慎與逆黨板升等處已成巢穴纔
次邊墻朝暮出入得乘其便東馳西騁肆窺其微先
該有衛之危已經本部尚書楊經畧一番諸廢具舉
號爲可備繼者因循漸成流弊數年以來虜勢益熾
所以小入則搶掠人畜大入則攻毀墩堡惟南阻不
得入關東拖不得犯薊奔馳四顧心力爲疲至於本
鎭地方止於收斂困守餘奚暇顧哉是以宣大之間

殘墩敗堡滿目蕭然衛軍有可惟存城郭頃者三鎭城
堡仰蒙　皇上天地之德日月之明捐內帑之銀下
嚴切之旨昭示當事諸臣及時併力修築甫歷今秋
事已告竣沿邊衆姓咸戴　聖德萬口歡呼視昔爲
有備矣但一時工力浩大積廢委難並興且邇來虜
侵專事攻堡今茲防備事宜尤當益求增飾夫大邊
無守不能禦其不來而內備或疎萬一使之再逞宣
大驛騷闔南震動臣日夜憂惶殫竭咨慮臣竊計之
其綱領有三焉夫今之言戰勝者孰不曰選將練兵

耶臣初到地方更大將擇偏裨　廟謨遠畧應答如
響不可不謂之選將矣夫選將所以練兵也臣查兩
鎭之兵除正奇二營之外各路兵額每營三千餘名
今數兵或少十之二三馬或少十之六七一遇虜入
舊規馬軍調之征剿步兵散之守城步兵既分一營
馬軍多者僅千以上少者五六百以下其勢日弱是
有營之名無營之實矣夫我兵不如虜兵之多我馬
不如虜馬之健我射不如虜射之猛我盔甲不如虜
盔甲之精所恃以爲合擊者火器也今查慢不爲具

不過連珠炸砲等耳。又素不教練，如此而責之以必戰，望之以必勝，何可得耶。臣故曰欲戰勝者，莫先于選將。選將莫先于練兵。欲練兵者，莫先于火器。火器莫先于快鎗已耳。今之言守固者，孰不曰堅壁清野耶。臣歷諸地方，凡在官堡，大者有守備，次者有操守，堡精官以聯其衆，官精衆以守其堡，猶有足恃者。至於軍民之堡，既無官，又鮮壕塹壘墩，棋布，殘破滿前，雖有新修，舊存不過十之三四耳。惟墩亦然。大虜一入，卒衆圍困，堡多潰奔，墩失傳報。欲責之堅壁，禁其

清野，何可得耶。臣故曰欲守固者，莫先于堅壁。堅壁莫先于修堡。欲清野者，莫先于傳報。傳報莫先于修墩已耳。今之言足食者，孰不曰粮屯芻峙耶。臣查主兵錢粮屬之屯田鹽引及各省民運，客兵錢粮屬之京庫內輸。先年邊境安寧，各省本色完解，屯田歲納，京解如期，是以芻餉既充，支放不爽，兵馬有足賴也。嗣後本色改為折色，屯田廢為草萊，各省拖欠者十之六七，京運給發者十之五六，且災饉相仍，糴買不免於增價，支放不繼，粮草遂致于減除，軍餉艱苦，雖有逃亡，錢粮在今益至稽誤，加之醜虜頻犯，征戍不休，非但本色不敷，至于折色亦不及矣。夫窮荒絕塞，貿易無資，欲責之士飽馬騰，何可得耶。臣故曰欲足食者，莫先于粮屯芻峙。粮屯芻峙莫先于拖欠能完，京運補足已耳。斯三者，誠為邊防之綱領矣。

咨文

為閩人私募浙兵移咨

兵部咨巡撫福建都御史譚，覆奉　欽依咨臣，聽福建軍門委官于金處台溫有兵地方，選募精銳赴閩

剿寇，但恐司道府縣自分彼此，互相阻撓，務要出示嚴禁，一面將募過兵數并起程日期具由　奏報等因，備咨前來。准此案照先于上年正月初七日，准福建軍門咨，委副使汪道昆同副總兵戚繼光募帶義烏精兵一萬餘員名，赴閩援剿。適本職入浙之初，蓋為浙福脣齒，休戚相關，凡彼取用官兵粮餉，皆即分劄協濟。至于題准杭城，與台州府額兵二營，每營平分一千五百餘名，共三千，並奏募新兵一萬名，付戚總兵帶去，其隊長頭目各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俱

任從揀擇帶用者三十餘員名正以其濟勝艱何敢有所勒掯續于本年九月初五日又准洛閩興化等冠蕩平議將戚總兵下浙兵分作兩班每班務足六千名俟十月無警放回令各把總于十一月起身上班防春過後六月終放還其今年十月放還者限明年七月上班仍煩責各把總依限帶領赴戍等因據台金嚴兵備等道揭稱金台等府各縣糧里紛然陳告本境力農之人俱被福建差來人員動以厚利誘募為兵以致田野荒蕪闔課無辦總計福建募用浙

兵合上下班在總兵部下者二萬餘在軍門標下者萬餘而福建共用浙兵以三萬計其總哨頭目等官以百數計則福建之為頭目為兵者何一非浙之人耶其外猶有潛投私募之兵不可數計夫小人之心惟利是趨蓄在浙之兵而彼招為哨隊什長即躍然去矣在浙之哨隊什長彼招為把總即躍然去矣夫父兄為彼把總哨隊什長其子弟宗親之在浙兵者即躍然去矣此福建募浙兵之大致也緣此輩本非尺籍又多詭名能盡追拘之乎地方之生民有數而

民中之精壯尤有數今浙民精壯既去是地方空虛矣浙江精壯既去是行伍空虛矣倘猝有往年突犯之劇冠近報造船之大舉彼時又求濟于何地耶此本院之所深憂不敢不陳述早圖而兼計之耳為此合咨貴部煩請酌量兩省事體定議畫一良規此後如閩冠未平應用浙兵于總兵部下該募若干軍門標下該募若干限以定數移文本院明為委官挑選督發責其精不貴其多取諸公不取諸私其奸徒潛募私誘務要彼此嚴禁及不可每每漸增漫無紀極如賊勢稍靖即量減兵數不使驛騷以弭他患于福建土著之民亦議練用之策漸消遠調之擾庶浙福有警得以兼濟矣

書

與譚二華

閩中巨冠非公不可　明命既下人情翕然巨冠不足平矣浙脣齒也受庇何如昨過金華該道有司見（公以閩入多來）於文士大夫騰於口憂民為兵憂兵為患閩兵行後（浙中募兵數報若[illegible]其事）亦曾具題其事蓋數為之師出於一縣縣當何如中

聞可愕可駭。防之慮之。種種非一。謂浙之隱憂在此也。故於已從兵者。卹之使往。未爲兵者。諭之使家。蓋募兵安民。二者皆地方大事。顧一而忘二。未可也。仰承尊諭。再欲添募。浙兵爲之汗背。古云。百姓皆兵。又云。有將有兵。明公威德震諸海宇。李之代郭。旌旗變色。豈變旌旗哉。兵心變耳。況浙之用閩爲兵。在水者太半。在陸者少半。（各以人爲責）夫閩用浙兵。浙用閩兵。又何說也。生知閩兵之可用。又知浙人浙兵之可憂。非獨計浙亦以計閩。且楊文將相清明。公之勁兵也。生情以爲

兵者。聞　命即日發赴。蓋同舟共濟。非敢如越人之視秦也。大抵浙之應閩。空國而往矣。人情事體。似應如此。惟高明亮之

與楊虞坡

承諭張四維。欲改調浙東副總兵。具呇而行。即當奉命。蓋浙兵北自嘉興爲浙西。迤而南則紹興寧波台州温州。俱名浙東。舊治寧紹台温四府。各設參將一員。兼督水陸。惟寧波適當其中。外海口則定海縣。外海山則舟山。舟山則馬蹟下公山。以至陳錢。故倭舟至陳錢。入中國第一山也。自此分直分浙分閩。故陳錢舟山之至要。舟山定海之至海寇衝也。平時海道駐寧波。總兵駐定海。防汛海道守寧波境內。總兵出舟山外洋。所謂扼險。杭嘉陸兵。及兩關水兵。則都司一員主之。水利道僉事監督之。有警。六府各上其事。當汛之月。如温寇入犯。輒撤台兵以應之。東寇入犯。輒撤西兵以應之。何者。防倭防虜不同。虜入以聚我（此數語詳明）合力。莫當倭入以散我兵。非周防難禦。浙海二千餘里。何處不可登。三四兩月。何日不可到。前疏禦倭三

策。亦定論也。必倭大舉如三十四年之浙西。去年之福建。先無預備。賊踵至結巢。非悉力攻擊。則不克耳。浙總兵與海道。參將與兵備。各守信地。而又總兵以當其中。參將以分其翼。且四參將者。地醜責齊。無所軒輊。浙治將之法。似亦明且備矣。今增副帥於浙東。欲更易參將。恐涉無名。欲添駐寧波。恐致增費。如此舉動。必須經司道議呈。會巡撫題　請方爲妥帖。鄙見如斯。仰惟老先生妙謨神識。萬里目前。其何以教之。

與徐存翁

閩倭寇止十二三耳，大抵皆閩亂民也，皆公黨惡之徒，未易收拾，縱一鼓蕩平，如蚊蝱然，雨收風息，一響復鬨然矣。閩誠難於獨濟也，必須數省財力，各路勁兵，以殺伐殄滅爲標，以還安定輯爲本，或假數年後可就理，蓋蠱壞之者深矣。其在浙中，邊遠力分，而兵將又多閩去，人心動搖，蓋彼中危急，何敢吝惜。近探處州界賊雖稍遠去，然目今春汛，舊賊新倭，飄忽叵測，如人一身，手足兩用，必不備矣，況又有隱憂者乎。

且浙當直福之中，二鎮安危所係，全浙所以全心腹，非敢拘拘爲浙計也。

又

屢遣人往閩探報，聞寇二起，其一據興化者是也，數雖不的，大抵倭賊十三四耳。今尚不出，拘執士夫，索取贖價，往往有贖出者，時遣零賊出外掠米，城門夜閉晝開，內閩賊得手，亦有潛歸者，又劫士夫與上司討船，蓋此寇一據興化，已飽矣，入深而輜已重，船艘而風非時，竊料惟保身圖歸，似無他犯，但閩兵皆公不知何以一旦至此，所謂無兵者，有兵不可用，目無兵耳。其一在建寧府所屬，自去年十一月內攻入壽寧政和縣，又攻松溪縣，內山賊十六七也。其山賊來攻浙江處州府屬慶元縣東門，被我兵打敵，斬首五級即退，雖時時於界外窺伺，浙江兵嚴備，不敢入。至除夕，我兵搗巢，共斬一十五級，賊覺歸還。正月後浙兵益集，以俟會勦，至十二日早起營，仍從致和向閩中去，此賊亦飽圖歸，而山賊漸亦分數矣。止此二寇之消息也。聞此寇去年舊賊招至，能乘此而一鼓蕩

平，得懲創，禍源少塞，若不能而新倭再至，勢必合矣。舊賊用新倭之船，新賊用舊賊之計，恐舊者利歸，新者氣銳，非但閩中沿海而遂，又不知作何狀也。凡在鄰省，益令自治，以備不虞，若以一閩自濟，恐難自定。竊料事勢，蓋今日之賊，誠非張璉之比，仰惟廟堂大爲處分，兵馬錢粮，大爲捐助，所之將才，處處簡任，擇近宜勒限到任，待其成功，勿責近效，勿縛文法，東南當有平定之日矣。

與張半洲

兵將狼狽之實劇遠艱危之形率爾上陳仰祈益兵加戍少救目前非敢故自貶損有所欺蔽开閫松寇結巢境上紛出搶掠誠堂奧之禍救之宜急也傳者謂賊懼兵船在洋不敢下海蓋兵船宜伏不宜露未應閉門又謂風迅已過難于東歸若果如此大可慮矣而嘉興嘉善與賊不二三十里此門庭之禍雖與堂奧稍有淺深計其危急則一而已又聞老先生京兵及山東兵以次解集吳下又聞鈞牌調取羅僉事挑選處州等兵赴蘇州徑勦夫合我兵將得彼機宜

神運妙算殄此虜如拾芥豈庸衆人所知耶但生妄論此賊狡悍半為吾人內地虛實無不預曉萬一不得盡殄不敢下海難於東歸生前謂不北入淮揚必南入兩浙矣又聞淮揚留有北兵稍衆如此賊不於浙而何往耶不惟嘉興而杭城原無戍兵勢益危矣此地方士民大恐如在旦夕也況思質公七月三十日北行汲泉公未有來期當此新舊不屬之際或有突出之警擾無備之鄉衆危解之勢此又生之所大恐如在旦夕也伏惟老先生俯念浙西傷殘已甚罷弱已極乞賜多遣山東勁兵押發應援并止羅僉事赴調及借稜威督責未省將領兵備官竭力隄備如欲進勦再乞密示各官期會使之盡心防守併力截殺寧備而遲無欽而速庶可以萬全而大有功矣

與谷聚庵

不肖承乏邊役一方利病似宜周知況忝耳目之司分當上達邊務之要利弊之尤何者當興何者當革如兵食何由充足馬匹何由膘壯屯田草場作何興復客兵戍守應否照舊銀易則逋負而病官預納則

坐索而虧價草有包垛之弊糧有插和之弊奸商拖欠作何限併按伏兵馬何以稽察或時可變通而縛於法守或事可調易而難於更張煩為一冊近見圖本詳於墩臺而畧於山口昨閱城至鐵裏門鴉鴿峪按圖索跡茫無所考今欲訪求如某堡某峪某口若干里至某堡某峪某口東南西北各堡各峪各口所至各若干里直達之交界處所於山險平川并逋賊大路明書其地又如某處南犯若干里至某處有何水草可資有何山險可伏以次而南將犯某關之內

又如某堡某城或可儲可也。俱明白註數於各城堡口之類，則通賊險易。可守可伏。使一展卷。如視諸掌。庶平時講究，不涉空談。繪載圖冊。不爲畫餅矣。

與翁東崖

嘗聞門下士、一蒙容遇，即以身許。夫許身極難耳。翁以易得之哉。蓋取長而讓能，推赤以致腹，此大小各得而賢愚所以兪忘其身也。昨見旌忠卹典，迥出常格。將使生者樂死。死者何恨。可風可勸，數十年來，所未有也。但賊之入。昔年山西。去年宣大。今年延綏。不

擇。地也。山西六月。宣大十月。延綏八月。不擇時也。犯山西備山西。犯宣大備宣大。犯延綏備延綏。明年當無地無時無備也。客兵之調，又費之誰哉。夫驕虜譎於爲謀。今我疲於奔命，真坐困耳。萬全之策，不可不講也。蓋萬全之策。主兵是已。夫主兵未壯，難忘客兵。外守未固，不廢內守。此定論也。妄議方今之急，莫善於練主兵耳。夫以三鎮之兵計之。不下十三四萬。盡括其壯者勇者。每鎮可得三萬人，當共九萬人矣。有馬者半。兼步者半。精藝備器。飽糧裕芻。然山後川長

不二千里。一遇防秋，分爲二十八營，屯于二十八堡。仍去邊墻各四五十里。列成聯絡之形。其爲長蛇之勢。蓄精養銳以逸待勞，此吾之戰具也。然三鎮揀下之兵。尚餘五六萬人。亦必鮮明旗幟，鐃備銃矢。盡今擺邊。蓋擺邊欲得一阻耳。此吾之守具也。又外募智勇。深爲哨探。內擇忠誠，明于烽火。此又吾之耳目也。且虜人之來，不能飛入。必前月合兵，旬日曬肉，數月晾馬飾飾可知。夫哨探深動，預見烽火，收斂及時，倘賊南入。而我兵戍守之據險。止驅待戰之兵。投機講

會。犯東或從西。中應。犯中東西俱應。堅壁清野。勇無所施。掠無所得。虜氣亦奪矣。此而乘時審勢。掩擊夜攻。擾惰襲歸，招降立間。我有必戰必勝之形。彼有亟斂亟遁之勢。又敢猖狂而南下哉。則地有定守。人有定用。國有定謀。收主兵之功。嘆外防之固。捐客兵之費，以待功勞。省內備之儲，以資缺乏。我　國家萬全之兵。經大之術。或亦愚者一得之私耳。昨辱教擊兵大疏，於中盡見省擊兵之費，存不擊之防。一舉兩利。皆昔人所未講者。經畫周備，可以知我翁苦心學畫

矣此時戍兵視防秋爲當緩哨探視防秋爲更嚴益
哨探所以備之也若至春和完墻修堡又爲第一義
翁以爲何如昨見張伯方曰賊寇延綏咸云吾乃爲
赤子復佬耳蓋延綏之兵先長常打帳房有所屠戮
虜故有是言予曰未可以爲戒也猶邊守嚴固無隙
可乘則此言何以加於我哉我翁又以爲何如

督府防守論引

竊謂宣府爲　陵京項背也大同爲　畿輔右臂也
山西爲中州肘腋也三鎭固弗重耶矧虜在宣府北

爲把都兒黃台吉大同北爲兀慎擺腰俺荅山西北
及河西爲俺荅吉囊今稱虎墩狼婪最雄長者非俺
荅爲父黃台吉爲子耶次而吉囊把都兒則弟行兀
慎擺腰則孫輩下此知名者不可勝數各領精兵多
者二三萬少者四五千顧彼醜類氣血心力如一人
然呼吸相通肝膽相照乃環牧于三鎭之邊鮮有闕
山墻塹之限三鎭又弗重耶夫人於項背以衛元首
也右臂以衛一身也肘腋以衛心腹也宣大山西衛
內如此捍外又如此歷按諸邊孰如三鎭三鎭者尤

弗重耶緣承平日久武備漸弛　朝廷銳意興修邊
臣歷年振飭而虜勢日熾我備尤疏每塵　聖上宵
旰之憂余自受　命以來深爲此懼爰及抵任備極
咨詢酌古而准之今推緩而致其急以事莫先于用
（不過此數條非有他奇異謀巧也）
人則議更將領兵莫先於選鋒則議行揀練戰莫先
於長技則議演銃砲守莫先於設險則議築墩堡食
莫先於諸積則議備糧芻令莫先於鼓舞則議厚功
賞諸所條　請廟堂一一嚮應其委任責成意獨至
矣夫條貫雖陳尚賴我文武將吏竭忠盡命舉行貴

實心志貴孚間有襲舊彌文怠公誤　國者是自棄
於　聖朝自干平　天憲矣余督理無效罪孰大焉
乃復申飭之首曰防邊論凡十四章夫邊以論防言
邊外也非忘守也以戰爲守也次曰守堡論凡十八
章夫堡以論守言堡內也非忘戰也以守爲戰也外
以戰爲守邊可固矣內以守爲戰堡可勝矣戰守相
生內外相倚是爲節制之師萬全之策矣此自其形
與聲者言之耳至於臨敵應變知彼已以決機宜料
（今殊不爾）
成敗以執勝筭夫虜用勇而拙於謀也用衆而拙於

寡也用騎而拙於步也用速而拙於久也用舟而拙於技也此六者虜之所短。中國之長也用我所長制彼所短微乎神乎將使其入無得其出有損屢入無得屢出有損則我勢日强彼勢日弱雖繫其頸而拊其背有日矣曾彼醜類之足憂乎此當求之於所諭之外者也此余與我文武將吏之職分也乃刻爲編各堡一冊各官給一冊相與廣其意而不泥其詞亟勉圖之。

誰爲辦此事者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趙恭襄集